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二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歸有園稿二十九卷(二)

〔明〕徐學謨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張汝濟刻

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歸有園稿二十九卷》提要

歸有園稿卷之十九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奉許少傅

學謨伏自往歲避言解組承公慰誨惓惓繾綣之情眞逾骨肉比出春明津遣有加於時諸公俱蒙惠貺惟公之賜則不敢以例郤知公之素所待僕者厚也乃今去　國業已八年而宿昔之恩竟缺然不報若有類於小人悻悻者之爲一失其居遂

掉頭而不顧何其廹倨哉蓋聞之宣尼有言舍之則藏藏之云者匪直藏其道亦藏其身也身無所用而言無所施乃猶栖栖然託聲影於公卿之間寄寒暄於竿牘之習雖世情所矜尚疑古之遵養時晦者不如是也僕嘗三仕三已其頷固不通大都類此豈以今日既老而廢禮乎知公能亮之矣南中自來無三相同　朝者今有之而和衷盛德又前此閣中所未見雍熙太平之治所由驗矣惟公介不絶俗和不競時向在禮曹所得於親炙者

項覩邸報則議論嘉猷尤出人意表他日秉獨運之權成不世之業爲周楨爲商賓不於公有望哉承屑一心在公朂之而已僕還山以来百無足道第狗馬之齒日衰一日所幸心肝猶在耳目未廢海上寂寥儘有著書之隙而荒懶頽墮訖於無聞良自惜之也近築一小院於野寺中貯有佛藏每日往来繙經看竹此外一無所事事非欲逃之方外姑藉以畢餘生耳豚兒以謁選来京因圖秋事蒙睞之進取非所敢必公何以督教之晨霄以監

試文曾序一言之譽故敢遣之来見併布積忱餘不能盡悚息悚息

與王荆石閣老四首

恭聞宣麻之報遠近驚傳今朝廷相司馬矣溝壑廢臣曷任喜忭即擬趨候以患寒嗽囍於出門坐是逡巡極知缺禮然度蒲輪雖駕直須終制而行叅晤有期未敢亟請也茲特先遣曦兒上謁少展鄙私咫尺門墻彌增勞結

其二

昨遣兒子草草具候已媿不虔顧遠承專使寵荅尤非心之所安也　朝廷特旨柄用正人在大臣萬無可辭之義顧於例又不可不辭若須洛至後行恐辜　聖念此疏似宜亟發服闋之後更馳一疏便當促駕矣公之此出實世道人心所係僕雖老矣猶及見太平之盛是所惓惓也率爾附復不盡

其三

十七日曾遣力訊候行李而專諭亦以是日發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九

有神感哉不肖老且憊矣孔明出山而麗德耕隴隆中鹿門義分已定此即所以自謀亦爲門下謀之者也方今　主上仁聖鋭意於大有爲而群賢彙征野無遺佚真可謂極治之朝第所未慊於心者惟學術欠明而世風未凈耳所賴主持而底定之者全在端揆之地於門下寧無厚望乎白髮故人擬買十斛之舟一詣婁江奉别而嬾性畏人尤忌官府又恐匆次分袂無容口之隙故逡巡廢禮因便附致一言伏惟亮察

其四

伏自往歲蒲輪既北學謨竄迹田間不通聞問者已數閱寒暑矣非敢於自外蓋相公方以正色立朝外屏竿牘之營內斷掃門之役凜然清望爲世羽儀很揣衰庸亦何有於一得之助而漫以輕言唐突記室也故逡巡縮恧若自比於不相識者豈在野之體宜如是耶知相公不以爲罪矣方今君明臣良千載一時而吾蘇自来無兩公並相者乃和衷之氣又鬱乎相宣此非雍熙太平之所

由致哉仰重仰重學謨賦資骫髒原非世器向者叨冒太過爲造物所擯心固安之今老矣憊矣昨幸瑯琊公歸欲與之一訂裴白追隨之約而茲又不可得海上無人之境只得尋訪一二識字頭陀晤語消日猶勝塵坌中與冠蓋相溷也相公其許我乎犧兒此来名雖謁選實欲借北場以圖蒙昧之進取蓋鄉俗浸薄攘奪横行非藉此途恐子孫無駐足處不然桑榆迫矣忍令壯子遠遊也相公何以教督之有懷未盡臨楮無任勞結

與王鳳洲司寇九首

春間遠承札訊於時徹患目眚草草裁報後嗣以歲例痰嗽大發纏綿至夏中方得少瘥以是久缺通候非敢歃然也月唐叔達自東鄉歸曾動問起居知丰采腴甚似亦戰勝之驗近問又得開齋之信益復歡喜蓋古稱老者非肉不飽焉有既老而却肉者世間草衣木食自是一種枯槁人腸胃各別決不可學也今歲亦嘗於每月朔望持齋久之帶圍寛矣家人力爲之阻今迺更無日止清晨一

齋而已然終虞其難繼也小園麤構苟完兀然一室儘可娛老所苦者鄉俗薄惡口語繁多貴人之家非唯不敢以氣勢加之而後生苛責門見侵侮生無亢桑之德難居畏壘唯有裏足杜門而已東望高居思見顏色幾欲倣山陰故事以彼中親故布滿不便酬酢未免逡巡而止老年兄弟只尺千里愴如之何前蒙索近作已浼趙本之謄出數篇業擬請教既而繙閱數過俱是當官生活大都非爲鬼諛墓則代人稱觴者也有何意味而呈醜於

天方家旋復癖置之行且付醬瓿矣如吾丈日坐
玄關天倪飈發必多大制作以垂不朽肯灑流沫
分潤枯腸否頃聞　主上近御煖閣召輔臣議政
此希曠之典也可爲世道慶大来之會想吾丈東
山之席不久溫矣弓旌且至能終作唐虞外臣乎
祝之祝之適有俗事相干情見別楮統祈矜照不
盡

其二

弟自謝事以来所幸高居密邇冀得朝夕請教一

展宿昔之驩不意維時朝議紛呶尚有齒及廢臣
者以故杜門之志益堅即吾丈處亦復垂隔已聞
仙從入鄉則又遼逖甚矣塊處海隅幾於面壁而
鄉俗齷固少年侮老之風益不能堪矣不知吾丈
何由得胃之也劉應老家事此中邈無所傳大都
江南自海張皷弄後民間刁噐滋熾而今日當事
者似務在姑息大家愈不能自存矣他時皮去而
毛無所傳将安所歸咎哉世道江河之感佡能已
已弟自入春以来兩目爲木氣所乘視物如霧想

讀書之緣造物者不肯相假矣頃於荒園中搆一
方丈小閣上安如来像三座尚未就緒弟固非能
學佛者殆將託此以逃世耳吾丈能以慈航度我
乎承索鄙藁近日亦有一二俱浮世應酬之作不
足入覽姑俟趙本之来録出請正也熈父文章其
用小處儘識古人面孔唯結搆無法間失之弱所
以吾丈前時澗略之故特爲拈出令其一生辛苦
不至没没耳非敢肆横議以自外於門墻也廼今
吾丈公聽並觀不肯自怙其見匪直能妝熈父而

弟亦不蒙鄙夷矣眞菩提之心哉宗藩世系即弟
在部時亦不能省憶惟曾携部刻諸王年表歸其
中紀載頗詳茲附往一部皇明臣謚吏部所刻吾
丈必有其書自此之後弟雖間有所記不能詳也
尊履康勝得之使者口授喜慰之甚倉卒附復不
備

其三

日曦兒陰以瑣事唐突頗傷其徑情非所以施之
長者比閱手敎云云知其爲父隱惡有不能自已

於言耳此段緣業竟不省何自而起朱尹豈弟郎三年治邑未嘗失一人之心而云得罪於弟茫然思之已絕無影響而弟自還山以来齟齬成癖未嘗敢通公門一字敢謁一當道又何處而擠朱尹此必有人交搆其間以悞朱尹致吾丈憤激於義而疑弟眞擠之也妨賢病國固仁人之所必屏而破斧之役聖人尚不能爲同氣諱況異姓之兄弟哉今日口語廼吾丈以仁聖爲師欲以亟扶善類而遑恤其他實非有惡於弟也顧天日在上弟平

生原非擠人者頃洪芳洲以專持有司長短致逮瘐死之禍士大夫居鄉所當重以爲戒者然彼講學人也交遊遍天下故其說易行而擠人之套數亦熟弟孤孽之踪耳且物望素輕環視宇內無一知己即欲擠人人誰信我而甘蹈洪公之覆轍乎愚亦甚矣且尹而不賢也擠之猶有說也尹而賢也擠之欲何爲哉徒作世上一檮杌耳弟承先人之產至今門墻未改其舊而戶田不滿三頃有何厚業欲鴟張鄉里濟其所逞而必擠尹以快意哉

弟亦兢兢稍知自愛者廼令以二百餘年所僅有之賢父母而尚不能亮曾參之不殺人以四十四年至暱之兄弟而猶疑羊叔之懷鴆此薄德之明驗也而其端則祗以生長窮鄉不宜叨冐過分譽之蜀山見日故易爲人所驚詫而弟又杜門日久本圖息陰避影而少年喜事者更於暗中摸索則猜忌所藂又何所不至而安得使朱尹之不吾疑吾丈之不吾憤也其事有難於盡告弟亦重自懺悔修身俟死耳敢複尤人姑俟朱尹歸面質之前

後口語便成蕉鹿一夢都付之烏有矣恐吾丈縈介而弟之心迹一時不能自明故專力遺數字奉瀆或可藉鑒念併承起居不悉

其四

昨奉報書展讀一過始知鄙人久在睡夢中得公丈嗔省愛我實多矣今不宜復置一喙以溷清聽顧亡是公之論有不容於不辯者弟前歲還家見朱尹執禮過恭彊之上坐不可得廼聽其側而自處於隅此恐是處皆然比享之酒則又儼然南面

也至於朔望必造吾廬而供之饋其殷勤繾綣誠有出於常格之外者已弟不安再三止之託言鄉老中尚有前輩恐以爲嫌於是止饋而朔望之造亦間一行此其意實非弟迫之或有時過享非夜分不別亦備極綢繆並不聞偃蹇不堪之說也想邑子側目鄉官而姑爲尹抱不平耳尹忠信人也肯爲謬恭以陷弟於有過哉至云弟怒而極口詆斥之其書必尚在朱尹處他日索觀之可知謗口之眞僞也所謂初歸一告示妁洶不省所傳何語

人皆有目弟豈能以一手掩之弟起家孤仄不敢以聲色加人亦曾無一字榜諸戶衢而云不可當思之委無影響前輩訪一訟師周姓者單開曾與舍下作狀因閑及蒼頭三四人已徐司理鞫虛部置勿論非臺密釋之也造訪者尋得其人此與朱尹何與而弟猜及之也地方人材朱尹委不曾薦弟及府文見促並未嘗提吏當是時朝議未靜正欲伺隙以動恐不肖姓名一汗剡書未免爲按君之累故遺書朱尹亟罷此舉而縣中姑以學詞支塞弟方喜朱尹之能亮已遽令以尊諭揣之則胷影之疑入之胸中已非一日矣凡騰謗於公丈前者安得不譏弟以先婦朱尹乎大都世風儇薄自生出一種橫議之士在彼一是非在此又一是非若弟又從而交構焉則譸張之禍將何底極年衰勢退自不得不畏後生耳公丈故高明長者若前謗數端果一有之公丈亟宜絕弟若一無所有則門墻之麾似不可已朱尹倘有復任之期弟雖憊矣當一詣尊廬暴之弟之喋喋非欲自脫於惡

名第無上事而得舉於世之賢人君子則沒齒有餘恨耳惟公丈加察焉向癸未春試吾蘇人在乙榜者弟今俱摘出而崑山張寧字名亦在摘中其落卷亦從弟所授之寧字今云弟摘之甲榜不知至公堂上卷未拆不知爲誰卷既拆誰能置口當是時即父子例不回避以無可用力也而竟以寬弟此一段佳話公丈亦嘗聞否今之訛言即此類也一咲

其五

日莫公遠見過奉手書承惠念惓惓前語始於少年之喜事成於朱令之多疑致上累長者人益傳訛雖顧覩老亦有兩賢相拒之誚可發一咲已爲書解之惜乎其不及見令地下怏怏也今當付之東流水耳何勞復煩齒頰昨戴王陽至聞公丈已再過觀老此公殊厭物望方期其大用而忽然凋謝情何以堪想同此銜恤也便間附數字代面餘不復一一

其六

伏聞大司寇之命喜劇不勝蓋吾卯榜登八座者至翁丈已七人矣自來鄉貢之選騈輝迭映得在日月之際者未有如斯之盛也彼都人士咸謂翁丈以文章道德弁冕一世此官得之已遲酬之未厭是未悉造化避盈之理者而弟獨以今日翁丈之所遇殆有三難焉瑯琊之裔光爛朝籍舊矣而上世相承咸躋顯列已謂極盛然未有軼亞卿御史大夫而過之者而翁丈獨翹然正部堂之位崛起於繼盛之餘斯非一難乎吾蘇官留都少司馬者以所知見自翁丈之前尚有四公俱未愽一轉此亦氣數之所限也乃人當其乏翁丈獨處其贏若所謂周過其曆者斯非二難乎本朝文士罕官尚書者即原博華玉廷實三公之外指不多屈而三公於著作之林似未能獨擅大成之譽可一當翁丈者而翁丈兼有其官斯非三難乎且近日考最之役軺車已駕行冒蘊隆計亦勞止茲命與行會晝繡旋轅行李晏然坐膺蔭敘似茲晚福尤出非常以是占翁丈之所享曰至川升天之所興寧

有旣耶弟山澤之癯也自分永錮於　聖世矣而乃津津爲欣艷之語若出於時俗人之所談顧箕子敘疇先崇五福而祿位名壽之說未嘗少廢於孔氏之門也矧桑榆兄弟顧影成歡而結綬彈冠自古而已然乎匪佞匪佞亟圖摳晤知翁丈初歸應接無暇即令倥傯一覿頗無大味故欲行且止而先以不腆馳力賫摯姑俟榮行之日傚前年故事容移舟婁上一展宿昔而別幸以吉期示之諸不能盡統冀鑒原

其七

日承報書兼惠詩箑傷離懷舊情致宛然揮被圜居多矣知感知重所示出山之期尚在推敲間似華　明主旁求之意方今老成凋謝恐典刑日就陵夷得一人焉便是周楨商實一辭之後決不可再舉惟公丈熟策之次公尊體近復如何玆不敢另候恐煩作答也外具晒蚫彊效顰絶噎下里希一哄而擲之餘俟面盡不旣

其八

日承疊韻之作前鋒甚猛便當退避三舍而猶然對壘知不免有牽羊之後矣慚謝慚謝人詣府城偶寄此毋勞賞費也

其九

頃讀報書而前書適至知公丈念我良篤第所以杜門自錮者匪直舍藏之道宜爾而世情亦大是難處故不敢以面孔示人耳悠悠日月敢自託於東山之興乎獎借過重不敢當也前月以小女病曾差一力赴京且爲地方控災至今未見回信誠如尊諭杞憂奈何歲首水氷未審所應政寬民憫豈亦繼咽之過乎公丈不日　召用必有斟酌矣望之望之使返復此不盡

與王敬美奉常四首

日崑山戴甥見過始傳台從錦旋前歸失於不知令知之又不能蚤相去三十里即一介之問尚屬邃巡何貴夙雅負媿多矣緬惟門下深資重望値此熙明之朝便當大昇爲國弁冕頃留卿之處尚未厭人心想當事者暫借以爲開府地耳願亟其

驅以膺後命不肖偃蹇如昨惟杜門成癖而衰老日甚瞻注行旌不勝室邇人遐之歎茲特遣力奉展少儀用代摳趨略攄情悰伏祈鑒念曷任主臣

其二

八閩遊覽知制作必多若有成刻者惠教一帙何如秣陵行李當幾時發儻遲至下月或可圖密晤向來杜門成癖不自知與故舊瀾絶也又附歎忱

其三

不肖還山三年矣實不敢有一毫非分之爲祇以

深居簡出爲吾鄉侮老者㸔不容輙以口舌構之
長公處幾成小嫌傷我四十餘年兄弟之好幸今
各洞然矣此近事之可咲者第尚阻一面無便披
豁也此叚緣業當付之流水而廼復以爲言恐傳
訛者轉益其訛徒亂人耳故輙敢瀆聞朱虞尉慈
廉之吏在任時與不肖終始未有間然偶誤宵人
亦生疑貳以不肖不能和俗之故上累兩賢此沒
齒之所歎也到京相見煩借鼎言

其四

徙辱左顧向缺報謝良坐歎然日聞榮命不勝喜
忭頃来人才士習波靡極矣匪得正人君子爲之
主持風教胡能收廻瀾障川之功也老親家此出
當軸者寧無意乎亟圖樞謌少布腹心昨爲婦翁
九十亦曾密請崑山一拜即歸道經婁城延佇高
居久之緣兵公與州守在家恐滋一番勞擾非心
遠親朋實性畏官府想老親家能亮陳人也茲遣
力賫摯少儀略展芹葭之舊非敢稱賀稱贐也幸
鑒存之餘不及一一

復施勵菴冏卿二首

禮曹同事三年猥蒙誨植藉以寡過固知契分有
緣也然輩自揣薄劣不能久玷清時已久畜歸志
廼因　陵事相羈遂巡未决而竟爲言者所乘行
之弗豫敢復尤人別後途次冒寒遂遘肺疾今還
山逾三月始得漸差顧園廬荒圮又日有拮据之
勞殊增老累頃辱遠書見及足感記存惠貺本不
宜承而重以知己之愛難於例却勉焉拜登曷勝
慙感使者告旋附布謝悃餘悰種種聊呈別楮伏

惟涵照不盡

其二

昨楊震老偶臨敝舍始知行李錦旋政圖遣力晋
候而頃承拜命之辱感媿何當冏卿尊官滁陽勝
地此僕平生所艷羨而不可得者而公之文雅不
讓六一登豐樂亭酌釀泉縱觀於　皇祖躍馬揮
戈之處頗增雄槩第恐席未温而後命至耳久客
初歸不免一番勞擾秋暑未退自宜珍重使還先
此布謝腆儀斃領尚容另展不盡

復郭美命吉士書

春明揮手黯然各天足下歸楚而吾迓於吳山川間之越二十里遙也屏居海上豈直面覲無期哉即隻字寸楮亦赤水玄珠也而何意寂莫之鄉使者忽臨惘然不知懽忭之無從也廼筐篚爛盈更有出於尋常問訊之外者何足下之眷存不肖一至於此知感知謝伏審孝履無恙襄事伊邇益爲喜慰區區近況百無足道所居土瘠民澆旣已憂農復爾畏人唯有閉門靜坐稍託維摩之指用自

寬解爾故搆歸有園比以官遊荒落今稍增葺之水石竹木差具小致朝夕逍遙以此佚老又見時事孔棘不復生他念矣足下服闋時肯由水道之京能一過家下第費五日郵程耳風雨對牀之約恐不可得也所囑令先慈墓文不知用志用表而味書詞欲樹之道周則疑爲表也廼業造次屬完請正若用志銘即勞足下自刪潤之此諺所謂換湯不換藥生活不必寄易丘𠫵軍之子已挈家詣金陵科舉前所惠書想留滯在彼至今未到使者去促草草復此殊不盡所欲言瞻注瞻注

與張陽和翰撰

前歲於京邸承旌節南還嗣後不肖即蒙　恩歸老長往海濱遂與世踈絕矣以故闊問不得通於左右昨偶會一縉紳始知尊堂太夫人仙逝三十年通家之誼慟切何已猛擬匍匐躬致東芻奈衰病之餘跛步猶却以是不能出門江山在望此心殊耿耿也玆特遣小价馳布唁私緬惟執事天稟純孝而太夫人更劬瘁有加終天之慕自迥異恒

情第　社稷倚毗之軀尤當爲朝廷自愛三年之喪如駒騁隙伏祈節哀珍重良晤未期草次不盡

與韓敬堂宗伯

其無似徃出春明過承我公繾綣以塊處田間未緣修謝極用爲歉顧私心瞻注惟日需爰立以快霖雨之望耳旌節旣南頗訝正人君子暫違　君側然幸庭幃密邇可娛愛日之年也廼太公僊逝之報忽爾承之曷任驚怛謨忝平生義當匍匐惟是還山以來衰病侵尋足不踰戶外者三年矣而

兒輩遊學於遠別無子弟可以遣唁者又恐弔不及哀益重辠過謹專力特馳少儀奉布微悃伏祈矜念轉致太公靈筵儻他日未即塡委溝壑姑候襄事有期尚當扶杖勉從執紼之後也臨楮勞結皇恐死辠

復帥同父方伯三首

日者某君之論以前疏復昔院而部覆止之遂激其忿而風水生復糾吾鄉一人嗾之使盭廼有此舉吾罷尚書猶脫敝屣耳矧思腼而授枕何足以

挫我乎歸家半載爲先人所遺廬舍向未完結今又因歲久滋圮不得不爲兒子輩少任拮据之勞即未就緒然藉此亦可以耗日力也江陵之禍始於正已未盡而任怨太過負怨者又攢簇一時當事之人苦懲咽太甚無有能主持國是者以致群喙囂然吹毛索瘢不盡不止有識者能勿寒心所諭速釁之由誠爲確論孤臣憤恨之極方能言之親切如此第不可宣之人人也蠢蠆有毒不可不預防之耳伏聞漕竣暫回江陵似不可久住當亟

驅還任物色之說决不逸及足下與九山人知二公素相牴牾於張氏也毋勞掛念其家抄沒詳細此中地遠不及聞知足下親覩始末有便見示熱甚不盡

其二

前自頤寧令持書來閩後更不及聞問想宦履清吉右轄官最難做以與左秩竝而權輕近之則生嫌遠之則生疑僕在楚時爲右敬左恤右要於無成心而已然終不能免於隱刺今足下與雲

谷公俱善人君子知和衷無疑也昨見洪獄已結朝論頗明九山得以暴雪矣然尚未知曾往滇中否日會蘇侍御以九山久不還任例當露簡意雖不欲傷之第去就難處耳區區以離讒之後杜門益堅再不復干涉世事精神頗覺反少惟筆札不廢自知無所發明聊藉以耗日力不然坐老 聖世恐爲天地棄物非心之所安也時下吳中大水今歲難免啼饑然亦天行之數已付之無可奈何矣陳檢校如圭廼極厚故人之子吾集中所稱陳

上之是也叢在京稍爲提挈得有此前程今隷貴
屬幸賜清盻此生年未三十而性頗解事幸致意
雲谷同此照拂也閩刻文苑英華便中寄我一部
若無便即寄陳檢校或顧既寧處可也家之小史
不能作莊東草草附訊不一

其三

徙歲得儀眞書惠倉卒報謝後道梗人絕再無由
覓足下動靜矣想安勝如昨去年大計浮言亦是
江陵遺孽所幸公道未泯竟不陷人口吻固知足

下素所樹立能取信於縉紳也頃九山亦爲洪獄
所累此與曾參殺人何異日有書致當道爲之辯
雪不知後來作如何處分也江陵公不學無術以
盛滿招尤固無足怪然其人品亦自磊落其用人
行政初未嘗得辠於　朝廷即今居政府者亦其
所引拔第家家貴酸酒不犯是好手耳奈何没世
入心慘毒之甚至此之分宜而必欲盡去其黨故
闌及足下耳而不知足下非黨於人者即江陵在
位時自楚中一二親知外曾有一人輕入其黨者

乎又誰爲之黨乎其偏處在舞情之後廣布耳目
以窺覘人心而爲其耳目者即壞其事此召禍之
源也去閣官而盡殺無髭當事者預有責矣九山
事尚在人疑信間足下在彼知必能周旋之也況
洪勘遼獄生之所目擊者其狠戾糊塗惟施篤臣
所使亦何所不至當時證遼庶人不反者惟生一
人耳江陵未嘗有憾於洪而今議者謂洪獄詞處
遼未盡因此得罪於江陵延嗾人致之於死亦可
謂無天道之極生在林下本不當復談時事然對

知已不得不言也既寧尹顧允元者吾大姨之子
爲人恭慎小心頗宜於司牧但彼中甲科令多慮
難脫穎乞足下善視之即如視吾之子矣前有南
宮奏題藁允元攜之之閩欲以災梓梓完須足下
爲我一敘之蓋吾爲禮部江陵實薦之後在部行
事頗不當其意如正納言職掌調停學校二事最
爲矛盾江陵在閣嘗與同僚言徐師故師生一題
一覆得恣行其胸臆爲深恨江陵歿後申瑤老曾
[illegible]之而足下猶未聞也序中當見此意囑之

囑之

與申甥三首

正月中崑山顧甥家人還接手信併揀參二觔收訖嗣奉尊公書頗以吾子前越籍爲悔我以爲此事亟宜白之　上前必得處分可杜人言頃又聞建言者毋追既往則所議似可已矣第不知曾否進場爲之懸掛我杜門如昨第鄉土薄惡有一種少年往來官家攛闘是非昨偶見王鳳老與王荆老一書末言敝邑朱令苦見擠於我欲得荆老護持之極可詫異朱尹廉慈之吏甚得民心固非一人之所能擠而我亦非擠人者若果有憾而曲擠之尊公方秉國曽有一語相及否見荆老當爲我白之往石東泉爲高令脫罪亦藉口於我向以其刑重實嘗告之尊公而其他不可告者又卒掩口已爲鹽院所論此時吾尚未到家心迹易見其後桊章下縣令被害勿執而竟得保全者試問後令仗誰之力也此意亦須尊公達之東泉以消其竊鈇之疑庶令我不蒙惡名可安穩居鄉耳五小姐目青久而不痊此是何故吾念之憂之而諸香願俱了矣不敢輕差一人者入京知吾意自竟有在也倘因總兵急足附數字爲訊希速慰一言林君以壻分在鎮待戎良厚今久候代而前代者恭將姚龍爲兩臺所論疑林戱之四處投揭陰害林君林君器略非常而操持更潔可稱登壇之選恐一旦匪人乘之武弁易動耳願得尊公少賜扶植俾無後艱則幸矣吾壻留神

其二

正月間曽附林總兵急足投信蓋專爲胄籍事欲得尊公一跡自白庶塞後來之口便於應試頃接顧甥懋善寄到手書徑不見說起豈前信浮湛或尊公意自有主張而止大都人熱時做病冷時發須視履其旋勢家方保無後患宜思斟酌之也舍甥深感看顧其延翁反來謝我知賢夫婦之篤於親情也光賁多矣五小姐目青已報全愈不知果否此月添喜想得寧馨緣慶門方熾孫枝疊茂可卜也吾日夜望之耳老夫賴庇凡百如常每日栽

花飼魚之外別無營幹晚年得此亦自知足別無
妄覬也頗揀選事知在作縣行頭第其爲人心腸
過小恐不便於煩劇爲圖一簡僻地方此人情易
做留心留心沈一舍跟林總兵来京未審生意何
似今幸廼郎已進學有歸来地矣見時囑之令還
故鄉可也楊錦外貌頗溫而目睛不定吾前在刑
部時已識之矣人都不信今連連做出歹事果應
吾言今雖逐歸尚未見蹤跡意必復逃適京来爲
婦家所窩不可知也除惡不去根終當爲害須細

訪實送官遞歸庶免後艱耳囑之囑之領家人来
書此

其三

九月中徐吉自京回接至手信嗣得劉總兵寄書
想正值殤子之候見悲愁滿紙大是傷惜人生世
間兒女之數少非意料所量宜須順其自来自去
或減或盈而已若執着見在倏成烏有便生無益
之衰愁爲莊周維摩所哄況四哥青年其来未艾
所希割愛忍痛以上慰二尊人之心可也小女又

淹目青此不知何以致然今又哭泣無已將来漸
成昏翳奈何此愚夫婦所懸念也尤宜朝夕勸化
之鄙況如昨第產業素薄而崑嘉兩縣田渰沒殆
盡百口嗷嗷茫無倚靠雖近蒙尊公主張少沾蠲
卹而口食身衣何處周給此非一家之事其憂方
大也江南之水至今未退蓋緣湖水日漲海道不
通故訖無底定之期明歲春熟又不可望矣前治
水之說欲專差大臣董之俟事辦還朝如　祖宗
時可行而尊公意主差遣兩司官吾亦嘗爲兩司

官凡事不過逢迎兩臺而又阻拂於有司中作好
好先生耳幹得何事若大臣奉有專敕可以便宜
行事既不患於掣肘而後来必要報政豈肯苟延
歲月廼尊公以　朝廷惜費爲詞似非長治之慮
昔鄉人有病瘵者延醫治之醫欲多用人參而病
者以參貴不欲用輒叩醫曰參可已乎醫曰不可
已曰然則無參亦可已疾乎醫曰疾何可已也夫
欲售已之術則不當順主人之意欲狥主人之意
則必不能瘵主人之疾今江南之憊甚矣只爲他

時　廟筭少差故延禍至今失今又不爲萬全之
舉恐水患決無已時民有屢災而　朝廷無屢蠲
之理將不至國與民而俱病乎且兩司在地方極
忌單條之職曩時督糧一道止爲專管糧事勢不
能彈壓官民則生越俎之心令民以糧事裝頭遂
至告訐風起故兩臺欲復其官而吳之縉紳持之
者爲前鑒不遠也目今任非其人則所謂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矣漕糧例折七錢而今歲止折五錢
者司農知耗米四斗不在太倉之數也若今以後

得再折七錢一年而以五錢還太倉以二錢興水
利則錢糧亦不難處惟當國者兩利俱全之耳欲
另爲一書以瀆尊公以在野之人不得復干朝事
故輒復自止而以詳告四哥庶便轉達也

復沈龍江宗伯二首

客歲郊亭揮袂備感勤惓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
令不肖得逋誅於名教之內甚感惠也還山以來
賴庇無恙時見　朝議洶洶尚有溺不然之灰以
快私忿者故杜門之志益堅於京貴故人不復敢
通一字迺跫然之音恍若從天而下且侑以腆幣
珍果拜命之辱曷勝悚戴至技飾不肖更示我以
邯鄲之適郎大馬戀　主豈忍恝然顧黃梁熟後
似不宜復聞枕中語矣惟公人品學術咸臻淵粹
矧屬　聖眷方隆旦夕且膺大拜霖雨之澤沾溉
四遐令東海嚴臣幸覩德化之成以穩卧丘壑是
所切禱也恃公知愛僭以此言進量不以爲饒舌
五雲在望臨楮惘然

其二

日嚴子東歸齎書至不肖躍然私喜郎欲倒屣迎
之以叩公起居已知其改剌改坐心甚驚訝後聞
其對鄉人云不肖居京時頗鄙夷之且阻其館選
不肖之愛敬嚴子不獨舉業文字而更取其爲人
之朴茂此公所嘗聞者館選時懇懇推轂此所面
見者迺今無嫌而成怨則非意料所及矣知貢舉
之於諸進士本無恩義聯屬改剌改坐可也而輒
加前輩以刻薄之名不亦已甚乎昔人有言勢叢
則譽集事謝而釁生此之謂矣公他日有書及之

幸明我心迹吳中士風囂競不肖方老無所用不
宜復樹近敵是則有憂虞焉非求備於後生也故
敢瀆公一解其惑亮察亮察

歸有園稿卷之十九終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楊二山冢宰

春間從壻所奉至華緘天上故人得一字爲珍而
又益以佳組之惠其施無厭矣知重知感書詞繾
綣若謂僕不宜自錮於　聖世者夫門下方提熱
柄以進退百僚肯以虛語相奬飾哉固知有無可
奈何者奪其中也廼僕之飲德則愈深矣僕少寡

宦情前時嘗遭兩巳業遂終焉非以棲甲尚存昇
霄之戀今經三巳矣叨冒既逾而鐘漏復迫故舍
然釋之不復顧惜還山四年跡處海上未嘗一識
地方當事者之面而當事者亦不知徐某爲何如
人矣所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兩無所求而
一無所礙寬閒之野差自愉快近鄉人訛傳門下
嘗以僕之姓名宣之秉軸此事大恠夫周道如砥
方軌何嫌一經孟門勢須擊轂何則遭時異也元
凱竝用故非黨同藉令當翕呲之世誰敢自託於

肺腑之親哉門下素精於老易知進退存亡之道
而不失其正者而迺以違時之語彊聒人也必不
然矣所諭著作之林原非鄙人駐足之地顧以離
慾既久精神未覺憊頓不得不藉蠹編以耗日力
當其枯坐一樓目接蓬萊霞氣左右圖書恣意披
閱少有所得旋即登記展而讀之神遊千古之上
靈襟愈暢不知寒暑之過吾前也積之數年稍見
冗說何日與門下箕踞泉石間一爲商確之思昔
昌平道中九龍池上恍然作來生夢境矣前見邸

報門下屢有去志而　聖意終不肯從豈難其代
乎方值典刑凋謝之日而　主上無助似未易以
潔身也少耐何如王倅來京以嘗著敵縣有異政
僕甚雁之故因之附信而貴屬考功郎某者迺昔
日吳公之賈誼也爲生長荊州恐涉無鬚之猜此
子可屬大事惟門下始終保護之詩扇一柄漫往
見意臨楮不勝悚戢

答王少宰

往居京邸曾承札問蓋公頗悔去國時稍失之徑
情僕實有是言因見朝議洶洶即平時肝膽相示
者亦反面作許語矣人情翻覆可歎也僕尋圖歸
竟缺裁答至今歉然已江陵事起果纏累及公傳
聞可駭即行道爲之酸鼻刻深識其無辜者耶比
蒙　聖主矜宥疑已帖然矣而書至猶憂危之甚
豈痛定之後尚復思痛也缺陷世界誰得其全大
難既解只宜杜門引咎在易之困有言不信辯揭
似不必廣投謗滋甚耳昔柳子厚以永王璘故被
廢致韓退之有一黜不復摩飛刺天之惜而猶摘

其少年不自重若輕議其短者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正以此也公無不自重之失第以平生喜於引
援士類間有排而不得者怨將誰歸故今日之禍
稔於子厚宜矣而世無退之疇量公之心者第願
公善自寬耳來日方長無燔其焦也僕近況差遣
還山以來承先人敝廬無所增拓惟稍飭園居爲
日夕坐臥計塊然屛處萬念俱灰矣豈獨著書一
事哉而尊諭謂僕方訂註三禮此或傳之者訛也
即有是志以老會淋瘵精力不逮如何如何辱念

知感永既宜領公方坐窘而厚施無厭令故人何以當之謹璧諸使者希恕不恭啟太守書漫往馳注不悉

與張居來司馬四首

鄭廣文之役曾拜手教忽忽逾年矣嗣後翁文功名日起全遼捷武視古封狼居胥亦何多讓頃晉正樞箕出　主上特簡而中外歡聲亦如出一口吾榜剝極之後而碩果獨存知素所培植者厚也何勝仰羨弟自還山以來百念灰冷唯老作蠹魚嚙殘編以耗目力而兩目時時爲障徒勞無益則衰憊之明驗也是以裹足之志愈堅即元美所居相去止三十里而未嘗再接顏色業與世踈如此而況青雲故人寧能數數承起居也翁翁得無以爲簡乎林副將鵬自敘邑入京恐翁丈詢及不肖故便附寒暄數語揚夢老極承相知又復以貢舉非人相累擬以書謝而方提銓柄尤宜遠嫌見時爲道鄙意悚息不既

其二

客冬天雄道中具報後從冰雪中匍匐而南歲底渡江獻春三日始得返舍幸故林松桂無恙足可棲遲迺知開龍之德深有藉於言事者第恨見機不決必俟鍛羽而歸則所不能求全於彼蒼者也還山以來自度可謝繒繳矣柰何近日朝議紛紛猥瑣如弟尚不免於弋人之慕此何說哉屢見邸報知遼海之勳名日著　主上銳意邊事業以長城相倚吾榜之衰落甚矣得一夔焉儘足以坐策安攘輔理太平況當小往大來之時願吾丈早登樞密爲朝廷弁冕異日沾溉之澤底及草茅令皤皤一老得安臥東海之上儻餘生可延當爲續采薇天保之什以詠歌明盛遙睇薊雲不勝勞結鄭司訓人便匆率布此餘祈努力自愛不盡

其三

鄭司訓往在西粵曾與薦剡今當日至之時頗冀殊擢不無望吾兩人爲之推轂而弟方在野安敢復致朝貴之書故遣人特控門下而囑弟代懇不知有處從史不令世門生事座主不翅如父子之

親篁老爲人醇篤初無厚望於吾黨而吾黨亦落
落不足稱佃户刻盡志盡物乎以司訓行學即膺
殊擢不爲過第後任無薦恐併前任失之耳吾黨
不能報篁老於生前則提挈其子是亦情理之宜
然也未審尊裁如何切禱切禱

其四

比見風波暫息爲世道之幸邇領鞖邸報尚有嘻
及公文者幸　聖明篤念勞臣坐消讒孽貞有天
日大都世風日降六逆之漸在在有之豈直在朝

哉弟居畏壘之鄉所不能自安於野者正患此耳
唯以物外之心處之便覺幺魔蕩盡也吾丈今有
君可恃便當安意而策不朽之業矣努力努力林
鵬居吳淞二年以海波不驚無事可見但其潔已
愛士前無與伍而軀幹修偉尤可當一面惟門下
收之外近作命曦兒錄便面請教海隅集刻之郎
陽者併往一部覆瓿具不盡

與潘印川司寇三首

往日春明解袂極勞繾綣於時吾榜留　華徽下

者惟吾丈一人而已竊計剝盡之餘碩果可食繼
見大疏能持讜論以底定波靡方幸　朝廷之上
尚有典刑不謂豹攻之變卒起於此即弟越在草
莽痛定思痛不能不動譚虎之色也道之將廢實
不由人知天目之靈陰巽吾丈以脱網羅矣去秋
已聞行李到家奈擾攘之際徬徨畏人未敢通一
字於左右非自疎外之也老來屢觸械機不得不
過防之耳弟還山以來日惟裹足杜門而言官溺
不然之灰者猶喋喋不已仕路太行不意晚年親

見其險惡一至於此韓退之所謂人欲久不死而
觀於斯世者何如也瀕海孤臣能勿爲之悲詫哉
所幸寬閒之野往來人少耳日清淨得一意保嗇
殘生耳老年兄弟所居相去不甚遼絶茗雪之間
肯作主人否秋間當買一舟造訪茲先遣力問訊
餘悰種種不能具陳以俟面悉

其二

日來率爾奉訊殊愧不虔迺承使貺遠臨海上蓬
廬增色多矣感當何如所諭尊體欠安疑是幻影

爲心累耳世間事過即空惟本來常住第守其常
在雖生滅大故亦自了然而翁丈未免有愛生之
嗟何能卻疾也弟自還山後匪直異時偎傴之攜
不復置念迺家人婦子瑣屑縈牽亦都付諸無何
有之鄉矣以是老態稍增而大體無恙也秋間當
過毗山別業一圖傾倒翁丈其許我乎草草布復
併謝不宣

其三

昨歲誤有雲川之約已見世上風波未靜譸張四
出遂爾逡巡不敢復出門戶今春聞令似登第且
國是漸明此人定勝天之會吾丈之笑口可開而
弟亦得穩臥丘壑矣四十年來吾榜之登八座者
絕少弟以踈拙猥忝附驥方與而朝比屋而居自
謂彈冠之喜不加於此矣迺一觸駭機同羅逋播
富貴儻來真同夢電顧公丈之履危稍甚而今日
之傾否爲速錫光之祚方集慶門何其蒸蒸休暢
也若弟則偃蹇如昨還山三年反顧室中無一吉
祥善事可與左右道者海上左僻故舊凋零晝地

株守莫可攄抱極擬買舟冀圖傾倒常對伯咸陳
然興發然未免旋發旋止者實爲衰年畏人成癖
更筋力消減憚於數百里之行有負宿諾促刺如
何茲以伯咸來便敬布四體詩不云乎雖有良朋
況也永歎情見乎詞曷任勞結

復周紀善二首

鹽使至得手書爲喜爲慰詢知尊履無恙唯兩足
少見蹣跚似以體肥故區區長公兩歲而步驟猶
捷非因精神完固只肉減於足下耳三復書詞尚
不勝首丘之念區區頃讀佛經知世界俱空眉山
少陵得其半解故終其身不復於故土而足下何
以未歸遽爲病哉不歸作惡歸又無貲營營然日
往來於懷滋成障耳閒令器頗不作家若令收心
保守舊業即足下百歲後有賢藩可恃詩云適彼
樂國此之謂也足下試省之囊啟下歲承厚賜令
野人不能當相見道謝入還附往與絹一端詩扇
一柄見意

其二

盥使至復拜手書甚慰饑渴萬憲璽增韓右史令足下心灰復熱奈何三代而後自孔孟不得志嗣是貞元氣滿天不生聖賢而第生三豪傑如留侯鄴侯稍見露頼而武侯則不免齎志殁矣他復奚論而足下無武侯之具乃老耕漢上業與龐德齊名而又得賢藩爲之主差可自寬矣世間福量萬有參差以足下所處俯視羈棲窮厄者又不知凡有幾等也幸毋以雞肋爲戀首丘一念固足下夢寐所難忘者顧足下老矣勢不便於長驅而郎君

疑未歷事儻一動百搖兩處脫空便噬臍無及足下試驗人生浮寄兩間誰不作寓公者南宋帝王且不得詣洛陽謁陵一拜而滇池之遊當付郎君他日爲之耳如何如何僕退遯已久姑無論世緣即課子作家俱置度外年來精力以離慾之故漸能返少日十二時以三時斃息其餘盡逍遙之隙即不以張仲之一室自泥亦不羨尚平之五嶽可遊頹然往來於水竹禽魚間吾我都迷以此沒齒而已五鳳老日爲少年所構頗有間言此公名關

未破吾已亮之矣乘便附聞承索吾書以使者行促不及候俟另寄春明集一部漫往

復吳川樓大參二首

揮手巖廊便似邯鄲夢覺日從覺後追憶夢中光景却如嚼蠟兄之夢覺比弟更先數年逍遙之況可知也頃得書知兄曾過太倉彼此相去止一舍耳所恨杜門成癖無人相報遂坐失良會聞與元美有續約如果然幸毋見外承示佳集讀之令人神爽飛越然皆得之遷謫閒居中故多而且旨如

此誠三公駟馬所不能易也鄙稿嘗刻之鄖鄉自以敝精一生不能少竄作者之室而百年未了世上雌黃之口安肯放過故久而秘之菰於老兄弟處不敢不露檝也謹呈一部請正尚有續刻另容寄上劉生自是江湖奇品媿弟識人少無處推轂令其默默以歸非意所安也所諭去歲詩問似付之烏有先生矣草次布復不盡

其二

日從黃生得手書京師地大以無處覓黃生作報

至今歎然比呂祠豐來更厪專勒條華編之惠良感聯情無已海淋故人零落幾盡矣廼吾丈尚穎然領袖騷壇而蒼蒼者復預假以閒日得優游樊山赤嵲間擁鼻行吟諸暑鄉酬而和之誠生人樂事也讀編中諸作不覺神爽飛越而不肖齒髮衰憊甚矣方在苦海中未知止泊而吾丈不移文相詡顧侈之以爲美談譬之登彼岸而觀浪舶豈其中眞有蓬萊方丈可到耶姑俟明年當決進止翔便聊附寒暄時下值冗積悰縷結不既

與顧懋善二首

日得春報喜不可言以七十外父母見壯子登第人生樂事何以加此吾甥不獨爲貴人且稱孝子矣選事多分在外此亦桑蓬初意吾甥固豈弟君子此官似不可不爲知於人必有所濟也朂之而已其食祿之方已囑中四哥令擇簡僻尤便展布顧未審瑞老肯開口否渠處亦宜致一書第區區向來不通京貴之問難於破例耳吾甥言語故愼毋俟叮嚀第近來士習奔競若不撙節前有空頭後來決無處覓補諺云要知山下路便問過來人吾過來人也故敢以此相告　朝廷待進士不薄須先立定脚跟以思報稱愚夫婦賴庇差遣餘無所言

其一

頃奉書惠捐廉吏一月之俸矣何以承之知感知感辱寄至疏刻既勞且費平生不朽之事竟賴骨肉以傳賢甥誠不媿揚惲而區區特非史遷耳其所銜戢當盡此生也帥方伯書來備審官履佳甚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十

且聞兩院有誠心直道之許此後來進取地也第古人有言文武不備良民懼又恐賢甥過於豈弟須令精采擴揚民知愛畏是循良之善物也勉力勉力區區粗履如昨惟賤累病不脫體第以精神稍王可免大患耳尊公惟兩目少昏而眠食無恙令堂病後更加精健賢甥第一意作官無內顧也鄉中水患日下尚未見處分頃得政府書亦欲大爲匡濟卽不得全蠲決不至往年虛應故事也草草復

答朱考功二首

御爲公歷所乘扞挌知己浮雲蔽日自古傷之今幸光明大闢而書詞猶以包涵爲言得無繫情於過去否尊䫀宜領顧從作碑後党之恐失士民公舉之意僕固不敢任德而公尤不當致感且草衣木食之士於袍笏黼黻又無所用之矣故附丘上舍納於典記儻他時有賜即一紙一扇足以爲重更便酬答也如何如何能令君誠心爲民而天時不偶催科撫字終覺費力元夕木氷大是詭異地

方尚未知所究竟也蒙垂念故民便聞布此

其二

咫尺鳳臺久缺聞問自以山林臥穩養性益疎知公不以爲簡也去思碑記實出槩縣士民之心非僕所能私佞唐應德先生嘗言廉吏自古難之今世之不治止爲吾輩酬豢汎溺好損不足以濟有餘天下之財不在朝廷不在閭閻其歸墟之壑竟未審在於何處故爲公傳神不及他事而頗得公所以瘠己肥民之意蓋有深慨焉猶少陵之注念

元結也第媿詞之不文耳南考功與壯曹稍異壯考涉套漫爲最語而南之衮鉞實區別於單詞片語之微非公明侃直者莫可恃力故當事者急借重於公而冢太宰復與公同操仕路其有澄清之會哉僕塊居海上已盡解世緣惟歲歉家衰頗擾靜業昨爲能令君所迫勉上政府一書不知可一遂蠲賑之願否僕近況如昨歷年收攝止僅滅睡魔精神稍覺彊健顧尚在頑空中度日茫無所得也二王君在京想時時過從裨益良多相見爲僕

道敬丘上舍來草率附謝餘祈爲道自愛不盡

與秦鳳樓二首

尊卷書上前跋楊南峯致仕卷偶亡其稿煩使者一錄便中見寄向讀張長輿園略知此君能文近得覽潛土齋稿又知其能詩海上有此君往來公不落莫矣在吾嘉過從頗少鎮日枯坐海壖樓直槁木耳羨之羡之入杪秋來雨竟不止木綿得無洗淨乎此若定海上同之也如何如何頃見邸報聖意雅篤即大司農覆疏亦大有王張不知地

方官作何分處也京中上書人尚未回侯有的信再報

其二

日承尊委完塞已久顧乏便將寄遂作老適耳茲附使馳上請教所諭頃亦聞之末世人才其施爲措置不鹵莽即滅裂是處皆然方今外寧之後必有内憂尊亂之原何代不自吾輩始哉仰屋之歎想同之矣惟公秘而勿言可也草草復不既

復郭兩峯憲副三首

容歲道究滿圖領教一寫宿悰不謂吾丈徑以病阻廼知良晤有緣不可彊也至今悵怏還山以來衰態日甚唯有衰足杜門誦維摩以坐耗居諸耳頃承翰貺又煩寒灰第同詠白駒不應復煩筐篚對使拜辱祇增慚感而已北轅之夢已絕想念蓋造物者幸付荀完便當奉以没齒故人知我敢布同心之言草草附復併謝餘祈珍嗇自愛不盡

其二

前歲避言時承　主上不肯以唾核視之生因與當國者有嫌例應引嫌是以力辭而退故謝事以來再不敢通竿牘於朝貴雖在野之體宜爾而梁黨方盛欲乘一嚌而中之其心尚未已也故不得不過防之耳來諭極欲周旋但被選子弟故給衣巾當生在事實以其大濫革之今復以已所不行者干人儻彼執以見拒生何詞之有顧令似具美姿必占是大器恐無俟此以爲親榮他日飛黃騰踏自有雲霄可望肯屑意於見成之富貴乎一笑

其三

俞儒士來奉至手書兼詩箑之惠訊知起居甚悉大都稻粱不乏妻孥無恙便是歸田樂事彼榮途難量人生有涯若寵辱未忘則歆羨何已廼公之所以津津望僕者豈亦以心灰未冷故耶僕棲遲海上雖已應酬稍節而時時亦有筆硯之勞不爲生者稱觴即爲死人諛墓嘔出心肝何裨著述明歲當永謝此事儻精力尚健必別有所究竟也俞君書法端勁頗得姜體顧僕居窮寂之鄉無可推引處令其垂橐而歸殊負尊囑奈何該告去草次

附復不及一一

復張傳野光祿三首

還山以來不虞世上風波一至於此大都小加大疏閒親淫破義六逆之漸在在有之當是時正人君子進能容於朝退能容於野乎以是區區杜門之志益堅而海上無人之境往來故已希絶兼之平生寡合即賓客盡散不煩翟廷尉之書門也頃殷使自荊州歸遠承故人雅念書惠綢繆眞所謂空谷之音也何勝骨肉之感具審道履康勝吏傳

屛迹東林得非向時所謂萬玉山房處耶勢官養重於三楚縉紳似不爲異若在吳中便作麟甲鳳毛矣羨之敬之區區家居百凡賴庇差遣唯歲愚疾嗽遇寒輒發雖非大恙亦頗爲纏累耳荒園稍加增葺今拮据一年已畧具小致儘可逍遙常歎此生經過萬劫不圖晚歲得結束閒身誠厚幸也近來種種念頭匪直婚宦杜絶即筆牀碁局亦屛廢之矣所恨不能置足下於左右說無生話也別諭云云又增我酸鼻此公聰明蓋世目無今人亦可稱名輔矣顧其處功名富貴之極全無一點靈光自衛即其在生已墮火坑地獄矣奈何身後不遭夜叉小鬼磨剉也所惜者　主上寛仁從旁無一人持正論以定國是耳傷哉傷哉二美事眞屬不可知亦宜諱之同父部運畢當一過家相見道意無美作意做好官其宜饜端藉足下一嘘之草草布復不盡

其二

自京邸人還深荷津遣復重以佳幣之餉耒邦不

施而取禾三百僕甚媿焉世有親爲授業而旋以下石者以是益感足下之不忘我也江陵功罪近來士論何如昨洪獄起僕爲九山畧以當時勘事始末達之當道謂江陵即欲滅遼而洪未嘗不爲江陵出力何仇之有而必欲嗾人以殺之今見結獄之詞頗爲公當而九山因自脫於衆喙之口不知曾赴滇中否也數年間事朝士已夢夢無知者則老成典刑又何所仰藉以擴讜論而明國是足下今日爲郎官他日爲大老似此間架不可不熟

識之也頃敝府王侍以領解來京曾有書答謝夢
老㫖語及足下可屬大事而此書從水路至想到
遲也玆因瑤老有長女長孫之感隨俗套數不免
差人一唁蓋四年中僅有此遣而已然不敢遍及
諸貴人也僕當望七之年而幸以離慾故精力差
彊十二時中僅三時寢息其他皆讀書之隙海上
無人聊以耗日進取一念已付來生書此以報知
已

其三

往承惠訊未緣報謝蓋是時執事尋提銓柄凡北
來謁選者以僕與執事有故未免生覬覦之心故
僕一切杜絶二年間吾兩人若處隔世者知執事
能亮之也頃從殷職方所傳至嘉問兼荷解衣之
恩何執事之惓惓於鄙人其施無厭如此世情薄
惡即同鄉癸未所進素託門下以干澤者已反眼
不相識而僕於江陵諸君豈眞有傳道解惑之益
俱蒙久而不忘而執事與同父則尤其最厚者也
曷勝銜戢僕還山七年矣廻思曩時避言請老

主上諄諄誤謂僕爲好官令以留用出　旨而當
事者恐僕援而即止竟一辭而退不相知者頗致
疑於肺腑之親顧今思之蒼蒼之表將逸我以老
安得不藉手於人以玉成之耶故每覩邸報見人
言洶洶悔及當揆則僕以阽危之身早脫苦海私
心寧不自喜况望七之年眠食起居未改於舊貧
律之會足任逍遙兒子輩雖無大成然皆聰慧稍
能文章亦習書翰縱不及眉山二蘇比於東坡之
邁過擬或彷彿近日盡捐俸餘建造藏經閣於屋
後一禪寺竹林中期以明年離家掩關作有髮頭
陀矣香山詩云世間無可戀不是不思量執事其
許我乎連年在家亦有應酬詩文數百首尚無力
刋布然知此事爲前生業障姑儲之以俟覆瓿耳
外著老子解二卷　世廟識餘錄五卷近始脫稿
此或可傳儻相見有期當求是正也不盡不盡

答殷無美

日奉傳至楊張兩公書禮頗訝足下不以片楮見
訊比接手信知足下以鞅掌爲累自不暇作鄉里

寒溫套語入臣致身之義不當如是耶僕前宦遊時亦嘗以此取怍於人何其行徑之相似也第今過後思之認眞太甚未免着有相之心不若圓融應世之無礙也夷陵之政大是卓然前老荆見尊嫂猶是糟糠氣象不殊孟德耀知伯鸞非常人也故足下在京師屢以食貧爲念他人不之信而僕獨信之最深惟足下當取而濫施少藏而多費終非可繼之道耳僕平生敭歷頗久止遵隨宜豐儉之說勤行而約守以是宦叨八座而先人之敝廬尚無改於其舊洛陽之志人豈無之而力所不任只安其素爲得耳西鄰張二雖誚我爲鄉下尚書頗穩足生涯宜無踰於此矣足下發迹幾十年而所居不蔽風雨儘稱豪士風流第能於美食鮮衣之好閨房艷冶之觀更一切撙節則令名豈有窮乎承密諭云云足仞愛我之過顧人生福量原有分限贏於前者必詘於後當其時已叨肖逾涯矣敢復求多於造化乎矧今貧健之軀賴庇如昨性本少欲而浪逐狂少年或有所託以娛其耳目是老矣黃粱已熟夫復何求願足下勿以繫念方今世號清明而足下復有可行之道幸努力自愛諸所未盡尚俟續宣

復馮咸父二首

別去忽復一年持特念足下不置令叔文所君曾兩至荒園因承尊履爲悉知日下帷俯課經生業也頃奉手札更恍如面覿矣荒園稍加潤色差具小致第海上閒寂無人晤語而歲增老悖益用悄然安得足下一臨既豁我紆抱展讀佳集珠璣爛目光焰不可當然私心頗願足下姑逐時人先竿後瑟俟致身後大發之尤快意也何如何如草草復不具

其二

日兒輩來松坐嬾不得附數字相候政自歉然頃辱見訊感媿之甚且詢動履知以俠憂貧愈貧愈俠恐豪賢之作用太過耳如何如何僕懲矣邇以小業付兩兒後便當逍遙世外即雕蟲勾當已不復戀戀適足下云云便欲內我於蝸角中可笑也

人便布復亇敬處併爲致意不盡

答俞子如

前見子如顏色不如初見之暢豈痛定思痛耶大都世間萬法皆起於心心之所爲即時之所會小人而能保富貴則天且弗違之矣矧營營求貧賤而貧賤有不至者乎惟智者能善自覺耳頃以嘔血見報令我摧肝豈以子如而亦不足於逍遙之適乎老親在堂宜自珍重凡士厭棲卑此亦常事洒居高者又苦人攢蹙而不得自退何異韓退之據華嶽而發大慟者耶此子如萬金良藥試服之霍然病已矣一笑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終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一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劉羅陽僉憲二首

往歲京邸嘗奉詩箑併大集之惠於時即附徐水部答和竟不知浮湛何如也頃辱尊諭以年嫂碑文見屬輸郢家生活可藉手拙工耶甚媿無以承之而更彖腆貺重以令似遠臨不敢當又不敢辭敬整拜嘉容屬草之後另致鄙私旋便倉卒附復不備

其二

日慢去爲歙山園佳晤老來難得而弟又有杜門之戒別後不能增惆然耳金上人來奉手教知道履康勝爲慰上人熟習經典儘可待問若肯住持吾家如如閣亦是此生勝果第恐公丈不欲舍之而東也所索鄙集雖有數種而應付文字閒亦雜之方憾悔不已安敢露手自滋業障上人乞言之舉似非渡蘆本法元美意嫌之若自公丈之公

棻始此俗緣未可易解俟他日再會商議不盡

答張幼于

往歲金閶舟中承足下命駕於時解維急未遑報謝至今懷歉還山以來復裹足三年矣西方美人之思胡能少置逎杜門成癖里郡城已在天上君平棄世而併世之賢士棄之是僕之固也頃使者至辱手書佳帙如飛鳥翔空下也益復灑然恍接謦欬昨劉子威來海上曾訊道履知康勝如昨惟著書至白頭不倦尤增高蹈之慕而室邇人遐於

鄙悰何如也外來諭沈太學所索贈文疑是譚子化書而宋齊丘竊之以爲名也爲我增價何妨贋作然此亦今時常套無足爲恠第輸郢之門不當售假生活大可捧腹耳若其文隹足下姑留之不則付諸醬瓿可也人還復此併謝外拙刻五種附往請教不盡

答劉崑山三首

區區比以衰病杜門於仁侯處多所闊畧極知歉然顧蒙不遺時賜惠問拜命之辱滋益罪過耳𡟯感何如順　朝廷方布寛大之令而吳民無祿災歲仍臻奈何崑嘉尤甚當道即有荒疏恐緩不及事矣小民負租而大家賠稅恐皮盡而毛亦盡耳誠不知地方所終復爲仁侯弛擔慮又增恫惻也還山以來萬念灰冷彿印僧所謂三十年功名富貴已一筆勾倒而仁侯猶惓惓付囑誠不敢當也室邇人遐無緣披露藉便附布併以爲謝有懷不既懸懸愴愴

其二

生自還山杜門了不關公府者歲餘矣頃院訪周宗旦事發徐公祖處單中干連舍下數人併波及七十餘歲之親兄已是駭異今聞玷累頗重生不能正家之罪夫復何辭第鄉俗刁惡其血口扳誣亦何所不至似有難於盡信者且如徐府二字逎先人嫌名非惟口不忍言耳亦不忍聞之故舍下自來無此稱謂而鄉人無知或借之以准詞或借之以卸罪或借之以詐人或借之以干澤比來往往敗露已有遣戍者縣卷可查也敢乞鼎言於徐

公祖獄詞中幸除此二字以全廢臣體面其家人所犯肯容救恕姑令其自辦若事果眞實一聽之於法而已立候裁示餘情不及一一亮察

其三

又聞榮召即擬摳賀頃以胯瘍爲梗不修盥櫛者已近一月至今未瘥良坐鞅然廼辱瓊投先施增媿惟公醇誠豈弟中外感孚即神明且扶祐之矧公論大明之世哉區區淺薄素不能取信於人廼令越在草莽又何力之能助也承公謙德益復悚愓來月初間容遣豚兒躬効膏秣便旋先此布謝不次

與顧姨丈書

日疎間問良爲鞅然尊姨病體尚未平復知公心事如織頃又傳建寧回祿之變必增縈掛第此火起於民間縣爲延燒耳似於官方無礙不必過慮唯橐裝不無虧損於筮仕者少資經營奈何近日曾有家報否大都傳言多過或不如此之甚不可知也且寧耐以俟的信公高年人萬惟保重生欲條一舟來晴以賊累在彼無人守家難於出門故逡巡得罪華高明亮之特馳尊候不次

答顧懋善郎寧尹三首

日玄陽以買山故屢書迫我求助生亦揣其無聊而爲此鞅鞅也顧舍下生計賢甥所素知者田不滿二千畝而食指且數百自給且不暇安得以有餘及人來書以麥舟爲勸貧交之死喪有數而生交之仰藉無窮一買山者方給之去而衆買山者肩踵塡門矣則何以應之別楮云云尤非賢甥之

所以望我者公門關節平生曾見我一行之否王彥章去豹死留皮吾安得以去位之後遂自襪蠛至此乎原揭封還不盡

其二

省報榮薦後凡事疚心大都吳人生天堂中驟游四方所見豈能如意久之自安也作官滋味郎嘗地亦復如是況壯地苦寒之處乎今日之受累耶爲他日受用張本賢甥勉之帥万伯爲人沉雅吾拔之諸生中最稱得意吾書中欲其視吾甥如視

吾子頗爲懇切諒必能領畧也書有密語毋令人啓看囑之囑之尊翁苦目青未解令堂有痰疾當二老人享福時壽期未艾數千里外不必重爲懸掛吾今賴庇𭤨食賤累差遣附上不盡

其三

父不通問知官復康勝火災不聞於　朝亦省費周旋可喜令堂幾成痼疾今霍然良已此平生作善之報卜壽源未艾也尊翁以兩目不便瞻視稍爲晚景之累此莊生所謂以支離全生者保無大

故賢甥安意作好官而已吾起居如昨惟目下水害崑嘉同之想不免懸掛延平陳檢校來附數字爲候伊父諱炎者與賢甥有交凡百求照拂不備

與顧二懷

昨人自崑山回偶傳令叔稍病足軟謂爲痰濕使然次日遂承僊逝之報何卒卒如此竟不審所患何症頃間數奉手書非惟口不及衰倦二字即字跡亦儼如少壯時第欲於明歲考滿後作拂衣計此亦止足之常談耳而彼蒼遽爾相促驟聞訃音

安得不悽然驚怪且抱絕絃之感老淚潸潸幾不欲生矣痛如之何學海在遠幸有二懷領袖四哥六哥扶櫬而歸咫尺桑梓不重遺旅魂之感也令嬸處乞曲致寬譬毋爲過傷光前裕後完名全節如吾觀老者屈指海內有幾人哉老荊同此銜卹希乞微軫兹先遣力赴京唁慰餘候旋旌別展不盡

與王光祿二首

歲裏過崑辱貺良厚又疎修謝殊爲歉然前聞北

上之期在此月二十之後頃外家人來言已移十一日矣程限尚寬何其匆追如此春來稍苦目青飲餞不及懷抱如何兹欲附一力去看小女併搭行李數擔不知僊舟尚有隙隅不如可容公且先行十三日當令人趕至吳門上船也若裝載已定無空可置亦乞裁示以便另圖萬萬京師物態日異歲殊而區區以遜荒廢禮即往時故舊向無一字周旋有問及者第云此老衰慵甚矣不當以俗格相誚讓也大老中唯許穎陽楊夢山二公最蒙

知愛拍見煩道此意心事種種無緣與公一面談
而別悵怏同之不盡

其二

日於敝舟別後謂當旋晤不意行李遄發遂成鈌
禮良用爲歉入春來想起居康勝鄉中陰雨連綿
而除夕之雷又爲可駭今月十六日木介此江南
百歲老人所未見者其祥主兵主貴人災和憂更
甚不知留鄉亦復如是否曦兒以掛選來京知計
典在邇時方戒嚴諸親友處不令妄謁迺素愛如
公又不敢自秘其踪跡謹遣候門牆草草布此不
盡所欲言

與傅體元

曩以萍泊東西各天爲念頃知移席還里擬操一
舟過崑求晤顧僕自懸車之後杜門成癖未能爲
故人破例良爲歉然藩傅之轉於格甚詘迺大梁
夷門之墟其豪華氣槩不减吳中藉玆吏隱所得
俸薪差足贍老即無見鈌其主者當有別處未審
何日行李西發也人便附數語以當勸駕不盡

答王舜華二首

昨往數語非敢自比於一介不與之儔亦自量其
力實不能爲延陵忠宣耳即僕勉彊爲足下買山
而平生貧交如足下者何限而三族人之不能舉
火者又何限儻盡援足下例相責則不滿二十頃
之資立罄矣以故善門難開不欲以輕諾誑足下
也而足下猶未之深信奈何別諭云云尤懋善之
素所見亮者故將軍已不能止醉尉之呵尚可仰
面求人乎一笑

其二

昨爲看妻又病曾一至崑城滿擬造謁令趙本之
先之已知公患嗽不出而僕亦以酒肉地獄爲苦
遂爾返櫂竟怏夙心適承遣力垂問且惠以多儀
併珠玉爛盈令人應接不暇滋感愧耳買山之議
在故人宜力成之第僕以初歸即草創蝸窩爲終
老計已大是破費而又值饑歲崑嘉田事兩困索
逋填門政坐憂累恐未能即辦公事也山地須已
有定先示價值幾何迺可從容圖之僕自謝事後

世緣盡解杜門塊處儼然一有髮頭陀矣何處得
公一晤聽無生話也草草謝復不具

與朱虞對大尹七首

昨見字牒查生行復以爲代赵復命地雖係常年
夅數而明公所以不遺敝第之盛念則心飲之矣
第揣此生原非世器從前叨冒已自懺悔不勝故
還山以來日惟裹足杜門修身俟盡而已敢復萌
然灰之想乎即令開去未必薦即薦去未必用而
以不肖姓名先汙簡牘得無爲識者所誚語云止

影莫如息陰願明公亟罷此舉若爲府文相迫幸
以鄙情轉達之宜無不可但令生无咎无譽得穩
臥丘壑皆大賜也萬懇萬懇頃得京信　聖上近
御淺閣召輔臣議政此希曠之典也良爲世道慶
併以附聞適居總喪未敢以衣冠求謁亮之亮之
不備

其二

連日明公臥閤不出百姓驚惶咸訛傳公以府差
之嫌介念將棄鄙邑而去之縉紳頗捏額失色僕
獨以爲不然公之身　社稷之身也非敝邑所得
而私之也恐小辱以需大用公之學問必自有得
力處豈有一府差之餘決去就哉矧府差下縣數
十成群非異政也府公方負令望若於此稍露形
迹是顯其過也公素有道氣寧忍爲之哉矧當北
郊追還縣總時府差亦曾受縣人毆辱此事似未
聞於左右如有所聞則府差之報復亦小人常態
似不必忿嫉於頑矣伏祈早出以慰冢衣之思幸
甚書詞戇直無諱

其三

日迎役來作數字報命未知曾到否於時謂公必
暫歸梓里容別承起居今聞徑抵白下矣似亦省
費節勞之一策顧別易會難未免有室邇人遐之
歎頃接來教爲之愴然金陵佳麗自古所稱迺題
柱清曹尤優學養望之地盍培素蘊以基大用區
區所引領於高賢者良不薄也曦兒已先至京宗、
歷此時當假行李鄙人向來情緒一函訊之可知
也蓋自公行後而杜門之志愈堅矣宋布衣無恙

冒與枯坐談無生話足消日也風便草草布復不及一一

其四

昨曦兒入京時方迫內計故不敢通咫尺之問非恝然於知己也兒歸備道明公所以惓惓於不肖履承款悉良厚此之爲情眞踰骨肉矣感當何如敝邑之事無可仰勞垂念者新父母爲人愷悌忠實足踵明公之後繼治適同民皆衽席之矣唯目中珠桂價踊稍見饑形耳區區賴庇偷安丘壑杜門以來至今不見一當道亦或以顓固取罪然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此亦常理無足爲怪諸念灰冷惟枯坐小園冀了殘生一大事明公何以教督之丘上舍來畧附寒溫數語外近作令曦兒錄便面請正諸所未盡別具副楮

其五

僕自還山以來於一切世味實不敢有所染涴故杜門之日爲多廼鄉里敗羣之士一人遂目爲崖異而轉相誚讓嘗以家兄行譖於左右僕皆置之不較即昔年瑯琊公聞之以書來亦有蠻夷侮老之歎疑讒間竟從此起昨瑯琊公腰賢之過偶忘前語而謂僕眞有不肖之心令知而自悟頗懺悔之矣此事宜置之千古再勿縈念僕近日爲濕熱所苦瘍發於陰即無大恙而行履不便廢盥櫛者幾一月矣至今未得全瘥僕離慾有年而忽罹此疾豈所謂內寧者必有外憂乎一笑吳中水利不通其病根潛種於敝縣若當事者一加意焉嘉民其有瘳乎蒙公垂念舊治草率布謝詩扇奉懷漫徃戸意

其六

前柬中頗及一鄙語蓋公行後偶見瑯琊公與太原公書俱扼腕朝事而末謂僕嘗擠公於當事者大是駭異僕還山二年曾見何貴人公之所知也即一接宋直指初無平生邂逅間便當開口遽談縣官短長乎況今海內人品慈廉端雅似公有幾在任則有豈弟君子之依去任則有死生骨肉之託而忽騰是語讒之瑯琊瑯琊信之宣之朝貰公

必知所自來矣古人誠身以信友友之弗信寧復他尤惟是譸張爲孽離間石交吾鄉少年爲可畏耳過去事本不當提起惟是一念緇衣之好較如白日不敢不聞以全終始也屠博士存僕與瑯琊公往來書數紙希索觀之不盡

其七

日承京報知道履佳勝爲慰副閫榮轉雖於格稍詘而敝邑一苦海也得脫爲幸顧吾民無祿未審繼組者能踵芳躅否耳別後忽傳一奇談蓋指管絶爲廉藺其譏興於去年而太原瑯琊之所交詫即僕百口不能自辯者頃告之屠博士其詳旦夕當達左右滋一捧腹也錦旋有期容令兒輩顓候使人行促草草不次

與沈練城二首

客歲屢拜翰遺而缺然不報匪直無便而懶段相成不自知其顓固至此也頃奉教知京師相知亦有以無書見譲者嘗見前輩一先生身已在野而朝士之書應酬不絶此何異於傀儡御裝之後而復上場打閧主人有不厭薄之者乎况造化佚我以老老而不思自逸墮落火坑地獄矣而公爲我願之乎一笑前在禮部當衙門廢墜之後亦嘗少効微勞即不敢上比夔夷廼三年之間無一日曠職無一事昧心則可以自信而亦可以見信於諸郎者故來諭亦謂尚有人知之而當事者則似漫然莫之省也故典禮勤慎之　旨一歲之間奬飾兩宗伯行矣涇以渭濁志士能不疚心哉第邯鄲夢覺之後公不當復談枕中事矣僕在朝時已擬公出撫今又逾年而猶滯清卿何也疑代之者難其人姑久其資而徑借重六缺耳令似進學之後曾相拜不曾相見然曾目屬其文蓋大成之器也而又不聞其務外玆尤可喜人便布復不盡

其二

別後益增離索之感蓋吾鄉故稱淳朴近來人心刁薄眼腔窄小稍示以未嘗　顧則吠日之聲閧然滿城矣以故區區杜門之志日堅一日有經月不接一客者惟逍遙花竹間足可娛老陶元亮所謂

吾自愛吾廬味得此語便足遺世來諭有羨於神僊之樂而欲為掉頭之舉此段緣業須仗人解脫而公長材利器方結　主知富貴逼人談何容易哉去秋邑中耕雖不餒而學竟不祿即氣運使然而聞士人之鹵莽視昔更甚未可盡歸罪於歲凶也矧時尚滅裂而吾以鹵莽應之能徼必獲乎所謂滅裂者南場更甚耳良知之說自是陽明私家門戶安可上誣孔子論語教人何處不言聞見蓋聞見之知即德性之知初非二物如今人放花炮

必用引線引線之藥即花炮中之藥若無所緣則無所入空山中有啞夫婦生子暮而不能言何也以有所見無所聞也故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以為賊人而今欲剿私家之說賊天下何哉人心蒙昧至此誠不知世道所終也公素精於經學以鄙見為何如附便饒舌聊奉公餘一噱承惠酒貲感謝不盡

復龔水部二首

往出春明值足下在病中不及細語而別還山以來更不一通京問以故與足下若處異世而足下顧能念我曾兩收芳訊所以漫然不答者實坐疎懶知片紙數字彼此具文無益也竊知尊閫勿藥而令似又得進京學皆吉祥善事可喜老主事四歲不遷何也想無缺耳然部俸亦足總算視篆之日短最脫干係而　慈寧宮成亦自有殊擢不必急急求上人也荒園麤構經營已及一年今幸就緒差具小致足可娛老何時得足下錦歸登海曙樓看雲霞變態觴而樂之也望之望之不盡

其二

客歲令似歸承手信見存以坐懶未及作答且鄙况如昨亦無事可書故遲至今耳令似婚後稚志讀書未嘗有所作見教定有庭訓知不凡也懷愚公近日下顧備荷腆貺僕以林下人不敢乾沒縉紳因悉辭之顧其意不忘舊愛津津然有溢於筐篚之外者非可與吳人竝論也他日足下為我致謝今年北察大是寬厚即有彈射決不及鳳凰何云徉乞計令積俸已深目下稽遲未必非福僕向

在仕路極稱牴牾然以夙夜在公一念始終得力
願足下傳此衣鉢餘無外屬新令忠實豈弟保無
後虞惟吹噓之不盡

與殷無美六首

前宅上酒米船來以病嗽不及致數字爲歉嗣得
寧馨之報爲之躍然天道遲而後定於足下眞不
爽矣第聞內人稍稍爭口女石成字陰性難轉先
聖已預擬之矣直須善處護持一息毋過激以
生他事矧鄉俗薄惡慣喜譸張傳聞過當決不肯

成人之美幸過防之以保令名王少宰爲人心直
口快平生甚喜引板士類而其中有得有不得者
則怨誹所從生也今日之禍亦慘矣頃幸稍息屬
承恵札深感保全之恩且頌德政甚具此公雅有
慷慨然諾之風知其語不虛也吾鄉宦楚者前後
已數人如僕最爲蹇拙不足比數若襄陽若茶陵
若今學道俱焯著佳績而足下繼組永叔文章政
事更邁迹古人斯又希覯矣期月而可老懷不勝
懸企鄙况無可爲道惟杜門如昨令弟曾一相見

謙退老成似勝難兄足下可無內顧憂也風便[illegible]
布四體不盡

其二

別後杜門塊處固陋彌甚迥鄉里少年間有不相
亮者以是益歎知己之遠遙睇西陵曷勝感愴得
書具審宦績清吉爲慰正屬地方擾攘之際知洊
曆極難而足下更能以慎默底定之足徵藉鉅之
器異日受用何可量也區區凡百差遣頃以園構
麤完稍得逍遙其中惟歲患痰嗽不能抽思作文

兼之目力漸昏又不能看書第枯坐竟日少結靜
緣老于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近來行逕不
過如此而已去歲收成嵬嘉兩詘生計素薄逋責
沓來即未敢以饑寒爲念而舍下食指繁多鋪面
廣闊將來何以收拾今秋惟靠兒輩發作顧揣土
風凉瘠恐不可求多於天也使者方來索報怱傳
足下有寧馨之喜福氣併臻因遲故大吾爲之躍
然矣須善鞠之諺云只憂不養不憂不長也小魯
公已悉起居今不復致書矣爲我道謝少方公解

難之後家業蕩盡今作何區處便中幸一見示草草布復不盡

其三

客歲伻歸接手書併荷損俸時小園粗搆未完良資我工料爲感何如王少老亦有數字相及極頟足下盛德夷陵之政他不及細聞只此足徵賢者作用蘇子瞻云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人心乘勢改易自古爲然而更欲以荆死虎爲功業則齷齪甚矣人言吾嘉多大氣貧子足下豈其一耶仰重仰重僕杜門日久頗見自得所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矣况海上左僻罕所往來一室之間別有逍遙佳趣非可與俗人言也曦兒學問亦見小成稷兒文時露奇氣俱可望青雲事業此段念頭尚未斬絶顧揣此生叨享過度亦不敢求多於天也劉司空金王君子幸能自脫於江陵之難而爲造物所讐沴氣纏延豈亦有不可逃之數耶今寄去弔祭少儀聊見平生其祭文爲僕覓一軸書致之萬萬

其四

客歲王宅人還夷陵曾附短啓不知浮沉竟何如也相去數千里幸音驛不乖時時得聞足下起居昨見邸報讀任直指薦書知文章政事竝徹丹扆矣實大聲宏固宜有此且令弟居鄉絶無宦家習氣又省足下內顧憂更爲增喜耳區區比來凡百差遣惟每日持齋一餐自栽花飼魚之外別無營幹第眼前故舊凋落而足下復遠在天涯園居閴寂絶不似往時擁鼻光景顧枯坐有年槁木之心亦自晏然矣使者或能道之劉小魯不祿天意何爲者哉豈一方寃業相纏即善人不能逃脫耳念之念之風便畧寄數字爲訊不盡所欲言

其五

自客歲承起居後更無一字相訊知因懶廢禮不足深訝惟公堅志宏才非盤錯不顯乃職方重任吾蘇自崑山周山齋先生嘗爲之已陟大理丞而去而別無嗣響者五六十年來公方繼組而適當戎馬交馳之候貢市背盟之初公能衆已勤事北

今邈微宴然視山齋所值其難易又何如也仰企
仰企僕之衰態日甚一日雖六骸猶固而心志漸
灰且目擊鄉中攘奪盛行處非人所居之地只得
逃之方外以避其鋒近築數椽于西隱寺以有竹
松交蔭頗稱幽絕彊移棲息冀畢餘生惜海上無
人何由對公談無生話也曦兒此來雖爲謁選計
亦圖赴北場秋事以決進止今世風日下苟非科
目即師友間已反眼不相識矣况有駐足地哉相
見吾兒幸賜督勉

其六

使者歸辱手書佳組之惠僕自託於世外久矣鮮
衣美食皆無所用之第遠意鄭重不敢不拜耳知
感知謝來示邸中清苦無比足爲吾邑滄重先輩
作宦向無狼籍者而來來如足下則尤爲翹楚僕
在祠部亦不敢受人之餽吳文端嘗語之曰郎官
奉薄可受者亦須受之僕應之曰某之卻餽豈畏
老先生知之哉文端爲之嫣然苦今忽忽已四十
餘年而舍下原自有田有廬亦未嘗一日爲窶人

則微天之幸點有以安排之矣願足下毋以窮愁
謗人也兒子書中述足下所以款餉之者甚勤且
厚往僕在京頗自謂賓至如歸而今日反得足下
以爲報彼射羿者果何人哉姑置之度外矣今歲
鄉中兩作黃梅霪雨害稼妝成似已無望爲之奈
何便閒附此不盡外詩扇一柄引意

與高生應奇

吾自謝事以來不通京師一字以故不知吾子所
處何如政與縣公經營令先公鄉賢之事業已就

緒而歲除之夕忽得吾子書不勝駭異所謂行黜
者或挂廪耶或除名耶而所黜之行又何所指名
也其詳皆不可得而聞即吾力能出吾子於難亦
何據而爲吾子申雪耶京師雖大白衣人自難佇
足即令先公故廬尚在能久居之耶痛切痛切燕
吳相望已數千里而吾又老矣安得致吾子於膝
前一爲傾倒事不從心瞻睇勞結

答姚掌教二首

家居兩承手書念及我闔門眷屬知公用情過厚

何感如之汝州北地勝區稍不遠江南耳博士故寒苦之官而公平生素甘清約諒久而自安也更聞與太守公相得此又聲名根本之地前程安可量也況己丑榮進公家故物初未嘗失也當翹首望之所委中州兩院書其人雖有平生第還山以來不曾敢通當道一字況雲泥相隔難於妄干僕近況如昨自彊飯外無可爲道者人便畧附寒暄諸不及贅

其二

客歲得足下初至汝州書知北地寒苦非廣文所安顧吳中素有天堂之名吳人筮仕於四方未有能相安者汝州當宛洛之交比之河北更稱善地況足下故無溫飽之志居久自相宜也僕近況如昨老來萬緣俱解惟日坐海曙樓中與蠹編爲偶差以自娛耳使來無可爲道惟望努力珍重聞中州荒甚得無有珠桂之歎否

與邑博

冗書若干部爲余宦遊四方所收羅者今檢篋笥偶有餘本因衆送學宮以便三博士暨諸俊髦抽覧昔人云積書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豈惟不能讀且不能守若書置公所可永無散失之患吾縉紳間儻倣此意或使歸或擢任歸或謝事歸各以四方所得書不論多寡嗣相衆置令他日學宮所積愈富而嘉惠來蘇如禪家法門燈燈相續於無窮矣幸命吏藏之

答李養愚都憲二首

僕本遯荒之客歲不接一貴人昨承左顧舊雅惓

惓且服膺大教眞勝讀十年書矣第家乏豐廚慢去爲罪耳來諭撫院給種之說此古者勞民勸相意也亦何不可行顧吳中自太倉以上下戶皆佃田爲活即熟年通有二本之給蓋衣食錢糧所自出業主佃戶故相依以爲命有無俟於教戒旌勸者刻茲凶歉自肉自痛誰能恝然不爲終歲計者乎上之人止應出給一示足矣若今有司下鄉親爲籍記審處當此窮餓之際百姓之心何厭之有儻覬覦無已恐又生一番勞擾惟嘉定少兼弁之

家零星下戸各自有其田東作之望賞無倚靠令除佃田者令業主給種外其小民穀種須官爲一處此又不可以一切論者也惟明公裁之頃又聞崑山欲令高鄉大戸轉給低鄉穀種夫低鄉自有業主他自會收租廼種從高鄉出不幾於舍其田而耘人之田者乎願明公秘而訪之如果然亟止之可也辱下問不敢不以肺腑告又近聞牛盜甚多農家苦之蓋由宰牛之禁不嚴也若不宰牛則牛無所售盜不戢而自弭矣望明公更爲加意萬

萬餘不旣統祈亮察

其二

吳中近日之饑即百歲老人目所未見而敝邑以積歉之故其饑更甚幸賴我公在事地方倚以爲重昨蒙旌節一臨而熊令能善承雅教極意調停使有無之家咸帖然按堵皆大賜也頃奉布金之恩僕已豫告熊令必先查實饑民而躬自下鄉賑給不過費公堂十日之政耳蓋財者生人之命決不可假手於人而又引正德間鄭上海臨時施賑之法欲其按而行之蓋僕雖當卷懷之日而義關桑梓即非明諭亦不敢不少盡其心也湖中虛警已聞解散訛言繁興豈治世所宜有况民間物恠人妖往往而是凶年之後方勞尊慮耳如何如何手書鄭重而又叨腆幣之錫揣分難當顧賢者之惠不可虛辱敬拜嘉矣使還附謝餘不他及怵息

怵息

答米虞封四首

日縣人回奉到手書併詩紀之惠深荷記存以無

便驛乆失裁報歉然歉然頃聞　朝議欲借公專督江南水利若果然便是此生再晤之期矣何勝欣企僕居家無可爲道惟息意杜門愈滋顓固賴婁孟堅唐叔達二君時時見過盛談名理頗開鄙吝顧宿根未淨終於世緣難於結絶也公何以教之熊令君天稟醇慤潔已愛民足繼公之後塵廼當道未甚相知履任二年不蒙一薦吾鄉士民之意不無延頸于公一爲噓植知公之必留念也地方荒歉殊甚而征斂更急杞人之憂恐其患有不

止於窮餓者不審究竟將何如茲廉埒赴京界布
數語不及兒輩來當悉所未盡餘祈珍重自愛

其二

前廉埒來京曾附數字馳候已得其報音知道履
康勝爲慰鄙况賴庇如昨第地方饑甚目擊心傷
既無力振之而又不能赴上官攄所欲言徒有仰
屋竊歎耳惟態令君當繼治之後動遵畫一而紮
之不恥下問故敝邑稍見帖然顧其爲人絶無世
套以是不見知於兩臺至有搖動意幸兵公來巡
始悉其實心實政或可藉幸以保全然恐不得與
薦良吏之難爲如此明公肯爲之地乎兹稷兒赴
監蒞之上謁此兒資性不下而學問未成將圖科
舉恐爲英才所壓凡祈照拂足仍治教舊恩此區
區餂犢之私也伏惟涵照不既外南宮疏草一部
漫往

其三

日丘上舍來京附去書儀計已徹覽吳中大被水
害而敝邑尤甚數年承明公懷保之餘蕩析殆盡

其何以堪昨有書達政府冀一治水利而政府意
似欲借重明公儻得如願不勝引領舍親封坊上
謁專白訪單此是邑中興事民風刁惡極矣而上
人旌癉之施又復如是卽令僕輩何以居鄉非賴
明公陰加培植則嘉定不知所終矣趙清竟死非
辜可憐可憐態令君過於岂弟聲譽未暢亦願明
公護持之以終惠嘉民也風便聊承起居萬福不
盡所言

其四

爲別無幾鬱鬱有三秋之感黯然情結豈直甘棠在
望哉西方美人夢思何極屢承札問殊荷惓惓廼
區區撖翮海濱久乖音驛則何以仰報知己也頃
復拜辱益用增慚闕之介者不與而京朝俸薄腆
幣之施尤非野人所宜登得無虛賢者之賜乎勉
焉稽領以重命也書詞誤有燃灰之祝豈所謂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耶僕衰憊甚矣顧髮短心長
頗審於造化之數生有涯而知無涯必欲求多何
時而已今　聖明在上夔龍箕類各從其適崇令

德以當大用詩不云乎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此壯
夫之所有事也於知己處能勿延頸之乎人去布
此爲謝不次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龔汝修

頃得汝修遷報喜之婦孕十四月而娩身當作堯母矣而上得常兒是以不厭吾望然後來當事之日知可免嫌怨是則所喜也先是將書一扇奉寄而使者行促遂不及附今附徐吉往吉來專爲地方控災而吾嘉今歲花豆絕無所望想吳中士夫騰沸政府前矣須得實蠲方可濟事不然而蠲僅存留是畫餅也能充饑乎事在汝修力慫恿之外湖紗一端見意

復妻子柔

昨以積疲後兼之早起故賤體稍倦輙假息海㬉樓頭之而隨復即補綴連夕詩而枯腸蹇澁未易句當也適接佳咏如置我氷壺中矣爽然動興便當捉筆草草復上

與龐梧岡二首

春間聞足下自南省歸僕以杜門不得奉晤爲歉頃辱書兼荷佳惠何當廣文之施知重知感滁陽善地然久困青氈非所以處用世之士當事者創六年新例亦推磨人歲月耳即令久任有司而京官則遷轉太速何以激勵人心不過小示抑勒以啓人奔競之門竟不顧百姓之摧剥亦可笑也世無真儒亦無真才天下豈有太平之望哉山中無事偶語及之以當面談尊恙平復良爲喜慰願努力進修還博春闈一捷道迺可行不然循資轉遷

非所以展驥足也囑之囑之不盡

其二

別久無任馳想得訊帖知官履清吉爲慰第官以例淹而環滁山水自足以供氈況也況爲他日大發地乎施太僕處往曾以足下致囑欲圖撫按一薦以便遷轉此公忠信人必不負我相見更爲道意若問我起居第云無恙而已人去附此數語不盡

與陳檢校

頃承手書知官履清吉甲官冗吏原辦奔走之役奈何喜逸惡勞便欲謀差吾不許也帥方伯近有人來舍下吾又叮嚀之矣足下可安心供職勿生他念令叔之事吾豈不欲盡心但干人命易生嫌疑況上司又不相見何處乘便一言聞令叔見官口不能自辯縱他人代白之言亦何益之有迺態令君則深悉之矣異日天理自當發見也鄉中被災特甚而妻塘稍可盛庄想不至賠糧草草附此不具

與趙定宇宗伯

春玥揮手荏苒六年向來屏迹丘樊所以不敢修咫尺之問上承記室若自錮然者非爲慢也實因衰病相尋頹惰自廢偷安　聖世難復比於人數耳緬惟門下宏猷峻節耿照寰區茲秉鐸南雍一時士風丕變　主上豈直藉重以廣宣棫樸之化哉計爰立之期迫在旦夕異時霖雨之澤布滿天下將回枯潤槁波及陳人某雖老矣尚能扶杖而拭目之也珍重珍重頃仲兒兆稷來備門牆灑掃

之役雖東脩未展宜以姓名先容於左右用是三薰三沐西面再拜而遣之倘蒙不鄙俯賜陶填令海陬賤品與領春風則受德無量爲幸多矣不勝區區舐犢之私謹率爾馳候請所未既伏祈台慈涵照不宣

答吳小江二首

某也無似久擯海隅常念公淹頓南粵相去萬里靡由一展宿昔政自悁然頃值賤生之辰忽奉雲緘若從天下也更益以筐篚之惠榮被溝壑敢不敬承恭審起居萬福無任馳慰陪京量轉雖未厭物望疑當事者直蹔借爲宅揆地耳顧自此密邇台光音驛不遠則謨之所深幸藉也還山後已閱四寒暑而鄙況如昨即齒髮衰落而眠食尚可支持日坐臥小園稍理舊業亦知世治無可行之道耳若公之淵蓄方爲　聖主倚毗正宜及時展布其何羨於在野之清閒哉珍重珍重時使者趣報冗中聊具此爲復併申謝悃餘俟續既悚仄悚仄

其二

容歲辱公不遠數千里而況存不肖於海濱寂寞之區此之謂德比於古云贈鞭解縲因追而後動者殆有間矣其爲銜感何如也於時率爾裁謝殊不盡區區將伺行李入金陵再布四體而所居窮僻音驛罕通遂茫然如在睡夢者久之頃始得榮涖之信倍增喜慰惟公蘊藉今古通達時宜和不涸俗貞不忤物而明信修潔尤邁等倫固知南大司空非公淹驥之地　朝廷特假是以蹔息炎徼之勞耳而台衡有待將迫次而升矣跂予望之不勝翹注鄙況無可爲道惟荒嬾無狀坐貴居諸耳所幸眠食差遣可當故人一訊也玆以兩豚赴試之便令其耑叩門牆少展通家契誼兼齎摯不腆匪敢稱投瓊之報聊攄耿抱伏冀照原

與趙麟陽

往自都門握別後久擯田間不敢復通朝貴之問坐是於門下若恝然者非敢爲慢也春中聞有太夫人之慼本擬匍匐以衷憊杜門即蘇城已在天上矣既不能遠出而家人輩又無可遣之越境者

極知䟽禮周桂亭文學歸自能言之也仰惟門下
文章道德爲世羽儀即今去國逾年而總憲屢易
然則善人爲天地之紀不信然哉王几凭虚典刑
在念伏祈節哀珍重以承蒲召外具少儀附呈遠
唁餘衷縷結尚圖續布不宣

與郭美命

前承悳寄佳篇鏗金戛玉之調也第未進渾成耳
顧不先雕琢而遽稱渾成不爲下里之弱音哉宇
宙文章權輿於六經而其精華盡發於七大家迺

今人顧鄙薄之自生一種剿襲口聲可厭之甚讀
書除頭絶尾止看史記文選已非上下古今胷次
若弁棄之而倚辦近人古文爲套亦足恥也楊用
修常云明儒鄙此是確論蓋弘正以前俱師南宋
弘正以後則師北郡雖所師不同而無得於心一
也美命以吾言爲何如詩扇一柄大紅縐紗一端
漫往見意

答帥方伯

日陳檢校如圭齎僕數行附訊想足下發書時尚

未徹覽頃辱遠使見臨而重以筐篚之惠何雅念
惓惓迺復如是承示疏稿明我平生古人有言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此之謂也中述景遊兩藩齟齬
之迹皆楚人所目擊而誰肯爲僕宣之於人者遂
令海内少年妄意索瘢而謂僕後來之遇必僕之
有求於江陵而江陵之有私於僕豈非太冤事哉
今得足下一言披豁即僕萬被濊捐亦足瞑矣知
感知謝九山强志孤嬌亦他日典刑之具頃見邸
報姑以奪休而世所尊顯者顧在銖兩絫尺之輩

亦用人者之過也今水患幾半天下廟非以陰乘
陽之兆與區區世念灰滅已久第感觸時事未免
對人常有營目之歎耳吳中大侵當事者未見作
何處分恐長林豐草又非穩臥之地也右轄難做
且無事可見自衙則妨人自晦則妨已以足下心
誠道直公爾無所妨况當經營之年保無他慮直
順其所往可也僕粗履如昨不勞懸掛兩豚濫竽
家塾所以不甚督過之者以僕之無益於世而子
弟爲鄉之意益爲之索然也張氏業究之說誠推

原缺第八葉

與徐仰齋太常二首

往文貞公之即殯也僕猥以門牆之誼分當執紼第因初歸抱病杜門有缺匍匐而姑以豚子代極知非禮迺承公賜謝而又失於擁篲罪如之何適承來諭以逃僮爲屬此僮果在家兄處故有人售之者非納叛也今以通家契誼敢復言價已臾家兄專力馳上左右乞鑒收之文貞公葬錄已聞頒布縉紳附矣僕雖不與會葬之役而亦嘗有塵於職事可竊窺一冊否旋便復此併候起居萬福

其二

往承左顧於時偶與侯復吾有西郊之役比晚歸而門者言之則孝履遠矣至今爲悵初爲文貞公請諡中有圓機二字吳人有謂爲非當者夫易稱圖神方智聖人以此洗心只圓機二字豈有累於文貞當其去大憝建國本類非拘常之士之所能爲僕有以窺其深矣而好事者顧喜爲異論如此故求葬錄一觀今蒙惠賜一披覽之餘庶幽明兩無負矣謹此附謝尊僮前於臨發時始識之自述爲後母所迫觀其目有客慧若肯回頭自能成器第善撫之曲防之足矣經官無爲也彼流視惟有一走耳勝之不武如何如何草復不旣

與沈伯咸

日聞松江訟事大是駭異上司爲民間納叛此媒亂之道也襴衫經濟觸目皆是如此年歲如此政令其能穩臥丘壑乎亟圖面談昨知瘧發亦是塵勞中得之自宜保重莊生以君臣父子等之飄萍偶聚其言雖過於任達而閱世無常疑亦如是况

家人輩執來則來勢去則去唯賴法禁束縛之耳而主法禁者又從而爲之囮賊民幾何不亂乎事至無可奈何足下亦任之而已幸勿悒情是祝專力奉候草草不盡

奉兩臺論折兊

竊諗鄙邑之憊久矣蓋自萬曆巳午之際天時人事互剝交推展轉釀成以階大厲半是遺黎化爲溝瘠田野鞠爲蒿萊四郊一空兩稅無措當事之人莫可奈何不得已始有折兊之請賴司農如議

竟得 俞旨聞命之日歡若更生且司農之今日
若歲歲能輸許歲歲請折其爲嘉定建置長利慮
至殷也故數年以來有司承奉恐後即屢遭大侵
而左支右吾矢完常額自謂可幸無罪不圖今歲
驕暘殺稼匍匐捍救無暇上控頃聞漕派猝須則
嘉定亦槩坐平米上民聞之不勝驚愲哀籲狂奔
如臨鼎鑊此非上之爽約而由下之急事也夫復
何尤哉顧鄙人所患者不在目前而在日後夫大
江以南必無不栽秧之歲今滿目焦枯引領躅賑

所生皆然何獨嘉定反愁漕兌也而嘉定之所以
不能漕兌者說者第知地不產禾米無所出此亦
其小者夫蘇州之有嘉定也猶方輿之有沙漠也
其間膏腴陵瘠之相去奚啻倍蓰兼之疏濬之費
風潮之警又他縣之所無也且以畝稅計之嘉定
之上田歲入不過八斗其下七斗六斗以至顆粒
無收者尚未暇指數在他縣姑無論一石五六斗
者即中田之租亦一石二斗假令以四斗輸官而
其餘八斗皆已物也不盡種嘉定無糧之上田乎

而乃使之比肩而作貢是以寸株而當豫章之用
也其不敵明矣然自 國初至今垂二百三十年
猶能勉彊支撑令虛邑之名尚不墜於版圖之末
者何也爲其公私之需不在土之毛而在民之力
也夫出作入息人之常也乃嘉定之生作晝固晝
也而夜亦晝也曾少輟乎朝饔夕飧人之常也而
嘉之毋給朝謀其夕而夕謀其朝也能常飽乎以
故通邑有葛屨履霜之風而卒歲無羔羊朋酒之
樂然則爲嘉定之民者囏難亦甚矣而積疲之後

遂見往年巳午之光景目今雖蒙煦育而沉痾既
久詎得全甦一旦使之重應漕規史如數而驅之
兌軍操挺而勒之盈空釜索磬即巧媳不能爲之
計於是惟有死徙而已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
事勢至此三江橫民能保無揭竿之鬨乎所幸仁
人在位必能扶持而全安之而臺下更以豈弟神
明塡綏南服激濁揚清平徭均賦所以計安百姓
者已不遺餘力而玆者士民所控實出於勢之所
急而情之可哀滿祈轉 奏略爲調停太倉之粟

似無藉於尺土之供而本固邦寧亦　廟筭之所當留意也伏惟矜照施行諸感謝之私不敢溷瀆典記惶恐惶恐

與王少宰

學謨無似伏自于役楚中辱翁同事契誼良深追憶荆南開穴之議能與開府爭是非卓識宏猷堅持孤挺時已占翁為天下偉人矣自後風萍相左圖晤無由而僕政塡郎側聞抗顏舉疏譬之湛盧躍冶苞羽翔霄凡中外縉紳誰不仰承祥曜故中

雖暫蹶而遏之愈光抑之愈揚大來之會薦陟崇階乃今妙簡銓衡羽儀一世即　聖天子知人善任而翁之所以豫養以有待者固藏器於奔走簿書之日矣所願為執鞭者詎朝夕故哉往歲豚兒赴試金陵荷翁津盼比歸能述翁面命之語循諄諄於楚中舊事亶商容所謂過故鄉而下車者也何其厚也知重知感茲豚兒猥叨蔭敘適當謁選之期而僕意以年迫衰遲尚未忍速之慕仕姑假此名復試北塲聊以徼背城借一之倖耳而進止

在貴衙門惟翁植而教之鄙況如昨第齒髮疎脫而眠食尚無恙海上無人之境足可優游著書溝壑廢臣之願不過如此而已是可與故人道之者臨楮悚息不旣

與許鑑湖

往歲居京承賢橋梓互相繾綣日夕周旋即家人婦子之間歡如同室比出春明更辱款餞骨肉之愛有加無已自惟菲德何以得此於公哉乃還山以來缺然不報者已八年於茲矣若自同於反眼

不相識者何也非故為疎外也溝壑廢臣自不敢通京貴之問而乃槩施於公則非其心之所安耳知歎知罪惟公文武憲邦名家世德往在北司提衡大獄執不肯阿從柄相已占知仁者之勇乃今晉握師符禁依日月肅清　輦轂當佐　聖天子安攘之至理無疑也令草野故人何以志喜哉山川伊阻摳晤無從徒增於邑而已僕老矣憊矣雖六骸未廢而齒髮寖衰所幸者眠食尚無恙耳曦兒此來為選期已及尚欲圖北塲一試姑藉此名

原缺第十五葉

自揆度嘗取道德經竊註釋之頗排前說獨師己見若治後世之天下疑無踰此書者敢呈一部以求是正外小兒兆曦本以謁選來京然未忘背城借一之意考校之役發軔於貴衙門故不敢不遣之來見而敎以書先之惟以通家子少加拂飾是所禱也臨楮無任勞結

答蘄水王

僕還山已涉九秋矣凡眠食夢思輒有淮南叢桂之感況與殿下通家契誼垂三十餘年乃殿下奕

世載德耿燭後先而不才故人尚煩齒頰何存厚一至此也荊使見臨更壓書幣昔人所謂報者厭矣而施者不倦豈惟區區蒙德而令先王之推愛於無窮者津津而銜感之矣鄙況無可爲道惟海隅左僻賓客交游罕見顏色日有著書之隙第老嬾不能少償夙志耳附去道德經二部乃近年所註略窺猶龍末緒殿下試一拭目焉庶於治身治國思過半矣外侑以不腆伏惟存照幸甚

與王槐里比部

春明一別揮手茫然還山以來日惟裹足杜門而已京師故舊槩不敢致一書似失之寡情藉足下念我不置客歲過承翰遺而又缺然不報即區區亦不知其固陋至此也北來人訊知宦履清吉第鄉中連歲不登愈增官邸珠桂之憂耳矧西曹更稱涼薄哉足下俸踰四年可乞臬僉出矣亦曾與此念否近來兩衙門鋒鋭不可當郎官難做不如在外打躬原自有套數不爲辱也如何如何賤目每值木旺時視物如在霧中今歲更甚故處寬閑

之野再不能讀書而賓客亦無可與娛笑者虛度此老景近況如此風便附聞不復一一

與施勵菴二首

日在田間亟望榮轉頃接手教及詢使者言方知舊歲臘月始赴滁陽改限之舉實出當事者留賢至意僕豈能預爲之推轂哉承惓惓道謝媿何可當僕老且憊矣業已灰心人世惟兒子功名係門戶大計適今歲復成落魄雖不敢有所尤懟而憂違之念自難於釋然耳前委尊公墓文竟坐懶慢

未得脫藁三冬之隙容補塞請教也捐餉過腆尤
踰涯分昔人所謂報者倦矣施者不厭不知僕何
所德於公乎旋便聊此附叩餘圖嗣布不宣

其二

昨承使問併荷豐遺情禮交至即僕之待吳文端
不能及也顧僕遯迹海濱媿無以報明德耳茲遺
少布不腆以當膏秣伏乞鑒納爲幸滁之學正龐
應鳳者硒稷兒受業師其教滁已五年而未蒙一
薦今在屬部中希推分迂睞之顧涇陽全跡尚未
之見公處有抄本更祈擲示杜門日久終闕面晤
無附歎忱臨楮勞結

與襄府周紀善

鹽使來得手書知康履勝常占旅懷灑然也爲慰
吳中大饑即寒家百口尚不能支况縈縈塡壑者
益可憫念也頃承大工損祿相倐殊得其濟幸爲
我致感謝之意來委圖塞而屬炎熇之迫不能捉
筆更使者行促未甞趣辦也姑俟明春脊信之便
了此前件何如草次裁此不復一一

與江兵憲二首

明公所以惓惓於鄙人之意甚盛德也敢不銜戢
茲有地方一事敢聞之於左右敝邑捕丞趙任者
論其節則萬里孤僮别執炊爨論其才則便閑時
裁百事迎刃鄙人自有生以來縣佐中所僅一見
者即撫院甞以出色稱之士民無不愛戴奈何衆
醉獨醒飛語猝集誠不知所從來而三言變慈母
矣何其寃哉今欲褫官而歸是亦志士不忘在溝
壑也宜聽其去而已顧惟明公在上光明正大方
秉激揚旌癉之權必不忍一物失所而乃令趙丞
輕去其官也知必豫爲之地矣來具爲閩邑鄉官
士民耆老同辭上控情非得已而屬鄙人爲之引
領故不惜饒舌願門下加察焉草次不旣

其二

僕昨爲趙丞鳴不平者實爲此官才守逈異常倫
而猝中蜚語閩縣稱寃非一人私庇之也前年有
主簿高寀者守如趙丞而才稍亞之本職水利而
上人誤以收糧常例疑之眞所謂無兄而盜嫂也

不久竟陟主官以去至今人心痛憤刺骨僕誠恐
趙丞復蹈其覆轍故亟與援手小官雖做是非易
淆今日非老公祖在上趙丞亦幾不免戢感謝明
德並倪同之維桑在念幸恕饒舌悚仄不既

答熊尹三首

頃承見諭此桑梓之感也敢不惟命第往時六區
三扇之議頗不悅於當道夫以一鄉先生曾未識
其面而嘵嘵於是非之際若攻其短者則亦何
怍其不悅也故今荒書尚未敢發耳乃公所聞首

吳江次崑山者蓋報災之先後也而災之輕重尚
須勘後始定不然豈能懸斷而默揣之乎此後必
有勘災者至自不能逃其目今日爭之恐無益也
至於他日斡旋於廟堂者生當力肩之若於此言
之出於所不悅者之口必不肯信不信則媒孽故
不欲從井救人也惟公亮之仍秘之使旋復此諸
俟面盡

其二

求具廼去年與申相公爲民祈命之書併回啟一
通所以久不敢示人者恐遭出位之譏冢驚權之
誚耳顧今桑梓念重不得不爲宣露書中設官治
水一事雖總爲三吳地方而愚意則專在於嘉定
玆水利大興矣督水憲臣首先併力於淞江知次
第必及於旁縣諸港此誠濬源要策無絲毫可以
置喙第生所過計者淞江利害無甚關於嘉定淞
江一濬則太倉以上可免水溢之虞而嘉定早乾
之苦又何所仰賴蓋嘉定故沙聚之區也民間種
作止倚辦於各鄉支河可僅分海潮一線廼歲久

皆漫爲平陸矣竊揣淞江之工非一二年可畢若
一二年之間敝邑復似今年大旱豈直耕無所穫
而井泉枯竭亦無以待饔飧矣此特爲旱慮耳倘
有水溢澇無所泄民亦坐而待斃也當此之時即
移工以就嘉定將無緩不及事乎今若得請還嘉
定夫役趁此農隙之時水衙分頭督之令支河之
工與淞江竝舉則治本治標兩得之矣顧今大工
初起縉紳遽爾横議有司漫欲專成則當事者不
益難乎須以此意密懇於兵道老公祖一達之於

水道老公祖明生建議初指與回啓中施爲緩急之說早計而酌行之小人之心亟於望歲願明公留意焉

其三

昨奉面諭敢不敬承以爲士民之倡玆遣二小价具認狀領北門煮粥之役所以不敢輸銀者以救荒莫善於煮粥也借賑之說似不可啓得隴望蜀民心何厭之有乃上司之督逋未已則挺擊手摩又不可以並用也且官無分毫積貯而徒刮富民

財以實枵腹計嘉定六百餘里必得盈萬而後可給少亦不下數千即盡富民之力僅得三四百金耳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其何濟於事況借必用償倘他日不償則議論叢起又何益於官故曰不如煮粥便願明公毋他用恩也明公不見初九日之天變乎五虹偪日太陽無光此非小異也去歲木氷僕固預言於明公前矣乃不幸言而中今變豈虛生乎恐地方之難方始耳宜留此富民財以待緩急庶不致臨渴掘　鄉官中多貧薄者其貲產不比於大戶則不當開口借即貲產厚而其人在任則雖借而其家決不肯出其理曉然願明公弃已之令好義者無待而與可也恃愛不覺饒舌曦兒以足疾不及進謁統祈矜照

與張氏二子

往歲曾有兩使者抵舍持賢昆玉書欲索鄙稿於時即爲書報答以海隅集一部計三十二冊付之去自後杳無來耗而海上左僻鮮不得徹信於荆州坐是無由一審尊宅安否何如也爲之懸愴者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二

數年比承遠輸悲愁懷慘之極令人讀不能竟至聞令先堂已從太師於地下乃令祖母畸單無伴益復零丁賢孫之負擔日增重矣此非人之爲之而天之爲之也抑何酷烈之甚哉　聖主寬仁精敏即小臣有犯不忍傷之豈肯忍於其大止爲當事諸公保持之念重自不能爲枯骨營生路耳生前有憾之說斷無之也來諭循恐第此事可俟不可覬行將有雷雨之恩當解及寰宇必不獨嗇一家如賢昆玉有意干人便有耳屬於垣者有比之

徒旋起而別生思議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大都蹇解之數自有默成之者矧功在社稷者乎
願毋起成心以需天定僕於世榮已無所涉凡力
可爲不敢不自効也冗次缺倚莊東亮之

與王鳳洲二首

前廉蜴來京曾寄短楮馳候計徹清覽鄉中景象
慘不可言馬蹟譏言南中不免有于鄭之震辛今
化爲烏有公文可以高枕矣昨得瑤老書言去歲
蠲停之詔 主上德意甚盛而頗恨有司糊塗由
兩臺過於姑息不能察奸令膏澤屯壅不知何日
得聞之也救荒本無奇策而才難之語孔子嘗記
之矣緩急之際其難尤甚耳所喜新苗方茂倘自
此雨暘時若民有更生之望矣不則地方未知所
終也玆遣稷兒赴監定宇公處禮當致一書以代
東脩若在避嫌時望公丈爲之先容至懇至懇近
況無可爲道故不及一二伏祈原照

其二

日慢去殊不盡久別之懷 然歎然昨見邸報知
公丈有南樞之 命輿望所歸 聖恩似不可再
虛矣須勉爲一出江南風月且覺屬弟管領矣公
丈他日文武功成之後重開綠野弟當爲淮雅之
續頌天壽於無疆也何如草草布此未敢稱賀諸
祈涵照不宣

答何震川學士

伻來訊起居甚詳而雲翰佳刻駢至炯然輝蓬蓽
多矣兼以華箧爛溢非鄙人所宜承也爲之媿感
李大夫生祠記於鄉士夫作之庶愜民望況地有
宗工誰敢爲輸郢代斲不當慮及血指耶迺年來
衰憊已甚筆硯久荒即親知相泥必擕手謝之恐
無以塞命徒費道路之勞耳尊惠決不敢領萬乞
相亮小詩書便面請教適遇賴生頭禿姑無論鄙
作即字畫亦塗鴉也併矜存之爲荷秋暑未退惟
祈爲社稷珍愛不宣

復秦鳳樓三首

今歲西北憂旱東南憂澇匪一家之咒也杞國之
人其憂更甚耳日有一書抵政府月終可得報此

將定有處分此第涉後風患尚當奏　聞未知撫臺之意作何主張所索蘇註金剛經僕平生未嘗一見安得有此本故無以應命敝札容僕重寫或綴諸卷後或再錄一通因未了然姑留卷以候示頃方邀直指一坐而佳果珍肴適至令盤飧生色多矣敢不拜嘉附謝不一

其二

頃馳顧司馬襄事歸得接手教知有無年之苦政彼此同之恐世難方始耳非直啼饑已也承錄鄙

稿謹領更示長輿見念深感神交相望一水何日得瞻眉宇儻惠然肯來容擁篲以俟初寒幸自珍攝餘不多及

其三

暑甚爲小瘡攢處體殊不佳故尊委久負兹勞使遠來意耿耿嗛也晨起勉圖塞上字皆塗鴉耳何以當大方之目叱收之而已鳳老贊語奇險真覺形穢承教承教新秋能偕子如過小園一談否草草復不旣

答蘇侍御

自使從之南也已敬承別惠方愧無厭之施兹更拜雲緘侑以腆錫遐荒之客受之何當顧萬里勤渠又難例却昔賢以一飯報德史則侈之乃僕之於公亦何能爲役而惓惓之意至再至三祗見公之厚而增僕之慙耳知感知重鄙況如昨無可爲故人道者第眠食差遣而又自喜平生寡合得遠杜世緣眞符於莊周櫟社之論而亦天之所以佚吾之老也逾涯甚矣敢復有他覬哉公才練志堅

功施蠻徼頃於邸報中稍窺其略尚俟納節之期當爲面請使還附謝不能一一

與侯復吾

客歲別後不謂需次京華甚久第久而得美缺差用爲慰頃見邸報知又副椎山東矣僕以爲尊夫人似不必行而行李促發吾丈尚惜秋宵之一刻耶鄉中水患漫延甚廣他日即蒙蠲恩恐愛博而情不專況未可必乎僕賴庇起居如昨惟憂農念切嘉定終沉水底奈何奈何想同此抱也大哥行

述草草附訊不盡所欲言

與沈叔裕

唐人詩云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足下今日之謂哉惟餼廩稍薄不勾度日而老親在遠豈免縈牽向見與兒子書欲營差一歸是長策也不知何日可望行李徐吉來爲看小女兼欲控荒於政府江南水害極矣此中縉紳有何言大司農處得冀實蠲否青絲布一端詩扇一柄漫往見意

與張傅野

客歲侯大參自京回荷手書繾綣且獎借過情篤於面命此不可槩望於他人者誠知已骨肉之愛也感謝感謝奉常之職極號清華惟享巳近 君未免少加檢束耳頃多遺代則從容委佩之餘皆優學養望地矣前擬出撫今資俸漸深即可徑補六缺必無煩此行迫次台衡作黑頭卿相何其愉快也顧僕非苟以富貴垂涎人者蓋願公志得道行不負童丱時相期之意耳入春來鄙况如昨眠食亦無恙無勞縈念曦兒此來雖以謁選爲名實圖試北場徼背城借一之倖耳僕有二子少子已出繼惟一子侍側忍遣之遠遊蓋緣鄉俗薄惡擾劫盛行蹊田奪牛之事已見之師弟間矣假令百年後兒輩無所成立則敝邑彈丸之土子孫豈有站脚處哉顧知其無可奈何而欲以蒙昧之進取禦方張之魑魅迂亦甚矣偶饒舌至此以滋公捧腹曦兒相見可熟問之外具不腆少酬前貺媿不成禮惟鑒而收之不旣

福建按察司經歴年家子周廷棟董刊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二 終

歸有園稿目錄　詩編

第一卷

詩 癸未甲申乙酉

得謝大宗伯事　陛辭志感

別瞿德夫同年

奉酬張大司馬肖父自薊鎮遺詩贈行因

次來韻

原韻附

出京口號十首

慈恩寺留別太宰楊公大宗伯沈公予入

京時嘗駐宿西方丈

承癸未詞林諸君祖送

眞空寺留別澤民司封

夜過任丘偶題

雪中次白溝河宋都運自容城携酒追餞

宋故郎陽守余嘗薦之于　朝已爲承

望風旨者劾罷別贈短章

謁孟廟

次彭城姜民部莫兵憲酌余使院東署

登彭城署樓喜河工告成次壁間韻

南徐遇唐京倅北上留酌公署唐故膳部

屬郎喜而贈詩

彭城道中書所見

過東平其守常熟陳君以南比部郎謫此

頗有所懟戲書六言相慰

宿州吳守偶談及其族祖文端公因言此

宿臨淮驛李方伯夜過話舊

滁陽飲龐子儀廣文

次眞州始見雨

渡江

毘陵飲同年白光祿園

除夕泊崑山作

還家四首

贈朱明府出郭施賑

答馮咸甫進士見訪山園投贈之作因次

來韻

原韻 附
送邢侍御遷湖藩少參時按吳中有請賑
蠲租之惠偶坐蜚語因詘其格
過張甥伯隅園賞牡丹作
送龔博士宰東鄉
喜雨贈朱明府
殷無美進士初拜峽州守歸留酌話舊作
十三韻
題文内翰寫楙萱圖爲顧甥壽二尊人七

十效栢梁體
送殷無美之任峽州十韻
送楊丞之任廣西郡幕
夏日馮山人邃自雲間見訪有作次韻
秋日送顧太史起告還 朝
雲間馮元敏學憲自貴陽謝事歸訪余歸
有園信宿而别賦贈二首時重九後二
日
張唐二文學夜過草堂留酌賦贈二首

送吳縣傅尹赴 召
上巳日偕唐叔達李茂實婁子柔集沈伯
咸兄弟園是日余戒飲
朱濟之邀余看庭前海棠是花爲其先公
手植感贈一律
崑山王舜華山人見訪答贈二首
寄贈王元美司寇避居東鄉修道
和答 附
示孫恩兒

示外孫留兒
梁伯龍投詩見訪忽患痁止宿城西書此
奉答
聞兒輩落第效長慶體解嘲
爲俞山人送劉明府入覲
中泠館詩爲應山宗侯賦
送朱尹入覲
王元美司寇初度六十贈詩
錫山施符卿見訪偶語及時事慨然有述

送之還　朝

宋布衣自趙郡來以老無所歸有蹈海之語詩以喻止之因館穀歸有園

雪夜漫興柬宋布衣

立春日與宋布衣飲酒

除夕感懷

第二卷

詩 丙戌

元日登如如閣恭賀　聖節有述

新正二日如如閣觀雪招張沈諸文學偕

宋布衣飲酒喜而漫咏

春日贈張丈四首

送劉長卿山人還楚山人往參胡督府幕

絃附顧吳二參知書至

元夕前一日偶携宋布衣登芥納樓看梅花盛開布衣摘花插鬢呼酒對酌賦此

元夕贈胡别駕時署邑即聞輿頌爲贈此

正月廿二日集張甥伯隅園

徐沈張丘四文學往與余同歲爲諸生屈指巳四十六年矣而齒皆躋古稀上下春日偶集山園似有宿約眞奇遘也留酌賦詩聊存故事

劉子威僉憲與余相别甚久絃承造訪留酌山園作

閒謗偶題

清明日掃墓享族人作

北庄題玉蘭花

二月廿七日再集伯隅園

春夜唐四叔達乘醉見過留宿山館

三月三日三集伯隅園

喜姚山人至賦贈時山人年七十四矣歸自東粤尋欲赴閩因諷止之

偕姚宋二山人過程園看牡丹

寄訊滇南嚴冢宰病

飼魚戲柬宋布衣

三月十五日四集伯隅園觀牡丹

立夏前一日李茂實進士邀賞牡丹集張唐諸文學
寄訊楊太宰併賀七袠華辰太宰嘗薦余於　朝余去國時特祖之都門外久不聞問詩以志感
海上俞子如比部肖雨見過留酌山園作二首
寄懷留都顧少司馬行之
顧別駕舜祥携酒西郊酌余舟中是日大雨漫賦爲謝
送孫邑博掌教廣郡
書鄭星士卷
玉上人持素卷索書書此
謝金醫士惠草花數本仍爲手植小園余年已八十有二
携酒祁江送侯士隆憲副起復北上二首
題孟光祿怡老園二首
寄懷留都朱儀部

送楊司理赴　召
送崑山劉明府赴　召
大雨書感
病起海曙樓漫興
華亭馮元敏學憲寓居吳門書來爲我解謗兼示台蕩之行時方臥痾歸有園寄答二首
寄懷　襄藩周紀善
酌傅士凱博士時自建昌掌教移傅周藩
謝妻文學惠蘭
傅伯雅許惠側栢一年矣茲特移贈賦謝
如如閣獻花詞
慰朱濟之罷諸生閉門養晦
月夜沈六文携酒過餉偕張二文學至漫賦
題陳道復畫折枝卷六首
題蘭亭圖
題樂山圖

第三卷

詩丁亥

原韻附

秋日張甥伯陽邀余蕩舟集米濟之揚伯

善唐叔達婁子柔四文學暨侍吾家二

小子兆曦兆稷可嗣飲中八仙即席口

占用博羣和聯成勝會毋謂今人非古

人也

和作附

次朱濟之韻

七月廿一日風雨大作呼沈六丈飲酒于

海曙樓

秋日毘陵張司理枉顧留酌山園作此詩

爲贈

酌唐司理書贈

寄題信陽何少宗伯山園

八月十四日夜集妙喜軒唐婁二生泥醉

袒跣突來索酒書賦二律用侑歌者

同賦二首附

八月十五夜南關放舟八子同集漫[illegible]

詠

同賦二首附

十五夜次韻附

十六夜與沈婁諸文學集伯氏第

同賦附

哭莫廷韓

九月四日漫興

喜王明佐至

遣米送王明佐歸

悼申氏殤甥

書感

三邑博移舟見訪留酌山園作二首

九日伯陽有約以事阻不赴適諸文學見

顧留酌山樓書此遣興

十日伯陽復邀余暨諸文學賞桂是夕聞

歌月明如晝

九日憶朱隱君時已蓋棺逾月矣愴然有

作

二絶句
海曙樓夜漫有所嘲
題歌者病二絶句
無題
三疊王少司馬韻再寄趣駕
除夕書懷
第四卷
詩 戊子
元日偕子柔廷望集伯氏館

三日雨再偕子柔集伯氏館
四日邀伯氏暨子柔集寶綸閣
題倩示瘍二絶句
嘲倩擇婦歌
婁宿之文學以人日初度六十贈詩
迎春行時集伯隅甥館贈歌者併戲遺傳
博士
十二夜偕子柔集伯氏館暢飲達旦作二
首

十三夜酌諸鄉老值雨殊不盡興漫書二
絶句
十四夜偶集丘五老張二丈賦二首
元夕篇
十六夜集伯隅甥館值雨即事四首
十七日雨坐海曙樓作
代倩送隴西君之吳門二絶句
送王元美司馬之任留都
贈歌者倩二八生日詩二首

不寐
嘲周畫師為倩傳影尋被目青
喜兒輩掩關讀書
代倩送髮禪君讀書婁城二首
廿日雨樓坐撥悶
廿一日雨又書二絶句
題福橘
題唐伯虎畫六言
廿二日雨獨酌偶倩至與之賭酒滿奏奇

捷喜賦二首

題昭君出塞圖二首

樓雪有懷子柔就試吳門兼致情意二首

痴兒二首

漫興

樓雪有懷叔達不至漫賦短律

春荒志感

海上秦侍御少説自吳門還見訪留酌

爲情題照和子柔二首

舊識沈氏侍兒相别四紀今頹然成翁矣

予豈無流年之感餉以蜀扇二爲書二

絶句

春夜偶題二首

芞唁二首

詰情漫題

火鴉

江夜嘲子柔不寐

婁江餞别王少司馬二首

婁江夜泊

謝張二饋酒諸友頗嫌其水長書此解嘲

戲書貽諸知已

春夜即事貽同遊諸君二首

梅花

偕諸文學出北郊看梅輿盡更酌賦此

芥納樓集諸文學作

遊西隱寺感舊作

得姚山人所寄用晦宗侯書戲題此

寄答用晦

姚山人遊江湖老矣茲將詣金陵鷲峰寺

爲埋骨計余喜其任達贈以二絶句

施粥

大風

官糴

三月九日喜晴

與丘别駕乞蓮種約花開時以酒酬之

清明展墓作

倩兒加冠客有咀之者戲題二首爲勸

偶書所感二首

紀日異亦三月九日事

四月十七日寳綸堂邀家兄暨諸友文學

賞牡丹時値久雨僅卜斯集

爲人題竹贈楊博士

題雁龍關贈熊明府

重五日陽春堂宴集因出往年　上賜諸

節物示客適值初晴感時有作

沈伯咸徐孟祥二文學讀書石門精舍移

舟訪之留酌賦此

書事二絕句

喜雨有序

甲甥同女郎歸寧喜賦

韓太守詩來乞館頗傷其貧裁寄短律

送見空上人往西洞庭聽經

夏日過李茂實進士留酌觀蓮與朱唐二

山人同集

贈莫子良方伯初度八十

偶過東溪醉題時張甥客金陵

戲題二首

題襄府中和園

送曦稷二子鄉試二首

旱極雨不應禱愴然題此

自夏入秋不獲一雨熊令君徒跣齋籲者

久之忽沛甘澍農心大暢喜而作詩因

以爲賀

七夕集伯氏館

秋日園居雜興十首

偕諸文學集伯隅園看木樨盛開因憶曩

遊遂占二律時伯隅赴試金陵私有所

祝

哭盧生二絕句

唐叔達過余頗訑中秋醼飲之樂余惜其

座無侑酒者追念往事賦長慶體一律

十四望夜邀諸文學宴海曙樓

第五卷

詩　己丑

原缺第三十一、三十二葉

十五夜集北里穉兒館中
十六夜宴侯大參與諸少俊同集
十七夜邢進士先酌余于匯龍潭繼赴縣
公使院之席各贈一絕
十八夜值倩兒生辰邀諸少俊集逸老樓
中因識隱語用攄壯懷作二首
寄懷大宗伯沈公
勸善偈四首
送唐叔達游都下

贈孔炎宗侯父子膺薦
慰孔炎失孫
寄孔炎
謝人惠茶
夏日雨集李進士園作
為西隱僧詣馬關府乞施
重五日憶子柔在宜興赴試
子柔以數字來諭倩近事書此寄慰
屠儀部長卿自四明來訪留酌歸有園劇

贈二首
重五日集匯龍潭同長卿漢卿輩觀競渡
竺林院與長卿漢卿諸君小集
子柔試畢歸太倉代倩致訊
楊大司馬枉駕歸有園留酌有贈
崑山顧進士懋宏見過留酌陽春堂因感
稱予文予甚媿焉書二律答贈
寄敎無美職方
董主客自吳興來訪
送子柔赴試金陵

代倩送李中翰還朝
秋夜飲顧宮賛園亭
壽張翁八十
送馬敏卿再任川中督學
中秋夜憶曦穉二子方在棘圍對客遣興
穉兒自白下試後還家喜而有述兼憶曦
兒
奉寄南大宗伯王公

歸有園稿目錄終

歸有園稿卷之一　詩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得謝大宗伯事　陛辭志感

詔許辭榮歸海上　恩承馳傳下螭頭虞廷已得成夔讓周筆何須仗奭留三殿受釐虛夜直九龍陪輦罷宸遊水霜遠道堪廻首　紫極雲深護冕旒

別瞿德夫同年 時客成國所

君向朱門咏蒯緱余歸東海卜菟裘　殿中初納尚書履湖上誰同范蠡舟對酒可堪垂老別當歡難忘少年遊故山叢桂宜招隱明月蘆溝迥暮愁

奉酬張大司馬肖父自薊鎮遣詩贈行因次來韻

薊門寒日黯無輝岐路相看戀　袞衣給傳　恩華蒙　主聖解綈交誼似君稀留侯已識橋邊石端木初聞漢上機得意故人須努力匈奴未滅莫言歸

原韻附　張佳胤

承恩馳傳倍光輝未老陳情竟拂衣雲裹帝城供帳盛雪中車馬故人稀五湖舊業堪雄長三徑浮生且息機却憶當年同座主牢籠無計與同歸

出京口號十首

春明門外雪漫漫倚劍休歌行路難萬里浮雲看漸捲舉頭紅日是長安

其二

驪歌聲斷馬蕭蕭供帳群公事已遥滿道祖筵真曠舉都人指點說　先朝（時九卿餞席久廢楊太宰特為余復此曠典）

其三

賈誼憂時意不群轉令漢事日紛紛中朝絳灌原無恙清淨於今說孝文

其四

仕從　皇祖到　文孫供奉三朝禮數温起草蓬萊懷往事眼中黄髮幾人存

其五

秋時大峪扈飛龍翼蹕人今已似翁穆卜初成（時予）可罷雲霄咫尺望　重瞳

其六

功名炊黍片時過文武流光可奈何誰謂黄瓊堪頼問侍中還是少年多

其七

盛世抽身可自由一封解組若爲謀幸因肺腑歸骸骨絶勝班生恨首丘

其八

何緣清世有滑夫番拱年來闕事無今日江東猶似昔却嫌時已過蓴鱸

其九

公無渡河河已氷舟航難作濟川行前程不怕風波惡周道於今似砥平

其十

衣白山人僊者流曾將幻業博封侯歸歟何必南衡好吾自東尋滄海頭

慈恩寺留别太宰楊公少宰沈公予入京時

嘗駐宿西方丈

機務於今有二公張衡一去四愁空群龍端拱
天日老驥寒嘶大鹵風清世掄材憑水鑑他時補
衮代天工逢僧莫漫論飛伏長住惟應是梵宮

承癸未詞林諸君祖送書此

沙丘選驥不辭勞雲錦看呈五色毛自是神駒矜
獨步相逢猶識九方臯

眞空寺留別澤民司封

當年絳帳對昭丘此夜離筵念舊遊繡佛燈前傳

數語滿天凉露下蘆溝

夜過任丘偶題

今宵偶過灞陵前醉尉相逢劇可憐莫訝世情如
紙薄將軍歸種隴西田

雪中次白溝河宋都運自容城携酒追餞宋

故郎陽守余嘗薦之於　朝已爲承望風

旨者劾罷別贈短章

文祖揮戈地陰風尚慘然故人能載酒殘雪送歸
年種萁那堪問歌驪漫自憐無階重推轂共咏白

駒篇

謁孟廟

遺廟黃雲合殘碑古道傍七篇存俎豆千古儼宮
墻秀拱尼山近風標岱嶽長空林暗飛雪何處覓
椒漿

次彭城姜民部莫兵憲酌余使院東署

閉門殘雪大河陰二妙何緣載酒臨歡動故鄉水
已洋語移清漏夜初深公餘未厭凝香樂宴罷惟
聞坐嘯音問我留書無一字止因衰病乞雲林

登彭城署樓喜河工告成次壁間韻

歷覽中原合有樓天涯晴日坐消憂青陽喜逼家
堪問白髮羞垂　國未酬鷗鷺自依烟渚宿蛟龍
不費水衡籌停驂擬獻河平頌魏闕風雲夢已幽

南徐過唐京倅北上留酌公署唐故膳部屬

郎喜而贈詩唐爲毘陵應德先生子

自昔彭城有宿緣名家風氣故翩翩久抛簪紱廿
長往忽傍雲霄尚左遷別駕頗榮京兆府當筵須
贈繞朝鞭異時題柱還堪憶况是逢君躍馬年

彭城道中書所見

驅車古道旁凌寒凛相詫胡然天雨氷封條密無罅過耳恍憂鏗凝眸轉盪射借問此何祥蒼莽歸造化人言木介生恐有達官怕方今泰道升國家正閒暇何人復履霜居髙不肯下禍患亦儻来

有所慰戲書六言相慰

吾今已得謝鄉路匪羊腸逡巡促歸駕過東平其守常熟陳君以南北部郎讁此頗得勢從他傫薄栖卑漫自踟躕四序忙中消歇一

宿州吴守偶談及其族祖文端公因書此公故禮部堂鄉嘗贈予袍帶有衣鉢相傳之祝乃今稍驗

官暗東來除當年國士竟誰知衣鉢傳来匪我私今月逢君談故事九原千古曠襟期

宿臨淮驛李方伯夜過話舊

中宵逢故人孤館月華新漫憶湖湘事同爲草莽臣氷霜知歲盡信宿見情親漸覺鄉關近無勞數問津

滁陽飲龐子儀廣文

環滁山水故清佳博士傳經占絳紗最是首盤能享客一杯相對說天涯

次眞州始見雨

前旌衝雪下燕臺一路愁雲鎖不開纔近江南春意動風吹微雨過江来

渡江

金焦相對會逢迎不盡經行萬古情惟有中泠泉自在可能爲客洗塵纓

毘陵飲同年白光祿園

不謂才如此君歸有歲年中林塵事少短榻故情偏北極辜明主南山種舊田自今還往後相望五湖烟

除夕泊崑山作

咫尺望柴荊栖栖滞王城正逢年盡夜未了宦遊情吁儺仍釐祝淹留尚客程寒潮流到曉側耳是春聲

還家四首

黒髮辭家白髮歸来重檢薜蘿衣園名歸有今
眞有揮手風塵此息機

其二

山居容膝已云寬莫作尚書府裏看㧾道無堂開
綠野也應風雪避袁安 袁安亦晉太尉

其三

相國調和合避親　主恩猶拂潄帷塵還山已得
尋巢父傳　旨俄驚遂倖臣

其四

三年供事在蘭臺此日依然臥草萊舊湯麟章歸
篋笥榮光猶自燭三台

贈朱明府出郭施賑

黷淡春雲傍使車披星還往遍郊墟愁心莫問滄
桑後起色行瞻補助餘前導不驚林鳥夢清齋聊
共野人蔬寧官故有菩提念此是孤園證果初

答馮咸甫進士見訪山園投贈之作因次来
韻

三朝出入冰　恩多晚乞青山種薜蘿事外柴門
終日掩雨餘苔逕故人過淸時不作離騷語空谷
初聞伐木歌酬　國無功羞覽鏡誰云雙鬢未全
皤

原韻附　馮大受

滄海春来紫氣多金魚焚却臥烟蘿東山自極
閒中趣北斗渾忘夢裏過邊域猶傳司馬姓詞
場獨擅郢人歌試論海内諸元老若個功成鬢
未皤

送邢侍御還湖藩少參時按吳中有請賑蠲
租之惠偶坐蜚語因詘其格

澤國遺黎控使旌頻將封事達　承明三江乍喜
逢春色六傳俄聞過楚城鬢髮幾年占氣色行驄
隨處見平生浮湘莫作纍臣賦千古牢騷黯別情

過張甥伯隅園賞牡丹作

東溪問春事閒日杖藜過酒湛輕杳入花繁小摘
多綺應嬌素髮豔寫潑晴波勝賞思京洛歸来已
試羅

送龔博士守東鄉 龔武昌人

原缺第十葉

古之靈椿歲八千萱花却樹北堂前萱本忘憂椿
實堅以比父母之高年內翰丹青張壽筵生綃一
幅爛雲烟王城顧氏閥閱綿於今屈指白眉賢蘄
州別駕早歸田孟光舉案偕華巔禮云七十老而
傳精神不減地行仙大兒小兒羅膝邊文采上映
奎之纏鳳毛麟趾鬱相宣世間三樂誰最先謝庭
玉樹森蹁躚持觴擊鼓喧騈闐滿堂燕喜酒如泉
展圖賓客俱嫣然願言養志光遺編揚名詎直絲
侍偏他時試看羽儀鮮海天一擊雙騰騫公侯復
始戩穀延相國舊堂霖雨懸吾為題此椿萱篇

送殷無美之任峽州十韻

曾識南荊路看君賦遠征山川隨五馬冠帶控三
城炎月移官舫滄洲見吏情巡阡分鳥道臥閣聽
猿聲地接巴人國天清漢帝營尋源巫峽近彌望
渚宮平司馬多奇氣深源復令名因知理人暇應
美著書成黃髮廿遲暮青雲仗友生為余訪耆舊
臨別重牽縈

送楊丞之任廣西郡幕

滇城雖萬里貴竹故同鄉去棹迎湘水旋旌拂點
蒼 主恩無遠近吏道尚循良幕下資參畫賢聲
自練塘

夏日馮山人遂自雲間見訪有作次韻

文武勳名意自閑徙閒海上有神山舊游已憶六
年別新築初成十畝閒草閣餘寒疎客鬢芸房清
夢遠朝班升沉世事君休問水月禪心只閉關

秋日送顧太史起告還 朝

吾向山中飽蕨薇君歸天上侍 皇闈彤騶乍引
三秋色藜閣重涵五夜輝南斗星辰森欲避北門
聲價故應稀趨 朝恰及承鑾祝 天子方垂萬
歲衣

雲間馮元敏學憲自貴陽謝事歸訪余歸有
園信宿而別賦贈二首時重九後二日

貴竹行縣度海湄山中相見益秋悲伊人不廢蒹
葭咏窮巷惟應鳥雀知彩筆雲霄虛想像碧巖松
桂漫論思空端樓閣深霄語絕勝平原十日期

其二

君從張翰賦歸来不為松江有四腮拙宦曾逢魑
魅問穹碑已到夜郎開因疎世械驚新語自愛玄
亭出舊醅今日尚淹萸菊會月明清嘯一登臺

張唐二文學夜過草堂留酌賦贈二首

塊處疑無賴因君卜夜遊父虗三徑蓋肯為一尊
留竹色過鄰舍茶烟近佛楼所欣人似玉片語即
綢繆

其二

徂春一相見荏苒薄寒時霜菊留殘朶雲松識故

枝新篇嗔汝逼獨行少人知絶學書全廢從今莫
問奇

送吳縣傅尹赴　召

花發滿吳都春雲望去覓五湖稱茂宰四座盛文
儒得路騑騮並摩天鷹隼孤人今爭補衮　帝為
輟分符臥閤留遺愛儀　朝愜壯圖頻年勞撫字
歷試揔艱虞父母心偏通東南苦未甦異時霖雨
佐沾灑及溝夫

上巳日偕唐叔達李茂實婁子柔集沈伯咸
兄弟園是日余戒飲

芸閣擲書靜花源載酒幽淡雲留几上疎雨過溪
頭修禊存吾黨忘年得勝游厭厭仍繼燭深媿獨
醒留

朱濟之邀余看庭前海棠是花為其先公手
植感贈一律

餘春眞可惜名萼舊相知垂白花應惱酣紅席屢
移故邀明月吐不受晚霞欺廿載承家意庭柯足
燕貽

崑山王舜華山人見訪答贈二首

小苑宜春晚逢君看竹来無堂開綠野有徑積蒼
苔池月斜侵幌林花綺泛杯翛然應自喜空谷不
須猜

其二

吾羡佳公子人稱小右軍廿年思別日一夕慰停
雲龍氣終當合鳳歌那可聞寂寥松桂色疑睽少
微文

寄贈王元美司寇避居東鄉修道

住近東溟地更偏始知人外即西天前身或擬維
摩佛有髮仍參大定禪婚宦總拋諸果淨須彌無
碍一燈懸中軍廢後戍何事垂老皈依種福田

和答　附　王世貞

老来離欲正中偏差勝耆婆始上天累盡可餘
迦葉舞慈深寧愛辟支禪開械罔象欣珠得倚
杖長庚配月懸悔不乞公祠部牒也堪將換沃
州田

示孫恩兒

而祖昌　國恩致身歷宮保餘波潤後人孫枝亦
榮好釋氏眷徐卿天意詎草草始生厄靡依大母
縈其抱携之入京師拊摩徹昏曉骨相占崚嶒靈
光發襁褓瑩皙比珩璜吾衰以爲寶隅壁聞書聲
誦言日不少突弁即成人青雲路非渺常家述祖
詩榮名希永紹

示外孫留兒

念汝方七齡而爺倏奄棄門祚日向衰今年復殤
弟阿母苦於荼育鞠良不易燈下顧影形床頭課

章句箋緒或可延生兒特聰慧雖當舞象年已有
大人志簪履自尚書伊祖康僖公箕裘允相繼何以報
母恩龍阡有前記風雲不在遠氷霜以自勵試占
復始期詎須在五世

梁伯龍投詩見訪忽患疟止宿城西書此奉
答

有客初移訪戴舟新詩先寄海西頭夜来豈有原
思病秋至難禁宋玉愁爽氣自能驅二豎輕寒何
必問重裘便將浮白當良藥臥爾應須百尺樓

聞兒輩落第效長慶體解嘲

萬念深秋轉似灰飄風過耳亦悠哉沙丘自鈌龍
媒選廷尉休將雀網猜屋下古槐堪睥睨山中叢
桂好歸来而翁知被浮名誤休羨黄金郭隗臺

爲俞山人送劉明府入覲

褌歸来又六年雙鳧飛去再朝天玉巖霜色凌
清節　金殿春光敞　御筵日藹庭階聞讓畔風
傳機杼應鳴絃山中有客思劉寵乞得新詩當一
錢

中泠館詩爲應山宗侯賦

金山控海門上有中泠井江自岷山来洪濤浩千頃同是江心水在在可施綆疇稱第一泉世人誤不省君侯東維城幽意苦難騁矯首矚四遐滄濵恣延領長卿消渴年鑿地窮深靚酌水貴知源誰非天一境一室生茶烟窅然松桂靜世間佳山水所在皆箕穎爲復殉其名幻心逐流景羽經不可憑仝碗徒爲逞能作如是觀坐令香色屏

送朱尹入覲

獻歳衣冠集紫宸蕭蕭行李發江城鳴皐獨鶴吴天曉遶闕雙龍漢苑春漳浦留棠爭勿剪　御莛題墨羡重新于今側席思循吏海内如君復幾人

王元美司寇初度六十贈詩

自識雲山有宿因偶從塵刼悟迷津文章黼世終窺定軒冕隨緣不離眞祇樹成林今幾歳曇師入室竟何人由来壽相原非相莫問人間甲子新

錫山施符卿見訪偶語及特事悵然有述送之還　朝

賜骸應識　主恩寛新築山居傍海瀾在野不驚華髮短　中朝無事老臣安三年　殿閣同宵直一臥松筠感歳寒霄漢故人終遠到世途莫作孟門看

宋布衣自趙郡来以老無所歸有蹈海之語詩以喻止之因館穀歸有園

短髮蕭蕭一衲餘東尋海若来吾廬人生百年等過鳥君輕四大將爲魚曾聞西伯善養老且讀南華未了書仲尼欲浮魯連蹈千秋斯語都成虚

雪夜漫興柬宋布衣

海上同雲覆苑居六花飄灑遍階除清分玉樹凝香後瑞藹瑶林應臘初度閣潮音參靜界窺簾夜色晃吾廬此時不醉盈尊酒枉却閒身坐玉虚

立春日與宋布衣飲酒

雪後逢春霽景開海天霞色近蓬萊香林數問梅花發綺閣初迎彩勝来爲憶書雲曾侍蹕相携乗興且登臺蟻浮甌泛年年事燕筑吴歈首重迴

除夕感懷

前歲今宵奉　紫宸爐香清引鶴車塵夔龍祇合
承休運箕潁猶堪作外臣歡動舞衣兒女會歌傳
擊壤太平春老來不廢婆娑態擬賦椒花頌　聖
人

歸有園稿卷之一終

歸有園稿卷之二

詩編丙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元日登如如閣恭賀　聖節有述

瑞靄紅樓現佛光朝　天銀燭共輝煌條風漸拂
祇林曙午夜如聞漢殿香　宸極由來懸北斗歲
星原自識東方蕭蕭白髮江湖遠想像金莖萬壽
觴

新正二日如如閣觀雪招張沈諸文學偕宋

布衣飲酒喜而漫咏

春朝欹枕聽鶯遲起傍寒林見鬢絲爲愛天花彌
淨土坐看祇樹散瓊枝虛無樓閣三清界飄灑風
烟五出奇對酒不須辭大白豐年偏與醉鄉宜

春日贈張丈四首

曾憶羅溪舊酒樓田家相見倍綢繆白頭事往人
猶在屈指風塵四十秋

其二

亂後離家較幾春城居相近不相親聞君日示經

摩疾笑我東西南北人

其三

燭角旋拋與世違郎君初自豫章歸萊衣舞罷承
歡處轉覺閒身戰勝肥

其四

吾向中朝晚挂冠獨開三逕若爲歡梅花已發春
光好待得君來倚杖看

送劉長卿山人還楚山人往叅胡督府幕兹
附顧吳二參知書至

蚤聞幕府得陳琳垂老相逢練水陰天外八行勞
寄訊山中一語惜知音帆歸夏口東風便家近樊
塘春草深我亦湖湘前度客送君猶有故鄉心

元夕前一日偶携宋布衣登芥納樓看梅花
盛開布衣摘花插鬢呼酒對酌賦此

凍蕊寒葩鬭較遲銀燈琪樹爛相宜窺簾紅綻東
風後倚閣清酣細雨時試聽幾家橫玉笛欲招何
客醉瓊巵知君已向江南老故摘花枝媚鬢絲

元夕集胡別駕時署邑印關與頌爲賦此詩

小院燒燈艷草堂六鼇擎月下扶桑太平樂事年
常少上客初筵夜未央歌罷袴襦開萬户沸來絃
管促千觴誰調玉燭春無限黃髮何妨老醉鄉

正月廿二日集張甥伯隅園

開歲初爲客升堂且弄孫春寒須竹葉市近獨柴
門石徑雨餘滑梅花雪後繁因思樂志論隨處愛
林園

徐沈張丘四文學往與余同歲爲諸生屈指
四十六年矣而齒皆躋古稀上下春日偶

集山園似有宿約眞奇遘也留酌賦詩聊
存故事

遲日園林獨掩扉舊交零落見應稀扶藜尚憶青
衿選避路初將白髮歸事後榮枯俱夢寐尊前梅
柳漫芳菲旁人錯擬香山社吾是當年白傅非

劉子威僉憲與余相別甚久兹承造訪留酌
山園作

聞君志道欲安禪茂苑懸車二十年忽漫移舟祁
水上還如走馬秣陵前鶯花寂歷閒春雨樓閣參

差遲夕烟自詫君平能棄世相逢片語各泠然

聞謗偶題

靈壽蒙　君賜衙門候客稀不曾關世慮何以得人非馴象終無術驚鷗尚有機空端一以眺天外片雲飛

清明日掃墓享族人作

寒食西郊路春深細雨頻青山埋玉處白髪倚門人攬涕培新土沿村問舊鄰貧𡨋歡飲福地下慰情親

北庄題玉蘭花

春城無賴百花叢別有孤芳在野中瑩徹冰綃疑待月香飄羽節欲乘風爲心不遣緇塵化過眼從教色相空何似君公能避世可堪垂白臥牆東

二月廿七日再集伯隅園

春事行將晚扶藜信所如花陰與鳥語甥館即吾廬軟飯宜衰齒豐廚問野蔬更矜濠濮興落日看遊魚

春夜唐四叔達乘醉見過留宿山館

誰家償酒債過我已深更春漏因君促燈花見客生彭宣堪入室阮籍不求名掃榻還松際明朝獨聽鶯

三月三日三集伯隅園

移舟沿水郭索酒到山家人外聞啼鳥松間掃落花頻過多勝事易去是年華及此春耕候鋤畦好種瓜

喜姚山人至賦贈時山人年七十四矣歸自東粵尋欲赴閩因諷止之

往時相別處猶記鹿門山漸向風塵老新從嶺海還丹丘隨處有白髪幾人閒因以酌君酒長歌松桂間

偕姚宋二山人過程園看牡丹

名萼宜爭艷鄰家見早紅旋將花插鬢誰解色爲空濁酒過牆易深春發興同山中閒富貴管領是東風

寄訊滇南嚴冢宰病

萬里緘書一鴈過滇池消息竟如何向來藥裏關

心否前度棋枰睹勝多太宰歸時留啓事中軍廢後誦維摩手今共臥寬閒野想像周王賦卷阿

飼魚戲東宋布衣

此是小濠梁觀魚引興長隨緣還乞食在世未休糧縱得逍遥樂難忘餅餌香誰能逃物外吾欲問蒙莊

三月十五日四集伯隅園觀牡丹

殘春惜餘景衰髮戀長林樹密溪堪染花濃山更深酒依金谷數簾捲玉樓陰過眼繁華盡因知静者心

立夏前一日李茂實進士邀賞牡丹集張唐諸文學

石欄沾雨後芸閣看花時色在心無染香隨酒更宜風鈴開錦幛霞綺散瓊巵冉冉將春去坐深人不知

寄訊楊太宰併賀七袠華辰太宰嘗薦余於朝余去國時特祖之都門外久不聞問詩以志感

長安雪後祖行車歸臥山中舊草廬已識邯鄲炊黍夢何須稽散絶交書曾宣哲惠勞推轂坐享昇平穩荷鋤往日關西清望在儀刑今見杖朝初

海上俞子如比部冒雨見過留酌山園作二首君以言事謫被削籍

南省舊相親東溟訪廢臣始尋芳草徑三別曲江春聽雨開芸閣臨風整葛巾玄經已無用深媿問奇人

其二

吾罷金鑾直君辭鳩署歸上書良不易知己故應稀試歷雲峰際閒看鳥雀飛枕溪兼漱石一夕了塵機

寄懷留都顧少司馬行之

經時不寄秣陵書自信山人與世踈樞府晝長排畫戟沙村春暖趣樵車風雲舊業龍蟠際水竹閒門雀網餘清世詎須論出處　主恩前後未應虛

顧別駕舜祥携酒西郊酌余舟中是日大雨漫賦爲謝

輕舟漾前浦豐膳趣行厨以我避人出勞君載酒
俱晚欣雙扶合雨挂一帆孤渺渺烟波外還同李
郭無

送孫邑博掌教廣郡

孫康文釆照江東更捧除書過粤中鳥道千盤移
絳帳羊城一帶屬春風瘴寒不受炎蒸逼珠吐遙
看海色空十郡掄材推首善須君籍奏 大明宮

書鄭星士卷

過去榮華君所知未來甲子詎須推從今了得無

生理不到簾前問壽期

玉上人持素卷索書書此

世間文字總浮埃常被浮埃掩鏡臺師以空身游
幻界何須乞語頌如來

謝金醫士惠草花數本仍爲手植小園今年
巳八十有二

橘井澆花花更肥移栽吾圃助芳菲恠得長眉如
雪白惜花原是活人機

携酒祁江送侯士隆憲副起復北上作二首

行矣若爲歡重彈舊豸冠移舟烟郭外對酒水雲
寬霜憶炎威避風標壯日看趨 朝瞻虎拜 天
子在金鑾

其二

皇路正清夷經營及此時五雲還法從三楚頌恩
私荀氏占龍氣公多男子虞庭見鳳儀龐公相送意矯
首暮江湄

題孟光禄怡老園二首

曾識江南路因開地主賢在官餘禄米歸日卜林

泉背郭山浮玉沿溪花滿烟生年留七策門繫泛
湖船

其二

一壑終投老菟裘計未遲爲捐調鼎意聊遂灌園
私漢水乗舟處龍山落帽時孟家舊風味還許後
人知

寄懷留都朱儀部

祁江爲别共悠悠明月秦淮憶壯遊不信故人無
尺素相思遙夜有高樓朝雞漫唱金門曉櫪驥長

嘶玉署秋解道仙郎心似水吏牘何處不滄洲

送楊司理赴　召

試吏鳩司已令名祥刑南國更稱平徵書日下臨閶闔祖帳江頭擁騎旌法宿乍明雙闕里秋風初動萬家城懸知獻納樺丹扆　聖德由來頌好生

送崑山劉明府赴　召

坐鎮專城過六年　召還誰不羡登仙　帝矜民力東南盡　詔釆賢聲撫字先漸長子孫同漢吏行瞻日月近堯天請君試酌吳江水父老牽裾倍黯然

大雨書感

毒熱不解何爲哉俄聞倒海喧如雷魚愁沸鬱翻波去鳥爲憑陵遠樹來物情反覆有何意人事蕭條重可哀坐餘了待清凉念大昏漸闢光明開

病起海曙樓漫興

老夫一月不梳頭病起初登池上樓風外蟬聲聽到晩雨餘山色淨如秋翻經似共維摩語欹枕渾同汗漫遊時去偶然捐相印著書那得爲窮愁

華亭馮元敏學憲寓居吳門書來爲我解謗

兼示台蕩之行時方臥痾歸有園寄答二

首

婁水日東流君家水上頭黯然收數字颯矣追三秋不共張翰去翻從梅福游遙聞夢天姥早晩駕扁舟

其二

臥病不知暑竹風閒且清美人何處所芳樹若爲情已卜菟裘老猶遺萋菲聲徒然感知己終媿道無成

寄懷　襄藩周紀善周滇人

襄中何必減滇中使者東來問寓公華衮共榮小史筆長裾爭奉大王風歸心拓落難辭醴存世文雖任轉蓬聞道少陵遺宅在千秋文藻得無同

酌傅士凱博士時自建昌掌教移傅周藩

白首談經秖憶君山中對酒慰停雲舟移匡阜仙源近劒倚豐城斗氣分杜預著書原有癖君有春秋左傳註解馬遷遊越故多聞始任判訓梁園自昔延詞客虛左

諸王候廣文

謝斐文學惠蘭

秋來長誦小山招忽覩幽花媚二毛九畹相將堪紉珮閒齋坐對續離騷

傅伯雅許惠側栢一年矣玆特移贈賦謝

由來嘉樹豫章宜宿諾初償未是遲解得清涼參藥品千頭翠蔓老堪頤

如如閣獻花詞

色香逐花生還復從花委常人被花媚心隨耳鼻徙佛性本空虛照世如止水色香何出染爛熳徒盈几佛固不愛花獻花亦何以人若不獻花此心焉所倚試驗獻花時曾有一物累信口念阿彌低身勤作禮未能傅佛笑妄念差如沆詎惟妄念消善念亦不起兀兀復騰騰無聞亦無視乃知獻花心不在香色裏是心卽是佛是佛卽是巳秉一果無二菩提卽如此不須參妙乘方悟西來指

慰朱濟之罷諸生閉門養晦

縫衣原不是初衣解却天弢别有歸試聽秋風中

夜起旋看木葉滿庭飛彌空幻影終飄忽閲世浮名誰是非甲鷃高鵬隨所適何須散髮掩荊扉

月夜沈六文携酒過餉偕張二文學至漫賦

瑟瑟風林待月遲西鄰携榼款東籬清尊不厭牆頭過良夜偏于池上宜但聽呼盧歡醉客不因聞鴈益秋悲山家媿乏兼珍贈惟有盤飱五色芝

題陳道復畫折枝卷六首

氷姿嬌玉蕋曾擅九標名月下移纖縞堪輝不夜城

右李花

天然稟國香不受幽叢蔽亦節挺素華端居結霞袂

右蘭花

艶不爭春麗香惟與露含小姬沾醉後寂寂倚清酣

右碧桃花

露氣集芳蕤千頭趂晚風淡粧宜小摘鬢䰂玉玲瓏

右茉莉花

簷蔔矜靈種房分六出奇雖香不成艶暴日轉含滋

右梔子花

丹葩呈碧葉經春復宜夏可佩亦可餐潰馥珍無

價　右玖琨化

題蘭亭圖

修禊山陰迹更陳于今圖畫墨猶新當歡豈合成悲感大令能知過去身

題樂山圖

爲問樂山人山亦何可樂平地不見山此樂竟誰托云何結静因自性匪外鑠風從虛處生功乃歸槖籥

袁比部履善相別十六年秋日移舟見訪留宿山房感贈二首

曾憶投秦日重悲入洛年生從多難得公嘗逮繫詔獄貧却故交憐恨別終疑夢矜衰祇問禪對床堪永夜情劇不成眠

其二

秋來蘂桂發似慰小山招鳥雀驚岑寂星河颯動搖風期將客至夜語記年遙陶峴忘家者頻過挾小舠

馮咸甫進士章子敬文學各以詩贊中秋夜集陽春堂漫賦

天鏡光涵秋滿城深宵偏傍少微明雲間二妙稱才子池上高篇避後生隔竹潮音悽對酒看松露氣薄沾纓東山一臥交游冷巖畔猶餘擁鼻聲

中秋八夕集沈伯咸水亭

逢月夕陽盡清輝忽滿樓筵開青雀舫地近白蘋洲花隱滋秋媚魚歡趁夕流少陵搔髮短如續漢陂遊

醉竹篇贈栗如顧封君

竹本不解酒云何以醉擬五月十三移竹晨謂其不知如醉耳人世由來忌獨醒竹以能醉全其靈中山千日總如是飄搖撼擊都冥冥紛紜物態無不有動見楊枝棘吾肘相將酣暢入華胥萬事無過一杯酒乘亦不知墜不知醉人于此窺天倪若到頽然最深處三千世界誰町畦羨君宿慧自天種結胎况與貞筠共清韻疑從嶰谷遺来毫爭爲兎園重心期奏賦明光宮當年意氣凌秋空虛中勁節隨所用紫苞碧幹吡天工待得雲枝分嫩綠

灑然結束甘懷玉鬪花無實爛丹崖祥鸞威鳳同棲啄抽條裁籜被巖廊獨抱孤根凛雪霜亦知混沌堪遺世姑托質醫悟葆光七賢六逸誠高潔標榜聲光太昭揭至道無爲似飲醇眞醉何須眈麯糵

海上秦侍御過訪酌贈

江行何似剡溪船一水遙看匹練懸海潤初妝樓閣曙秋聲颯動鴈鴻天曾占風來餘驄馬自愛山居即輞川　聖代鑒靈空在野對君長咏白駒篇

送王明佐還吳門

長日望君來君來又卻回獨吟秋水靜相對舊醅開二鳥貧能賦一寒老可哀憖無祿米賻別忌杳難裁

贈玉上人

行脚隨緣一鉢携尋師所至即成蹊閒繙貝葉魚爭聽高掛袈裟鳥共棲悟世但教空色相生天那復問東西坐來拈出如來指風度前林月滿溪

九月八日莫山人公遠攜其子自錢唐冒雨

見訪賦贈二律

廿載一相見況逢秋杪時黃花宜對酒白髮共如絲太瘦緣何事長貧祇爲詩扁舟自還往不遣世人知

其二

武林生事薄日月易飄蓬賓戲時能作兒狀與不窮重陽風雨至舊館薜蘿通世界原無住何妨老寓公

九日始齋胡中翰諸君同玉上人集陽春堂作

雨聲一夜到天明不謂今朝特放晴老戀佳晨能強飲醉拈新菊倍含情雲堂齋供同僧飯石磴玄談對客評更向城南望城北村村禾黍報秋成

送宋布衣還新河布衣初來欲赴東海死臥病逾年罕依其甥歸意甚愴然

蹈海難成魯仲連西歸仍是再生天扁舟載酒送君去揮手吳關了宿緣

哭顧行之少司馬二首

迢遞靈櫬賧長川一望丹旌涕泫然漫檢來書如
昨日不知何地是重泉得歸空復瞻遺履弄老那
禁痛絶絃共説留樞官不小至今門巷冷秋烟

其二

三十年前事　肅皇故游零落總茫茫相將白髮
悲人世忽對黃花慘客腸兵計萬言爭補缺（公嘗上留都馬快船事宜）冢聲三丑卜延昌（公家祖孫三代以丑年登第）異時俎
豆誰堪泣千古延陵有瓣香

婁子柔文學自治平寺讀書歸偶患目青戲

遣一律爲訊

半載臥楞伽今朝始到家已知生慧眼那復見空
花豈是烟霞癖非關雲雨遮清涼君自得一瞑轉
三車

答詩附　婁孟堅

爲學空王法遺形只治心夜長燈火狎秋老酒
杯深未解凡夫縛那無幻化侵清涼眞上藥何
物慧龍鍼

以詩代書寄訊沈四廷望讀書治平寺二首

念汝初失意羸身石湖陰佛燈燃夜寂漁榜㶊
深不記離家日因知志士心誰憐寄衣者閨恨入
寒砧

其二

霜露繁如此胡爲空谷中心能雄萬卷時已迫三
冬董傅帷堪下楊朱路未窮試看鵬鶚羽養就欲
乘風

寄懷莫廷韓文學下第效長慶體

薄遊燕市得歸遲泣玉于今歎後時豈謂爾曹能

我貴從來有道少人知四腮滋味年年好三泖烟
波處處宜且買扁舟載詩畫世人誰笑米家癡

贈張毛二翁年皆望九偶過話舊

浮世滄桑在眼前鄰翁乍對說因緣人今爭道尚
書老曾見尚書舞象年

十月既望戲送菊本還植西庄

九日移栽香滿堂侵尋寒月漸風霜花神亦解成
功去世事何須到老忙欲采殘英和沆瀣相將華
髮伴柴桑置身合在寬閒野歲歲開時引壽觴

送王敬美之任南太常少卿

周王宴鎬崇留後漢帝祈靈屬侍祠雋闕聳瞻龍虎合高臺曾見鳳皇儀雍容格廟陪卿重文釆名家小令奇回首十年題柱處賦成三禮祝　皇釐

公故南儀部郎

長至日同馮元敏學憲祝釐如如閣

乘高何處可書雲紫閣迎祥禮　聖君和動吹葭分漏刻香隨委佩鎖氤氳日當南至三呼竝天遠長安萬舞分想像玉堦頌瑞處異時僊樂杳難聞

寄答霸州王大司馬見訊 公以不給中官馬忤旨歸

從來司馬護　金鑾十二天閑詎可干陪乘不知中貴重批鱗難識　聖恩寬鄉關路近營歸易文武功成得謝難屈指舊人誰在位將遺鱸鱠勸加餐

立春後書事

一冬無雪暖于春纔入春來雨更頻海潤浮空渾似瘴簾風沾濕不宜人侵陵柳色迎陽早劃動苗聲逗臘新憂國占年那可問虛疑調燮屬閒才

除夕家讌示曦稷二兒此夕聞雷

爲憶投簪後流光凡五遷雷行疑太早歲往忽如捐釆勝隨春事辛盤促夜筵衰遲亦甚矣似續豈徒然婚嫁宜仍畢箕裘爾欲傳詒謀思燕翼述祖媿嬋聯華國須名德承家果象賢聰明防汨沒蒙昧卜騰騫未必駝紈綺紛如畏簡篇風塵難貼席雲路合先鞭展驥非無地飛龍儼在天桑榆差自保蘭玉貴相鮮眶是爲卿意猶存報　主緣人今誇競奭數或謝迍邅不忘羔羊咏重賡棣萼篇歡娛家慶集來日是新年

歸有園稿卷之二終

歸有園稿卷之三

詩編 丁亥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春正二日沈六丈暨周婁諸文學集海瞿樓

感舊漫興

天與雲林便索居閑門肎客未應踈相携落日登
樓處無那春風載酒初花綻小紅寒石艷波搖新
綠綺窓虛去年雪後逢今日次第流光過草廬

四日雪中作

臘日望雪雪不來今朝始見五花開無乃皇天乖
正令稍於大地祛毒霾亦如窮巷少人跡獨坐高
樓呼酒杯莫是當年袁太尉閉門那許俗人猜

送柴欽父進士使竣還朝

北海爭相識見君文字間因憐懷玉又果得棄繻
還出塞迎秋色歸 朝覲 聖顏名家舊簪笏侍
從必清班君祖嘗為京兆尹

雨夜欽父過别留酌山園作

獨往眞乘興因過東海頭深宵松徑寂片語草堂
幽垂老逢知己芳春得勝遊片帆沾細雨何似剡
溪舟

元夕後一日書興

元旦日無輝萬彙寡欣悦何當積晦餘慘淡上元
節晨起盻庭柯條封凍糾結雲黯天為冥風急野
如裂悽切遞鳴璫交加分驟鐵春秋青木氷人害
難具說木本少陽精倘被陰所脅春行宜布德胡
乃傷摧折始凝浥紊霜或似翳雰雪徒聞殳擊碎
大貟韶華月往過天雄城茲巽薄京闕 天子肅

威靈殺氣聞嶠發今當大江南父老目未接刲時
屬大來氛沴行蕩滅生德普昭蘇泰道永無缺穆
矣轉鴻鈞誰人、仕調燮

客冬與馮元敏有銅坑看梅之約今二月已
破信使不至登樓悵然

小閣觀梅又隔年銅坑消息竟茫然一枝莫道非
春事半月那禁兒雨天山水有情終作障色香無
染即安禪人間吾去俱空界縱到羅浮也世緣

雲間方衆父太守枉駕山園留宿漫賦方[illegible]

知貢舉時所取士

燕京同記客遊身此日相逢練水濱花鳥不嫌五
馬至風烟何似九峯親却從雨後看春色暫與山
丫結靜因若問當年逃相事於陵原是灌園人

春日訪大宗伯徐公作附　方應選

晴川如練故悠悠中有眞人紫氣浮晝靜香銷
雞舌細春深苔鎖雀羅幽玄亭問字宜頻往藥
裹當年倘見收坐久不聞絃管沸今宵絕勝後
堂留

馮咸父以舊歲中秋別去臥病至今玆來春
夜見過因謝予爲序詩草止宿山齋臨分
却贈

梅花開後忽逢君信是山家遠世氛帶瘦形容知
病已傷秋懷抱入春分心將寂照同看月境擬招
提合臥雲莫訝蒼苔人迹少今時誰愛太玄文

春夜偕婁唐諸子集沈伯咸園時予以病嗽
止飲

杜門花事總冥冥春半過從水上亭隔竹風聲

鳥語臨流雨氣挾龍腥扶藜乍可參諸妙繼燭能
無笑獨醒解珮徘徊占歲異頻來應慰草堂靈

聞滇中嚴太宰起攝大司馬遣官趣駕喜而
賦此

予告當年荷寵綸時蒙病痊起用之旨一歸四見點蒼春蒲
輪忽發天南使幄府仍還極北身　帝賚股肱人
是舊班聯文武命逾新由來正色重端笏始信朝
廷有重臣

春日寄殷夷陵無美效長慶體二首

西陵人自隔年回珍重雙魚萬里來已報刻書經
屢奏更聞琴瑟近無猜公餘見客吳音杳醉後看
山蜀道開遙憶楚天雲雨過相邀神女共登臺

其二

牆東客去渺何之日日牆頭過柳絲倚閣正當龍
臥處思君恰及燕來時木魚敲斷維摩語金馬吟
殘春夢詞猶有虛名掛荊楚爲予剗却細侯祠

再得楊太宰書有拂衣之志懷舊志感

天上何緣足鯉魚山中重拜巨源書知希敢謂能

吾貴用拙從教與世疎雙闕晴雲懸水鑑九龍春
色護鑾輿眼前黃髮惟公在莫向清朝賦遂初

與唐金諸子集朱濟之看玉蘭花作

謝庭分玉樹何似桃花園澹廬窺玄圃輕香湛綠
樽不將明月吐共倚德星繁更有瑶華贈深宵聞
道言

沈別駕詰戎海上過訪留酌次韻答贈

春深門巷薜蘿幽清世何妨老一丘忽枉鳴騶停
別駕相攜呼酒共登樓將雛語燕迎人喜在藻遊

魚散客愁金鎖久拋滄海晏使君清嘯當紆籌

陳別駕往會京邸兹再領河防行縣見顧酌
贈一律

燕市相逢尊酒深竭來重憩舊棠陰干旄不濤巴
人里遲暮空餘梁父吟澤國春流通海溆漢家循
吏出儒林政成賴有風流在莫向周南怨滯淫

春日謁亡友李大夫道亨墓

理檝逗槎津搴衣陟蘭皐上有三尺墳巋然迴白
首攬涕讀穹碑恍見平生友埋玉此山中泉扃閟
已久鼎鼎百年間一去復何有老氏貴榮名不朽
以為壽長夜更盧壓川原隴如岳宛轉石麒麟澹
蕩青楊柳春風不作悲晴曦爍朱牖所嗟逝者心
生年在吾後美好故非祥哀遲亦滋醜敢追徐孺
前曾御李膺右故舊後誰存蒼天遺一叟長歌以
酹君可以當哭不

送王通守署縣還郡 公會人

解珮王祥儀在兹當年相見自鳩司曾官華穀知
名蚤暫借絃歌到處宜西漢貴郎為世重東家儒

行亦吾師于今瀕海清如練試聽輿人頌愛遺

送屠博士掌教會稽

春水祁江似掌平山陰道上泛舟行諸生共有青
氈戀兩地空餘白髮情遊越更從司馬後談經偏
對鑑湖清風流所至堪追憶吾在吳州看月明

截樹行戲遺鄰友張二

人言貴狗與截樹此是貧家盡頭路君今有田足
可耕先人之廬尚如故張仲蓬蒿歲不除養成大
樹棲雲霧清陰時過短牆來掩映吾居亦關[illegible]

赴俄聞樵斧聲樹上之人莽奔鶩須臾劉斷出龍
枝天却天年誰與訴西林無樹不成林止使求材
虛外護漢苑長楊世所珍當時辜負詞人賦主人
不俗且不貧此物何當易錢布平泉草木徒惓情
付與酒家供爨具但將少得買心寬眼前棄却那
能顧青蓮曾欲剗君山此意惟應達者悟悟來四
大一擲捐浩蕩人間隨去住世事轉移何所無總
使滄桑亦旦暮

戲贈張醫

醫國名高不自醫雙肩夜夜擁吳姬靈丹豈入神
農品大藥惟應姹女知老去嘹垣憑碧眼向來忘
肉飽青芝懸壺亦是逍遙術說與人間莫浪疑

寄郭太史美命

紫陌彤騶響玉珂知君名已上鑾坡神搖彩筆干
霄漢輝映青山護薜蘿　帝里江山靈氣集騷壇
詞賦楚才多今　皇更是親帷幄定有聲詩續卷
阿

寄龔水部次修

仙郎何事久棲遲此意惟應拙者知祇以平生癖
狗監不將留滯負鴻私王孫芳草春相憶中散長
林老更宜奏罷　陵工行慶日羣臣同上萬年卮

爲潘茂才贈乃叔孔彰

孑然天地一嬰兒當日存孤却問誰四十青雲猶
未達相看莫厭報恩遲

送松江徐司理之任南戶曹

三泖湖邊敞別筵鉦歌初發秣陵船法星總被芙
雲掩漢月翻經梅雨鮮地近鱸鄉同隱吏省閒雞

舌共朝天雖然錢穀非君事總是孤臣報主年

梅雨初霽海曙樓書懷二首效長慶體

海色初分杳靄中梅陰重護碧蘿叢只愁卑處能
沾濕爲倚高臺易得風魏闕已迷難負　主衮衣
無恙莫思公年來併廢閒勳業戴髮頭陀已悟空

其一

家山長日愛扳躋積雨莓苔路轉迷樹密高林堪
避影草生深巷未成蹊池頭水長魚爭沫松際雲
閑鳥亂啼機事不關宵夢穩三年臥到日初西

種蓮不成書此解嘲

買地種蓮花蓮芽喜漸長謂當朱明時花開大於掌梅雨苦不休潑潭集魚網泛濫那可言水浮蓮葉上枯槔無所施一望成泱漭爲復傷其根極目惟灌莽吾聞太華巔其蓮高十丈應有神物護人力詎能擭種之已無法況也非膏壤汩沒安可論徒然發深想仲尼遜老圃而我顧用囿囿知清淨因幽人所獨賞一物雖細微成毀良不爽花神杳莫招吾將任所往

壽徐四老七十

懷石山居五十年至今藂桂尚依然當時共羨青春好少日相逢白髮鮮躍馬場中曾結客看花醉裏儼如仙名家會見風雲起海鶴精神老未傳

大水漫題東王博士

初聞梅雨不停聲漸過三時雨大行牛馬莫分農坐廢壁犀何用海疑傾滔天復見堯年警塞瓠虛懸漢主情自是一丘難穩臥老臣何以望昇平

偶書二首

平津既拜相自奉唯脫粟開閣以延賓曾不私其祿或謂非人情詆其學爲曲富貴不能餌全身在無慾不見孝武時多少徹侯族

其二

亢世爲名高將以避其影不能息樹陰翻受形相引巖穴非市朝風雲恣延頸龔生夭天年恐以明自燼太守逐龐萌寧爲愚者逞

有爲余作勸駕語者書二絕句

六十年餘道未成已將婚宦付來生業緣在世終

難了猶有旁人說姓名

其二

青山黃閣兩茫然目盡浮雲別有天自昔英雄興事業一廻頭處即神仙

沈六丈携酒過山園夜集于柔有作戲次來韻貽之

深竹微風爽氣開西鄰送酒白衣來吾家幸有陶潛徑爾輩眞逢袁紹杯醉擁歌兒清枕簟情留繫馬靜徘徊今宵不發琴臺興枉却文園作賦才

原韻　婁孟堅

步屧長廊竹徑開雨餘積翠逐人來談經屢賜清閒讌問字還同河朔杯歌入棣華深究轉涼生池館足徘徊可憐清夜隨飛蓋按簡偏慙鄴下才

秋日張甥伯偶邀余蕩舟集朱濟之楊伯善唐叔達婁子柔四文學暨侍吾家二小子兆曦兆稷可嗣飲中八仙即席口占用博羣和聊成勝會毋謂今人非古人也

滄洲自在往來稀乘興涼生白苧衣畫舸沿流問所適青鬟進酒歌相依事外心閒鷗鳥近沙頭水長鱖魚肥伊人故有蒹葭思月上東林看客歸

和作附　婁孟堅

江城載酒信迴沿堤柳涼生咽暮蟬捲幔風高秋颯颯迴舟月白夜娟娟歌殘金縷應消黛醉把銀罌却泛蓮最是清言傾倒極忻陪杖屨欲忘年

朱用晦

秋風嫋嫋泛新槎時有嬌歌出絳紗逸郭清陰浮曲水傍人朱鷺浴晴沙厭厭玄語夕陽度故故深杯夜月斜聞道東山多勝事風流應許後生誇

唐時升

翠釜銀罌滿畫船千家悵望似登仙陰陰柳色承輕蓋細細荷香落綺筵鳥和嬌歌啼近樹魚調珍膳出重淵後堂危酒虛相對今日欣陪樂事偏

次朱濟之韻

莫是張家八月槎棹頭無復舊烏紗千家夜色過涼雨十里湖聲捲岸沙坐久不知衣露濕曲終無那鬓雲斜持杯恍對銀河瀉若個還將秋水誇

七月廿一日風雨大作呼沈六丈飲酒于海曙樓

前日雨兼風今日風兼雨浩蕩復憑陵林間無宿羽未須詢稻粱況乃憂環堵無食更無家誰云為樂土遺黎可奈何重逢彼蒼怒因思卒歲圖十酒

召鄰父相對共悠悠欲語不得吐

秋日毘陵張司理枉顧留酌山園作此詩爲

贈

横海風濤奐氣開與君同上最高臺停驂爲問山中容能賦偏憐洛下才斐聽徵歌羞下里還因繼燭卜深杯懸知近洗平原獄雨過行車潤綠苔

酌唐司理書贈唐湘潭人

舊識長沙路江湘故渺然欣從傾蓋語不忘式廬年照座人如玉祥刑福可田草堂今夜月偏傍法星懸

寄題信陽何少宗伯山園

綵綸黄閣侍今 皇學士焚魚臥草堂桂樹栽來招隠士圖書散處偪文昌中原物色瞻嵩嶽千里峰陰落武當記得當年同建禮吳山豫水兩茫茫

八月十四日夜集妙喜軒唐婁二生沉醉祖跣突來索酒喜賦二律用侑歌者

月在小橋東今宵與坐通竝珠渾照坐天鏡欲乘空俠氣横秋宇歌聲雜梵宮因知歡飲劇那得少車公

其二

二客何箕踞相過自別筵爲憐池上月同瓦酒中禪老更矜良夜狂能法自然非關寛禮數白傳會忘年

同賦二首 附 婁孟堅

露深凉氣薄煩暑獨兹秋對酒娛清夜移尊俯碧流桂枝團玉瑩荷葉弄珠稠吾興未云極有懷難更留

其二

忽憶樓頭月流光幾許深還因白雪調一叩碧雲岑脫帽容狂態披襟豁素心當杯頻度曲山水助清音

八月十五夜南關放舟八子同集漫勒斯咏

露冷沙明澹素秋美人同載木蘭舟郎看練影分鷗席未必清光減虎丘吳人以虎丘爲中秋看月處空外忽浮三島出飲中疑續八仙遊清歌絶勝箜篌引過江行雲不肯流

同賦二首 附　婁孟堅

昨泛初流火今來秋正中良宵自難得高興幾
能同野曠稀星落天清重露濛低頭弄金碧戀
賞意何窮

其二

尋常侍公飲絕倒只清談昨夜杯同把弦遊酒
更酣月沉鏡光白風捲縠文藍意愜渾忘倦翻
令年少慙

十五夜次韻 附　婁孟堅

繁絃急管樂清秋薄暮空江好泛舟數闋遏雲
還白苧一樽浮月便丹丘年光幸自逢良夜山
水從前憶勝遊莫怯蒹葭衝斗氣謝公高咏擅
風流

十六夜與沈婁諸文學集伯氏第

風光原在舞衣前今夜何須問月圓白髮共矜兄
弟老清秋翻覺棣華鮮千家砧杵愁寒至一曲笙
歌傍水偏飛盡彩雲何處去停杯徙倚雁鴻天

同賦 附　婁孟堅

白日歌鐘動清秋樂事頻酒酣涼吹滿舞罷月
華新鴻雁中庭影芝蘭四座珍誰能操古調一
爲寫情親

哭莫廷韓 莫雲卿嘗夢太史奏五色雲見故改字廷韓

自我還山一過君別來秖以病相聞重泉不見三
秋月二豎何孤五色雲萬里歌殘風瑟瑟葦城望
斷水沄沄玉樓賦就渾虛語天上人間總忌文

九月四日漫興

又是連旬雨登樓帶屐來空憐秋色盡不見日光
迴野白留殘黍山青染積苔所愁應轉劇未到菊
花杯

喜王明佐至

問君何日發閶門野水連天擣客魂秋去秋來纔
一見百年能得幾溫存

遣米送王明佐歸

到處憂農此歲年黔家知是突無烟莫將脫粟輕
五斗當得陶生月俸錢

悼申氏殤甥

前歲京華走使塵寧馨初報外家親相門相種猶
難保何處金輪可現身

寓感

福至如潮生有來還有去射之不可迴徒之不可
據倚伏在須臾此身何所預古來得意人安敢事
高倨門閥侈金張浮沉等飄絮一步一迴頭輕舟
過灘瀨既盈而後持夫乃徒自恕

三邑博移舟見訪留酌山園作二首（時九月六日三邑博者王君廷舉楊君三省張君學文也皆直隸人）

廣文出無馬倚棹鏡塘陰共有維桑樂如聞流水
音深秋寒苜蓿散吏狎雲林斗酒須謀婦由來遲
所欽

其二

自得中秋月重開九日晴杜門初見客積水尚浮
城世外風雲態山中雞黍情由來慚白社安敢謝
逢迎

九日伯隅有約以事阻不赴適諸文學見顧
留酌山樓書此遣興

東溪勝事儼相望惆悵佳晨滯舉觴環郭風雲初
颯爽倚天樓閣正蒼茫淹留是處黃花節調笑誰
家白面郎（坐有雅謔）莫謂茱萸醉堪把凭高總入少年
場

十日伯隅復邀余暨諸文學賞桂是夕聞歌
月明如晝

九日尸虛簪菊會不將巖桂惡蹉跎（是歲不惟無菊桂亦遲發）
布金亦是孤園地對酒其如子夜歌隱竹淒風移
玉漏隔花涼露淨銀河秋來事事關愁思惟有中

天月倍多（霪雨為災歲事已廢而中秋九日俱見月明亦奇遘云）

九日憶朱隱君時已蓋棺逾月矣愴然有作
知君穩臥練塘雲此日黃花杳莫聞地下何曾作
重九持杯那得不思君

劉河夜泊
四野荒荒白滄桑在眼前孤舟風雨疾斷岸井廬
懸蕩析憂方大蠲除詔未傳茫然思禹迹空復戴
堯天

宿外家王氏感舊題壁

踈燈黯黯照迴廊漫倚清酣獨上床三十八年如
一夢空留琴瑟對秋光

與諸文學酌沈廷望二絶句

索酒到西鄰泠然孤興發夜飲復厭厭林端露徹
月

清髪何處來遠座歌聲起摩挲諸少年燈前作秋
喜

大道由來法自然饑時喫飯倦時眠手持一卷名

題樓道人卷

關在此是人間未了緣

家兄席上題事因憶殷無美太守書三絶句

雲鬟爭比舊時粧荏苒秋風拂鬢霜唱到酒闌人
靜處燈前莫漫是何娘

其二

當懽猶逐少年遊狼籍蛾眉萬種愁曾憶花間同
笑語仲文今日在荊州

其三

當年指點莫愁家老入梨園事可嗟最是鉛華易
銷歇青衫何必濕琵琶

書寄劉大將軍

燕頷虬鬚意不羣龍韜豹略舊相聞當年曾話封
侯事今日登壇果是君

夜過沈六丈飲

莫漫逢人說歲饑膝前坐擁好男兒爲君爛醉蓮
花白況是江鄉蟹賤時

王司寇元美相別四年茲枉顧山居作十二
韻

窮秋作寒候風雨復見侵歲晏臥空谷何當遲知
音門有車馬客果獲心所欽爲焚山中石置酒相
酌斟別來曾幾時白髮俱盈簪轉盻各有述感愴
故不任所希戰勝顏四座沾德馨眉宇挺芝秀方
瞳碧以深欲扣軒轅訣邈矣空同陰海上集霞氣
登樓洽沖襟仙源詎云遠偃息此中林盈盈一水
間毋爲歎商參

海上顧侍丞壽章

記得龍江奏管絃春明重見意翩然虎頭豈合淦

洲老熊兆今沾後乘年西掖鏁符虛殿直東山歌
舞促宵筵風流文采誰堪繼更是承家有象賢

李茂實新堂成與諸文學夜集

疏峰廻睥睨華館愛淹留筆任朱衣點時余衣緋題詩白練杯緣翠袖流歌者倩行酒霜清烏鵲影寒入驌驦裘歡
極難成醉移尊上小樓

無題二十八字

歛却雙蛾意不禁朱唇半啓露微吟請卿試對秋
江水翻覺芙蓉色到深

豔曲五首贈伯氏所歌兒一淑二倩三臣四志五華

雲鬟無恙轉宜人不道何娘是老身管領教坊諸
部樂小姬爭踏艷歌新

其二

窈窕莊嚴共一人紅樓光裏現前身偶然行乞之
婬舍始識阿難得度新

其三

生憎不是可憐人羣唱聲中作替身忽失念奴無
處覓鬧街歸去月華新

其四

自知年少不逢人數到梨園第四身同向朱欄看
花處隨身低唱賀郎新

其五

迢迢飛鳥漸依人果得人憐寄此身試問楊家諸
姊妹從今第五沐恩新

十月望夜雨集寶綸閣余行酘雨酒令俄而
雨止月出大是奇事喜賦短律令侍兒和
歌暢飲候曙

望夜那仍晦虛堂繼燭紅當杯消黯慘調曲勝玲
瓏酘雨呼盧采披雲見兎宮錦屏圍合處究在百
花中

偶題遺子柔

水中月與鏡中花牢把關頭莫認差此是金剛相
印處自來自去總由他

冬夜集張別駕賞菊

去年簪菊替君歡今日留歡見菊難佳種半隨淹
雨盡殘英初得帶霜看錦屏麗曲宜深夜銀燭輕

紅媚小寒聞道臨江近彭澤歸來莫放酒杯乾別駕故官臨江

吳淞夜泊書夢

心髮何須較短長枕中猶記醉爲鄉從來過去俱虛擲枉却輪廻這一塲

六十六自壽效長慶體答婁子柔見贈時子柔年三十四

草衣不礙錦麒麟樓曙堂春際此辰海內文章須有伯江南風月屬誰人迎和喜見天開子獻壽虛稱嶽降申予生日時俱建申更得弃君三十四大家爛醉百年身

又次子柔韻

蓬萊仙丈在人寰幸得　君王早賜還滿目風雲春夢外異時名業醉鄉間木開漢相招賢閣閑課陶家種荳山才子新裁將進酒侍兒爭唱趣酡顏

宗伯公六十六生辰率爾獻詩效長慶體

附　婁孟堅

休論姓氏滿塵寰莫礙殷勤問大還屈指功名

八座後乞身泉石數年間陽春堂裏歌廻雪海曙樓頭醉看山從到百齡三十四知無一日不開顏

漫題六言絶句

東風細雨樓頭兩人相對悠悠掩却朱唇無語留情付與箜篌公無渡河古箜篌引也

爲朱子道治喪具作

六十七年空賤貧今朝斷送可憐身蕭然山谷誰相問予是陽關餞別人

長至日書感

江湖四見履長晨聲祝猶揚萬舞塵候氣欲迷天漠漠迎祥無賴水濂濂　帝思南國廻青野臣在東山望紫宸此日調和須鼎鼐鴻鈞漸轉歲華新

和王元美司寇見過之作用韻

別來未有久于斯自我還山忽五朞一水蒹葭今可問兩人容鬢莫相疑登樓尚識風雲氣攬鏡空餘日月私同仕　三朝吾更老看君猶是報恩時

原韻附　　王世貞

舊標道德究如斯屈指登堂十四朞不爲龍門孤轉峻自緣麋性老多疑談深忽出憂天語病久方知倚　帝私試撚霜髭兩相問於今得似秣陵時

和司馬公歛歸有園之作用韻時新起南艇

豈是房櫳愛接連只因無地避塵緣初迎紫氣來函谷似帶青霞出洞天對酒共拚千日醉將詩不必萬人傳懸知歸有非眞有直欲從君扣札玄

原韻附　　王世貞

曲檻迴廊斷復連疎花奇石巧相緣衡穿屋裏千迸道忽入壺中小有天睒架青藜寬自讀開一尊白墮許誰傳丈人門徑今粗曉時擬扁舟問草玄

海曙樓歛李妻二子漫興二絕句

不逐塵凡不學仙深宵入雉大羅天渾身累却還羅衲一種清酣是酒禪

其二

歌扇舞衣都罷休內家擎出錦纏頭若爲有相觀無相老子胡床夜月樓

承司馬公再疊予作仍用韻勸駕迭賡二首

星駕除書儼在斯祇園伏枕亦多朞鱸魚滋味雖堪憶龍馬精神莫漫疑前席問蒼應爾待小山招隱合吾私從知文武今爲憲况復流年異昔時

其二

華髮纓簪已欲連將因三仕了前緣非關司馬能延世公起少司馬其家官三世矣爲見飛龍正在天橋下定知

黃石在殿中應許白衣傳共矜苞鳳爭儀蹕　帝德重華協舜玄

原韻附　　王世貞

三見咸陽哭李斯一歸東海十成朞毋論啓事人堪笑忽得除書已亦疑野性雲霄終自淺主恩天地欲誰私縱令伏櫪雄心在猶憶羊腸踠足時

其二

青尊小語夜流連重結金門吏隱緣密竹似調

絃上雨睞萍欲點鏡中天功名兎苑吾甘薄姓
氏雞林爾任傳無那谷神新有解從知不愛子
雲玄

徐四老置酒竭館邀余諸同好夜集戲題二
絕句

竹滿前林水繞溪過橋何似入招提草堂夜現金
輪相月在中天未轉西

其二

羅滕當壚共粗孫歌喉過耳細温存頹然深醉無

嗔喜莫是西方活世尊

海曙樓夜漫有所嘲

欲歌不歌君奈何會心不在唱聲多若還解到無
聲處醒眼呵呵笑醉魔

題歌者病二絕句

飛送何用着鉛華玉貌翻將亦疾誇界是塗硃疑
太赤新紅一枕勝如花

其二

廻頭不是李夫人恰是楊妃春睡頻此夕爲誰愁
內熱郤因憔悴見情真

無題

若個差池胃雨來雲情先已到陽臺同來未必同
歸去夜夜蘭房鎖不開

三疊王少司馬韻再寄趙篤

累葉橫恩可忘斯香山歸已十餘春一行自識干
旌重三上休將鈎琢疑欲動此身渾未動無私於
世故能私個中真訣諱堪語試問祇園證米時

其二

禪心幻諦兩勾連重到金陵有宿緣宴鎬已知占
福地趙　朝何處不鈞天山川花草春無限勳業
文章晚更傳　聖代不須招隱士知希敢自貴吾
玄

除夕書懷

今夕何夕歲云遒山中日月故悠悠亦知征事如
春夢差喜流年益海籌雖欲不將歌舞廢遺安無
復稻粱謀太行前路堪追憶到老終慙馬少游

歸有園稿卷之三　終

歸有園稿卷之四

詩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

詩

元日偕子柔廷望集伯氏舘

元日今年勝去年客遊渾似豔陽天窺園欲待梅花發素酒相看棣萼鮮坐擁歌臺臨霽景旋燒銀燭敞宵筵諸君莫話昇平樂浮白惟應我輩偏

三日雨再偕子柔集伯氏舘

老至諸緣盡惟餘取醉心呼兒摘春韭聽雨盡朋簪小閣凝香淺新詞趣酒深共憐幽興劇那覺夜寒侵

四日邀伯氏暨子柔集寶綸閣

朝雨尚如昨客酲猶未醒緣隨歡喜得心到醉鄉靈介壽宜春日當筵有德星侍兒能賭勝呼釆不曾停

題倩示殤二絕句

臟玉流膏散紫葩兜羅綿裏摘微瑕含顰不是愁心痛徙倚春風亂髻鴉

其二

爲誰憔悴火中燃濃血淫邪是外緣解得妙明無愛染應同佛面長金蓮

嘲倩擇婿歌

阿儂何事莽奔走終日望門求其偶東家之女新銹釘西家鬼貌非人形後堂織者稍結束肌黃仍恠雙眉促儂言恩愛不耐長豈其娶妻必齊姜以玆物情豔倩好人人爭獻良家寶吾語阿儂莫算差枕頭須結連理花古來好逑俟君子祥麟不逐野狐死潘郎自有擲果車文君一夜奔相如女欲求男尚恍惚儂今作事何倉卒刻當十八正少年閑情肯受么魔牽儂閑深省發大叫同行掩口呵呵笑主人那惜千黄金恐儂便咏白頭吟明月衾帷休歎息姮娥暗處遥相憶天上良緣不可知請儂試卜桃夭期寂寞秦樓空異代鳳簫聲斷人猶在

婁宿之文學以人日初度六十贈詩

共君先後學同師視我流年小七碁止足不將毋

色改宿之春貼有止足二字 欣榮偏與歲華宜正逢佛子持齋日伊子孟堅以正月不茹葷更是天官賜福時莫待秋風方得意今人到老幾齊眉

迎春行時集伯偶甥館贈歌者併戲遺傅士

凱博士

昨夜月明皎於鏡朝來雨洗春郊淨青旂彩仗欝雲屯人烟翻覺今年盛乘春百戲度虹橋梨園隊隊鬬丰標隊中若個呈纖手斜控銀騮擁紫貂凝眸不語雙蛾斂沾濕雲鬟態轉嬌為問粧成何所擬禁苑夜歸蘇學士宮娥一簇送金蓮瞥眼榮華嗟逝水我生六十七迴春長公此時無此身文章豈是長生藥高名千古空嶙峋造物偏能護衰醜令我不樂虛令辰世間萬事亦何有嗅取如花進美酒馬上馳來不卸裝滿堂艷異爭迴首依然掩袂倚東君宛轉清歌出吾肘須臾酣暢戰屠蘇調笑還當金僕姑呼盧奪雉雄無敵共拚一擲傾百壺朱顏勝絕酒腸大知為女郎為丈夫披靡諸君且退舍從來涓滴難相假淋漓狼籍已不禁飛揚跋扈何為者座上忽聞軒輊聲廣文先生深醉也美人猶自獨醒然酒後含情更可憐輕移錦袖扶吾去明日看花何處邊

十二夜偕子柔集伯氏館暢飲達旦作二首

明月樓頭簇綺羅高燒火樹照銀河今宵先醉元宵酒不道新年樂事多

其二

綺閣文茵擁火城春風管領遏雲聲厭厭判到東方白辜負隣雞報曉晴

十三夜酌諸鄉老值雨殊不盡興漫書二絕句

夜夜燒燈意未央春城一雨黯流光古來漫說耆英會明月終須妬鬢霜

其二

踈簾沾灑溢更籌主興堪乘客不留豈是太康天所戒且教歌舞蹔時休

十四夜偶集丘五老張二丈賦二首

家家烟火候元宵山徑無人正寂寥偶出新醅來

舊酒一燈相對說前朝

其一

春風動地劃如雷漸見青天有月來到老不忘年少意夜深移席傍歌臺

元夕篇

去年無秋禾不收今年元夕點貴油民間憔悴已如此主人何爲高結五彩之飛樓樓上燒燈爛千燭樓下人烟看不足別有喧闐拾翠來金蓮騈擁香泥蹴是時賓客滿華堂錦屛照耀雲母光火輪欻逐氷輪轉吹竽擊鼓揮霞觴十丈旌竿隨月起銀花錯落春江水江水爲之澁不流兩岸歡呼密於蝗今夜城門不禁開野人賣薪買酒來一宵明媚霎時過眼飽不救饑寒災主人詎敢矜豪逞繁華何似躭清靜歲首蕭條不當春占年須要占光景爲誰好事不論錢調燮還當宰相權聊與青郊助顏色人人歸喜種春田

十六夜集伯隅甥舘值雨即事四首

三五初盈月尚華鄴公來醉右軍家無端一雨如酥潤先發庭前火樹花

其二

燈筵原是少年場老眼摩挲入醉鄉乘興不須論髮短春心一片較誰長

其三

青鬓賭酒鬬春標酒到儂家定不饒底事惡陵滋態甚乘酣艾訏侍兒驕

其四

潘郎口口說仙方貯酒無腸祇益狂今夕糊塗貪臥地彌陀攙去上慈航

十七日雨坐海曙樓作

一望春陰搏翠屛雲蒸海潤天冥冥竹裏梅花香欲吐松間流水聲乍零元宵已過酒無債佳客未來吾獨醒事外柴門長自掩深居端藉草堂靈

代倩送隴西君之吳門二絕句

合歡被裏麝蘭薰春雨春風那可聞今宵不得成對殺明月江頭又別君

其二

起來雲髻不教梳帕額依然是丈夫若得陽臺重入夢隨君一夜到姑蘇

送王元美司馬之任留都

白髮行歌莫是驪春江渺渺去帆遲鳳凰臺下開梱府龍虎山中別煉師綺季不緣兵事出鄴侯那免世人知今　皇更是修文主爲愛弇州絕妙詞

贈歌者倩二八生日詩二首

雲鬟高擁似春山仙籍疑占第一班長恐難勝清靜福風流時復涸人間

其二

延生不用佛前燈請到南街有髮僧口口勸教降火性懸知歡喜是真乘予柔性能離欲而憐倩特甚故云

不寐

四更殘月不勝情蝴蝶莊周夢未成人道春眠那覺曉爲誰敧枕到天明

嘲周畫師爲倩傳影尋被目青

描出嬌嬈太偪真凝眸細染損瞳神衹緣目下風流盡明日看花讓別人

喜兒輩掩關讀書

吾家小兒俱掩關揮手酒徒休往還獨有老夫閑在此時來取醉看春山

代倩送髮禪君讀書婁城二首

君去西江儂在東江頭日日有東風東風縱便書難寄一枕春愁細雨中

其二

歌舘相看較爾親不將青眼望時人鏡花水月渾閑事流水高山獨愴神

廿日雨樓坐撥悶

去歲恒陰自歲初今春愁雨更何如月明僅媚元宵客海氣頻昏舊草廬天時人事慚相逼梅莚梛條寒未舒在野無因問悍獨聊隨潘令賦閑居

廿一日雨又書二絕句

從來旱澇頗相傾爭似連年雨不晴直爲水多魚蟹賤田家撈作救荒羹

其二

處處蛟龍報豈訛憑陵山谷復江河但知行雨無

休歇不道堯年水惟多

題福橘

千頭土橘不論錢閩種傳來味獨鮮一橘價堪餬
數口珍盤誰道是饑年

題唐伯虎畫六言

日下棠陰覆屋門前流水遶渠黃鳥無聲睡去問
君所讀何書

廿二日雨坐獨酌偶倩至與之賭酒滿奏奇

捷喜賦二首

捲簾灑酒酹春山豔曲能消雨晝閒雄槩尚堪矜
奪采肯將黃髮讓朱顏

其二

朱顏酡處寂無聲損盡平時戰勝名鼓死不教重
對壘降旗如出石頭城

題昭君出塞圖二首

交河初過虜塵昏馬上琵琶不可聞解得紅顏多
薄命古來誰似漢明君

其二

腥酪氈帷是洞房漢宮雖冷勝胡鄉一聲羌笛思
歸引憹恨年年秋夜長

樓雪有懷子柔就試吳門兼致倩意二首

春風吹雪夜漫漫合與當年剡客看旣練城邊空
悵望風流今見古人難

其二

彩筆爭時勝覓侯雪天楊柳暎紅樓樓中若個廻
螓首比却深閨愁更愁

癡兒二首

癡兒那解酒盃迷酒力方雄學鬪雞鬪到五更渾
未歇醒來殘月在樓西

其二

君寵從知秖益驕嗔拳寧料不相饒主人性比東
風急狼籍花容着雨澆

漫興

空花那礙眼過鳥不關情老住人間世悠悠意自
平

樓雪有懷叔達不至漫賦短律

幾日違城郭連陰積五花春將臨仲月寒自損韶華草閣攤書靜江天釣艇斜袁安高臥處宿火在鄰家

春荒志感

春荒仍雨雪兹歲復如何有酒人家少無衣道路多茫茫垂白野淅淅黯青蘿黄鳥關愁劇山寒不會歌

海上秦侍御少説自吳門還見訪留酌

有客下吳閶相逢雲水間春寒花較晚地僻日常閑歲月聽鶯過風波暫夕還潮平舟正發歸去臥東山

爲倩題照和子柔二首

春風爭識畫圖鮮螓首蛾眉更宛然獨有雙眸最流麗描來知向那誰邊

其二

色染從知本是空憑空强綴玉芙蓉悟來骨肉都融處不向丹青問淺濃

舊識沈氏侍兒相别四紀今頽然成翁矣予豈無流年之感餉以蜀扇二爲書二絶句

衰鬢龍鍾劇可憐雲鬟曾憶酒杯前今春贈與班姬扇屈指秋風四十年

其二

美人自古不長年若到長年美不專自是世情厭衰醜敝帷亦有舊因緣

春夜偶題二首

宵筵貪聽畫眉詞豈料粧臺有别離朝下雙蛾尋不見彩毫羞染立多時

其二

樂天未肯别楊枝春至楊枝比散絲最是東風無管束任他妖裊向人吹

花唁二首

斜風急雨作春顛潦倒花容淚黯然獨有陽暉堪報答淚痕收處見晴天

其二

爲誰無力倚闌干妖艷從來不耐看那得娟娟如翠竹東風日日報平安

詰情漫題

百戲場中少一人誰家沽醉濕車茵五更睡醒梅
花帳未負當筵報主身

穴鵶

莫訝朱鵶作恠啼啼時亦在樹東西聽來總是鳴
春意論到蒙莊物可齊

江夜朝子柔不寐

空花來去本無情底事巫山夢未成疑却色根終
未斷共誰清話到天明

婁江餞別王少司馬二首

離亭春酒碧於油前路青山續壯遊高挂雲帆天
上去看予花下弄漁舟

其二

昨日草衣今黼裳磻溪此出爲文王但能了却公
家事白髮由他十丈長

婁江夜泊

春風江上繫樓船楊柳堤邊奏管絃坐聽玉人歌
麗曲月明如畫水如天

謝張二餽酒諸友頗嫌其水長書此解嘲

孤舟酒盡興逾長索得蓮花滿甕香意好偏能令
客醉敢云薄薄勝茶湯

戲書貽諸知已

自昔禪家重法門師兄師弟禮猶存誰知末劫恒
河變眼兒頭陀罵世尊

春夜即事貽同遊諸君二首

落日城邊弄小舠春波瀲灧映春醪嬌歌不發含
情劇待到東林月漸高

其二

水上樓臺月倍多醉中索酒興如何歸來穩臥棲
霞處遙夜空中長薜蘿

梅花

梅花豈合有塵心狼籍春風故不禁一夜不知飄
泊處傷情誰似惜花深

偕諸文學出北郊看梅興盡更酌賦此

二月梅花已較遲郊行更是雨來時無端春興誰
消得傍晚移舟盡酒卮

介納樓集諸文學作

高處看花花信妍今年梅發勝常年縱然風雨頻
相妬留得繁英媚酒邊

遊西隱寺感舊作

入寺來恭古佛龕雙松依舊影鬖鬖當年曾作匡
山隱僧臘於今四十三

得姚山人所寄用梅宗侯書戲題此

山人遠自豫章回千里雙魚手自開却笑皇家老
孫子聲聲只說做官來

寄答用晦

廿年停却豫章雲頭白情親獨有君芳草王孫頻
入夢梅花春信近相聞東山未敢稱龍臥南極誰
當占斗文子建能文空自老中原風雨悵離羣

姚山人遊江湖老矣玆將詣金陵鷲峰寺爲
埋骨計余喜其任達贈以二絕句

一生行脚半隨僧萬刼都經死未曾待得空身歸
淨土靈光長遶佛前燈

其二

禪家傳姓不傳形四大纔捐即杳冥枯骨原無感
飯處紙錢何必挂冬青

施粥

無祿翻裨有祿人强來越俎療饑民慈悲本是西
來意聊罄瓶儲結勝因

大風

三分春色二分過苦被春寒作雨多今日雨晴風
更大一年花事竟蹉跎

官糶紀松江事

人傳官糶米減價與民易自謂準常平豈不稱寬
卹彼平故可常此貴而後抑便宜衆所趨低昂情
易激糶者未必餓餓者無錢糴空腹莫斗升淚迸
眼爲赤看人喫飽飯恐作溝中瘠爭奪自上施良
民化戎狄一時鬨海壖性命輕如擲人窮那畏死
奈何以死惕本以圖相生胡然反相食意至法不
然亂萌所滋植寄語長民者救荒可無術

三月九日喜晴

連陰已道天無日乍霽俄驚日在天恠得滿城開

犬吠太陽不肯照凶年

與丘別駕乞蓮種約花開時以酒酬之

借得官河學種蓮君家芳沼藕如船爲君轉乞蓮花種他日同酣太華巔

清明展墓作

風雨積彌歲二儀黯無光矧茲值寒食更復罹歲荒行郊變物態菜色紛路傍饑軀冀一飽所願非酒漿吾宗故貧薄贍拜徒傍徨長年享祭餘燕笑滿一堂今當殺禮日何以爲輸將分甘祇脫粟所

得意不償吾衰久無祿虛將祖德張胡能及周親念此折中腸一家尚難理安覩斯民康

倩兒加冠客有阻之者戲題二首爲勸

朝來對鏡漫咨嗟斷送流光是鬢鴉須信人情隨色轉莫教雪裏喫冬瓜

其二

勇退從來愛急流朱顏鋪子及時收董賢二十爲司馬難道當年不上頭

偶書所感二首

春雲翻薄是秋雲恩愛從今一旦分試向樽前看冷眼舊時歌曲不堪聞

其二

世間何事不成空君寵君憐一夢中花落自依流水去敢將憔悴怨東風

紀日異亦三月九日事

日下流虹已自奇五虹夾日更堪疑此祥合問調元者不獨堯年歎阻饑

四月十七日寶綸堂邀家兄暨諸文學賞牡

丹時值久雨僅卜斯集

歲歲名花豔石欄今年花自雨餘看銀鐙爛照臙脂濕綺座酣消刻漏寒酒逐輕香歌宛轉月留清影夜闌干縱然富貴誇如錦垂白何如棣萼歡

爲人題竹贈楊博士

水墨淋漓處清風漾輕碧相遺比琅玕掩映寒氊色

題滙龍關贈熊明府

澄江如練淨龍湫疏鑿功成在上游萬里天風堪

鼓浪不知若個占龍頭

重五日陽春堂宴集因出往年　上賜諸節物示客適值初晴感時有作

已度天中節初逢霽景鮮爭波龍罷戲剪艾虎仍懸舊　賜傳宮線新詞卜晝筵寧知門外事斗米近千錢

沈伯咸徐孟祥二文學讀書石岡精舍移舟訪之留酌賦此

咫尺城南路扁舟問索居琴書延入户雞黍趣行廚雨後枌榆淨風前絺綌疎竹深相送處落日暮江虛

書事二絶句

嗔顏匪妒媒事與徉僵比衆口合譁然不道君不喜

其二

落葉還堪掃飄萍不向空一隨流水去只得任西東

喜雨有序

春夏之間澇後乍旱米價涌極捐瘠載道正值東作時雨適來或者夫心其悔禍乎予非在位者能不爲民增忭

自來無好雨喜見熟梅時潤槁如農望消蒸與物宜豐凶應遞轉天地亦何私四野秧針遍從今少悲咨

申甥同女郎歸寧喜賦

中堂有客美且鬈爲道名家出俊才更是京華六載別新從茂苑一帆來歡動門闌開雀網早知雲路占龍媒婆娑老眼看兒女不負當筵燕喜杯

韓太守詩來乞館頗傷其貧裁寄短律

究上相逢歲屢移山中高臥竟誰知故人無恙原非病廉吏于今不可爲共羨大夫能作賦寧堪五馬亦恒饑老來更覺身爲患陶令何慚乞食詞

送見空上人往西洞庭聽經

師住如如閣屈指八十日忽然動行脚問師何所適洞庭白足僧說法開知識逝將諦聽之寧辭胥暑出何以避炎威師頭頂斗笠師若不行時斗笠

挂東壁斗笠來尋師師去尋斗笠師動斗笠動毿云得其力彼法卽此法此識卽彼識如師號見空予空當有得能觀自在心三車竟何益願師早歸來一坐萬緣息

夏日過李茂實進士留酌觀蓮與朱唐二山人同集

門枕澄江帶碧岑主人池館愜幽尋旋開竹葉消長日坐對蓮花淨道心小院風來涼氣襲廣庭雲護夕陽深泠然已入氷壺境更聽筵前白雪吟

贈莫子良方伯初度八十 未寄

詞賦江東獨擅場更誇荀氏八龍翔登因骨瘦寬柴柵常爲家貧典鷫鷞尚父鷹揚心未已張翰鱸美興難忘滄桑總在人間世自愛山中日月長

偶過東溪醉題時張甥客金陵

高挂絺衣索酒嘗何須問主與偏長外孫羅膝頻頻勸笑倚東谿坦腹床

其二

東溪作雨魚跳梁風來滿院蓮花香酒酣漸覺炎熇減始信清涼是醉鄉

戲題二首

水陸齋筵一道場千僧念佛沸攘攘見生功德無人做普度孤魂鬼去嘗

其二

餓鬼訛傳得大餔齋堂開處鬧相呼亦知有飯無腸肚翻與人間飫大巫

題襄府中和園

王家山館勝蓬萊翠削芙蓉萬疊開林氣遠從雲

夢集池流偏帶漢江來 宸書寵弟輝東壁 府藏宣宗遺墨 新詔旌賢落上台 今上特旨賜獎 遥想追隨飛蓋地異時賓客老鄒枚

送曦稷二子鄉試二首

金風初動到金陵予在田間望舊京試聽塤篪交奏處鳳凰臺上鳳凰鳴

其二

石頭城下看花年轉眼行過四紀前簪笏已拋高臥穩風雷颯動鹿鳴筵

旱極雨不應禱愴然題此

去歲雨多竈產蛙今年河底飛赤砂皇天默默那控訴黔首嗷嗷空怨嗟再更旬日禾盡死敢望蠲恩歲屢加古來水旱渾常事不信堯湯做一家

自夏入秋不獲一雨熊令君徒跣齋禱者久之忽沛甘澍農心大暢喜而作詩因以爲賀

精虔無那宰官心哀控齋壇日已深誰遣九龍翻大海遂令四野遍甘霖時承白露同霏玉澤潤蒼生似布金莫道居卑歆格遠蒼蒼何處不相臨

七夕集伯氏館

同是三秋月偏憐七夕期靈橋烏鵲度綺席兕觥移風遞紅蕖馥星垂白髮疑嬌歌聲轉劇繼燭未應遲

秋日園居雜興十首

掩遲衡茅地自偏潮音秋色到尊前石闌倚筆題黃葉芸閣攤書檢素編簪紱五年辭魏闕江湖萬里戴堯天清朝豈得容高臥遂夜東山有靜緣

其二

稍解無生結佛廬聊隨白足說如如心空不忘阿彌語交絕難裁宰相書林木蕭疎鶯過鳥波濤沸鬱看遊魚端居吾自憐衰颯漫擬凭高玉几虛

其三

王謝風流事已空吾家正在大江東花分棣萼嬌紅燭酒熟蒲桃注碧筒細細歌喉憐倩好倩歌者名厭厭擁鼻徹宵同伊人合在蒹葭外世上徒誇駟驖雄

其四

建禮深宵憶舊遊朱衣常侍殿東頭先班奏馬龍顏近下界聞雞虎拜稠聽漏尚疑彤闕曉還家幾見白蘋秋衮衣莫作東人想去日勳名問蒯緱

其五

九陵佳氣鬱屯雲宛轉　鑾輿扈　聖君大峪自能當穆卜小臣何事奔紛紜驚亏不礙青霄翮避路終慙白簡文一失　帝鄉芳訊少夢魂南北大江分

其六

承華自昔屬元良定冊遲遲意故長外議詎能窺
廟算横恩非是暱椒房本于 陛下爲家事常
得宮中頌 世皇當日二龍須立長萬年主鬯
帝圖昌

其七

中原無復憶扉頗樞府年年奏偃戈北極河山銷
燧色西風亭障變夷歌來薇天保詩堪咏斬馘和
戎計孰多只恐金繒難厭虜修邊選將近如何

其八

江南故老說倭夷戡定誰收六出奇白鹿賛元須
遇合黄金行賂亦機宜浮言誤失援臣意脫械惟
應 聖主知寂寞子藏千古恨吳山推倒報功祠

其九

總攬由來自至尊 天顏能得幾時温仆碑自忤
唐皇指圖閣難希霍氏恩震主威名終不賞當年
功罪竟誰論東門藁葬那堪問慘淡昭立有斷魂

其十

風林一雨度秋聲雲白江清海上城漸遠蓬萊天
路杳粗完婚嫁老身輕已拚棄印書難著欲問還
丹道未成猶有虚名浪推擇爲余長謝漢公卿

偕諸文學集伯隅園看木樨盛開因憶曩遊
遂占二律時伯隅赴試金陵私有所祝

秋色籠巖桂凉風過草堂未須分客主先已具壺
觴倒甕酣生白盈簪艷早黄中丞遺植在世世卜
傳芳

其二

勝賞還兹地聽歌似去年重依金粟障同醉勾雲
天漫賦小山隱應隨芳樹緣秣陵花發處摘取近
嬋娟

哭盧生二絕句 盧故西隱寺僧

生來只合空門老何事當年悔出家六十七遺三
歲女靈前猶未解呼爺

其二

本圖有子終無子始信無妻勝有妻徒弟都來消
懺悔飄魂還向舊招提

唐叔達過余頗詑中秋醵飲之樂余惜其座無侑酒者追念往事賦長慶體一律

人間無歲不中秋明月看人漸白頭今夕聞君談勝事少年隨處見風流蕭踈客座寒徐榻徒倚胡床獨庾樓縱道諸公饒酒興當歡只少舊歌喉

十四望夜邀諸文學宴海曙樓

秋光隨處好芘勝是林泉客向清歌集月當今夜圓彩雲沾露濕紅燭避風鮮巖桂花重發輕香到酒邊

十五夜集伯氏館漫賦二首

萬家明月萬家歡玉宇無雲天鏡寬如此良宵莫拋擲連年愁水復愁乾

其二

內家八寶作纏頭曲盡牙槽興未休不是黃金買歌笑老來還贖少年遊

十六夜宴熊明府暨王張二學博作

水滿晴溪月滿樓今宵誰策醉鄉侯芳為橫槊驚烏鵲直欲乘槎犯斗牛城柝不聞絃管沸觥籌無算旃旌留請君試聽昇平曲禾黍穰穰報好秋

十八夜集李茂實館戲題二首

自到中秋入醉鄉不知零露漸爲霜滿堂燈燭明于晝何必東林候月光

其二

月出歌殘興不孤侍兒重唱小尼姑前番記得妖嬈態故整新粧媚老夫

次倪雲林江南春詞

韶華試問青林筍惜春人坐簾櫳靜山中初反薜

蘿衣夢裏頻飜蝴蝶影翟尉不愁門巷冷一縷烟生萬家井東風澹蕩飄葛巾隔斷長安紫陌塵雲行遲水流急掩逕蓬茅花露濕春光漸減朱明及茫茫草色連天碧美人不來情邑邑梁父微吟空竚立行看科斗集流萍白日蒼蝇徒爾營

贈封君六十初度

九日黃花節懸弧及此辰聊携金谷酒來醉玉山人耆德稱三世餘波潤四鄰仲長能樂志永作太平民

秋夜聞兩兒落第書此自慰

從來蒙昧是浮名點額龍門又未成顧我不應開渾沌生兒何必愛聰明難將脊土儲風氣留得衰年看世情塞馬詎須論禍福且憑歌笑養殘生

書示犧稷下第

兒從下第來來自白門道江頭多驚波愁雲鬱繚繞望望倚閭心淒楚徹昏曉計日算歸程風雨或難料入門即成歡相見起相勞不問跋歷囏且看顏色好痴兒未釋然坐久發深悄丈夫生世間嘻欲甘枯槁富貴故在天悠悠復杳杳一氣吹萬之何能各相肖人言善降祥譬之談夢兆應來或偶然不應誰相照蹇吾本涼德徼福已不小餘波潤汝曹無營得溫飽已乏滋世因胡然希果報若復更求多酸寒愈無告默占梟益權彼蒼亦了了慎勿怨蹉跎而乃羨機巧寧靜須俟時閉門恣幽討水至渠自成青雲路非渺黽勉況當年榮名可相保未能忘畔援何處非煩惱霜後見天根吾自怡吾老

偕諸客城南看菊

携壺尋菊款柴扉竹裏繁英艷落暉適去適來何所有秋光載得滿船歸

情詩四首

前度追歡興未消今朝別恨在河橋吳雲燕月春相憶鳳闕龍樓夢轉遙

其二

柳條那可繫離情飄擲西風一葉輕想到上林花似錦共誰携手聽宮鶯

其三

金猊香篆似儂心裊裊依依上客襟願得隨君見天子殿頭飛入五雲深

其四

儂今莫唱渭城歌點點休辭進酒多醉裏不知醒後苦千山萬水奈君何

病

藥裏抛來十四年不成瘧鬼也來纏片時寒熱難驅遣始信康寧是福緣

送李茂實會試

由來漢武重明經更以春秋策治平庭對天人誰
第一公卿爭識下帷生

送金子魚會試

李邕識面是何年兩世科名在眼前恠得老夫雙
耳熱春風動處聽臚傳

遣興

水流花落任西東菻雨朝雲亦夢中却笑香山曾
遣妓也應未識色為空

病起書事

吾本不善病頃以食為祟食去病良已詎足為身
累此忠在田氓不過等一醉臥起即歡然便可親
鉏耒奈何貴人軀動輒忄忄忌諱當其寒熱爭家人
盡驚畏床頭語諰諰吾亦聞之惴一汗了無他此
外寧須贅誤存竊鐵疑暗鬼潛共內傷食無補方
扶陽抑何謂為當惜暮齡揣摩愈深邃欲兼標本
功翻與彭脝會浮火灼元真橫奔而四潰眶直厲
燻心突撐尤艮背痛楚那可禁奚啻刀刃綴中滿
荒妨餐耳目益昏瞶山妻解醫理知為參所慙急
呼蘆菔湯盈斗滌腸胃轉戰而互攻勢重猶退遂
中宵氣稍夷聊復得假寐明發還故吾親朋喜相
慰第聞補不足巳足難求倍心將揆樹同事與揠
苗類生非愛所存古人有遺誨在衆固鹵莽而我
亦憒憒却藥十餘年形神頗完粹今者一沾唇四
大幾捐墜神農欺我哉藥是病不對所失僅毫氂
死生兩蒙昧不見深山中其人多百歲土木老形
骸何嘗識藥味吾今秉化往書之以自佩

六十七生辰戲題自壽效長慶體二首

過去榮華只未曾長將壽酒樂親朋和風暖日從
天賜妙舞清歌逐歲增閱世浮沉須久視見生功
德媿修能直教三十三年後念念如如老髮僧

其二

至後陽回喜氣臨人間何事不相尋旋拋藥裹逢
生旦（時初病起）細聽檀槽了幻心晉國鴻名虛鼎鼐香
山雅志在雲林古來賢達誰堪並抵掌由他費朗
吟（侍兒扮白傅為晉公賀生傳奇）

十月

十月氷霜夜更闌傍人歌舞恣交歡不將老態妨兒態此是黃金返少丹

遣興二首

久疎滋味較形癯始信衰年仗肉扶喜得壻家能續食長時對客試暹鑪

其二

日聽明童一醉歌何如坡老念彌陀若還解到無聲處纔念彌陀也是多

偕子柔輩飲小曼所作二首

清宵銀燭艷當罏酒肆人間定有無更是文君能醉客已聞解珥佐酴酥

其二

巡筵賭酒轉殷懃不待嬌歌出絳唇明月滿庭歡笑處三張葉子百壺春

雪日偕潘仁卿挾小曼飲酒作

今年冬日暖于春應臘梅驚凍蕋新簾幌交加迷處所竹松浮動鬱嶙峋凌寒度曲朱唇斂對客當鑪綠醑頻催得閉門稀復跡知余久已杜紅塵

贈吳畫師 吳祖工部公與余遊善

丹青傳得少年名鳥性花神信手成工部才高貧到老傳家惟有此聰明

迎春日戲題二首

今歲迎春劇可憐老人掉鐸過尊前從來百戲都休歇惟有春光勝去年 去年是日微雨

其二

一年生計在于春每歲迎春人看人未必江南貧到此土牛一步倍傷神

立春二日集伯咸園作

東風吹到海西頭春入君家池上樓試探梅花洽砌發還聞溪水隔窗流歌兒静擁銷銀燭葉子譁傳費酒籌此是少年塲裏事老夫何以得茲遊

席間偶與子柔談常南康故事志感書二絕句

玉環埋沒舊嬋娟誰結人間兩世緣自是常郎能種福金輪轉出再生天

其二

曾將前恨囑琵琶委命錢塘事可嗟不道迷魂招不返水晶毬竟落誰家

蜡月廿七日招子柔與倩同浴

晨除澡室洗殘冬海竇泉溫宿火封待到酒酣人靜後涉江同採玉芙蓉

廿八日喜雨作

東風脉脉催和煦陡作春陰釀微雨一年無日不愁乾始見鄰家鉏菜圃涓涓滴滴不停聲流膏滲液潤春耕但敎四野歡農望可卜明年米價平

小曼雨中被跌傷胻三日匿不相見詩以嘲之

衝泥失却雨餘身幾損瞳精轉自嗔寵在何須深避主莫敎錯認李夫人

除夕家讌飲至酩酊歡然書此

春日迎除夕和風媚綺筵酣隨兒女笑老逐綺羅鮮（適婿家持二鮮衣至）避俗添詩草傳家剩酒錢年年常似此便是活神仙

歸有園稿卷之四終

歸有園稿卷之五　　　詩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元日試筆

瑞烟籠日天宇清吾着道衣朝玉京早知軒冕非初服應與山林有故情青眼異時看後輩白雲深處學長生焚香禮佛亦何意惟願占豐頌太平

二日集海曙樓朱大刀自詫武藝甚習因值新婚試之無驗衆以爲笑戲投此詩

躍馬長誇朱大刀春莛爭覩莫辭勞如何觸肘生楊柳不見當場奪錦袍祇爲貪看花下燭于今覺作酒中糟有妻自古妨爲將吳起能無笑汝曹

三日偕子柔輩過伯隅館作

壻家樓閣絶塵埃韶月初莛遲客開漫戴紫貂嬌素髮旋浮緑醑上春臺席間艷語爭春麗酒從深杯逐釆來歡極鄴公添飲量少年場裡獨醒回

四日集伯氏館以客衆分席左厦偕叔達子柔挾小曼密飲作

酒徒相傍不相僕隔壁微通歌笑音如在櫑東堪避世寧居人後見同心香籠錦障春雲繞酒盡銀瓶夕漏深更挽玉人留一刻今宵知直幾千金

五日獨坐海曙樓遣興是日寒甚

春風吹我上高樓海日初升宿霧收試探門前無一客聊從塵外豁雙眸裁詩漫了新年債秉燭還爲獨夜遊酒後餘寒銷不得蔗中重問敝貂裘

六日芥納樓觀梅梅未大發裁詩寄興急遞花神

園人來報梅花發携屐閑登池上樓豈是韶華半吞吐轉令姿態故遲留嬌紅似被胭脂點嫩白猶含氷雪愁解到色香無染處空端吾已度羅浮

七日飲陳參軍諸文學大集

參軍置酒款青春請到相陪盡密親恠得開年長作客喜于占日更逢人隨緣自覺風光好卜晝仍看月色新莫以尚書煩禮數豐厨大嚼不宜頻

子柔嗔曼亚習弋陽舊曲醉中誤出纖語醒復悔之更戲五絶句相解于如其數代受

作答

蟬噪蛙鳴蚿鳥啼那分上下與東西聲從口出俱天籟論到莊生自物齊

其二

或倖崑山道士腔如君更擊弋陽忙不知坐井觀天者何用桑蓬射四方

其三

舊曲溫成奉主君豈知牆外有人聞君家安得饒牛矢始信兼收是廣文

其四

感君意氣日周旋度曲何須苦浪纏縱使調高驚絶代不過老作李龜年

其五

嗔面難將雅道論醉言雖直欠溫存低頭未敢傷君意背却銀燈拭淚痕

偶題

吾望荊州作故鄉荊人相見只尋常衡恩何似衡寃切沙市猶能說悍王

十一日大集龔伯起館

危坐當筵一整襟翻嫌杯酒費春陰雖然百拜能成禮飲到宵深酒不深

十二日與諸文學集芥納樓看梅花盛開

年年樓上看梅花我是梅花舊王家笑摘花枝媚年少莫將青鬢負韶華

十三夜飲伯氏館戲遺子柔

今夜留歡劇戲多惟君最厭弋陽歌依然出自佳人口不是歌妖是耳魔

十四夜飲伯陽館月色微翳酒後登應奎山作

今宵月色避燈光銀燭輝涵琥珀觴醉挾嬋娟凌海嶠滿天烟霧正茫茫

代倩自海上寄答子柔次韻四首

君在西園儂向東生人相見臉兒紅吳淞江上看殘月兩地關情夜正中

其二

春風無限別君來恰似琵琶馬上催只尺郊關分

異域連宵幾覆掌中杯

其三

眼前那識大將軍彼倚春風拂鬢雲歌舞場中誰第一酒旗高處策元勲

其四

不將塵土化征衣卸却濃妝策馬歸今夜尚書有期會與君只是片時違

望倩不至却寄子柔同惜二首

昨夜相望又及晨飄零雪色更愁人可憐九十春

光面誤落風塵之一旬

其二

卿卿豈是蔡文姬春日胡笳却怨誰不爲黄金增價重詠方安得見娥眉

子柔同賦 附

雪花和雨入山樓樓外寒梅幾樹稠白酒紅爐誰共醉天涯凝望不勝愁

其二

自入春來此夜寒可堪飄泊向江干亦知相憶應腸斷心怯衡泥行路難

送叔達赴王司馬辟二首

梅花落盡柳條青春日春風江上亭待得潮生君已發片帆尚挂酒初醒

其二

從來司馬號多聞識字誰能過子雲最是江南佳麗地凝香深處坐論文

十五夜家宴集諸文學二首

金吾不禁是元宵此夜燈光大寂寥爲避巡行驄

馬使空留明月照星橋

其二

去歲燒燈結綵樓今宵無復看燈遊亦知禮法寛吾輩雲母屏邊醉莫愁

吳門顧水部蔣少參見過留宿山園兼有所期爰勒斯詠

軒蓋東遊及早春跫然空谷轉情親相逢莫話當今事不飲其如在野身細雨通宵堪繫馬梅花小苑獨聞鶯明朝更結湖山約箕穎由來屬外臣

贈仁卿

今年春色倍常年春到貧家無酒錢一醉相留同臥起恐君辜負賞花天

偶題

今夜疑卿難再來漫憑孤燭且銜杯落梅聲裏芳塵起不覺嗒然笑語開

贈唐司理母夫人壽章

婺彩輝南極霜華凜北堂自今稱壽母於古倡共姜日愛蕈州永風行澤國長鸞封沾再世麟瑞發

三湘肺石寃如洗熊丸訓不忘邦惟文武憲刑以德威祥淑問來江漢慈恩庇梓桑魯侯矜燕喜聊續閟宫章

贈丘五老

留有五車寧誤身從他相士失之貧課書亦足逍遙事不向黔家厭釜塵

潘仁卿詣吳門聽經復以導引術傳人或有誚之者書此馳慰

空門講罷復玄門到處能酧一飯恩措大老來尋活計知君不與俗人言

其二

從來誤世是丹爐姹女嬰童事有無若使靜功能却病何愁腰下少青蚨

西遊詩有序

余杜門六年矣茲以中春月客勸余爲西山之遊乃裏十日糧偕丘五老潘婁二文學暨王從甥挾伯氏之歌者倩往歷虎丘石湖天平天池諸名勝如期而還

或曰遊止斯乎余曰萬山一山也萬水一水也支公所買向子所遊滯迹則膠冥心自契諸所經行凡得近體五言詩十九首用付掌記爰識居諸時己丑二月十八日

水北關放舟留別諸送者

山水宿所愛衰年屢遠遊茲晨理舟楫與客暫夷猶雨過潮平岸春深花滿洲所親驚小別臨發重淹留

公塘夜泊

微雲翳纖月四顧但蒼茫沙際扁舟靜江村白酒香清言趣酩酊高詠出滄浪東去蓬瀛近尋真耆未忘

繫舟鹿城金氏諸小舅以外姑意置酒相餉

吾家諸小舅攜榼欵江干散步循山麓輕杯酹馬鞍坐餘芳草暗興盡夕陽殘久有避人意應知長住難

申甥載酒相送閶門河下

相門分鼎食知是壻家筵以我西遊去同君發興偏井烟城析外雲水暮鐘前一醉忘喧寂悠然繫客船

徒步遊虎丘

舟溢半塘路褰衣逐衆行山門何寂莫蓮渚獨澄清倚壁松逾古連雲塔自平生公留石在老至媿無成

憩佛國軒偶題

斯軒名佛國佛果在西方謂此能西望因而以佛當湖光浮一鏡山色下斜陽解得拈持意何軒非道場

登虎丘浮圖

春色宜高望丹梯引眺遥金輪從地轉花雨颯風飄勢湧三天出雄看萬嶺朝無能生羽翼直欲駕扶揺

集虎丘竹亭招羣僧飲有小侍者行酒

選勝依仙麓開樽近化宮僧無葷酒戒容有竹林風不道色非色安知空是空倚然沾醉别月在上方東

宿楞伽寺遇雨志舊

筠房留宿處爲記昔年曾僧臘消入代禪棲續聖燈曇雲滋石潤巖雨鬱宵蒸一榻澹無礙冥心叩慧能

登上方寺樓

向晚凌虚閣湖天入杳冥垂楊雙鷺白落日萬峯青棟宇懸空界香燈護佛靈坐來清聽滿天際香揚舲

自瀆口歷天平望天池途遇大風作

陡作乘風客肩輿信所之天空支萬笏徑仄等三危指瀑龍湫遠穿雲鳥道疑蕊宮迷處所樵路更參差

丘婁二子登天池絕頂爲書此志奇

二子尋源去飄飄山外山欲探神瀵竄如度孟門關昏黑不知晩憑陵何處還老知難遂少且坐翠微間

蔣少參携榼追入天池見餉感而賦此

山中誰載酒相對石床陰几閒尋幽處尊罍洗道心鍾聞僧懺畢漏下主情深明發天台路空勞樵父尋

贈朱頭陀 本家江陰人屏其妻子焚脩天池西巖下訪之有作

憐君有妻子何事飽烟霞懷土誰相舍掀髯竟出家偶來尋白社因以問丹砂客至停功課閒庭掃落花

瀆口遇見空上人 嘗居吾家如如閣

師昔辭余去將從朝海歸依然擔斗笠何處滯緇衣帶瘦形殊苦談空心屢違如如緣故在一坐是耶非

丘婁二子更登天平絕頂

山勢與天平相將嶺上行五湖看日浴雙足覺雲生意以窮高得身緣絕勝輕華巓堪一哭終博好奇名

故遊王明佐枉顧閶門舟中以布十端爲贈

三載不相見癯然空一身徒言青眼在終媿白頭新吾老君尤老家貧歲益貧解衣徵有贈臨別倍傷神

還經鹿城諸小舅見集與倩兒賭酒不勝爛醉別去詩以嘲之

翩翩東道主吾厭數經過館爲候潮設杯因奪采多嬌歌能奏雅纖指最降魔爛醉難爲別江空月色何

還家志喜作

來回祇一旬自笑薄遊人作客塵初洗還家婦更親摘花開舊酒留月款餘春成趣只如此逍遙了

幻身

哭見空上人二首

師今何所往埋骨向天池前日猶相見浮生能幾
時一身屢苦行萬里歷艱危迢遞峨眉月歸魂定
有之

其二

釋迦逾四十佛豈愛長年是理應無礙如師但可
憐聽經果有得住世亦何緣儻性隨形滅空將四
大捐

哭嚴伯阜文學二首

婁城盛池館豈是北邙山去日應無幾嗟君竟不
還周旋賢主意淒斷老親顏窮到無生路方知涉
世艱

其二

白面一書生蒼蒼亦忌盈文章寧世棄災沴復天
行飄泊留長鋏淒涼見短檠稻粱何用所端為飽
公卿

送張司訓傅趙藩二首

銅雀臺邊老一廛為儒莫說少時年今王最喜延
賓客博物誰如張茂先

其二

北入北宮土相宜莫以遷官作量移月飽俸錢無
一事從容前殿曳裾時

喜蓮池成有懷子柔在婁城却寄

性本愛蓮花種之已有年連年被水汨鹵莽亦徒
然今歲得場師自云係萬全淘沙出淨土芟藻留
渫水一事一法治蕉裳如力田根澄柯自茂人至

不由天于時屆小滿貼水浮青錢須臾擎枝起舒
葉何翩翩朱明一麗之千葩週四邊露滋光已爛
風來香可憐靚粧對明鏡裊裊復娟娟新詞發皓
齒相携歌採蓮採之欲有贈美人恝如捐所思詎
云遠徙倚明窓前遲之不可見西望空雲煙心將
纖縞素酒企碧筒鮮定有思歸引胡能待月圓

自五月至六月不雨秧已失蒔秋事無望熊
令君露禱虔甚所謂臥[illegible]獨苦作憂旱篇
貽之

一歲一經暑今年暑尤盛徒聞布穀鳴雨師不爲政於時屬夏耘播種寂未竟秧槁田不耕沴至人復病四野哀皇天無乃乖號令少加一溉恩可以活萬姓真宰亦何言旱魃尸其柄就日炙炎歊恐空莽驕橫坐見赤砂飛兼以南風競屯膏不得施束手徒爲悵悽惻寧官心爲民屢祈命川原盡龜圻壇壝彝龍禜晝夜力已疲符法茫無証蒼穹不可呼大侵難于更休咎故無端堯湯原自聖吾本樗散人有冠不自正事外豈所營林中第依詠爲

復悲人窮蒿目百憂并無處沃清冷一除煩惱性爲國願年豐獨坐雲松淨

久旱書事用紀民謠

吾嘉地斥鹵田居十之四引溉賫海潮分流入溝遂疏鑿久不施旱潦兩無備舉目盡蒿萊求生轉顛躓本意惜維桑爲書干有位　帝爲憂江南詔下脩水利一旦簡在庭九重勅專使淮陽曾奏功唐堯匪姑試帑金恣出入璽書隨眉置事大須僉謀時來合乘勢會當別土宜未可輕民視導江以殺湖真川古所記于今或不然請以已疾譬急則治其標起死亦云易慢醫沿古方恐緩不及事治河與治田先後宜有次併力向吳淞四郊且姑置畝澮苟不通江深祗爲累水性原就下歸虛益無忌涓滴不相假春耕滋退遂支股既以枯腹心胡能庇置舟以運土填坑頗無爲築壩濬重淵屢崩徒自胃膏血隨波靡髊骸橫野棄漫將行水功翻與揠苗類人事已如此天災那不至無奈使君何爭如旱魃熾徂暑雨未行秧苗苦難蒔恐虛卒

歲圖竟灑迸空淚毒痛縱由天煩冤忍疵吏懷裏固其咨雲漢能無懟　帝聽詎有涯臣衷本靡二祗頻成算差誤被褊心刺輶軒倘一經目擊知憔悴他日績用成農功或可覬有命不相待安覬田野治人怨豈在明訛言亦孔惴

崑山庄家突生蓮花乍起乍滅書之紀異

野屋非初地能開玉井花乍看疑有種旋滅竟無他幻出如來境香聞大士家此祥何所爲吾欲問張華

贈嘉禾王大參 名濂時請告在家

聖世難招隱對君消宦心宦非三已去客有四愁侵散髮輕微省還家臥竹林所居蓬島近烟雨一樓深 烟雨樓在嘉禾城外

讓倩撞人却寄子柔同詶二首

邂逅從容合自然酒中那得有嗔拳雖云驟雨無終日也被浮雲一蔽天

其二

曾向朱顏識爪痕君憐君寵最迷魂從來生性知難戒虛負青絲繫指根

六月十四日與張甥輩飲有一歌兒侍酒題二絶句

不雨無秋可奈何虛庭偏愛月明多休因老至憂貧餓且聽吳兒子夜歌

其二

老來常憶少時年不飲惟仍到酒邊一任郎君盡酩酊白頭終夜對嬋娟

十六夜集伯偶園

天上月如規林中酒滿卮狂來爭采勝醉後辯雄雌衆人見酒不見月清光偏戀如銀髮雙鬟齊擁獨含情皓齒朱唇嬌不發

無題作二首

大谷英靈莽未開老臣持議被讒回　明君自識真龍在執政翻成市虎猜以後論功難讓賞從前始事肯相推幽巖雨露原難遍望闕虛稱　萬壽杯

其二

初年四海頌昇平　宵旰應須仗宰衡芒刺已除消敬忌宴安那得長聰明文華漸輟橫經席左掖希聞起鼓聲滿壑有人憂治世更歌雲漢不勝情 時大旱殺稌

悼往詩 有序

唐叔達自白下傳山東邢子愿先生有弔宋登春山人詩兼叙山人之死甚悼自云得之新安余叟往歲余叟嘗至吾家問宋山人安在因與語山人之所爲佯

其所以去故子愿得聞鞭奴餞行事頗實至謂去吾家四十里跳白波逝矣此中耳目至近何無一人言之也豈子愿雅知山人有蹈海志而余叟故湊泊其事以娛子愿之耳耶蓋是時山人病髀劇矣其泄穢狼籍已不可向邇而狂態滋甚少觸即發由是諸蒼頭俱走避之獨壽奴與之稍狎同其寢處然一日之間所被笞罵撞擊幾無停晷乃意殊未

厭則風主人鞭之而不見血則又自裸而鞭之直須其氣平而後已而時時或有所痛苦則情然大叫曰主人殺我何不置一舟送我東海上令我速死耶主人方憂不知所出第偵其口語尚津津屑問人家有無非復山人故態以是度其未肯即死也會其甥趙慷自新河來視山人山人嘗言歸新河後所得貴人金已盡付趙慷余疑趙慷必能辦其死

因以山人託趙慷還于新河余既飲之酒而津遣之復贈之詩曰蹈海難成曾仲連西歸仍是再生天扁舟載酒送君去揮手吳閶了宿緣山人覽詩掐首曰不好不好吾自去矣遂不[illegible][illegible]顧去而登舟去之日計今已三年而絕無北來音耗乃余叟之言又屬傳疑則山人之死生未可知也即死決不在吾家四十里之内如其果然其中必有所恨則吾

負山人多矣倘覔往時舟子訪得其真當啁子愿別綴哀辭茲叙平生以當遙酹詩凡十章第稱悼往云時萬曆己丑夏六月四日

其一

吾守江陵郡山人荷笠過青蓱諧世少白眼看人多王粲登樓賦荆卿倚筑歌所居堪避地池上養天鵞（荆州城南有天鵞池）

其二

吾去作纍臣山人爾較䂓孤舟醒別酒岐路各沾
巾渺渺洞庭水依依黃鵠洋鄱陽書未上江漢正
風塵時予罹景藩之難赴逮江夏山人送至岳陽而反

其三

吾久淹江夏山人數起居三秋行過矣何日定歸
與風急夜濤際雲迷郢樹初天涯饒故舊誰復寄
雙魚

其四

吾罷歸東海山人托鉢遊白壺那惜酒五月尚衣
裘曰暮敲漁榜春殘過虎丘吳州逢趙客千古一
風流

其五

吾起巡襄日山人上武當隨緣惟乞食到處自擕
囊邂逅三天路予遇之泰和頂周旋一月糧千峰揮手處
雲水共茫茫

其六

吾晚臨鄖鎮山人棲嶧山隨僧聊祝髮緇貝不聞
關已喜枌榆近胡為杉栢間西歸瞻紫氣迹待異
人還山人好歸新河

其七

吾入為司寇山人來上都廢詩才總退談劒與全
孤為有綈袍戀還將金錯俱女兒休係念末路怕
糊塗

其八

吾謝秩宗事山人復海涯病知心性別老與世情
乖買棹期同載還山骨易埋交期從此盡那得易
為懷

其九

吾讀齋東語山人事慘聞鯨鯢空自餌鸞鶴若為
羣書信疑黃耳鄉關限白雲死生無處問難擬弔
冤文

其十

吾料山人死山人不可知長城留五字俠骨傲三
尸已道招魂是虛將廣論疑幻身終滅度望酹一
題詩

送張比部之京

祈江秋色近芙蓉使者乘槎碧漢通明允正逢虞舜日循良曾識御屏風垂簾香案刑幾措柱笏西山賦自工還向白雲樓遲望紅塵飛滿上林東

郊西餞別張比部還集滙龍潭作

送客江頭意未闌歸來載酒趂風湍三杯滌暑披襟爽一鏡浮空倚棹寒烟火已銷城郭晚蒹葭相望水雲寬渼陂秋色知無限杜老還應續此歡

沈六文携酒過賞荷花集仁卿子柔賓父廷和伯隅暨穉二子作 有情侍酒

白水紅蕖秋可憐美人相對倍嬋娟闌香乍過牆頭酒離垢同粲醉後禪徂暑尚逢河朔會廣庭偏愛晚凉天老夫不飲空箕踞高興應須讓少年

王大司寇枉顧留酌山園集諸文學有贈

八座逢君入拜初六年吾已賦閒居秋來没掃求羊徑門外新迎駟馬車雅望久知高北斗窮鄉爭看老尚書紫雲酌酒頻頻勸白髮酡顏意自如

司寇公以詩來謝頗憶舊事用韻却寄

射湖深夜闖狂飈曾是危檣狎浪時爲憶風期猶宿昔從來雲路共差池行逢六代豪華地笑指五陵遊俠兒出入　三朝難到老倉桑眼底坐談碁

陪王大司寇集伯隅園是日公有酒肉之禁

高臺面面夾芙蓉坐對雲屏紫翠重聽徹笙歌隨幻諦除來葷酒續禪宗波涵碧沼澄秋色花隱朱欄帶醉容竟日清言羣飲足少年那不數猗龍

奉和司寇公集伯隅園之作用韻

繞過吾廬興未慳又從甥館挹朱顏墨花飄灑臨秋渚香霧氤氳傍曉山龍馬宜承靈壽賜河魚乍掩酒人闌白雲黃鶴原無主落日翛然趣駕還

過大宗伯徐文留飲山池出明童佐酒

王世貞

輕褣小舫受凉飈正及東山行樂時楊柳腰新宮傳宅芙蓉客滿衛軍池朱顏不待餐雲母白苧親調付雪兒慷劇翻追少年事射陽帆底對彈碁

七月十二日穉兒舉子穉爲伯氏後因以志喜

自余解組歸居諸遞榮悴門巷今于氷火覩吉祥
事生當望七年孫枝尚無二兹秋迓寧馨仲兒復
延嗣初疑娩身時阿母頗劬勤家人周護之困書
仍爲悖生化捻由天逡廵始墜地誰送徐卿兒佛
氏抱之至良久不聞啼在昔比于棄牛庚而犬辰
悉與其爺類頃夢登太和高明展神位適協流虹
朋嘉名錫武字謂當積慶遺凉德能無媿敢希楊
氏環妄覬于公駟伯也更陶然婆娑作兒戲詎爲
添丁歎百年見主器若得繩繩來眷焉卜久視

中秋月送王大司寇之任留都

古婁江上望旂旌祖帳金陵復此行明月兼秋堪
卜夜商歌進酒倍含情 先朝曾爲持三尺才子
于今賦兩京霖雨正需黄閣老可能長住鳳凰城

携榼賀伯氏般房

新涼轉洞房銀燭夜輝煌聊借温居酒相將入醉
鄉老猶思窈窕時或夢羲皇佳氣葱葱發還堪卜
弄璋

王明佐持余釋褐時書見示恍如隔世矣因
悲其窮戲題二絶句

長安書寄到吳州荏苒流光四十秋贏得少年頭
白盡月明今夜在高樓

其二

山中藜桂颯高秋二老相逢話舊游君去採薇吾
後載宵將貧餓博封侯

海曙樓獨坐偶有所感遂題二絶句以寓雅
謔

眼前誰是趙平原賓客紛紛盡在門滿口逢人誇

富貴揚雄寂寞竟何言

其二

人情鶩遠近須猜蓮宇龍堂一樣開座有真僧誰
識得望空白馬自西來

壽胡竹山中翰七十初度

憶在 先朝侍 世皇清宵載筆近文昌宮壇尚
識金泥字簪珮猶含 玉扆香春日一尊傾北海
歲星千古屬東方人間試檢軒轅曆甲子前頭已
十霜

送徐君表赴貢試

商秋華月照烟蘿爲起明經别在阿白下青山看不足賔筵會聽鹿鳴歌

中秋夜偕丘潘二文學泊舟西郊候月兼遲旻兒已竟如願爽然賦此

初疑雲色黯然來已道蟾宮鎖不開一水浮烟驚作歛千家明月淨無埃城中酒罷銀筝歇夜半潮平玉漏催何必巫山夢神女素風江上勝陽臺

舟過太倉蒙兵憲公暨州大夫再三遣候余匿不敢通安在野之分也書二絕句

久住山中結靜因偶從津路送行人無端關吏勞相訊世上難空是色身

其二

不是難空爲色身東西南北舊時人古來隱者無名姓孔子當年錯問津

旻兒病痁題二絕句見慰

嬌容那肯混紅塵强作當筵侍酒人燈下看來寒戰發半因羞澁半由嗔

其二

嗔緣何事復含羞只恐朱顏不到頭瘧鬼浪司寒熱柄令卿八月御重裘

代倩讓子柔爽約二首

朝朝暮暮急行舟爲趂情人彼岸頭及至到時無所見白蘋江上水空流

其二

洲前輕舫隔蘆花失路非關算計差莫是人情厭哀歌那教咫尺不天涯

丘五丈自舟夜不告余而去云有雙鳳看孫之行書此以傷其勞苦

深宵脫却被頭溫繭足潛行計履痕老去愛根終未斷臨昏難覓主人門

持小餉送潘仁卿還家

有容還家款蓽門携歸棃栗飫兒孫從教老婦添歡喜不待中宵枕席溫

壽王詹録七十效長慶體

强健聰明氣爽然誰言此日老當傳方開蔛[illegible]

陶令未許楊枝別樂天爭羨謝家森玉樹曾恭宮
幕近台纏人間五福今逾四何必蓬萊更有仙

雜詩四首

早時悔着七星衣一上歌臺又覺非月落城頭烏
未定芸房灑掃是皈依

其二

額髮鬖鬖十五時黃鶯嬌向上林枝王嬙爲被毛
生誤只得低眉媚畫師

其三

黃昏待月忽驚鴉步影尋形始見他恰似江州逢
老妓呼來面上掩琵琶

其四

依然獻笑只存牙減盡容光怨歲華贏得沈郎腰
日大可憐無復舊生涯

九月朔日俞子如比部見過話舊

瑟瑟風林舊榻懸故人不見已三年相看顏色增
憔悴江上重逢漁父憐

崑山王、金二甥過訪留酌

秋風吹冷薜蘿裳深夜相過舊草堂且向山中留
信宿黃花消息近重陽

移舟北關外與子柔伯隅看芙蓉花歸偶有
所思賦此

夕陽載酒遍郊遊爲愛秋花在渡頭滿眼看花倍
惆悵美人遙隔木蘭舟

九日集滙龍潭漫興東子柔輩

無雨重陽秋更清沿溪聊作泛舟行天邊鴻鴈催
時序江上芙蓉淡客情對酒不聞歌管沸臨風如

見舞衣輕子山新賦悲蕭瑟落日孤烟向北城

祁江秋泛王大司寇元美寄書見懷偶談時
事併惠詩扇用韻奉答

散髮行吟江上舟書來忽動杞人愁山東父老方
扶杖極北河山自委裘西署香消雞舌後東林興
在虎溪頭金陵佳麗堪追憶時復開緘當臥游

倩兒病起書謝陸醫

九日歌兒病在床勞君一七萬金良起來何物堪
相謝重唱當年香柳娘君妾曾歌此曲

贈鄭司農其父大司馬屢立邊功

從來主計豈閒曹使者能無鞅掌勞祗以臣心凛氷雪肯於民刋析秋毫鈐韜世世驅胡虜翰墨篇篇繼楚騷漢殿履聲聽未已名郎何媿鳳池毛

冬夜宴鄭司農

掩徑奇寒斷屐痕客來呼酒正黃昏燒燈永夜沉更漏疊鼓風高儼塞垣酌斝共瞻星使貴絃槽環擁雪兒溫什佚亦是君家事定遠新歸自玉門

除夕家宴示曦稷

自我還家歲七除山中無事即華胥榮枯夢醒黃粱後文武功慚綠野餘色借燈花看作喜聲迴爆竹過應虛課兒亦是青雲障時至何須萬卷書

歸有園稿卷之五終

歸有園稿卷之六 詩編 庚寅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元日祝 聖後試筆

海曙樓開紫氣饒龍紗銀燭未全消風來最喜從嵎谷春至難逢在歲朝袍色幸沾新雨澤履聲終遠舊雲霄占年欲共農家樂擊壤閒身頌 帝堯

桃花書屋歌有序

楊太宰二山先生余好也不奉德音久矣茲吾郡王別駕爲索桃花書屋詩致柏梁體作歌贈之以當聞問凡三十九韻

吾聞瑶池桃熟經千年西王之母摘之啖羣仙何人移載五沃偏夫乃十洲三島相勾連衡精繡錯嶺道懸蒸霞炫日爭鮮妍萬壑流丹濺綺筵瓊蘂坐吸壽億千主人結茅纔數椽舉頭爛熳生雲烟季倫金谷不論錢贊皇英奭嫦平泉何如見在武陵川分明點綴華峰蓮有時閒閣草太玄有時把酒問青天逍遙齊物森飄翩東山歸臥歲幾遷不

道　皇家有　詔宣安車重締金門緣緋玉騎趨
香案前百官兼總上台躔門牆廣植羅才賢只今
尊　帝嚋能先上苑春深桃欲燃丹青照眼紛娟
娟柬極眞人何處邊大觀不受柴栅牽此中原自
握靈詮公是人間老偓佺飛身長在閬風顛不知
鷄伏與鵬騫由來大道破糾纏適去適來俱自然
揮手何難相印蠲待得功成彼八㢟桃林無恙舊
廬旋沿溪倘遇捕魚船吾今先寄臥遊篇

正月十八日倩兒生辰題二絕句

歷盡烟花歲任增紅顏猶勝上元燈今生因果如
何結請問南街有髮僧

其二

今年鄉始過勝冠更喜新春展舊歡水長船高吾
自遣花前儘耐老人看

郭趙州哀輓

海畔音塵太寂寥忽聞五馬上青霄春風最憶王
孫草客淚空懸夏口潮雙璧已呈江漢美連枝同
發　聖明朝不將暖眼勝蟬蛻揮入人間萬慮消

贈馬大將軍

大將高牙駐海壖先聲曾爲斬樓蘭春帆日射波
濤靜幕府風高劒戟寒客至雅歌寬禮數酒酣清
嘯倚闌干今　皇好武思頗牧聞向龍城早築壇

壽内五十

犀鞶麟錦沐恩奇百歲平分介壽時早配尚書懸
北斗爭看王母下瑤池蓬萊地近祥雲繞歌舞春
深瑞日遲八座歸來同到老齊眉雙舉萬年卮

送徐君表應貢北上

舟發祁江上春風散柳絲公孫初對策主父欲乘
時天器成須晚高才衆所推看君饒意氣詎是一
經師

獻花致語爲歌兒祝内

金塘綺井醉春風深淺蒸霞滿樹紅待得千年看
結子瑤池王母笑相逢　桃花

富貴花開富貴家滿城丹榖鬪奇葩姚黄魏紫知
無數如在瑤臺望翠華　牡丹花

傍砌當階世罕逢紅燈閃爍綠盤龍朱樓結綺彤

雲遶知任仙宮第幾重

芍藥花

含香帶粉玉樓傍已得先春看艶陽玉潔氷清和
鼎鼐端嚴不數漢家粧

梅花

隨他天地競奢華練帨氷消映彩霞玉樹望來和
露氣分明指點玉皇家

李花

千枝繚繞帶輕紅桃李中間更一叢晚翠春酣鋪
碎錦千橋庄上酒初濃

杏花

飛盡紅英艶有餘泼風炫日燕差池他時結得匀
圓果若比蟠桃色更奇

櫻桃花

盘絲宛轉對華堂別是天然一種芳共道玉皇紅
世界翩然青帝紫羅裳

海棠花

早於桃李晚於梅氷雪肌膚姑射來碧玉黃金俱
物外長生洞府引霞盃

水仙花

爛紅如火亂交加掩映春醪琥珀斜應羡朱顏渾
不老掌中長似握丹砂

山茶花

送顧太史起告還　朝

吳江新水碧於油簫鼓樓船在上頭去路已深芳
草色逢春還憶少年遊風清玉珮趨金馬月麗彤

闈奉　紫旒聞道講筵虛席久懸知入告有嘉猷

朱濟之邀余看海棠丘張潘三君暨臧兒同
集有歌者倩侍酒作四絶句

巳日三春逼艶陽隔溪花發自流光明霞掩袂晴
兼雨来看佳人傍晚粧

其二

杜老林人亦姓朱不知其舍有花無高樓爛熳清
酣後世界於今似錦鋪

其三

花卿亦是惜春時漫與花神共鬬奇妖艶不教勝
雅淡色香深處斂雙眉

其四

主人强飲客猶醒大白呼来不暫停更出談鋒堪
濟勝海棠花下說　朝廷

倩兒偶有所苦戲題一絶

桃花洞口結盤螭正是春光謝客時漢殿祁恩方
未已夜來莫遣武皇知

𠃊大司寇予告歸訪之弇山園

未老胡爲早乞身腰犀偏照髮如銀文章海內誰
相敵樽酒年來轉自親住隔婁江三十里名忝卯
榜四餘旬午橋何似弇山勝白傅長過莫厭頻

端陽日方山人見過留酌草堂

昔在江湘今在吳故人猶識故時吾相逢況是天
中節潦草銜杯共泛蒲

江上偶題嘲倩

仙郎盡道月中回月已虧盈尚未來水白茫茫天
更闊江邊那有望夫臺

送周撫臺赴任南少司徒

甘雨初迎大有年感公覆露得廻天農卿已入星
軺使澤國猶聞雲漢篇隨路謳歌送行李滿城冠
蓋擁離筵衮衣一去還堪憶只在 神京日月邊

送李兵憲開府三吳

野夫久矣臥江鄉亦載壺漿出練塘曾識龍門占
氣象重看斧倍輝光民如望歲留旌旆 帝爲
扶風簡俊良超拜故應須久任三吳今日有文襄

文襄自僉都撫吳歷尚書二十九年亦江西人

贈凋塾師

長身玉立氣昂藏都授高名獨擅場貯腹經書堪
作笥及門游夏盡升堂姚江物色猶前輩練水八
家似故鄉自昔大才成較晚平津原是老賢良

送丘五老之金陵請經

祁水日悠悠若行何所求兩僧隨荷擔七月任披
裘杯向青蓮度經從白馬收西天那在遠指點石
城秋

壽秦少說七十

昔年曾是乘驄客今日人稱河上公謾擬蓬蒿甲
適鷃須知霄漢有冥鴻清涼夜色中秋月究轉潮
音萬里風坐閱滄桑經幾變劃然一嘯世緣空

壽袁履善七十

賜第虛將姓氏傳三山五岳但隨緣精神龍馬真
無比世界蘧廬若自然不問人間誰趙孟倘逢天
外有彭佺算來萬事都飄擲初度行過七十年

燒酒行示兒輩

從來易醉是卯酒一醉昏昏直到酉何況燒刀可

殺人誰能歡飲必盈缶一日光陰能幾時醉中萬
事俱無有几上攤書無暇讀翻似楊枝棘吾肘今
日已過明日來課業都忘三六九爲問今月何時
令明年此際還乘興攬衣滚滚入科場但將空腹
圖僥倖主司不策醉鄉侯何勞麴蘗頻爭勝莫向
江頭復怨天勤苦無成方是命

歸有園稿卷之六　終

歸有園稿卷之七

詩編　辛卯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詩

元日試筆

元晨最喜鬱重陰嵎谷風來喜更深擂事已占農
父意椒花空繫老臣心安儲何用招商皓築野能
無夢傅霖經略應須酬　聖主莫將金幣餌南侵

附除夕書懷效長慶體

今夕樽前看眼前貴人誰到古稀年生兒亦解親

詞翰款客猶能備管絃羅綺蚕辭緣肺附支離終
悟得身全百年轉轂渾常事對酒長歌獨漉篇

三日枯坐齋中有懷子柔作

繡佛燈前想髮禪蒲團相望隔爐烟花泥故沒陶
生逕纖屐何辜謝傅緣黃鳥知音翻嚦嚦銀塘過
雨淨涓涓千門競貼鏤金勝一老垂簾續太玄

大司寇王公輓章二首

少日同朝老息肩人言好事故難全應憖樂社隨
年長不道庚星掩月圓四世科名纔八座一辭

禄即重泉從今莫問西州路春到弇山倍黯然

其二

身騎箕尾竟何之恐是靈山赴會時漫以文章勞宇宙翻因糟粕悟希夷從今任世心無礙自信生天路不疑此後思君休下淚但隨僧蠟誦阿彌

人日集張二丈館喜雪

窄逕衝泥路沿溪渡古橋相逢多後輩取醉說前朝風俗宜人日星河爛雪霄殷勤舊鄰父莫問夜迢迢

朱濟之以扇索詩偶贈一律

我愛山人朱濟之口中月旦手中詩潮田自飽香秔飯樂衰兼收敗鼓皮花下有人時索酒松間無月不聞碁浮名何似逍遙樂悔却從前歎數奇

燈夕詩有序

是歲辛卯元夕燈火之盛前無與比而余初度七十自十三至十八夜諸少俊以酒爲壽蓋無一夜不在醉鄉也得絕句九首以自娛其老且識惜陰之意云

十三夜集沈伯咸館衆有所遲已果如願題二絕

華月當空錦席開清光不共玉人來無端城北衝泥路十里香風一騎回

其二

滿堂歡飲共陶然迎得如花美少年底事含情無一語廣寒深處望嬋娟

十四夜集寶綸堂曦兒置酒爲余稱觴

吾年七十古來稀紅燭當筵看舞衣更是伯兄添

六歲何慚花萼正相輝

十五夜集北里稷兒館中

佳兒置酒鬧元宵舞罷停歌較寂寥解得承歡有深意不令黃髮近多嬌

十六夜宴侯大參與諸少俊同集

春筵爛熳晝遊歸醉沫淋漓濕繡衣輸却少年覓金杯到手疾於揮

十七夜邢進士先酌余于匯龍潭繼赴縣公使院之席各贈一絕

燈筵不道是初筵肯酒佳殺春水船復遣歌兒扶
几杖纏頭那惜千銅錢

其二

龍潭罷飲復烏臺稠疊難禁濁酒杯更是夜寒歌
不發清言相對漏頻催

十八夜值倩兒生辰邀諸少後集逸老樓中
因識隱語用攄壯懷作二首

逢卿燈後慶懸弧妻爲當壚自執壺勸得諸公都
爛醉春衣典盡酒頻呼

其二

疑是生前有宿緣琵琶聲斷憶當年歌樓未了人
間債重領春風到酒邊

寄懷大宗伯沈公 公名鯉歸德人原籍崑山

公向商丘望武丘封書長寄海西頭他時建禮同
宵直前度浮言共水流名在玉堂眞學士生當嵩
岳古中州應知帷幄人惟舊良弼無勞夢裏求

勸善偈四首

虛空無一物着物始有我識得本來無就是好況
界

其二

時來心噴火時去湯澆雪有來便有去莫作世間
業

其三

凡人俱有欲盡向世間討縱然討得來歡喜是煩
惱

其四

只因世界昏魑魅咨饕逞有時見天日避去無踪
影

鍇存園稿　詩編卷之七

送唐叔達游都下

君居東海上閉門澹無營一朝理蒯緱逝將適燕
京曲士矜咫步達人慕長征山河爛錦鋪况乃春
日晴行行涉齊魯遠見　帝王城　天子方垂衣
左右羅公卿朱門盛賓容冠盖森縱橫棹頭相僻
倪揮手謝逢迎長安多酒家胡姬嚮唱聲昔時慷
慨地倘逢擊筑生百壺那自惜肝膽爲誰傾攜之
臨高臺盧龍望妖精刀斗一何急堠火一何明請

原缺第六葉

多竹深藏綺席花好媚清歌已識青雲館何須味
澗阿

爲西隱僧請馬開府乞施

東天無佛亦西天爲勸將軍種福田武庫久知無
厚積禪堂姑結十金緣

重五日憶子柔在宜興赴試

相別何匆遽相思各渺茫禪心仍妙士旅況復端
陽芸閣蒸梅潤蒲觴帶雨香孤航何處所水闊共
天長

子柔以數字來謫倩近事書此寄慰

書至憐吾倩嬌容挾乳腥年輕雖喜鬬事過卽忘
形鬼自能爲祟人今惡獨醒歌臺應漸冷窗下榻
黄庭

屠儀部長卿自四明來訪留酌歸有園慰贈
二首

倚劍聞歌行路難扁舟雨裏泊江干長安斗酒十
年去狂客危言五夜闌誰謂小山非世外漸看微
月出雲端相逢莫話升沉事夢醒邯鄲且自寬

其二

由拳曾識舊甘棠到處爭看白面郎一自雲霄遠
雨露化令人世轉滄桑虛慙物色歸徐孺誤擬門
生拜鄭莊漢代長卿誰可二才情千古略相當

重五日集滙龍潭同長卿漢卿輩觀競渡

荆江曾駕五龍游競渡須乘萬里流乍可銀塘容
舴艋猶爭来勝恣沉浮尊前亦有懷沙客海上初
迎訪戴舟爲愛紫雲能佐酒明珠那惜作纏頭

竺林院與長卿漢卿諸君小集

一燈懸照夕陽城乍見紅樓放晚晴酒德未應妨
妙果潮音原自向空明雙松故識前朝色萬竹遥
分上界聲此際與君談出世西天今已近東瀛

子柔試畢歸太倉代倩致訊

陽羨聞回檝逡巡且未還謝家多玉樹李白在匡
山積雨魚龍奮深林虎豹閑相思何所寄欹枕聽
潺湲

其二

問我今何事居然學寓公投讒須有北避咎合居

東雲兩眞成夢聲香總解空惟餘知巳戀猶在萬
緣中
楊大司馬枉駕歸有園留酌有贈
樞府辭榮下鎬京閒雲飛鳥一身輕他時簮笏陪
朝請滿逕蓬蒿問友生肺腑何須嫌內摯風塵今
巳厭浮名誰躋八座年踰七頭白青山有舊盟
崑山顧進士懋宏見過留酌陽春堂因盛稱
予文予甚媿焉書二律答贈
風緩兩初霽池塘生夏凉清宵促難忝往事談荆

褁作客詩名早還家姓字香休嫌頻繼燭座有顧
長康
其二
海內文章伯於今誰主盟吾衰憐大雅汝去續南
征濁世翩翩意名家籍籍聲青雲生羽翼闊道著
書成
寄殷無美職方
帷幄先秋策未然早驅飛將出祁連青雲舊署還
吾黨黃石遺書識往年塞下胡兒休飲馬江南什

子會籌邊更驚短李詩篇富文武功臣在眼前
董主客自吳興來訪
當年題柱擅風流今日相逢大海頭茗水東來移
畫舫祁江小築近丹丘淵源久識天人對慷慨能
爲燕趙游獨怪玄經非世用楊雄寂寞竟何求
送子柔赴試金陵
積雨江梅潤暑氣日以清片帆颺秋風送子遊上
京時人羨利達疇不願速成而子富才術雅志薄
世榮爲事希有功志氣本合并眷彼棄繻意顧茲

倚閭情摶扶不在遠一擊九萬程矧當强盛年努
力乘休明吾衰倦衡茅側耳鳴鹿聲壯猷欣所託
能無仗後生
代倩送李中翰還　朝
關河秋水白於銀使者還　朝彩鷁新君去天邊
供染翰吾留江上伴垂綸一杯酒盡催行李三疊
歌殘別故人相送拾遺無限意古來惟有一汪倫
秋夜飲顧宮贊園亭
銀魚甃解遠朝班歸臥吳東第一山地湧玉巖青

䝉鞬天連秋水碧潺湲月明杯酒千林靜露冷城砧五夜聞沾醉不須論興盡一江門潮落櫂歌還

壽張翁八十

舊日羅溪隱人看白面郎移居深歲月閱世幾滄桑老未忘兒戲詩能挾酒狂齒强猶健飯翻笑漢張倉

送馮敏卿再任川中督學

蜀道何如昔竹難簡書重領趣雕鞍軒帷故便羊腸谷經術能淹豸角冠劍閣風高秋萬里峩眉月轉夜千盤聞君蚤識楊雄字待問諸生擁講壇

中秋夜憶曦稷二子方在棘闈對客遣興

兒今作客兩長安明遠樓頭月共看南北影涵雙璧外塤箎聲動五雲端寒生機杼逢秋半書寄關河歎路難垂白倚門空悵望賔筵狼籍不成歡

稷兒自白下試竣還家喜而有述兼憶曦兒

金陵風色大江來錦浪浮天一櫂回彩筆凌雲雄獻賦斑衣繞榻慰銜杯香飄叢桂爭秋發紅綻芙蕖及早開更道燕臺方市駿而兄應擅出羣才

奉寄南大宗伯王公弘誨

趨朝同惹御爐烟南北相望又十年吾以思蓴滄海去君方燕鎬玉堂偏回瞻建禮如天上坐見雙鳧近日邊舊學不須勞夢卜早聞黄閣制麻宣

寄贈江陵張中丞澤民撫閩二首

聞道熊轓度武夷七閩冠帶擁前麾巡郊所至瞻風采在廟從來覩羽儀公以奉常卿被簡擐甲秋高瀧氣肅攤書夜靜篆烟遲鞬難莫問軍興後帝命於今付保釐

其二

高牙坐鎮萬貔貅纛斧崢嶸尚黑頭儒將誰能輕郤縠帝師蚤已識留侯公故出門下朝廷正議西征策島道先寛南顧憂已分勳名輸後輩不妨清世老菟裘

慰子柔下第

爲問金陵幾上書十年猶自困公車窮愁天地秋逾慘得路交遊日漸疎阮籍狂來空涕泗揚雄文似藉吹嘘知君了却維摩語蓋世功名瞥眼虛

曦稷二子南北下第是秋僅獲家倩之捷聊

成戲述效長慶體

小兒白下大兒燕兩處鄉書各沓然只為貪名勞指望翻因行路費腰纏汝曹莫作臨淵羨人世應知失馬緣獨有一枝牆外杏門楣落得暫光鮮

九日南城鐘樓偕子柔諸俊時方落第歸為此遣興

清溪畫舫白蘋洲九日來登城上樓天闊吳閶垂匹練潮回槎浦劃中流狂來漫作逢場戲老去何妨逐少游莫向盧生尋所適且凭高處一消憂

九月十日侯參知邀余同丘五老暨楊伯善潘仁卿妻子柔三文學集竺林院

携得行廚近佛堂為歡不遣老僧忙因參法藏來初地漸引禪燈照下方聽梵妙香時入座行盃凉露欲沾裳夷門慷慨猶如昨相送陶然共醉鄉

贈如隱張翁

逍遙世外更何求秋盡猶為看竹遊穿逕蹔携靈壽杖臨池猶憶岳陽樓翁舊居有小樓在水邊人稱為岳陽樓每勝景題詩句常向鄰家覓酒籌問我竺林何處是送君如過虎溪頭

送王博士北上

五年絳帳練江湄為許平津射策遲燕市驊騮今得路春風桃李共乘時山中一別無知己堂下諸生有去思問我愁心何所寄烟波渺渺片帆移

書示閔三一絕

丹青篆刻更琴書博得人間一草廬不向名都通姓字至今猶歎食無魚

贈許錦衣稱榮

詔領金吾拜紫封曉依天仗立從容趨朝帶劒還緹騎上殿垂衣護 袞龍巡徼風清寰宇靜象賢人在世恩重常家子弟無紈袴述祖勳名上鼎鍾

送李中丞予告還虔州

當年推擇竟何如此日飄然感敝廬 天子垂旒惟密勿言官得路恣吹噓雙江水闊春帆遠三月寒生夜雨初歸去承歡應計日可能長卧舊林居

壽玉陽戴甥七十

何物堪難老行年七十過三春高氣色兩界任沉浮觀世多青眼稀齡尚黑頭願言從此去一萬八千秋

七十自壽詩十首 有敘

余讀抑之詩而知後世之人無生而高貴者雖處高貴亦不過暫時之一寄寓耳矧余生而多故屢涉艱難即年躋七十官至大寮而不足之時常居其十九今逢初度親友來賀者咸述其所已然者爲之詞而烏知其隱然者乎故與兒輩聊述其槩以自附于抑之義云耳匪敢于藝天之所庇也

古來七十始懸車吾已懸車九歲餘天地有情容棄物 朝廷無事稱幽居老稀朋輩須尋少貧愛園居總遂初自後十千塲醉足誰言暫宿此蘧廬

其二

萬刼經過剩一身看看又是古稀人虛名在世難逃避終日關門遠垢塵歎沸笙歌傾四座貪看兒女祝千春隨時止足眞難老何用熊經共鳥伸

其三

諸公齊祝有餘懽未信東山老謝安身遠四愁經事久仕因三已識途難辟蘿有逕從他僻禮法無憑任我寬不是子年忘魏闕殘生秖有日三竿

其四

香山洛社與東林染却名關損道心吾已無官居散地欲將何事擾幽襟樓開海曙雙輪轉堂擬陽春萬竹深誰是婆娑誰妙喜最關禪悅是潮音

其五

裕後光前衆所期生男亦願早乘時雖無常氏詩書澤幸免陶家梨栗兒藝死縱工人不用醉鄉可樂世應嗤明年裏衲尋僧去得失榮枯任爾爲

其六

曾憶爲郎職侍祠趨朝常在夜深時燈前起草傳呼急殿裏承鑾刻漏遲上記不當丞相指分麾遥擯楚江湄三年未了兵荒債聞道强藩有奏詞

其七

遼獄初因讀　詔成半從羅織半逢迎飄搖自作
鴟鴞語反側終寒帶礪盟不信濯夫能作祟終憐
田叔獨含情無端横被徼天幸留得殘生說不平

其八

蘭臺承　詔作神丘靖獻何人爲國謀此事詎須
懷寵祿無端相向起戈矛功成幸喜還山久賞懋
惟應相國優試聽長年呼　萬歲絕勝拜將與封
侯

其九

江山臺榭總相歡天地縱横意未闌畏壘漫勞同
社祝衛門何用進賢冠吟節到處俱三逕齋飯隨
僧共一餐七十餘年成底事　九重何處奉心肝

其十

對酒休歌奈老何英雄詎不歎消磨岡陵引祝坡
翁少文武成功晉國多手植松筠俱長大身經歲
月任蹉跎　今皇近日尤神武宦海從前感息波

福建按察司經歷年家子周[illegible]

歸有園稿卷之七 終

歸有園稿二十九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是集文二十二卷詩七卷乃其歸田
後所作學謨嘗謂昔人有云近世士夫以官爲家
罷則無所於歸故自早歲罷荆州守即搆一園名
曰歸有因以名其詩文中多酬應之筆其雜著中
學諸鏡戒二卷尤未免失之於俚

李溫陵集二十卷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溫陵集二十卷》提要

李溫陵集目錄

卷之三　書答

答耿司寇　答鄧明府

復周柳塘　寄答大中丞

卷之四　書答

與莊純夫　答周二魯

復焦秫陵　又與焦秫陵

復鄧鼎石　寄答京友

答周柳塘　寄答留都

與曾繼泉　與曾中野

書常順手卷呈顧冲菴

卷之五　書答

答劉方伯書　答莊純夫書

與周友山書　又與周友山書

與焦漪園　與劉晉川書

與友朋書　答劉晉川書

别劉肖川書　答友人書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復耿侗老書　與李惟清

與明因　與焦弱侯

與弱侯　與方伯雨柬

與楊定見　與楊鳳里

又與楊鳳里　與梅衡湘

附衡湘答書　又

復麻城人書　與河南吳中丞書

答陸思山　與周友山

與友山　寄京友書

與焦弱侯書

卷之六　書答

復士龍悲二母吟　復晉川翁書

書晉川翁壽卷後　會期小啓

與友人書　復顧冲菴翁

又書　又書使通州詩後

附顧冲老送行序　復澹然大士

復李漸老書　與管登之書

觀音問　答澹然師 五首

與澄然 一首　答自信 五首

答明因 六首

卷之七 雜述

卷之八 雜述

卷之九 雜述

卷之十 雜述

卷之十一 雜述

卷之十五　讀史

卷之十六　讀史

卷之十八

道古録

卷之十九

道古録

卷之二十 詩

讀書樂　富莫富於常知足

九日同表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至日自訟謝王翁　朔風謡

題繡佛精舍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游戲偈　哭耿子庸

其二　其三

其四　宿吳門

其二　同深有上人看梅

又觀梅　鄭樓

雜髮　其二

其三　其四

哭貴兒　其二

其三　哭黄宜人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夜半聞鴈

其二　其三

其四　莊純夫還閩有憶

其二　其三

其四　歲暮過胡甫老

其二　其三

其四　榼山寺夜坐

慰鄭子玄　其二

其三　寓武昌寄劉晉川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塞上吟

賦松梅　其二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偈二首答梅中丞　懷林答偈附

李溫陵集目録終

李溫陵集卷之一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知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

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渠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眞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既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

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以安朝廷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吾恐縱謙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益于事也佛無益于事成佛何爲乎事有礙于佛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刧可畏也夫

答李如眞

弟學佛人也異端者流聖門之所深闢弟是以於孔氏之徒不敢輕易請教者非一日矣非恐其闢巳也謂其志不在于性命恐其術業不同未必能開我之眼愈我之疾我年衰老又未敢泛泛然爲無益之請以虛度此有限時光非敢忘舊日親故之恩如兄所云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之云也念弟非薄人也自巳學問未曾明白雖承朋友接引之恩切欲報之而其道無繇非能報之而不爲之報也承兄遠教感切難言第弟禪學也路徑不同可如之何且如親民之旨無惡之旨種種不猒不倦之旨非不親切可聽的的可行但念弟至今德尚未明安能作親民事乎學尚未知所止安敢自謂我不厭乎既未能不厭又安能爲不倦事乎切恐知學則自能不厭如饑者之食必不厭飽寒者之衣必不厭多今于生死性命尚未如饑寒之甚雖欲不厭又可能耶若不知學而但取不厭者以爲題目工夫則恐學未幾而厭自隨之矣欲能如顏子之好學得與欲如夫子之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可得與况望其能不倦也乎哉此蓋或侗老足以當之若弟則不敢以此自足而必欲人人同宗此學脉也何也未能知學之故也未能自明巳德故也未能成巳立巳盡巳之性故也惟德有未明故凡能明我者則親之其不如巳者不敢親也便佞者善柔者皆我之損不敢親也既不敢親則惡我者從生焉我惡之者亦從生焉亦自然之理耳譬如父之於子然子之賢不肖雖各不同然爲父者未嘗不親之也未嘗有惡之之心也何也父

既有子則田宅財帛欲將有托功名事業欲將有寄種種自大父來者今皆於子乎授之安能不以子爲念也今者自身朝餐未知何給暮宿未知何處寒衣未審誰授日夕竊竊焉唯恐失所尚無心于得子又安知有子而欲付托此等事乎正弟之謂也此弟於侗老之言不敢遠聆者以此也弟非薄於故舊之人也雖欲厚之而其道固無從也吁安得大事遂明輪廻永斷從此一聽長者之教一意親民而宗不厭不倦學脉乎且兄祗欲爲仁不務識仁又似于孔門明

德致知之教遠矣今又專向文學之場精研音釋等事似又以爲仁爲第二義矣穠學如此故弟猶不知所請教也非薄之謂也念兄未必能開弟之眼愈弟之疾也大抵兄高明過于前人德行欲列于顏閔文學欲高于遊夏政事不數于求由此亦惟兄之多能能自兼之弟惟此一事猶惶惶然恐終身不得到手也人之賢不肖懸絕且千萬餘里眞不可槩論有如是哉弟今惟自愧爾矣

答周若莊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知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談者乃舍明德而直言親民何哉不幾于舍本而圖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親民即明德事邪吾之德既明然後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當如是非謂親民然後可以明吾之明德之

謂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於至善而已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於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能事畢矣由是而推其餘者以及于人於以親民不亦易易乎故終篇更不言民如何親而但言明德故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故既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爲知止

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觀大學如此詳悉開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人能知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不遷也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已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慮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許明德自任而欲上同於大人親民之學也然則顏子終身以好學稱曾子終身以守約名而竟不敢言及親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學邪世固有終其身覓師

友親近善知識而卒不得收寧止之功者亦多有之況未嘗一日親近善知識而遂以善知識自任可乎

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長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之以爲安倚之以爲常也明矣然而鯤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爲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邪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

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生復乘之而去矣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大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于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决非鄉人之所好而鄉

人之中亦决不生豪傑今賢聖皆豪傑爲之非豪傑而能爲聖賢者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爲賢聖而乃索豪傑于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决非豪傑亦决非有爲聖賢之眞志者何也若是眞豪傑决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眞志要爲聖賢决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答鄧石陽

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于倫物上識眞空不當于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眞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眞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愼乎昨者復書眞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有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爲極則也耶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空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眞空塞了一分眞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弟老矣作筆

艸艸甚非其意兄尚有志易簡之理不願虛生此一番則弟雖吐肝膽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橫此見解不復以生死爲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又答石陽太守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學非虞廷精一之學也精則一一則不二不二則平一則精精則不疎不疎則寔如渠老所見甚的確非虛也正眞寔地位也所造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蓋親得趙老之傳者雖其東西南北終身馳逐于外不免遺棄之病亦其迹

耳獨不有所以迹者乎迹則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則千萬其人亦千萬其面矣人果有千萬者乎渠惟知夫人之無千萬也是以謂之知本也是以謂之一也又知其面之不容不千萬而一聽其自千自萬也是以謂之至一也是以謂之大同也知其迹則渠老之不同于大老亦猶大老之不同于心老心老之不同于陽明老也若其人則安有數老之別哉知數老之不容分別此數老之學所以能繼千聖之絕而同歸于一以貫之之旨也若槩其面之不同而遂疑其人

之有異因疑其人之有異而遂疑其學之不同則過矣渠正充然滿腹也而我以畫餅不充疑之渠正安穩在彼岸也而我以虛浮無歸宿病之是急人之急而不自急其急者故弟亦願兄之加三思也使兄之學眞以朱子者爲是而以精一之傳爲非是則弟更何說乎若猶有疑于朱子而尚未究于精一之宗則兄于此當有不容以已者在今據我二人論之兄精切于人倫物理之間一步不肯放過我則從容于禮法之外務以老而自佚其不同者如此兄誠靜聽而細觀之我二人同乎不同乎一乎不一乎若以不同看我以不一看我誤矣但得一萬事畢更無有許多物事及虛寔高下等見解也到此則誠意爲眞誠意致知爲眞致知格物爲眞格物說誠意亦可說致知亦可說格物亦可何如何如我二人老矣彼此同心務共證盟千萬古事業勿徒爲泥泥會聚也

答李見羅巡撫

昔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公接引尤勤發蒙啓蔽時或未省而退寔沈思既久稍通解耳師友深

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來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質單獨力難就恐遂爲門下鄙棄故往往極意參尋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盡與某相類邪但知爲人不知爲已惟務好名不肯務寔夫某既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於陷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乎以故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年少聽彼俚歌聆此哄語譏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术丸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淸景逡可

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蹤跡如此豈誠避人哉若樂于避人則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土而可矣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爲誠然否然則此道也非果有夕死之大惧朝聞之眞志聰明蓋世剛健篤生卓然不爲千聖所揺奪者未可遽以與我共學此也蓋必其人至聰至明至剛至健而又逼之以夕死急之以朝聞乃能退就實地不驚不震安穩而踞坐之耳區區世名且視爲浼已也肯耽之乎向時尚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

遊未便卜期年老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山水以人爲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閑適之餘著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今者有公則不啻玄晏先生也計即呈覽未便以覆酒甕其如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此東西南北信無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名心難終脫却然亦不須脫却也世間人以此謂爲學者不少矣由此觀之求一眞好名者舉世亦無則某之閉戶又宜矣近作二首附便請正于左

答焦從吾

承諭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附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弃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

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秘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予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眞英雄子畫作罷軟漢矣眞風流名世者畫作俗士眞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眞可笑耻也哉因知范曄尚爲人傑後漢尚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已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已斷斷然不宜與俗士觀之望

兄細細批閱一過如兄的然以爲無害則題數句于前發出第編次本意可矣不顧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第既處遠勢難遥度但不至取怒于人又不至汚辱此書即爲愛我中間差訛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本欲與上人偕往面承指教聞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儆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生平慕西湖佳勝便于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

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種種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老而無髮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從此未涅槃之日皆以閱藏爲事不復以儒書爲意也前書所云鄧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機即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婢爲夫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谿渠和尚以爲眞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

槩致虛極而守靜篤者乎何也蓋惟其知寔之爲虛是以虛不極惟其知動之卽靜是以靜不篤此是何等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哉故曰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并以與兄共證斯事乎潘雪松聞已行取三經解已刻在金華雪松當必有刻相遺遺者多則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爲要刪太繁故于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蓋爲蘇註未愜故就原本

添改數行心經提綱則爲友人寫心經畢尚餘一幅遂續墨而塡之以還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娛不意遂成木灾也若藏書則眞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當居言路作諍臣爲顯官矣不肖何以受知於此老也其信我如是豈眞心以我爲可信乎抑亦從兄口頭來便相隨順信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着眼睛索我于牝牡驪黃之外知卓吾子之爲世外人也則當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具眼矣

答何克齋尚書

某生于閩長于海丐食于衛就學于燕訪友于白下質正于四方自是兩都人物之淵東南才富之產陽明先生之徒若孫及臨濟的派丹陽正脉但有一言之幾乎道者皆某所叅禮也不扣盡底蘊固不止矣五十而至滇非謀道矣直糊口萬里之外耳三年而出滇復寓楚今又移寓于楚之麻城矣人今以某爲麻城人雖某亦自以爲麻城人也公百福具備俗之人皆能頌公某若加一辭贅矣故惟道其平生取友

者如此

復丘若泰

丘書云僕謂丹陽寔病柳塘云何有于病且要反身默識識默耶識病耶此時若纖念不起方寸皆空當是丹陽但不得及此境界耳柳塘東附覧幸教之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即有此海既有此病即有此苦丹陽安得而與人異耶人知病之苦不知樂之苦樂者苦之因樂極則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樂苦者樂之因苦極則樂至矣苦樂相乘是輪廻種因苦得樂是因緣法丹陽雖上僊安能乘輪廻舍因緣自脫于人世苦海之外耶但未嘗不與人同之中而自然不與人同者以行糧素具路頭素明也此時正在病只一心護病豈容更有別念乎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叅于其間乎是乃眞第一念也是乃眞無二念也是乃眞空也是乃眞纖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寔境也非謂必如何空之而後可至丹陽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寔際便不空矣

復鄧石陽

昨承教言對使裁謝尚有未盡謹復錄而上之蓋老丈專爲上上人說恐其過高或有遺弃之病弟則直爲下下人說恐其沈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謂出家兒者祇知有持鉢糊口事耳然世間惟下下人最多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則舉世絕少非直少也蓋絕無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絕無者舉世既無之矣又何說焉年來每深嘆憾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

其倖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于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素羸弱以爲弟姪已滿目可以無歎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棄于人倫之外者平生師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盡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輩等耳第初不敢以彼等爲徇人彼等亦不以

我爲絕世各務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遠而形迹頓遺願作聖者師聖願爲佛者宗佛不問在家出家人知與否隨其資性一任進道故得相與共爲學耳然則所取于渠者豈取其棄人倫哉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畧不過曰其爲人倔强難化如此始焉不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眾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强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倔强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則雖倔强何益雖出家何用雖至于斷臂燃身亦祗爲喪

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補也故苟有志于道則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釋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學佛者非學其棄淨飯王之位而苦行於雪山之中也學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學孔子者非學其能在家也學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爲是則今之在家學聖者多矣而成聖者其誰邪若以出家爲非則今之非釋氏者亦不少矣而終不敢謂其非佛又何也然則學佛者要于成佛爾矣渠既學佛矣又何說乎承示云趙老與胡氏書極詆渠之非曰

雲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墦登壟之態覽教至此不覺泫然斯言毒害寔刺我心我與彼得無盡隨其中而不自知者乎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爲高品輕功名富貴爲善學者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所謂言不怒則聽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者之爲乞墦矣而孰知雲水瓢笠之衆皆乞墦邪使胡氏思之得無知斯道之大而不專在于輕功名富貴之間乎然使趙老而別與溺于富貴功名之人言之則又不如此矣所謂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槩

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吾謂趙老眞聖人也渠當終身依歸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邪然要之各從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獨念乞播之孱心寔耻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聞見以爲聰明或籍耳目以爲心腹與或憑冊籍以爲斷案或依孔佛以爲泰山與有一于此我乃齊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承諭欲弟便毁此文此寔無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覽者覽欲

毁者毁各不相妨礙此學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喜者爲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兄又以毁者爲是而復責弟之不毁則是各見其是各私其學學斯僻矣抑豈以此言爲有累于趙老乎夫趙老何人也巍巍泰山學貫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則亦無貴于趙老矣夫惟陳相倍師而後陳良之學始顯惟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而後夫子之道益尊然則趙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謂渠惜其以倍師之故頓爲後世咦耳則渠已絕棄人世逃儒歸佛陷于大戮而不自愛惜矣君又何愛惜之有焉吾以爲渠之學若果非則當以此暴其惡于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改之若果是則當以此顯其教于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爲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所以爲大同也且觀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讀異端之書者乎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于天下欲其幼而學壯而行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罰如此其詳明也然猶有束書而不肯讀者况佛教乎佛教且然况鄧和尚之語乎况居士數句文字乎吾恐雖欲拱

手以奉之彼卽置而弃之矣而何必代之毁與弃也弟謂兄聖人之資也且又聖人之徒也弟異端者流也本無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爲異端相襲而排擯之者不知其幾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衆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國家以六經取士而有三藏之收以六藝教人而又有戒壇之設則亦未嘗以出家爲禁矣則如渠者固國家之所不棄而兄乃以爲棄邪屢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動念然謂弟欲使天下之人皆弃功名妻子而

後從事于學果若是是爲大蠹第不如是之愚也然
斯言也吾謂兄亦太早計矣非但未卯而求時夜者
也夫渠生長于內江矣今觀內江之人更有一人效
渠之爲者乎吾謂卽使朝廷出令前鼎鑊而後白刃
驅而之出家彼寧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顧也
而謂一鄧和尚能變易天下之人乎一無緊要居士
能以幾句閑言語能使天下人盡棄妻子功名以從
事於學佛乎蓋千古絕無之事千萬勿煩杞慮也吾
謂眞正能接趙老之脉者意者或有待于兄耳異日

必有端的同門能共推尊老丈以爲師門顏閔區區
異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並驅爭先也則此鄙陋之
語勿毀之亦可然我又嘗推念之矣夫黃面老瞿曇
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厭薄衰周亦遂西遊不返老而
後出家者也獨孔子老在家耳然終身周流不暇煖
席則在家時亦無幾矣妻既出矣獨一子耳更不聞
其再娶誰女也又更不聞其復有幾房妾媵也則于
室家之情亦太微矣當時列國之主盡知禮遇夫子
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
則曰明日遂行則于功名之念亦太輕矣居常不知
叔梁紇葬處乃葬其母于五父之衢然後得合葬于
防焉則于掃墓之禮亦太簡矣豈三聖人於此顧爲
輕于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遺弃之病哉然則渠上
人之罪過亦未能遽定也然以予斷之上人之罪不
在于後日之不歸家而在于其初之輕于出家也何
也一出家卽棄父母矣所貴于有子者謂其臨老得
力耳蓋人既老便自有許多疾病苟有子則老來得
力病困時得力臥牀難移動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

力五內分割痛苦難忍時得力臨終嗚咽分付訣別
聲氣垂絕時得力若此時不得力則與無子等矣又
何在于奔喪守禮以爲他人之觀乎往往見今世學
道聖人先覺士大夫或父母八十有餘猶聞拜疾趨
全不念風中之燭滅在俄頃無他急功名而忘其親
也此之不責而反責彼出家兒是爲大惑足稱顚倒
見矣吁吁二十餘年傾蓋之友六十七歲皓皤之夫
萬里相逢聚首他縣剖吐肝胆盡脫皮膚苟一毫衷
赤不盡尚有纖芥爲名作誑之語靑霄白日照耀我

心便當永墮無間萬刼爲驢與兄騎乘此今日所以報荅百泉上知已之感也縱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

復周三曾

三曾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也如僕本無才可用故自不宜于用豈誠與雲與鶴相類如三曾所許與者哉感媿甚矣夫世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非虛言也唯無其才而虛有其名如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與大司馬抗衡以自附于王謝是爲不自忖度耳此則僕無是矣僕惟早自揣量故毅然告退又性剛不

能逶蛇性疎稍好靜僻以此日就鹿豕群無頼蓋適所宜然如三曾大才盛年際明世正宜藏蓄待時爲時出力也古有之矣有大才而不見用于世者世既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等不使無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老聃是也今觀渭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持竿不顧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獵于渭縱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爲師敬養之以爲老有子若發不武不能舍承父志太公雖百萬韜畧不用也此皆所謂善藏其用者也若夫嚴子陵陳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裘隨驢終名隱士雖不遁心而能遁迹雖不見用才亦見隱才矣黄老而下可多見邪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沈因時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晏吾輩是也此其最高矣乎乃若切切焉以求用操一已之繩墨持前王之規矩以方枘欲入圓鑿此豈用世才哉徒負却切切欲用本心矣吾儒是也幸而見幾明决不俟

終日得勇退之道焉然削跡伐木餓陳畏匡其得免者亦幸耳非勝筭也今三曾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皆所熟厭當必有契詒者僕特崖畧之以俟擇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爲天下後世非笑也

荅鄧明府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爲司業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

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爲江陵所攝於是撫然便有惧色葢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寔所謂雄不並立于世者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不記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爲讎然亦未嘗讎何公者以何公不足讐也特何公自爲讐耳何也何公必爲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閫是誰不甘心何

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爲也故巡撫緝訪之于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發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于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之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死又安可得耶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人而必欲殺吉安人爲尤錯今日俱爲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追其心不責其過而責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葢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並論之以裁正于大方爲所論甚見中蘊可爲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李温陵集卷之一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眞推而擴之與天下爲公乃謂之道既欲與斯世斯民共由之則其範圍曲成之功大矣學其可無術歟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爲家法者也僕又何言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

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故爲願學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僕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已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也歟哉惟其由己故諸子自不必問仁于孔子惟其爲己故孔子自無學術以授門人是無人無己之學也無己故學莫先于克己無人故教惟在于因人試舉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簡人也而問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聰明故悟焉而請事司馬牛遭兄弟之難常懷憂懼是謹言慎行人也而問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訒而已牛也不聰故疑焉而反以爲未足由此觀之孔子亦何嘗教人之學孔子也哉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而學孔子者務舍己而必以孔子爲學雖公亦必以爲眞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嘗以孔子教人學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爲教于天下是故聖人在上萬物

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於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縶其四體而人始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衆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條理則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之則安之矣是故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爵彊

有力者與之以權能者稱事而官愞者夾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虛位但取具瞻高才者處以重任不問出入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雖欲飾詐以投其好我自無好之可投雖欲揜醜以著其美我自無醜之可揜何其說之難也是非眞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歟是非眞能不見一絲作爲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歟然則孔氏之學術亦妙矣則雖謂孔子有學有術以教人亦可也然則無學無術者其茲孔子之學術歟公既

深信而篤行之則雖謂公自已之學術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知公耳故凡公之所爲自善所用自廣所學自當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公也公自當愛僕不必公之賢于僕也則公此行人人有彈冠之慶矣否則同者少而異者多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時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爲者耳更不必聞于人之言非不欲聞自不聞也若欲不聞孰若不爲此兩者從公決之而已且世間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盡爲之邪且夫吾身之所繫于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過人亦且無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見者舉千億莫敢當前獨此君子焉稍出其緒餘者以整頓之功成而衆不知則其過人也遠矣譬之龍泉太阿非斬鮫斷犀不輕試也蓋小試則無味小用則無餘他日所就皆可知矣阿世之語市井之談耳何足復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責望亦自頗厚渠以人之相知貴於知心苟四海之內

有知我者則一鍾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觀公寔未足爲渠之知已夫渠欲與公相從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內嘵嘵焉欲以口舌辨說渠之是非以爲足以厚相知而荅責望于我者之深意則大謬矣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爲渠之輕重也審矣且渠初未嘗以世人之是非爲一已之是非也若以是非爲是非渠之行事斷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蓋渠之學主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無諱今公之學既主于用世則尤宜韜藏固閉而深居迹相

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爾及之然是亦嘵嘵者知其無益也

與楊定見

此事大不可世間是非紛然人在是非場中安能免也于是非上加起買好遠怨等事此亦細人常態不足怪也古人以眞情與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秪有一笑爲無事耳今彼講是非而我又與之講是非講之不已至于爭辨人之聽者反不以其初之講是非者爲可厭而反厭彼爭辨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

迷在其中而不覺耳旣惡人講是非矣吾又自講是非講之不已至于爭爭不已至于失聲失聲不已至于爲讐失聲則損氣多講則損身爲讐則失親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間一點便宜亦自不知求豈得爲智乎且我以信義與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責人之背信背義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雖稍知愛身者不爲而我可爲之乎雖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處我素犯之但能時時自反而克之不肯讓便宜以與人也千萬一笑則當下安

安精神復完胸次復舊開爽且不論讀書作舉業事只一場安穩睡覺便屬自己受用矣此大可嘆事大可耻事彼所爭與詬者反不見可嘆可耻也

與焦從吾

此間自楚倥去後寥寥太甚因思向日親近善知識時全不覺知身在何方相看度日眞不知老之將至蓋眞切友朋死生在念萬分精進亦自不知故耳自今寔難度日矣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以無處館宿不數日即回今春三月復至此中擬邀無念曾承菴

汎舟白下與兄相從夫兄以蓋世聰明而一生全力盡向詩文草聖場中又不幸而得力故於死生念頭不過一分兩分微而又微也如此且當處窮之日未必能爲地主是以未敢決來然念兄寔不容不與弟會者兄雖强壯然亦幾于知命矣此將不在念他年功名到手事勢益忙精力漸衰求文字者造門日益衆恐益不暇爲此矣功名富貴等平生盡能道是身外物到此反爲主而性命反爲賓奈之何我與兄相處惟此一事故不覺知此

又與從吾

無念來歸得尊教今三閱月矣絕無音使豈科場事忙不暇作字乎抑湖中無鴻鴈江中少鯉魚也都院信使不斷亦可附之難曰不便也此中如坐井舍無念無可談者雖時時對古人終有眼昏氣倦時想白下一字如萬金兄何故靳不與邪念弟寔當會兄古人言語多有來歷或可通于古未必可通于今者時時對書則時時想兄願得侍兄之側也此弟之不可少兄者一也學問一事至今未了此弟之不可少兄

者二也老雖無用而時時疑著三聖人經綸大用判若黑白不啻千里萬里但均爲至聖未可輕議之此又弟之不可少兄者三也若夫目擊在道晤言消憂則半刻離兄不得此弟之所以日望兄往來佳信也聞霍丘有高中門生便一往賀順道至此慰我渴懷然後赴京不亦可歟萬勿以多事自托也福建錄孝弟策冠絕當與陽明山東試錄並傳朱紫陽斷案至引伯玉四十九孔子七十從心眞大手段大見識弟向云善作者純貶而褒意自寓純褒而貶意自存是也兄于大文章殊佳如碑記等作絕可蘇長公片言隻字與金玉同聲雖千古未見其比則以其胸中絕無俗氣下筆不作尋常語不步人脚故耳如大文章終未免有依傚在後輩有志向者何人暇中一一示我我亦愛知之世間無根器人莫引之談學彼不爲名便是爲利無益也

又與從吾孝廉

經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彼眞正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侶爲魔王伴全不覺知是魔與

佛也願兄早了業緣速登上第完世間人了出世法乃見全力云近居龍湖漸遠城市比舊更覺寂寞更是弟之晚年便宜處耳嘗謂百姓生而六十便免差役蓋朝廷亦知其精力既衰放之閒食全不以世間事責問之矣而自不知暇逸可乎弘明集無可觀者只有一件最得意事昔時讀謝康樂自負慧業文人頗疑其誇日于集中見其辨學諸篇乃甚精細彼其自志學之年卽事遠公得會道生諸名侶其自負固宜然則陶公雖同時亦寔未知康樂矧遺民諸賢哉

謝公寔重遠公遠公寔雅愛謝公彼謂嫌其心襍不許入社者俗士之妄語耳遠公甚愛賢所見亦高觀其與人書委曲過細唯恐或傷況謝公聰悟如是又以師道事遠公遠公安忍拒之千載高賢埋没至今得我方爾出見于世此一喜也王摩詰以詩名論者雖謂其通于禪理猶未遽以眞禪歸之況知其文之妙乎蓋禪爲詩所掩而文章又爲禪所掩不欲觀之矣今觀六祖塔銘等文章淸妙豈減詩才哉此又一喜也意欲別集儒禪一書凡說禪者依世次彙入而

苦無書有者又多分散如楊億張子韶王荆公文文山集皆分散無存若僧禪則專集僧語又另爲一集與儒禪並行大約以精切簡要爲貴使讀者開卷了然醍醐一味入道更易耳華嚴合論精妙不可當一字不可改易蓋又一華嚴也如向郭註莊子不可便以莊子爲經向郭爲註如左丘明傳春秋不可便以春秋爲經左氏爲傳何者使無春秋左氏自然流行以左氏又一經也使無莊子向郭自然流行以向郭又一經也然則執向郭以解莊子據左氏以論春秋者其人爲不智矣

復耿中丞

四海雖大而朋友寔難豪士無多而好學者益鮮若夫一往參詣務于自得直至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者則令弟子庸一人寔當之而今不幸死矣僕尚友四方願欲生死于友朋之手而不可得故一見子庸遂自謂可以死矣而詎意子庸乃先我以死也耶與言及此我懷何如也公素篤于天倫五內之割不言可知且不待遠求而自得同志之朋于家庭

之內祝予之嘆豈虛也哉屢欲附一書奉慰第神緒忽忽自心且不能平而敢遠以世俗遊詞奉勸于公也耶今已矣惟念此問學一事非小小根器者所能造詣耳夫古人明以此學爲大學此人爲大人矣夫大人者豈尋常人之所能識耶當老子時識老子者惟孔子一人當孔子時識孔子者又止顏子一人蓋知己之難如此使令弟子庸在時若再有一人能知之則亦不足以爲子庸矣嗟嗟勿言之矣今所憾者僕數千里之來直爲公兄弟二人耳今公又在朝矣

曠然離索其誰陶鑄我也夫爲學而不求友與求友而不務勝已者不能屈耻忍痛甘受天下之大鑪錘雖曰好學吾不信也欲成大器爲大人稱大學可得邪

復京中友朋

來教云無求飽無求安此心無所繫著即便是學註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在非也就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別出所知見相正淺矣又云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依明捷記第欲

並生讒說殄行猶不憤疾于頑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也曰舉直錯諸枉錯非舍弃之蓋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終弃也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只此一親字便是孔門學脉能親便是生機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體取就是保任之擴充之耳來示如此敢以寔對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于安飽之間則僞矣既時敏于學則自不得不慎于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于人也今之敢爲大言便偃然高坐其上必欲爲人之師者皆不敏事之故耳夫惟眞寔是敏事之人豈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有漸入漸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

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學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如此則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則自然親民如向日四方有道爲我所就正者我既眞切向道彼決無有厭惡之理決無不相親愛之事決無不吐肝露胆與我共證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認此爲題目爲學脉而作意以爲之也今無明明德之功而遽曰親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飛且使聖人明明德

喫緊一言全爲虛說矣故苟志于仁則自無厭惡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衆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鄉愿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爲好學而寔不好學者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爲而惡之哉蓋已至于仁則自然無厭惡已能明德則自能親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聖學之所以爲妙也故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

安能做得成安能眞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爲學耳寔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顔子爲好學也既稱顔子爲好學不厭而不曾說顔子爲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顔子不敢當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親民未能不厭而先學不倦未能愼言以敏于事而自謂得道肆口妄言之不耻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于人人吾誠不知其何說也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說親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說無厭惡故曰毋友不如已者以此愼交猶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賜也日損以其悅與不若已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親而自處于不聞過之地也乎故欲斂事而自明已德須如顔子終身以孔子爲依歸庶幾無失身之悔而得好學之寔若其他弟子則不免學夫子之不厭而已學夫子之不倦而已畢竟不知夫子之所學爲何物自已之所當有事者爲何事雖同師聖人而卒無得焉者豈非以此之故與吁

當夫子時而其及門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何怪于今吁是亦予之過望也深可惡也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爲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

字同輩則以字爲嫌而稱號是以號爲非名也若以
爲非名則不特號爲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
人初生之時則已未嘗有一名字夾帶將來矣胡爲
乎而有許多名又胡爲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别
也乎若直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
也與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爲而諱胡爲而不諱也
乎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猶可委曰號之稱美而名或
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號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
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

也今者稱晦菴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則必甚
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爲諱而舉其不美
者則反以爲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
不亦顛倒之甚與近世又且以號爲諱而直稱曰翁
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翁曰爹亦可以尊
人也若以爲翁者奴隸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翁
者非奴隸也翁之極爲翁爹之極爲老稱翁稱老者
非奴隸事獨非兒孫事乎又胡爲而舉世皆與我爲
兒孫也邪近世稍知反古者至或同儕相與呼字以
爲不俗吁若眞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
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爲乎獨不可同于俗也吾以
謂稱爹與稱翁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
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志于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
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
于惡也邪噫非苟志于仁者其孰能知之苟者誠也
仁者生之理也學者欲知無惡乎其知志仁之學吾
未之見也與哉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爲
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
耳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其爲下士只作
世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爲當服膺不
失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者皆
不可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徵不信久矣苟不取陳語
以相證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
不得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爲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爲
無當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

爲自己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爲考驗庶幾若合符契耳非有閑心孛閑工夫欲替古人擔憂也古人往矣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于古人上乘之談未見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况兄爲眞切友朋安得汎汎焉而不相探討乎若只作一世完人則千古格言盡足受用半字無得說矣所以但相見便相訂證者以心志頗大不甘爲一世人士耳兄若恕其罪而取其心則弟猶得免于罪責如以弟爲大言不慚貢高矜己則弟之終將緘默亦容易耳

答耿中丞論淡

世人白晝寐語公獨於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周子禮于此淨業亦見得分數明但不知湔磨刷滌之云果何所指也夫古之聖人蓋嘗用湔刷之功矣但所謂湔磨者乃湔磨其意識所謂刷滌者乃刷滌其聞見耳若當下意識不行聞見不立則此皆爲寐語矣但有纖毫便不是淡非常惺惺法也蓋必不厭然後可以語淡故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若苟有所忻羨則必有所厭舍非淡也又惟淡則自然不厭故曰我學不厭若以不厭爲學的而務學之以至于不厭焉則終不免有厭時矣非淡也非虞廷精一之旨也蓋精則一一則純不精則不一不一則襍襍則不淡矣由此觀之淡豈可以易言乎是以古之聖人終其身于問學之場焉講習討論心解力行以至于寢食俱廢者爲淡故也淡又非可以智力求淡又非可以有心得而其所以不得者有故矣蓋世之君子厭常者必喜新而惡異者則又不樂語怪不知人能放開眼目固無尋常而不奇怪亦無奇怪而不尋常

也經世之外寧別有出世之方乎出世之旨豈復有外于經世之事乎念彼達士宏識一見虞廷揖讓便與三盃酒齊觀巍巍堯舜事業便與大虛空浮雲並壽無他故焉其見大也見大故心泰心泰故無不足既無不足矣而又何羨邪若祇以平日之所飫聞習見者爲平常而以其罕聞驟見者爲怪異則怪異平常便是兩事經世出世便是兩心勳華之盛揖遜之隆比之三家村裏甕牖酒人眞不啻其幾千萬里矣

雖欲淡得與雖欲無然歆羨又將能與此無他其見小也願公更不必論湔磨刷滌之功而惟直言問學開大之益更不必慮虛見積習之深而惟切究師友淵源之自則康節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者當自得之不期淡而自淡矣不亦庶乎契公作人之微旨而不謬爲常惺惺語也邪

答劉憲長

自孔子後學孔子者便以師道自任未曾一日爲人弟子便去終身爲人之師以爲此乃孔子家法不如

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爲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肯來教我矣且孔子而前豈無聖人要皆遭際明時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以前傅說販築之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終身渭濱老叟岩穴胥靡之徒而已夫誰知之彼蓋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爲人師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後授以五千言文字耳但老子畢竟西遊不知去向惟孔子隨順世間周遊既廣及門漸多又得天生聰明顏子與之辨論東西遨遊既無好與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顏子沒而好學遂亡則雖有弟子之名亦無有弟子之寔矣弟每笑此等輩是以情愿終身爲人弟子不肯一日爲人師父玆承遠使童子前來出家弟謂剃髮未易且令覲政數時果發願心然後落髮未晚縱不落髮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乃爲方便不必立定跟脚也蓋生死事大非辦鐵石心腸未易輕造如果眞怕生死在家出家無有異目今巍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

于世上何有弃家去髮然後成佛事乎如弟不才資質魯鈍又性僻嬾倦于應酬故托此以逃非謂眞寔究竟當如是也如丈朴寔英發非再來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頓手脚晚矣今不必論他人即今友山見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爲兩事哉得則頓同諸佛不理會則當面錯過但不宜以空談爲事耳

答周友山

劉玉屏回頗有斐府瑟得以耳口但無多耳所諭豈

不是第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爲樂者以酒爲生如某是也以色爲樂者以色爲命如某是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奕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獨乎不知何說專以良友爲生故有之則樂舍之則憂甚者馳神于數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豈非天之所獨苦邪無念已往南京庵中甚清氣楚倜回雖不曾相會然覺有動移處所憾不得細細商確一番彼此俱老矣縣中一月間報赴閻王之召者遂

至四五人年皆未滿五十令我驚憂又不免重爲楚倜老子憂也蓋今之道學亦未有勝楚倜老者叔臺想必過家過家必到舊縣則得相聚也

答周柳塘

伏中微洩秋候自當清泰弟苦不小洩是以火盛無之奈何耳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爲大地人作惡故重譴之若不勉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也有飯吃而受熱比空腹受熱者何如以此思之故雖熱不覺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過活良法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強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出來至最下者無力無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爲設法區處非我輩並生並育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教稼之稷自然當任己饑己溺之事捄焚拯溺之憂我輩安能代大匠斲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各相捄助以過此時艱難耳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外之思出位之謂也

與耿司寇告別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姪可以語上者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其餘諸年少或聰明未啟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爲失言此則僕無是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爲難也夫以才人難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憾哉嗟夫顏子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于人之難得矣

況今日乎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于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于是動歸予之嘆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眞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迹見識高矣所謂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均同於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寔不寔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夷齊之倫其

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曾點終于狂而不寔而曾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者則夫子來歸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爲憾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之深矣而肯遽以人類視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爲侶方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于道其爲所譬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

苟萬分一有失人之悔則終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蓋論好人極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絕學則舍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大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淵左顧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嘗求之者與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寔見弃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公終不免有失人之悔矣夫夷齊就養于西伯而不忍幸生于武王父爲西伯則千里就食而并爲門下之客以

其能服事殷也子爲周王則寧餓死而不肯一食其土之薇爲其以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于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世人之愛人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元起易簀反席未安而没此與伯夷餓死何異而可遂以鄉愿之廉潔當之也故學道而非此輩人終不可以得道傳道而非此輩人終不可以語道有狂狷而不聞道者有之矣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不久將告別矣數年蒙愛感恩難酬故復致

意于狂狷與夫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少荅萬一云爾賤眷思歸已甚不得已欲遣之僕則行遊四方効古人之求友蓋孔子求友之勝已者欲以傳道所謂智過于師方堪傳授是也吾輩求友之勝已者欲以證道所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李温陵集卷之三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耿司寇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眞講學方可稱眞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于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眞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嗟夫朋友道絶久矣弔嘗謬謂千古有君臣無朋友豈過論與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諫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爲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邪避害之心不足以勝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况無其害而且有大利乎若夫朋友則不然幸而入則分毫無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則小者必爭大者爲讐何心老至以此殺身身殺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監也故弔謂千古無朋友者謂無利也是以犯顔敢諫之士恒見于君臣之際而絶不聞之朋友之間今者何幸而見僕之于公邪是可貴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僕邪眞可羨

也快哉怡哉居然復見愢愢切切景象矣然則豈惟公愛依倣孔子僕亦未肯不願依倣之也惟公之所不容已者在于汎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于爲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于痛癢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專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

之滋潤是故不請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効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凛冽是故必待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各手段不同然其爲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已之論固可以相忘于無言矣若謂公之不容已者爲是我之不容已者爲非公之不容已者是聖學我之不容已者是異學則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爲眞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聖人之不容已則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于此尚有執已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悅之而遂自以爲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聞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盡異學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謂公之不容已處若果是則世人之不容已處總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處誠未是則公之不容已處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眞不容已處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于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

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于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已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已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恐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

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爲孔聖之訓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眞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夫孔子所云言顧行者何也彼自謂於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蓋眞未之能非假謙也人生世間惟是此四者終身用之安有盡期若謂我能則自止而不復有進矣聖人知此最難盡故自謂未能已寔未能則說我不能是言顧其行也說我未能實是

不能是行顧其言也故爲慥慥故爲有恒故爲主忠信故爲毋自欺故爲眞聖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已之未能而務以此四者責人教人所求于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人其肯信之乎聖人不責人之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爲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皆聖人佛氏亦曰卽心卽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未嘗度衆生也無衆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有我相無我相故能

舍已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以親見人人之皆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卽此取人爲善便自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亦遂不之與舜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

不可取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爲正脉也夫人既無不可取之善則我自無善可與無道可言矣然則子禮不許講學之談亦大苦心矣安在其爲挂抑柳老而必欲爲柳老伸屈爲柳老遮護至此乎又安見其爲子禮之口過而又欲爲子禮掩蓋之邪公之用心亦太瑣細矣既已長篇大篇書行世間又令別人勿傳是何背戾也反覆詳翫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于禮未嘗自認以爲已過縱有過渠亦不自蓋覆而公乃反爲之覆此誠何心也古之君子其過也如

日月之食人皆見而又皆仰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又爲之辭公其以爲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寔然寂然不以介懷故不長進公獨以爲柳老誇又何也豈公有憾于柳老而不欲其長進邪然則子禮之愛柳老者心髓公之愛柳老者皮膚又不言可知矣柳老於子禮爲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獨注意于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與之鄰舍與田無可爭者其不爲毁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無半點私意則所云者純是一片赤心公因聰明何獨昧此乎縱子禮

之言不是則當爲子禮惜而不當爲柳老憂若子禮之言是則當爲柳老惜固宜將此平日自負孔聖正脉不容已與機直爲柳老委曲開導柳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則何益于柳老柳老又何貴于與公相知哉然則子禮口過之稱亦謂無可奈何姑爲是言以遮責耳設使柳老之所造已深未易窺見則公當大爲柳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學的也衆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賢人矣此可喜也賢人不知我之學則我爲聖人矣又不愈可喜乎聖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當時知孔子者唯顔子雖子貢之徒亦不之知此眞所以爲孔子耳又安在乎必于子禮之知之也又安見其爲挫抑柳老使劉金吾諸公輩輕視我等也邪我謂不患人之輕視我等我等正自輕視耳區區護名何時遮蓋得完邪且吾聞金吾亦人傑也公切切爲欲其講學是何主意豈以公之行履有加于金吾邪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見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講此無益

之虛談是又何說也吾恐不足以誑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誑豪傑之士哉然則孔子之講學非與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並走凡鳥與鳳凰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于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于不可用力處參究而唯欲于致力處著脚則已失孔孟不傳之秘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邪公聞此言必以爲異端人只宜以訓蒙爲事

而但借明明德以爲題目可矣何必說此虛無寂滅之教以眩惑人邪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眞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其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貴亦有妻孥亦有廬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旣與公一同則一切弃人

倫離妻室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于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廓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廓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捄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廓先生方可說是眞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足以繼之近溪先生稍能繼之公繼東廓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

回護太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汎愛博愛實執定已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况東廓哉此非强爲爾也諸老皆實是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旣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當公心者雖以心齋先生亦在稗種不入公彀率矣况其他乎其同時所喜者僅僅胡廬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吳少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能明明德于天下也我非不知敬

順公之爲美也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我公既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等快活也哉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自敬則于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毋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未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正脉

也此至易至簡之學守約博施之道故曰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更不肯如何去平天下但
只道修身二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已吾不知何
處更有不容已之說也公務以修身爲易明明德爲
不難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寔寔欲明明德者工夫
正好艱難在埋頭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說
無工夫也龍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爲學又得
明師所探討者盡天下書所求正者盡四方人末年

方得寔詣可謂無工夫乎公但用自已工夫勿愁人
無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
何益近溪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
二歲猶歷涉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爲傳法計與蓋亦
有不容已者彼其一生好名近來始知藏名之法歷
江右兩浙姑蘇以至秣陵無一道學不去參訪雖第
子之求師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謂致了良知更無工
夫乎然則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書儘足參詳不必
別覲釋典也解釋文字終難契入執定已見終難空

空耘人之田終荒家穰願公無以蒭蕘陶漁之見而
棄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名乃錮身之鎖聞近
老一路無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時讀其書便
十分相信到南昌則七分至建昌又減二分則得五
分耳及乎南京雖求一分相信亦無有矣柳塘之徒
曾子雖有一二分相信大槩亦多驚訝焦弱侯自謂
聰明特達方子及亦以豪傑自負皆棄置大法師不
理會之矣乃知眞具隻眼者舉世絕少而坐令近老
受遯世不見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

曾子回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
我若不知近老則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
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猶是近名之累曷足
貴與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不耳近老之太尊
貴也近老于生豈同調乎正爾似公舉動耳乃生深
信之何也五臺與生稍相似公又謂五臺公心熱僕
心太冷吁何其相馬于牝牡驪黃之間也展轉千百
言畧不識忌諱又家貧無代書者執筆草草絕不成
句又不敢縱筆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書完遂封上

極知當重病數十日矣蓋賤體尚未甚乎此勞遂難當但得公一二相信即刻死填溝壑亦甚甘願公思僕此等何心也僕佛學也豈欲與公爭名乎抑爭官乎皆無之矣公儻不信僕試以僕此意質之五臺以為何如以五臺公所信也若以五臺亦佛學試以問之近溪老何如公又云前者二鳥賦原為子禮而發不為公也夫二鳥賦若專為子禮而發是何待子禮之厚而視不肖之薄也生非護惜人也但能攻發吾之過惡便是吾之師吾求公施大鑪錘久矣物不經

鍛鍊終難成器人不得切琢終不成人吾來求友非求名也吾來求道非求聲稱也公其勿重為我蓋覆可焉我不喜吾之無過而喜吾過之在人我不患吾之有過而患吾過之不顯此佛說也非魔說也此確論也非戲論也公試虛其心以觀之何如每思公之所以執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古人無他妙巧直以寡欲為養心之功誠有味也公今既宗孔子矣又欲兼通諸聖之長又欲清又欲任又欲和既于聖人之所以繼往開來者無日夜而不發揮又于世人之所

以光前裕後者無時刻而不繫念又以世人之念為俗念又欲時時蓋覆只單顯出繼往開來不容已本心以示于人分明貪高位厚祿之足以尊顯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寵父祖二親也此公之真不容已處也是正念也却回護之曰我為堯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覺自任而出也是又欲蓋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已之真本心也且此又是伊尹志非孔子志也孔孟之志公豈不聞之乎孔孟之志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是以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孔孟之家法其自重如此其重道也又如此公法仲尼者何獨于此而不法而必以法伊尹為也豈以此非孔聖人之真不容已處乎吾謂孔孟當此時若徒隨行逐隊旅進旅退以戀崇階則寧終身空室陋巷窮餓而不悔矣此顏子之善學孔子處也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脫不肯注意生孫却回護之曰吾家子姪好超脫不以嗣續為念乃又錯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脫不以嗣續為重故兒

效之耳吁吁生子生孫何事也乃亦效人乎且超脫又不當生子乎即兒好超脫故夫有孫而公不超脫者也何故不見多男子乎我進生四子俱不育老來無力故以命自安寔未嘗超脫也公何誣我之甚乎又不特是也分明憾克明好超脫不肯注意舉子業却回護之曰吾家子姪好超脫不肯著寔盡平常分內事乃又錯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脫不以功名爲重故害我家兒子吁吁卓吾自二十九歲做官以至五十三歲乃休何曾有半點超脫也克明年年去北京

進場功名何曾輕乎特運未至渠亦未嘗不堅忍以俟而翁性急乃歸咎于舉業之不工是而翁欲心太急也世間工此者何限必皆一一中選一一早中則李杜文章不當見遺而我與公亦不可以僥倖目之矣夫所謂超脫者如淵明之徒官既懶做家事又懶治乃可耳今公自謂不超脫者固能理家而克明之超脫者亦未嘗弃家不理也又何可以超脫憾之也即能超脫足追陶公我能爲公致賀不必憾也此皆多欲之故故致背戾故致錯亂故致[illegible]蔽如此耳且克明何如人也筋骨如鐵而肯效顰學步從人脚跟走乎即依人便是優人亦不得謂之克明矣故使克明即不中舉即不中進士即不作大官亦當爲天地間有數奇品超類絕倫而可以公眼前蹊逕限之與吳少虞曾對我言曰楚倥放肆無忌憚皆爾教之我曰安得此無天理之談乎吳曰雖然非爾亦由爾故放肆方穩妥也吁吁楚倥何曾放肆乎且彼乃吾師吾惟知師之而已渠眼空四海而又肯隨人脚跟走乎苟如此亦不得謂之楚倥矣大抵吳之一言一動

皆自公來若出自公意公亦太乖張矣縱不具隻眼獨可無眼乎吾謂公且虛心以聽賤子一言勿蹉跎誤了一生也如欲專爲光前裕後事吾知公必不甘吾知公夬兼爲繼往開來之事者也一身而二任雖孔聖必不能故鯉死則死矣顏死則慟焉妻出更不復再娶鯉死更不聞再買妾以求復生子無他爲重道也爲道既重則其他自不入念矣公于此亦可遽以超脫病之乎然吾觀公寔未嘗有傳道之意實未嘗有重道之念自公倡道以來誰是接公道柄者乎

他處我不知新邑是誰繼公之真脉者乎面從而背違身教自相與遵守言教則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絕不欲與此間人相接他亦自不與我接何者我無可趨之勢故耳吁吁為師者忘其奔走承奉而來也乃直任之而不辭曰吾道德之所感召也為弟子者亦忘其為趨勢附熱而至也乃久假而不歸曰吾師道也吾友德也吁以此為學道即稍稍有志向者亦不願與之交况如僕哉其杜門不出非簡亢也非絕人逃世也若欲逃世則入山之深矣麻城去公

稍遠人又頗多公之言教亦頗未及故其中亦自有真人稍可相與處耳雖上智之資未可即得然箇箇與語自然不俗黃陂祝先生舊曾屢會之于白下生初謂此人質實可與共學特氣骨太弱耳近會方知其能不昧自心雖非肝胆盡露者亦可謂能吐肝胆者矣使其稍加健猛亦足承載此事願公加意培植之也聞麻城新選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議立會請父母為會主余謂父母愛民自有本分事日夜不得閑空何必另標門戶使合縣分黨也與會者為賢則不與會者為不肖矣使人人有不肖之嫌是我輩起之也且父母在誰不願入會乎既願入會則入會者必多不肖既多不肖則賢者必不肯來是此會專為會不肖也豈為會之初意則然哉其勢不得不至此耳况為會何益于父母徒使小人乘此紛擾縣公縣公賢則處置自妙然猶未免分費精神使之不得專理民事設使聰明未必過人則此會即為斷性命之刀斧矣有仁心者肯為此乎蓋縣公若果以性命為重則能自求師尋友不必我代之勞苦矣何也我思

我學道時正是高閣老楊吏部高禮部諸公禁忌之時此時絕無有會亦絕無有開口說此件者我時欲此件切自然尋得朋友自能會了許多不言之師安在必立會而後為學乎此事易曉乃柳塘亦不知何也若謂柳塘之道舉縣門生無有一個接得者今欲趁此傳與縣公則宜自將此道指點縣公亦不宜將此不得悟入者盡數招集以亂聰聽也若謂縣公得道柳塘欲聞則柳塘自與之商證可矣且縣公有道縣公自不容已自能取人會人亦不必我代之主亦

懺也反覆思惟總是名心牽引不得不顛倒耳

答鄧明府

其偶爾遊方之外畧示形骸虛幻于人世如此且因以迯名避譴於一時所謂賢聖大人者茲承過辱勤懇慰諭雖眞骨肉不啻矣何能謝第日者奉教尚有未盡請益者謹畧陳之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于以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已至于聖則自能知衆言之非邇無一邇言而非眞聖人之言者無一邇言而非眞聖人之言則天下無一人而

不是眞聖人之人明矣非强爲也彼蓋曾寔用知人之功而眞見本來面目無人故也寔從事爲我之學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巳之爲聖人而天下之人之非聖人邪本來無人則本來無邇本來無邇又安見邇言之不可察而更有聖人之言之可以察也邪故曰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者居深山之中木石居而鹿豕遊而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也此豈强爲法如是故今試就生一人論之生猶臨人也所相與處

至無幾也間或見一一同參從入無門不免生菩提心就此百姓日用處提撕一番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玉如多買田宅爲子孫謀博求風水爲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眞邇言也于是果能反而求之頓得此心頓見一切賢聖佛祖大機大用識得本來面目則無始曠劫未明大事當下了畢此予之寔證寔得處也而皆自于好察邇言得之故不識諱忌時時提唱此語而令師反以我爲害人誑

誘他後生小子深痛惡我不知他之所謂後生小子卽我之後生小子也我又安忍害之但我之所爲好察者百姓日用之邇言也則我亦與百姓同其邇言者而奈何令師之不好察也生言及此非自當于大舜也亦以不自見聖而能見人人之皆聖人者與舜同也不知其言之爲邇而能好察此邇言者與舜同也今試就正于門下門下果以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不與舜同其好察者是乎自然好察者是乎强以爲邇言之中必有至理然後從而加意以察之者爲

是乎愚以爲强而好察者或可强于一時必不免敗
缺于終身可强勉于衆人之前必不免敗露于一人
之後也此豈乎好求勝而務欲令師之必乎察也哉
蓋此正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至甚可畏而至甚不
可以不察也既繫朋友性命眞切甚于肉骨容能自
已而一任其不知察乎俗人不知謬謂生于令師有
所言說非公聰明孰能遽信乎之衷赤也哉然此好
察邇言原是要緊之事亦原是最難之事何者能好
察則得本心然非寔得本心者决必不能好察故愚

每每大言曰如今海內無人正爲此也所以無人者
以世之學者但知欲做無我無人工夫而不知原來
無我無人自不容做也若有做作卽有安排便不能
久不免流入欺己欺人不能誠意之病欲其自得終
無日矣然愚雖以此好察日望于令師亦豈敢遂以
此好察邇言取必于令師也哉但念令師于此未可
遽以爲害人使人反笑令師耳何也若以爲害人則
孔子仁者人也之說孟氏仁人心也之說達磨西來
單傳直指諸說皆爲欺世誣人作誑語以惑亂天下

後世矣尚安得有周程尚安得有陽明心齋大洲諸
先生及六祖馬祖臨濟諸佛祖事邪是以不得不爲
法辯耳千語萬語只是一語千辯萬辯不出一辯恐
令師或未能察故因此附發于大智之前冀有方便
或爲我轉致之耳且愚之所好察者邇言也而吾身
之所履者則不貪財也不好色也不居權勢也不患
失得也不遺居積于後人也不求風水以圖福蔭也
言雖邇而所爲復不邇者何居愚以爲此特世之人
不知學問者以爲不邇耳自大道觀之則皆邇也未

曾問學者以爲邇耳自大道視之則皆不邇也然則
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既不俟取法于乎矣況
萬物並育原不相害者而謂乎能害之可歟吾且以
邇言證之凡今之人自生至老自一家以至萬家自
一國以至天下凡邇言中事孰待教而後行乎趨利
避害人人同心是謂天成是謂衆巧邇言之所以爲
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爲古今之大智也今令師
之所以自爲者未嘗有一釐自背于邇言而所以詔
學者則必曰專志道德無求功名不可貪位慕祿也

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貪傾貪色多買寵妾田宅爲子孫業也視一切邇言皆如毒藥利刃非但不好察之矣審如是其誰聽之若曰我亦知世之人惟邇言是酖必不我聽也但爲人宗師不得不如此立論以教人耳果如此自不妨古昔皆然皆以此教導愚人免使法堂草加深三尺耳矣但不應昧却此心便說我害人也世間未有以大舜望人而乃以爲害人者也以大舜事令師而乃以爲慢令師者也此皆至邇至淺至易曉之言想令師必然聽察第此時作惡已

深未便遽然若江河決耳故敢直望門下惟門下大力自能握此旋轉機權也若曰居士向日儒服而强談佛今居佛國矣又强談儒則于令師當絕望矣

復周柳塘

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忠告進耿老也弟向自通劄此直試兄耳乃知生平聚友講學之舉遷善去惡之訓亦太欺人矣欺人即自欺更又何說乎夫彼專談無善無惡之學我則以無善無惡待之若于彼前而又談遷善去惡事則我爲無眼人矣彼專談遷善去惡之學者吾則以遷善去惡望之若於彼前而不責以遷善去惡事則我亦爲無眼人矣世間學者原有此二種弟安得不以此二種應之也邪惟是一等無緊要人縱有一言之失不過彼自失耳一行之差不過彼自差耳於世初無與可勿論也若特地出來要扶綱常立人極繼往古開群蒙有如許擔荷則一言之失乃四海之所觀聽一行之謬乃後生小子輩之所效尤豈易放過乎如弟豈特于世上爲無要緊人息焉遊焉直與草木同腐遂亦自視爲朽敗不堪復用

之器是以任狂恣意偷取一時之快誠不足責也若此二老自負何如關係何如而可輕耶弟是以效孔門之忠告竊前賢之善道卑善柔之賤態附直諒之後列直欲以完名全節付二老而遂不自知其犯于不可則止之科耳雖然二老何如人邪夫以我一無要緊之人我二老猶時時以遷善改過望之況如耿老而猶不可以遷善去惡之說進乎而安敢以不可則止之戒事二老也偶有匡廬之興且小樓不堪熱毒亦可因以避暑秋涼歸來與兄當大講務欲成就

人世間要緊漢矣

寄答大中丞

觀二公論學一者說得好聽而未必皆其所能行一者說得未見好聽而皆其所能行非但己能行亦衆人之所能行也己能行而後言是謂先行其言己未能行而先言則謂言不顧行吾從其能行者而已吾從衆人之所能行者而已夫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己之善與人同也是無己而非人也而何己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又知己之皆可能是人

之善與己同也是無人而非己也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無己之學參贊位育之實扶世立教之原蓋眞有見于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今不知善與人同之學而徒慕舍己從人之名是有意于舍己也有意舍己即是有己有意從人即是有人况未能舍己而徒言舍己以教人乎若眞能舍己則二公皆當舍矣今皆不能舍己以相從又何日夜切切以舍己言也教人以舍己而自不能舍則所云舍己從人者妄也非大舜舍己從人之謂也言舍己者可以反而思矣眞舍己者不見有己不見有己則無己可舍故曰舍己所以能然者學先知己故也眞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所以然者學先知人故也今不知己而但言舍己不知人而但言從人毋怪其執恪不舍堅拒不從而又日夜言舍己從人以欺人也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毋他扶世立教之念爲之祟也扶世立教之念先知先覺之任爲之先也先知先覺之任好臣所教之心爲之驅也以故終日言扶世而未嘗扶得一時其與未嘗以扶

世爲己任者等耳終日言立教未嘗教得一人其與未嘗以立教爲己任者均焉此可恥之大者所謂恥其言而過其行者非邪所謂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者又非邪吾謂欲得扶世須如海剛峯之憫世方可稱眞扶世人矣欲得立教須如巖寅所之宅身方可稱眞立教人矣然二老有扶世立教之實而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雖絕口不道扶世立教之言人亦未嘗不以扶世立教之實歸之今無其實而自高其名可乎且所謂扶世立教參贊位育者雖聾瞽侏跛

亦能之則仲子之言旣已契于心矣縱能扶得世教成得叅賛位育亦不過能侏跛聾瞽之所共能者有何奇巧而必欲以爲天下之重而任之邪若不信侏跛聾瞽之能叅賛位育而别求所謂叅賛位育以勝之以爲今之學道者皆自私自利而不知此則亦不得謂之叅賛位育矣是一已之位育叅賛也聖人不如是也

李溫陵集卷之四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葬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餘年情境甚熟亦猶作客并州旣多時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之誠孝友忠信損已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徒有名而無寔則臨别猶難割捨也何也情愛之中兼有婦行婦功婦言婦德更令人思念耳爾岳毋黃宜人是矣獨有講學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餘則皆今人所未有也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慨然況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不知是死豈眞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謹愼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旣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

之期矣即此魂靈猶在便知此眞身不必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即此無拘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純夫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托生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却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窮時矣爾岳母平日爲人如此决生天上無疑須記我語莫忘却雖在天上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

寄在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得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貪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讀三五遍對靈叮囑明白誦說則宜人自能知之

答周二魯

士貴爲巳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適雖伯夷叔齊同爲淫僻不知爲巳惟務爲人雖堯舜同爲塵垢秕糠此儒者之用所以竟爲蒙莊所排青牛所訶而以爲不如良賈也蓋其朝聞夕可雖無異路至于用世處身之術斷斷乎非儒者所能企及後世稍有知其畧者猶能致清淨寧一之化如漢文帝曹相國汲長孺等自利利他同歸于至順極治則親當黃帝老子時又何如邪僕寔喜之而習氣太重不能庶幾其萬一蓋口說自適而終是好適人之適口說爲巳而終是看得自巳太輕故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處衆人之所惡則幾于道矣僕在黃安時終日杜門不能與衆同塵到麻城然後遊戲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間始能與衆同塵矣而又未能

和光也何也以與中丞猶有辯學諸書也自今思之辯有何益秖見紛紛不解彼此鋒銳益甚光鋩愈熾非但無益而反涉于吝驕自蹈於宋儒攻新法之故轍而不自知矣豈非以不知爲巳不知自適故不能和光而務欲以自炫其光之故與靜言思之寔爲可恥故决意去髮欲以入山之深免與世人爭長較短蓋未能對面忘情其勢不得不復爲閉戶獨處之計耳雖生死大事不必如此但自愧勞擾一生年巳六十二風前之燭曾無幾時况自此以往皆未死之年

待死之身便宜歲月日時也乎若又不知自適更待何時乃得自適也邪且遊戲翫耍者衆人之所同而儒者之所惡若落髮毀貌則非但儒生惡之雖衆人亦惡之矣和光之道莫甚于此僕又何惜此幾莖毛而不處于衆人之所惡邪非敢自謂庶幾于道特以居卑處辱居退處下居虛處獨水之爲物本自至善人特不能似之耳僕是以勉強爲此舉動蓋老而無用尤相宜也自下此時五臺先生在刑曹而近溪先生亦已到僕愧老矣不能匍匐趨侍兄既同官于此

幸早發與一會之五臺先生骨剛膽烈更歷已久練熟世故明解朝典不假言矣至其出世之學心領神解又已多年而絕口不談逢人但說因說果令人鄙笑遇真正儒者如癡如夢翻令見疑則此老欺人太甚自謂海內無人故耳亦又以見此老之善藏其用非人可及也兄有丈夫志願或用世或出世俱不宜蹉過此老也近老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學道蓋真正英雄真正俠客而能回光歛焰專精般若之門者老而糟粕盡弃穢惡聚躬蓋和光同塵之極俗儒不知盡道是寔如此不肖老子云天下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蓋大之極則何所不有其以爲不肖也固宜人盡以此老爲不肖則知此老者自希知此老者既希則此老益以貴矣又何疑乎僕寔知此二老者今天下之第一流也後世之第一流也用世處世經世出世俱已至到兄但細心聽之决知兄有大受用處也然此言亦僕之不能自適處也不真爲已處也何也兄未嘗問我此兩人又未嘗欲會此兩人者我何故說此兩人至此極也豈非

心腸太熱之故與一笑一笑

復焦秣陵

無念回甚悉近况我之所以立計就兄者以我年老恐不能待也既兄官身日夜無閑空則雖欲早晚不離左右請教安能得官身不妨我能蓄髮屈已相從縱日間不閑獨無長夜乎但聞兄身心俱不得閑則我决不可往也無疑也至于冲菴方履南京任當用才之時值大用之人南北中外尚未知税駕之處而約我于焦山尤爲大謬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爲

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爲哉計且住此與無念
鳳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雖主人以我爲臭穢
不潔不恤也所望兄長盡心供職業弟嘗謂世間有
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于兩頭照管
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
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
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
爲不願寔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
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

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
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
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
文肅先生云我這箇嘴張子這箇臉也做了閣老始
信萬事有前定只得心閒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間
功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束縛耳
狂言如此有可采不無念得會顧冲庵甚奇而不得
一會李漸庵亦甚可憾鄧公有教賜我楊公有俸及
我皆當謝之然我老矣伏枕待死筆墨久廢且以衰

朽田野之老通刺上國恐以我爲不祥也罷罷自告
免狀知不我怪向鄒公過古亭時弟偶外出不得摳
趨侍從悔者數日夫金馬玉堂所至蓬蓽生光既過
三日餘香猶在孰不爭先快覩邪鄙人獨不得與何
緣之寡薄也有出門如見大賓篇說書附往請教尚
有精一題聖賢所以盡其性題未寫出容後錄奉大
抵聖言最切寔最有用不是空頭語若如說者註解
則安用聖言爲邪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
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收得頗全今俱爲人取

去無一存者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慧法語及中
峯廣錄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
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聞有水滸傳無念欲之
幸寄與之雖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方
訒庵至今在滇何邪安得與他一會面也無念甚得
意此行以謂得遇諸老聞山東李先生向往甚切有
絕類離羣之意審此則令我寤寐爾思展轉反側曷
其已邪袁公果能枉駕過龍湖明年夏初當掃館烹
茶以俟之幸勿爽約也楊復所憾與兄居住稍遠勞

向與栯老處見其心知穀種論及惠廸從逆作是大
作家論首三五翻透徹明甚可惜未後作道理議論
稍不稱耳然今世要未能作此者所謂學從信門入
是也自此有路徑可行有大門可啓堂堂正正日以
深造近溪先生之望不孤而兄等亦得良侶矣第雖
衰朽不堪雕琢敢自外于法席之下邪聞此老求友
不止夬非肯以小成自安者喜何如也我巳主意在
湖上只欠五十金脩理一小塔冬盡即撤其中砚無
功過此一會雖過此亦不過八 八道他好學孳孳求

友如此耳大抵今之學道者官[illegible] 名名又重于學
以學起名以名起官使學不足以 名名不足以起
官則視弃名如敝箒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學多
以我輩爲眞光棍也于此有耻則羞惡之心自在今
于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要遊戲所謂不
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巳
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
夫子猶以爲患而帝堯獨以爲難則世間自說能知
人者皆妄也于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

自知是知人爲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
知人由于能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先務者
親賢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自古明君賢相孰
不欲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
人之爲不賢而妄以爲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
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之
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之嗚

呼亦何其倡狂不思之甚也況乎以一時之喜怒以
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
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
立位最難若但取一槩順巳之侶尊巳之輩則天下
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
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如彼尚論
切寔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
然逆耳不受將未免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
用此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士爲哉毒藥利病刮骨

刻，匪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頗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祗此一着耳終身之交在此半路絕交亦在此莫以狀元恐嚇人也世間友朋如我者絕無矣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祗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嘗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其眞洪鍾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

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間時一披閱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朝夕共游也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耳倘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覰于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弟今年六十三矣病又多在世日少矣故所言者皆直致不委曲雖若倚恃年老無賴然於相知之前亦安用委曲爲也若說相知而又須委曲則不得謂之相知矣然則弟終無一相知乎以今觀之當終吾身無一相知也

又與焦秣陵

李氏藏書再讀一遍多所更定矣完日當送覽再求訂正也原稿乞檢付的當人還我我此已無別副矣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之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耻不肯講學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耻而肯不

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耻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爾矣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于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

題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則不容不見我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故至此幸得相會也然顯者俟我于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寔為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如饑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游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嗛我又

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已也復以舍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嗛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幾皆在其術中而不悟矣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皆欺世盜名者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同商賈既可鄙也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猶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在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者皆其託名于林汝寧以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信乎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于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

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為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故可賤耳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不以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邪有則幸為我加誅我不護痛也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事決知免矣

復鄧鼎石

杜甫非來陽之賢則不免于大水之厄相如非臨卭則程鄭卓王孫輩當以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

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際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煲心勞思雖知情不容已然亦無可如何祇得盡吾力之所能爲者毒熱如此玉體甚重不可過也聞長沙衡永間大熟襄陽亦好但得官爲糴本付托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米令慣糴上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地面糴買流水不絕運到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糴者不拘銀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即流水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糴者有利則

樂于趨事而糴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糴者既有粮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至于給票發穀之間簡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滯則自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便一分實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謂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爲者不過如此而已若曰捄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談何可聽哉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捄乎堯無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捄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豫備之一事耳非臨時捄之之策也惟是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而待斃焉耳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便謂人决不能爲而又敢倡爲大言曰捄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與天下之捄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虐其毒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

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巳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捄揚彪也何也以其非眞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巳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

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夫才有巨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爲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籍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弃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凡有

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眞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已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爲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眞若自已有眞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答周柳塘

耿老與周書云往見說卓吾狎妓事其書尚存而頃書來乃謂弟不能參會卓吾禪機昔頻山農于講學會中忽起就地打滾曰試看我良知士友至今傳爲笑柄卓吾種種作用無非打滾意也弟惜其發之無當機鋒不妙耳又謂曾橋諸公老會譏鄧令君也卓吾將優旦調弄此亦禪機也打滾意也蓋彼謂曾橋之學隨身規矩太嚴欲解其枷鎖耳然曾橋之學原以恭敬求仁已成章矣今見其舉動如是第益重其狎主辱客之憾耳未信先橫安能悟之令解脫哉又謂卓吾曾強其弟狎妓此

亦禪機也又謂卓吾曾率衆僧入一嫠婦之室乞齋卒令此婦冐帷薄之羞士紳多憾之此亦禪機也夫子見南子是也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必其人可與言者卓吾屢視吾黨無能解會其意故求之婦人之中吾黨不已之憾而卓吾之憾過矣弟恐此婦聰明未及南子則此機鋒又發不當矣

予觀侗老此書無非爲我掩醜故作此極好名色以代我醜耳不知我生平喫虧正在掩醜著好掩不善

以著善隨在小人閒居無所不至之中自謂人可得
欺而卒陷于自欺者幸賴眞切友朋針砭膏肓不少
假借始乃覺悟知非痛憾追省漸漸發露本眞不敢
以醜名介意耳在今日正恐猶在詐善掩惡途中未
得全眞還元而侗老乃直以我爲醜曲爲我掩甚非
我之所以學于友朋者也甚非我之所以千里相求
意也跡其用意非不忠厚款至而吾病不可瘳矣夫
所謂醜者亦據世俗眼目言之耳俗人以爲醜則人
共醜之俗人以爲美則人共美之世俗非眞能知醜

美也習見如是習聞如是聞見爲主于內而醜美遂
定于外堅于膠脂密不可解故雖有賢智者亦莫能
出指非指而況頑愚固執如不肖者哉然世俗之人
雖以是爲定見賢人君子雖以是爲定論而察其本
心有眞不可欺者旣不可欺故不能不發露于暗室
屋漏之中惟見以爲醜故不得不昭昭申明于大廷
廣衆之下亦其勢然耳夫子所謂獨之不可不愼者
正此之謂也故大學屢言愼獨則毋自欺毋自欺則
能自慊能自慊則能誠意能誠意則出鬼門關矣人

鬼之分實在于此故我終不敢掩世俗之所謂醜者
而自沈于鬼窟之下也使侗老而知此意決不忍爲
我粉飾遮護至此矣中間所云禪機亦大非是夫祖
師于四方學者初入門時未辯深淺顧以片言單詞
或棒或喝試之所謂探水竿也學者不知粘著竿頭
不肯捨放卽以一棒趂出如微有生意然後畧示鞭
影而虛寔分矣後學不知指爲機鋒已自可笑況我
則皆眞正行事非禪也自取快樂非機也我于丙戌
之春脾病載餘幾成老廢百計調理藥轉無效及家

屬旣歸獨身在楚時時出遊恣意所適然後飽悶自
消不須山查導化之劑鬱火自降不用參蓍扶元之
藥未及半載而故吾復矣乃知眞藥非假金石疾病
多因牽强則到處從衆攜手聽歌自是吾自取適極
樂眞機無一毫虛假掩覆之病故假病自瘳耳吾已
吾病何與禪機事乎旣在外不得不用舍弟輩相隨
弟以我故隨我我得所托矣弟輩何故棄妻孥從我
于數千里之外乎心寔憐之故自體念之耳又何禪
機之有邪至于孀婦則兄所素知也自我入邑中來

遺家屬役彼氏時時送茶饋果供奉肉身菩薩極其虔恪矣我初不問惟有等視十方諸供佛者但有接而無答也後因事聞縣中言語頗褻我亦怪之叱去不受彼供此又邑中諸友所知也然我心終有一點疑以爲其人既誓不嫁二宗雖强亦誓不許專心供佛希圖來報如此誠篤何緣更有如此傳聞事故與大衆共一訪之耳彼氏有嗣子三十餘歲請主陪客自有主人既一訪問乃知孤寡無聊真是受人欺嚇也其氏年已不稱天之外矣老年發身係秣陵人氏

親屬無堪倚者子女俱無其情何如流言止于智者故予更不信而反憐之耳此又與學道何與乎念我入麻城以來三年所矣除相愛數人外誰肯以升合見遺者氏既初終如一敬禮不廢我自報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禪機之有而以見南子事相證也大抵我一世俗庸衆人心腸耳雖孔夫子亦庸衆人類也人皆見南子吾亦可以見南子何禪而何機乎子路不知無怪其弗悅夫子之見也而況千載之下邪人皆可見而夫子不可見是夫子有不可也夫子無不可者而何不可見之有若曰禮若曰禪機皆子路等儕可無辨也所云山農打滚事則淺學未曾聞之若果有之則山農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與諸人事而又以爲禪機也夫世間打滚人何限日夜無休時大廷廣衆之中諂事權貴人以保一日之榮暗室屋漏之內爲奴顏婢膝事以倖一時之寵無人不然無時不然無一刻不打滚而獨山農一打滚便爲笑柄也倘老恐人效之便日日滚將去乎謂山農亦一時打滚向後

絕不聞有道山農滚者則雖山農亦不能終身滚而況他人乎即他人亦未有聞學山農滚者而何必愁人之學山農滚也此皆平日杞憂太重之故吾獨憾山農不能終身滚滚也當滚時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無美于中無醜于外不背而身不獲行庭而人不見內外兩忘身心如一難矣難矣不知山農果有此乎不知山農果能終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師吾豈敢以他人笑故而遂疑此老耶若不以自考而以他人笑惑矣非自得之學定

求之志也然此亦自山農自得處耳與禪機擲不相
干也山農爲巳之極故能如是儻有一毫爲人之心
便做不成矣爲巳便是爲人自得便能得人非爲巳
之外別有爲人之學也非山農欲于大衆之中試此
機鋒欲人人信巳也不信亦何害然果有上根大器
默會深契山農亦未始不樂也吾又安知其中無聰
明善悟者如羅公其人故作此醜態以相參乎此皆
不可知然倘有如羅公其人者在則一打滾而西來
大意嘿嘿捘授去矣安得恐他人傳笑而遂巳也笑

者自笑領者自領幸有領者即千笑萬笑百年笑千
年笑山農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爲庸衆人說也原
不爲不可語上者說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說而止
也今切切于他人笑之恐而不急急于一人領之喜
吾又不知其何說矣其亦太徇外而爲人矣至于以
劉曾橋爲恭敬又太悖謬侗老之麁浮有可憐憫者
不妨饒舌重爲註破何如夫恭敬豈易易邪古人一
篤恭而天下平一恭巳而南面正是果曾橋之恭乎
吾特憾曾橋之未恭耳何曾以恭爲曾橋病也古人

一脩敬而百姓安一居敬而南面可是果曾橋之敬
乎吾特憾曾橋之未敬耳何曾以敬爲曾橋病也甚
矣吾之痛苦也若信如曾橋便以爲恭敬則臨朝端
默如神者决不召禍敗衛士傳餐衡石程書如此其
敬且勤也奈何一再世而遂亾也邪故知恭敬未易
言也非恭敬之未易言也以恭敬之未易知也知而
言之則爲聖人不知而言之而學之則爲趙括讀父
書優孟學孫叔豈其眞乎豈得不謂之假乎誠可笑
也弟極知兄之痛我侗老之念我然終不敢以庸衆

人之心事兄與侗老者亦其稟性如是亦又以侗老
既肯出此言以教我矣我又安敢默默置可否于度
外而假爲世間承奉之語以相奉承取快于二公一
時之忻悦巳邪

寄答留都

覼兄所示彼書凡百生事皆是仰資于人者此言誰
欺乎然其中字字句句皆切中我之病非但我時時
供狀招稱雖與我相處者亦洞然知我所患之症候
知此過所以然者我以自私自利之心爲自私自利

之學直取自巳快當不顧他人非刺故雖屢承諸公之愛誨諭之勤而卒不能改者惧其有礙于晚年快樂故也自私自利則與一體萬物者别矣縱任自恣則與謹言愼行者殊矣萬千醜態其原皆從此出彼之責我是也然巳無足責矣何也我以供招到官問罪歸結容之爲化外之民矣若又責之無巳便爲巳甚非萬物一體之度也非無有作惡也非心肝五臟皆仁心之蘊蓄也非愛人無巳之聖賢也非言爲世法行爲世則百世之師也故予每從而反之曰吾之

所少者萬物一體之仁也作惡也今彼於我一人尚不能體安能體萬物乎於我一人尚惡之如是安在其無作惡也屢反責之而不知痛安在其有惻隱之仁心也彼責我者我件件皆有我反而責彼者亦件件皆有而彼便斷然以爲妄故我更不敢說耳雖然縱我所言未必有當于彼心然中間豈無一二之幾乎道者而皆目之以 往與妄則以作惡在心固結而難遽解是以雖有中聽之言亦並弃置不理則其病與我均也其爲不虛與我若也其爲有物與我類也

其爲捷捷辯言惟務巳勝欲以成全師道則又我之所不屑矣而乃以責我我故我不服之使建昌先生以此責我我敢不受責乎何也彼眞無作惡也彼眞萬物一體也今我未嘗不言孝弟忠信也而謂我以孝弟爲剩語何說乎夫責人者必巳無之而後可以責人之無巳有之而後可以責人之有也今巳無矣而反責人令有巳有矣而反責人令無又何也然此亦好意也我但承彼好意更不問彼之有無何如我但虔巳勿管彼之不虔我但受教勿管彼之好臣所教

我但不敢害人勿管彼之説我害人則處巳處彼兩得其當紛紛之言自然氷釋何如何如然弟終有不容默者兄固純是仁體矣合邑士大夫亦皆有仁體者也今但以仁體稱兄恐合邑士夫皆以我爲麻痺不仁之人矣此其非長者之言一體之意也分别太重自視太高於親民無作惡之旨亦太有欠缺在矣前與楊太史書亦有批評倘一一寄去乃足見兄與彼相處之厚也不然便是敬大官非眞彼之益友矣且彼來書時時怨憾鄧和尚豈以彼所惡者必令人

人皆惡之有一人不惡便時時讐憾此人乎不然何以千書萬書罵鄧和尚無時已也即此一事其作惡何如其忌刻不仁何如人有謂鄧和尚未嘗害得縣中一箇人害縣中人者彼也今彼回矣試虛心一看一時前呼後擁塡門塞路趨走奉承稱說老師不離口者果皆鄧和尚所教壞之人乎若有一箇肯依鄧豁渠之教則門前可張雀羅誰肯趨炎附勢假托師弟名色以爭奔競邪彼惡鄧豁渠豁渠決以此惡彼此報施常理也但不作惡便無回禮至囑至囑

與曾中野

昨見公令我兩個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爲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勸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柳老爲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舉公勸我者不曾于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怨以外爲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回交即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耳舍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尚欲拔刀相助況親當其事哉然其實乃痴人也皆爲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己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談罔聞友山日疎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邪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爲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歲矣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明矣如僕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然期已逼而豪氣尚在可笑也已

與曾繼泉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無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眞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沿門丐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于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脩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爲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

不肯留切欲歸去故令小婿小女送之歸耳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人隻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歸我寔不用牽挂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中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彊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寔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

故耳如公壯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閑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始學道也千萬記取

書常順手卷呈顧冲菴

無念歸自京師持顧冲菴書予不見顧十年餘矣聞欲攀我于焦山之上余不喜焦山喜顧君為焦山主也雖然儻得從顧君遊即四方南北可耳何必焦山必焦山則焦山重若從顧君則不復知有山況焦山特江邊一髻者哉可不必也余有友在四方無幾人也老而無朋終日讀書非老人事今惟有等死耳既不肯死于妻妾之手又不肯死于假道學之手則將死何手乎顧君當知我矣何必焦山之也邪南北中邊隨其所到我能從焉或執鞭或隨後乘或持拜帖匣或拿交牀俱可非戲論也昔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子尚欲其死得所也況其身乎梁鴻欲埋于要離塚傍死骨猶忻慕之況人傑蓋世正當用世之人乎吾志決矣因無念高徒常順執卷索書余正欲其

往見顧君以訂此盟約也即此是書不必再寫書也

李溫陵集卷之四

李温陵集卷之五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不思食飲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病在穢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穢食病者穢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十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

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役焉勞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凡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歿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蔭後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貪此數十世之食飲者所共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賾至夥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爲也況復勞其形骸以爲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敝者也天地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況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而乃謂疾沒世

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賢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亾矣故顏子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況如生

者方外托身離群逃世而致咷咷嘵嘵不知自止以犯非徒無益而且有禍之戒乎然則今之自以爲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饑渴之懷以與我共食飲乎此也邪縱滿盤堆積極山海之羞盡龍鳳之髓跪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筯即吐噦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飲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又

可得邪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誠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拈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己也龍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邪佛祖眞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即差却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尚未眺晴川遊九峯也即蒙憂世者有左道惑衆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寔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即日加冠畜髮復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逭左道之誅否想仲尼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

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

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無眷屬之樂又無朋友之樂煢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塔墓室可以厝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于轉身之後或遂爲登臨之會或遂爲讀書之所或遂爲瓦礫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爲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爲子子孫孫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可遂謂二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

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料其孫太康遂爲羿所篡而失天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亾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蟲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亾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歟之歎豈得已耶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尚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絕跡而况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

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想當照舊薙髮歸山去矣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衙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服否服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友朋書

顧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旣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事皆備周蓄藏非萬全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刀而不見其能於遊刃顧善發然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能於遊刃而不見其巧于善刀周收斂之意多平生惟知爲已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已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

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爲知所眩能愛人而不爲愛所蔽能用人而不爲人所用者也周粧聾作啞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爲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親爲解而況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肯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劉晉川書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爲死期日逼閻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旣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于獨自孤苦也爲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爲有道之

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示吳中丞札知其愛我甚然顧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死爲念也此間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北上公別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當安心度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雖好意弟謂不如分我俸資使我蓋得一所禪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矣可即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

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於人處識取

答友人書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眞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特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吾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閨閣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

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筭數譬喻之域也短見者秖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

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寃乎寃不寃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今觀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況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

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盡當責以闚觀之見索以利女之貞而以文母邑姜爲罪人矣豈不寃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産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況持黃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也

復耿侗老書

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

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煖饑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世人不察反於平常之外覓新奇是豈得謂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衆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已知之矣何待他說未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智者不惑不惑於新奇以其不憂于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爲新奇所惑矣此非眞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孰能當之故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後能不厭於平常不惑于新奇則世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爲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無勇而智實爲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州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陡然劇談至此眞令人歡悦無量蒙勸諭同皈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

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卽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卽得暫免輪迴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況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卽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爲客不願爲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爲客卽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方佛爲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爲彼家兒孫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卽便有佛但有佛卽便是我行遊之處爲客之塲佛常爲主而我常爲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卽可知也是故或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土或客祗桓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堂有佛卽赴天堂地獄有佛卽赴地獄何必拘拘如

白樂天之專往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之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所諭禁殺生事卽當如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聞教卽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卽不得入阿脩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爲侶矣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惟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

今我等既爲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辯其爲惑益甚若我則直爲無可奈何只爲汝等欲學出世法者或爲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頭作魔王以驅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况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羞辱不到他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况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

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爲之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爲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爲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知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剖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爲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箇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爲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勸我復反龍湖乎龍湖未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眞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於保定傭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趙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固其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大抵不肯死於妻拏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

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惟世無朋友是以雖易見而卒不見耳我豈貪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枯禪圖寂滅專一爲守屍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死認定龍湖以爲塚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世之同守斯文一脉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下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爲求富貴而聚徒

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懽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爲之死莫勸我回龍湖也

與弱侯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眞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

得好和反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眞乎然性氣帶得來是箇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答客生者如此令兄之認眞未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余又見乩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眞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乩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箇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吐舌於兄之傍乎聊

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雨柬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感感念念汪本鈳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鈳與公同經欲得公爲之講習此講卽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草草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

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邇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即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痢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馬猪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規制速爲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脩西方不許一個閑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

與梅衡湘答書二首附

承示繫單于之頸僕謂今日之頸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諸賢聖在即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之爲言非繫之也惟漢時冒頓最盛强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辱嫚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宋之獻納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爲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況今日四夷效順如此哉若我邊彼邊

各相戕伐則邊境常態萬古如一何足挂齒牙邪

附衡湘答書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有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寶杵擁護無非爲魔終不若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

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尚且屈耻忍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邪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茲然楨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轉復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隙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復麻城人書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即不可葢皆是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即不可葢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肯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陽乎若是眞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待募兵

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爲眞正高陽酒徒矣方亞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一箇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眞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强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亾便可計日是謂眞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條情願爲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即東嚮坐西嚮侍師事之以此見眞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眞正高

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眞知此輩之爲天下實又知此輩之爲天下無價寳也是以深實惜之縱然涓滴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慕說著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書到此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爲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

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內其尊己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爲余之良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沈溺利害是非爲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矣

與河南吳中丞書

僕自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爲下僚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與上官迕然上官終不以我爲迕己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于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于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爲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謹付焚書四册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答陸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爲慮蓋此輩舍舟無能爲也特中原有奸者多引結之以肆其狼貪之欲實非眞奸雄也特爲高麗垂涎耳諸老素食厚祿抱負不少卓異屢薦自必能博此蹊蕫似不必代爲之慮矣晉老此時想當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見有半箇奇偉卓絕之士在其肺腑之間則亦比今之食祿者聰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練熟素養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誠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

變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益令人益思張江陵也熱甚寸絲不挂故不敢出門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尚未覺別別後眞不堪矣來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即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山

疏中且負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負知己故生殺不計况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負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即終身廢弃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吉知己也士爲知己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廢弃歟但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未有不笑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今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

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倜老聚頽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思憶即當略記近事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即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即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脫然我亦不管他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冤讐可解不可結渠縱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倫有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

老終當爲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慮然在今日實爲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爲梗廟堂專閫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圜碁收租築室自爲長計耶

寄京友書

第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登轉輪聖王之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盻者以爲此分段之身禍患甚大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

不然佛乃是世間一箇極拙極痴人矣舍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烏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尚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似極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號眞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絕根以寶重此大患之身是尚得爲學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一件快心卻疾之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

與焦弱侯書

昨聞步淸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鄉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既廢而復立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余其先同爲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爲閩人則余於先生爲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不獨爲兄有而亦不必爲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淸風雖曰閒步以往反使余載璧而還誰謂昨日之步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榮耀焉夫先生王半山門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實切至葢其心俱以民瘼爲急國儲爲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悞國之大害先生切於目擊乃不顧死亾誅夷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羨誰其肯以是而羨先生

乎今天下之乎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敢自離於繩墨而遂忘卻鹽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眞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余先生之祠既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有九我先生者其于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國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淸涼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

鄰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之者非兄與九我先生與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模範後賢者先賢之所賴以表章立碑于左大書姓字吾知兄與九老不能讓矣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李溫陵集卷之五

李溫陵集卷之六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復士龍悲二母吟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非繼嗣李翰峯先生之後也非翰峯之後安得住翰峯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近議立爲虛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爲李翰峯先生守節之妹之後也非翰峯之妹之後又安得朝

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峯先生守節之妹爲辭也繼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峯先生守節之妹于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窬强取節妹衣食之餘不可得矣交搆是非誣加翰峯先生嗣孫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幸公虛心以聽務以翰峯先生爲念翰峯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旁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念翰峯則必念及其守節之妻顧氏念及其守節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孫

無疑矣夫翰峯合族無一人可承繼者僅有安人顧氏生一女爾翰峯先生没而後招壻姓張者入贅其家生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峯先生香火矣而壻與女又皆不幸蚤世故兩節婦咸以此孫朝夕奉養爲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侯與公等所處如此蓋不過爲翰峯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于二大母此則雙節平日姑息太過以致公之不說而二

太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峯舊雅只宜擇師教之晰時勤加考省乃爲正當若遽爲此兒孫病而别有區處皆不是眞能念翰峯矣夫翰峯之妹一嫁卽寡仍歸李家翰峯在日使與其嫂顧氏同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峯没後顧氏亦寡以故仍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母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妹又　旌表著節翕然稱聲于白門之下矣近耿中丞又以雙節懸其廬三母相安爲日已久當不以此孫失孝敬而遂欲從楊氏族孫以去也此言大爲李節婦誣矣稍有知者決不肯信而況於公大抵楊氏族孫貪甚或同居或時來往未免垂涎李節婦衣簪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峯先生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尚在尚不可缺乎若皆爲此族孫取去李節婦一日在世又復靠誰乎種種誣謗盡從此生惟楊歸楊李歸李絕不相干乃爲妥當

復晉川翁書

往來經過者頌聲不輟焦弱侯屢談之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以翁當其任自然大爲士民倚重世道

恃頼但貴知常處之勿作些見識也果有大力量自然默默幹旋人受其賜而不知若未可動未可言決須忍耐以須時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言雖幹蠱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雖欲幹辦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父所爲皆破家亾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爲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者如是則父親喜悅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變蠱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肯變亦只得隨順其

間相幾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虐用些亦只得忍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叔臺相見一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邃菴書極可玩幸置座右

書胥川翁壽卷後

此予丙申中坪上筆也今又四載矣復見此于白下覽物思仁壽意與之為無窮公今暫出至淮上淮上

何足煩公邪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嘗無才也然亦不多才惟不多才故見才尤宜愛惜而可令公臥理淮上邪在公雖視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選賢擇才使布列有位以輔主安民則居中為便吾見公之入矣入即持此卷以請教當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將何以輔佐聖主擇才圖治當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決不難於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為公壽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載矣時事如棋轉眼不同公當繫念

會期小啓

會期之不可改猶號令之不可反軍令之不可二也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會重會以故重會期僕所以屢推辭而不欲會者正謂其無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則何事更重于道會也邪故有事則請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廢衆會也况可遽改會期乎若欲會照舊是十六莫曰衆人皆未必以會為重雖改以就我亦無妨噫此何事也衆人皆然我獨不敢亦望庶幾有以友朋為重以會為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衆人之重道乎我實不

敢以為然故以請教

與友人書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二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嚚訟也故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封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痴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又明知詩禮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強以此知聖

人之真能愛子矣乃孟氏謂舜之喜象非僞喜則僕實未敢以為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殺也然非真心喜象則不可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然舍喜象無別解法矣故其喜象是僞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僞也若知軻言則是舜不知象之殺已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已而喜之是喜殺也是不誠也是堯不知朱之嚚訟孔不知鯉之痴頑也不明甚矣故僕謂舜為僞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雖欲不僞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

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知堯之于朱舜之于象孔之于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為真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為是其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為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為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為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為與其所不敢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指以為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也則益以自幸而惟恐其言之不狂矣惟聖人視之若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聽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故惟聖人能醫狂病觀其

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掩聖人絕不以為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稱之為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惟世間一等狂漢乃能不揜於行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反順則相成是為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齊家治國平天

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理

復顧沖庵翁書

其非負心人也況公葢世人豪四海之內凡有目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况於不肖其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但老人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邪適病暑侵侵寢寂一接頓起矣

又書

昔趙景眞年十四不遠數千里佯狂出走訪叔夜於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奇其自幼讀之絕不以爲奇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視之雖欲不謂之奇不得矣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邪抑少時或可勉强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決不如壯邪抑是眞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決不敢食

又書使通州詩後

其奉別公近二十年矣別後不復一致書問而公念其猶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猶然然則其爲小人公爲君子已可知矣方其之居京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里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其爲滇中人終不復出矣夫公提我

於萬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爲上故其亦因以獲事公於青雲之上而自忘其身之爲下也則豈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爲天人而世莫知猶未害也公爲一世大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將何賴邪且今倭奴屯結釜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並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視等鄉鄰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邪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國未知公之

爲大人耳誠知公之爲大人也即欲舍公其又奚肯旣已爲詩四章遂幷述其語於此亦以見其與公原非偶者

附顧冲老送行序

顧冲老贈姚安府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温陵李先生爲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懇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書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强從之葢先生居常遊每適意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强與偕行至姚安

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强留然先生爲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賈世俗能聲其爲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民胥隷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爲而無不爲者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復言去矣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歷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爲國不可以爲風吾不敢以爲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爲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贄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贄不爲也名聲聞于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贄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

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尚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則甚喜或謂謙曰李姚安始求去時惟恐不一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謙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於温陵者爲且温陵又無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

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黃安蓋先生女若壻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云先生別號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別有傳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灩澦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家人一意達黃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念而後東西南北惟吾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復澹然大士

易經未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毒即回龍湖矣回湖惟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高者惟有好名無眞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秖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必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即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即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

復李漸老書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翁皆得而時時衣食之則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哉感德多矣報施未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即此衣食之賜既深以爲喜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

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則煩惱愈減然則煩惱之增減惟隨所任之重輕耳世固未聞有少煩惱之人也惟無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吁安得聞出世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與管登之書

承遠教甚感細讀佳刻字字句句皆從神識中模寫雄健博達眞足以超今絕古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

才力之傑信足以自樂信足以過人矣雖數十年相别宛然面對令人慶快無量也如弟者何足置齒牙間煩千里枉問哉愧感愧感第有所欲言者幸兄勿談及問學之事說學問反埋卻種種可喜可樂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也如空同先生與陽明先生同世同生一爲道德一爲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談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豈減於陽明先生哉願兄已之待十萬劫之後復與兄相見再看何如始與兄談笑笑

觀音問

答澹然師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聞庵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走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不敢與乎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尚未明成佛發願事故復言之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同中有異也發願盡出于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然則謂願由於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聖人尚欲留惑潤生發

願度人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此爲佛願我願澹師似之

文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若謂經不必讀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昔人謂讀經有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懵懵不能讀今幸生此閒身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肯讀比前二輩反在其後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讀之務俾此身眞實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貪生怕死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於塵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爲之津送則不可蓋凡津送亡僧者皆緣亡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持戒僧衆誦念經呪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爲之津送邪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爲塔屋於龍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於紅爐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遠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爾澹師倡導火力甚大故衆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已若澹師則無所不化火化僧縱能化人亦只化得衆人念佛而已若澹師則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大抵要跟脚眞耳若始初以怕死爲跟脚則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雖遲速不同

決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爲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箇虛名而已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爲也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爲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爲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世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爲樂也不待言也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於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爲樂也非以生爲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

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佛爲此故大生恐怖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爲苦爲患而决求以出離之也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眞眞見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豈時時可得邪然眞正學者亦自然如此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

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爲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即是悟自信菩薩於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即是談佛若悟談詩即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我所引白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謙之辭欲以激厲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也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自信失予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悞哉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唯本不能詩而强作則不必若眞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與澄然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當初無認字佛亦無不認得字佛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

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劫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今幸世尊開我愚頑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孃本面是爲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萬劫相失爺孃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愼莫草草作語言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甚多惟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

也試問自信者是信箇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箇甚麼於此最好恭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得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信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總屬生死總屬生死則總屬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於此著實恭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來來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來書原無生死四字雖是諸佛現成語然眞實是第一等要緊語也既說原無生死則亦原無自信亦原

無不自信也原無放下亦原無不放下也原無二字甚不可不理會既說原無則非人能使之無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無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若人能使之無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矣原無二字總說不通也故知原無生者則雖千生總不妨也何者雖千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也使原無生而可生則亦不得謂之原無生矣故知原無死者則雖萬死總無礙也何者雖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死也使原無死而可死則亦不得謂之原無死矣故原無生死四字不可只恁麼草草讀過急著精彩便見四字下落

又

一動一靜原不是我莫錯認好父母已生後即父母未生前無別有未生前消息也見得未生前則佛道外道邪道魔道總無有何必怕落外道乎總無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總自十分怕死中來世人惟不怕死故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聖人惟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

無生則無死無死則不怕非有死而强說不怕也自古惟佛聖人怕死爲甚故曰子之所愼齋戰疾又曰臨事而懼若死而無悔者吾不與其怕死何如也但記者不知聖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聞而後可免於夕死之怕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復死亦再不復怕也我老矣凍手凍筆作字甚難愼勿草草須時時與明因確實理會我於詩學無分秪緣孤苦無朋用之以發叫號少洩胸中之氣無白雪陽春事也舉世無眞學

道者今幸有爾列位眞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
惟借之以過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無山河大地不成清淨本原矣故謂山河大地即清淨本原可也若無山河大地則清淨本原為頑空無用之物為斷滅空不能生化之物非萬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錢乎然則無時無處無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豈可以山河大地為作障礙而欲去之也清淨本原即所謂本地風光也視不見聽不聞欲聞無聲

欲嗅無臭此所謂龜毛兔角原無有也原無有是以謂之清淨也清淨者本原清淨是以謂之清淨本原也豈待人清淨之而後清淨耶是以謂之鹽味在水惟食者自知不食則終身不得知也又謂之色裏膠青蓋謂之曰膠青則又是色謂之曰色則又是膠青膠青與色合而為一不可取也是猶欲取清淨本原於山河大地之中而清淨本原已合于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捨山河大地於清淨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淨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雖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龜毛兔角我所說與佛不同佛所說以證斷滅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為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為妙故或坐脫或立亾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

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為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為願火化非所願也

又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已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為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

無國土則阿彌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即時敗露即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劫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淨法身即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即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參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

一身也即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爲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即今念佛之人滿即報以極樂參禪之人滿即報以淨土修善之人滿即報以天堂作孽之人滿即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鬼毒害者報以虎狼分釐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即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富貴一理耳但有因即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

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義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則知三世即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記得爾言若是自已又何須要認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急寫要認數字去夫自已親生爺孃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

親生爺孃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決無此理亦決無此等人故我作壽丘坦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于爺孃而人却認不得者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鳴與流涕也耶故臨濟以之築大愚非築大愚也喜之極也夫既認得自已爺孃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當時

結絕矣蓋此爺孃是眞爺孃非一向假爺孃可比也假爺孃怕事眞爺孃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惟親爺孃爲至尊無與對惟親爺孃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惟親爺孃能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孃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孃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孃亦自在也惟此爺孃情性大好不肯強人耳因復丢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又

無明實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會夫既說實性便不可說空身既說空身便不宜說實性矣衆衆但得本莫愁末我道但有本可得即便有末可愁難說莫愁末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說父母未生前則我身尚無有我身既無有則我心亦無有我心尚無有如何又說有佛苟有佛即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謂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則所謂眞爺孃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認眞也眞爺孃不會說話乃謂能度阿難有是理乎佛未嘗度阿難而阿難自迷謂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遠直至迦葉時方得度爲第二祖當迦葉時迦葉力擯阿難不與話語故大衆每見阿難便即星散視之如讐人然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可奈何之極然後舍卻從前悟解不留半點見聞於藏識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難之前然迦葉方乃印可傳法爲第二祖也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尚貪著不肯放下至極乾淨迦葉亦必不傳之矣蓋因阿難是極聰明者故難舍也然則凡看經看教者只要舍我所不

能舍方是善看經教之人方是眞聰明大善知識之人莫說看經看教爲不可只要看得脫乃可

明因曰諸相原非相只因種種差別自落諸相中不見一相能轉諸相

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見得原非相乎世間凡可得而見者皆相也今若見得非相則見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見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見即是相耳今且勿論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既見了如來諸相又向何處去乎抑諸相究爾在前而我心自不見之耶

抑我眼不見之也眼可見而强以爲不見心可見而謬以爲不見是又平地生波無風起浪去了見後存不見豈不大錯

明因曰豁達空是落斷滅見著空弃有是著無見都是有造作見得眞爺孃自無此等見識然即此見識便是眞空妙智

弃有著空則成頑空矣即所謂斷滅空也即今人所共見太虛空是也此太虛空不能生萬有既不能生萬有安得不謂之斷滅空安得不謂之頑空頑者言

其頑然如一物然也然則今人所共見之空亦物也與萬物同矣安足貴乎六祖當時特借之以喻不礙耳其實我之眞空豈若是耶惟豁達空須細加理會學道到此已大段好了願更加火候疾證此大涅槃之樂

明因曰名爲豁達空者是誰怕落豁達空者是誰能叅取豁達空者是誰我之眞空能生萬法自無莽蕩曾有偈云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

恁麽此事大乘張此是空病今人有執著諸祖一語修行者不知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藥如達磨見二祖種種說心說性故教他外息諸緣心如牆壁若執此一語即成斷滅空

眞空既能生萬法則眞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萬法中之一法乎須是眞曉得自無罪福乃可不可只恁麽說去也二祖當時說心說性亦只爲不會認得本心本性耳認得本心本性者又肯說心說性乎故凡說心說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來空也本來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

心更有性可說乎故二祖直至會得本來空乃得心如牆壁去耳既如牆壁則種種說心說性諸緣不求息而自息矣諸緣既自息則外緣自不入内心自不喘此眞空實際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極樂也大寂滅之藏海也諸佛諸祖之所以相續慧命於不斷者也可以輕易而錯下注脚乎叅叅

明因曰那火化僧說話亦通只疑他臨化時叫人誦彌陀經又說凡見過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臨化念彌陀經此僧家常儀也見過即是徒弟何疑

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眞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李温陵集卷之六

李温陵集卷之七

海虞後學顧大部仲恭校

雜述

豫約小引

余年已七十矣旦暮必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屬僮僕於此所頼以供朝夕者皆本院之僧是故豫爲之約約曰我在則事體在我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則敬我汝等縱不德人亦看不見也我若無德人則我慢縱汝等眞實有德人亦看不見也所係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無愧耳雖不能如古之高賢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難及故此間大賢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禮我若我死後人皆惟爾輩之觀矣可復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服終年修理佛殿塑像請經鑄鐘鞔鼓并早晚服事老人一動一息恐不得所固怔怔然無有暇刻矣今幸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後汝等早晚必然守塔人不見我只看見汝則汝等一言一動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謹僧律則人因汝敬并益敬我反思我矣

不然則豈但不汝敬將我此龍湖上院即同興福等寺應付僧一樣看了也其爲辱門敗種寧空此院置此塔無人守護可矣吾爲此故豫設戒約付常融常中常守懷捷懷林懷善懷珠懷玉等若餘幾衆我死後無人管理自宜遣之復還原處不必强也葢年幼人須有本師管轄方可成器又我死後勢益淡薄少年人或難當抵也若能聽約忍饑和衆則雖十方賢者亦宜留與共聚況此數衆與下院之衆乎第恐其不肯或不能是以趂早言之

一早晚功課

具上院約束冊中不復再列

一早晚山門

山門照舊關鎖非水火緊急不得擅開非熟客與檀越爲燒香禮拜來者不得擅開若爲看境而來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盡在上院山門之外任意請看不勞敲門與開門也遠者欲做飯吃則過橋即是椰塘先生祠看祠有僧來客可辦柴米令跟隨人役燒茶煑飯彼中自有鍋竈亦不勞扣門矣何也山僧不知敬客禮數恐致得罪耳

一早晚禮儀

除挑水舂米作務照常外其餘非禮佛即靜坐也非看經即經行念佛也俱是整頓僧衣與接客等矣豈可效鄉間老以爲無事便縱意自在乎與其嬉笑無寧耻貽此實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蟻其立如柱其止如釘則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既不自慢人誰敢慢我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銀則糴無銀則化化不出米則化出飯化不出飯則化出粥化不出粥則化出

菜化不出菜則端坐而餓死此釋迦律儀也不法釋迦而法積攢俗僧可乎此時不肯餓死後日又不飽死不病死乎總有一日死不必怕餓死也既不怕餓死又胡爲終日馳逐乎是故不許輕易出門除人家拜望禮節與僧家無干不必出門往看外若稱要到某庵某處會我師父或師兄師弟者皆不許只許師父暫時到院相看遠者留一宿近者一飯即請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辦齋不許輕易入門相見若無故而時常請假欲往黃栢山欲往東山欲往維摩庵等

處者即時逐遣之去寧可無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
戒約之僧寧可終身只四五衆不可妄添不受約一
人夫既不許到師父住處矣況俗家乎如此則終日
鎖門出門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閒志意專一久則
自覺便宜亦不耐煩見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
大事不可明乎試反而視世間僧日日遨遊街市富
自汗流羞耻之化他日之錢米養不惜羞之和尚出
入公私之門粧飾狗臉之行與衙門口積年奚殊也
彼爲僧如是我爲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體面亦

自超越起人敬畏何苦而不肯閉門静坐乎既終日
閉門亦自然無客萬一有仕人或鄉先生來不得不
開門者彼見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雖相見何妨
耶接鄉士夫則稱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學則稱先生
此其待之者重矣若稱之以老爹相公反輕之耳且
既爲佛子又豈可與奴隷輩同口稱聲耶我自重人
自重我我自輕人亦輕我理之所必至也閉門静坐
寂然無聲終年如此神猶欽仰何況於人大上出世
爲眞佛其次亦不爲世人輕賤我願足矣區區藏

塔屋有守亦可無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縣經過有
公務者自有下院衆人迎接非守塔僧所當聞若其
眞實有高興欲至塔前禮拜者此佛子也大聖人也
急宜開門延入以聖人待之烹茶而燒好香與事佛
等始爲相稱迎送務盡禮談佛者呼之爲佛爺講道
學者呼之爲老先生不講學不談佛但其人有氣槩
欲見我塔者則呼之爲老大人五衆齊出與施禮三
衆即退而辦茶惟留常融懷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
融偶坐林傍坐俱用滚椅不可用凳陪客坐也有問

乃答不問即嘿安閒自在從容應對不敢慢之不可
敬之敬之則必以我爲有所求甚不可也

一早晚佛燈

夫燈者所以繼明於晝夜而並明於日月者也故日
能明於晝而不能照重陰之下月能明於夜而不能
照殿屋之中所以繼日月之不照者非燈乎故謂之
曰日月燈明佛蓋以佛譬日月燈稱佛之如燈如日
月也日月有所不照惟燈繼之然後無所不照非謂
日月可無而燈獨不可無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

其義以謂常明燈者但是燈光而不復論有日月乃晝夜然燈不息則日月俱廢矣非但月爲無用之光而日亦爲無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燈於夜晝則不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燈於晦望之前後十餘夜卽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惟隣晦朔前後半餘月然燈徹旦以佛之常如燈也則允矣足稱日月燈明佛矣

一早晚鐘鼓

夫山中之鐘鼓卽軍中之號令天中之雷霆也電雷

一奮則百穀草木皆甲折號令一宣則百萬齊嚴山川震沸山中鐘鼓亦猶是也未鳴之前寂寥無蔽萬慮俱息一鳴則蝶夢還周耳目煥然改觀易聽矣縱有襍念一擊遂忘縱有愁思一搥便廢縱有在志悅色一聞音聲皆不知何處去矣不但爾山寺僧衆然也遠者近者孰不聞之聞則自然悲仰亦且回心易向知身世之無幾悟勞攘之無由矣然則山中鐘鼓所係匪鮮淺也可聽小沙彌輩任意亂敲乎輕重疾徐自有尺度輕能令人喜重能令人懼疾能令人趨徐能令人息直與軍中號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輕乎哉雖曰遠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聲音之道原與心通未有平素律行僧寶而鐘鼓之音不清越而和平也旣以律行起人畏敬於先又聽鐘鼓和鳴於清晨良宵之下時時聞此則時時熏心朝朝暮暮聞此則朝朝暮暮感悅故有不待入門禮佛見僧而潛修頓改者此鐘鼓之音爲之也所係誠非細也不然我之撞鐘擊鼓如同兒戲彼反怒其驚我眠而聒我耳反令其生躁心矣

一早晚守塔

封塔後卽祀木主以百日爲度早晚俱燒香惟中午供飯一盞清茶一甌豆豉少許上懸瑠璃我平生不愛人哭哀哀不愛人閉眼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丈夫漢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有此俗氣況出家人哉且人生以在世爲客以死爲歸歸家則喜而相慶亦自謂得所而自慶也又況至七八十而後歸其爲慶幸益以無涯若復有傷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

豈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死而念佛相送卽令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禮生死一例前送客而哀與豈不重難爲客耶客既不樂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嚀非怕汝等哭也恐傷我歸客之心也惟當思我所嗜者我愛書四時祭祀必陳我所親校正批點與纂集抄錄之書于供卓之右而置常穿衣裳于供卓之左早陳設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二次祭祀雖名爲祭祀亦只是一飯一茶一少許豆豉耳但我愛香須燒好香我愛錢須燒好紙錢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

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乾便收訖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肯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不知我死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李四官若來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自在此落髮爲僧時卽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爲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誕說大話

也不然晉江雖遠不過三千餘里遣一僧持一金卽到矣予豈惜此小費哉不過以死自待又欲他輩以死待我則彼此兩無牽挂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勞費省江湖之風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何也彼勞苦則我心亦自愁苦彼驚懼則我心亦自疑懼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爲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願遣人往問之其不肯遣人往問之者正以絕之而使之不來也莊純甫不曉我意猶以世俗

情禮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窮來時必假借路費借倩家人非四十餘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審如此則我只宜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莊純甫乎故每每到此則我不樂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復來故也既不肯使之來此又豈肯遣人往彼乎一向既不肯遣人往彼今日又豈可遣人往彼報死乎何者總之我死不在今日也我死既不在今日何謂封塔而乃以死待我也則汝等之當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

如生前言語不苟行事不苟比舊更加謹愼使人人
咸曰龍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龍湖僧之不謬爲卓
吾侍者也又如此其爲喜悅我也甚矣又何必以不
復見我爲苦而生悲愴也我之形雖不可復見而我
心則開卷郎在矣讀其書見其人精神且千萬倍若
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書乎兄讀其豫約守其戒禁
則卓吾老子終日對面十目視之無有如其顯十手
指之無有如其親者又何必悲戀此一具瘦骨柴頭
以爲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我初至麻城曾承

庵創買縣城下今添蓋樓屋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
友山物余已別有維摩庵創建始末一書寄北京與
周友山矣中間開載布施事頗詳悉其未悉者又開
具緣簿中先寄周友山于川中二項兼查則維摩庵
布施功德主亦昭昭可案覆而番不得沒其實也創
建始末尚有兩冊一冊留龍湖上院爲照一冊以待
篤實僧能堅守樓屋靜室者然後當友山面前給與
之世間風俗日以偷薄不守本分雖百姓亦難何況
出家者謹守清規莫亂收徒衆以爲能縱不能學我

一分半分亦當學我一厘兩厘何苦勞勞碌碌日夜
不止也在家之人尚爲有妻兒親眷等衣食人情逼
迫無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銀米之差若
不知休非但人禍天必刑之難逃免也周友山旣捨
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見交銀七十二兩與曾劉二家
矣可輕視之歟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
箇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以友山之知我
也我自幼寡交少知遊稍長從薄宦於外雖時時有
敬我者然亦皮膚麄淺視我耳深知我者無如周友

山故我不還家不復別往尋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
只如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爲知
己死何也知己之難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
取座主爲親爺娘終身不能忘提學官取之爲案首
卽以提學官爲恩師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
文相知猶然如此況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人而不
喜人知己者則我之不歸家又可知矣今世不察旣
以不歸家病我家中鄉里之人又以不歸家爲我病
我心中只好自問自答曰爾若知我取我爲案首我

自歸矣何必苦勸我歸也然友山實是我師匪但知
我已也彼其退藏之密實老子之後一人我自望之
若跂尤不欲歸也爾等謹守我塔長守清規友山在
世定必護爾爾等保無恐也劉近城是信愛我者與
楊鳳里實等梅澹然是出世丈夫雖是女身然男子
未易及之今既學道有端的知見我無憂矣雖不曾
拜我為師彼知我不肯為人師也然已時時遣人走
三十里問法余雖欲不答得乎彼以師禮默默事我
我縱不受半箇徒弟於世間亦難以不答其請故凡

答彼請教之書彼以師稱我我亦以澹然師答其稱
終不欲犯此不為人師之戒也嗚呼不相見而相師
不獨師而彼此皆以師稱亦異矣於澹然稱師者澹
然已落髮為佛子也於衆位稱菩薩者衆位皆在家
故稱菩薩也然亦真正是菩薩家殿而門戶重即親
戚往來常禮亦自無閑曠之期安得時時聚首共談
此事乎不聚而談則退而看經教時時問話皆有的
據此豈可以好名稱之夫即使好名而後為已是天
下奇男子所希有之事況實在為生死起念早晚惟

向佛門中勤渠拜請者乎敬之敬之亦以衆菩薩女
身也又是有親戚愛妬不等生出閒言長語不可耳
聞也猶然不一理會只知埋頭學佛道作出世人況
爾等出家兒並無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佛耶
我有西方訣最說得親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須知此
趣向則有端的志氣矣不然雖曰脩西方亦是一句
見成語耳故念佛者定須看通了西方訣方為真脩
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見西方彌陀佛也見阿彌陀
佛了即是生西方了無別有西方可生也見性者見

自性阿彌陀佛也見自性阿彌陀佛了即是成佛了
亦無別有佛可成也故脩西方者總為欲見佛耳雖
只得面見彼佛阿彌陀然既常在佛之旁又豈有不
得見自己佛之理耶時時目擊時時耳聞時時心領
而意會無襍學無襍事一日聽之百日亦聽之一劫
伴之百萬劫亦與之伴心志純一再無別有往生之
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無有
念佛一件直截不勞者是以大地衆生咸知脩習此
一念也然問之最聰明靈利肯念佛者竟無一人曉

了此意則雖念佛何益既不以成佛爲念而妄謂佛是決不可成之物則雖生西方欲以奚爲縱得至彼亦自不肯信佛言語自然復生別想欲往別處去矣卽見佛猶不見也故世之念佛脩西方者可笑也決爲萬無生西方之理也縱一日百萬聲佛百事不理專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須是發願欲求生西方見佛而時時聽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會乃是求往生之本願正經主意耳以上雖說守塔事而終之以脩淨土要訣益皆前賢之所未發

故詳列之以爲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善因等衆菩薩見我涅槃必定差人來看夫諸菩薩甚難得若善因者以一身而綜數產纖悉無遺以冢婦而養諸姑昏嫁盡禮不但各無間言亦且咸得歡心非其本性和平眞心孝友安能如此我聞其才力其識見大不尋常而善因固自視若無有也時時至繡佛精舍與其妹澹師窮究眞乘必得見佛而後已故我猶眞心敬重之此皆爾等所熟聞非千里以外人百年以遠事或出傳說未可信也爾等但說出家便是佛了便過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寧有過人者蓋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爲好而後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脩道然後出家也在家不好脩道乎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幼時不必言從訓蒙師時又不必言既長而入學卽屬師父與提學宗師管矣入官卽爲官管矣棄官回家卽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

心則禍患立至其爲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四外不歸家也其訪友朋求知己之心雖切然已亮天下無有知我者只以不願屬人管一節既棄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實意特以世人難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遊其所遊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攝得我故我於鄧鼎石初履縣時雖身不敢到縣庭然彼以禮帖來我可無名帖答之乎是以書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則太尊已不敢曰治生治生則自受縛尋思四字回

答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則古今時時有之曰今郡邑誌書稱名宦則必繼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賢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賢隱逸名流也有賢公祖父母則必有賢隱逸名流書流寓則與公祖父母等稱賢矣宦必有名乃紀非名宦則不紀故曰名宦若流寓則不問可知其賢故但曰流寓蓋世未有不是大賢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終身延平蘇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郟縣一葬潁州不特是也邵康節范陽人也司馬君實陝西夏縣人也而皆終身流寓

洛陽與白樂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謂非大賢上聖而能隨寓皆安者乎是以不問而知其賢也然既書流寓矣又書客子不已贅耶蓋流而寓矣非築室而居其地則種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稱客子則知其為旅寓而非眞寓如司馬公邵康節之流也去住時日久近皆未可知縣公雖欲以父母臨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臨我則父母雖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書四字而後作客之意與不屬管束之情暢然明白然終不如落

髮出家之為愈蓋落髮則雖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況別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鄉可以落髮又何必麻城癔我在此落髮猶必設盡計校而後刀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一日不喫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決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箇眞孝子是箇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易哉余惟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

髮為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雖然余之多事亦已極矣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為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為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矣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高殷皆入閣潘陳呂皆入閣高之掃除少年英俊名進士無數矣獨我以觸迕得全高亦人傑哉最苦者為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并汪意謝無足言矣汪與董皆正人不宜與余抵然彼二

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過人而自賢則十倍矣予
安得免觸耶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于道學有名孰
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後爲郡守即
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駱最
相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而終不免
與之觸何耶渠過於刻厲故遂不免成觸也渠初以
我爲清苦敬我終反以我爲無用而作意害我則知
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號爲大賢君子往往然也記
予嘗苦勸駱曰邊方襍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

與夷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無家則難住携家則
萬里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尤不可不體念之但有一
能即爲賢者豈容備責但無人告發即裝聾啞何須
細問蓋清謹勇往只可責己不可責人若盡責人則
我之清能亦不足爲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
嗟嗟孰知予竟以此相觸也哉雖相觸然使余得以
薦人必以駱爲薦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
能如東方生之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含垢忍
耻遊戲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廣之中庸梁江總之

頭黑馮道之五代貪祿而不能忍詬其得免於虎口
亦天之幸耳既老而思勝算就此一著已非上策爾
等安得知耶故予嘗謂世間有三種人決宜出家非
三種而出家非避難即無計治生利其閒散可以成
就吾之懶也無足言也三種者何蓋世有一種如梅
福之徒以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
梏的然見身世之爲贅疣不得不棄官而隱夫洪崖
玉笥之間者一也又有一種如嚴光阮籍陳摶邵雍
輩苟不得比于呂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齊桓孔明

之遇先主傅說之遇高宗則寧隱無出故夫子曰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女則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
待價者也是以孔子終身不仕而隱也其曰有道則
仕無道則懷不過以贊伯玉等云耳若夫子苟不遇
知己善價則雖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種也夫
天下曷嘗有知己之人哉况眞爲天下知己之主歟
其不得不隱居于巖穴釣臺蘇門之山固其所矣又
有一種則陶淵明輩是也亦貪富貴亦苦貧窮苦貧
窮故以乞食爲耻而曰扣門拙言詞愛富貴故求爲

彭澤令因遣一力與兒而曰助汝薪水之勞然無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一種也適懷林在傍研墨問曰不審和尚于此三種何居余曰卓哉梅福莊周之見我無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後出必有益世眞才我無是才也故亦無是見也其惟陶公乎夫陶公清風千古余又何人敢稱庶幾然其一念眞實受不得世間管束則偶與同耳敢附驥耶

以上六條末條復潦倒哀鳴可知余言之不顧矣

勸爾等勿哭勿哀而我復言之哀哀眞情實意固自不可强也我願爾等勿哀又願爾等心哀心哀是眞哀也眞哀自難止人安能止

寒燈小話

第一段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氣急獨坐更深向某輩言曰丘坦之此去不來矣言未竟淚如雨下某謂大人莫太感傷因爲鄙俚之語以勸大人語曰這世界眞可哀乾坤如許大好人難容載我勸大人莫太傷懷古來盡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盡天下無知己必然有時還來亂曰此詎不然此人聰明大有才到處逢人多相愛只恨一去太無情不念老人日夜難待十五夜復聞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訪荆州袁生且親下請書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應丘生又係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與袁生商之傍人相視莫不驚駭以爲此皆人世所未有者大人謂袁生只爲不省人間禮數取怒於人是以遨遊至此今又責之備袁生安所逃死耶嗟嗟袁生之難也烏

得無罪乎懷林小沙彌從傍哂曰袁家丘家決定是天上人初來下降人世者是以不省人世事也若是世間人安有不省世間禮數之理某謂林言甚辯大人曰林之言是也夫惟眞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世事故世間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不知世間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謂之天人也夫世間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旣已不知不能則天人之所知者世間人亦決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世間人亦決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知不能而復責天人以世之所共

知其能是猶責人世以知能而復求其如天人之不知與不能也不亦難歟則不惟天人失其爲天人將世間人亦失其爲世間人矣是責備之過也吾謂不如取天人之所獨知獨能者而以與之好而略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間人者而不爲之求備焉則善矣因感而賦詩三章以袪責備者之惑不是天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禮省得世人禮不難爾來我往知禮矣既不能知人世禮如何敢到人間世任爾胸藏萬斛珠不如百拜頭至地去年曾有一新郎兩處

奔波苦苦怭糞掃堆邊都是也痴人却說郎非常

第二段

是夜懷林侍次見有猫兒伏在禪椅之下林曰這猫兒日間祇拾得幾塊帶肉的骨頭喫了便知痛他者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和尚嘆曰人言最無義者是猫兒今看養他顧他時他即戀著不去以此觀之猫兒義矣林曰今之罵人者動以禽獸奴狗罵人强盜罵人罵人者以爲至重故受罵者亦自謂至重吁誰知此豈罵人語也夫世間稱有義者莫過於人你看他威儀禮貌出言吐氣好不和美憐人愛人之狀好不切至只是還有一件不如禽獸奴狗强盜之處益世上做强盜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氣無伸遂爾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箇半箇憐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宜忘恩矣然則以强盜罵人是不爲罵人了是反爲讚嘆稱美其人了也狗雖人奴義性尤重守護家主逐亦不去不與食喫彼亦無嗔自去喫屎將就度日所謂狗不厭家貧是也今以奴狗罵人又豈當乎吾恐

不是以狗罵人反是以人罵狗了也至於奴之一字但爲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謂之奴世間曷嘗有使人之人哉爲君者漢惟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餘盡奴也則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號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謂禽獸畜生强盜奴狗既不足以罵人則當以何者罵人乃爲恰當林遂引數十種如蛇如虎之類俱是罵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嘆曰嗚呼好看者人也好相處者人也祇是一付肚腸甚不可看不可處林曰果如此則人真難形容哉世

謂人皮包倒狗骨頭我謂狗皮包倒人骨頭未審此罵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罵人遂去睡

第三段

守庵僧每日齋皆取給于城内外人家供給盞飯推其餘乃以飯往來于方僧道侶是日道侶中有一人再來索食守僧怒罵不已大人聞之謂其輩曰不與食亦罷何太辱罵也況有盞飯之餘乎因論及常志等謂常志每借得銀物隨手輒盡此其視守僧之罵道人較勝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謂能輕財好施嘗過

守僧十倍也其謂此説未嘗要不過伯仲之間耳彼守僧之罵道人傷于太儉者也但知爲施主借餘飯而不知爲施主廣積福但知化飯之難欲以飽其徒不知受罵之苦反以傷佛心是太儉之故也若常志輩但見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銀若甚容易而不知屢借名色以要人之銀人實難堪況慷他人之慨費別姓之財于人爲不情於己甚無謂乎是太奢之過也奢儉俱非何以稱常志之勝大人曰若如子言則輕財之[illegible]不美乎彼固慕輕財之名而後爲之者也其曰嗟哉是何言歟夫古之言輕財者必曰重義未有無故而輕財者也故重義者必輕財而輕財者以重義故是以有輕財重義之説有散財結客之説是故范純祐麥舟之手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則一麥不肯妄費矣曾子敬有一囷三千米之手以周公瑾故非公瑾則一粒不肯妄費矣爲公瑾是以結客故散財爲石曼卿是以重義故輕財今得人錢財視同糞土豈爲謀王圖伯用之以結客乎抑救災恤患而激於義之不能以已也要不過縱酒色之慾滋豪奴之

貪亂而不理懦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於大賢之待朝餔者此爲浪費縱慾而借口輕財是天下之浪子皆輕財之夫也反不如太儉者之爲得故曰與其奢也寧儉

第四段

九月二十七日林隨長者遊至西城發足欲往萬壽寺寺有僧長者每遊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勢似天以同來長者避雨于[illegible]秀士門下不一盞茶雨過然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啟長者曰此驟雨水未退

不如升堂一坐稍待水退乃往長者登堂坐于中堂之上時有老僕即欲入報長者遽止之曰勿報我縣雨至此權坐一時切勿報不報我尚多坐一時若報主人出我不過一茶即起矣偶宅中有老㛮從內出見是長者不覺發聲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報便畨身入內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報知快報知于時主人出安座巳坐未一茶長者果起至道中問林曰何此家婦人女子盡識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婦人女子識得其丈夫相者反不識也此間男子見長者箇

箇攢眉長者曰如爾言反比不得婦人耶林曰不然男子慣見長者故作尋常看此老婦人乍見耳乍見是以生希有想歡喜想也長者但自念果尋常乎希有乎不必問林也若說男子不如婦人非矣長者曰爾言是爾言是疾行至萬壽寺會其僧其僧索書書數紙巳其徒又索聯句聯句曰僧即俗俗即僧好箇道場爾為爾我為我大家遊戲是夜雨不止雨點大如車輪長者肩輿淋漓帶雨而歸大叫于輿上曰子看我與爾共作雨中遊何如林對曰眞可為遊戲三昧大神通自在長者矣

李温陵集卷之七

李溫陵集卷之八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卓吾論略 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猶及見卓吾居士能論其大略云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音一也故鄉人不辯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衚衕梓人

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無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篤亦我也稱我以卓我未能也稱我以篤亦未能也予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竝稱卓篤焉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歲時維陽月得全數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長七歲隨父白齋公讀書歌詩習禮文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已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知矣論成遂為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

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為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淺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不知吾大人不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臆窺測而預賀之哉稍長復憒憒讀傳註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日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

一能通孔聖精蘊者邪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目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

身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諆而惟情是念視康節不益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温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温陵人嘗號温陵居士至是日遊遨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於吾有夙緣哉故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没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試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姪

晝夜登陴擊柝爲城守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無糴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三年服闋盡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云居京邸一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受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未幾竹軒大父訃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予聞之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邪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没五十多年矣所以未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地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孝未聞以卜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冐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必令三丑依土權置家室于河内分賻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卽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黄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迕也收淚改容謝曰

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留半滴溝洫間居士時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灌漑豊收哉縱與必不受冐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繼夭死老媪有告

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来者爲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己俸二星并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糴粟半買花紡爲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挈之想乃復抵共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此時黃宜人泪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

與室人秉燭相對眞知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眞吾故矯情鎮之到此方覺屐齒之折也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于國子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蓋譏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于不聞道樂莫樂於安汝止吾十年餘奔走南北秖爲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闊居士曰然子實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居士五載春官潜心道妙憾不得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請以誌屬雖然子若死于朋友之手一聽朋友所爲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決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作傳其可乎應曰子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顧虎頭知居士矣遂著論論其大畧俾子遊四方不見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後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論政篇爲羅姚州作

先是楊東淇爲郡南充陳君實守是州與別駕張馬平博士陳名山皆卓然一時可謂盛矣今三十餘年而君來爲州守與周君張君各以次先後並至諸父老有從旁竊嘆者曰此豈有似於曩時也乎何其濟濟尤盛也未幾唐公下車復爾相問乎乃驟張之曰此間官僚皆數十年而一再見者也願公加意培植于上勿生疑貳足矣惟子知府一人不類雖然有多賢足以上人爲子夾輔雖不類庸何傷唐公聞子

言而壯之是春雨臺復命君與諸君俱蒙禮待雖予不類亦竊濫及前年之言迨合矣予固因彙次其語以爲君與諸君賀而獨言予之不類者以質于君焉盖予嘗聞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說焉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種已也有仕于土者乃以身之所經歷者而欲人之同往以已之所種藝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馭無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理歟且夫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

于已因乎人者恒順于民其治效固已異矣夫人之與已不相若也有諸已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已矣而望人之同無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無也而非遍於天下之有無也而欲爲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惑也於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賢者相率而歸吾之教而愚不肖則遠矣於是有旌別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從此分矣豈非別白太甚而導之使爭乎至人則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寤而驚也動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繫而顛且仆也今予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惡也過嚴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惡安知已之無惡乎其于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況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予是以益懼不類而切倚仗于君焉吾聞君生長劍門既壯而仕經太華而獨覩昭曠于衡岳之巔其中豈無至人可遇而不可求者與君談說及此乎不然何以兩宰疲邑一判衡州而民誦之至今也意者君其或有所遇焉則予言爲贅如

其不然則予之所聞于有道者詳矣君其果有當于心乎否也夫君而果有當于心也則予雖不類庸何傷乎

何心隱論

何心隱即梁汝元也予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世之論心隱者高之者有三其不滿之者亦有三高心隱者曰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公家世饒財者也公獨棄置不事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于天地之間是公之所

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人莫不畏死公獨不畏而直
欲博一死以成名以爲人盡死也百憂愴心萬事萃
形以至五内分裂求死不得者皆是也人殺鬼殺寧
差別乎且斷頭則死斷腸則死孰快百藥成毒一毒
而藥孰毒烈烈亦死泯泯亦死孰烈公固審之熟矣
宜公之不畏死也其又高之者曰公誦法孔子者也
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孔子之道其難
在以天下爲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賢爲命而不以田
宅爲命故能爲出類拔萃之人爲首出庶物之人爲

魯國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萬世之儒一人也公
既獨爲其難者則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見怒于
人者亦以是矣公烏得免死哉削跡伐木絕陳畏匡
孔聖之幾死者亦屢其不終死者幸也幸而不死人必
以爲得正而斃矣不幸而死獨不曰仁人志士有殺
身以成仁者乎死得其死公又何辭也然則公非畏
死也非不畏死也任之而已矣且夫公既如是而生
矣又安得不如是而死乎彼謂公欲求死以成名者
非也死則死矣此有何名而公欲死之歟其又高之

者曰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然則仲尼雖聖效
之則爲顰學之則爲步醜婦之賤態公不爾爲也公
以爲世人聞吾之爲則反以爲大怪無不欲起而殺
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爲之矣吾故援孔子以爲法
則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賢者疑之不賢者害之同
志終鮮而公亦竟不幸爲道以死也夫忠孝節義世
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謂死有重于泰山者是
也未聞有爲道而死者道本無名何以死爲公今已
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滅無聞也今觀其時武昌上

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爲冤也方
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狀聚而觀者咸指其誣至有噓
呼叱咤不欲觀焉者則當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門
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其
不識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餘里皆然也非惟
得罪於張相者有所憾於張相而云然雖其深相信
以爲大有功於社稷者亦猶然以此舉爲非是而咸
謂殺公以媚張相者之爲非人也則斯道之在人心
眞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雖公之死無名可名

而人心如是則斯道之爲也孰能遏之然公豈誠不畏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爲活項伯時無曾朱家誰爲脫季布吾人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則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眞故必欲剗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眞談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而豈直泰山氏之比哉此三者皆世之賢人君子猶能與匹夫同其眞者之所以高心

隱也其病心隱者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聖之間則偏枯不可以爲訓與上誾誾與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獨危言危行自貽厥咎則明哲不可以保身且夫道本人情學貴平易繩人以太難則畔者必衆責人于道路則居者不安聚人以貨財則貪者競起亡固其自取矣此三者又世之學者之所以爲心隱病也吾以爲此無足論矣此不過世之庸夫俗子衣食自耽身口是急全不知道爲何物學爲何事者而敢妄肆譏詆則又安足置之齒頰間耶獨所謂高心隱者似亦近之而尚不能無過焉然予未嘗親覩其儀容面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而遽以爲過抑亦未可吾且以意論之以俟世之萬一有知公者可乎吾謂公以見龍自居者也終日見而不知潛則其勢必至于亢矣其及也宜也然亢亦龍也非他物比也龍而不亢則上九爲虛位位不可虛則龍不容於不亢公宜獨當此一爻者則謂公爲上九之大人可也是又余之所以論心隱也

夫婦 因畜有感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無不出于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何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于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

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烏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況言無無尚不言而況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于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語語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

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鬼神論

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首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觀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孫也周公非但不諱且以爲至祥極瑞歌詠於郊禘以享祀之而自謂文子文孫焉乃后世獨諱言鬼何哉非諱之也未嘗通於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使其誣之以爲無則將何所不至耶小人之無忌憚皆由于不敬鬼神是以不能務民義以致昭事之勤如臨女以祈陟降之饗故又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有鬼神而後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務則凡數而瀆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遠人道邇遠者敬而疎之知其遠之近也是故惟務民義而不敢求之

于遠近者親而務之知其邇之可遠也是故不事諂瀆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見有一人之能遠鬼神者何哉揲蓍布卦卜地選勝擇日請時務索之冥冥之中以徼未涯之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其諂瀆甚矣而猶故爲大言以誑人曰佛老爲異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一旦緩急手脚忙亂禱祀祈禳則此等實先奔走反甚于細民之敬鬼者是何怪也然則其不能遠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誠知鬼神之當敬則

其不能務民之事者鮮矣朱子曰天即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夫以天爲理可也而謂祭天所以祭理可與以鬼神爲良能可也而謂祭鬼神是祭良能可與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後祭天地則是必天子而後可以祭理也凡爲臣庶人者獨不得與于有理之祭又豈可與然則理之爲理亦大傷民財勞民力不若無理之爲愈矣圓丘方澤之設牲幣爵號之陳大祀之典亦太不經駿奔執豆者亦太無義矣國之大事在祀審如此又安在其爲國之大事

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不太可惜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又安見其能降福穰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也周頌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則皇祖陟降誰授之衣昭事小心儼然如在其上者當從裸祖之形文子文孫又安用對越爲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靈赫然臨女則爾祖我祖眞同兒戲金縢策祝同符新室上誑武王下誑召畢近誑元孫遠誑太王王季

文王多材多藝之云眞矯誣也哉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又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爲有商氏而有天下嗚呼商有天下歷年八百厚澤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賢聖之王六七繼作鳥之遺也一則祖鳦一則祖敫後之君子敬鬼可矣

戰國論

子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爲戰國既爲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與五覇者春秋之事也夫五覇何以獨盛于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復合于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群小搆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爲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

爲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于厥家大矣管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覇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屛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覇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爲五覇之事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爲者焉晉氏爲三呂氏爲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爲戰國而致謀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劉子政當西漢之末造感王室之將燬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于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襃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咸謂其文章本于六經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爲何物而但竊襃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兵食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艸木之實以爲

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于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衛之急故弓矢甲冑興是甲冑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與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爲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

也何惑焉至于不得已猶寧死而不離者則以上之
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勢
既出于不得已則爲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
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謂信重于兵食則亦不
達聖人立言之旨矣然則兵之與食果有二乎曰苟
爲無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殺地也其名
惡而非是則無以自衛其實美也美者難見而惡則
非其所欲聞惟下之人不欲聞以故上之人亦不肯
以出之于口況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無事而教之

兵則謂時方無事而奈何其擾我也其誰曰以佚道
使我雖勞不怨乎有事而調之兵則謂時方多事而
奈何其殺我也其誰曰以生道殺我雖死不怨殺者
乎凡此皆矯誣之語不過欲以粉飾王道耳不知王
者以道化民其又能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乎要必有
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賞而自勸不試而同趨嘿而
成之莫知其然斯爲聖人篤恭不顯之至德矣夫三
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軒轅氏尚矣軒轅氏之王也七
十戰而有天下殺蚩尤于涿鹿之野戰炎帝于阪泉

之原亦深苦衛生之難而既竭心思以惟之矣以爲
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誘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於是
爲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養我也然蒐狩之
禮不舉得無有傷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
告成歲也是故四時有田則四時有祭四時有祭則
四時有獵是獵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獵焉是故
國未嘗有養兵之費而家家收獲禽之功上之人未
嘗有治兵之名而人人皆三驅之選弋弓之利甲胄
之堅不待上之與也射疏及遠手輕足便不待上之

試也攻殺擊刺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
操也彼其視搏猛獸如搏田兔然又何有于即戎乎
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視患難相守不待上
之教以人倫也折中矩而旋中規坐作進退無不如
志不待上之教以禮也歡欣讌樂鼓舞不倦不待耀
之以旌旗宣之以金鼓獻俘授馘而後樂心生也井
而爲八家布而爲八陣其中爲中軍八首八尾同力
相應不待示之以六書經之以算法而後分數明也
此皆六藝之術上之所以衛民之生者然而聖人初

未嘗教之以六藝也文事武備一齊具舉又何待庠序之設孝弟之申如孟氏畫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歲以前俱已熟試而閑習之矣而實不知上之使也以謂上者養我者也至其家自爲戰人自爲兵禮樂以明人倫以興則至于今凡幾千年矣而不知而況當時之民與至矣聖人鼓舞萬民之術也蓋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則六藝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謂聖人皆于農隙以講武事夫蒐苗獮狩四時皆田安知田隙且自田耳曷

嘗以武名曷嘗以武事講耶范仲淹乃謂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則已不知兵之急矣張子厚復欲買田一方自謂井田則又不知井田爲何事而徒慕古以爲名秖益醜焉商君知之慨然請行專務攻戰而決之以信賞必罰非不頓令秦强而車裂之慘秦民莫哀則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聖人之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魚不可以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歷世寶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後流而爲儒紛紜制作務以明民瑣屑煩碎信誓周章而軒轅氏之政遂衰矣

雜說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

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于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于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于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于既竭者也夫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

隨以竭吾胷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眞非眞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于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且夫世之眞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

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磈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于千載旣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于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爲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其尤可咲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于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歟

玉合

此記亦有許多曲折但當要緊處却緩慢却泛散是以未盡其美然亦不可不謂之不知趣矣韓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設使不遇兩奇人雖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歎恨于無緣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費一毫力氣而遂得之則李王孫之奇千載無其匹也追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費一時力氣而遂復得之則許中丞之奇唯有崑崙奴千載可相伯仲也嗚呼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豈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兩地含冤抱恨以死悲夫然君平者

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許俊奇傑安得復哉此許中丞所以更奇也

崑崙奴

許中丞片時討取柳姬使玉合重圓崑崙奴當時力取紅綃使重闈不阻是皆天地間緩急有用人也是以謂之俠耳忠臣俠忠則扶顛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俠義則臨難自奮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俠而委委之終不可用也或不知其爲俠而輕置之則亦不肯爲我死爲我用也俠士之所以貴者才智兼資

不難於死事而在於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則死眞無難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則亦豈肯以輕死哉貫高之必出張王審出張王而後絶吭以死者是也若崑崙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則奴願畢矣縱死亦有何難但郭家自無柰崑崙奴何耳劍術縱精初何足恃設使無劍術郭家四五十人亦能柰之何乎觀其酬對之語可見矣況彼五十人者自謂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網矣一夫敢死千夫莫當況僅僅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換死命乎直潰圍出本自無阻而奈何以劍術目之謂之劍術且不可而乃謂之劍俠不益傷乎劍安得有俠也人能俠劍劍又安能俠人人而俠劍直匹夫之雄耳西楚伯王所謂學劍不成去學萬人敵者是也夫萬人之敵豈一劍之任邪彼以劍俠稱烈士者眞可謂不識俠者矣嗚呼俠之一字豈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同一俠耳夫劍之有術亦非眞英雄者之所願也何也天下無不破之術也我以術自聖彼亦必以術自神術而逢術則術窮矣曾謂荆卿而未嘗聞此乎張良

之擊秦王也時無術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術者立爲虀粉矣故黄石老大嗔怪于圯橋之下也嗣後不用一術只以無窮神妙不可測識之術應之滅秦與漢滅項與劉韓彭之俎醢不及蕭何之械繫不及呂后之妬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術之有況劍術耶吾是以深悲曾句踐之陋也彼其區區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蓋眞俠者也非以劍術俠也

拜月

此記関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眞元人手筆也首似散漫終致奇絶以配西廂不妨相追逐也自當與天地相終始有此世界即離不得此傳奇肯以爲然否縱不以爲然吾當自然其然詳試讀之當使人有兄兄妹妹義夫節婦之思焉蘭比崔重名尤爲閑雅事出無奈猶必對天盟誓願終始不相背負可謂貞正之極矣興福投竄林莽知恩報恩自是常理而卒結以良緣許之婦妹與福爲妹丈世隆爲妻兄無德不酬無恩不荅天之報施善人又何其巧與

紅拂

此記関目好曲好白好事好樂昌破鏡重合紅拂智眼無雙虬髯棄家入海越公並遺雙妓皆可師可法可敬可羨孰謂傳奇不可以興不可以觀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槩多矣今之樂猶古之樂幸無差別視之其可

李溫陵集卷之八

李溫陵集卷之九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童心說

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眞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眞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絶假純眞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眞心失却眞心便失却眞人人而非眞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

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

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

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

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吾又安得眞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心經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爲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爲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于自

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
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
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
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
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著空也如我說色不異於空
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
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
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
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眞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
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
非淨在色不增在空不減非億之也空中原無是耳
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
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
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
無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
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恐
怖與夫顛倒夢想矣現視生死而究竟涅槃矣豈惟
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
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
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眞空妙智是大神呪是大明
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
切苦厄眞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
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依則又一切撥無因
果不信經中分明讃歎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
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
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

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
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
無聖愚也言三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柰之
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
可使知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于泯泯爾矣

提綱說

道本大道因經故不明經以明道因解故不能明道
然則經者道之賊解者經之障安足用與雖然善學
者通經不善學者執經能者悟于解而不能者爲解

悞其爲賊爲障也宜也夫前人説經後人解經要不過爲能者通此一綫路耳非與夫不能者道也予在滇中有友求書心經書訖仍題數語于後名之曰提綱雖不以解名然亦何嘗離解也哉黄安邑侯既刻提綱矣復幷予所注道德解竝刻之觀其心其通經者歟其爲不執經不爲解悞者歟書以俟之

無爲説

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既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既謂之爲矣

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眞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也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也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其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魯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説也然則爲無私之説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脚根虛實無益於事秪亂道耳不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爲而爲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曰聖學無所爲既無所爲矣又何以爲聖爲乎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言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爲而率

爾冒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欲先行其言者以此故也盖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羲皇以前未暇論矣自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强周公之禮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魯三月而禮教大行雖非黄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于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何如爲無爲耳是故往往以大有

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冨强功利也或眞得無爲之體又不堅忍不用之術輒爲有爲之業所忻豔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于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及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清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使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矣

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于天下之上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盖至于異姓更主而百姓猶安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長補短其利百倍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羡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第牽于意見狃于成說必欲補綴傅會勉强湊合以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于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耳

四勿說

人所同者謂禮我所獨者謂巳學者多執一巳定見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禮也非禮之禮大人勿爲眞巳無巳有巳即克此顔子之四勿也是四勿也即四絶也即四無也即四不也四絶者絶意絶必絶固絶我是也四無者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是也四不者中庸卒章所謂不見不動不言不顯是也顔子得之而不遷不貳則即勿而不由之而勿視勿聽

則即不而勿此千古絶學惟顔子足以當之顔子沒而其學遂亡故曰未聞好學者雖曾子孟子亦巳不能得乎此況濂洛諸君子乎未至乎此而輕易談四勿多見其不知量也聊且博爲注解以質正諸君何如盖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絶無蹊逕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

無界量可限無扃鑰可啓則于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未至乎此而輕談四勿是以聖人謂之曰不好學

虛實說

學道貴虛任道貴實虛以受善實焉固執不虛則所擇不精不實則所執不固虛而實實而虛眞虛眞實眞實眞虛此唯眞人能有之非眞人則不能有也非眞人亦自有虛實但不可以語于眞人之虛實矣故有似虛而其中眞不虛者有似不虛而其中乃至虛者有始虛而終實始實而終虛者又有衆人皆信以

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此其人犯虛怯之病有衆人皆信以爲實而君子獨不謂之實此其人犯色取之症眞僞不同虛實異用虛實之端可勝言哉且試言之何謂始虛而終實此如人沒在大海之中所望一救援耳舵師憐之以智慧眼用無礙才一舉而援之可謂幸矣然其人慶幸雖深魂魄尚未完也閉目噤口終不敢出一語經月累日唯舵師是聽抑何虛也及到彼岸攝衣先登脚履實地萬無一死矣縱舵師復詒之曰此去尚有大海須還上船與爾俱載別岸乃可行也吾知其人搖頭擺手徑往直前終不復舵師之是聽矣抑又何實乎所謂始虛而終實者如此吁千古賢聖眞佛眞仙大抵若此矣何謂始實而終虛如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非不實任先覺之重也然一聞二程論易而皐比永徹遂不復坐夾山和尚已登壇說法矣非不實受法師之任也然一見道吾拍手大笑遂散衆而來別求船子說法此二等者雖不免始實之差而能獲終虛之益蓋千古大有力量人若不得道吾不信也何謂衆人皆以爲實

而君子獨不謂之實彼其于已實未敢自信也特因信人而後信已耳彼其於學實未嘗時習之而說也特以易說之故遂冒認以爲能說茲心耳是故人皆悅之則自以爲是是其自是也是于人之皆說也在邦必聞則居之不疑是其不疑也以其聞之于邦家也設使不聞則雖欲不疑不可得矣此其人寧有實得者耶是可笑也何謂衆人皆以爲至虛而君子獨不謂之虛彼其未嘗一日不與人爲善也是以人皆謂之舜也然不知其能舍已從人否也未嘗一日不

拜昌言也是以人皆謂之禹也然不知其能過門不入呱呱弗子否也蓋其始也不過以虛受爲美德而爲之其終也習慣成僻亦自認以爲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安知其爲怯弱而不能自起者哉然則虛實之端未易言也非虛實之難言也以眞虛眞實之難知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夫人衆人也衆人不知故可謂之君子若衆人而知則吾亦衆人而已何足以爲君子衆人不知故可直任之而不慍若君子而不知之則又知之何而不慍也是則大可懼也雖欲勿

慍得乎世間君子少而衆人多則知我者少不知我者多固有舉世而無一知者而唯顔子一人獨知之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夫唯遯世而不見知也則雖有虛實之說其誰聽之

定林庵記

予不出山久矣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詣定林庵而庵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于弱侯也定林不受徒今來住持者弱侯擇僧守之實不知定林作何面目則此庵第屬定林創建者曰[illegible]不

虛耶定林創庵甫成即舍去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予于天中山而遂化于天中山塔于天中山馬伯時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予未死又復來此復得見定林庵夫金陵多名刹區區一定林庵安足爲輕重而舊椽敗瓦人不忍毀則此庵雖小實賴定林久存名曰定林庵豈虛耶夫定林白下人也自幼不茹葷血又不娶日隨其主周生赴講蓋當時所謂周安其人者也予

未嘗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君道南至京師時李翰峰先生在京告予曰周安知學子欲學幸毋下視周安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履之任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簷端或拱身柱側不欹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讀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南又得李先生歎羨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二年予來金陵獲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吾欲爲

僧夫吾迄歲山寺只多此數莖髮不剃何爲弱侯無以應遂約予及管東溟諸公送周安于雲松禪師處披剃爲弟子改法名曰定林此定林之所由名也弱侯又于館側別爲庵院而予復書定林庵三字以扁之此又定林庵之所由名也弱侯曰庵存人亡見庵若見其人矣其人雖亡其庵尚存庵存則人亦存雖然人今已亡庵亦安得獨存惟有記庶幾可久予謂庵不足記也定林之庵不可以不記也今不記恐後我而生者且不知定林爲何物此庵爲何等矣夫從

古以來僧之有志行者亦多獨定林哉予獨怪其不辭卑賤而有志于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於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爲何如者故衆人卑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今天下冠冕之士儼然而登講帷口談仁義手揮麈尾可謂尊且貴矣而能自貴者誰歟況其隨從於講次之末者歟又況於僕厮之賤鞭箠之輩不以爲我勞則必以爲無益于充囊飽腹且相率攘袂而竊笑矣肯俛首下心歸禮將士日倚簷楹欣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然後已者耶古無有矣是宜記遂爲之記不記庵專記定林名庵之由嗚呼道不虛談學務實效則此定林菴眞不虛矣

高潔說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

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則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箇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然至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即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

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己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其頗說得話者又以予無目而不能知人故卒爲人所欺偏愛而不公故卒不能與人以終始彼自謂離毛見皮吹毛見孔所論確矣其實視世之齷齪者僅五十步安足道邪夫空谷足音見似人猶喜而謂我不欲見人有是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當即下拜而忘其人之賤也奔走而忘其人之貴也是以往往見人之長而遂忘其短非但忘其短也方且隆禮而師

事之而況知吾之爲偏愛耶何也好友難遇若非吾禮敬之至師事之誠則彼聰明才賢之士又曷肯爲我友乎必欲與之爲友則不得不致吾禮數之隆然天下之眞才眞聰明者實少也往往吾盡敬事之誠而彼聰明者有才者終非其眞則其勢又不得而不與之疎且不但不眞也又且有姦邪焉則其勢又不得而不日與之遠是故衆人咸謂我爲無目耳夫使我而果無目也則必不能以終遠使我而果偏愛不公也則必護短以終身故爲偏愛無目之論者皆似之而非也今黃安二上人到此人又必且以我爲偏愛矣二上人其務與我始終之無使我受無目之名可也然二上人實知予之苦心也實知予之孤單莫可告語也實知予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予也吾又非以二上人之才實以二上人之德也非以其聰明實以其篤實也故有德者必篤實篤實者則必有德二上人吾何患乎二上人師事李壽庵壽庵師事鄧豁渠鄧豁渠志如金剛膽如天大學從心悟智過于師故所取之徒如其師其徒孫如其徒吾以是卜之而

知二上人之必能爲我出氣無疑也故作好高好潔之說以貽之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

黃安上人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對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報答母慈以謂溫凊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吾母也即使勉強勤學成就功名以致泉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于苦海也唯有勤精進成佛道庶

可藉此以報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孝不覺𤤶乎小矣今觀吾夫子之父母至于今有耿光則此小功名眞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上人刺血書願其志蓋如此而不敢筆之于文則其志亦可悲矣故予代書其意以告諸同事云予初見上人時上人尚攻舉子業初亦曾以落髮出家事告予予甚不然之今年過此乃禿然一無髮之僧予一見之不免驚訝然亦知其有眞志矣是以不敢顯言但時時略示微意于語言之間而

上人心實志堅終不可以說辭諍也今復如此則眞出家兒矣他人可得比耶因歎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如上人并眞英靈漢子乎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竈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爲何如者心齋之後爲徐波石爲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眞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豁渠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得免于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于張太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進于道今上人以此進道又誰能先之乎故稱之曰大孝

眞師二

黃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尚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即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即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于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師即不可友大槩言

之德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即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于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師弟亦知師兄之眞愛已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意婉也亦信念佛即參禪而不可以徒爲念佛之計此以師弟爲友亦以師弟

爲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故吾謂二上人方可稱眞師友矣若泛泛然群聚何益耶寧知師友之爲重邪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豁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謂我雖忝爲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旁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無量何如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常師夫子焉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爲套語其實亦是實語吾雖不能四拜受業一箇人以爲師亦不曾以四拜傳受一箇人以爲友然比世人之時時四拜人與時時受人四拜者眞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聾即啞莫我告也我又遍問此四拜于人者此四拜于人者亦非聾即啞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孰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多沙數不能踰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于二上人之前哉

失言三

予初會二上人時見其念佛精勤遂叙吾生平好高

好潔之說以請教之今相處日久二上人之高潔比予當十百千倍則高潔之說爲不當矣蓋高潔之說以對世之委靡渾濁者則爲應病之藥予觀世人恒無眞志要不過落在委靡渾濁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濁了不見有好高好潔之實而又反以高潔爲予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豈宜以高潔之說進乎對高潔人談高潔已爲止沸益薪況高潔十倍哉是予蠢也過猶不及孔夫子言之詳矣委靡渾濁而不進者不及者也好高好潔而不止者太

過者也皆道之所不載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眞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爲眞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潔可矣

三蠢記

劉翼性峭直好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恨噫若百藥者可謂眞劉翼知已之人矣予性亦好罵人人亦未嘗恨我何也以我口惡而心善言惡而意善也心善者欲人急于長進意善者又恐其人之不肯急於長進也是以知我而不恨也然世人雖不我恨亦終不與我親若能不恨我又能親我者獨有楊定見一人耳所以不恨而益親者又何也蓋我愛富貴是以愛人之求富貴也愛貴則必讀書而定見不肯讀書故罵之愛富則必治家而定見不做人家故罵之罵人不去取富貴何恨之有然定見又實有可罵者方我之困於鄂城也定見冒犯暑雪

一年而三四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然其奈終不可變化何哉不讀書不勤學不求生世之產不事出世之謀蓋有氣骨而無遠志則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深有雖稍有向道之意然亦不是直向上去之人往往認定死語以辛勤日用爲枷鎖以富貴受用爲極安樂自在法門則亦不免誤人自誤者蓋定見有氣骨而欠靈利深有稍靈利而無氣骨同是山中一蠢物而已夫既與蠢物爲伍矣只好將就隨順度我殘年猶爾責罵不已則定見一蠢物也深有一蠢物也我又一蠢物也豈不成三蠢乎作三蠢記

三叛記

時在中伏晝日苦熱夜間頗涼湖水驟滿望月初上和風拂面有客來伴此正老子恥晗時也楊胖平日好瞌睡不知此夜何忽眼青乃無上事忻然而笑驚蝴蝶之夢周怪鐵杵之敢廣和尚不覺翼然開眼而問曰子何笑曰吾笑此時有三叛人欲作傳而未果耳予謂三叛是誰爾傳又欲如何作胖曰楊道自幼

跟我今年二十五矣見我功名未就年紀又長無故而逃是一叛也懐喜本是楊道一類人幸得湖僧與之落髮遂以此僧爲師以深爲師祖故深自有懐喜東西遊行咸以爲伴飲食衣服盡與喜同今亦一旦弃之而去託言入縣閉關誦經夫縣城諠雜豈閉關地耶明是背祖反楊言祖可以背李老去上黄柏吾獨不可背之以閉關城下乎雖祖涕泗交頤再四苦留亦不之顧是二叛也予又問何者是三不答但笑盖指祖也時有魚目子東方生卯酉客並在座魚目

子問曰雖是三叛獨無輕重不同科乎東方生曰三者皆可死有何輕重盖天下唯忘恩背義之人不可以比于夷狄禽獸以夷狄禽獸尚知守義報恩也既名爲叛則一切無輕重皆殺魚目子曰深之罪不須再申明定奪矣若喜受祖恩養日久豈道所可同乎使楊胖之待道有深萬一則道亦必守死而不肯叛楊以去矣二子人物雖同要當以平日情意厚薄爲差况道之靈利可使猶有過喜者哉故論人品則道爲上喜居中深乃最下論如法則祖服上刑喜次之

道又次之此論不可易也東方生終不然其說魚目子因與之反詰不已東方生曰夫祖之痛喜豈誠痛喜之聰明可以語道耶抑痛喜之志氣果不同于凡僧耶抑又以人品氣骨真足以繼此段大事耶同是道一樣人特利其能飲食供奉已也寝處枕席之足以備冬温夏凉之快已也彼以有利于已而痛之此以能利于彼而受其痛報者施者即時已畢無餘剩矣如今之顧工人是已安得而使之不與道同科也二子既爭論不决而楊又嘿嘿無言於是卯酉客從

旁持刀而立曰三者皆未可死唯老和尚可奴速殺此老貴圖天下太平本等是一箇老實無志氣的乃過而愛之至比之汾陽比之布袋夫有大志而不知無目者也非有大志而以愛大志之愛愛之亦無目者也是可殺也長別人志氣滅自已威風不殺更又何待持刀直逼和尚和尚跪而請曰此實正論此實正論且乞饒頭免做無頭鬼嗚呼昔既無目今又無頭人言禍不单行諒哉

李温陵集卷之九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南詢錄引

豁渠上人姓鄧蜀之內江人也蜀人多爲我言上人初爲諸生即以諸生鳴其自抱負也已甚平生未嘗輕以寔學推許前輩故亦未嘗以其身從諸生後强談學以爲名高雖蜀有大洲先生者文章氣節偉焉可覩上人亦未以實學許之以故師事趙老者在朝

盈朝居鄉滿鄉上人竟不屑往焉此其負也其偏强也如此尤其可笑者趙老以學士而爲諸生談聖學于東壁上人以諸生而爲諸生講舉業于西序彼此一間耳朝夕聲相聞初不待傾耳而後聽也雖趙老與其徒亦咸謂鄧豁已矣無所復望之矣然鄧豁卒以師事趙老而稟學焉吾以是觀之上人雖欲不聞道不可得已雖欲不出家不遠遊不棄功名文章以求善友抑又安可得與吾謂上人之終必得道也無惑也今南詢錄具在學者試取而讀之觀其間關萬里辛苦跋涉以求必得介如石硬如鐵三十年于玆矣雖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何以加焉予甚愧焉以彼其志萬分一我無有也故復錄而序之以自儆且以儆諸共學者中間所謂茅舍獨坐雞犬明心雖曰水到渠成而其端實自趙老發之予固哀其志而決其有成又以見趙老之眞能得士也

龍谿小刻

先生語錄甚多此直十之一耳然先生之學具是矣學至先生而後大明也我　國家以大明稱豈不信

乎先生少師陽明早即聞道享年九十歲所傳者廣矣夫孔子開創之至人也然顏氏沒而未聞好學孔子固一言以斷之矣一慟幾絕有以也夫陽明中興之至人也當其時得道者如林吾不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派其傳爲波石山農數公者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太湖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皆灼灼光顯不媿父祖之傳也惟先生粹然一接顏氏之絕無有痕迹可覩雖所造深遠然予亦因是而知人之不可以無

年矣所有祭文并録于後以俟知先生者共覽觀之

儒林考引

莊生謂夫子爲曾國之儒故後之願學孔子者咸謂之儒儒之名久矣宋子願學孔子者也予實禪學何足以知之抑予曾有言曰凡論學必有寔驗然後使人樂趨而不厭今夫舉業者前有出身之路故期而至之必至出身乃已一出身而舉業之能事畢矣今夫佛以出世爲宗者也故曰世出世間世出世間者諸佛出身之謂也故一出世而諸佛之能事畢矣若

夫聖人何爲者哉無其寔而徒虚有其名彼其務爲道德不計功利則已令人厭矣無益於得是故其不爲也宋子作色而言有是哉夫聖人首言學便曰說曰樂曰不愠矣子但知佛氏以常樂我淨爲極樂世界乎不知聖人樂在其中故生則惡可已也此非其明效大驗與豈其無益于得而聖人爲之哉是癡人也予矍然起曰唯唯吾過矣吾過矣吾之失言亦已甚矣夫予與宋子相聚久矣宋子凡有言皆經典大義予獨縱言激論亹亹百千餘言而不厭若取而筆之當磬南山之竹括東海之墨矣惜乎其不傳也然以今觀之要皆發明禪事不足復道宋子念予之溺于禪也深故特爲儒林考以示予實欲挽予以返之于儒故令予復出數語於其首然則宋子之眷眷于予也真矣故敬書數語以爲儒林考引亦以見宋子之于予雖所學不同而實未始不同也既無不同則所學亦豈有不同哉然則宋子之所得者儒林考也予之所得者禪子也殊途同歸其致一與然則學者亦惟慎其所以致之者哉致之者至之也

忠義水滸傳序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雀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

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曰嘯聚水滸之强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于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則謂水滸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

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眞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

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腹心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談柄用兵者藉其

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子由解老序

食之于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于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于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眞飢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于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飢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曰大嚼未暇辨也撤案

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于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飢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歎使予之于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專治老子而時獲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稱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奥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

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眞飢而後能得之也

老子解序

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于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强此勇于敢而彼勇于不敢固已方圓氷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于無爲而輕于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

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無欲爲欲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

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于無欲而忍于好殺不忍以巳而忍以人不忍于忍而忍于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簒弑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于性剛使氣患在堅强而不能自克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

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于道德而爲之解并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初潭集序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末以及魏晉二百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也焦氏類林起自羲軒迄于勝國備矣而復遺世說不載豈以世說爲不刋之書邪其見卓矣其見卓固類林仍復爲不刋之書焉今觀二書雖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然丰神若一學者取而讀之于焉悅目于焉賞心眞前後自相映發令人應接不暇也譬則傳神寫照于阿堵之中目睛一點則其人懍懍自有生氣益三毛更覺有神且與其不可傳者而傳之矣雖曰以無爲有亦奚不可若夫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千載而後倘有神師我知其不屑也而况顧虎頭哉然則世間非無畫師也亦曰徒能具四體妍媸云耳神者不傳爲日巳久二書之不刋其道固在于是李和尚曰是書也合之則連璧分之則雙珠世說類林自爾竝行於世無疑矣若劉孝標之注世說是一世說也有世說而不得注世說者是

尚爲眇一目未可也然則劉氏注世說亦世說也類林者廣世說亦世說也皆所謂世說也而類林備矣夫旣謂之廣世說矣設若以世說合于類林以少從多以多現少合而爲連璧又奚不可吁此又老人開卷之一便者非自附于昔賢而曰吾老矣猶能述而不作也類林成于萬曆戊子之春予以是秋築室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喜喜而復合賞心悅目於是焉在今二書如故不益一毛故不敢復名其書而但曰李氏初潭言初至潭首讀此也嗚呼何代無人

特憾無識人者何世希音特憾無賞音者今不念傳神者之難遇而徒羨人物之盛於魏晋亦惑矣謝安石有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以來所無今夫千古人物猶魏晋也而顧長康邈矣予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雖志喜也亦志歎也

又序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故雖落髮爲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儒書而復以德行冠其首然則

善讀儒書而善言德行者實莫過于卓吾子也序曰有德行而後有言語非德行則言語不成矣有德行而後有政事文學非德行則政事文學亦不成矣是德行者虛位也言語政事文學者實施也施內則有夫婦有父子有昆弟施外則有朋友有君臣孰能闕一而可乎今且以夫婦言之舉夫婦一端又且以許允阮新婦一人言之觀其欲責許允之好色而先詰以士有百行之一言頓使允夫反情易嚮來相敬重則言語可少哉又知明主不可情求而宜奪之以理知無預諸兒事而但教以如常方允之被收也婦猶在織而機不下史贊其與允書極爲悽愴則政事文學又何如也一婦人之身未嘗不備此三者何況人士故孔門別四科而首德行言其該括于此也故言德行則三者在其中非三者則德行將何所見乎言夫婦則五常可知豈有舍五常而別有言語政事文學乎此非臆論也孔氏之說也至爲易知至爲簡能者也予既自幼習孔氏之學矣是故亦以其學纂書焉書誠可矣何以可曰可也簡

道古錄引

晋川昔轄楚藩始會予與余善至是讀禮山中予往弔焉晋川喜予至故留予謂予無家屬童僕何所不可以栖托晋川沁水人而家于沁之坪上村坪上去沁百里村居不足數十家頗岑寂予喜其岑寂也亦遂留天寒夜永語話遂長或時予問而晋川答或時晋川問而予應使乎予若在不知幾番絕倒矣惜哉無人記錄也故予亦每日自嘆息焉晋川之子用相用健者二人有時在坐與聞之而心喜然亦不過十

之一二矣退而咸録其所聞之最親切者其不甚親切者又不録則又不過百之一二矣然時日既多積久亦成帙予取而覆視之不覺俯几歎曰是録也乃吾二人明燈道古之實録也宜題其由曰明燈道古録遠之不足以繼周邵近之不足以繼陳王然此四先生者精爽可畏亦必喜而讀之曰是明燈道古之録也是猶在門庭之内也眞不謬爲吾家的統子孫也然則晉川之留予也果不虛坪上于今不岑寂矣宜梓而傳之俾天下後世知吾二人并其二予不虛

度時光也與哉晉川姓劉名東星予四方之人也無名姓但聞有呼之爲李卓吾者即自以爲李卓吾至坪上又聞有呼之爲七十一歲李老子者即自以爲李老子云

附劉晉川書道古録首

予西鄙之人也拘守章句不知性命爲何物入楚期年而暑患作思親之念轉亟欲息此念則不能欲從此念亦不能真令人徬徨無皈依處聞有李卓吾先生者棄官與家隱于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稍遠予雖欲與之會而不得又聞有譏之者予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終以去官爲難去家尤難必自有道存焉欲會之心未始置也會公安袁生今吳令者與之偕遊黄鵠磯而栖托于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雖棄髮盖有爲也嗟夫此身若棄又何有於家何有於官乎乃區區以形跡議之以皮毛相之者失之遠矣嗣後或迎養別院或偃息宦邸朝夕談吐始恨相識之晩云兒相時亦在側聞其言若有

默契者一時吾鄉趙新盤王正吾叅政楚藩皆獲見其面李克菴時撫三楚亦獲讀其書三公者遂皆信之以爲真人矣別後宦遊燕趙雖聞問不絶而欲從末由比者讀禮山中艸土餘息懼有顛墜特遣兒相就龍湖問業先生欣然不遠千餘里與兒偕來從此山中歷秋至春夜夜相對猶子用健復夜夜入室質問學庸大義盖先生不喜紛雜唯終日閉戶讀書每見其不釋手鈔寫雖新學小生不能當其勤苦也彼謗先生者或未見先生耳倘

一見先生即暴強亦投戈拜矣又何忍謗又何能謗之耶相與健等既獲錄其所聞之百二予遂亟令梓行雖先生之意亦予意也亦相與健等之同意也

孫子參同序

蒙谿張鏊先生序武經七書其畧曰文事武備士君子分内事也姬嬴而尚父之勳可紀群雄角而孫吳之畧稱強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統以墜天不生尚父則戡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固仁義一原之理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祿以養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邉夷猖獗小醜跳梁則栗肱戰股撫髀撚髯顧後瞻前張皇錯諤又從而自諉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儒有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三尺之軀淮陰無縛鷄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究心之耳若能以臥側爲邉防以走使爲卒伍則折衝尊俎决勝几席不難矣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豈專在孫吳

與太公也耶李卓吾曰此言固知武事之爲重矣然猶不免與文士爲兩也猶以治世尚文而亂世用武分治亂時世爲二也猶以太公似未可繼斯文之統而孔子似未可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且未嘗學而可責之鯫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令公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道四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淮陰諸人有才無行又况皆非吾之所屑者則蒙谿此言未免使人以不信也然其言曰仁義一原陰陽貞勝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予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蓋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欲食誰與供欲衣誰與穿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與跪拜而致恭我欲愛吾身誰與奔走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

也度不能敵則足自能走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反手而推擊之是武用也亦此手與足也非他物也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而足踢執七箸者此手而執棍棒者亦此手也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劍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揑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爲文用而孰爲武用者盖衛生之物天寔畀之豈直于人爲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矣

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于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痿痺不仁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于人數明矣此皆待人而後得以苟延其生者文用且無況武用耶然則儒者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于聞見借功于昔賢而已是自痿痺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强以爲不屑也吾不信之矣吾獨恨其不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爲一以教天下萬世也故因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注爲精當又衆考六書以盡

其變而復論著于各篇之後焉感歎深矣

附梅衡湘序

兵猶禪也極其用海墨書而不盡究其精即一言不可得古今兵法亡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爲經者七而首孫子孫子之言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又曰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合而言之思過半矣予友秃翁先生深于禪者也于兵法獨取孫子于注孫子者獨取魏武帝而以餘六經附于各篇之後注所未盡悉以其意明之可

謂集兵家之大成得孫子之神解予在雲中始得讀之雲中于兵猶齊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故爲廣其傳使人知古今兵法盡于七經而七經盡于孫子若善讀之則十三篇皆糟粕也況其他乎予家居與秃翁未數見見亦未與深談且不知有禪亡論兵及予在行間無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秃翁時秃翁寓楚楚諸大夫正憂賊秃翁曰毋憂梅生往矣是必能辦賊者夫予兩人者未相與譚而心相信此其故即使予兩人者言之亦未可得也

禿翁者李贄號卓吾子

墨子批選序

古之聖人言必可用用必其言雖所言不同然未嘗有一言而不可用雖所用不同然未嘗有欲用而不如其言者則吳起申韓其最著也吳子一書吳起之言也當時用之魏則魏强用之楚而楚伯矣韓非之擬申商曰申子專任術而商君純用法韓子之擬二子亦二子之自擬也今觀商君相秦才十年耳卒至富强而令秦成帝業雖能殺其身而終不能不用其

法申子輔弱小之韓以當暴秦之衝終其身國治兵强秦至不敢加兵者一十五年則三子之言之用何如也而况不爲三子者乎而况不爲刑名法術之家者乎自今觀之太上者學無學爲無爲事無事者也故其道不道其德不德人不我用我固不用人或用我我亦不用此其人其言其用也如此乎烏能知之哉乎又烏能言之而又何敢言之與姑置是管夷吾者無學爲學無爲爲爲無用爲用者也故道則因道德則因德用我我未嘗用不用我我未嘗不用此其道微眇而難知其爲術明白而難測其爲法也韓圓而不可窺以涯涘乎又烏能知之乎又烏能言之而又何敢言之與夫上而無爲如仲父下至有爲如申吳其中言而必可用用而必當言者何多也蓋雖至于蘇張范蔡之徒其人雖反覆變詐而難信其言利害則曉然分晰而可審但非無用之言即爲有德之言即爲聖人之言不可以蘇張目之明矣而况申商吳起數子乎而况不爲申商吳起者乎墨子是已乎讀墨子謬爲批選而意其言之可用者如此雖然乎

又何敢言之言之則其罪大矣

因果録序

釋氏因果之說即儒者感應之說乎在白下時聞嘉禾有慕空居士者道是太上感應篇最膚淺故與一二同志遂梓而序之以見其最不膚淺也近者延年遠者昌厥後次則生天高則徑生淨土豈膚淺也哉昔以此序序感應篇故今復以此序序因果録夫感應因果名殊理一是故不妨重出也其序曰天下之理感應而已感則必應應復爲感儒者盖極言之且

夫上帝何常之有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故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天人感應之理示人顯矣彼談性命者以福禄壽爲夛夢縱欲樂者以殺盜婬爲天性不能脩慝辨惑而謂報應非聖人之經不能愛物仁民而謂去殺乃惑世之語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祭祀燕饗禮不可廢亦必遠庖厨焉聖賢豈導人于殺乎愛物如此仁民可知此大德者所以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其名與壽也如感應之理爲誣聖人何用諄諄焉明五福以勸之

而爲是斷然必得之語哉是篇言簡旨嚴易讀易曉足以破小人行險僥倖之心以陰助刑賞之不及凡我有官君子道學先生但知與善之公勿執異同之見則言出人信靡感不逼豈直愚民之福某也受賜多矣

淨土決前引

維摩大士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土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心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便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然則念佛者念此淨土也叅禪者叅此淨土也果何以別乎故念佛者必定往生淨土矣叅禪者亦豈能舍此淨土而別有所往耶若別有所往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不容如是也叅禪者固不待往生矣念佛者亦豈待有所往而後生耶若必待有所往而後生則是此以念佛而往彼彼以念我而來此一來一往亦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亦不容如是也故知阿彌陀佛淨土即自心淨土念佛叅禪即所以自淨其

心奉勸諸學者無高視禪客而輕目淨土也故集諸上聖勸人脩淨土之語而合之以淨土決

三教品序

三教聖人頂天立地不容異同明矣故曰天下無二道聖賢無兩心我 高皇帝統一寰宇大造區夏其敬孔子敬老子敬釋迦佛有若一人然其 御製文集凡論三教聖人往往以此兩言斷之以見其不異也夫既謂之道謂之心矣則安有異哉則雖愚夫愚婦以及昆蟲艸木不能出于此道此心之外也而況

三教聖人哉蓋非不欲二雖欲二之而不得也非不欲兩雖欲兩之而不能也今天下車書大同倫行齊軌有不遵者加以常刑一以　高皇帝爲師以　高皇帝之謨訓爲律乃觀埸矮子敢侮聖言不遵彝謨訓不自非毀老佛輕詆仙釋唯勦襲胡元穢說冒同宋末膚見是生今反古居下倍上大戮之民也故因敬讀　高皇帝　文皇帝御製文集錄之以爲三教品嗚呼聖有謨訓明微定保是書明白切至如此生今之世爲今之臣而敢以塵土視之束而不復觀置而不復讀吾恐國憲可畏不宜自甘于刑戮也與哉

高同知獎勸序（高係土官父祖作逆）

予嘗語高子曰我　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内威制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蓋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若干羽之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耶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與子揚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二百餘年矣蓋上採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

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　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倫制兼盡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也故予謂若我　聖朝卜世卜年豈特不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曆萬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詳矣自爲内臣以來我　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遐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之也則使之與于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則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隆其眷夫當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猛將屯集如雲設使守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也而待以不次可若何或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内地使不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没世勿論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謂我　祖宗之恩德至厚也且令之來此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

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回郎署十餘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有愆尤即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吾子安步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累世富貴不絕未嘗稽顙厥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埒是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勛懋伐載在盟府尚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

所其先世非與于拔城陷陣之勛則未易以千戶賞况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非敬禮君子衋恤軍人則不可以久安亦既岌岌矣惟土官不然若有細誤輒與蓋覆若有微勞輒恐後聆郡守言之監司監司言之臺院而賞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主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哉蓋功臣之子孫恐其恃功而驕也則雖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也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大賢不可衛所世官則擁衛此者也非強有力知禮義亦不可故宜其責之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變有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榮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毫犯法將與我　國家相為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予既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鐵驄大敝群吏乃高子亦與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飭有儒生之

風焉其務世其家以求克蓋前人者尤可嘉也于戲予既直書獎語懸之高門以為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之其尚知恩報恩以無棄予言無負于我　國家可也

送鄭大姚序

昔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及為齊相九年而齊國安集嚴助謂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出為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東海者實大不然史稱汲黯戇性倨少禮初授為滎陽令不

受耻之後爲東海病卧閨閤内歲餘不出參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亦取酒張坐飲歌呼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蹊徑哉要何與于治而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予所聞則二子者將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于民上不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爲漢名相古之社稷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觀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治于此有不計與將民寔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

歟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逵矣雖老子之學亦槩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其畔于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聞至道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聞矣豈其于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之外也予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爲大姚令乃以予平昔之所疑者質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嘿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群吏處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醉後耳熱或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爲意而邑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天資冥契與道合眞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遽爾也邪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爲人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世無若人焉

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廚有酒求爲校尉君既耻爲令矣縱有步兵之逵莫可告語況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童僕無歡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逵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爲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爾也

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于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

許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當務則一時不無若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世之所謂時務皆非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俊傑而後識非俊傑則終不能識歟吾是以知時務之大也奏議者議一時之務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國斷斷乎不容以時刻緩焉者也奏議多矣而唐獨稱陸宣公者則以此公之學有本其于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詞温厚和平深得告君之體使人讀其言便自心開目明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則眞所謂奏議矣然亦不過急

宗皇帝時一時之務耳蓋德宗時既多艱又好以猜忌爲聰明故公宛曲及之長短疾徐務中其肯綮以達乎膏肓直欲窮之于其受病之處蠹弊之源令人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哉漢有晁賈晁錯有論賈誼有策今觀誼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輔教等皆依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割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力也孰謂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論兵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人妄生褒貶也蓋時者如鶩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俊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獨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

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眞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徽欽則無用矣亦猶晁賈之言只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尚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于晁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于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末簡

自刻說書序

予雖自是而惡自表暴又不肯借人以爲重既惡表暴則宜惡刻書而卒自犯者何則以此書有關于聖學有關于治平之大道不欲以惡表暴而遂已也旣自刻矣自表暴矣而終不借重于人則不信不從明矣不信猶可倘有罪我者其將若之何此又予自是之病終不可得而破也寧使天下後世以我爲惡極罪大而終不肯借人之力以徼人之信我從我雖然倘有大賢君子欲講修齊治平之學者則予之說書其可以一日不呈于目乎是爲自刻說書序

李温陵集卷之十一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先行錄序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當行之言吾嘗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見立言者之難矣何謂先行之言則夫子之告子貢是已旣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過其行之失乎何謂可行之言則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是遠言皆可行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邇言皆可行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是天地之間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婦能行則愚不肖者自謂不及賢知者自謂過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爲可行之言乎旣曰可行之言則言之千百世之上不爲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爲後則以言行合一先後並時雖聖人亦不能置先後于其間故也若夫當行之言則雖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當行之者而況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獨此也舉一人而言在仲由則爲當行而在冉求則爲不當行矣蓋時異勢殊則

言者變矣故行隨事遷則言焉人殊安得據往行以爲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當行之言不可以執一也夫當行而後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後言非深于學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眞所謂通于道深于學者也故能潔己裕人公恕並用其言之而當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獲讀所爲從政集者則又見其在朝在邑處鄉處家已往之蹟皆如是也所謂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學實學也其政實政也謂之曰先行錄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當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時文後序 代作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于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國家名臣輩出道德功業文章氣節于今爛然非時文之選與故棘圍三日之言即爲其人終身定論苟行之不遠必言之無文不可選也然則大中丞李公所選時文要以期于行遠耳矣吾願諸士留意觀之

張横渠易說序 代作

横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徹皐比變易而從

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即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龍溪先生文錄抄序

龍溪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

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于心發于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與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益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于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

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眞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柰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見何泰寧泰寧視龍溪爲鄉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秋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帙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歎必先後兩梓不惜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畢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冀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于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

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許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已斷斷乎其必有在于是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

易因小序

李禿翁序讀易之因云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禮經少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然好易歲取易讀之而讀輒不解輒亦遂止然終好也以終好故輒止輒讀不知凡幾讀而凡幾止因自恨顓愚決不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若所云其

爲棄物無疑於是始技荒谷專一究心釋典老莊諸書雖若因而有契於畫前之易然尚未敢明言讀易以易道深也今余年七十又四矣偶遊都下獲借焦弱侯先生南行先生深明易道其徒方時化者亦通易以先生家白下即自新安徙家來就先生以居以故每夜輒會每會輒講每講輒與坐而聽焉有新得時化又輒令其徒汪本鈳記載之既成帙即且印行以請正四海高明上士而令余述其因如此余因而述曰余不意既老乃遂得以讀易遂得以終老遂得

以見三聖人之心于千百世之上也蓋至今日而老莊釋典不足言矣此非焦先生之功方時化伯兩諸君之力與其夜夜往聽者白下馬逢暘亦焦先生門人有時往聽者新安吳明貢亦與汪本鈳同里然本鈳從余自北而南閱四歲矣而終不思歸殆少年之極篤志者最後乃得山西劉用相自沁水迢遞而來欲面聽焦先生與方伯雨易說從秋徂冬經春不去又一奇也嗚呼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所喜述也夫

讀易要語

文王彖辭其言約其旨深非夫子讀而傳之後之人終不可得而讀也唯夫子於易終身焉是故舉其彖指其義陳其辭以至聖之心合前聖之心而後羲畫文理燦然詳明厥功大矣雖謂夫子彖傳即所以註解文王彖辭可也後之人又何以贅爲夫唯不免有贅矣以故夫子之傳明而復晦贅贅无已晦晦相仍易道大喪乃後之用易者反師其所訓詁即以爲眞聖人之神化自入於過而欲教人寡過也不亦甚與故世之讀易者只宜取夫子彖傳詳之必得其神化

之自然乃已不然寧不讀易不可誤述醫方以傷人也雖然夫子在當時亦已知文王之彖至精至約至約至精非神聖莫能用矣是故於彖傳之外復爲六十四卦象傳以教後世之君子予嘗怪其與彖傳不倫每每置而不讀後思而得之乃知文王之深於憂患也故于六十四卦之辭專一發揮神聖心事不至入險而後悔而夫子復舉中乘有言之教俾鹵莽如余者得而讀之亦可以省愆而寡于怨尤分明是爲余中下之人說法實與彖傳不倫也因稍稍取而並

讀之嗚呼聖无兩心人有上下雖夫子其奈我何故嘗私論之曰易有六十四卦是易之六十四大乾坤世界也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是易之三百八十四小乾坤世界也一卦自爲一卦一爻自爲一爻一世界自爲一世界不可得而同也六十四卦之彖專一發明六十四位神聖大人事也六十四卦之象專一發明六十四位君子學人事也總之則有一百二十八人分之則神聖也君子也兩途各別不可得而混也然六十四位神聖未嘗不能爲此六十四位君子之

事而六十四位君子求一神聖之影響不可得矣故余又願後之君子要以神聖爲法法神聖者法孔子者也法文王者也則其餘亦无足法矣

關王告文

惟神忠義貫金石勇烈冠古今方其鎮荆州下襄陽也虎視中原奪老瞞之精魄孫吳猶鼠窺割據之英雄目中無魏吳久矣使其不死則其吞吳幷曹豈但使魏欲徙都已哉其不幸而不成混一之業復卯金之咼者天也然公雖死而呂蒙小醜亦隨吐血亾矣益公以正大之氣壓狐媚之孤雖不逆料其詐而呼風震霆猶足被權奸之黨駕霧鞭雷猶足裂鼯賊之肝固宜其千秋萬祀不問海內外足跡至與不至無不仰公之爲烈蓋至于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而知公之爲正直儼然如在宇宙之間也某等來守兹土恭公如生欲使君臣勸忠朋友效義固因對公之靈復反覆而致意焉彼不知者謂秉燭達旦爲公大節噫此特硜硜小丈夫之所易爲而以此頌公公其享之乎

李中谿告文

公從幼嗜學到老不倦人無微而不收言無誕而不錄誕言靡信公意彌篤蓋衆川合流務欲以成其大土石並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問遺悉資貧乏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贄曰公倜儻非常人也某見其人又聞其語矣世廟時駕幸承天公爲荆州惟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綷夫走渴疫死無數公先期市藥材煮參耆令置水

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于今賴焉夫其所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耳而今生活者以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荆人世世賴公之仁心蓋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爲郡守豈慈祥愷悌雖于人無不愛然其剛毅正直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撓故未四十而挂冠以老又能以其餘年肆力于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輪爲海內賢豪驅先非常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今其死矣云誰之依地阻官羈生芻曷致爲位而告

蒐其聽之且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氣相應來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山鐘鼓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請客時一場筵席耳薄暮則散去矣生年滿百未足爲壽以今視昔誠然一呼吸之間也平昔文章咸謂過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達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萬事足俗有是言也不曰揚子雲法言白長慶樂天人至于今傳乎使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則公可以撫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死矣何用長生乎勿謂灌頂陽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爲我傳語李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逢陽別號翰峰仕爲禮部郎於贄爲同曹友於沆爲同年友皆同道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云

王龍谿先生告文

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没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眞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者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巳六十祀矣以故四域之内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閒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

中天賴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于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

不敢辭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竦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既沒矣予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呫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

羅近谿先生告文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也而先生之沒實九月二日也夫南城一水間耳往往至者不能十日餘而先生之訃直至八十餘日而後得聞何

其緩也豈龍湖處僻往來者寡邪而往來者非寡直知先生者寡也然吾聞先生之門如仲尼而又過之蓋不啻中分魯矣其知先生者宜若非寡將實未聞好學者以故雖及門而終不知先生之所係于天下萬世者如此其甚重也耶夫惟其視先生也不甚重則其聞先生之訃也自不容于不緩矣予是以痛恨先生之沒而益信先生之未可以死也有告我者曰先生欲以是九月朔辭世長往故作別語以示多士多士苦不忍先生別於是先生復勉留一日與多士

談談竟矣而後徃耳今先生往矣無可奈何矣於是多士始乃拭淚含哀共梓先生別語以告四方之士若曰得正而斃吾師無忝曾參矣扶杖逍遥吾師不愧夫子矣豈惟不惜死又善吾死吾師至是眞有得矣大爲其師喜故欲梓而傳之嗟乎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其視仲尼有加矣夫人生七十古來所稀壽躋古希雖恒人能不惜死而謂先生惜死乎何以不惜死爲先生喜也且夫市井小兒辛勤一世贏得幾貫錢鈔至無幾也然及其將終也已死而復甦旣

瞑而復視猶恐未得所托然者使有託也則亦甘心瞑目已矣先生生平之謂何顧此歷代衣鉢竟不思欲置何地乎其所爲勉强一日者何故或者亦恐未得所托矣如使有託雖不善死亦善也使未有托也則雖善死先生不善也又何可以善死稱先生也吾謂先生正當垂絕之際欲慟不敢慟之時思欲忍死一再見焉而卒不可得者千載而下聞之猶堪斷腸望之猶堪墮淚此自是其至痛不可甘忍而謂先生忍死而不惜可乎盖惜死莫甚于先生者吾恐更有

甚于多士之惜先生之死也何也天旣喪予予亦喪天無父則望孤無子而望絕矣其爲可悲可痛皆一也若如所云則千聖之衣鉢反不如庸夫之一貫市井小兒猶不忍于無托也而先生能忍之矣又何以爲先生也方聞訃時無念僧深有從旁贊曰宜即爲位以告先生之靈予時蓋嘿不應云旣而臘至矣歲又暮矣旣而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深有曰某自從公游于今九年矣每一聽公談談必首及王先生也以及先生癸未之冬王公

訃至公即爲文告之禮數加焉不待詔也憶公告某曰我于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復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令某聽之親切而有味詳明而不可厭使有善書者執管侍側當疾呼手腕脫矣當不止十紙百紙雖千紙且有餘矣今一何嘿嘿也且丙戌之春某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盱江見羅先生于時龍溪王先生死矣戊子之夏某復自南都來至傳道羅先生

有書欲抵南都云趣此大比之秋四方士大和會一
入秣陵以爲群聚得朋計公即爲書往焦弱侯所羅
先生今茲來愼勿更蹉過恐此老老矣後會難可再
也既又時時物色諸盱江來者稍道羅先生病語病
又稍稍張皇矣公告某曰先生既病當不果南下矣
然先生實無甚病也吾觀先生骨剛氣和神完志定
勝似王先生王先生尚享年八十六先生即不百歲
亦當九十決不死也然某覘公似疑羅先生病欲死
者而竟絕口不道羅先生死試屢問之第云先生不

死先生決不死今羅先生實死矣更嘿嘿何也嗟乎
予嘿不應不知所以應也蓋予自聞先生訃來似在
夢寐中過日耳乃知眞哀不哀眞哭無涕非虛言也
我今痛定思痛回想前事又似大可笑者夫謂予不
思先生耶而予實思先生謂予不知先生耶而予實
知先生深也謂予不能言先生耶而能言先生者實
莫如予乃竟口不言心不思筆不能下雖予亦自不
知其何說矣豈所謂天喪予予喪天無父何怙無子
而望孤者耶今予亦既老矣雖不曾親受業于先生

之門而願買田築室厝骸于先生之旁者念無時而
置也而奈何遂聞先生死也然惟其不曾受業于先
生之門也故亦不能遍友先生之門下士而知其孰
爲先生上首弟子也意者寧無其人特恨未見之耳
言念先生束髮從師舍身爲道一上春官蜚聲鎖院
而出世夙念眞結肺腸有道之思恐孤師友於是上
下四方靡足不騁咨詢既竭步趨遂正飲河知足空
手歸來越又十年歲當癸丑乃對明庭釋褐從政公
庭訟簡委蛇樂多口舌代鈇論心無競胥徒令史渾

如其家即仕而學不以仕廢即學稱仕何必仕優在
朝如此居方可知自公既然家食何如堂前擊鼓堂
下唱歌少長相隨班荆共坐此則先生七十四歲以
前之日恒如此也若夫大江之南長河之北招提梵
刹巨浸名區攜手同遊在在成聚百粵東甌羅施鬼
國南越閩越滇越騰越窮髮鳥語人跡罕至而先生
墨汁淋漓周遍鄉縣矣至若牧童樵豎釣老漁翁市
井少年公門將健行商坐賈織婦耕夫竊屨名儒衣
冠大盗此但心至則受不問所由也况夫布衣韋帶

水宿巖栖白面書生青衿子弟黃冠白羽緇衣大士縉紳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車轍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間坐而談笑人望丰采士樂簡易解帶披襟入風時至有柳士師之寛和而不見其不恭有大雄氏之慈悲而不聞其無當同流合汙狂簡斐然良賈深藏難識易見居杲處下非鄉愿也泛愛容衆眞平等也力而至巧而中是以難及大而化聖而神夫誰則知葢先生以是自度亦以是度人七十餘年之間東西南北無虛地雪夜花朝無虛日賢愚老幼

貧病貴富無虛人矧伊及門若此其專且久有不能得先生之傳者乎吾不信也先生幸自慰意焉予雖老尚能驅馳當不辭跋涉爲先生訪求門下士誰是眞實造詣得者得即焚香以告以妥先生之靈曰予今而後而知先生之可以死也眞可以不惜死眞非徒自善其死者之比也而予痛恨先生之死之心可以釋矣若孔子之與曾君言也直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是謂無子而望絕也先生不如是也

祭無祀文 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于是設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賙車馬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煢獨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愁號之夫矣而豈徒然也哉死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奠而疫癘作是故聖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于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淸明之節霜降之夕無不有祭蓋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　列聖而

不敢替者又不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諧神人而協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槩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我　太祖高皇帝所錄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于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

一日本官先行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諂黷于無祀之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　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今茲萬曆丁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　令典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況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竊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讀禮先廬念君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郭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

百無主鬼神有飯一飽無痛乏宗有錢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抑予更有說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于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于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鬼慮之竊聞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真言等衆僧爲爾宣言再三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即生人天或趣佛乘或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之苦此夕隨緣在會有話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三千大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爾等日夜守著　大士瞻仰　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聽其開導毋終沈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成賢生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即我宗親并內外姻親諸凡有人祀者亦當聽信予言必求早早度脫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

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鬼總不出鬼域耳總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面然　大士必罰我　地藏王菩薩必罰我　諸佛大聖衆必罰我以諸古昔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以及　列聖皆當罰我矣不敢不敢不虛不虛謹告

篁山碑文代作

篁山菴在江西饒州德興縣界萬山中其來舊矣而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菴孫者修真得道

于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眞又于此山修眞得道
去相傳至今山蓋有二眞人焉嗣後山鈌住持菴院
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一興一廢理
固常然既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眞空之所爲作也
眞空少修戒律行遊京師從與聖禪師說戒比還故
里纔到舟次忽感異夢彷然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
篁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眞空遂發願願此
生必見大士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
然在于廢院之中眞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于

是復矢心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舊剎復還故物
若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賛募化
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菴院鼎新聖
像金燦朝鐘暮鼓燈火熒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
皈且與山甿野叟巖畔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
之悶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場皆得同遊于淨
土矣向非眞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
招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
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係者重也佛說

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眞空之所以
能勸修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
也眞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出其第一
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而布施者
比持戒爲益重所謂青于藍也衆居士可以踴躍讚
歎同登極樂之鄉矣千千萬萬劫寧復是此等鄉里
之常人耶持戒者寧爲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
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于藍也僧眞空雖居
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

比也予是以益爲眞空喜也向兩眞人已去今持戒
眞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眞人然戒眞人念佛勤
皈依切定生西方無疑它日如見向者兩眞人幸一
招之毋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眞人之功德益溥矣
茲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予以
此得與西方之緣戒眞人見今度予也予其可以不
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與
工于某年月訖工于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
邃以至齋堂厨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肯協賛之僧

衆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于碑之陰矣

李生十交

或問李生曰子好友今兩年所矣而不見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若所知也予交最廣蓋舉一世之人毋有如予之廣交者矣予交有十十交則盡天下之交矣何謂十其最切爲酒食之交其次爲市井之交如和氏交易平心閔氏油價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爲遨遊之交其次爲坐談之交遨遊者遠則資舟近則譚笑謔而不爲虐億

而多奇中雖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樂而忘返去而見思矣技能可人則有若琴師射士棋局畵工其人焉術數相將則有若天文地理星曆占卜其人焉其中達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則其神王決非拘牽齷齪卑卑瑣瑣之徒所能到也聊以與之遊不令人心神俱爽賢於按籍索古談道德說仁義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膽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謂予無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予之交也哉夫所交眞可以託生死者予行遊天下二十多年未之見也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唯古亭周子禮乎肉骨相親期於無斁予於死友李維明益庶幾焉詩有李書有文是矣然亦何必至是苟能遊心于翰墨蜚聲於文苑能自馳騁不落蹊徑亦可玩適以共老也唯是酒食之交有則往無則止不往然亦必愛賢好客貧而整富而潔者乃可往耳愛客爲上好賢次之整而潔又次之然是酒食也最日用之第一義也予唯酒食是需飲食宴樂是困則其人亦以飲食爲媒而他可勿論之矣故愛客可也好賢可

也整而潔亦可也無所不可故無不不友而況傾蓋交歡飲水可肥無所用媒者哉巳矣故今直道飲食之事以識予交遊之最切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予願交汝幸勿棄也

自贊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悦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絶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

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

贊劉諧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表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脗之三四自謂眞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艴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

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于一時調笑之語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李温陵集卷之十一

李温陵集卷之十二

海虞後學顧大部仲恭校

石湖卷

此石湖鏡也有石在兩水之間石殊不巨然其屋可比維摩丈室能容瞿曇一千二百五十諸大弟子與俱者風吹戶竹月落深潭朝煙暮霞足稱幽雅湖之西架木爲閣直侵湖上其名曰芝佛院有上人來居之其名曰無念吾不知上人果能無念否也夫周子講道于此多年矣一旦乃能得上人于戒律之外雖

上人亦不以戒律故滿足其意而時時與十方賢聖窮究眞乘覩其心不無念不止也湖之勝愈以有加而芝佛之院棲佛之樓結搆煥然非徒然矣雖然眞乘可冀無念太難夫學道者大都其心欲細細則能入其氣欲麤麤則能出意欲其柔柔則善縱志欲其强强則善奪守欲其密密則神不可窺發欲其疾疾則魔不可近方正也而遷奇雖八面掠敵可也甫奇也而忽正可使千聖落膽矣彼以天地爲棟宇者將以爲大矣不知特醯甕之鷄耳以宇宙爲幕席者自

以爲快矣不知特甕牖之子耳要皆以一人之知慮而欲測無窮之佛智以一巳之度量而欲忖無盡之佛事以一二之手足而欲遍無邊之佛國是以北轅轉疾去楚轉遠非有至人又安可與議至道哉上人若無念乎三年吾將考之

與衆樂樂卷

有僧無念學道精勤衆人不知目爲庸僧我于念僧相伴九載知其非庸以念無故何謂念無與俗人處念即自同于俗不見俗故將念離俗是故一時賢人

目之爲俗然念僧眞無俗也與賢人處念即自同于賢不見賢故將念希賢是故一時俗人目之爲賢然念僧眞無賢也嗚呼佛澄淦掌羅什吞針念僧不能但不可以念僧不能故而遂高視澄公與什公也汾陽腥穢布袋街頭念僧不肯但不可以念僧不肯故而遂下視汾陽與布袋也是歲也巳丑是日也二月十七念僧生身寔當是日載酒載歌載觴載詠聊以爲歡共登無遮道場永以爲好不妨遊戲三昧念僧其欲爲名高乎抑且俗與同也俗與同則十方無壁落爲名高則大地生荆棘得力不得力皆于是乎在咄咄吾且觀之

方竹圖卷

昔之愛竹者以愛故稱之曰君非謂其有似于有斐之君子而君之也直佛邑無與誰語以謂可以與我者唯竹耳是故倘相約而謾相呼不自知其至此也或曰王子以竹爲此君則竹必以王子爲彼君矣此君有方有圓彼君亦有方有圓圓者常有而方者不常有常不常異矣而彼此君之則其類同也同則親

矣然則王子非愛竹也竹自愛王子耳夫以王子其人山川土石一經顧盼咸自生色况此君哉且天地之間凡物皆有神况以此君虛中直上而獨不神乎傳曰士爲知巳用女爲悦巳容此君亦然彼其一遇王子則疎節奇氣自爾神王平生挺直凌霜之操盡成簫韶鸞鳳之音而務欲以爲悦巳者之容矣彼又安能孑然獨立窮年瑟瑟常抱知巳之恨乎由此觀之鶴飛翩翩以王子晉也紫芝燁燁爲四皓饑也寧獨是龍馬負圖洛龜呈瑞儀于舜鳴于文獲于魯叟

物之愛人自古而然矣而其誰能堪之今之愛竹者吾惑焉彼其于王子不類也其視放傲不屑至惡也而唯愛其所愛之竹以似之則雖愛竹竹固不之愛矣夫使若人而不爲竹所愛也又何以愛竹爲也以故予絕不愛夫若而人者之愛竹也何也以其似而不類也然則石陽之愛竹也類也此愛彼君者也石陽習靜廬山山有方竹石陽愛之特繪而圖之以方竹世不常有也石陽將歸難與予別持是示予何爲者哉予謂予之此君已相隨入蜀去矣何曾別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出家爲何爲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則與家絕故乃稱眞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不是見身爲淨飯王之子轉身即居轉輪聖王之位乎其爲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內有耶輸女之賢爲之妻又有羅睺羅之聰明爲之兒一旦棄去入窮山忍饑凍何爲而自苦乃爾也爲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況至親父母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眞大貪者唯所貪者大故能一刀兩斷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但釋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于鯉歿也久矣是孔子未嘗爲子牽也鯉未死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嘗爲妻繫也三桓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三千七十游行四方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是雖名爲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予謂釋迦佛辭

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今我自視聰明力量既遠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證佛祖大事多見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爲而遠來乎所幸雙親歸土妻宜人黃氏又亡惟有一女嫁與莊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人來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予何以告之第爲書釋迦事又因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爲譬欲其知往古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讀律膚說

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沈著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則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盖聲色之來發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强而致乎故自然發于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

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爲自然而遂以謂自然也若有意爲自然則與矯强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雜述

解經題

大佛頂者至大而無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頂至大至高唯佛爲然故曰大佛頂也夫自古自今誰不從是大佛頂如如而來乎但鮮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知是至大知是至高則佛頂在我矣然何以謂之至大以無大之可見故曰至大也何以謂之至高以無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見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脩不能以密證而欲其決了難矣豈知此經爲了義之密經此脩爲證明之密脩此佛爲至大至高不可見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諸菩薩萬行悉從此中流出

無不可見無不可象非頑空無用之比也是以謂之首楞嚴首楞嚴者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不壞則無死無生無了不了之人矣

書決疑論前

經可解不可解解則通于意表解則落於言詮解則不執一定不執一定卽是無定無定則如走盤之珠何所不可解則執定一說執定一說卽是死語死語則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此書千言萬語只解得心經中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兩句經耳經中又不曰是

故空中無色乎是故無色者衆色之母衆色者無色
之色謂衆色卽是無色則可謂衆色之外別無無色
豈可哉由此觀之眞空者衆苦之母衆苦者眞空之
苦謂眞空能生衆苦則可謂眞空不能除滅衆苦又
豈可哉蓋旣能生衆苦則必定能除滅衆苦無疑也
衆苦熾然生而眞空未嘗生衆苦卒然滅而眞空未
嘗滅是以謂之極樂法界證入此者謂之自在菩薩
耳今以厭苦求樂者謂之三乘則心經所云照見五
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者

皆誑語矣十法界以佛界與九界並稱豈可卽以娑
婆世界爲佛界離此娑婆世界遂無佛界邪故謂娑
婆世界卽佛世界可也謂佛世界不卽此娑婆世界
亦可也非厭苦誰肯發心求樂非喜於得樂又誰肯
發心以求極樂乎極樂則自無樂無樂則自無苦無
罣礙無恐怖無顚倒夢想非有苦有罣礙有恐怖有
顚倒而見以爲無也非有智有得而見以爲無得也
非有因有緣有苦有集有滅有道而强以爲無苦集
滅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强以爲空

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說皆無實
義夫經言教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隨言隨掃亦
恐人執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願力慈悲
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爲安執之以
爲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卽便有願卽便有慈悲令
但恐其不見佛耳不患其無佛願無慈悲心也有佛
而無慈悲大願者我未之見也故有佛卽便有菩薩
佛是體菩薩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薩是管家人佛是
聖天子菩薩是百執事誰能離得若未見佛而徒與

假慈悲殆矣

解經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卽無明世間有一種不明自已
心地者以爲吾之眞心如太虛空無相可得秖緣色
想交雜昏擾不寧是以不空耳必盡空諸所有然後
完吾無相之初是爲空也夫使空而可爲又安得謂
之眞空哉縱然爲得空來亦卽是掘地出土之空如
今人所共見太虛空耳與眞空總無交涉也夫其初
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爲空其旣也反以爲空之

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謂晦暗卽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眞空也遇明白曉了之人眞空卽在此明白之中而眞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人眞空亦卽在此晦暗之中而眞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眞空特地結起一朶晦暗不明之色來欲爲空而反爲色是以空未及爲而色已暗結矣故曰結暗爲色於是卽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雜吾特地爲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茲吾此身原從色想交雜而後有也旣以妄色妄想相交雜而爲身於是

攀緣搖動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內望塵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于身外如衝波逐浪無有停止其爲昏擾擾相殆不容以言語形狀之矣是謂心相非眞心也而以相爲心可與是自迷也旣迷爲心則必決定以爲心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諸擾擾相而爲空之念復起矣復從爲空結色雜想以成吾身展轉受生無有終極皆成于爲空之一念始于晦昧之無明故耳夫旣迷爲心是一迷也復迷謬以爲吾之本心卽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豈知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幷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眞心中一點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誰能空之邪心相旣總是眞心中所現物眞心豈果在色身之內邪夫諸相總是吾眞心中一點物卽浮漚總大海中一點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點泡則眞心亦可以空却一點相矣何自迷乎比類以觀則晦昧爲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眞心旣已包却色身洎一切山河虛空大地諸有爲相矣則以相爲心以心爲

在色身之內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問

小大相形是續鶩短鶴之論也天地與我同根誰是勝我者萬物與我爲一體又誰是不如我者我謂念佛卽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復見第一義諦也如謂念佛乃釋迦權宜接引之法則所謂最上一乘者亦均之爲權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謂佛有悟門曾奈落在第二義正仰山小釋迦吐心吐膽之語後來中峰和尚謂學道眞有悟門教人百計搜尋是悞

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真實怕死與不耳發念苟真則悟與不悟皆爲戲論念佛叅禪總歸大海無容着唇吻處也

征途與共後語

弱矦之言葢爲未得謂得者發耳若方子及猶爲勇往之時豈宜以此言進之哉然吾聞學者未得謂得眞不少也則卽進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閒功名富貴最易埋沒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猶不免近名之累況當熱鬧之場擦粉塗額以悦于人而肯究心生死視

人世繁華極樂以爲極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世也葢生死念頭尚未萌動故世間叅禪學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則有鼻孔遼天者亦足奇也我願弱矦勿太責之備也姑置勿論且摘弱矦叙中語以與矦商何如矦謂聲音之道可與禪通似矣而引伯牙以爲証謂古不必圖譜今不必碩師傲然遂自信者適足以爲笑則余實不然之夫伯牙于成連可謂得師矣按圖指授可謂有譜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終不得也且使成連而果以圖譜碩師爲必不可已則宜窮日夜以教之操何必移之海濱然人之境寂寞不見之地直與世之矇者等則又烏用成連先生爲也此道又何與于海而必之于海然後可得也尤足怪矣葢成連有成連之音雖成連不能授之於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雖伯牙不能必得之于成連所謂音在于是偶觸而卽得者不可以學人爲也矇者唯未嘗學故觸之卽契伯牙唯學故至于無所觸而後爲妙也設伯牙不至于海設至海而成連先生猶與之偕亦終不能得矣唯至于絶海之濱

空洞之野渺無人跡而後向之圖譜無存指授無所碩師無見凡昔之一切可得而傳者今皆不可復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葢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烏用成連先生爲邪然則學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見一見影而知渠聰有所不聞一擊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獨矇師之與伯牙邪吾願子及如矇師弱矦如居海上者于是焉敬以書其後而題曰征途與共以歸之與共者與共學也子及以純父爲可與故征途日與之共學倘眞可與共則願并以此

語與之可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既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即學即達即下即上更無有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邪然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即下學便以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即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邪若即學求達當如前詰若別有求達之學則剜肉作瘡尤爲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是即

學即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眞心夫眞心不可以識識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學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者非也離學者亦非即學者亦非然則夫子何自而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矣不曰即學即達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以求達而但曰下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圓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識於言意之中也今觀灑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達乎其上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之百姓也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民也是以謂之但可使由也至於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上達則爲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是以謂之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謂之曰君子上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一間曰其殆庶幾況他人哉則夫子之自謂莫我知自謂唯天知者信痛悼之極矣蓋世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是見之爲仁智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鮮能

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棄之也然則下學者聖凡之所同夫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滿街皆是聖人何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獨則凡見之爲仁知與日用而不知者總是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自顏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聖雖欲不慨歎于由賜之前可得邪

書方伯雨冊葉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散則

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乎切須記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堅固何年當究竟究竟堅固不壞是真實語是虛謬語是誑人語是不誑人語若誑人是佛自誑也安能誑人千萬參取

讀若無母寄書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了父母緣出家去你今要遠去等我死了還不遲若無答

云近處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親母云三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只要遠去以求靜邪況秦蘇哥從買寺與你以來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過得就是道情莫說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他你師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他心打不過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使他流落不肖為人笑恥當此之時你要僻靜果動心邪不動心邪若不動心未有此理若要動心[illegible]人笑

又只隱忍過日似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他而動心孰真孰假孰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妥妥却是不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會安心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往金剛不靜更住何處邪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你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

境當任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顛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恥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真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害人去也又願若無張掛爾聖母所示一紙時時令

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眞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眞佛卽是眞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豈阿彌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彼佛當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毋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眞才矣人又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于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

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益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壻莊純夫于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已女已壻視之矣嗟嗟予

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既三年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　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懽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弃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辯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耶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耶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爲此傳而連書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余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余恨也第

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子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爲傳傳余意以告耳　云云

敬少時多病貧生無術藉楚空兄介紹得受業于耿天臺先生之門先生雖知余學沉于二氏然愛余猶子也繼因往來耿宅得與李卓吾先生遊心切師事之兩先生以論道相左今十餘年矣敬居其間不能贊一辭口含黃蘖能以氣向人乎唯恨楚空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空長郎汝念書汝念

以送莊純夫到九江專人馳書白下報喜於余云兩先生已聚首語甚歡契越三日則爲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空先生傳述兩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讀之不覺淚下曰兩先生大而化矣乃適以今日至豈非余更生辰邪抑楚空先生復作也因手書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壻汝思　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爲明玉書法語

萬壽寺僧明玉事溫陵李長者日久矣長者本爲

出世故來此然世人方履人間世日夜整頓人世事尚無休時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雖出家兒猶然何況在家者且長者性方行獨身世孤單生平不愛見俗人聞俗語以故身世益孤唯愛讀書讀書每見古忠臣烈士輒自感慨流涕故亦時時喜聞人世忠義事不但以出世故來見長者長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眞正的實忠義事來告長者亦無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興福寺開山第一祖無用事告長者云興福寺古刹也無用方僧也無用遊方來至其寺憫寺僧之衰殘忿居民之侵害持竹鎗連結果一十七條性命然後走縣自明詣獄請死縣令憐之欲爲出脫無用不從遂卽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護法以死衛衆遂以此僧爲開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規程不敢少犯長者聞之歡喜無量叫明玉而言曰爾莫輕易說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卽眞孝子矣若在國則眞忠臣矣若在朋友則眞義士矣若肯學道叅禪則眞出世丈夫爲天人師佛矣可輕易也

耶蓋天地間只有此一副眞骨頭耳不問在世出世但有此百事無不成辦也明玉之告長者并長者之語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爲興福寺直歲僧來求法語于余余因以得聞長者之語遂語明玉曰卽此是法語矣又何求乎苟直歲僧聞此語則能念祖德也繼繼繩繩山門不墜矣苟合寺僧聞此語則毋忘祖功也歲歲年年規程一如矣況因此得聞長者之風頓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卽以此語登之于軸懸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幾合寺

僧衆雲遊道侶過而讀焉或有真正骨頭者急來報我我將携以見長者俾長者不至孤單也

題關公小像

古稱三傑吾不曰蕭何韓信張良而曰劉備張飛關公古稱三友吾不曰直諒與多聞而曰桃源三結義嗚呼唯義不朽故天地同久况公皈依三寶於金仙氏為護法伽藍萬億斯年作吾輩導師哉其也四方行遊敢曰以公為迷唯其義之是以儀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

三大士像議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實時時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而止向如觀世音然而趺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罩其頂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遂止高處直頂穿山穴石崖自東來至正中亦遂止觀世音旁有善財執花奉獻崖又稍斷復起一陡崖轉向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西斜向東連生兩崖一崖建塔一崖坐普賢即此三坐上方迢遞透迤或隱或現或續或絕俱峻險古怪則羅漢等往來其間用心如意塑出用上好顏料裝成即有賞不則明告佛菩薩即汝罰也時有衆僧共見曰崖上菩薩法身莫大小麼和尚曰只有山藏人未有人包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教處士曰三大士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

慈容有憐憫衆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為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然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似諸行未能滿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與身自然出現可使往來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但爾也即女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皆得銷殞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士金姓眇一目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教像之面目有些不平

整和尚每見輒歎以爲好豈非以其人乎抑所歎在驪黃之外也衆僧實不知故因和尚歸方丈卽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教汝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士牙顫手搖卽答云非其甲意諸人教戒某也林時亦在傍代啓和尚曰比如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亦可不改正乎和尚忻然笑曰爾等怎解此箇道理爾試定睛一看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采但有神則自活動便是善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補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世

間菩薩乘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令之假名道學是也活動者眞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適居士楊定見携寶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淨洗因置一莖艸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眞不蓋必眞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乃石竟不吸草和尚乃覺曰寶石不吸腐艸磁石不引曲鍼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艸來投之一投卽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眞矣此非我喜眞也佛是一團眞者故世有眞人然後知有眞佛有眞佛故自然愛此眞人也唯眞

識眞唯眞逼眞唯眞念眞宜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眞石我亦愛此眞石也不但我愛此眞石卽此一粒眞石亦惓惓欲人知其爲眞而不欲人以腐艸誣之以爲不眞也使此眞石遇腐人投腐艸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眞畢竟死于腐人之手決矣佛像菩薩坯胎已就處士長跪合掌而言曰請和尚看安五臟和尚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留有後門不若無門卽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皈依耳佛之心

肝五藏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爲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爲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爲心則衆僧心靈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已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死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其日開光須用活雞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尚曰我這裏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魍魎匠魑魅僧巧立

名色誑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卽爾塑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重照耀衆僧見之無不渴仰至五月五日和尚閒步廊下見莊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歎曰只這一塊泥地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種種變化成就俱可執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地土塊乎任爾千言

萬語千勸萬諭非聾卽啞不聽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懷林時侍和尚請曰和尚以人爲土人聞之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今乃反以人爲不如土木則其以和尚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也然其實眞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記得和尚曾歎人之不如狗矣謂狗終身不肯背主人也又讀孫堅義馬傳曾歎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則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艸木又豈禽獸艸木可得同乎我爲下下人說不爲上上人說林復請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記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智則雖上亦下上下之位固無定也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愼矣一不愼卽至此極頓使上下易位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時警惕乎沙彌懷林記

李溫陵集卷之十三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雜述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

龍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謹以是年月日禮拜梁皇經懺以祈赦過宥愆事念本院諸僧雖居山林曠野而將就度日不免懶散苟延心雖不敢以遂非性或偏護而祇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檀越修供者俱履福而有功早夜思惟實成虛度縱

此心凜凜不敢有犯而衆念紛紛能無罔知但一毫放過即罪同丘山況萬端起滅便禍在旦夕乎深有等爲此率其徒若孫敬告慈嚴慈以惻衆生之愚願弃小過而不錄嚴以待後日之譴姑准自攺而停威則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湔刷而從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後不敢有違矣

又告

切以誦經者所以明心見性禮懺者所以革舊鼎新此僧家遵行久矣皆以歲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年春正月十五日終自有芝佛院以來龍潭僧到今不知凡幾誦而凡幾懺矣而心地竟不明罪過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尚爲塔屋於茲院之山以爲他年歸成之所又欲安期動衆禮懺誦經以爲非痛加懺悔則誦念爲虛文非專精念誦則禮懺爲徒說故此兩事僧所兼修則此會期僧家常事也若以兩者目爲希奇則是常儀翻成曠典如何可責以寡過省愆之道望以明心見性之理乎謂宜於每歲十月通以爲常否則每一期會必先起念先起念已然後舉事

既舉事已然後募化既募化已然後成就如此艱辛謂之曠典不亦宜乎從今以後不如先期募化有緣菩薩隨其多寡以爲資糧但得二時無饑即可百日聚首於是有僧常覺慨然任之不辭酷烈之暑時遊有道之門不憚跋涉之勤日履上聖之室升合不問隨其願力無不頓發菩提妙心擔荷而來因其齋糧可使隨獲菩提妙果誦經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收善報禮佛者懺罪而施主以粒米遂廣福田不唯衆僧不致虛度雖衆施主亦免唐捐常覺之功不旣

溥乎但如此歲歲年年則衆僧有福施主有福常覺亦有福恐以我爲妄語故告佛使明知之

禮誦藥師告文

余兩年來病苦甚多通計人生大數如我之年已是死期既是死期便與以死乃爲正理如何不賜我死反賜我病乎夫所以賜之病苦者謂其數未至死尚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過于自在快活也若我則該死之人壽至古稀一可死也無益于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業緣如我則絶無

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即我死而更苦我病何也聞東方有藥師瑠璃光王佛發大弘願拔病苦衆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于是普告大衆趁此一百二十日期會諷經拜懺道場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諷藥師經一部四十九卷爲我祈求免病想佛願弘深決不虚妄也夫以佛願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聰也非佛也吾知其決無是事也願大衆爲我誠心念誦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經共九朔望念經九部嗚呼誦經至九部不可謂不多矣大衆之殷勤不可謂不虔矣如是而不應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苦口丁寧至三再三願佛聽之

移住上院邊厦告文

龍湖芝佛院佛殿之後因山盖屋以爲卓吾藏骨之室蓋是屋時卓吾和尚往湖廣會城居士楊定見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爲之逮和尚歸又告神添蓋兩廂及前廊邊兩厦卅卅成屋可居矣和尚但念力出衆人成此大屋宴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而貌

且有厚顔也屋成遂題扁懸其額曰阿彌陀佛殿中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爲院僧三時念佛瞻像歸依之地南向廂房三間塑起普陀懸崖坐觀世音菩薩於崖石波濤之上以顯急苦難大慈悲之力使衆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間中間塑韋馱尊者金像一區連座高九尺專賴其擁護僧衆使精勤者獲利益怠昏者用一杵故扁其額曰護法尊者之殿而觀音則直書南無觀世音菩薩七字而已殿之東西供養達磨伽藍二像門樓北上其神在

上南向則爲執金剛神專聽護法尊者主使有此種種慈悲威嚴佛菩薩眞容則和尚借佛背後半間丈室以藏骨心亦安矣今尚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亦未敢謝土何也土木之功未得止則動土之事尚有勞也但欲擇日入居遂厦不得不告

禮誦藥師經畢告文

和尚爲幸免病喘結經謝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爲已足九部經於今日是爲已完誦經方至兩部我喘病即減九分再誦未及

四部我忍口便能齋素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痊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雖諷經衆僧虔恪無比實藥王菩薩憐憫重深和尚不勝禮謝禱告之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見藥師如來即愈我疾亦便發心隨壇接諷祈瘡口之速合乃肅躬而致虔以此月十六之朝請大衆諷經一部嗚呼佛乃三界之大父豈以僧無可取而遂弃之況我實諸佛之的嗣又豈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雖非克肖在僧中亦無大懲鐘磬齊臻鼓鉢動響經聲昭徹佛力隨施兩年未愈之瘡藥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爲此今懇不勝瞻依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龍湖僧常通爲因病瘡苦惱禮拜水懺祈佛慈悲事重念常通自從出家即依三寶叵耐兩年以來痰瘡作祟瘡疹久纏醫藥徒施歲月靡効咸謂必有宪業恐非肉眼能醫倘求一時解除須對法王懺悔第顧微末何緣上達於彼蒼縱出至誠未必降臨於下地歷觀前劫想不能如悟達師之戒律精勤重重十世

以爲高僧偶念微軀又不如哥利王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而無嗔恨舉足下足罔非懲尤日增月增無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之何恐將來當墮無間所賴衆弟兄等同心一意頻與灸艾分痛之眞情因病生憐遂起借花獻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禮拜懺文仗諸佛爲證明一懺更不再懺對大衆而發誓此身即非舊身若已滅罪而更生何異禽獸倘再悔罪而復懺甘受誅夷伏願大慈大悲曲加湔洗大雄大力直爲洗除法水瞻消瘡口自

合此盆佛菩薩憫念保持之恩與衆弟兄般勤禮拜之致也

安期告衆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務皆是道場所作不苟盡屬修行唯愚人不信不肖者苟且須賴師長教督之耳今師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慎則所有事務令誰爲之必至于廢弛荒散而已尚賴一二徒子徒孫之賢者自相協力故龍湖僧院得以維持到今然中間不無偷惰成性必待呼喚而後作者或恃頑不理雖呼喚之

而亦不爲者未免有三等僧衆在内則雖欲不荒散終不可得矣夫此間僧衆約有四十餘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孫日益月增漸久遂成大叢林而皆相看不肯作務則雖有一二賢者其奈之何况今正當一百二十日長期大衆雲集十方檀越四海龍象共來瞻禮者乎爲此將本院僧衆分爲三等開列于後庶勤惰昭然務化惰爲勤以成善事報施主之德助師長之化結將來之果咸在於兹矣勤者龍象也懶者無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雖呼喚亦不作者無恥也皆賴賢師長委曲勸誘之故有師長則責師長若師長亦無之奈何則責韋馱尊者尊者輕則一杵重則三杵畢矣尊者勿謂我太嚴也唯佛至細至嚴所以謂之大慈大悲故經曰楞嚴又曰華嚴嚴者所以成悲也爾韋馱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澀佛法不是腐爛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衆余所親見者其常住作務不避寒暑勞苦極矣第二等躲懶僧衆三名第三等奸頑僧衆一名此二等三等之衆據我目見如此耳若懶而能勤頑而能順即爲

賢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飯無人作務且人數雖多皆非是作重務之人則此十餘衆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無歲不勞爾神唯爾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羣工竭力衆僧盡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目今趺坐直上則西方阿彌陀佛一軀也金碧輝煌宛有大人貴相矣瞻仰而來者能無頓興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則護法韋馱尊

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巳手降魔寶杵矣專修淨業者
能無更堅不懈不退之志乎又況觀音勢至咸唱導
於吾前更有文殊普賢同啓迪于吾後懸崖千丈友
羅漢直抵上方少室無餘面達磨猶在東壁誰無緩
急大士卽是救苦天尊孰識平生雲長尤是護法伽
藍黑海有門唯法無門現普陀于眼底上天有路唯
道無路覩靈山在目中十界同虛判念便分龍虎六
總寂靜一棒打殺猢猻從茲繼繼繩繩咸願師師濟
濟務同一念莫有二心則卓吾之廬卽是極樂淨土

龍湖上院徧是華嚴道場矣此雖仗佛之賜實亦爾
相之能故特塑爾之神使與司命並列虔恭致齋不
酒不肉殷勤設素韭葷匪羶唯茶果是陳只蔬飯以
供名香必爇願與司命齊意好花用獻當聽韋馱指
麾有惡則書見過速錄細微畢舉毋曰我供汝也而
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衆汝敬也而有偏黨幽明協
贊人神同欽則爾土有力帝將加升長守此湖永相
依附矣

告佛約束偈

龍湖芝佛上院從新創立道場上殿阿彌陀佛下殿
韋馱尊者特地接引衆生不是等閒作伴觀音文殊
普賢悲智行願交參從今皈依得地皆賴信女善男
韋馱尊者何爲寶杵當頭立斷毫髮分明可畏尤勿
容易等閒爲此與衆約束不緊不嚴不慢四時不須
起蚤黎明報鐘方好清蚤金剛一卷春夏秋冬一樣
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時爲然休夏依時自恣不是
倣古模賢但記誦經念佛緊閉門戶莫忽恐惹閒人
雜沓致使誦念閒歇早晨報鐘甫畢便入諸殿上香

上香必須鳴磬磬動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
罰跪半晌大衆聞鐘齊起急忙整頓衣裳嗽洗諸事
各訖沙彌如前撞鐘首衆卽便領衆以次合掌致恭
前後不得參差先行拜禮韋馱然後觀音上殿虔恭
禮拜一徧上殿鋪設經卷高聲跪誦金剛誦罷齋畢
何爲依舊諷讀法華每歲三冬無事日日華嚴一卷
不許安期抄化擾害菩薩善良但得二時粥飯便當
喫緊思量如果粥飲不繼沿門持鉢可也但知聽其
自至便知爲僧便宜爲僧不須富貴富貴不須爲僧

爲僧爲已生死人死於巳何與何必哀死弔喪替人慶生喜旺無故遨遊街市及自上門上戶不許赴請誦經不許包攬經誦不許諷誦玉經公奪道人衣鉢不許私習應付侵占萬壽僧飯不許放債生利不許買賤賣貴一切富貴心腸盡付龍湖流水須知回頭無多縱使忍餓不久不聞衣祿分定非人智力能求何況一身一口何必過計私憂自謂是佛弟子却學市井下流自謂禪僧無比獨坐高貴上頭猶然蠅蠅狗狗無人替代爾羞我勸諸人莫錯快急念佛修福

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涼極樂

二十分識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唯識爲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槩也然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爲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卽識仁卽才勇卽膽蜀之譙周以識勝者也姜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死費偉以才勝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觀英傑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教大聖人在經世則有呂尚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聲偶

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尚於此三者何缺予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以是爲問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記往事

向在黃安時吳少虞大頭巾曾戲予曰公可識林道

乾否益道乾居閩廣之間故凡戲閩人者必曰林道
乾云乎謂爾此言是罵我邪是贊我邪若說是贊則
彼爲巨盜我爲淸官我知爾這大頭巾決不會如此
稱贊人矣若說是罵則乎是何人敢望道乾之萬一
乎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矣自浙江南直隸以
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稱財賦之産人物
奧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殺戮官吏朝廷爲
之旰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武大吏外其發遣囚繫
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

自若也今幸　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遁民人
安枕然林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衆願歸
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羣類不言可知
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
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
林道乾吾知此爲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卽擒
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爲也又使卓老爲郡
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
能以計誅擒林道乾以掃淸海上數十年之逋寇乎

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嗟乎平居無事只
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爲雜念不起便
是眞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姦詐者又攙入良知
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絶無人色
甚至互相推委以爲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
故臨時無人可用又棄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
人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爲必亂天下則雖
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設國家能用之爲郡守令
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人已邪又設用之爲虎

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
憂矣惟舉世顚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
措之戚直驅之使爲盜也余方以爲痛恨而大頭巾
乃以爲戲乎方以爲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爲識天下
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復記憶前十餘年
之語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
者也其曰如此則林道乾無識乎無識安能運才膽
而決勝也夫古之有見識者世不我知時不我容故
或隱身於陶釣或混跡於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絶人

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事然驚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世法直與諸佛諸祖同遊戲也雖然彼亦直以是爲戲焉耳以彼識見視世間一切大頭巾人舉無足以當於懷者蓋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亦可也

四海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見在

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即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眞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覩者哉今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則天下之西南陝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見有海也由陝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甌至福建則古閩越地也稍可稱東南海矣廣東即南越地今其治爲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謂正西是也水又莫大于黃河黃河經過崑崙崑崙乃

西番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爲西南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之則海決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甚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陜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川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勢槩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關機大布道自海上來者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

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地尚未載之輿圖況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之地勢而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于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于京之東北楊升菴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皆無義矣其誰享之嗚呼觀于四海之說而後知世人之所見者小也況四海之外哉

八物

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既謂之直則雖無怨于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僞矣聖人不爲也至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爲有心爲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託孤而況託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況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人有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小人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顧

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計推托逃避無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唯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反爲德又其常也蓋十百千萬咸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乎吾見在小人者更爲伶俐而可用也或曰先生既如此說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過嚴而惡惡執怨也

反過甚乎予曰不然我之惡惡雖嚴然非實察其心術之微則不敢有惡也縱已惡其人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當焉則我之舊怨盡除而親愛又隨之矣若其人果賢則初未嘗不稱道其賢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實難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曷敢怨也是以人雖怨我而欲害我報我者終少則以我心之直故也或曰先生之愛才誠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廣愛人太驟其旣也弃人太急而終之收錄人也亦太狹曷不論定而後

賞勿以始廣而終狹乎吁不然也夫人實難知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則見以爲廣而眞才難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則見以爲狹耳若其入眼卽得無復疑似則終身不忒如丘長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見而遂定終身之交不待再試也如楊定見如劉近城非至今相隨不舍吾猶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難如一利害如一毀謗如一然後知其終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則予之廣取也固宜設予不廣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

篤實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楊定見有氣人也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若丘長孺之在麻城則麻城諸俗惡輩直視之爲敗家之子矣吾謂周友山則世之所稱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則古今所稱伯樂之千里馬王武子之八百駮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長孺雖無益於世然不可不謂之麒麟鳳凰瑞蘭芝草也據長孺之爲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雖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兒靠不得雖

自已之身亦終靠他不得其爲無用極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篤生未易材者也觀其不可得而親疎敬慢也是豈尋常等倫可比邪故予每以麟鳳芝蘭擬之非過也若楊定見二子者譬則樓臺殿閣未易動搖有足貴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惡又自明白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不知者以其權智太審也夫人而專任權智則可以生人亦可以殺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予謂衡湘雖大樣

然心實細謹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稱之爲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磐衡湘也哉嗚呼此數公者我固知之而數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許子將司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並用之邪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數者然後可以用於世邪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難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予但見麻城一時有此數人便以爲易易矣不知我費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數人乎若其他則在在皆有時時可用自不待費力以求之矣猶之鳥獸艸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

選取也予既與諸侍者夜談至此次日偶讀升菴鳳賦遂感而論之曰書稱麟鳳稱其出類也夫麟鳳之希奇實出鳥獸之類亦猶芝草之秀異實出草木之類也雖曰希奇秀異然亦何益於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間本自有一種無益於世而可貴者如世之所稱古董是邪今觀古董之爲物於世何益也夫聖賢之生小大不同未有無益於世者苟有益則雖服廂之牛司晨之雞以至一艸一木皆可珍也故因鳳賦而推廣之列爲八物而鳥獸艸木與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盡於是矣八物伊何曰鳥獸艸木曰樓臺殿閣曰芝艸瑞蘭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鳥獸艸木之類夥矣然無有一羽毛一艸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既已堪用矣則隨所取擇總無弃物也是一物也

夫宮寺樓閣山舍茅廬基址一也而高低異木植一也而小大異居處一也而廣狹異同是鄉人而鄉不

李溫陵集 卷之十三 三十二

如則以宮室業產之良矣譬之於鳥則賓鴻於獸則獵犬於草則國老於木則從繩同於鳥獸艸木而又不同於鳥獸艸木則以其爲鳥獸艸木本類之獨者耳是一物也

夫芝艸非常瑞蘭馨香小人所弃君子所喜設於世無君子亦已譬之玩物過目則已何取於溫譬之好音過耳則已何取於飽然雖無取於溫飽而不可不謂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經歷歲時棟梁遂就噫安可

以其常有而忽之與果木鬭春則花不如與果木鬭秋則實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節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如世之萬年青艸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擬之此海剛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爲不足珍賢者好異以布帛菽粟爲無異於人唯大智大賢反是故以其易飽易煖者自過吾之身又以其同飽同煖者同過人之日所謂易簡而得理無爲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歟眞

李溫陵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三

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馬牛麟鳳俗眼視之相去故甚遠也然千里之駒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鳳乎雖至奇且異亦奚以異爲也士之任重致遠者大率類此而世無伯樂秖謂之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眞可慨也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殺人能貧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趨者不倦今世用人者知其害而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介甫欲決梁山泊以爲良田而思無置水之處劉貢父大聲叫曰再鑿一梁山泊則可置此水矣然則今日江淮河海之士旣以有害而不用矣將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見其人也

夫智如日月皎若辰星照見大地物物賦成布帛菽粟者決不責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決不索以異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時或汎濫崩衝長江大河實藉其舟楫輸灌高樓凉殿巍然煥然誰不欲也

李溫陵集　卷之十三　二十四

獨不有鳥獸魚鼈與之咸若山川艸木亦令多識乎器使之下可使無不獲之夫則知日月星辰灼然兼照眞可貴矣此一物者實用八物要當以此物爲最也今亦未見其人也嗚呼此八物湯也以爲藥則氣血兼補皆有益於身以捄世則百工效用皆有益於治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于我也彼無德於我也雖有千金不傳之祕長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媢嫉以惡之而唯恐其勝巳也巳吁觀於八物之說而後知世之用人者狹也況加以媢嫉之人歟

五死篇

人有五死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紀信欒布之死聶政之死屈平之死乃爲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臨陣而死其次不屈而死臨陣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進同乎季路不屈而死義也未免有制於人之恨同乎睢陽雖曰次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則爲盡忠被讒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矣是爲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則爲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

夫種是矣是爲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於前兩者然既忠於君矣雖死有榮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世之榮名矣雖死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死不可不選擇於五者之間也縱有優劣均爲善死若夫臥病房幃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死所矣豈丈夫之所甘死乎雖然猶勝於臨終扶病歌詩杖策辭別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戀者蓋在世俗觀之未免誇之爲美談呼之爲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夫俗子之爲順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於牖下耳何以見其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聲爲邪大夫之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爲未有岑岑寂寂臥病牀褥間扶柩推輦埋於北邙之下然後爲得所死矣蒼梧殯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歟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爲然則將何以死乎計唯有做些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杵

臼聶政者既不見買主來到則豈可徒死而死於牀褥之間乎且我已離鄉井捐童僕直來求買主于此矣此間既無知己無知己又何死也大買賣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漢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己者以洩怒也謹書此以告諸貌稱相知者聞死來覷我切勿收我屍是囑

傷逝

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逝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

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

戒衆僧

佛說波羅蜜波羅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說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誠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慧復生戒非慧離戒慧出於戒非慧滅戒然則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釋

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此汝大衆所知也我釋迦老子既成佛之後前後說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亦汝大衆所知也若謂佛是戒空戒是佛縛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毀律破戒則舍精舍歸王宮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衲重持鉢何爲者哉須知父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謂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顆粒之施難消必須精進以消之所謂披毛戴角酬還信施豈誑語邪然則戒之一字衆妙之門破戒一言衆禍之本

戒之一字如臨三軍須臾不戒喪敗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須臾不戒失足而殞故知三千威儀重於山岳八萬細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强爲於法不得不爾故也毋曰莫予覯也便可閒居而縱恣一時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視者非但一目十目蓋千億目共視之矣毋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偷鈴一念不戒鬼將誅之旁觀而嗔者非但一手十手蓋千億手共指之矣嚴而又嚴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觀坐受齋供如吞熱鐵之丸若不膽顫心寒與大衆其

何異行覔戒珠如入清涼之閣若復寬飛鳧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稱衲子如水行舟風浪便覆如車行地欹斜即敗風浪誰作覆沒自當欹斜誰爲顛仆自受凡我大衆其慎之哉除年長久參者無容贅示聞有新到比丘未知慚愧不得不更與申明之耳凡此大衆幸各策厲庶稱芝佛道場猛著精神共成龍潭勝會可矣

戒大智

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說道從六度

入六度之中持戒禪定其一也戒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爲屋種田然須忍辱忍辱者謙下以自持虛心以受善不敢以貢高爲也如有田地須時時澆糞灌水方得有秋之穫不然雖有田地何益精進則進此持戒忍辱兩者而已此兩者日進不已則自然得入禪定眞法門矣旣禪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脫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眞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爲智慧解脫之本六者始終不舍如濟渡然故曰六度此六度也總以解脫爲究竟然必須持戒忍辱以

入禪定而後解脫可得及其得解脫也又豈離此持戒忍辱而別有解脫哉依舊卽是前此禪定之人耳如離禪定而說解脫非唯不知禪定而亦不知解脫矣以此見生死事大決非淺薄輕浮之人所能造詣也試看他靈山等會四十九年猶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今世遠教衰後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禮晩末說道何佛可成此與無爲教何異乎非吾類也

李溫陵集卷之十三

李溫陵集卷之十四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藏書紀傳總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爲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顚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

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何如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人起自春秋訖于宋元分爲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

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藏書紀傳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

者有忍辱而若自汚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遘亦猶聖主之難遭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强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爲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跡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咲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疏附出爲奔奏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爲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于危亂危亂之乘由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

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爲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宜又誰敢嗤之作列傳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爲幸矣幸而治則一

飽而足更不知其爲麤糲也一睡而安更不知其非
廣厦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
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迨于若孫
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
安飽自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
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
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
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並言不知
何說又謂以忠易質以質救文是尤不根之甚矣夫

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
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
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
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秦之時其文
極矣故天下遂大亂而與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
雖欲不質可得耶至于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
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
也文帝之用柔文王羑里以後一人也西楚繼蚩尤
而興覇孝武紹黃帝以增廓皆千古大聖不可擬議

羣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聖神不生一文
一質一治一亂於斯焉見矣

田齊

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
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癡漢而可以全活數十
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
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
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漢文帝

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
人深快予故備載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腳跟
穩實故其詔令不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
之異端楊朱氏能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毋但哺
前人糟粕也

魏

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
節立爲皇后曹丕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
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罵曰

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詈遂成讖也漢獻帝貶爲公
以后爲山陽公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
朔用天子禮樂未絶也永嘉不兢氏羌並起司馬巳
失天下况魏乎嗚呼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
年而魏之不祚一至此也西晉巳亡而後漢之祀絶
則漢之祀有五百餘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
更勝之矣深仁厚澤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
急于取國而恣爲斵絶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
也本欲爲慮後之圖孰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

是巳魏武好殺其子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
夷滅於司馬懿之手無子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
曹氏奪國未幾而司馬炎二十五子咸自相啖不盡
者懷愍二君縱奴虜斬截于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
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
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
廢唯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
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巳先滅耶又豈料
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巳取天下於
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巳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
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
歟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
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
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嬴秦之爲吕等耳未
絶而先自絶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
帝之名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叡十四
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

二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
夫

晉司馬氏

李生曰司馬懿于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
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託寄非孟德父子之于漢
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巳有既廢芳立髦矣
復弑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
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
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

家崇班重任盡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不
引而納之蕭墻之内也一介之士必有容友况有國
者將奚託哉是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宋齊梁陳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弑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
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已久失之重爲劉公所
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邪第夫裕之功德
巍巍四海歸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邪一區
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

入弑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爲裕者亦
可省此毒手矣連弑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
義符即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弑子孫繼立自相屠夷
無遺子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
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
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即
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
無足慮者乃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
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
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捐之此亦蕭道
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
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肯
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麪爲犧牲而
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憐顏卒致太子死而
身爲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絕於土囊之
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死
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
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戶以代

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
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
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
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
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燕慕容氏

儁疾寢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社稷
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
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

吳王垂遜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暐爲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含著北地王諶不立舍著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大臣總論

大臣之道亦難矣予觀古大臣之用心畧有此五等者故别而論之夫因時者無作爲之迹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於趨時務結主者尤貴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而要其寔皆本之于至誠惡能强之哉則謂此五者一大臣之能事可也近世若李文正同時若盱江羅汝芳其人非乎羅尤難識雖有大賢未免疑謗而况于庸衆人耶殆無怪乎老且死矣而竟不獲用于世也蓋世之好尚不同士之志業亦異如必兼全五者而後爲政則千古無君臣矣但能各從所好一門深入亦足當棟梁之任卓然不易幾及此古人所以致愼于學術也惟學術之不究而目焉以身試之是以知其次不可耳且夫騁其材智恣其胸臆狃于聞見鶩于虛名縱幸而成

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倖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强之術而必欲富强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爲兒戲也矣

叔孫通

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作禮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爲用者也夫禮樂何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世無百年之運亦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真盛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爭戰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爲至樂矣稍緜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安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于烈熖之中矣其爲手舞足蹈雖有夷夔可得而復加之邪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爲漢儒宗不亦宜與

王導謝安

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于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遏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哉二公之于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有虚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攻刦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以治而失者多矣若當卧病呰而能忘其病此其

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况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皆苟焉耳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黄帝不能違而况累卵之時乎善哉王茂弘之言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此思憒憒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于道德深且遠矣獨怪夫有宋之時君臣俱犯虚怯之症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捄之務爲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夫

狄仁傑

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悟黄帝老子之旨同流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褫褭當朝蒲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爲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之于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忮忍不知反正之權已在此老掌握之中矣所謂汚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何作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爲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能爲之人則天下决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爲之事矣

特林善學黄老如梁公者徒使人扼捥嘆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公孫弘

轅固以弘爲阿世仲舒以弘爲從諛長孺以弘爲不忠似也予謂臣而忠可也獨不思難乎其爲上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也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平津侯是已夫帝素憚汲汲亦素面折帝帝之多欲如故也汲以

忠求帝帝反以戇與汲是故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侯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詘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盖歸其能于主而居已于不能上下之道當如是耳然天子卒用侯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于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忌而復引二人以爲證夫主父之禍甚于郭解可勿誅邪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與弘何與也况膠西之相惟仲舒能以禮匡王爲王敬

重舉能其官又可過乎

盧懷慎

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毎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聖能容何異乎誠大臣也夫世之以清白自守濁視他人者皆是也况公何嘗無才乎當局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語天寶之後若身見之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容人大臣

結主者某獲上之誠容人者羨秦誓之美有自來矣夫自秦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而後一个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盖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夫有其技者必以技爲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往歸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爲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于一相者非有技也爲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乏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后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爲得好惡之正

也夫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于嚮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乎黄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憾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則是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技爲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叙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爲世鑒焉

藺相如

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眞丈夫眞男子眞大聖人眞大阿羅漢眞菩薩眞佛祖眞令千載如見也

張良

漢之三傑皆爲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與使子房而功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知之私雖欲

藏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于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爲得藏身之知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得免于械繫者直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謀用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覇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棲報父之仇也非無罪而興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強可也雪耻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何哉以長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死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絕句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知求脫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妬主皆信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適陶役役于利名之場老死而不止是用知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呂好問

李綱丁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惜哉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之以法懼者衆矣非虛言也好問蹄父越祖不用真可惜真可

惜

鼂錯

鼂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景之愚亦已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錯之對其父曰固也不如此宗廟不尊劉氏不安其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予嘗痛哭此言曰究哉錯之以忠受戮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適者常十而一二也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宣魏相諸賢多從

嵩賈以致中興也然言嵩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

張騫

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子卿何異同時八十餘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大夏大宛烏孫康居大小月氏不下三萬餘里所至戎人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固取其節而重其才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王曾

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予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謂之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動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容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即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此之為學則當皇帝幼冲劉后垂簾丁謂已去而社稷之寄在我胡為乎裁抑劉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為輔相之能哉其後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德公豈未諒之邪奈何復相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于明良之朝也史臣無識于公之去丁也既明丁非其罪矣乃復為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果當去不必當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為天子大臣矣

趙鼎

趙鼎卒其子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

釀為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為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李生曰守臣枉出奇計縣尉自有蒙之人生品格已就豈在官爵崇卑

陳亮

亮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

弃麤豪自弃悲夫士唯患不能豪耳有能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富國名臣論

史遷傳貨殖則羞賤貧書平準則獻功利利固有國者之所諱與然則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輕重非歟夫有國之用與士庶之用孰大有國之貧與士庶之貧孰急漢自高帝圍于冒頓高后辱于嫚書文景困于中行說堂堂天朝犬戎侮之至妻以公主而納之財猶且不得免也烽火通甘泉邊城晝警而入粟塞下

募民徙邊積穀屯田殆無虛歲矣武帝固大有爲不世出之主也于此肯但已乎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物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戍是所益于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羨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自比于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有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無之自無損此桑弘羊均輸之法所以爲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且其初亦非有意盡奪之也既拜爵以勸之矣又大封賜卜式以夸耀風厲之矣而商賈終不聽也故重征商稅使之無利而止然後縣官自爲之耳又于京師置平準以平物價使之不至騰湧而後買賤賣貴者無所售其贏利其勢自止不待刑驅而勢禁之也弘羊既有心計又能用人其所用者前有爵賞之勸後有誅罰之威是以銖兩之利盡入朝廷奸吏無所措其手足不加賦而國用足矣太倉甘泉一歲皆滿邊餘穀賞賜日以鉅萬皆取足大農大農財帛盈溢如故也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輕議也宋之王安

石吾不知何如人者乃亦欲効之可乎夫安石不知其才之不能而冒焉遽以天下之重自任議者不以其才之不足以生財而反咎其欲奪民之財則其所見又在安石下矣夫安石之遇神宗猶夷吾之于齊商君之于秦也言聽而計從之矣然夷吾行之迨二百餘年以至于威宣猶享其利商君相秦不過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強成帝業乃安石欲益反損欲強反弱使神宗大有爲之志反成紛更不振之弊胡爲也哉是非生財之罪也不知其所以生財之罪也嗚呼

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卓茂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柰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興惻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調罷歎罷斥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後世乎

徐有功

鉅鹿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生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跱鴞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謀臣

士之有知謀者未必正直而正直者亦未必有知謀此自然之理也世人之貴正直也久矣余謂惟知謀之士不用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行始顯耳節義者敗亡之後也東漢之末事可見已夫惟國家敗亡然後正直節義之士收其聲名以貴于後世則何益矣歷觀近古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死諫顯于楚李牧以死戰顯于趙荊卿以匕首入秦顯于燕矣雖數子者其名美彼列國者曾奚賴乎漢興而陳平之謀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勳亦且有安社稷之烈使當時無周昌王陵等數十輩

亦何損于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主所用所養皆可知矣予以謂知謀之士可貴也若夫惇厚清謹士之自好者亦能爲之以之保身雖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則不足是又不足貴矣是故惇謹之士于斯爲下循良之吏悃愊無華方之能吏京兆趙張才質固殊有便于民其寔一也

厮養卒

可惜此厮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厮即姓養卒即名其姓名即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

望而實與艸木同腐者乎

荀彧

荀彧旣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耶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踹兩脚船專欲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彧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不足爲彧有之不足爲彧累烏用辨矣

屈原

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横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員申包胥

伍員旣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死而員乃爲人所死屈原決擇於死生之際唯死爲可故卒就死以明已之生眞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猶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絶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是誠滅却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侯生

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是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録之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荊卿詠復録之荊卿原不識燕丹祗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死則荊卿決不見丹矧肯入秦乎故田光以死激荊卿而匕首發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晉鄙椎何者荊卿於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于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親迎侯生

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騎市中豈真不知公子之退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即爲公子客矣當自能爲公子死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爲侯生客未嘗爲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死力而用之故侯生死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鼎鑊如飴何足

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余獨列在節直之科者以其視死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生者豈直爲節直之雄哉雖爲天子大臣可矣

王章

治京兆者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三王者王尊王章王駿也駿王陽之子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誠然哉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也王章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反言鳳不宜用爲鳳所陷卒不念牛衣涕泣時何哉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後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斧斬門關畧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婦言而死要無害其爲兩賢者嗚乎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死

龔勝等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于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

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況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野之血玄然黄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强亦何緣而起乎蓋至于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

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
無益於君巳勝于老奴牖下者萬萬況有益于君耶
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
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
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采非虛語也吾又
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巳也然上焉可
也憤焉不可也正巳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
正巳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
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

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
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
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
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愼勿
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

朱穆

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
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
禹貢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譏
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況荆卿豫讓歷
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
且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曄獨以爲至
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爲
歌曰

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 一絕
彖有劉峻廣而論之可喜范曄不睹其辭 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褒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 三絕
荆卿豫讓千載無雙朱暉朱穆祖孫畧同 四絕

范曄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 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囚伯宗劉瀓未足深仇 六絕

范式孔嵩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
扁也非眞卿眞節義比矣謂之局騙不亦宜乎然二
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田疇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
行非商復非戎聞者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巳

夗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没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爲漢亦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禄有以也

李温陵集卷之十四

李温陵集卷之十五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道學

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于涸濁臭穢終身不見其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夗不得其傳者眞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于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夗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没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兢奄奄如垂絶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徒爲標幟而不知其詬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害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

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于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如此矣乎予甚恨之是以不能已于大息爲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即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

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荀子

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子

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眞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乃爲當可耳若乃執一定之說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乎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彼其意不過欲急于覺人耳夫使人而可覺也則樂正子之徒當先覺之矣乃其徒卒無一人信性善之說者何哉又使天下而可覺也則戰國當先覺之矣乃戰國之君臣亦未有

一人肯信性善之說者何哉又使後世而可覺也乃後人誦性善之說者未嘗不喜談而樂道之也而何善人之少也由此觀之覺人者可思也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于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以謂舉作用

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況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皐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于堯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伯之辨則舛謬不可通甚矣夫稱天下之

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脩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于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自古未嘗有知其任者而齊桓始行之桓亦不知行此也管仲相桓寔首任之而桓公不知也故桓公欲征西戎仲因之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欲伐蔡仲因之責楚包茅之不入曹沫之刼桓公其事舛矣仲因之令還魯之侵地而布大信于諸侯所謂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兵車不以而諸侯歸服桓公之忿以雪而其名又美故當時之人不曰雪忿而曰仗義桓公之橫行于天下也已極而其兵不試故當時之諸侯不曰橫行而曰盟攢故不惟周王得位列國寢兵百姓休息雖桓公亦自喜于得仲之晩也自然任之之專也已何也本以私意出而反以公道入本以取小出而反以服大入本以侥倖出而反以全勝入本爲人致出而反以致人入本爲鬬爭出而反以歸順入本爲齊侯出而反爲尊周入桓公雖欲不信管仲不可得矣此其借之之力固所以脩方伯之職非分外舉也何

以得罪于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于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故脩伯者之事仲實始之自是秦穆晉文宋襄楚莊相繼效尤遂成五伯此五伯之所由名也而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耶而以爲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爲門弟子云耳當時門弟子如子

貢亦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乎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爲能有加于仲也

樂正子

孟子以樂克爲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人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

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况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于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也無善則無迹尚於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老聃非迹乎釋迦非迹乎然而老之與釋何迹也今之三教弟子皆踐彼迹者也可不謂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脗合乎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矣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善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其人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其人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徒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之夫子所以思也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稱也有恒者狷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

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于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室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一槩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爲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于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柝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帝文王狂

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者無彼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也漢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于菊東方朔肆于朝阮嗣宗肆于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于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于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與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即次之謂不可以軒輊也惟天地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畧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藺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脩者下至

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惟牛醫見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黨國類子自謂旣明且哲定則賊德而禍來學面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汙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以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于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予獨怪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于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欷歔涕泣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使讀者如寤如寐如夢如憶如醉如醒恍兮惚兮如身在太陰之中人在九泉之下不知彼死兮我生彼生兮我死杳莫能覺是爲奇耳蘇氏一門父子兄弟三人一爲狂一爲狷其一爲縱橫者流坡公論議節槩雖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之

意以至坎壈而死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後世又知之矣但所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禰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眞是非世無司馬遷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文中子

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蓋以聖人爲已任者也然學未離門月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

與禮樂舛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謂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

謝良佐

朱熹云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傳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行業儒臣

或問于予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教出于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人旣遠學務狥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乎已無待于外之爲德韓子

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于心而曰以號于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于他乎彼當其時親受業于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也猶尚如是況于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于是也故合而言之益恐其爲小人而不肯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救人之

爲君子者巳不自知其入于小人之歸矣况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盍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人則亦不得巳焉耳矣嗟夫此何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平皆在于此而可輕乎哉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要使人務于實學道期于心得隨體黙聽心齋坐忘則庶乎不愧于君子之儒可以列于德行之科矣否則矜名譽而娛後儒是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司馬光

善夫畢仲遊之納忠也唐肅宗語房琯曰六軍萬姓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以爲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昆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産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饕之橐不知其幾也所貴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耳大學不明言生財有大道乎又言生之衆爲之疾不專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皂綈之衣惜露臺之費者然後可以有天下爲天子也夫文帝之恭儉乃千古之聖主古今爲天子者亦多矣必皆文帝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反不如千金之匹夫也人又何憚而不爲匹夫何羨而必爲天子也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顧而啟神宗罷生財之一念也與明道所謂當分其過者誠與畢仲遊之忠言互相發云

朱子

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内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嗥共爲傳笑焉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荐之也學道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巳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

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于其間哉秉國之鈞不平謂何當此宰肉之際而以私見裁抑不平陳孺子不爲也況學孔氏者乎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

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以道學自名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以我爲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相爲是則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民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爲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其昇爲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爲人臣子者觸目激衷號痛恨不在其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于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内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爲内侍一身而設顧不在乎夷狄中國之强弱也則又何貴于正心誠意爲也上雖欲不厭聞不可得

矣吾故謂今之學者但能不講學則天下太平矣但能見己之小人而不見人之小人則雖曰不講學吾必謂之學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己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司馬相如

論者以相如詞賦爲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聽者希則爲者雖工而其志不樂況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

爲大奇也自是而降賦莫盛于楊雄文莫尚于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愈已不見知于唐矣況其時取士以此天子好音君臣相知賡歌迭唱至盛極文之時乎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眞不世出之雄者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羅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

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才士數奇寡諧奈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于世乎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呂惠卿

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以爲皆安石所教也發其私書世人報復雪已常態耳夫愛生惡死人人同心急功名惧禍敗畏譏毀寧獨一惠卿然哉蘇子由之疏過矣令人何可當也

章惇

惇性剛狠膽氣才雖以衆人攻擊不得伸其氣輙爾乘時報復使有聖主賢相參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邢恕蔡確比也

蘇軾

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嘻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箎舞劍皆我畫筍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

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
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嘆悔不與之同時者耳
孰謂風流容易耶

司馬遷

觀班氏父子譏遷之言謂眞足以譏遷矣不知遷以
彰遷之不朽耳使遷而不淺陋不疎畧不輕信不是
非謬于聖人何足以爲遷乎則茲史固不待作也遷
固之懸絕正在于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
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

是非盡合于聖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
吾也夫案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
非吾心獨得之言也言不出于由衷情非由于所激
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于言也此遷之
史所以爲繼麟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夫春秋
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之聖人
以爲已之是非也故游夏雖文學終不能出一辭以
贊之而况爲之傳爲之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
世自知之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
何必穿鑿傳會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
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覧其辭高下淺深各
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氏寔自孤
行誠有見也使其依阿夫子言必牽合其爲文必不
工縱矯强爲工亦且無味誰能重之史記者遷發憤
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
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
哲保身則必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顔敢諍
者又孰爲不明哲與

武臣總論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上兵伐謀不戰而自屈矣今夫
楚人百戰而百勝漢人百戰而百不勝然卒爲漢所
并者伐其謀也然則楚人雖善戰將安施乎知此則
知大將之任矣彼以勝敗論將者非知大將之道也
若夫謀定而後戰戰而必勝皆不越于此矣此可以
語將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將也可以語兵未可以語
天下之上兵也吾又安得深謀蚤智之士明于堅忍
致人之術者以與語不戰之旨乎司馬仲達是巳仲

達受巾幗婦人之辱聞畏蜀如虎之誚終不得而致也彼六出祁山運粮不繼空自苦耳司馬氏無損兵費粮之失而諸葛已困矣末後渭濱屯戍諸葛氏固自以筭無遺策不知仲達已逆知其必不能久也本欲致人而反見致于人亦豈得為謀之善歟然則陳壽謂將略非亮所長者未為過也太上之言曰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矣哉為將者所宜潛心也

吳起

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嫉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强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鼂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强兵乎

韓信

蒯通為侯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侯之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侯固無負于漢祖也方其築壇拜將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耻雪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轟沙垓下挫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惧遣武涉往矣英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況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為也嗚呼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鄭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寃痛于侯其餘幾之人哉

趙充國

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

為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薦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詳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猶私忿國媢賢嫉能蓋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貧賤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曹瑋

寶元中王䂊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

倘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鬷謫撫州語
人曰昔予奉使至河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鬷至定
治事畢瑋謂鬷曰公事已畢明日願少留明日餞食
罷瑋屏左右謂鬷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
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
卒鬷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瑋曰瑋在陜
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
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
謂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

肯爲吾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
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
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眞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
李卓吾曰對王鬷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
相聞況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
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范仲淹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憂死則郭令公不得羨收京之
勳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

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又豈
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
有以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
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
臣之列而特附見於大將云何也天下惟相才將才
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后朝廷益
尊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
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
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

可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于國家成敗如尾生
孝已者豈少耶

賢將論

大將之事非賢將之任也大將則勿問而知其賢矣
大將之所爲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當也始計曰將者
智信仁勇嚴岳忠武侯曰五者缺一不可然是五者
智爲先智則其見大其識遠其幾沈其見事敏而決
其中虛而能聽能受其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可以
勝不可以勝者至矣信如四時不可易也勇如雷霆

不可犯也仁則視卒如子不忍傷也嚴則視子如卒有犯輒死不姑息也將有此五者不言賢賢可知矣苟非大賢上聖又安可以語大將之事也世平時緩家詩書而戶禮樂糟粕者冠冕珮玉以立於朝視甲冑之士皆爲武夫爲麄人小小儆戒即推以與一二麄人而自視則曰我伊傅周召也我皋夔稷契也安能知此麄人之事哉葢食肉者乃細人彼赴火者盡麄人也嗚呼古今天下又安得有如是智信仁勇嚴之麄人而用之哉

馬援

援初爲書與嚚將楊廣使曉勸嚚其言甚美朱勃之上書白援無罪也其言亦美然援實俠之豪其爲書與嚴敦反令其效伯高不欲其效季良何哉然卒以此書得改葬則此書冝信不爲無意矣范氏謂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此言非也夫伏波節俠也旣自許以馬革裹尸矣又何畏乎壬人何畏乎讒説嗟乎功名之際理自宜然

皇甫嵩

范曄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説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

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終歸全其致不亦貴乎李卓吾曰范氏此論當矣夫退讓者盛德事也持此爲君則漢文其選持此爲將爲相則天下歸心衆謀畢集將國勢實賴而何有於一家乎是乃古今天下建功立德保國定家之第一著好棊子也惜乎人人皆知而不能下也古今天下惟一留侯知之是以功成而遂辟穀不事使淮陰早知此義族其可得而赤耶然則韓信之不聽蒯徹之説也未爲不是也獨其所以居功者未是耳夫當功業烜赫之日

封爵在前富貴在後獨能遜讓不居推功與人似若不知有身家之念子孫之遺者不知正所以深念其身及其家而遠遺子孫也故曰世人皆遺之以危吾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當時隱者之語語此一著者也夫古今天下惟貧而隱者不昧此一著故終其身亦能守此一著然此一著也非但貧而隱者知之彼貴且富者亦未嘗不自謂能知而又能下之也乎時咸自謂曉了及乎事功已立名利可居卽遂迷謬不反矣吾是以知貪之爲禍而功

名富貴之迷人甚也彼皇甫義眞者獨能知而下之豈不誠可貴乎范氏之推之也固宜雖然義眞之不受閻忠之說也宜也若子鄽之說梁衍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退怯也非遜讓也是又安足貴也吾故因范氏之論而推明之曰爾知身家之不足繫乎非不足繫也愛身家者未必能保其身家而不愛其身家者正所謂善保其身善保其家者也嗚呼皇甫義眞之不死于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儁者不赴陶謙等倡義之招而赴傕汜卒爲汜所留而死於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李勣

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此平常之說也平常緣乎人情名教高于責備然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果無三房五室與帷簿之私乎吾恐其不免于責主之明恕已之闇也甚矣脩齊治平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脩齊治平之不可也所以講于誠意正心之說者非也始未暇論夫高宗之昏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命于

諸公乎武氏妬悍如此其肯低首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于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美尊守名教之爲賢不知適以增武氏之虐熖而引之滔天也蓋至于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不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諸人矣彼其敢于肆毒與羅織誅殺宗室大臣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其時畫如陳平絳侯畧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主有知人如武氏者乎有

專以奏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于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于君者不過以不知人爲患耳今觀耶姚宋諸賢並羅列于則天之朝迨至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日與二張爲仇武氏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所深信而敬禮者彼其視廬陵王葦懦而不足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豈宜以女主觀哉善乎賈生言之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

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固大矣若謂李勣一言喪邦則陳平周勃阿意順旨梁公終始于濁亂之朝褫裘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也

賊臣

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置而使之也如林甫檜者方自以才智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與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

以秦皇之威魏武之狡不可才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爲也一滅秦于先能使秦皇爲其子一滅魏于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狠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小人最多才焉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眞聰明之主能知也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抵頭就戮甘心于讒臣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也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

數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

秦檜

使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原其所以竭力事金者冀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故事耳其設心自以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盡入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太子憲

明皇待諸第如此待諸子又□彼何也讓皇帝于是爲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伯夷之賢則明皇之待諸弟不難于諸子矣

唐宦官

元載亦有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誅魚朝恩實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然則爲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雖郭令公心事如靑天白日人主難遽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最希鮮者乎吁非大

聖人安能當九五之位與

外臣總論

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爲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爲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就寂而隱者有嬾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于隱也等而上之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趣超絶不屈一□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爲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爲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眞無所不可矣

吏隱外臣總論

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

知有吏而隱乎既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于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于抱關死于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于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將終之吏隱自不容不

丑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illegible]皇於一擊之下他年又若不能遂滅秦之兇子房[illegible]丑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冤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爲然否

胡廣

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岩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誡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

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也葢隱于無名者也

馮道

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葢眞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illegible]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illegible]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丐[illegible]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illegible]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幷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于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陷東漢諸帝之幼冲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李溫陵集卷之十五

李溫陵集卷之十六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愛女嫁丁儀五官中郎將曰婦人觀貌而丁儀目眇恐愛女不悅後公與儀會因坐而劇談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猶當嫁女與之何況但眇是兒悞我嗚呼曹公愛才而忘其眇愛才而忘其愛愛才而忘其女之所不愛若曹公眞可謂愛

才之極矣然丁掾亦何可當也夫人以目眇爲病而丁掾獨以目眇見爲奇吾是以知曹公之具眼矣是故獨能以隻眼視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愛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縱不可以稱岳翁而不得不稱以知已之主

魏武病頭風方伏枕時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藥不從口入而從心授也病即起于見文章是天下之眞藥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領也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醫之善用藥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難於有陳琳而獨難於有魏武設使呈陳琳之檄於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爲好然未必遽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後見魏武之愛才最篤契慕獨深也故吾不喜陳琳之能文章而喜陳琳之遇知已盍知已甚雖琳亦不容不懷知已之感矣唐之明皇豈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禮賦浩然不才詩已棄之如秦越人矣況六朝之庸主哉況沈謝引短推長僧虔禿筆自免孝標空續辨命哉

楊修

史稱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簏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大懼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而入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又修每當就植慮有關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隨問應答於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怪之乃收殺修此爲實錄矣或以修聰敏異常又與袁氏爲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愛才今古所推雖禰正平之無狀猶爾相容陳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爲記室

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羣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謀
立臨淄爲丕等所譖是的蓋臨淄本以才捷愛幸秉
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爲知己植既數與修書無所
避忌修亦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則修之不善韜晦自
宜取敗修與禰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
俱敗

反騷

雄少好辭賦慕司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過相如至
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焉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
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
諸江以弔屈原云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
以甚憂也正謂屈子翻愁結耳彼以世不足憤其憤
世也益甚以俗爲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龍之淵
潛爲懿則其卑鄙世人驢騾下上視屈子爲何物而
視世爲何等乎蓋深以爲可惜又深以爲可憐痛原
轉加而哭世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
有士師之冲則以不見羞汙爲德各從所好而已若

執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
則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揚
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知也實未常不相痛念
也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
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
顛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夫唯服
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
託遺編而歎喟兮涣余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
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

傷兮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得之

史記屈原

夫爲井者泄淤泥而瑩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眞
不能不令人心惻也故知王明則臣主並受其福不
明則臣主並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則懷王客
死於秦屈原沈沒於淵正並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
張儀侮弄楚懷直似兒戲屈原乃欲託之爲元首望
之如堯舜三王雖忠亦癡觀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
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絕無與原同心者則

原亦太孤子而無助矣且所草藁旣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見之旣得而見則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則無有我人又何待奪又何奪之而不與乎卽推以爲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奪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廣忠益者眞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漁父

細玩此篇畢竟是有此漁父非假設之辭也觀其鼓枻之歌迥然清商絕不同調未卽頓顯拒絕之跡遂

去不復與言可以見矣如原決有此見肯沈汨羅乎實相矛盾各執一家言也但爲漁父則易爲屈子則難屈子所謂邦無道則愚以犯難者也誰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漁父之見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則謂爲屈原假設之詞亦可

招魂

朱子曰古者人死則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也說者以爲招魂復魂有禱祠之道盡愛之心蓋猶冀其復生耳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死事而荊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其盡愛致禱猶古遺意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陽占筮屈平所在與之魂魄巫陽謂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復日久不待占而後知筮而後與也但宜卽差掌夢之官徃招其魂速之來歸耳夫返魂還魄生死肉骨天帝專之乃使陽筮之帝之不足爲明矣故陽謂帝命難從而自以巳情

來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辭巫陽而謝不能復用屈原焉蓋玉自比巫陽而以上官子蘭等比掌夢之官以懷襄比天帝辭意隱矣其招之辭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處但道故國土地飮食宮室聲妓宴遊之樂宗族之美絕不言當日事可謂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哉招也樂哉招也同時景差亦有大招辭至漢時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漢藝文志有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是也王

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

誡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卓吾子曰既云隨時之宜則首陽非拙既云無有常家則何必柳下而後爲工班固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稱朔口諧辯倡則是論勝也而曰不能持論何哉向之所謂論者向去朔未遠千載而上恍然猶將見之而問於長老之在朔時者向可知也當朔時朝野無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諫必聽彼同時諸長老誰是知朔者而問朔也不見設客難乎吁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流風遺書蔑如乎不也雄之爲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脣吻欲以博萬世之名視朔奚啻霄壤余此參駁當爲朔雄實録

非有先生論

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爲是以莫肎爲歌詠彈琴樂而忘

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遭遇漢武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虛

班固曰史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爲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謂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旣不知諷宜其劇秦而美新也

賈誼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

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夭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别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旣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旣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眞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厎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

體眞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旣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眞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予因讀賈鼂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

駟不及舌愼莫作尊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餌非疎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濶何以用之皤顙鶴髮從容廟廊冠冕珮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說

鼂錯

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卓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

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自親事親事則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僅賈生耳賈生雖千古之英然與文帝遠矣是豈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眞孤立無輔者矣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並也然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巳之術數則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

術數也二五帝霸又自有二五帝霸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眞實一定之術數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會眞若執左券而後爲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世無定時我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巳不勞上也執其術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於無窮次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在而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而時亦不能違術此則管夷

吾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反以文帝爲不知學術而欲牽使從巳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巳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嗚呼孰知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傷鼂氏之不安矣千載之下眞令人悲傷而不可巳乃

班固反譏其父不能學趙母謬哉

絕交書

此書若出相知者代康而爲之辭則可若康自爲此詞恐無此理濤之舉康葢所謂眞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實稱所舉康謂巳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禍是也謂濤不知巳而故欲貽之禍則不是以巳爲鴛雛以濤爲死鼠又不是以舉我者爲不相知而直與之絕又以巳爲眞不愛官以濤爲愛官者尊巳卑人不情實甚則尤爲不是矣嗚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

學抑又何當也而肯襲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辭乎然此書實峻絕可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其人毋曰余貶康也余爲上上人說耳

養生論

稽阮稱同心而阮則體妙心玄一似有闇者觀其放言與孫登之嘯可覩也若向秀注莊子尤爲巳見大意之人眞可謂莊周之惠施矣康與二子遊何不就彼問道今讀養生論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識眞仙亦且不識養生矣何以當面蹉過如此耶以此聰明出塵好漢雖向阮亦無如之何眞令人恨恨雖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辭之妙則豈七賢之所可及哉

琴賦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余謂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聲而不知手亦有聲也如風撼樹但見樹鳴謂樹不鳴不可也謂樹能鳴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聲矣聽者指謂琴聲是猶指樹鳴也不亦泥歟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因風而思民慍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傷殷之將亡見鴻鴈高飛援琴作操不敢鳴之於口而但鳴之於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旣得后妃則琴瑟以友之鍾鼓以樂之向之展轉反側寤寐思服者遂不復有故其琴爲關雎而孔子讀而贊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言雖樂之過也而不可以爲過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誰能吟之漢高祖以雄才大畧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旣有羽翼可以安漢又悲趙王母子屬在呂后

無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鴻鵠雖泣下霑襟而其聲慷慨實有[illegible]籍之色非漢高之心乎非漢高又孰能吟之由此觀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則自然亦同乃又謂漸近自然又何也豈非叔夜所謂未達禮樂之情者耶故曰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復之不足則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傅仲武舞賦云歌以詠言舞以盡意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以意盡於

舞形察於聲也由此言之有聲之不如無聲也審矣蓋言之不如盡意又審矣然則謂手爲無聲謂手爲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聽者獨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爲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吾又以是觀之同一琴也以之彈於袁孝尼之前聲何夸也以之彈於臨絕之際聲何慘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則手殊手殊則聲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謂手不能二聲可乎而謂彼聲自然此聲不出於自然可乎故蔡邕聞絃而知殺心鍾子聽絃而知流水師曠聽絃而識南風之不競蓋自然之道得手應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憤詩

康詣獄明安無罪此義之至難者也詩中多自責之辭何哉若果當自責此時而後自責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無罪又復畏死而自責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爲義者是故終其身樂義而忘死則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責爲也亦猶世人畏死而不敢爲義者終其身寧無義而自不肯以義而爲朋友死也則亦無自責時矣朋友君臣

莫不皆然世未有託孤寄命之臣既許以死乃臨死而自責者好善闇人之云豈別有所指而非以指呂安乎否耶當時太學生三千人同日伏闕上書以爲康請則康益可以死而無責矣鍾會以反虜乘機害康豈康尚未之知而猶欲順性養壽改絃易轍於山阿巖岫之間邪此豈稽康順性養壽時也余謂叔夜何如人也臨終奏廣陵散必無此紛紜自責錯謬幸生之賤態或好事者增飾於其間耳覽者自能辯之

酒德頌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蜾蠃蜂蟲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成蜂蟲矣此頌唯結語獨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讀者詳之今人言養子爲螟蛉子卽此然則道學先生禮法俗士舉皆蜂蟲之螟蛉子哉猶自謂二豪悲歟

思舊賦

向秀思舊賦只說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氣骨則古今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耶則此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爾思矣秀後康死不知復活幾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猶爲千古人豪所歎而秀則已矣誰復更思秀者而乃爲此無盡算計也耶且李斯歎東門比擬亦大不倫竹林七賢此爲最無骨頭者莫曰先輩初無臧貶七賢者也

楊升菴集

余讀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聖賢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爾思於是乎前而生者猶冀有待於後世後而生者又每歎恨於後時同時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驥比之如附青雲則聖賢之生死固大矣余讀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閱諸序文而序文又不載彼蓋以爲序人之文只宜稱贊其文云耳亦猶序學道者必大其道敘功業者必大其功敘人品者必表揚其梗槩而豈知其不然乎蓋所謂文集者謂其人之文的然必可傳於後世然後集而傳之也則其人之文當皎然如日星之炳煥凡有目者能覩之矣而又何藉於敘贊乎彼敘贊不已贅乎況其人或未必能文則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傳而遂贊而序之以傳也故愚嘗謂世之敘文者多其無識孫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顯其父祖耳不然則其勢之不容以不請而又不容以不文辭者也夫文而待人以傳則其文可知矣將誰傳之也若其不敢不請又不敢辭則序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與生平

之次第使讀者有考焉斯善矣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終身不得一試故發之於文無一體不備亦無備不造雖游其門者尚不能贊一辭況後人哉余是以竊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歷之詳如昔人所謂年譜者時時置几案閒儼然如遊其門躡而從之而序集皆不載以故恨也況復有矮子者從風吠聲以先生但可謂之博學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謠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其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故予每每驚訝以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遠而予獨不同非不祥而何予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獷獷之變矣大槩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為狂則以為可殺也今讀先生集記姜公事姜公之心正與余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則知先生唯不用用必為姜公無疑矣生雖後時見符前哲亦可以證余生之非不祥也因書錄此

唐貴梅傳

升菴先生孝烈婦唐貴梅傳曰烈婦姓唐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夫貧且弱有老姑悍而淫少與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啗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迫之亦弗聽加以箠楚又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姑乃以婦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受賂倍加刑焉婦幾死然終不聽也商猶慕其色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

姑乎乃夕易袿襡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姑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將入室撻之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快樂今定何如也入室無見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曰生既以不孝訟死乃稱嫗心何以慟哭為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是以哭非哭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見者咸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終不敢舉節余舅氏喻士積薄

遊至池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
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氷操霜
淸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靑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
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卓吾子曰先王教化
只可行於窮鄕下邑而不可行於冠裳濟濟之名區
只可行於三家村裏不識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素
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讀書
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谿爲縣又非毛玉所産之巨
邑名區乎今通判貪賄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讀書而

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貴梅寧死而不受辱未嘗讀
書而沐聖教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
字楊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死烈矣於孝何與盖貴
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
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而故忍死以爲之諱哉書曰
孝烈婦當矣死三日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而
終不敢擧每歲之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知
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縱有別
項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肯孰知數千里
之外無干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也
楊太史當代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而
不得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孝
烈可以死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白
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誰知
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重見於
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喻士積士積夙遊
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作傳具載士
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傳不但孝烈藉

以章顯士積亦附以著名矣傳豈徒作耶嗟嗟毛通
判當日之爲亦只謂貪其賄而人莫知也貴梅已死
而誰爲白也孰知不白於貴池而卒白於新都乎今
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不知傳其事於此集之中
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贓吏毛玉受賄而死逼孝烈以
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有鄕官毛玉受賄而死逼孝
烈以淫也毛玉唯無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必不敢認
毛玉以爲父苟有孫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祖矣盖
同鄕少年傾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必

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已也又安知反使孫子不敢認已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茶夾銘

唐右補闕綦毋旻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實多瘠氣耗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怨已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飲不辯幾鍾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顧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辭

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

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卓吾曰蜀人則以白爲蜀産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産山東人又借此以爲山東産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個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死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不流不到之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伯夷傳

眞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菴曰此言甚謬若道理有病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

是怨是司馬子長說劉不怨以爲怨文爲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於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

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楊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爲宜又曰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更當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檜乃得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於百世施全之忠暴白於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貯囊并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

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既書其事遂爲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并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

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盜者因記得盜贈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録附之未曾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贓撞到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誰得似君來路寬月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盤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許我得持彊分廩去驅我爲盜寧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諺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禺山有詩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鰕或曰此詩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卓吾復謔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甚於怒罵　十六卷

李温陵集卷之十七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讀史

宋統似晉

先生謂宋統似晉晉無一主卽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走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爲唐帝逃竄後户與漢巳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況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强悍司馬昭之弑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蝦蟆而何可以比太宗況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者所恨宋主無一剛耳故余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巳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徽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江東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逸少經濟

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接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

非末技大閑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況也

經史相爲表裏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鍾馗即終葵

楊升菴曰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録以爲晉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訛爲鍾馗俗又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士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眎

者相傳便謂眞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謂眞有其人也此物比眞人還更長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眞則皆眞先生勿太認眞也先生又曰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愼按硯以鍾馗名亦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蘇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石爲鍾馗矣硯石爲鍾馗鍾馗爲進士進士爲大圭首大圭首爲椎

總之一推而已先王勿勞也

叚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調綠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叚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奬賞卽令崑崙彈一曲叚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叚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

叚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後

鐫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二非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卽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况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名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賤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鐫石之工乎雖然劉武良以精鐫書名可也今世鐫工又皆一一書名碑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鐫者工則書鐫者姓名碑蓋藉鐫而傳也鐫者或未甚工而所鐫之字與其文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

則鐫石之工亦必鐫石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蓋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然元祐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鐫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詩畫

東坡先生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升菴曰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曷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定卓吾子謂改

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桃源圖舒元輿爲之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憂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藝入神矣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況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可以易識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總若此矣

黨籍碑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容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也不待誅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尚可憐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末之何矣何也蓋彼自以爲君子而本心無媿也故其膽益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余每云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於百姓清官之害并及於兒孫余每每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豫防文

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井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儆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荀卿李斯吳公

升菴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

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挈其柰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旣能行立則自能奔走求師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卽有坑儒焚書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

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怒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卽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思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簒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巳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聖唯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朱子并惑於聖人愼思之說遂以三思爲戒

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愼思也我願學者千思萬思以思此愼思二字苟能得愼思之旨於千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何足以煩思慮乎

陳恒弑君

升菴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

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始爲當於義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弒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也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

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卽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

王半山

半山謂荆軻豢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尚豢於周故爲周伐紂乎相知在心豈在豢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奈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於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於公子

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之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爲賦而相灌輸

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爲賦而相灌輸非爲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卽如今計户納糧運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夫旣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

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輸灌也曷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益當時霍子孟輩已不曉桑大夫均輸之法之善矣何況班孟堅哉俗士不可語於政信矣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録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道德

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文公恨之直欲爲洛黨出氣耳豈其眞無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先生又曰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譏其橫譏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如賈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孔明名之爲盜又議其爲申韓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顚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而下無一人得免者憶文公註毀譽章云聖人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說得是耳一蘇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議天下之士乎文忠困阨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嬉笑遊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

必論人矣

闇然堂類纂引

闇然堂類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爲鑒戒之書也余讀而善之而性健忘且老矣目力漸竭不可以多取故復録其最者以自鑒戒焉夫余之別潘氏多年矣其初直謂是木訥人耳不意其能剛也大抵二十餘年以來海內之友寥落如晨星其存者或年往志盡則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變則益榨猶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與卓吾子相類乃去華之于今日其志

益堅其氣益實其學愈造而其行益修斷斷乎可以托國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闇然自修不忘鑒戒安能然乎設余不見去華幾失去華也余是以見而喜去而思思而不見則讀其書以見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鑒戒亦願如去華也夫鑒戒之書自古有之何獨去華箋去華此纂皆耳目近事時日尚新聞見罕接非今世之士人所常談譬之時文當時則趨過時則頑又譬之於曲則新腔於詞則別調於律則切響夫誰不側耳而傾聽乎是故喜也喜則必讀讀則必鑒必戒

朋友篇

去華生平朋友之義最篤故是纂首纂篤友誼夫天下無朋久矣何也舉世皆嗜利無嗜義者嗜義則視死猶生而況幼孤之託身家之寄其又何辭也嗜利則雖生猶死則凡攘臂而奪之食下石以掀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稱友朋者皆其生而猶死者也此無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嘗有嗜友朋之義哉既未嘗有嗜義之友朋則謂之曰無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賴焉

阿寄傳

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邪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子益聞之俞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雖幼必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

此心也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去華曰阿寄之事主毋與李元之報主父何以異乎尤嘉其終始以僕人自居也三讀斯傳起愛起敬以爲臣子而奉君親者能如是吾何憂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託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

也奴於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愼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勑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爲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爲六既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

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眞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

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鬪數千里之外旣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兼施仁義以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

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横雖天下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詬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學受祭器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耻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總足辨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旣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倣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

勿以爲予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管寧華歆

揮鋤不必捉擲亦詐果内忘于懷則何所不可未見其孰爲優而孰爲劣也然伏后之弑歆亦太甚矣寧益逆知其所終者是以謂之非吾友也非以捉擲乘軒故而捉擲乘軒實可以覩所忽雖然歆之才識亦寧之流亞也曷可少也若寧之避地遼東才識如此氣節如此古今容易多得邪故吾重寧而亦不敢輕歆

王戎

戴逵之論曰王戎晦嘿于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旣明且哲于是爲在李生曰以吝鄙故絶戎于王公之壚則阮籍失靑眼若曰用晦則是以吝能損戎之高乃曲爲之捄解乎方晉武未平吳之先尚爲治朝非用晦時也世間病痛事雖大賢不免惟不自揜覆而人皆見之乃同于靑天白日耳彼不自揜蓋而我曲爲之遮護何哉夫世之詐善者何多也其不能拔一毛者又豈少哉然皆惡吝之名鄙而特竊古人之不輕

與者以自文卒之分香賣履狐媚欺孤欲自葢覆不得何其勞也而戎豈爲之然戎父沒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也嗚呼一介不與是以鑽核一介不取是以數百萬不受伊尹之教也道學先生口實之矣

初潭集賢夫

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愼歟然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又何嗀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建業之由英雄爲本彼瑣瑣者非恃才妄作果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愼也

李固女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于復讐故性命不顧姬主于有

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父也但其才智實有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女女之乎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李昌夔妻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李卓吾曰此與夫人城一也可謂眞男子矣天下皆男子夫誰非眞男子者而曰眞男子乎然天下多少男子夫誰是眞男子者不言眞吾恐天下男子皆以我爲男子也

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眞也

竹林

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李卓吾曰不是無達意只是無玄心不恨無韻只恨無骨

陰鳳

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謝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

人衣李卓吾曰此非癡也乃所志也彼蓋眞知孔聖人留此一鉢衣食飯以遺後人耳窮則開門受徒計束脩羊獨善其身達則駟馬高蓋擇美田宅兼善天下豈爲癡哉

金縢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我欲代兄之死也則册祝之詞壇禪之設珪璧之秉金匱之納何爲者哉喭曰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謂也無風起波無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萬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藉口聖人之所作爲道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陳賈云云此千古斷案也

李克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鄰里親戚前跪白母領其妻叱而遣之李卓吾曰克好名妻愚却撞著伊欛柄也與其無罪遣妻孰若分與兄弟私財

乎

道學

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惟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

眞實講道學以來儒釋道出世之旨免冨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聚書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李卓吾曰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楊子雲

楊子撰法言蜀有冨人貲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

冨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李卓曰奇哉冨人恨子雲老不曉事致使姓名不傳

陸士衡宋處宗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鷄籠著窓前鷄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李卓吾曰王弼雖死無可談者幸遇士衡便得一夕之歡鷄初世爲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鳴鷄以洩其憤懣乃得入宋手置窓前快哉

夢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按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

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蘇子皆一偏之談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刻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死夢生夢苦夢樂飛者夢于林躍者夢于淵夢固夢也醒亦夢也誰能知其故乎雖至聖至神于此無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當縮首卷舌不敢出聲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

問也使得遭遇迮磨諸祖豈不起然夢覺之閒而何
止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眞令人悵悵

顧長康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李卓吾曰留
譜與人

禰正平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
若可借面弔喪穉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
趙健啖肉也李卓吾曰以荀有戚容趙少食飲也

姜肱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
卧闇室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敢出風工竟不得見
之李卓吾曰與其卧闇室孰若處溷穢與其感眩疾
孰若長如風

張季鷹

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李卓吾
曰正身後名也

梅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
無傾城笑耳李卓吾曰自是肉眼巡簷索共梅花笑
冷蕊疎枝半不禁何曾不笑

祖逖戴淵

卓吾曰擊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盜也
俗儒豈知又曰戴淵時時有陸機世世無

豪客

李温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唯達故豪
一也

殷謝

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真
憂淵源不起耶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
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李卓吾曰安石真
率外見故簡文見其真淵源矯情爲高故真長識其
假

知人

劉峻廣絶交論云顧眄增其倍價故時人號王夷甫
爲口中雌黄以賴其顧眄者衆也嗚呼蒼蠅之飛不

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予安所託驥乎雖然即幸千里猶然一蒼蠅耳安足數耶是故寧不遇伯樂不可以不是騏驥是騏驥不論價矣

尹敏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卓吾曰欲得永夕陶陶難免俗人恠罵欲免俗人怪罵安得永夕陶陶陶陶是我受用怪罵是伊何妨吾今亦有怪罵亦不見陶陶傷哉

孔融

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卓吾曰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學乎既不能學又自引聖言以自揜其不能視融之六歲便能藏張儉長來便能作書救盛孝章薦禰正平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于已而欲時時囑託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損于已而欲遠怨避嫌則必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明天子賢宰相燭知其姦欺杜此術但不許囑託不許遠嫌又不許稱引古語則道學之術窮矣

篤義

義固生於心也張堪有知已之言文季即以信于心唯王修能自難而來言未卒而修至義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爲者之所能至乎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讐不可責之謂不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知腹心亦不可稱之謂好義故豫讓決炙于襄子而兩失節於范氏中行相知與不相知其心固以義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稽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偏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世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轀其後之累也李卓吾曰此亦公一邊之談也天苟知官署官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

豈草固卽終身官署門闌矣同等太虛無所不偏則不見督郵雖不爲高亦不爲礙若王維是陶潜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維矣安在其爲無礙無所不偏乎

詆毀

夫相爲標榜正所以自擡聲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絶刺譏好生羽毛惡生瘡疣孰敢違之世人多愚致使此等坐握重權耳

交友

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易何也以天下盡市

道之交也夫既爲市矣而曷可以交目之曷可以易離病之則其交也不過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疎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夫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同志之歡而後交始難耳況學聖人之學而深樂夫得朋之益者則其可交必孔子而後可使七十子之服從也何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無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如此乎其欲之難也是以終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臂也故吾謂孔子固難遇而七十子尤難遘也吾又以是觀之以身爲市者自當有爲市之貨故不得以聖人而爲市井病身爲聖人者自當有聖人之貨亦不得以聖人而兼市井吾獨怪夫今之學者以聖人而居市井之貨也陽爲聖人則炎漢宗室既以爲篡位而誅之陰爲市井則屠狗少年又以爲穿窬而執之非但滅族于聖門又且囚首于井市比之市交者又萬萬不能及矣吾不知其于世當名何等也

謝公

郗隆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卓吾曰叅軍誤了出則爲遠志處則爲小草

癡臣

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入也早知其不可諫卽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必諫諫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復諫諫而以死繼之癡也何也君臣以義交也士爲知己死彼無道之主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爲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爲暴無所用諫而故欲

以強諫此非以君父爲要名之資爲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若而人者設遇龍逄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吾知其決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當今之世也下不如其上臣不如其君奴之才實不逮其主胡然不自端董而疏草日紛紛也

強臣

臣之強強于主之庸耳苟不強則不免爲舐痔之臣所譏而爲弱人所食噉矣或即死而噉即噉可也目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顏魯公唯弗強也

卒以八十之年使死于讒李懷光唯不得已于強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于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所謂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勳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奈之何舐痔固寵者專用一切附己之人日事讒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入於奸賊也敦之咎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至滅族夫晉元帝其初蓋以處不幸之瑯琊耳非王導無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刁協爲腹心而欲滅王氏何邪晉孝武亦幼沖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朗也既幸無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于讒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裝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篡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終身不謀自強

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范文正公

公爲師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卓吾曰至言至言天下未有有才能而無過者然公爲將帥愛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紛紛好名何哉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道古録

虞書云人心道心便是兩心心安有兩也曰心一也自其知覺運動而爲各人所發用者謂之人心自其主宰此知覺運動而爲天地人物大根柢者謂之道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即以嗜慾一端言之南人食稻而北人食粟即北人又有喜食稻而南人又有喜食粟者至于七情之發其爲不同也益甚故有一喜

則百州生色一怒則羣雄喪膽者亦有一喜則傾國傾城一怒則伏屍流血者其爲危險可畏莫知人心之甚豈不唯危也哉盖身之安危國之興亾實係之矣若夫道心則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豈不是極微妙不可窺測之理乎一危一微而人心道心從此遂分然微者既聽其自微而不知潜心以究之危者又聽其自危而不知立本以定之於是危者益危非但知覺運動之僻者破國亾軀卒與敗艸腐木同歸灰燼即知覺運動之正者令人歆豔誇述亦不過草木偕春而已至秋而生意亦盡無復有存矣其危而可畏一至于此故聖人重之慎之兢之惕之如履薄氷如臨深淵恐其卒死于危險之中而不能自活也然則當如何人心果有二乎天下安得有兩心之人也人心果無二乎而危微不同聖凡自別又安得而不謂之二也二之不得不二之又不得於是乎聖人有精微之功焉精微之功生知者自別而生知者絶少故其次爲學知學知者十倍於生知學知而不得故其又次爲困知困知者百倍於生知則没身不懈矣弗

得弗措矣如是而精之有不至於一貫之極乎夫子之一貫盖學而知之者也故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吾盖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矣其精也如此是以能一是以能繼堯舜之統而執萬世之中於不墜也夫子仕魯墮三都却萊兵誅少正卯其作用亦只如此乃子貢極其尊稱至以斯立斯行斯和斯來生榮死哀爲言豈賢者獨有所見而聖人功用固非人所識耶曰却萊兵自是正事誅聞人惡其惑衆夫三家柄魯魯君無民政在季氏久矣季氏能用夫子不知

夫子道大非三桓所能用也然桓子雅意亦自難卻其墮成墮費等正是其欲好抽身處夫當時之君相夫子知之悉矣周流不舍蓋其道自與人群無所逃避也然雖不得行道于上亦自足明道于下若果得邦家其經綸手段自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生而榮死而哀的如子貢之說非徒以尊稱其師爲也夫子貢亦眼空一世之士者自不容易服人乃于夫子尊之如天稱之不容口築室獨居三年猶不忍去然則夫子縱得邦家終不若得一子貢之爲快

矣況子貢而上又有大賢如曾閔者乎故曰歸歟歸歟夫子當時亦望庶幾有過于由賜者而不知由賜亦難遘也故決意反魯蓋夫子之得由賜勝似得邦家也如三桓之徒何足以爲

子夏云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今人居官理事簿書塡委不遑暇食何能讀書且學者便能讀書尚志行有餘力無人薦舉何能得仕曰仕學一也仕何非以行道爲事是故出而治國則國治出而平天下則天下平便是實學學何學以行道爲學是故脩身則道行于身齊家則道行于家便是眞仕仕即是學學即是仕仕與學一時具足初非有待于外也如此言仕與學故其學爲眞學而其仕爲眞仕矣是故明德親民一時並舉簡易直截不容欠缺此之謂也此乃吾夫子之學所以爲天下萬世之宗者而曾子述之爲大學子夏復發之爲學優之論同是出於夫子而惜乎今不講矣曰審若是則人民社稷正學之地子路之言乃實義也夫子何故惡之曰子路之言唯其合義是故夫子惡之惡之者惡其似義非義特取口給是

佞也故曰惡佞恐其亂義也隨時制宜之謂義借義禦人之謂佞

用健曰大學言至善便言格物此可見至善原無物也故止至善在于知止然必格物而後知至知至則得所止而完吾無物之初矣故格物要焉然既言格物而又言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何邪則身即是物所以修身者即是修此物矣此物如何格去得此物又豈宜格去之也邪曰此身原無物也人唯以物視之則見以爲有身耳

既見有身則見有我既見有我則見有人人我彼此紛然在前爲物衆矣如何當得其所以使人七顛八倒者皆物也故聖人格之格之如何聖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人亦我也知吾之身即天下之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爲一身矣是以雖庶人之賤亦皆明明德于天下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凡以修吾一本之身立吾無物之體明吾無修之修故也若有物則有身有身則有我如何修得此身來用健曰既如此則完吾無物之初復吾

太虛之體便是大學之道了知不曰道而曰近道又何邪曰吾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則知有物即是無物耳故能通於無物則物即是道而何病於有物苟不能通於無物則物尚是物而未可以言道也故言物言事言近者以此夫天下唯物與事耳物則有本末而道其有本末邪若謂道有本末則外矣事則有終始而道其有終始邪若謂道有終始則悖矣但能知所先後則于道庶幾近之夫于物也既能由末而先求其本矣獨不可由本而復先之以求至于大本乎于事也既能由終而先求其始矣獨不可由始而復先之以求至于無始乎知大本知無始即此知所先後之心爲之也吾故曰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不曰無物而但言物格也

用健曰大學言[illegible]天下不曰天下當如何平當如何使民興孝如何[illegible]弟如何使民不倍而但曰老老長長恤孤焉是欲平天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即平天下而可知也言治國不曰國當如何去治當如何去事君如何去事長

如何去使衆而但曰孝弟慈焉是欲治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即治國而可知也至言齊家又不曰家當如何而齊如何而父父如何而子子如何而兄兄如何而弟弟如何而夫夫婦婦而但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焉苟能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不溺愛不貪得則自能去僻自然身修而家自無不齊矣是欲齊家者唯在一人之身不偏僻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以順吾孝弟慈之性而已一唯修身爲本即齊家又可知也至

言修身亦無別有修之之方唯說無忿懥好樂恐懼憂患數者之心而已無忿懥則自不偏于賤惡傲惰無好樂則自不偏于親愛無恐懼則自不偏于畏敬無憂患則自不偏于哀矜故心正而身自修家自齊者以齊家之道修吾身也離家無別有修身之方矣以修身之道正吾心也離身亦無別有正心之術矣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然天子而下以至公侯卿大夫皆有國與天下之寄其本在修身是也至庶人則煢煢一身一家于國于天下何與而通曰壹是何

也且既曰壹是則庶人與天子等矣普天之下更無一人不是本亦無一人不當先立其本者吾是以未能無疑觀今之天下爲庶人者自視太卑太卑則自謂我無端本之責自陷其身于頹僻而不顧爲天子者自視太高太高則自謂我有操縱之權下視庶民如螘蟻而不恤天子且不能以修身爲本矣況庶民邪予謂天子有治平之責固宜修身齊家以爲之本若庶人雖無治平之任然亦各有家亦各有身安得不修身以齊之苟不齊則禍敗立至身不可保家不可完又安得不以修身爲本邪故齊家視乎身天下庶人壹是無別由是推之以治國平天下直措之耳無容別有治平術矣用健曰既如此則平天下但說老老長長恤孤以盡孝弟慈三者足矣何必更言理財更言用人添出許多政務乎曰子但知平天下章又說用人又說理財不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用人亦以修身[illegible][illegible]也生財有道則財[illegible][illegible]理財亦不外修身大道也試歷言之可乎夫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斂唯知好仁好義以與民同其好惡而府庫

自充矣則名曰理財實公財耳名曰生財實散財耳如此理財乃所以修身者何曾添出事耶斷斷兮無他技休休然如有容人有技若已有人彥聖心誠好名曰用人實不敢自用耳名曰取人實好人之所好耳如此用人亦所以修身者又何曾添出事耶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

懷林曰人皆言佛氏教人明心孰知善明心者莫如孔子大學正心章分明是明心之旨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懥等即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

忿懥矣則忿懥在于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
也有客常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閑故也又忿懥既有
所在在東乎在西乎在中乎在東則西缺西必以爲
不正也在西則東缺東必以爲不正也在中則東西
俱缺東西必皆以爲不正也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
不皆然孰能定其正位乎故有所忿懥等皆不得其
正者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而求
之也如此則心誠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
見聽不聞食不味百爲皆廢矣今視而見聽而聞食

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
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
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
爲心也空而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
無所在亦非心于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
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
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伏羲一畫而千畫萬畫
自變易而不可窮是象圖也物生而後有象非吾心
之初矣大禹九疇而千疇萬疇自洪著而可垂法是
數圖也象生而後有數去吾心益遠矣故自古唯心
難圖而唯夫子能圖之嗚呼孰知其高出易範之上
而爲往聖之所不能發者

中庸言天命之性是命者性之原也若不知命則無
由知其原何以爲君子既知命則千了百當而知禮
知言自在其中矣豈知命之後又有知禮知言之功
哉抑知禮知言正知命之實下手處也夫維天之命
無聲無臭安得有言言之與命似無關涉何以獨急
夫子罕言命豈言也者乃所以言乎其罕言之命邪

中庸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由於知人則知人固君子要緊處不知言無以知
人則知言又是其極緊要處矣今觀小人唯其不知
天命是以不知聖人之善言天而侮之旣不知聖人
之善言天則必不能知聖人之爲大人而狎之矣狎
大人不知人也侮聖言不知言也

用相曰中庸一書皆吾夫子示人知命之學故首言
天命之性而繼之以維天之命于穆不已終復結言
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詳言命也如此其

欲人知命也如此然中庸言命而命又本中庸故以
中庸立名焉中者至正而不偏庸者至常而不易是
謂大中至正常久不易之理理即禮也即中庸也故
又曰知禮知禮即是知中庸知中庸即是知天命矣
但自其於穆無朕而不可窺測者謂命命則疑於虛
若不言理則恐或墮於空寂以空寂言命豈知命也
哉自其眞實不虛而不可抑遏者謂理理則涉於爲
若不言命則恐或滯於典要以典要言理豈知理也
哉故眞知命者不假言禮何也雖於穆也而實不已

本至空也而又至實所以爲眞空耳矣眞知禮者不
假言命何也雖不已也而又於穆本至實也而又至
空所以爲妙有耳矣眞空妙有是謂至誠不誠則何
物而何貴於命妙有眞空是謂費隱不隱則誰費而
安得有禮今學者但見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不知
老子所病之禮即夫子與奢寧儉之禮先進後進之
禮子夏禮後之禮耳豈知吾夫子有克已復禮之禮
顔氏子有博文約禮之禮須由約而後會由克而後
復者乎約而會之則可以反本而得大德之敦化克

而復之則可以立本而合天下以歸仁此顔子所以
能卓然自立而未嘗有所倚也苟不知禮其何以立
天下之大本乎是故知禮要矣然所以能知禮與命
者以其讀中庸之書而能知聖人之言也知聖人之
言則自能知聖人之人能知聖人之人則自能知吾
心之人知天下歸仁之人萬物一體之人矣我與聖
人天地萬物本無別也如此知人則禮由此立命由
此出方可以言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晉
川曰審如此則中庸其至矣讀中庸者不可以不知

言矣孟子後聖人而生聞而知其言者也故自謂知
言而竊比於私淑曾子幸而見聖人得親聞其言者
也故述之爲太學而傳之爲中庸以授子思若夫顔
子與之語則不隋與之言則終日無言不說未嘗助
我今無一言在焉可悲也夫今所欲知者僅僅學庸
諸書之言耳而又不知眞自弃其人也夫自畔于禮
也夫自絶其命于天也夫卓吾曰知言誠難哉知人
誠不易哉仲尼之徒及門者三千最稱穎悟莫如子
貢然夫子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不知慚愧反問何

謂其莫知子則夫子之爲人子貢不能知之矣是子貢全不知人也猶庶幾望之而又曰予欲無言子貢又不知慚愧復反而問曰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是子貢又全不知言也以子貢之賢尚不知人尚不知言則子貢而下又可知矣吁知言誠難哉人固不易知知誠不易也哉

聖人言富而可求又曰如不可求蓋言富貴不當求耳予謂聖人雖曰視富貴如浮雲然得之亦若固有雖曰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然亦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今觀其相魯也僅僅三月能幾何時而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緇衣羔裘等至富貴享也禦寒之裘不一而足裼裘之飾不一而襲凡載在鄉黨者此類多矣謂聖人不欲富貴未之有也而謂不當求不亦過乎曰若言富不可求似亦未安今世挾詐行私者恃其才力往往從微賤立致富厚此皆唾手而得令人歆羨企慕眞謂富貴之可以智力求也故吾以謂富貴可求但人自不當求之耳予謂聖人尊重自然不肯求人比見世之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者心實厭之故發爲不可求之論云耳其意蓋曰此皆有命存焉非可以強求而得也故曰富如可求吾亦爲之然其如不可求焉何哉今子但見世人挾其詐力者唾手即可立致便謂富貴可求不知天與以致富之才又藉以致富之勢畀以強忍之力賦以趨時之識如陶朱猗頓輩程鄭卓王孫輩亦天與之以富厚之資也是亦天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與則一邑之內誰是不欲求富貴者而獨此一兩人也邪姑以大郡庠士論之其多者或至千或至八百即此八百人者皆是

求富貴利達者也然至其拖金履玉多不過三四十人止矣此三四十人者以爲可求則此餘剩七百五六十人者必以爲不可求矣果孰爲定論乎由此觀之富之不可求明矣求而不得者固天也命也求而得者亦天也亦命也皆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致而至而乃自取羞辱可傷也哉

夫皇皇求財利如恐後時者細人之事也故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今者身居大人之位心有君子之思而屑屑然與細人同其皇皇眞是可羞或對

曰人生處世以財爲命一日無財便去不得安得不
急但能順其自然行其所當然不貪多不爭競于此
行財之中即是行義之地物我兼得益見其美何羞
之有予謂此中亦難言若果有行義之心又本是重
義之人則雖終日言利亦是終日行義也但此等之
人絕少多是托名行義而實藉以爲利者比之專意
爲利者尤爲可羞之甚而方自以爲得計則益賤耳
故世之君子只宜抽身財利之外不染不淄乃得脫
然無累不得假行義以自托也然世之所以爲財役

者亦起于多欲耳心志之欲太廣耳目口鼻之好無
窮故雖匹夫亦不免于聚斂也其實一匹之夫一匹
之婦衣食之供所費幾何本自易足而自不肯足反
曰衆生以財爲命其沒于財也固宜用健曰此等勢
利之人本無足言若是聖人安得有一毫利欲之心
哉予謂此言亦非也夫聖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飛遠
舉弃人間世則自不能不衣不食絕粒衣草而自逃
荒野也故雖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雖盜跖不能無
仁義之心故伯夷能讓千乘之聖人也聞西伯善養

老則自北海而往歸之太公本鷹揚之聖人也時未
得志則自東海而來就養于文王皆以爲勢利故也
淮陰雖長大而寄食于漂母利也陳平本窮巷而門
外多長者車轍勢也以此觀之財之與勢固英雄之
所必資而大聖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無也吾故曰
雖大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則知勢利之心亦吾人
稟賦之自然矣盜跖至暴橫也然或過孝子之廬則
不入或聞貞士之邑則散去或平生一受其惠即百
計投報之不少忘此皆仁義之心根于天性不可壅

遏而謂盜跖無仁義之心可乎吾故曰雖盜跖亦有
仁義之心但就其多寡論之於是乎有聖人又有盜
跖遂至懸絕耳若五分勢利五分仁義便是中人中
人可移而上下故習不可不慎習與盜跖居則所聞
所見皆盜跖而終身遂爲盜跖習與聖人居則所聞
所見皆聖人而終身遂爲聖人故天下唯中人最多
亦惟中人爲可移此聖人所以重于習也而師友之
所係爲不輕矣若夫上智下愚之不移者亦豈必十
分仁義而後爲上智十分勢利而後爲下愚哉但于

勢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上但於仁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下益此一分者皆天之所獨厚仁義加一分便是中人以上是天之所以厚上智而使之不可移也勢利加一分便是中人以下亦是天之所以厚下愚而使之不可移也故上智下愚只爭一分耳上智雖曰只重一分然即此一分便有泰山之重不可動搖匆可移奪耶下愚之勢利雖曰亦只重得一分然即此一分便有河海之深不可傾竭匆可移奪耶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自能學而時

習傳而必習也又曰吾未如之何也矣所謂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而自然同惡以相濟積習以至此矣是亦習也習之而愈上不可復下習之而愈下不可復上遂亦各成就至于十分耳故曰習相遠也此又上智下愚不可移者之所習然也嗚呼其初也本只有一分之差若不遠而甚近故曰性相近而其終遂至于十分差別一爲聖人一爲盜跖天淵懸絶也如此吾子無他度量只自度其一分者是多一分勢利乎抑多一分仁義乎多則不可移易矣不多而僅僅五分無有輕重是正可移是正可習吾大爲吾子喜之

晉川曰德性問學前輩分作兩事所以有朱陸之辯今言尊德性即是問學似信不及且德性既尊一了百當何又有許多枝節廣大精微安在何處溫故敦厚何處下手如此修德只了得自家何便能宜于上下闔國興敗既以身當國何又得自保其身明哲保身如公似矣又何益于天下國家乎終日勤劬手不停披目不厭卷問學道矣又安在其尊德性乎多少

不知問學者其居上爲下或語或默亦自合時而迂濶道學執古板任巳見激變致忿于竊惑焉且今守空寂者閉目凝神通不理會學問是又何說而號爲道學者人各守門户以粗心浮氣爲廣大以瑣屑細務爲精微以卑巳畏人爲不驕以怕事徇人爲不倍以負氣多言爲與邦以包羞忍辱爲能容以全軀苟免爲保身之明哲又何貴于學而又何益于天下國家也卓吾曰人之德性本自至尊無對所謂獨也所謂中也所謂大本也所謂至德也然非有修道之功

則不知慎獨爲何等而何由致中何由立本何由凝
道乎故德性本至尊無對也然必由問學之功以道
之然後天地之間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者常在我耳
故聖人爲尊德性故設許多問學之功爲愼獨致中
故說出許多修道之教中庸一書皆聖人修道之教
也道問學之事也此道問學與尊德性所以不容有
二也豈可謂尊德性便不用道問學乎正欲人道問
學以尊吾之德性耳是故德性本至廣也本至大也
所謂天下莫能載是也而又至精焉至微焉精則虞

廷之唯精微則虞廷之唯微而中庸亦曰夫微之顯
曰莫顯乎微其所以狀吾德性之精微者至矣極矣
夫廣大也而又精微不可以見吾德性之尊乎德性
本至高也本至明也雖昭昭之天不足以比其明蒼
蒼之天不足以凝其高者也而又至中焉至庸焉中
則無東西南北之可擬無方所定位之可住是故不
得已焉強而名之曰中中則人皆可能誠則本自無
息所以爲萬世不易之常千古不朽之德者在是非
庸而何夫高明也而又中庸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

乎德性之來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是由今而
推之于始者然也更由今而引之以至于後則日新
而無敝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後日又新也同是此心
之故物而新新不已所謂日月雖舊而千古常新者
是矣日月且然而況于德性哉其常故而常新也如
此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乎博厚如地雖足爲厚未
足比吾德性之厚也是猶爲自上而之下也更由下
而之上則可以築九層之臺也可以造凌霄之宮也
可以建凌雲之閣也所謂彌堅而愈不可鑽又極高

而愈不可仰者矣何其所厚者愈敦愈固其所謂禮
者又日隆日崇乎是謂忠信之足以進德也充實之
可以光輝也教化之自然川流也德性之尊又不可
見乎合而觀之皆德性也而人不知所以尊之是故
有道問學之功焉苟不知問學之功則廣大誰爲之
致精微誰爲之盡高明誰爲之極中庸誰爲之道而
所以溫所以敦又誰爲之哉故聖人重問學焉重問
學者所以尊德性也能尊德性則聖人之能事畢矣
於是焉或欲經世或欲出世或欲隱或欲見或剛或

柔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齊之物情聖人且任之矣故曰以人治人若夫不驕不倍語默合宜乃吾人處世常法此雖不曾道問學而尊德性者或優爲之故聖人之意若曰爾勿以尊德性之人爲異人也彼其所爲亦不過衆人之所能爲而已人但率性而爲勿以過高視聖人之爲可也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 自今觀之文王非大聖人乎羑里之囚身幾不保雖文王亦有時而不知默之足以容也幸而有散宜生輩獨出奇計脫西伯於虎口然身雖幸免又

不免陷君於不義矣且夫子自謂居上不驕是也夫居上猶不可驕也況隱而在下者乎然孺悲不見足矣胡爲乎取瑟之歌陽貨不拜足矣胡爲乎瞰亡之往謂夫子爲驕固不可謂爲不驕吾亦未敢信也以此見聖人若論處世亦多有不合衆人議論處矣然亦何足以窺聖人而又何足以病聖人乎獨保身之云明哲之云學者似未可遽以藉口也蓋此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云耳若既食君之祿仕人之國則國尔忘家公尔忘私其義也豈可嘿嘿以取容而曰我欲爲明哲乎且夫子又不曰臣事君以忠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君能致其身乎彼道學者獨竊此以自文是賊道矣噫欲處世而身致治平者恐別有經綸之學在未可以大學之道爲迂緩而不講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食祿任職報主竭忠保身之說非但不可言之於口而亦不可萌之於心若有此心便是不忠此何時也豈春秋時邪夫子不幸而當其時故惓惓以明哲爲言然比干剖心夫子且大

以爲仁豈可遂謂夫子好明哲而復責比干以不能保身歟況今又何時矣只可責食祿者或未嘗有尊德性之功則可苟能尊德性矣而曰不能委身事君者未之有也大抵身家之念重則君父之念輕或名義之念重則君父之念亦輕雖有高下其爲不念君父一也以故情義不通上下間隔古今皆然誰肯自任其咎乎此尊德性之功所以不可不亟也若力小而任不稱年高而志昏惰苟不知歸則疑斥隨之矣此於明哲本無交涉也大抵中庸一書專言尊德性

之事此則堯舜以來相傳之學夫子不能異也大學一書專言大人之學雖庶人亦未嘗不明明德於天下者此則夫子獨得之學千古聖人不能同也

懷林曰若說大學正心是聖人明心之圖則論語言有知無知亦是明心圖矣今聖人曰吾有知乎哉是以有知自疑也曰無知也是又若以無知自信也有知無知皆不敢知如此何以故蓋若說我爲有知歟則鄙夫有問我實空空如而若無一知識在心者似若不足以答鄙夫之問也若說我爲無知歟則扣兩

端而與之竭雖我又不知其從何而來矣然則謂我爲有知不可也謂吾爲無知亦不可也此亦夫子明心之圖也果然否乎謂若知此說則夫子到處皆是明心以示人者蓋心原是無方所之物故不可以有所而求又不可以無所而得心亦原是無知識之物故不可執以爲有知亦不可執以爲無知唯在人默而識之則知有所無所有知無知眞何有於我也哉

天下之事合義則已故聖人曰義之與比則君子之於天下也義以爲質焉盡之矣何故又說禮行又說遜出又說信成不既贅乎曰單言義則四德皆具故義爲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夫天下之事固有在我以爲宜而在彼或不宜者則礙不順矣禮者人人各具人人不同若滿堂宴笑而一人獨有向隅之泣亦未爲各得其所也故必禮以行之而後彼我皆得衆志皆洽既得而洽之矣若顯然自以爲功是不遜也故必遜以出之而讓美與人吾不見其爲美也推功與人吾不知其爲功也則無義之名無禮之名是謂委曲遜出令人

不覺斯善矣若此者蓋出自眞心本自實意成始成終表裏若一是主之以忠信也豈不君子其人哉蓋天下唯讓德爲難故夫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固也不讓是以哂之蓋能讓則天下無復事矣今觀夫子平日唯說當仁不讓而已可知當仁之外更無一事不當讓也自今觀之伯夷泰伯宜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君有欲後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禮拂矣故決之於

禮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
則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
至于被髮佯狂逃竄蠻荊使季歷有得國之實太王
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
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識非伯之所可望
明矣伯夷只可言讓不可言能讓非遜也須是連讓
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凡事皆然
寧獨讓國若子房借漢祖以為韓義也而卒竭謀以
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

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始一心誠信無
偽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
之大法哉使韓信當其時即能讓王而取淮陰又何
有赤族之慘邪或曰淮陰當年非但不讓亦且無禮
矣假王之請於禮何在予謂淮陰非但無禮亦且無
義矣固陵之約信已不至非漢祖聽留侯之說先封
爵邑則垓下之事未可知也故一得則四善兼得一
失則連義亦失讓其可少歟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則讓乃禮之大者古今天下以讓而得以不讓

而失者多矣嗚呼可不讓歟讓又是美德又可以不
讓歟連讓亦讓始為泰伯始為遜出嗚呼至矣盡矣
無以復加矣萬全無患矣真實有利矣

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
得則鐘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淫
不傷何哉曰此即有慟乎之說也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淫哀之傷
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

今之言政刑德禮者似未得禮意依舊說在政教上

去了安能使民格心從化也彼蓋但知禮之為中齊
之為齊中則不可使人有過不及之差齊則欲齊人
之所不齊以歸于齊夫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物
之不齊又物之情也中無定在又孰能定其太過而
損之定其不及而益之也若一一而約束之整齊之
非但日亦不給依舊是走在政教上去矣彼政教之
所以不能使民格心歸化者正以條約之密無非使
其就吾之條理而約之於中齊其不齊而使之無太
過不及之病也是欲強天下使從己驅天下使從禮

人自苦難而弗從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是政與刑自是一套俗吏之所爲也非道之以德者之事也然不知是如何乃爲道民以德者之禮乎禮又何知去齊得他若曰齊其所不齊則强其所難拂民之性如何便肯格心乎謂此問極好此疑極是蓋道之以德則爲民上者純是一片孝弟慈眞心既以其躬行實德者道之于上則爲下者既自耻吾之不能孝弟與慈矣而上焉者又不肯强之使從我只就其力之所能爲與心之所欲爲勢之所必爲者以聽之則千

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者各遂其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篤也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今之不免相害者皆始於使之不得並育耳若肯聽其並育則大成大小成小天下更有一物之不得所者哉是之謂至齊是之謂以禮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願有不格心歸化者未之有也世儒既不知禮爲人心之所同然本是一箇千變萬化活潑潑之理而執之以爲一定不可易之物故又不知齊爲何等而故欲强而齊之是以雖有德之主亦不免於政刑之用也吁禮之不講久矣平天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從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是之謂禮禮則自齊不待別有以齊之也若好惡拂民之性菑且必逮夫身况得而齊之邪

中庸言明善誠身又曰擇善固執大學言知止能得又曰知至意誠雖以顏子之學亦止曰擇中庸而得一善則拳拳勿失而已然則學問之道知及仁守盡矣何故又說莊以涖動以禮乎曰此謂臨民動民者

言也臨民則有上下之分不莊則民慢而上下無體動民則有教學之益非禮則不當而教學難施故雖知及仁守於己所學有實造矣若槩以簡易佚樂臨之謂無事可以坐致太平謂酣醉偃卧可令齊國東海大治此則子桑伯子之簡夫豈不可然其使人不敬何哉故曰無爲而治而又曰恭己南面也至於教學而相長全要因材而篤所謂禮也若可以語上而語不可以語上而又與之語皆遠將失幾不中禮矣故曾子能唯即呼而告之一貫子貢能疑故設以多

學多識而使之自然自非此皆吾夫子動人以禮處所謂相時而動不累學人者也唯顏子一人則克己復禮之訓博文約禮之訓不一而足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何謂也曰此即知而好好而樂之謂也夫志於道則志有所在而不遷矣猶未得也得則謂之德有得則可據之以爲守也仁則由中以發外本是吾之固有吾但依而行之足矣夫豈他人所能奪而吾據而守之邪然曰依則尚見有仁曰仁則尚見有已未忘也夫雜物撰德皆

仁之地百爲泛應皆仁之施何莫非仁者而乃依仁也邪故日用應酬但有藝事出往游衍但與藝游無他道也無他德也無他仁也所謂兩忘則自然好而樂之矣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樂在其中顏子樂而不改者此也所以尋仲尼顏子樂處者尋此者也嗚呼盡之矣

大學釋誠意即首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蓋即此以比好惡之眞實不欺處使人知此是誠意誠即實也知此是獨知獨知即自不敢欺也不欺則意誠矣不欺己則慊於己不欺心則慊於心不欺人則自不至於消沮閉藏而無惡之可揜矣不患千目而視千手而指矣而何有於十視與十指邪何等安閑何等自在心亦由此正身亦由此修所謂一了百了者是也而其原只於不欺此獨知之一念耳一念之動者意也意之誠邪不欺邪吾獨知之而天下之人亦皆知之後世之人亦皆知之意之不誠邪自欺邪吾獨知之而天下之人又皆知之後世之人又皆知之何也以此意之同也故即此獨知之中實爲天下後世同

知之地既爲天下後世之所同知而又何以欺爲邪而又烏用欺人爲邪是以治平君子舉此加彼不難矣孟子告齊宣曰王毋以好色爲疾也王唯眞知吾之好色則一國之男女皆得所矣毋以好貨爲疾也王唯眞知吾之好貨則一國之衣食皆有餘矣又毋以好勇爲疾也王苟眞知吾之好勇則一怒而一國之民舉安民唯恐王之不好勇矣此類而推王若無疾則已倘別有他疾皆是自獨知而來皆是自眞心意所發而來不肯一毫瞞人者非意誠而何夫人

正賴有此實意有此眞知故能推以及人與人同其好與人同其惡便是王政了矣使齊王自以爲疾而欲去之又安肯容人之疾而又安肯容百姓之疾邪旣而自已之疾又不能去終不免瞞昧以過曰百姓之疾又欲知法以去之而曰你何以好色好貨好勇而犯吾之所疾惡爲也吁豈非起於自欺之一念而意不誠之故哉故君子莫先於誠意焉意誠則有可推之地由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直推之而已故能推即是修身推之以及人即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功效再無別有修之功齊之功治之功平之功也好者推之以同其好通天下亘萬古此好同也惡者推之以同其惡通天下亘萬古此惡同也故意誠則推之自有餘矣推之者強恕之道也取譬之道也勿施之道也絜矩之道也故夫子不許子貢以無施而自謂慥慥君子唯在眞知吾之未能而不敢不勉焉則聖人亦猶人也無自欺而已聖人之治平無異術也亦惟善推其所謂毋自欺者而已則無自欺要矣意誠本矣獨知之知之不可欺甚矣然而人終不免于欺此獨知者何哉則以不知此知之眞實故也故大學言誠意而必先之以致知嗚呼致知焉盡之矣

李溫陵集卷之十八

李温陵集卷之十九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道古錄

舜好問已矣而又好察好察是矣而所察者又是其極邇之言謂之曰好問則自四岳九官十二牧以至芻蕘工瞽無不好問可知也而未必皆其所好察也唯是街談衖議俚言野語至鄙至俗極淺極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樂聞者而舜獨好察之以故民隱無不聞情僞無不燭民之所好民之所惡皆曉然洞徹是民之中所謂善也夫善言即在乎邇言之中則邇言安可以不察乎曰察則不止於問曰好察則不止於好問然則聖人之於邇言善矣夫唯以邇言爲善則凡非邇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爲不善故以爲惡耳非真如今人所謂妨政蠹民之惡也既知其爲惡則隱而置之不復用既知其爲善則揚而舉之以用其中於民隱惡揚善兩端之執也用中於民聖人無中以民爲中也夫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况居民上而爲天子者哉天之立

君所以爲民舜唯日夜思所以用民之中俾之無有失所欲者安得而不遑遑焉而唯邇言是察也邇言者近言也察言者止於近言何以成智又何以成大智蓋言而曰近則一時之民心即千萬世之人心而古今同一心也中而曰民則一民之中即千萬民之中而天下同一民也大舜無中而以百姓之中爲中大舜無善而以百姓之邇言爲善則大舜無智而唯合天下通古今以成其智夫智而至於合天下通古今也其謂小智乎大智乎當自知之矣故曰舜其大智也與

索隱則智者欲其過行怪則賢者欲過之既隱既怪自然與世不同自然超出尋常之外天下後世自然有稱述之者矣故夫子曰吾弗爲以其用心於不必用之地無益於百姓之日用也日用者中庸也本無名而又烏用有述爲哉然天下之事非名則誰述無述則誰爲故君子雖以學道爲事遵道爲功然既無赫赫之名而能淡然不厭者鮮矣此又不免半途之廢矣故夫子曰吾弗能已以此自學則不敢厭以此

誨人則不敢倦若賜之願息求之自盡我無足也我唯依乎中庸而已循吾未發之中執吾不易之庸雖無有一人稱述我者直至於遯世而不我知也我亦不因之自悔而遂廢於半途此則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居故又曰唯聖者能之意蓋曰必如是而後爲君子之能依於中庸也然而未可以遽責之君子也必也聖人乎所謂非天下之至精不足以與此精則隱怪不能惑矣非天下之至健不足以與此健則半途不能廢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足以與此神則出

有入無窺乎太始而能爲天地之先矣此雖至平常至簡易爲百姓之所與能而非聖人則決不可能者故曰唯聖者能之

既說唯聖者能則不必曰中庸不可能蓋唯中庸不可能故非聖人則必不能聖人之能能其所不可能者耳今天下之事凡可以容吾力者人無不竭力以爲之如天下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此皆世間第一等難能之事然以天下之衆而能使之均平若一人以天下之大與之而不屑受此固難矣猶謂所重者身耳至於白刃之蹈則生死且不顧身亦度外物矣即此三者人皆可能可見天下無不能之人人無不能之事凡稍可致力人爭勉焉則以可能故也若中庸者費矣而隱旣已隱則雖神眼不能窺微矣又顯旣已顯則雖神力莫能遏其柰之何哉故曰不可能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蓋世人但知百姓與夫婦之不肖不能而豈知聖人之亦不能也哉以故告之曰爾勿謂聖人能是也自我言之聖人所能者夫婦之不肖可

以與能勿下視世間之夫婦爲也此此一與字下得甚妙若說夫婦所不能者則雖聖人亦必不能勿高視一切聖人爲也此此一雖字下得又甚妙蓋道有至者中庸則道之至也至則決不可以智力勉強而能故說莫能載莫能破上下察等若曰非但聖人所不能也雖天地亦且不能若不極言其至非但夫婦可與能也雖微而鳶魚察而飛躍皆可與能之耳以此觀之彼天下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皆極其力之所可能爲魚類耳夫婦等耳曷足怪哉是又安足道邪

莊生謂塵滓粃糠陶鑄堯舜豈荒唐語邪正與先正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目相合

聖人言知必言行以見行不離知言行必言知以見知不離行其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智者過而愚者不及由不明故不行道之不明也我知之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由不行故不明知行相須葢可知矣然則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旨實出于此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既知其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

籮之中強作聰明富貴之相以爲此常飯耳貧乞人之食吾安能食務求奇品異味而奇異又卒不可得遂餓而死此一種也所謂賢者智者流也亦以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罪也又一種者亦坐在飯籮中妄以爲毒物所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至愚至不肖不知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瞞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人天下豈不皆飽煖之夫哉是以中庸之道終莫之行莫之明者以此

聖人以擇中庸而能服膺弗失者爲大賢上士以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比之驅人於罟擭陷阱而不知避如禽獸貪夫犯死不顧夫中庸何物也擇而守之則生不知擇而守之則遂自納於死豈非謬與今之不知中庸者衆矣何以不入於阱也予實思之而未得釋氏動以生死恐嚇人曾謂吾聖人亦言生死乎意者夫子十五便志學五十猶學易正謂陷阱在前當思所以急避之邪不知是戒愼恐懼臨深履薄恐此身出不得苦是以比之禽獸比之貪夫比之網罟比之牢獄令人早依於中庸耳矣非不義而言之

太甚也予實不知中庸之可以免死因書之以請教四方之講道學者

道本不遠於人而遠人以爲道者是故不可以語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無道而道外亦無人故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若欲有以止之而不能聽其自治是伐之也是欲以彼柯易此柯也雖近而實遠安能治之安足爲道也邪然其所以不能以人治人者由其不能推己及人耳故說忠恕中心爲忠

自已不容已之實心也如此中心爲恕自已不容二之初念也所謂施諸已而不願則勿以施之於人是也不願者中心之實也勿施者如心之推也如是則自能以人治人而不忍執柯以伐之矣忠恕非道也而可以近道故曰違道不遠夫道者無人無已何待於推有推則猶見有已於道尚遠但須由此進之耳既能推已及人以行吾強恕之功則自能以人治人自妙夫無爲之化然世又有不能推已及人者則以不知反已自責之道耳故夫子曰君子之道丘未能

一歴數子臣弟友而皆曰吾實不能何敢責人爲邪學者既不知平常倫理人實難盡反以聖人爲致謙於是乎明於責人暗於自責身陷於言行相違之失而不自知況乃推已以恕於人邪不知夫子是眞實語是以不敢自足而惟日孳孳不敢放言而唯恐或盡即此是相顧即此是慥慥即此是篤實君子皆自一念反已自責之心爲之也是以中心平恕而自然有可推之地也

既説以人治人則條教禁約皆不必用聖人何以又説修道之教曰修道便是教以人治人便是修道中庸一書皆教也皆恐人不知道不離人人不離道而欲遠人以爲道於是乎愈修愈遠愈治愈不治故説道不遠人而欲以人治人也然非知道者終不能修道非學以知人者終不可以治人或曰若如此則我與百姓咸相安于無事豈不是至治之世無爲之極垂衣之朝然如何行得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強凌衆暴誰能静之一日無法則一日不治雖以舜爲君恭已南面坐享無爲亦必有九官十二牧代天之工

今何言治之之易也曰子但知舜有九官十二牧以代天工而不知九官濟濟相讓九官之臣亦無爲也禹掌治水家門不入者三呱呱弗子者其年八而能順水利導不與水爭地行所無事禹無爲矣稷掌敎稼因地之利稷無爲矣契掌五敎敬敷在寬契無爲矣益掌工虞能使草木鳥獸咸若益亦無爲矣獨一皐陶明五刑以弼五敎而曰辟以止辟似不免於殘民者今觀舜之稱陶曰皐陶邁種德措刑不用黎民懷之則皐陶亦何爲之有由此觀之舜之君臣俱熙

皐休享于無爲者獨四凶之誅說者謂其大不及舜則甚有理故夫子以天配堯以君稱舜君則只於有天下而不與天則蕩蕩焉民莫能名矣其爲絕遠實天之與淵然今觀鯀之殛也甚無謂也以禹爲予而又有平水土之大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者也鯀之罪九載績用弗成者也獨不可以其萬世之功原其九載弗成之績乎堯既能從容以聽之於九載舜獨不爲禹念其親非情也然則堯之化遠矣故夫子言篤恭至于聲臭俱無而後爲至而後爲不顯之德而

後可以刑百辟平天下若猶有聲色者存則雖曰不大亦末耳此可以語治人之理矣是故不見而章者在不動而敬者在不言而信者在不賞而勸者在不怒而威者在不顯而儀刑者在不聲不色而化民者自在是謂篤恭而天下平非玄也亦非禪也是吾夫子之言也倘若出自我口入自汝耳則必笑罵叫號目爲玄言禪語不可以垂訓矣曰予所云以人治人似也何舜以下夫子皆不以無爲許之三代以降幾人曉了此旨而亦以治何邪其亦資性有偶合者邪

今之學者終日談學何以不聞談到此也余謂百世無善治千載無眞儒此二語昔人已極談之矣第談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談以是相左孤負聖人學庸諸書耳非絕不談也若漢祖之神聖漢文之明聖直與放勳暗合未嘗知學問也即令極意問學者亦安能及之哉是謂天性至到聰明超詣非常遇也曹相國舍中堂以奉蓋公九年而齊國安集汲長孺病閨閤不壞一鑪七年而淮陽政清皆天資近道無爲而理非學所加者亦可貴也夫栽培傾覆天必因材而

況於人乎強弱衆寡其材定矣強者弱之歸不歸必并之衆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雖聖人其能違天乎哉今子乃以強凌衆暴爲法所禁而欲治之是逆天道之常反因材之篤所謂拂人之性災必及其身者尚可以治人邪故誠意貫矣誠意則好惡合天是故不可以不知天誠身要矣誠身則天人一道是故不可以不知人是故大學言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誠身必先明善也善明則身自誠而成己成物時措之咸宜無假借也知至則意自誠而好好惡

惡到處皆自慊無造作也是故欲治人者必以知道
知人爲先不知人而能治人者鮮矣不能治人而能
自治者未之有也

古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卽見星斗非謬語也
夫星斗至高也不待窺牖而可見天下至遠也不待
出戶而自知是近之未始不遠遠之未嘗不近也卑
之未始不高高之又未嘗不卑也使近而不遠則誠
近也何取於近遠而不近則徒遠耳又何貴於遠邪
唯其近而又遠遠而卽近卑者又高高者卽卑此自

邇自卑之論也蓋言其未嘗有遠與邇高與卑也若
果有卑高遠邇如四維上下之不可易然則亦四維
上下焉耳非所以論於君子之道也故夫子旣引詩
而復以父母其順乎結之夫吾妻子之樂兄弟之翕
本非所以爲順父母計也而父母自順則道固有不
行而至無堦而升者一讀詩而可知也而謂父母爲
遠必須自兄弟妻子之邇以至之可乎是不通之談
也而謂必先和吾之妻子以及吾之兄弟而後求順
吾之父母循序以進途焉可乎是又不通之論也此

自邇自卑之說也蓋言邇之可遠邇之卽遠君子之
道自邇足矣不必極遠也自卑足矣不必窮高也

記者謂夫子不語神而中庸乃盛言鬼神之德之盛
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實體物而不可遺故能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駿奔走執豆籩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儼若對越肅若陟降而或
見之者焉夫不見不聞至微也而能使天下歷萬古
之人自然畏敬奉承拜而禮之祀而祭之則其體物
不遺之驗又甚顯也微而又顯顯而實微鬼神之爲

德不旣盛乎哉故其詩曰神之來也無方旣不可以
私心圖度而遽以爲有而神之應也如響又自能使
人不可以厭斁不敬而遂謂之無然則鬼神信非虛
也鬼神信非誣也夫子之語神也如此彼謂其不語
者直記者之語耳記曾論者又是何人多出曾子與
有子之門人也夫神爲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鬼
爲難知故顯詞不足以道鬼此唯曾子得聞之雖有
子尚不知其得聞與不何如也而可使其門人弟子
聽之哉而可與其不可與語者語之哉則其謂夫子

之不語神也固宜

曰鬼神之道幽遠難明非但有子不得聞即子路亦未之聞也季路問事鬼神而夫子不語但告之曰爾且未能事人安能事鬼乎夫當時之所謂人者果孰有過於夫子也正名之告直以夫子爲迂而不聽則其不畏天命狎大人而侮聖言甚矣安在其能事人也不能事人安能事鬼便是直語以事鬼之道非不語之也何也人鬼一道不能事人以故不能事鬼則凡不能事鬼者便是有鬼神而不信其赫然臨之在

上質之在旁也又豈有能事人之理哉然則今之所謂能事人者事勢也非事人也眞能事人則自能事鬼矣故唯大聖人爲能事鬼則以大聖人能眞事人故也今觀夫子之言曰吾若有他妨而不得與祭是即不祭是即慢神吾不敢也是故祭先先在祭神如神在凡鄉黨一書所以紀聖人之事神者詳矣雖以鄉人之儺鄙俚俗惡聖人亦必朝服爲自阼階以臨之若曰是皆有神明在鄉人所爲禱祀而祈禳者也敢不敬與唯是祭不欲數數則煩其慢神也滋甚又不欲瀆瀆則謟其慢神也益甚故曰敬鬼神而遠之唯是春秋二時乃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裳衣而薦時食益敬神也恐煩神也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謟也如魯之郊禘季氏之旅泰山王孫賈之欲媚竈皆謟之也大不敬也神其享之乎故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知禮之本深爲夫子所大是以抑揚言之言泰山之神不可以非分而求本欲求福吾恐其反速之降殃也大不可也又非林放者比也即夫子此言觀之則泰山爲有神乎爲無神乎如其無神祭

之何益如其有神可妄祭邪故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然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益自有天地以來直至今日矣有此天地即有此人鬼有此世界即有此賢聖有此賢聖即有此祀典使其無神[illegible]人何謂而制此祀典以貽萬世設使一聖人者作聰明以舉之于前後來千聖相繼獨無一人見其不可乎即轂言以辨其爲惑世誣民正所以見其不苟同者何以愈經後王而祀典愈備也今之學者言及鬼神則以爲異端釋老之敎小言之則以爲耻大言之則斷以

為狂然自入仕以來一入公門則必先祭門而後敢入祀土地神而後敢坐不先齋宿於城隍仍為文以告於城隍之神則不敢遽坐政事堂而聽政則自九卿百執事而下以至郡守邑令諸大小官罔不皆然矣何獨無一人明其不然者毀神像而惜此牲醴之供也不但是也春秋二丁先聖先賢報本反始似矣若夫山川社稷之壇風雲雷雨之壇無祀厲鬼之壇則自上元清明以至初秋霜落冬寒陰氣慘慄之候無不有祭祭又必遍於各里各鄉各村各社不太煩

乎此何義也今之官者雖不敢廢祀然亦故典焉耳非但既灌而後乃不足觀拔倚臨祭神亦吐之矣寧獨諸壇即以夫子言語童而習之以取功名富貴而兩廡為馬糞之巷牌次為廚庖之版矣藐然不理是尚能事人乎中間有真實愛民者蠲潔牲醴齋戒必明山川鬼神自降之福化災為祥厲不作殃歲時豐稔民日以寧而是等反笑之以為痴癡之以為大認真矣然是等也平居無事則慢神而虐民小小疾病細細驚惶即求神問鬼禱祀並作雖淫祠妖魔祀典不載者亦哀求之萬端也其最信神信鬼者則又莫如此等輩不亦可笑之甚與故聖人之祭以受福而世人之祭以致禍則不能事神之故可知已夫唯聖人能事神故其敬之也專夫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何其誕也而聖人以為至祥極瑞筆之於經而不刪若在今人必且吐藏弃之矣帝賚良弼說築唯肖何其誣也而武丁即以為上聖大賢爰立作相而不問若在今人必且交章彈劾而以死諍之矣此無他不知人故也不知人由於不知天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

知天也此非至誠如神者又孰能知之故又曰神以知來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知幽明之故故知鬼神之情狀一實理之自然一真誠而不可掩也如此非誕也非誣也特心非至誠見滯凡近遂怪之不信執之以為誕且誣耳矣嗟嗟執無鬼之說者卒為鬼所拷而不知作無佛之論者因為婦所譏而後省古今迷人大抵然矣而何足以費吾喙

君子所以無願外之念者以其能素位也所以能素位者以其無入而不自得於己也若無自得之益則

見內輕見外重而能不願外者未之有矣既顯外安能素位故君子之心自得焉耳矣今夫貧賤我素有也一旦而居乎富貴之位則視富貴又若素有然而行乎富貴之所得行不見其身之從貧賤來也今夫夫富貴我素有也一旦而居乎貧賤之位則視貧賤又若素有然而行乎貧賤之所宜行初不見其身之從富貴來也以至患難夷狄莫不皆然平居無事初不知有患難也卒然而立於患難之地則患難與居若素患難然不以爲異也素居中國初不識有夷狄

也卒然而入於夷狄之鄉則夷狄與同若素夷狄然初不知其爲中國人也夫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位也而視之若素則易位而安而自無願外之想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外也而外者不入則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苟自得又何往而不可哉居上居下處已處人皆可知矣曰昔人謂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又謂人生如寄多憂何爲此莊生之所以稱達也今夫子言素位則步步皆實際似與莊生等所見不同余謂前聖後賢皆重在自得上其自得同則所言自無不同者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强好勝之私耳非孔子莊子本旨也今觀夫子視富貴如浮雲寧獨傳舍莊生魚樂於濠梁之上貧賤若曳尾之龜其爲素位亦已極矣扶杖逍遙與逍遙御風何殊百代過客乎觀人間世以應帝王步步皆實詎寧獨吾夫子教人素位哉故學者須得聖賢自得之益苟自得縱不同亦何妨也

哀公一小國之君也兼是昏弱太甚之君不足與言

矣就使有問當對亦豈無別方便接引之語而即告之以九經語之以誠明九經則自修身尊賢親親而推之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誠明則詳之以博學審問知天知人以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弗得弗措焉此皆聖人平天下之事功夫豈哀公之所能辨也余謂夫子非告哀公也所以告諸弟子也正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特因哀公之問而遂發之耳縱春秋之天下無一人能知而行萬世之天下終無有一人能知而行之者耶則夫子之教在也今觀

大學一書所言平天下之道備矣是皆自問自答自唱自和雖弟子亦不待其問而遂自言之况因君有問猶謂發之有端夫子安能以已也邪大抵聖人之人千萬世合爲一人之人也故不在天下則在萬世非世人一人之人所可比也既不得而比而又烏得而知之哉大學言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余謂吾夫子欲明明德於萬世

盡性之道唯至誠能之葢性盡則洞徹到底不留一塵矣故曰盡性性盡則人性亦盡物性亦盡何也人

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有物未爲能盡其性也性盡則化育在我參贊自我何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爲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自我乎位萬物自我乎育嗚呼至矣非虚言也

夫至誠則無事矣未至於誠必有物以蔽之蔽則不亮而未免於自欺故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此大學所以言格物也誠之未至必有物以遏之遏則不直而不能以通流故必致曲通礙而後誠至此中庸所以言致曲也致曲則疎暢直達誠自在矣誠則形不可遏也形則著自日章也著則明遂光顯也然形則猶滯於象滯則尚未活動著則猶著於影著則尚未變通明則尚疑有光景景則迹未融而誠尚在非化也化則乃可以言至誠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人存政舉故人道敏政人道敏政故爲政在人是故必敬大臣也必體羣臣也必知尊賢也知尊賢則自然知其孰爲大臣而當敬孰爲羣臣而當體矣等殺有不了然乎然何以知其爲賢也葢取人之本在身

又必先修身以爲取人之本焉身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天下所共由之五達道也道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吾身三達德之仁也而仁又非他反而求之即此人是已故曰仁者人也是故欲修身者不可以不知人而仁之發莫大於親親有人則有義而義之用莫大於尊賢則修身即爲仁尊賢即爲義矣原非在外也有人必有禮而禮之施則尊親有序親賢有秩亦非在外也夫仁即此人則君子固不可以不知人而出之爲義生之爲禮義實天之制禮實天之經則君子

尤不可以不知天矣既知人又知天則身修而取人之本豫矣修身則能順親可知也取人則能尊賢而敬大臣體羣臣又可知也由是而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以爲政於天下有不易易乎哉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者人義與禮者天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也故知天知人則身修而自能取人嗚呼盡矣下文天道人道皆說知天知人以修身事故詳言之蓋不患其不能爲政而患其不能取人不患其不能取人而患

其不能修身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而天道則不勉不思而從容自中所謂誠者也思知天又不可以不知人而人道則必詳擇此不勉不思從容自中之善而固執之不敢失所謂誠之者也故誠者其道自然是謂至善是以謂之天也誠之者之其所自然是謂擇善是以謂之人也故道以誠爲至而學以思誠爲功天固未始不爲人人亦未始不爲天則我爲誠之亦爲誠者而修身之事畢矣豈別有脩之之功哉我自有天而我自知之耳我自有人而我自知之耳一誠焉已矣一善焉已矣故中間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指此誠也指此善也善即誠而誠即善一實理而無以尚自其眞實不虛曰誠自其物莫能尚曰善又一也故次言明善誠身終言擇善固執明則待於擇擇則無不明然善又如何擇下文博學五句正所以擇善而誠之之事也自今觀之夫子每教人博文矣雖顏子亦每從事於斯矣但學者但知徒博而不知反約唯顏子能知夫子之善誘即於博文之中而擇乎中庸遂得一

善云耳蓋謂之曰博學則自朝至夕凡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味身之所遘足之所履手之所持一切五倫交接酬應何莫而非學也何莫非學則何莫非文無往非文則無往非博矣故曰博文然博矣而約者何在詳矣而至一者何在吾又於何而擇之而執之哉不就明師良友而審問焉不可也問而曰審則非汎問可知矣既問既審而得夫疑信相參之機則退而思之方爲有地然思又不可以不愼也不愼則遠思是謂外馳非通微之思也不愼則苦思是謂

勞志非無思之旨也必愼思之而得其所以憧憧往
來者然後辨而明之以就正于有道亦庶幾達其所
謂不思不勉焉者矣是反約之功明善之學也而能
篤而行之者誰歟或日一至或月一至不啻足矣故
又曰篤行之生知者一而學知者以百能之而不讓
生知者十而困知者以千能之而不辭必得乃已弗
得弗措果能如是篤行雖愚必明況非愚耶雖柔必
強況非柔耶故必篤行此審問愼思明辨之功務得
一善焉乃已尤爲擇善誠之者之最要切處故以篤

行終焉此唯顏子能之若由賜之徒非不由審問愼
思明辨以恍惚其所謂一者而篤行之弗力是以不
能期月守不能拳拳服膺而弗失非不能服膺之罪
也未見其的然有可守之實而遂自以爲足之罪也
非不能期月守之罪也未得而自以爲得而不肯篤
實而力行之以求其實得之罪也實得則誠矣誠者
實之謂也既實得又爲用守若又有待於守有待於
固執焉非實得也即此不誠甚矣非誠也非天道也
若夫博文之旨則民咸用之百姓與能之愚夫愚婦
共由之矣夫誰不學夫誰能離之而不博

無德而作禮樂愚而好自用也無位而作禮樂賤而
好自專也有德矣有位矣而不當時而作禮樂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也夫自用也自專也生今而反古
也如是而災不及其身者未之有也夫議禮制度考
文此王者之禮樂而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之所作
也若非此等天子而欲議禮制度考文以與禮樂得
乎試觀天下之今日時王之制作尚在庶民之信從
未改故車則同軌無敢制度者書則同文無敢考文

者行則同倫無敢制禮者是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先在德也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
所重又在位也有德有位而不當時則夏殷是已今
之所用者周禮吾不從周而誰從哉可見王天下者
其所重尤在時也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有此三重
而後儀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則無自用自專生今
反古之失災不及身而過可寡矣故又覆言之曰上
焉者有德有位而不當時是無徵也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三重缺其一是以不可下焉者有德而無位與時是不尊也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三重缺其二尤不可矣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又信且從有其位當其時也如此則三重在我寧獨可以寡過乎哉將見考三王而不謬雖三王不能違時也建天地而不悖雖天地不能違時也以質鬼神則鬼神不疑吾不能違時之論也以俟百世則百世聖人不惑吾不能違時之言也然則時乎時乎固聖王之所獨重矣以夫子之聖而不當時又安能已吾

夫子又安能已於反覆而言之詳也與哉雖然若夫子者又豈時位之所能限也使時位而可以限夫子則夫子亦與千古帝王百世聖人等耳烏在其為賢於堯舜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乎故夫子亦自知之夫子亦自言之若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夫學以知天知人也則萬古同一天萬古同一人是謂萬世一時天且弗敢違之矣而何時之待乎是謂萬世為土人人胥載之矣而何位之有乎是故唯無動也動即世為天下道而豈直當世唯無言也言即世為天下法而豈直當世唯無行也行即世為天下則而豈直當世近而千百年服之無斁而厭者誰遠而萬億載望即與師而欲從末由不心服者又是誰此可以見夫子之無時不然矣此可見時之不能違吾夫子矣夫子雖以此稱君子其實益自謂也彼君子者又烏能然以今觀夫子其果世為天下道世為天下法與則否也夫子之言眞若合符契矣故復引詩以自明

夫君子安能不從時也必也至聖乎至聖則聰明睿

智已具雖未嘗臨民而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等咸具雖未嘗容物而自足以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也蓋涵之為溥博淵泉之德而時出之為莫不說莫不敬莫不信之施時在聖人不過以時出之而已又何時之待也況有位與否乎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血氣含生之屬莫不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故曰配天以今觀吾夫子夫孰不尊夫孰不親從今以後以至萬億年載其尊且親但見其

有加而不替矣豈若當時之王見在則尊過則已見在則親過則已者所可比邪又豈能以一人之身合中國蠻貊盡舟車人力之所至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霜露之所照所隊乎則夫子之澤遠矣廣矣夫子之言至是又若符契矣故稱之曰至聖焉吾以謂千古可以語至聖者夫子也夫子雖以推之至聖其實蓋自許云

夫子之意曰令天下萬世皆尊之以爲天親之以爲父無可疑也然欲其能眞知其所以可尊可親者則

未也何也以人至於至聖則實未易知也何也至聖者至誠者也故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經大經一仁也人但見肫肫其仁焉耳初何嘗倚於仁也立大本一淵也人但見淵淵其淵焉耳初何嘗倚於淵也知化育一天也又但見浩浩其天焉耳初何嘗倚於天也是之謂至誠之眞經綸眞立本眞知化矣知化則本自立本立則綸自經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此也蓋唯至誠乃能知天下之至聖也唯至聖乃能知天下之至誠也則必有夫子而後能知夫子也又何疑哉夫子在當時雖由之強夫子每對之而嘆曰知德者鮮雖賜之賴夫子必對之而嘆曰莫我知也夫獨一回而不幸短命則夫子已不見知於當時矣況萬世與雖尊之以爲天親之以爲父母敬而事之以爲萬世之宗師夫子弗善也夫子弗樂也夫子弗享也嗚呼此固夫子之所以爲至聖也

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甚是也夫使禮而不出於和則爲矯世非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矣曷足貴與又

烏在其爲美也唯其和所以民咸用之萬世同之自無不可行之理耳彼或有窒礙而不可行者非和之罪也不知和之罪也今若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是以亦不可行如此則和反不如禮和又不足爲美而可貴矣何也必待禮以節之故也和而尚須禮幇助然後能中節而成和則宜曰和之用禮爲貴可也而何以獨貴和吾故曰此非有子之言也有子弟子之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非愛羊也傷時君之廢禮也

夫子不欲去告朔之餼羊非不愛羊也冀時君之能復禮也全賴聖賢相與發明而筆之於書使天下知告朔之禮不當廢又知告朔之禮所當復此春秋旨也吾因是而知聖賢愛禮之深也今若徒泥夫子之言以謂賜也但知愛羊而不愛禮則聖賢之意荒矣

夫子語太師之知樂全是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夫子故語之邪曰此正所謂樂之可知者也故曰樂其可知也夫始作而翕如縱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知也至其所不可知

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可以和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吾夫子所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聞之三月而不知肉味也則太師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所不可知者也

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可知古之聖人語勤儉莫有過者矣今觀禹之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夫以帝臣之重跋涉九州隨山刊木即大而乘車小而乘馬無不可者乃水行則以木爲舟陸行則以木爲履下山則前高後低上山則前低後高經言其手足胼胝不辭勞苦史稱其肢體焦枯卒受風寒暑濕之患終葬會稽之山則當時稱禹者固以儉而所以病禹者亦謂其過於儉而不可以垂訓也故夫子獨以無間然稱之其意若曰如禹之儉勤吾實無間然矣無間然言其無間隙之可議也而敢以議禹是何心哉故重言無間然以深釋之夫菲飲食是其儉也而致孝鬼神則祭祀極其豐潔不儉也惡衣服是其儉也而致美黻冕則祭服極其潔精不儉也卑宮

室是其儉也而盡力溝洫則一財一力皆爲民費無一毫而不用之於民者不儉也夫舍己之飲食衣服宮室凡所以奉身者無不薄而唯知神之與民也如此是尚可以儉病之哉故再言吾無間然以深美之禹之學後傳而爲墨翟則于夫子同時于時天下並重之故其稱曰孔墨孔子稱禹而於墨翟之儉不敢闢以爲非蓋信其傳之有自也今墨子之書具在有能取其書讀之而得其所以非樂之意則經綸之術備焉斷斷乎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也雖作用手段

各各不同然但可以致太平亦何必拘一律哉孟氏以無父闢之過矣是闢禹也禹過門不入者三是無父之甚者何不闢乎

人與禽獸全然不同孟子何以但言幾希曰禽獸雖殊類然亦有良知亦有良能亦知貪生亦知畏死亦知怕怖刑法何嘗有一點與人不同只是全不知廉耻爲可恨耳若人則必有羞惡之心是其稍稍不同於禽獸者賴有此耳非幾希而何所賴者正以有此幾希之異故可以自別於禽獸而所患者又以所異

不過只於幾希亦容易遂入於禽獸也是以庶民不知幾希之可懼而遂去之以入於禽獸之中而唯君子知此幾希之有賴每兢惕以存之而遂自異於禽獸之倫焉故言幾希正以見其大可畏而又有大可喜者在焉耳若舜也禹也湯也文武也周公孔子也皆所以存此幾希者所謂君子也豈其初真有異於禽獸哉亦曰存之而已存之者初無難事異之者不過幾希而其究也一爲聖賢一爲禽獸天淵懸矣嗚呼可不存與若我則私淑夫子之道者也其亦幸免於禽獸之歸哉此孟子志也

李溫陵集卷十九

李溫陵集卷之二十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四言長篇

讀書樂

曹公云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横戈支戟猶能手不釋卷況淸遠閒曠一老子邪雖然此亦難强余盖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雖古稀猶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稀猶能細書字然此未爲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無

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爲幸也天幸生我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脉或見筋骨然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艷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何如四時讀書不知其餘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弃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

乍聞此言若憫不穀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册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冤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獨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鶻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五七言長篇

富莫富於常知足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無骨力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百歲榮華曰天萬世一永賴曰壽

觧者曰常知足則常足故富能脫俗則不俗故貴無見識則是非莫曉賢否不分累潒潒之人耳欲往何適大類貧兒非貧而何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東西恃賴耳依門傍戶眞同僕妾非賤而何身無一賢緩急何以窮之極也朋來四方聲應氣求達之至也吾夫子之謂矣舊以不知恥爲賤亦好以得志一時爲天尤好然以流芳百世爲壽只可稱前後烈烈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

稱萬世永賴無疆上壽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蚤今年人比去年老盡道人老不如舊誰信舊人老亦好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至今猶共說孟嘉去年我猶在陰山今年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曇花開于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攜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塔前塔高高未出雲褰裳緩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設施天生我輩必有奇感君雅意來相期入門秋色上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撲鼻迎風尊酒香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至日自訟謝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

筆禿鋒鋩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且將未死身暫作不死人所幸我劉友供饋不停手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朔風謠

南來北去何時了爲利爲名無了時爲利爲名滿世間南來北去正相宜朔風三月衣裳單寒上行人恐凍難好笑山中觀靜者無端絕塞受風寒謂余爲利不知余謂渠爲名豈識渠非名非利一事無奔走道路胡爲乎試問長者眞艮圖我願與世名利徒同歌

帝力樂康衢

題繡佛精舍

聞說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卻爲僊僊寶世間猶時有佛寶今看繡佛燈可咲成男月上女大驚小怪稱奇事陡然不見舍利佛男身復隱知誰是我勸世人莫浪猜繡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佛今又來

十八羅漢漂海偈

十八羅漢漂海第一胖漢利害失腳踏倒須彌拋散

酒肉布袋猶然嗔怪同行要吃諸人四大岀天無庇地無蓋好箇極樂世界

十八羅漢游戲偈

不去看經念偈卻來神通遊戲自誇能殺怨賊好意翻成惡意喚南無阿彌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葢世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盱江平生獨推許行年五十一今朝眞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知夢亦知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弃之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眞終日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閩越人來此共閑閑

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悲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志士苦難飾世儒樂苟安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太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緩言微風入疾言養叔射巍言穰倪語無不可恩繹和光混俗者見之但爭席浩氣滿乾坤收斂無遺跡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吳門

秋深風落木清水半池荷驅馬向何去吳門客子多

其二

屋有圖書潤庭無秋菊鮮應知彭澤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東閣觀梅去清尊怨未開徘徊天際暮獨與老僧來

又觀梅

雷雨驚春候寒梅次第開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來

鄭樓

谷口鄭子眞樓遲市門裏小樓延上客酒酣猶未已

薙髮

空潭一老醜薙髮便爲僧願度恒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眞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卧晨興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祿又多年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淸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貴兒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茲水

其二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棄汝我如形影今朝惟我矣

哭黃宜人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悽然

其二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其三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龜手事香醪

其四

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觀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有何況糟糠妻

其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夜半聞鴈有引

改歲以來老病日侵計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纇疎遨遊四海兼圖升斗以贍俯仰憑尺寸以奉高尊人人皆視爲畏途余獨坦行濶步二十五載不少一日遍交當世名流無空過者直至今日猶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難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組入楚身退矣名且隱矣可謂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覺平妥逃空虛轉顛蹶何邪豈非理之不可曉者邪夫余執此道以終始未嘗一毫改步也今

難者反易易者反難雖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內實自傷故因聞鴈而遂賦之

孤鴻向北征夜半猶哀鳴哀鳴何所爲欲我如鴻冥

其二

自有凌霄翮高飛安不得如何萬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獨鴈雖無依羣飛尚有伴可憐何處翁兀坐生憂患

其四

日月湖中久時聞冀北音鴻飛如我待鼓翼向山陰

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其詞卒驗

莊純夫還閩有憶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薄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錯礪房味正淸夫妻共食噉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聰明必然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余能幾時君宜善自討莫念出家兒

歲暮過胡南老

胡牀挂空壁窮巷有深居滿目繁華在先生獨晏如

其二

河内著碑銘瞿塘流頌聲百年林下叟隱隱作儀刑

其三

四隣簫管沸大都爲歲除君看五馬貴囊有一錢無

其四

有席雖長穿有朋亦喜歡園蔬堪摘矣不用一錢看

嵇山寺夜坐

松風已可哀雞月復飛來如何當此夜萬里獨登臺

鄭子玄不顧雨雪之難丞潞河欲尋舊交予慰其或有嗟來也故作詩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東南行貧交家上京當時孔北海極重鄭康成

右一章

四顧堪愁絶連天一月雪恐抵張家灣難對貧交說

右二章

貧賤少親交許由故弃瓢許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寓武昌郡寄眞定劉晉川先生

憼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其二

此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遥丈夫歡倒極雨立逕星軺

其三

細問公來者暮宿漢陽城三日望京山五日過西陵

其四

青翠滿池臺徒增靜者哀一步一回遠君今去不來

其五

方我來歸日是君傾蓋時通玄信長者北海好男兒

其六

季心何意氣夜半猶開門幸免窮途哭能忘一飯恩

其七

黄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國留宗陰江城遺白叟君恩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塞上吟 時有倭警

乘槎欲問天只怕衝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龍吼

賦松梅

二八誰家女曲彈塞上聲且莫彈此曲無家人難聽

其二

皎皎中秋月無聲誰論價有色兼有聲松梅明月下

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忪忪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其二

莫誇家裏富家富令人醜若實到家人一毫亦無有

懷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內事事無不有只是從外來令人難長守

六言四句

雲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朶經僧閣裏千聲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其二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凭闌但一開兩朶我來萬水千山

士龍攜二孫同弱侯過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懷沙莫問汨羅且喜六龍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難爲弟季方又難爲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白日飛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學故隨與人東行兩家並生才子自然

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說有大聖金陵亦有元城何似維明與公並稱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池二首

濟漯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秖爲作詩苦留得驚人杜甫詩

太白樓

世事眞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惟瞻太白樓

其二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醉將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贈玉妃

恨菊

不是先生偏愛菊清霜獨有菊花開滿庭秋色無人見敢望白衣送酒來

哭陸仲鶴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萬里出重雲滇南昔日君憐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二

歲歲年年但寄書艸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陽夢垂老那堪策素車

九日坪上

如鳥飛飛到處棲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其二

坪上無花有酒錢謾將沽酒醉逝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其三

身在他鄉不望鄉閑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除夕道場即事

衆僧齊唱阿彌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其三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汾水波

閉關

閉關正爾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宵

元宵眞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嗔心幾被雪風搖

哭懷林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來書已是細成文

其二

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卽天涯何當弃我先歸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其三

夢中相見語依依怠卻從前抱病歸四大已隨風火散去書猶囑寄秋衣

其四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死天來大絲竹安能寫此中

晉陽懷古

水決汾河趙巳分孟談潛出間三軍如何智伯殘亾後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鴈門

嶺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冐頓來稽顙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劍未曾磨徒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眞意氣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

道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卽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兩程又見梅衡湘

初至雲中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秖覺音聲別不審身眞到白登

贈兩禪客

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雞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

得上院信

世事由來不可論波羅忍辱是玄門今朝接得龍湖信立喚沙彌取水焚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一別山房便十年親栽竹篠已參天舊時年少惟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古道通三晉

黃河遠綴白雲間我欲上天天不難三晉誰云通古道人今惟見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樓太行雖有摧車
路千載人人到上頭

詠史

荆卿原不識燕丹秪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惟擊
筑蕭蕭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門畫策郤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
死千秋萬歲有侯嬴

其三

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
客刎頸迎風一送之

郄寄

一迴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郤羨婆須蜜氏
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二

持鉢來歸不坐禪遥聞高論郤潸然如今男子知多
少盡道官高即是仙

其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車馬
富子規今已喚春回

其四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今汝
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喜楊鳳里到攝山

十年相守似兄第一別三年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
來孤雲埜鶴在山寺

其二

憶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湖
至鬢裏有絲君自知

山中得弱侯下第書

秣陵人去帝京遊可是隋珠復暗投昨夜山前雷雨
作傳君一字到黃州

謁周子觀洞龍梅

一枝斜倚古垣東白首逢君出洞龍莫怪花神爭笑
語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紅白梅盛開戲題

始知春意屬閑身紅白相將入望頻才到開時君又去看花不是種花人

贈周山人

謾道男兒四海身百錢賣卜不愁貧即今欲上黃梅路誰把十金拋與人

牡丹時

牡丹才記欲開時芍藥于今久離披可是山中無人到花開花謝總不知

其二

憶昔長安看花時牡丹獨有醉西施省中一樹花無數共討二百單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結茅俯青溪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入室呼尊酒逢春信馬蹄因依如可就節竹正堪攜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館張燈夜清尊興不空故交來昨日千里動春風竹影寒塘下歌聲細雨中可憐新歲月偏向舊衰翁

中秋劉近城攜酒湖上

舉網澄潭下凭闌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廬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疏中秋今夜月爾我獨躊躇

秋前約近城鳳里到周子竹園

竹徑來三友清幽半在君拋書為對客把酒好論文青苔過雨後獨鶴向人群攜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堤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與君嘗從倚窺馴厤聞呼過短墻沈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環陽樓晚眺得碁字

不是環陽客何來席上碁推窗雲亦去俯檻月猶遲水底魚龍醒花間烏鵲饑眼看春又半雖老亦忘疲

重過曾家

冰肌仍帶雪霜鬢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一杯臨老客三度隔牆開無計就君住明朝還復來

送鄭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無歸處君胡為遠遊窮途須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鬢迎霜日詩囊帶雨秋薊門雖落莫應念有焦侯

丘長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歲人間易逢君世上難

三杯生瑞氣一雨送春寒對客猶辭醉尊前有老瞞

謁關聖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斷雲既歸第一義寧復昔三分

金石有時敝關張孰不聞我心無所似只是敬將軍

觀鑄關聖提刀躍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暉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

居然圍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人千載又得見關王

秋懷

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栖栖非學楚切切為交深

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古來聽聽者或別有知音

閒步

灌園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黃柿未甘

爾非陳仲子我豈老瞿曇聊共班荆坐憑君說兩三

立春喜常融二人至

客久歲云暮吾衰道自尊時辰催短速晷刻變寒温

入賊時爭席神傷早閉門新春看爾到應念我猶存

其二

正爾逢春日到來雨足尊偷生長作客僧臘始開門

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千三四百里又是一乾坤

乾樓晚眺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煙重天空歲月閒

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還

其二

凭高一灑衣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遊女悲

杯乾旋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子期

其三

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聞謠俗非干懷壯心

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贈利西泰

逍遥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刹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

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巔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

陰陰藤挂樹隱隱日為年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薜蘿園宴集贈鷗江詞伯

爲有玉田飯任從金粟過名園花樹早小徑來羊多煮茗通玄理焚香去染痾宗侯非曠蕩若意在烟蘿

望東平有感

我來嵒竟上弔古問東平雨細河魚出雲收山鳥鳴天桃夾岸去弱柳送春行最樂誰堪比惟君悟此生

過聊城

誰道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渤海新開府中原盡點兵倭夷兩歩卒廊廟幾公卿不見魯連子射書救聊城

過武城

絃歌古渡口經過欲停舟世變人何往神傷意不留文章誇海岱禮樂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時失子游

其二

先師無戲論一笑定千秋白雪難同調青雲誰見收春風吹細草明月照行舟魯國多男子幾人居上頭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疎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草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曉行逢征東將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烟曉爨萬家村雄邊子弟誇雕鶚絕塞將軍發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君恩雲中今有眞頗牧安得移來覲

至尊

晚過居庸

重門天險設居庸百二山河勢轉雄關吏不聞占紫

氣共說非熊灣環出水馬蹄澀田復穿雲月露融燕市即今休感慨漢家封事已從容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世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鵲西風落日下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〻途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娑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飛花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朧

頭人年來鬢髮隨刀落欲脫塵勞却惹塵

雨中塔寺和袁小脩韻

無端滯落此江瀕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浪跡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難留客酒賦千鍾不厭貧自是仙郎佳况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讀羊叔子勸伐吳表

三馬同槽買鄴都轉身賣與小羌胡山濤不是私憂者羊祜寧知非算無天塹長江權入晉地分左衽終輸吳當時士謝成何事只好清談對酒壚

讀劉禹錫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懷古獨稱劉千尋鐵鎖沈江底百萬龍驤上石頭賦就群公皆閣筆功成二子莫爲讐鍾山王氣千年在不見長江日夜浮

瑠璃寺

瑠璃道上日初西馬迸秋風萬木低僧舍不關從客主田家有酒爲誰攜籬邊小雨催黃菊山岫明星報曉雞自有深公爲伴侶何妨一笑過前溪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illegible]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鐘磬虛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 二程俱產於此

日暮西風江上臺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眞堪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惟伯仲百年想像見嬰孩翛然欲下門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

李溫陵集二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集一卷至十三卷爲答書雜述卽焚書也十四卷至十七卷爲讀史卽摘錄藏書史論也十八十九二卷爲道原錄卽說書也第二十卷則以所爲之詩終焉前有自序蓋因刻說書而併摘焚書藏書合爲此集也贄非聖無法敢爲異論雖以妖言逮治懼而自剄然虛信至今爲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爲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庶無識之士不至怵於虛名而受其蠱惑是亦彰癉之義也

子相文選五卷

〔明〕宗臣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子相文選五卷》提要

序

予稽往籍竊嘆文人多不幸豈獨遇不幸哉冐嫌觸忌命數復奇則尤可嘆也已遡才自班馬而下無論王楊盧駱卽李杜韓柳未可言遇也嗟乎天分有限人禀難齊造化若厚薄於其間弗忍論矣予束髮時嘗聞學士大夫多稱李何

二氏作者時得李何二集讀之則沾沾喜巳竊謂李何寡儔也逮入仕寓京邸有謝處士者與予遊間持宗子相所爲詩文示予予讀之則大喜竊謂子相好古惜未盡覩子相所長也予按畿南時有過客語予曰子相狂士不近人予銜其言時猶未識子相意子

相不免以才蒙忌也嘉靖三十六年秋予奉
命按閩適子相以吏部郎遷閩藩叅議予與子相同行部延邵間延邵故多山寇民困財匱奸弊叢積予相廉其狀輒語子以救濟之術予即條其事以屬子相而子相幹劇有緒民乃帖然頌子相矣予時心異子

相子相輒以閩中大事語
予予亦不自知其不能而
以閩事自試于相實助我
也越歲島夷大至客兵日
擾當事者既去予乃從戈

矛中密與子相議戰守而
子相亦以身任其事薹毅
然偉丈夫矣亡何冦退兵
去予遂與子相同試士秋
闈凡有論著子相多援筆

立就及分帙夜讀而子相
所得士尤稱高等既而子
相秉文衡益厲躬範諸生
日飭諸生誦法聖賢及稱
古豪傑所事事而諸生咸

悚服頌吾師云予覩子相
修雅然意氣多激昂不能
諧俗獨自信其心淡然忘
毀譽也郵吏嘗告予過客
多持粱刺肥獨子相臨郡

縣時衣敝衣步險阻糲飯
蔬食惟携書數篋耳有司
餽之供具勿受即一楮不
妄受也惟覩民疾苦則語
肫肫不能已已復戚然嘆

無弗動恤民愿者居嘗披
簡啜茗每吟哦四顧蕭然
立風日下出則整衣肅履
遇濁吏輒怒目去之然後
已嗟乎鄞吏能道子相之

實至此而子相之心獨未
見知於世予與子相同事
幾三載則知子相之心者
非予哉予觀世人負才多
不羈或政事非其所長而

子相之才識政行兼之蓋
今之奇傑士奚但李何儔
也予意天將厚子相乃不
幸子相沒矣時年三十有
六耳無論其所遇乃其數

止此悲哉悲哉時諸生請祀子相予從諸生言乃移檄郡縣崇子相祀焉既而裒子相所遺詩文類次成集不惟子相之才名足稱千古而慷慨特達之氣忠義廉正之操又可槩見襯歸之日其尊君履菴公以予知子相最親遂馳使函書告予曰臣兒不幸又不

幸無嗣獨幸有斯集在也愿公一言以俾斯集不朽顧予不文又安能以其不文之言重子相哉獨念子相之秉心持行予旣從閭中獨知之而世人之不知子相者將取證於予言不獨以其文章爲足以傳世也若惟以文章知子相則世之友子相者咸能道之

斯又奚待於予言

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

九月望日縉雲斗山樊獻

科譔

宗子相先生文目

卷之一

賦

樂府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詩

五言排律

卷之二

論

報阮中丞

報顏使君

報江水部

報余德甫

子相文選第一卷集賦

古鄢鄭二陽敦次甫評

瑯琊高名衡平仲甫參

從弟宗名世良弼甫較

從祖姪姪姜承宗開先甫編輯

釣臺賦有序

余聞嚴子釣臺舊矣丁巳秋余以參藩赴閩取道兩越始登厥臺裴回焉商颷西來萬山颯搖我心傷悲爰申厥詞把酒放歌白雲莽互豈君之聞歌而來哉

恭承
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隕百草兮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磷磷宿莽搖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將懷椒糈而歔臆兮蹇吾馬之逡

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榯
高士而執鞭唯炎德之中天而典兮紛衆芳
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行兮乃
獨抱孤貞而自全衮冕黼黻之玄以章兮蓀
獨愛夫羊裘焱鴻鵠之高翔兮聊寄吾跡於
汀洲昔傅巖之坂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
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
詔以忤懐兮羌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

舊權兮情恍惚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
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爲理
兮帝何獨惜夫沉寞蓀何高蹈而不顧兮乃
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官兮夕稅駕
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豈亡覩於厥
昔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
乎羑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
忍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

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
何以甲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
風日逝而不可追憮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
之獨後時往者既已不可復兮冀來者之猶
可爲委余珮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
擘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誠於
浮雲兮蓀其攬瑶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
兮羌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

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歸
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子相文選第一卷

古鄴鄭二陽敦次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艮弼甫較閱

從祖姪任姜續宗開寶甫編次

樂府

白頭吟

君從何處來遺我明月珠明珠亦何為可以照光儀光儀君不顧照之令心悲 一解

君從何處來遺我綠綺琴琴聲亦何為可以揚芳音芳音君不聽彈之傷我心 二解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青二馬並進臣馬停臣馬停君馬行飛塵走電過龍庭一鞭胡驕驚再鞭胡塵平錦泥玉障垂動名吁嗟乎荆棘滿山山路黑君王未可馳八極

戰城南

戰城南望城北城北陣雲紅城南陣雲黑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一戰天門青再戰天門赤揮金戈擁雕戟馬走轠人失魄百萬熊羆一時仆歸來麟閣名觀者坐太息戰城南望城北

巫山高

巫山高上摩千層之青天下湫萬丈巫峽之重淵雲胡為哉生其巔朝飛去暮來旋登山

步雲令人神飛白日可摩玄龍可騎下視浮世千萬里蒼茫浩蕩空煙水

關山月

良人一別妾長劍遠從戎涕淚青樓裡音書紫塞東關河秋色動機杼月華空亦有寒衣在年年望北鴻

出塞

青海傳烽燧黃沙入鼓鼙單于屯塞北大將

出遠西落日胡笳慘悲風漢馬迷燕將有奇

石勒筝待君題

寄衣曲

征人夜度遼寒衣今去洛妾恐如寒衣春來

不堪着

清夜曲

明月期故人相對坐清夜濯纓綠水前散髮

青松下

水中月

南山亦有羅北山亦有羅玉兎滄波裏羅兮

奈爾何

江南曲

客去悲江左書來滯隴西相思若春草無路

不萋萋

楚陽曲

秋日有客到相留問烹雞婦言且莫烹祖吏

到河西

了相文選第一卷

古鄢鄭二陽敦次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良弼甫較閲

從祖姪姜承宗開先甫編次

五言古

五子詩

謝山人榛

謝生隱者流偃蹇來京國朝遊燕山東暮遊

燕山北悲歌慨以慷驚飈奮孤翼嗟彼雕蟲
子不得施顏色韋褐以掩形藜藿不充食榮
華燁人世匪其心所惑盧生罹世網拔之一
何方辛能脫其患言者長嘆息非君策高蹤
斯義久荆棘

李郎中攀龍

大雅久寂寥作者徒縱橫之子起海嶽吾道
雖其盟中心寡所諧長揖謝羣英眷言二三
子斗酒懽相迎冥思何可測奇語頻自驚仰
並雲霞翔俯與江河傾高冥墜白日非君誰
與摯瑶篇一以出紛紛炙時名譬彼韶護奏
缶音空爾鳴功名亦垂世無乃非其情

徐比部中行

偉哉麟鳳才婉彼蘭蕙質含英難獨持芳華
耀朝日策馬入金閨聲名從此溢冠蓋豈不
榮而獨躭著述結藻何翩翻札札弄緗帙駕

言發藝林彷徨求侶匹隻言不中諧悵望如
有失燦爛繁星垂名篇諒非一律呂聞淒鏘
譬彼清廟瑟詞賦千載謀斯人已入室

梁比部有譽

曙彼餐霞子萬里來羅浮結束長安陌聊以
寄薄遊中懷既不開兀坐生羈愁俛仰一世
間局促何所求鬱鬱遂成篇燦燦雲霞流凌
厲起高唱作者徒悠悠人生易奄忽焉得無

深謀黃庭一以悟萬事良蜉蝣振衣馭天風
長逝不可留咄咄逝途客悽惶良足羞

王比部世貞

天地亦寥寥斯人懷苦心弱冠厲高羽翩翩
翔藝林玄構入幽眇龍淵浚其深拂鬱神氣
動萬象俱蕭森閉門一停思白日常陰陰雄
視百代間豈復論古今高歌以慷慨顧盼酬
知音不測心所之世人空追尋富貴亦云樂

而非情所欽寄謝當途子無徒耀華簪

留別京洛諸友

天風西北來蕭蕭動高樓搖落愴中懷何以
慰離憂念我平生親涕淚不能收豈不懷往
路爲君暫淹留執手對長河情思良悠悠願
言俱努力千載崇良謀

還至別業

游子倦行役歲暮返舊疆舊壠鬱壘壘觀者
嗟道旁入門見所親涕下各霑裳束髮去家
園骨肉參以商山川阻悠邈一別永相望何
晤今茲夕還復登高堂兄弟勅中廚堂上羅
酒漿酒中阿母言見汝重徬徨汝今幸來歸
汝父在何方聞之益隕涕四座莫不傷

贈王元美二首

送子上河梁悲風下大荒右顧瞰太華左顧
逝扶桑振衣千仞巔風塵杳微茫爾獨事遠

役駕言還帝鄉對酒不能飲慷慨情內傷送
君日以遙思君日以長安得凌風翼與子共
翱翔

其二

執手重行行步出城南隅飛蓋凌青雲良馬
躍長衢行人不可留中心鬱以紆子如雲中
鴻予如汀際鳧浮沉既異勢羽翼何時俱努
力事功各宏此壯士圖願言俟嘉譽慰我心

區區

山中與陸長庚

秋日事行游游此清江湄俯視青鳥翻仰見白日馳人生寄一世風塵豈足羈貧賤安其常富貴令身危浮雲起西北帝鄉不可期甘此茂陵渴愧彼首陽饑商山有同調行行歌紫芝

淮上雜詩

攬轡登崇崗車馬何縱橫王侯有第宅長衢耀飛纓堂上列吳謳堂下鳴秦箏豪華竟何在今古惟枚生都尉豈足數爲郎亦何榮偃仰一世間長揖傲公卿獨負詞賦才千載垂芳名對此長太息聊以舒鬱情

其二

世人重結交紛紜騁路衢貴者日以近賤者日以踈嗟哉漂母心乃與世人殊壯士困風塵誰爲識椎圖況乃饑寒色一飯立相呼一飯何足言感此心區區千金以相贈華名照四隅何世無英雄按劍疑投珠贈彼垂綸者淚下連衣裾

秋夜

秋風起高闕明月照芳池俯視清波流仰見羣星垂翩翩池上鳥羽翼何參差攬衣起四顧白露被華滋冉冉青桂叢采采梅花枝鳳凰久寂寞蕭蕭空自吹

牛渚望謝朓青山

歲暮遠行役驅此清江湄顧瞻江上峰白雲何葳蕤伊人昔結宇英詞光陸離歲月不相待高蹤邈何之采采山上蘭燁燁山下芝芳菲未終夕白露忽已滋江流漫浩浩佳人歸何遲山川無終極人生會有時願言崇遠業千載與子期

夜坐一首

燁燁江上蘭冉冉山中桂春風發華滋堪以結吾佩如何蕭與艾忽然滿中路徘徊不可問潸焉空隕涕

子相文選第一卷

古鄴鄭二陽敦父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良弼甫較閱

從祖姪任姜續宗開寶甫編次

七言古

水頭遇雨

滄海何年落南浦芳草碧盡綠苔古我携春色帝城來共駕長虹擊鼉鼓青山拂袖玄猿

呼白波搖空怪龍舞黑雲一片落吾盃馬上行人怨風雨

秋夜吟

烱烱晨星稀復稀明月滿天垂紫薇靈瑟風生帝女至金莖露冷仙人歸漢庭朱鴈去已遠昆池碧雞竟誰依仰天長嘯好自去十年吾負山中衣

薊門春望

薊門春望春冥冥黃鸝交坐啼不醒尊前楊柳洒人綠江上蘼蕪愁自青楚人瑤瑟怨湘雨漢室漁竿垂客星誰其採藥向滄溟遲我巖前紫石屏

同峻伯助甫賦得春月 席上賦

瑤天霜白綵雲歇東風吹出海門月紫微仙人醉相逢摘來掛在黃金闕千頃琉璃散萬家直從燕趙望吳越白榆淩濕雲孫衣蒼梧

泣冷湘君髮玉兎高啼驚夜烏青桂低垂礙春蘇何當捉爾泛溟渤夜夜老龍哭深窟

湖上幽棲四章為沈二丈賦

主人結屋楚江曲身披薜荔坐空谷青天雙眼望鴻鵠春風一夜開石門萬里蘼蕪散新綠

白雲莽莽行山阿北窻疎簟高枕多赤日紅塵將柰何天風忽送千江雨為爾巖頭洗薜蘿

瑤天露白彩雲沒細擣青松烹紫蕨中夜星華濕秋髮波間古龍忽啾啾人在滄江美明月

三五幽人踏月華湖南湖北尋梅花相逢疑到赤松家中流一曲寒江笛吹落崑崙萬片霞

伯倫席上遲峻伯不至戲贈

銀河凍裂明月哭君胡獨抱浮雲宿我遺明月坐君屋屋下浮雲亂相逐縱有仙人渡銀河明月不出君柰何為君呼月還上天君胡不來愁嬋娟

江上行

楊子江頭春雨殘廣陵城外暮潮寒美人不見空捐珮極浦逢春誰采蘭山中碧草有何意江上梅花只自看一片孤帆掛河漢直須

尋爾洞庭灣

夜歌

萬片浮雲墜江白汀上青楓愁楚客天風忽送明月來爲我山中掃蘿石醉把長簫石上吹散盡長空秋一碧

貞白祠

華陽山前貞白祠貞白先生騎赤螭白雲茫茫去不返天門秋冷雙虹垂吾來山頭薛紫芝紫芝蕭索令人饑出門白石爛如泥切來好煑青松枝與君大餐各五斗千山萬山隨所之

江上送别胡國子北上

建業城南江草碧楊子渡頭江雨白青山雙屐曉逢君明月孤帆夜催客英雄四十困樵漁於今謁帝承明廬燕市黄金大如斗袖中一片賈生書

登方山

短笻匹馬迎天風千山萬山江之東秋飈一夜起大壑白雲無數吹晴空幽人石路贈瑶草楚臣江上愁青楓高歌明月聽湘瑟斗酒胡霜飛塞鴻王孫何事不歸去摇落淮南芳桂叢

牛渚歌

采石磯頭問牛渚渚上虬螭作人語賣鮐歲歲泣鮫人弄珠夜夜悲龍女太真一去雲離離至今秋色天門垂我行亦有赤犀在明月照君君不知

眞州夜泊

江頭明月白浩浩江上行人怨芳草長波風急龍卧遲遠塞霜飛鴻到早誰家砧杵衣正單十里芙蓉秋未老玉人吹簫向何處扁舟愁絶廣陵道

寄懷長安舊游

殘春匹馬辭建章天南冀北遥相望游子衣裳滯江雨故人劍珮鏘胡霜王程忽訝芳草暮客心有似浮雲長安得雙鴻起天際相思寄爾明月璫

子相文選第一卷

古鄢鄭二陽敦次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艮弼甫較閲
從祖姪任姜承宗開先甫編次

五言律

送王判

可嘆日為別兼之歲欲殘青袍今作吏白髮已盈冠鴻鴈千門夕梅花一騎寒風塵好自

愛行路古來難

寄遠曲

秦塞君投筆章臺妾倚欄鴈書何寂寞龍劍有艱難烽燧春華暮琵琶曉淚寒自知容色落不忍對花看

其二

青海人頻去黃河信轉稀徘徊空夜月顦顇任春衣漢將頻營壘胡兵未解圍迟來常涕

淚不獨爲君揮

問元美病

倦遊吾未敢抱病爾何心萬里靡蕪色秋風一夜深長嘯豈不得悲歌直至今茂陵消渴日還聽白頭吟

三月

三月忽云暮一年空見春不堪垂柳色似與客愁新慘淡時名棄迂疎長吏嗔清江有鷗

鳥怪爾未歸人

夜集懷茂秦

得爾漳南信愁予冀北天蹉跎春事晚懶慢世情捐日落黃河遠秋驚白髮先狂歌對明月莫受衆人憐

對雪有懷于鱗子與明卿元美四子

暮雪一何急玄雲莽欲垂誰爲黃竹詠千載有餘悲鴻鴈稍疑羽關河驟失岐薊梅寒入酒會共故人持

不盡

不盡梅花路其如桂樹叢天高片雲紫木落萬山空砧杵自秋篁關河有塞鴻何人抱瑶瑟今夜月明中

秋夜顧二丈來集

少別已殘暑相看失舊容秋衣下風露夕草亂芙蓉世故尊前盡鄉愁雨後重徘徊望北

斗明月照千峰

山陵陪祀二首

閶闔門重啟星辰地一隅寂寥聲籟動慘淡自靈趨劍佩當風亂松楸上月孤他年神武氣或恐未荒蕪

石馬鳴何日金鳧起別宮關山不改色天地自相雄惆悵君臣禮淒涼歲序同[illegible]泰陵千古淚一灑翠華東

憶弟

忽是青春別難堪白日移江山一弟遠鴻鴈尺書遲湖上又芳草淮南多桂枝池塘負酒夜知爾重相思

哭梁公實

徘徊南斗下歷歷少微星一夜因風隕高人遂不醒孤雲垂慘淡萬象驟沉冥莫問西樵桂千秋空夜青

汝去亦何速人生良已浮蒼梧一灑淚赤石萬峰愁才或雲霞妬名非劍佩收知無封禪草漢使不須求

少別即成古相逢豈在今黄河難北注白日欲東沉天地寘鴻志文章逐鹿心悲風吹大壑夜夜助蕭森

漢宵空迴柱文園早閉關生難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天柱浮雲色茫茫去不還肯思黄石侶萬一到人間

秋風

秋風吹萬里一夜過扶桑落葉碎難掃孤鴻高自翔登樓來朔雨倚劍下胡霜間道榆關使飛書入建章

江上聞明卿量移南康二首

復得南康信匡廬遂爾狂詩仍官長罵名或簿書强暮雨湘潭近秋風楚塞長江流如可

迴爲我到潯陽

西望楚天碧茫然空暮雲寸心隔江海雙淚滿蒹葭白鹿誰爲客青山爾即家武陵溪尚在不必種桃花

子相文選第一卷

古鄢鄭二陽敦次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艮弼甫較閲

從祖姪任姜績宗開實甫編次

七言律

春興二首

司馬提兵夜渡河羽林諸將擁雕戈青山一戰殘鼙鼓落日千家泣綺羅盜賊似聞能漢語東南何地不夷歌浮生轉覺江湖窄難把衣裳任芰荷

遥傳塞上又徵兵使者飛書入漢京邊馬不歸青海戍朔雲常斷玉關纓七陵松檜今開府三輔河山夜勒營自是羣公能策虜即看赤羽莫深驚

寄茂秦

與君秋別薊門鐘每見秋雲不可從雖佩相貽仍蕙芷美人一水隔芙蓉月明江上歌梁甫病卧山中擬蜀龍盡道漳河成獨往十年高咏在青松

江上秋高有懷京洛舊好李王南北梁謝飄零獨予與明卿在焉俯仰傷情賦此寄臆

荆高一去燕市虛獨留爾輩空躊躇黃金七首今安在擊筑悲歌忍自疎千古英雄堪俯仰一朝聚散有樵漁江山南北秋華澗腸斷孤鴻入月書

二月五日

今年春事何太遲二月五日寒如絲細雨忽見芳草色晴雲猶護梅花枝鼓吹長江日夜急羽書匹馬東西馳天時人事且如此忍向青山歌紫芝

酬沈二山人

夜夜西風吹客纓江湘只尺有離情高秋伏
枕黃柑盡明月懷人白髮生雨後桑麻頻入
冠年來畎畝只談兵亦知已作漁樵伴未必
深山好避名

懷公實

梁鴻一疏向樵漁子亦歸來掃敝廬青笠孤
舟空自遠黃金大藥竟何如桂殘淮海秋移
病草碧羅浮夜著書三十六峰明月裏相逢

亦有紫霞裾

寄錢惟重時以使事還吳

使者持節瀟湘回三吳消息愈堪哀蛟螭盡
飲太湖水麋鹿又上姑蘇臺組練微兵已百
戰艱危報主須羣才君看眼底紛紛者躍馬
卧龍安在哉

舟夜夢顧一丈

呂梁之水青石磯中天寒月何霏微梅花寂
寞有誰賦芳草飄零胡不歸江海故人忽入
夢英雄白首空霑衣明朝懷袖有尺素安得
雙鴻雲際飛

答明卿齋居見贈

紫微夜燦建章開　聖主親祠太乙迴禁月
千門龍馭肅宮雲五色鳳笙來金莖秋落仙
人掌白雪歌殘楚客才莫謂汾陰能獻賦漢
皇當日問蓬萊

同諸子夜集德甫

華陽之館雲參差誰其召我金屈卮出門裘
月一何白握手明星爭欲垂有客自負鷫鷞
筆爲君獨抱珊瑚枝相逢今夕且意氣世路
風塵安可期

元美自塞上歸暫駐城西攜酒出視

重來握手薊門城落日悲歌淚滿纓使者闌
山愁綠草人家霜雪暗金莖尊開片石雙蛟

下雹走長松萬馬鳴此夕相看不成醉明朝白髮爲誰生

九日陪祀山陵

捫蘿直上最高頭萬里蒼茫生客愁白露衣袍千嶂夕紫微環珮七陵秋月明遠塞知胡遁風急長楊恐　帝遊天末彩雲如有意至今常傍翠華流

贈陳隱君

有客有客歌采薇六十翩然華髮稀桃花千世憶秦水蘿薜滿山栽楚衣石上黃精歲歲長爐中白雪時時飛崑崙玄圃好同往鴻鵠天風歸未歸

句曲道中值雨時赴子與之約

少玄自昔耽卧遊徐卿東來何所求穿雲潄石不知暑碧草青蘿今始秋大風欲拔衆山去驟雨如決千江流明日峯頭吹笛者高歌能不生我愁

積翠亭子與晚酌

華陽風雨晝冥冥一月登山秋滿亭洞口高松垂地暗尊前古壁插天青千巖積雪照吾酒萬片浮雲吹客醒莫怪烟霞恭搖落峯頭今夜卧雙星

登觀音山

一上孤峯破大荒吳山楚水共蒼茫雲間棟宇垂天渚江上黿鼉吹石梁絕壁晝開風雨色斷虹秋掛薜蘿長吾將從此尋瑶草黃鵠天風好共翔

子相文選第一卷

古鄢鄭二陽敦次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艮弼甫較閱

從祖姪姜承宗開先甫編次

五言排律

病中

浮世豈非昔長愁直至今風塵游子病藥草故人心白日銷危坐青山入苦吟藤窺新竹細臺惜落花深畏路甘名隱浮生肯陸沉獨將酬主念久矣負投簪

病中茂秦見過

雨月文園病千門落葉聲客能携杖至誰復倒衣迎日月朱顏失行藏短髮生芙蓉消渴採蟋蟀向愁鳴几上分芝术江間憶杜蘅青編妨吏事白雪損時名久卧知朋好何才答聖明未應滄海路終負野鷗盟

秋夜張園遇談玄者有贈

萬里秋雲下雙峰夜月初空梁寒蟋蟀曲沼亂芙蕖仙路青芝隔玄亭古木疎浮生俱客計斯意久吾廬白雪爐中藥黃庭石上書簫聲何處起髣髴紫霞裾

子相文選第一卷

古鄴鄭二陽敦次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艮弼甫較閱

從祖姪侄姜績宗開實甫編次

五言絕句

聞鴈憶子培弟

秋雨千峰散寒雲萬里開不知天際鴈幾日故園來

題畫

雨落千山南月照千山北山上把芙蓉蒼蒼動秋色

春望

聞道春可憐春今竟何許石竹萬家煙海棠三月雨

湖上雜言

白雲有樵者携酒至山家春風好日來爲吾掃落花

幽人夜不眠松下倚寒石秋月落江潭千里湛空碧

秋江一夜雨鱸魚處處多漁人走相約晨日理青簑

得余德甫書

使者自南來投書報江渚把讀滄波上蛟龍作人語

自紵好裁衣長短與身稱豈無舊所著貴自故人贈

席上送朱主客

君到滄江上桃花亂馬蹄相思知有路明月薊門西

停杯問明月明月不能答相隨下江潭夜把蒼龍踏

臘月十七夜月同峽伯助甫席上賦

胡霜日夜驕吹破薊門月月色幾時圓待爾
照春髮 得月字
既喜明月來復惜明月去吾欲破青雲坐爾
月行處 得去字
白伯倫儀部移居夜階助甫司封訪之
席上賦
美人隔江干只尺不相見終日望秋鴻忽已
來春燕

夜呼洞庭君明月破三楚開門拾楚雲片片
作人語
贈吳張二子
望君白雲邊逢君明月下明月豈銀鞍去住
隨君馬
自我遺明月終夜照君屋嬋娟未解情只在
階前宿

子相文選第一卷
古鄞鄭二陽敎次甫評定
從弟宗各世良弼甫較閱
從祖姪侄姜承宗開先甫編次
七言絶句
送王比部元美使江南
使者金羈控紫騮月明瑶瑟共登樓酒酣一
鼓湘靈曲天外星辰忽倒流

袖中雙劍削芙蓉到處秋雲幾萬重南去不
須頻出視恐令白日下蛟龍
塞上歌送王侍郎赴薊鎮
塞南塞北盡烽煙胡騎縱橫二十年報道今
秋須遠徙漢庭司馬日行邊
千里關山擁帝京萬村烽火照連營天高玉
塞朝催戰日落黃河夜勅兵
榆關北望陣雲高五月天風吹戰袍共說總

戎王相國十年身佩舊虔刀
山前漢使尺書飛山外胡兒匹馬稀擊鼓吹
笳醉邊月今年無事着戎衣

再送王元美

吳鈎錯落白如霜腰下龍珠夜月光今日贈
君春草去一天風雨下漁陽
春風千隊簇芙蓉白馬長騎似白龍君到榆
關歌出塞萬家明月泣胡烽

送葉令之蒲坂

停車無限楚山青芳草春雲接洞庭縱有瑶
琴君莫鼓萬家風雨失湘靈

酬助甫二首得楚圻二字

君昔驅龍下三楚湘妃漢女愁江渚豈有高
歌散白雲至今老樹作人語
赤珠射斗牛欲圻相逢疑是鮫人宅忽然灑
酒作江湖明月長吹千里碧

得明卿書却寄

憶爾秋風滿敝裘計程應醉百花洲如何得
作瀟湘去洲上芙蓉日夜愁

明月曲同峻伯助甫席上賦得深字

飛來明月掛千林滿地霜華吹客心故國魚
龍何處卧白雲愁殺楚江深

得歌字

露下金莖吾自歌與君中夜踏天河可憐一

片長安月曾向江門照薜蘿

新春贈李司封子藩用助甫韻

春風走馬玉華東腰下明珠浸碧空疑是羅
浮山上月爲君終日控長虹

得子與書寄贈時子與駐節句曲

聞君遥住三茅峰峰上傳書遣白龍携得江
南春色到開函飛出紫芙蓉

寄贈方隱君

日日騎雲向武夷芙蓉千尺揷天池池邊白
鹿春無數叱向高巖耕紫芝

華陽道中奉別子與

共持瑶草下天關萬里秋風吹別顏馬上白
雲晴不散知君到處問青山

過采石懐李白十首

閶闔天門夜不關酒星何日謫人間爲君九
斗斜華露醉殺江南千萬山

憶君乘月下金陵何處吳山不夜登一曲瀟
湘秋萬里至今疑在白雲層

楚水秋風薜荔高千帆明月大江濤娥眉亭
下芙蓉色猶似當年宮錦袍

夜夜銀河倒不流長虹西掛彩雲愁醉來江
底抱明月驚落天門萬片秋

到處孤槎秋萬重滄江終夜臥魚龍天風驅
盡瀟湘色秪爲仙人破醉容

秋山萬仞落秋潭無限青楓好駐驂君跨長
鯨去不返獨留明月照江南

采石磯頭坐白雲歸來瑶草亂紛紛夜深吹
笛江亭上明月窺人恐是君

楚江南折是天門江上蛟龍日夜喧爲爾片
帆開暮雨至今秋色鎖雲根

短笻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醉洞庭何事淹
留姑孰水千秋風雨怨湘靈

西望匡廬接九華當年醉色傲煙霞可憐一
片寒江月猶爲千峰護落花

子相文選第二卷集論

古鄮鄭二陽敦次甫評
琅琊高名衡平仲甫參
從弟宗名世良弼甫較
從祖姓姪姜纘宗開寶甫編輯

聖人之心無窮

聖人之心純乎天者也是故其所以待天下者必欲其無一人之不愛而其愛之及於天

下者必欲其無一人之不周而天下之人之衆或不能盡歸於吾之愛則聖人之心於是始病矣夫以天下之人之衆而或有一人之不獲吾之愛焉則天下必不以是而病聖人之不足於仁而聖人者若亦可以有辭于天下然聖人之心則不以難盡者病天下之人之衆而惟以愛之有所不及者病吾心之仁此其故何也蓋盡萬物而覆載之者天之所以爲天也聖人之心亦天焉而已矣故其心曰使吾之愛天下者有所加有所不加而夫人之被吾愛者有所及有所不及則天下未必不議我以私而吾亦何繇慰天下之望于是引之以爲已戚卽之以爲已憂而凡左右以盡其利區畫以盡其宜者無所不用其極而不使天下有不被愛之民焉然天下之勢卒不能以遂聖人之心而聖人之心之病於

是乎益甚而不可解然則聖人愛天下之心其亦何時而窮乎昔者夫子告子路修已以安百姓而繼之曰堯舜其猶病諸噫斯言也其誠達觀於聖人之心者矣請得而申其說嘗謂至一者吾心之理而至不一者天下之勢至齊者吾心之仁而其至不齊者天下之分至同者吾心之愛而其至不同者天下之情是故以勢言之則廣谷大川之異其制剛

柔綏急之異其齊畿甸要荒之異其域蠻夷戎狄之異其類而勢若是其不一也以分言之則貴賤尊卑之殊其位長幼大小之殊其生親踈內外之殊其義智愚賢不肖之殊其等而分若是乎其不齊也以情言之則饑者之欲食寒者之欲衣勞者之欲逸貧者之欲富愚者之欲明而情若是其不同也夫以不一之勢而加之以不齊之分不同之情則固

非一聖人之心所能統而聖人必欲以一心之微統天下之勢之分之情而皆使之被吾愛豈非天下之至難然而聖人之心則不然蓋曰天下無一物而非吾之所同體則亦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愛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愛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周于是慮民生之未厚也則有樹藝井牧之政焉慮民德之未正也則有教化作興之政焉若可以已矣

然猶懼天下之需于養者甚衆而養不足以遍也懼天下之需于教者甚衆而教不足以遍也則又委之常秩以裕其用焉定之經制以弘其規焉陳之藝極以一其守焉樹之風聲以大其觀焉昭之物釆以辨其分焉立之謨訓以廸其趨焉若可以已矣然猶懼天下之大非吾一人之所能理於是爲之尊之聖哲之上以統其治焉立之慈惠之師以章其

教焉爲之忠信之長以普其澤焉督之明察之官以董其刑焉制爲祿位以勸其從焉嚴之刑法以威其淫焉是聖人之所以慮天下者甚切故其所以敷施於天下者甚詳其所以愛天下者甚殷故其所以推行於天下者甚備其在聖人也固無不盡之心而其在天下亦無不悵之望則聖人者雖優游以觀其化逸豫以樂其成可也顧乃兢然而有深懼

焉歉然而有深愧焉惕然而有深思焉其心益曰使吾之愛果足以周於天下之民而天下之人果無不被吾之愛吾猶病夫今世得之而後世不得以蒙吾之化也一世得之而百世不得以沭吾之休也況天下之世之分之情若是乎難以一難以齊難以同也果能必吾之所以愛天下者無一人之不及矣乎果能必天下之被吾愛者無一夫之不得矣

乎使吾之愛有一夫之不及則是在我也猶未免有未盡之心使天下之於吾愛有一夫之不得則是在人也猶未免有不愜之望在人有不愜之望則天下得以有辭於我在我有未盡之心則我固不得辭其責于天下于是又竭其心思悉其志慮闡其謀猷而凡範圍曲成之方左右裁成之術莫不曲為之制而詳為之防必使吾之愛無一人之不及而

天下之于吾之愛無一人之不得焉然天下之勢之分之情必非聖人之所能盡協而有所及者必有所不及有所得者必有所不得則聖人愛天下之心猶未免於或窮而其心之甚病者益狃焉而不可釋盍亦觀諸堯舜之世乎以九族則既睦矣以百姓則平章矣以萬邦則協和矣以五典則克從矣以百揆則時叙矣以四方則風動矣不惟當時言治

者莫之過而萬世之所以語帝王致治之盛者亦必稽焉吾意堯舜者將怡然以自慰矣及觀當時之所以為心者則唯見其兢兢乎爾也業業乎爾也惟時唯日之謹其戒也無怠無荒之敕其功也其意以為丹朱商均之不肖且不能有以化其子也而又何有於天下之民也四凶之未除有苗之逆命且雜然於朝野之間而況敢謂天下之治之盛也蓋

至是而益有以見聖人無窮之心然聖人之所以若是其無窮者夫豈有所附益于其間哉蓋盡天下之物而無不覆幬者天之所以無心而成化者也盡天下之民而無不曲成者聖人之所以體化而合天者也然聖人于此亦豈自知其心之無窮哉古今之語聖者堯舜存此心以帝天下禹湯文王存此心以王天下伊傳周召存此心以相天下固皆得以盡達其無窮之心而猶不免于或病若吾夫子無窮之心則嘗見於老安少懷之說而竟不得少有所售焉則吾夫子之心之病殆有甚于數聖人之心矣雖然有内聖之德者斯有外王之業帝王之功聖人之能事也然則後之有志二聖者唯求得其心而已矣而又何計乎事功之末也哉

變化曲折如獅搏象不用力而用勢○起伏一片讀之但見筆翔墨舞較今詞套成文不啻千里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君子先有以端天下之本而後可以兼天下之末不崇其本而末焉是亟君子有以卜其終矣何謂本器識是已何謂末文藝是已器識者德之存諸内者也文藝者才之達諸外者也有其德不必有其才有其才必不可不有其德故必先之以器識以崇天下之德而後之以文藝以達天下之才則其所謂德者

既不病於無文而失之朴而其所謂才者亦不病於無本而失之浮不然豈於其才而歉於其德則文雖足以高天下而君子不以爲奇藝雖足以勝天下而君子不以爲美何者其器識之不宏者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然則士於器識文藝而可無先後於其間哉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此裴行儉所以料王楊盧駱之不得其終而以此卜其幾者也然不能以無疑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借文以垂訓也六經之文炳若日星而三才之神兩儀之精蘊天下萬世之人極皆於是乎在焉則文也者固聖人之所恃以濟其道於不窮者也而顧可後乎哉噫君子之所謂後乎文者非聖人之所謂文也而後世之所謂文也非病後世之文而使天下之盡廢夫文也病天下之文

浮於行而不存於其德者也亦非欲天下之純尚夫德也欲天下之懋於德而從濟之以文也盍亦觀諸周官之教乎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之以六德繼之以六行而從以六藝終焉當是時也在上者執此以教天下之士而天下之爲士者亦循此以自淑其身是故養其遠大之器廓其弘達之識而未嘗汲汲於文以干天下之譽殆夫王

教遠而士習乖於是乎有記誦之學而語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誇之以爲奇而浮靡波蕩之風於是乎大肆於天下而不可復禁夫子憂焉是故大爲之訓以立天下之防賜之達求之藝宰予之文子夏之博固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而每不爲夫子之所悅至於顏子則終日如愚而已矣無所不悅而已矣此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則亟稱之若

不足焉何哉蓋二三子優於才而歉於德回也外若不足而內實有餘此夫子所以有予奪於其間也夫二三子亦非純於文藝者而夫子猶有不足之心則天下之以文而蔑德者可知矣由是觀之則爲士者其可汲汲於文而不以器識爲先乎蓋嘗觀之天下之人其能任天下之重者必其深沉渾厚者也其能建天下之業者必其重厚簡默者也其能

疑天下之禍者必其安詳弘毅者也反是而浮焉輕焉躁且蕩焉虛且誇焉則非惟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適足以僨天下之事非惟不足以建天下之業而適足以潰天下之功非惟不足以疑天下之禍而適足以速天下之禍是皆以器識卜之而文藝之高下不與焉然則爲士者其將以文藝爲先乎哉其將以器識爲先乎哉是故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足以起八代之衰而濟天下之溺者文不爲不精也而未免役志於功名富貴之私其器卑矣錦心繡口玉佩瓊琚足以黼黻乎皇猷而潤色乎大業者文不爲不麗也而失身於叔文之黨其器陋矣千里之駒御以王良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足以馳騁乎一時而雄視夫百代者文不爲不偉也而未免於立黨之嫌其器褊矣夫之三子者皆當時之所謂偉

士也猶不免於君子之譏而況於王揚盧駱也乎然則爲士者其可以器識爲緩而惟文藝是亟也乎先器識而後文藝儉之所以說士者當矣然以爵祿爲言則是以功利之私期天下之士而非聖人之所以望於士者也聖人之訓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曾子之訓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由是觀之則聖賢之所以貴識者其意蓋有在

矣而豈如儉之論哉

田叔悉燒梁獄辭

天下有不容貶之法而亦有不容不徇之情或者貶法以徇情而委曲以全其愛其亦善於權天下之事者也夫法也者王人之所以懲不恪而威不軌以布大信於天下者也權天下之大惡則裁之以天下之大法此人臣執法之當而固不得以一人之愛有所變易遷就於其間也然法雖天下之公而亦有不

容以不貶愛雖一人之私而亦有不容以不徇者使必欲正吾之法則非惟有以傷天下之愛而法亦有所不能行欲直徇吾之情則又至於潰天下之防倡天下之亂而其奬有所不可紀於此委曲其事使獲罪者有所辭而甚愛其人者有所慰則內不至於傷一人之私而外亦不至於甚橜天下之公豈非人臣善於權天下之事者歟昔者漢梁王之得

罪於帝也帝使田叔按之太后不悅叔乃盡燒獄辭空手來見卒以慰太后之心而全其子母兄弟之愛是正所謂善權天下之事者也且夫王者之法何爲也哉以詰天下之暴亂以除天下之奸宄其所以行之於至尊至貴者無以異於至卑至賤者其所以行之於至親至愛者無以異於至疎至遠者是非有所觭於其間蓋所以大服天下之心而使人

莫得以議其後也玆梁王之謀害大臣其迹甚著而田叔之所以按之者其事甚明固非太后之所能庇而田叔亦不能有以徇太后之私也然卒不免於徇焉無乃以一人之私而廢天下之公矣乎昔者孟子以爲皐陶爲士而不能宥殺人之瞽瞍夫瞽瞍天子之父也梁王天子之弟也殺一常人罪之私且小者也謀害大臣罪之公且大者也以罪之私且小者而且不能庇其父況以罪之公且大者而雇有以庇其弟乎噫吾於是而有以見田叔之善於權矣蓋梁王之以罪聞也使太后者不以子母之恩而廢君臣之義忿然必欲裁之以法焉則帝固得以伸大法於天下而田叔亦何事於委曲之爲者使后縱不裁之以法而猶不以爲憂縱憂之而猶不至於憂之之甚以至寢食起居之失常則帝亦得

以朝夕從容諷之以義感之以誠曉之以法所不得已而田叔亦得以曲行其法而不至於有所顧忌玆太后者不惟不以爲怒而且重以爲憂其意未必不以謀逆之爲誣而疑帝之欲害其弟也又未必不以按是獄者承帝之意而或謀所以中傷之也其疑益深則其憂益切其憂益切則其所以致疑於帝之君臣者益固結而不可解使叔以獄辭而議

法於下帝以獄辭而正法於上則梁王固有所不能逃而後亦有所不能免矣后之心其能無憾於帝乎帝之心其能恝然於后乎且梁王者惟謀及其臣而初未嘗謀及其君雖謀於人而尚未行其謀於天下則其罪固不可逭而其情尚有可原也以情之無可原者而尚思所以生之況於有可原者乎以天下之人之麗於罪者尚惻然不忍以殺之而況

於有兄弟之義者乎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其所甚愛之子獨不能委曲以全其愛而必欲置之於法乎然則田叔之燒獄辭固所以體帝之心而不違者也夫人君之所以汲汲於誅亂討叛者不過憂天下之我去而思以安輯之耳求以綏天下之位而未免傷親之心則仁人有所不為是故舜不以天下之大而易天性之愛而萬世之言大孝者必稽焉梁王之急於謀位不過為天下憂耳梁王而見誅則雖有以輯天下之亂而實傷母后之心帝寧以天下之故而傷其親乎然則田叔雖欲不委曲其事而帝亦有所不能已者也自昔亂臣賊子亦非不知負天下不義之名而君子之莫之赦也故寬之則猶有所愧迫之則不自惜而敢於犯天下之大不義是故七國

之將叛也苟結之以禮感之以恩則猶或可以愧其心而莫之敢肆而惟晁錯以削國之命激之則七國得以有辭而控師西下幾致天下之變茲梁王者焉知其無七國之謀也哉苟非委曲以全其名而乃束縛之以甚其怒則前日之變復見於梁而晁錯殺身之禍將移於叔矣然則叔之所以燒獄辭者非特為后也而實以為帝也非特為帝也而實以

自爲也嗟夫內有以慰太后之心外有以全梁王之節上有以全景帝兄弟之愛下有以自免其起釁召亂之禍叔非善權天下之事者乎雖然君子亦不能無議焉幸而梁王之罪止於此也使其大逆無道而罪不止於此焉則亦將貶法以宥之乎將不宥之乎又幸而后之所愛者止於一人也使不止於一人則將盡貶法以徇之乎將不徇之乎然則田叔之燒獄辭可偶一爲之耳

孔明取劉璋

善取天下者不貴於得天下之勢而貴於服天下之心或者曲焉而通其所窮君子可以諒其心矣何者王業固不可以不振也而信亦有所不可渝也亂略固不可以不遏也而義亦有所不可忘也信而渝焉義而忘焉則雖有以建天下之業而君子不以爲功雖有以遏天下之亂而君子不以爲武然古之人有行之而無恤天下之議者何哉亦以其心焉而已矣夫人而諒予心焉則吾不得已之心得以自白於天下夫人而莫予諒則雖以我爲忍且欺也吾亦安之而不辭噫此固孔明之所以取劉璋而不以爲嫌者也世之君子惑焉蓋曰古之取天下者必聯之以信而後可以一民心必行之以義而後可以孚衆志不然而以詐力取之則不可以一日立於

天下孔明之取劉璋其果出於信乎義乎抑亦參之以詐而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乎噫孔明王佐之才也而奚至有戾於信義之爲者是可以諒其心矣漢室之衰也中亂於王莽卒亂於董卓曹操乘之遂有異圖焉當是時也南有袁紹西有公孫瓚孫權據建業劉表據荆州劉璋據益州取天下之勢而分裂之是漢祚之不絕者徒以有劉備在耳然而力

有所不能勝勢有所不能爲或一爲之則敗於下邳敗於汝南敗於江陵者相繼焉拊髀之嘆殆有不勝其悁者將欲置之則先帝之業不敢以或墜也欲起而振之則又阻於天下之勢而無其資是故孔明之佐備也不得已而乃有劉璋之取取璋以及權取權以及操於以誅天下之奸而振中興之業則亦奚不可者然而君子不能無議焉何哉蓋備之

入益州也璋迎之也璋之所以迎備者蓋患張魯之逼汲汲焉而望我之仁之也彼望我以仁而我則加之以虐彼待我以禮而我則脅之以兵彼固甘心焉而無辭而吾則何辭於天下雖然此猶可也孫權之欲取益州也備解之且曰吾將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夫不信之咎不欲見諸人而傾舉而加諸其身乎且曹操孫權之所以見議於天下後世

者惟其詐也欺人之不見而取之則亦詐爾而已矣吾方責之而顧蹈之其何以服天下之心噫孔明豈不知天下之議及此哉顧其心則曰使吾之勢有可爲者則吾猶可以不取也顧吾之勢且日趨於困蹙而不能以自振也則舍此不取將焉取哉況其主闇民散又有可取之幾者或者天其有以資我也使徒畏天下之議而置之其如中興之業何哉

是故吾寧以身負劉璋而不敢以身負漢室吾寧以身負孫權之信而不敢以身負君臣之義吾寧以一身冒天下之議而終不忍使四百年之大業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況夫劉璋以春秋一統之義律之則漢室之賊也繩之以法而私恩有所不恤臨之以分而小信有所不拘若可以有辭於天下矣然而有不可辭也而孔明之心亦卒以不安何者觀

備之言曰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則其爲心誠有大不得已焉者矣如其得已則備不忍負景升之託而顧忍於負璋也哉卒之遷璋於公安而盡歸其財物若有無負於璋者而孔明之心則終狃焉而不能以自解也我尚不能以自解而又何怪乎天下之紛紛然議其後也天下紛紛然議其後而孔明之心益病矣雖然予嘗讀出師二表而又有以見孔明之心其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其惓復之心且不知有其身而又奚暇於恤天下之議哉夫不恤天下之議而惟心於爲漢若可以成中興之烈矣而卒狃於偏安何也君子曰天命留漢以王郎假之而有餘天命去漢以孔明留之而不足是孔明之所不得爲者天也天之所爲人將若之何哉而孔明之心則又有不以天而自委者觀其開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輔佐中興之業無所不至是故木牛流馬經綸密矣南擒孟獲威德遠矣以司馬懿用兵如神而甘巾幗之辱武略精矣李平廖立之徒刑之而不怨感化深矣然則孔明者殆所謂王佐之才也劉璋之取又安得弗諒其心而妄議之也哉

武帝有見於封國

人君之有爲於天下最不可借天下之公以遂其一人之私夫有所愛夫人而必欲有以寵之者一人之私也我以一人之私愛乎其人而夫人亦受一人之私愛於我則必不足以服天下之心於是委曲遷就務有以協乎天下之公庶乎我之所以愛其人者不謂之私予人之爲我所愛者不謂之私受而夫人

之觀我者亦將有見於公無見於私而無所肆其議於天下然不知文之以公也適所以爲私而其所以爲私者卒不能掩之以公而其旣也適足以致天下之議而滋天下之弊然則人君之有爲於天下者而亦何便於此乎漢武帝之所以封李廣利蓋所謂借天下之公以遂其一人之私者也且所謂廣利者果何人耶武帝之所以侯之者果何心耶如

以其賢也則隆之以大位享之以厚祿亦足以申其報德報功之典固不必爵之以侯而後快也如不以其賢而特私寵之也則遺之以富貴之澤已爲踰其分矣而況封侯之賞乎夫何武帝者溺於椒房之愛而必欲爵之以侯而後足以申其私旣又慮夫利之素望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而非軍功不侯又高帝白馬之盟而天下得執之以議其後者也於

是使之伐大宛獲良馬以歸而後錫之以封爵之典其意曰我之所以封廣利者非一人之私愛也蓋報其軍功而不敢以或背守高帝之盟而不敢以或違焉耳然則天下之人莫得議我以私而我亦得以解天下之議而莫得我累嗟夫武帝之爲此亦巧矣然帝有見於高帝封國之法而獨無見於高帝之所以封國者乎何之封於鄭也良之封於留也

信之封於齊也以至越之封於梁而布之封於楚也是皆以軍功之可侯而侯之者也茲廣利者其果有運餉運籌之功矣乎其果有還定三秦之功矣乎亦抑有拔城陷陣之功矣乎良馬百匹有之不足以為重無之不足以為輕茲動數萬之師而僅獲乎不足輕重之物其足以為功乎其不足以為功乎然則廣利之所謂功者徒有功之名而已武帝之

所以封之者亦惟以其有功之名而已必有功而後可以侯必有功而侯而後可以免天下之議則是高帝封國之法蓋武帝所借以遂其一人之私者也且古之伐國者必出於勢之所不得已而其不得已而至於動師也則又慎擇其將以遣之而後可以立天下之功廣利之在漢庭未聞其有奇謀異略之可紀也而遽以閫外之大計付之幸而大漢之

威足以懾服夷人之心而良馬之獲足以塞其出師之責使不幸而至於敗也則夷狄之害於是乎昌中國之威於是乎挫且將有莫大之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高帝之所以艱難辛苦僅得之天下不過供一廣利之所用耳由是觀之則知武帝知所以愛廣利而不知所以愛天下知以天下之公文一已之私而不知一已之私幾有以致天下之變且

帝之所愛者幸而止於一人也使其所愛而欲封之者不止於一人則亦將盡付之閫外之計以僥倖萬一之功而適以滋天下之變矣乎昔者高帝之時威德四達蠻夷率服而猶不免於白登之圍則夷狄之不可以易伐而邊釁之不可以易開也明矣茲以一人之故而據有大宛之役豈其有見於高帝封國之法而無見於高帝所以待夷之道乎方漢

之初定也功臣之等已明而高帝猶不肯妄於封賞必待沙中之偶語而後先封雍齒以厭服天下之心觀其所以待功臣之意則其待外戚之無功者可知矣茲以私昵之故而亟於封賞者帝其有見於封國之法而無見於所以待外戚之道乎嗟夫帝之借天下之公以文其一人之私本欲以免天下之議也而天下之議卒甚焉而不可解然則帝亦何

爲而若是哉雖然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素非負天下之望者而亦無軍功之可紀也而帝亦錫之封爵而不恤天下之議則幷其所謂封國之法而大壞之矣噫斯固帝之所以爲帝也哉

瑰瑋簸揚淘汰

善用天下之才者惟其精焉而已矣欲精天下之法者惟其明焉而已矣明以宰之精以燭之而賢才之在天下者始得以自售而不至於隱屈何者賢才之伏也難知而人君之所以用天下之才者易失之眩苟非精其法以擇之則賢否以混優劣以淆所當用者或至於見遺而其所以不可用者反得以倖進

然徒欲精之而在上者有所未明焉則亦精於法之所可及而不能精於法之所不可及而吾之用人之法且將日趨於窮焉而莫知其所終故必本之以明而後擇之以精庶幾吾之觀人無遺法而天下無遁情而天下瑰瑋之才吾得而用之而治道亦於是乎可成矣瑰瑋簸揚淘汰蓋言用人之法貴精也而愚則以爲用人之道非法之所能盡而欲精

其法於天下亦非可以自精而已也昔者禹之陳謨始之曰知人則哲繼之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不徒曰知人而必曰哲若無與于巧言令色孔壬者而必曰何畏果何爲也哉蓋君子之厄恒由於小人之奸而小人之奸得以售者每由于上人之不哲使在上者而有得于知人之哲則君子得以自見而小人無所售其奸矣然則聖帝明王皆不專

恃夫法而必本之以吾心之明况於後世者用人者哉今夫人君之治天下誠不可一日而無人也非不可以無人也不可 以無瑰瑋之才也所貴於瑰瑋之才者固謂其智足以謀天下之事而勇足以成天下之務也固謂其廉足以起天下之頑仁足以蘇天下之民與其忠足以貞天下之節也使吾以是人求天下而天下之應我者皆若人焉而無或

匪人者參於其間則將度其德而任之量其能而使之自足以致用人之功矣又何俟乎簸揚之淘汰之而精其法于天下哉顧天下之人不一其類而有不可以一人律天下者是故有智則不能以無愚也有勇則不能以無怯也有廉則不能以無貪也有仁則不能以無暴也有忠則不能以無奸也是不可以不辨者也而其智愚之相混也勇怯之相濟

也貪廉之相雜也仁暴之相錯也是不可以易辨者也矧夫譎詐之似智也猛厲之似勇也矯情者之似廉也柔懦者之似仁也忿恨者之似忠也是尤不可以易辨也譬諸穀焉精粗不同其體而體亦有似是而非者譬諸玉焉美惡不同其質而質亦有似是而非者苟非簸揚之淘汰之而精其法以擇焉則瑰瑋之才或無以自見而其所以進用者反出

于天下之不才矣然則用人者而可以不精其法也乎然精其法可也精其法而無明以爲之本則亦奚取于精也是故有唐堯之明而後能識舜有成湯之明而後能識尹傅說呂望當時所謂瑰瑋之才也而非高宗文王之明則亦老于岩渭而已矣誰其知之哉蓋天下之人才不可以易識而人主之心又易蔽于毀譽好惡之私以易蔽之心而欲得夫

不易識之才茍非至明之心以臨于其上則雖欲精其法以擇之而是非邪正之實眞僞可否之幾予奪取舍之權皆將情焉而莫得其當夫所謂瑰瑋之才其孰從而知之乎其孰從而得之乎是故明君之治天下勞于求賢而逸于用人非逸于用人也而急於知人也非急于知人也而急于自明也以其簸揚者而簸揚乎吾心之蔽焉以其淘汰者而淘

汰乎吾心之欲焉蔽去而欲亡則吾心之明全矣惟其明也是故可以通天下之故是故可以類天下之情是故可以察天下之隱由是精其法以濟其明之所不及尚何人之難知也哉是故人見夫六行以舉之六德以較之六藝以考之六計以治之八柄以馭之糾之以樂正察之以小胥督之以司馬以爲用人之法若是其嚴也而不知所以嚴者一至

明以爲之本也人見夫遠使之而觀其忠邇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告之以危而觀其節以爲用人之法若是其審也而不知其所以審者一至明以爲之本也又見夫委之以利以觀其義乘之以卒以覘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愼之以氣敵以觀其氣以爲用人之法若是其詳且盡也而不知所以詳

且盡者一至明以爲之本也本之以至明之心而濟之以至精之法是故淵然而有謀者吾知其爲智毅然而有爲者吾知其爲勇介然而有守者吾知其爲廉油然而有愛者吾知其爲仁洞然而不欺者吾知其爲忠而凡愚也怯也貪也暴也奸也與夫譎詐也佷厲也矯激也柔懦也忿恨也皆不得以自售而瑰瑋之才斯有以昭彰表暴而無所隱屈矣

不猶簸揚之而穀之精者以存粗者以去乎不猶淘汰之而物之惡者以去美者以存乎甚矣用人之道不可以不精而尤不可以不明也慨自王化遠而用人之道微天下非無瑰瑋之才也而所以簸揚淘汰之者不得其道是故京房專欲任法而失之煩崔明專欲任人而失之簡至於劉邵之七十二條杜預之六優六劣唐之四善宋之三格法亦近於精矣而至明之道槩乎未之聞焉是故君子小人迭相進退而國家治亂之機亦相因而不爽然則欲行乎至精之法者而可不本之至明之心也哉雖然精可也精而至於刻焉不可也明可也明而過於察焉不可也用人者其又當有以審其幾乎

寧歆優劣

己酉年宋掌教考取案首卷

君子之自立於天下莫大乎義利之防而夫人之觀君子者常卽其行之所已及而信其行之所未及夫利也者天下之所樂而趨焉者也而利之小者則尤夫人之所畧而易焉者也有以取之似不足以爲貪有所弗取似不足以爲廉而君子於此則有優劣於其間

者何哉蓋義利之辨無間於小大而君子之制行固當謹於其大而尤當謹於其小故致謹於感應取舍之際不可以爲行之微而致謹於出處隱見之間不可以爲行之峻然則君子之於寧歆也卽其小以卜其大卽其始以信其終卽其窮以觀其達而謂其有優劣之辨者豈非有見於此哉今夫天下之人一而已矣初無有所謂優劣之名也惟夫天下之人以異而同而有所謂德誼之盛才猷之美操守之嚴功業之隆文章之蔚而非他人之所可擬者則遂謂之優焉其反是者則遂謂之劣焉是優劣之名蓋槩之終身知愚賢不肖而名之者也茲管寧華歆之所以取金弗取者自常情言之不過取舍之小節焉耳而出處之大節不與存焉一時之取舍焉耳而終身之行誼不與存焉而時人遂有優劣

之辨迨其後也則亦隱見異迹出處異趣而不愆其所素定是果何所見而然哉蓋嘗觀諸孟子之言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是非能讓於大而不能讓於其小也是非能讓於其前而不能讓於其後也蓋天下之事其大者人之所易勉而小者人之所易忽而夫人之臨事也或能勉於其大而不能勉於其小是故天下有

謹于大而不能謹其小者也未有謹於小而不能謹于大者也亦未有謹其大而不本于謹其小者也是故伊尹之窮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而其駟馬之弗視也祿以天下之弗顧也卽其不與不取之所推也其放君而天下不以爲僭其旣放而復之而天下不以爲專者卽其弗視弗顧之所推也是故天下以其無利物之心而信其無利天

下之心以其無利天下之心而信其無利商之心是皆以其行之所已及而諒其行之所不及者也然則寧歆優劣之辨不旣章章矣乎且古之君子所以惕惕焉兢兢焉雖天下之小節細行而亦不敢以或苟者殆非爲是迂濶之行以駭天下之耳目也蓋欲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有所不爲於天下而後可以大其所爲於天下使其窮也惟其利不惟

其義惟其功不惟其道昧乎取舍之幾而決其辭受之防且從而爲之辭曰此小節也此細行也此一時之行而非終身之所從事者也故凡不甚害于義者吾且爲之而後徐徐焉以伸吾大節于天下嗟夫天下之情易誘以利而君子之守易爲時之所移以一物之微尚足以動其心而奪其所守而況大于此者乎以窮居之養尚不能不怵于利而況達

而在位而勢利紛華之蕩其心者乎甚矣天下之事不可忽於其小而君子之欲貞其守於天下者不可不大爲之防故無故之獲哲人之所甚憂也非道之福君子之所甚懼也由是而觀則寧歆優劣之辨不旣章章矣乎昔者陳仲子之廉也舉一國之大而亦能辭人之所不能辭若可以當廉之名者孟子則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夫讓國天下之大

節也孟子不謂其廉于人棄金弗取天下之小節也而君子乃謂其優于歆者蓋論天下之事不當于其大小而當于其安勉而善觀君子者不當于其事迹之末而當于其心術之徵是故寧之不顧也苟自其不顧之心而充之則夫出處隱見之際而苟且以自潰其防者其忍爲之乎爵祿之加而甘心於分之所不當得者其忍爲之乎損人以益巳而私

便其身圖者其忍爲之乎吾固知其必不爲矣歆之遽捉之也苟自其捉之之心而充之則夫饑寒窮迫之累其身而苟可以免于累者其不爲之乎富貴榮華之感其心而苟有可以得之者其不爲之乎卒然加之以位臨之以勢其不忻然從之乎吾固知其無不爲矣是故寧之不苟于仕也不待見于僻處海濱之時即其不顧之心而固可以卜之矣歆

之仕魏也不待見于仕魏之時即其捉金之心而固可以卜之矣然則寧歆優劣之辨不旣章章明甚矣乎抑寧之行夫固優于歆矣而寧之所以處此者亦果能協諸天理之公而即乎人心之安矣乎古之聖人苟協諸理而協即諸心而安也則雖簞食豆羮之弗取而天下不疑其爲矯雖受人之天下而天下不疑其爲貪寧之所以處此者無乃失之矯

乎然則君子之於寧姑取其節焉可也

張良終始爲韓

古人謀天下之事而必藏天下之機者君子可以諒其心矣何者君子之謀事也非以其始焉者之爲貴而終焉者之爲難非以其果於自用者之爲得而深謀遠慮蔵其機於人之所不見而卒以自濟者乃天下之善謀者也使不蔵其機而必事之我遂則天下始得以投其隙而破其所恃而吾之謀卒不能自

遂於天下者昔張良之在漢也人知其爲漢也而不知其爲韓也人或知其始之爲韓也而不知其終之爲韓也乃所謂善謀天下之事者歟蓋人之爲謀不善者則其計必不深其計不深者則其機易以洩洩其機而忽其謀天下之人始得以圖其後而徐爲之計而天下之事去矣是故豫讓之爲智伯徒殺其身而已矣燕丹之爲燕徒滅其國而已矣非

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潰天下之事由是觀之孰有深謀遠慮如張良之爲韓者乎方韓之見滅於秦也良以四世君臣之義不勝其憤而逞於一擊以快其仇秦之心使當時而果得以遂其謀則良之心亦謝矣惜也副車中而天下且大索者十日良其如秦何哉則亦隱忍舒徐以俟天下之機然後惟吾所爲而無不如意是故楚兵西下良爲

韓之心已興矣楚封韓成而良爲韓之心益決矣成王於韓而秦爲楚滅良之心未嘗不快其仇秦之志而行於楚也仇秦之志既遂而復輔成以振其已頽之業非良之所以爲心者乎夫何韓成復見滅於楚而良之心以孤則又不得已而卒歸於漢嗟夫良爲韓之心至是其益深矣當是時楚之勢強而漢之勢弱使良欲倚人以立功名則趨楚背漢似

亦宜者而顧汲汲於漢何哉是可以諒其心矣蓋韓成未立之前良知仇秦而已矣固無心於興漢而亦何心於仇楚耶韓成已立之後良知有韓而已固無心於興楚而亦何心以興漢耶迫夫韓成既滅於楚則始以其仇秦者而仇楚矣欲即將興韓以滅楚而韓無可依矣將欲自立以滅楚乎而力又有所不能然則舍漢而何以遂其仇秦之志哉是故

良之所以輔漢者爲其足以滅楚也良之所以有志於滅楚者爲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於韓則良何心以仇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心以興漢哉然則良之所以興漢者非爲漢也爲韓也未嘗一日而忘韓則未嘗一日而忘楚未嘗一日而忘楚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漢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仇不復良之心豈能以自已哉然則漢人

者固良之所借以報韓者也方楚漢定鴻溝之約天下之义盟也項羽方引兵東歸而良使漢兵襲之且曰養虎遺患嗟夫方盟而即背之人固以爲不信也欺其不意而襲之人固以爲不义也噫良何急於興漢滅楚而不恤天下之义如此哉無亦爲韓之心勝而有所不暇恤焉耳方其擊始皇於溥浪之中且不知有其身也而又何天下之議足恤哉蓋

至是良之爲韓之心益深且切矣而卒未嘗以露其機焉是故人知其爲漢也而不知其爲韓也人或知其始之爲韓也而不知其終之爲韓者益深且切之若是也豈惟天下不得而知也雖其所同事者亦不得而知也豈惟同事者不得而知也雖漢高亦不得而知也是故項羽之滅也人皆曰此漢之幸也而良獨曰此韓之幸也楚滅韓於前而韓之子

孫借漢之力以滅楚於後良之心至是其慰矣赤松之遊良豈無心於人世哉蓋無心於漢而漢人固不自知也使當時良以讐楚之志明言於漢似亦無不可者而顧使之終始莫知焉正良所以爲韓之至而善謀天下之事者也蓋深於謀者不可以易洩其機而倚人以爲功者尤不可不陰爲之計良若言其志於漢則漢人將曰彼蓋借力於漢而收功

於韓者也其誰信之漢人疑於其內楚人間於其外則天下之大事去矣此良之所懼也是故隱其機以遂其爲韓之志而使漢人莫我疑焉良非善謀天下之事者歟雖然項羽滅而赤松與遊良既無心於漢矣然而雍齒之封太子之定則又若惓惓於漢者何哉蓋其始也以漢之力而爲韓其既也以韓之故而報漢則其所以爲漢者亦所以爲韓也故

留侯善藏其用其知良之心哉

論文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楊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焉不襲左而班不襲楊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于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况拾世俗之陳言庸語

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于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于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于我也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鼉縱横出沒而不可揜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冷然內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覩之而裴回太息悽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

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艶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其色充粲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凜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戰代不敢仰視也其真切也如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呻吟痛楚聽之者莫不欷然淚下也斯文之極也以之爾經

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蹤達矣以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庸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于未振諸生其含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悚意而覽焉

子相文選第三卷　集策

古鄮鄭二陽敦次甫評

琅琊高名衡平仲甫參

從弟宗名世良弼甫較

從祖姓姪姜承宗開先甫編輯

問世之談海防者至衆竊計之乃無踰兵食二者而閩爲難非閩爲難謂閩之不任兵與食而又未得失練兵節食之術也頃

者島夷猝至其勢不得不取之客兵夫客兵者豈咸勁可恃哉無論驕而挾我坐糜我食即其往來數千里間所侵掠殘害固人人而怒也即有咫尺之功難言之矣而閩中人乃亦往往入越伍輒能持戈却敵即閩之殲數千夷於海中亦閩兵非客兵也諸生則謂客兵閩兵孰便而閩兵者亦何道使之盡勁乎夫天下非無兵之患而

無食之患兵興以來閩之宿儲盡矣其勢不得不於更繇之外而豫收其直或倍其直誠急之耳而田野之氓遂至憂嗟怨嘆仰天而呼是又可念也士之負戈行營者乃又不可以一日缺食則何道不病其民而令兵無饑乎或謂兵不貴多貴精精則不冗不冗則用節用節則財省由此而論豈練兵節所以節食乎諸生日視時事而

心奮之日久矣其爲我畫之毋徒相與竊嘆於草莽中也

利害者天下之大端也從違者天下之大幾也夫有利不能無害也惟利之中而擇其大者以從之則天下受其利而卒不睹其害有害不能無利也惟害之中而擇其小者以從之則天下雖不能不被其害而亦不失其爲利惟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也苟非慎擇而審從之則未得其利而先受其害既不能除其害而且失其利此固天下之至難而識治者之所當亟爲之圖者也執事不知愚之不可與言而以海防之計取畫焉愚則安能知之顧嘗竊議之矣今之談海防者輙曰兵食兵食非二策也不可一日缺兵則不可一日缺食故今之最急者不在於策食而在於策兵愚不知其他而覩於閩故則以爲客

兵之爲利者一而其爲害者二閩兵之爲利者三而其爲害者一何以言之方島寇猝至勢至急也當事者無以爲計則不得不徵之客兵及其披甲獵纓持戈吹角揚揚而來也使其賊至而能馳之而有所俘獲以歸亦足以薄收咫尺之功而暫紓斯須之憤所謂利之一者此也然而客兵者悍而貪不可法馭者也賊之至也則必先倍其餉呼其酋長而

勞之未及負戈已糜千金矣既偪賊壘可攻也頗解甲而坐以多索我金金至起而分金而賊已鼓噪去矣然後卷甲而趨之即不獲一賊亦揚揚而回又責我勞也執事謂客兵豈咸勁可恃哉幸不勁耳使果勁而殺賊即坐而金盡何以繼之此其爲害者一也執事又謂其往來數千里侵掠殘害數千里外遠矣愚不能知即近而省中繩之以法猶傭而

難制則其持戈野掠又何問之哉無論有司者懼不敢問即其酋長亦多匿其餉金一任之矣甚者又從而令之此其爲害者二也夫客兵之爲害至著也然而重視客兵輕視閩兵者何哉誠懼夫閩兵之不足恃也而事有大不然者且今歲賊至而長樂鎮東與泉同惠之間危矣乃卒無事者則咸其鄉之人共持之賊之逼長樂也其人伐木爲梃伏於莽

中賊至輒大呼而逐之無不披靡至嚙指相誡勿犯長樂也長樂人非閩人哉鎮東之圍益一月至急矣乃城中人則日日縋引數十人於城外禦賊賊稍近則握亂石擊之無不捫首而去者雖其肆掠山中固未有一人操戈逼城也當事者慮其急則檄兵數千往援而城中人謝不納曰無慮我弱而不能抗敵恐食盡不能空腹立耳即鎮東人者非閩人

哉是閩兵近而能守者其利一也往歲越警亦嘗徵兵於閩而閩兵之入越也輒能先舉卻敵以故吳越人輒稱閩兵閩兵云即今之賊既去而要擊之海中至沉其數十大艘無一生還者固閩兵非客兵也無論兵即諸生中亦有張空拳縛之而獻者是閩兵之遠而可戰者其利二也夫客兵者即使勁而可恃而又畏不爲害亦安能使之常操戈數千里

之外以障我哉乃鬬兵者使之守即所以守其父母妻子也而使之戰則又朝令而朝行夕令而夕行固不敢坐而挾我金也而其食之也十人之直且不足以當客兵五人之直是鬬兵之可以常恃而且不費者其利三也然而有一害焉夫今之所謂機兵弓兵者即食我之食而我之所恃以守以戰者也今乃令其人世守其役而世食之且令也役其十

之二丞也簿也尉也役其一其執牒勾攝譁於道路者咸是人也而當事者輙曰此何足恃而當別募之兵夫既不足恃則當奪之食矣既不奪之食又別募之兵而重食之宜百姓之所爲大困也是其一害也然其害也非係之兵而係之練兵者也愚之所謂練兵者非今之所謂練兵也則欲以入府之兵而分責之當事者即身至各縣而月練焉其兵之役於官者旣精之矣懼其少也則又於二十五家而擇其一人以爲之兵以言乎練之之具也則無踰弓者弩者礮者三者固中國之長技而賊之所最畏焉者也以言乎練之之法也則以此三者而五日一試焉又五日再試焉其有十發而五獲以上者是上兵也宜賞者也其有十發而五獲者是中兵也不賞不罰者也其有十發而僅二獲一獲不獲者

是下兵也宜罰者也宜賞者不必別予之則予以五日之食宜罰者不必鞭之則奪之五日之食其所予者即其所奪者也夫食也人之養其父母妻子而不令餒焉者也日日而倍其所入固欣然喜矣日日而奪其所有以與人固怫然怒矣無論其人即其父母妻子亦不肯一日而使其人之怠於其事也如是而兵未有不精者也旣月練矣去則付諸其

縣之令已又間詣而試焉其兵之精倍之是令之勤也再倍之是令之尤勤也則狀其勤於上而請賞焉如其稍衰不及其初是令之惰也國之大事在戎此而惰咸惰矣則狀其惰於上而請罰焉令也差無甘於惰者兵益精矣一縣而以精兵稱者五百則一省而以精兵稱者二萬矣豈不赫然威盛哉此練縣兵之法也於是選其精者數千戍之各寨謂

之寨兵寨兵者水兵也賊未有不制之水能制之陸者也故最精者戍之則付諸督水兵者如其法練焉選其精者數千戍之省中謂之省兵省兵者陸兵也賊之至也不水則陸故精者戍之則付諸督陸兵者如其法練焉郡之在海上者春汛秋汛則調其縣及他郡之縣之兵數千戍之過汛則遣謂之郡兵郡兵者水陸之援兵也且以守其郡也則付諸

督郡兵者如其法練焉此練水兵陸兵之法也夫兵之在官者既有定食矣二十五家而一兵者則令二十五家共食之即多直十金耳又計貧富而盈縮焉則富不過一金貧不過十人一金也其費甚省故事軍餉納之官恒什一收之其散也恒什一除之是民常多出而兵常少獲也茲令自收而自給之猶之取之家而與諸其家之人也其法甚便此食

縣兵之法也縣兵者食於縣矣其調之寨則寨食之調之省則省食之調之郡則郡食之三食者安出哉屯田者正戍閩之兵而使之自食者也其餘餉併其所入之租是可以請而留焉者也上杭河稅者先南赣督臣留作兵餉者也當是時閩無督臣故歸之赣今設督臣矣則以閩之食食閩之兵理也且南赣者分也閩者專也無他餉也此則可以

請而歸焉或分焉者也其他糧剩之餘也各郡練兵之需也咸可佐餉者也此其食水兵陸兵之法也閩故僻在海隅其人頗喜為儒不儒則農終年率其孥息而雜作田隴壟堇焉數其粟芋以給朝夕即更繇亦苦之又預收其直或倍其直而里胥又因之苛征固宜其愁嗟怨嘆仰天而呼也兵練則冗兵以裁兵精則冗食可省此急民之至計而萬世之

長利也雖然愚又有說焉客有見其鄰荒其田而貸粟以充餒者則教之曰何不耕而田然非謂朝耕而夕穫之也既耕之矣且貸粟以需之及其穫也始可以無貸若恃耕可充餒而故不為貸是益之餒也今夫練兵節食是耕之說也百世之計也客兵而取諸民以養之是貸粟之說也一時之計也客兵可罷矣而兵固未練也賊而猝至孰執其咎乎食

固可省矣而客兵固難遽罷也紛然而索我之食何以應之乎此所謂利之疑於害而害之疑於利者也夫人之保家未有不善者也乃其謀國則不及其家者疎之也夫人之愛子未有不盡其心者也乃其為民謀則不及其子者忽之也惟執事者之於閩也不閩視之而家視之其於閩之民也不民視之而子視之則其斟酌利害之原而委曲從違之幾

必有道矣愚則安能知哉愚則安能言哉

問古今之以兵事著稱者則孰逾孫吳諸
子哉顧其法咸因勢而立孫不期吳而吳
不襲孫也諸生業已談兵則其書固言言
闕矣然談兵之精不在於言以故不論論
其急者耶諸生所最急者非閫哉閫之被
夷禍甚矣所爲謀者不外戰守二策而世
又岐言之主守者病戰主戰者病守夫戰
守者近矣然又未知其所以戰守之說也

諸生其謂何守而堅何戰而勝使孫觀茲
當有佳畫必不泥其所已言諸生共亦勿
采故言而迂於閫計則將執此觀才焉
善言天下之法者善達天下之勢者也是故
君子不患於無法而患法之不足以恊乎其
勢不患於不觀其勢而患勢之難以施吾之
法法也者因勢而立外勢不可以言法也勢
也者以法而定外法不可以言勢也苟有以
達天下之勢而與之推移焉則法有我立可
也而不必執古人之法以病今之勢苟有以
善天下之法而與之進退焉則勢自我定可
也而不必執今之勢以求合乎古之法執事
以閫事策諸生而教之以毋采故言蓋欲因
勢以定法而不執法以病勢者也愚嘗讀秦
齊楚魏之紀未嘗不嘆兵家者之善言兵也
孫臏之謀齊也吳起之謀楚也攘苴之謀魏

也白起之謀秦也彼既以其謀而成天下之
功復以其謀而筆之于書以垂天下之法今
觀其書何其萬變之總萃而權術之綜緯也
顧其法齊不可必之于秦楚不可必之于魏
何者其地殊也而況欲執其行之秦齊楚魏
者而行之于閫也當是時中原接軫鄰國並
軌而法且不能以相通何者其人殊也而況
欲執其施之秦齊楚魏者而施之于夷也無

論執事之不欲聞之卽鄙生亦厭談之矣何者誠懼夫泥法者之有以病勢也然則聞之所以策夷者豈外于審勢哉自夷之恃其悍以格我兵而議者畏之輒曰守是矣不可與戰是徒知勢之可以守而不知勢之尤不可以不戰也自夷之遁創以去而議者易之輒曰戰可矣無事于守是徒知勢之可以戰而不知勢之尤不可以不守也何者守而兼之

以戰則其守固不然而吾之所守者困矣是有守不可以無戰者勢也戰而主之以守則其戰爲不勞不然吾之所戰者將至于不可收拾矣是有戰不可以無守者亦勢也苟有以達乎其勢則可守而守可戰而戰是兩得之也昧乎其勢則不必守而守且莫知所以守之之方不可戰而戰且莫知其所以戰之之法是兩失之也所謂守者愚則以爲其法

有六焉一曰據險二曰定役三曰聚粮四曰愼詰五曰積粟六曰清野守之法雖多而闗之爲守則盡之矣所謂戰者愚則以爲其法亦有六焉一曰伏二曰餌三曰要四曰疑五曰翼六曰肅戰之法雖多而闗之爲戰則盡之矣何爲據險夫夷未有不能距之于水而能制之于陸者也何者水者勢便而陸者勢漫也亦未有不能距之于遠而能拒之于近

者也何也遠者勢徐而近者勢逼也故夫各澳辟則戶也各寨辟則扃也聯之大艑聚之精銳水兵外悍陸兵內援使之可退而不可進可出而不可入此其上者也其次則莫急于守陴而守陴之役役之重者也往歲賊旣至猝而役之貴者富者常脫而貧者賤者常役於是譁而怨賊至斯委之矣茲則定其役焉一家一堞者常也貴者富者倍之再倍之

貧者疾者滅之蠲之而有司預書之于堞急則日守之一人一堞也緩則并日守之二堞一人也一不至鞭之再不至刵之三不至有軍法矣夫是之謂定役然豈可張空拳禦賊哉故其法又在于聚器器者何也石也一堞而百具可也弓也弩也戟也矛也罡也拂也一堞而一具可也鐃也鍬也十堞而一具可也此則民聚之者也有司之罰桁也不桁則

少罰之器其罰金也不金則多罰之器此則官聚之者也然使閉門而守之是困也不閉而任之是疎也故其法又在于愼詰方賊之未至則五十里一哨焉百里之外又哨焉哨至而後閉未晚也其以特啓之也先孺者次孥者耋者疾者不詰而入焉可也穀者薪者蔬者畜者酒者徵詰而入焉可也輿者騎者商者工者刀者劍者重詰而入焉可也問之

言語弗通睹之容貌弗識驗之衣服弗類稽之符牒弗執則逐之可也甚者拘之亦可也若是則奸宄無以乘吾間矣然猶自其緩者言之也勢迫矣必閉之門則貧者必饑饑必糴糴必爭爭必匱是大亂之道也故其要尤在于積粟故事倉賦粟金半也則八賦之粟二賦之金有司之罰不罰之金而惟罰之粟富而可畏者諭之積焉有粟而欲糴者禁之

糴焉若是卽閉而久吾不懼矣然此亦自民之內者言之也其外而便于外者輒曰賊何能至也及賊至而後徙之是以十遇其賊而九被其害幸而脫者亦皆竄伏萬山中榛莽之間而豺豹之羣也今則先汛一月而徙之于內不徙者有罰過汛而後出之不當出而先出者有罰夫是之謂淸野卽賊至何所獲哉入據險則不罙定役則不亂聚器則不匱

愼詰則不疎積粟則不困清野則不失斯其爲守之之法也何言乎伏也伏兵者奇兵也天下之兵有正有奇而閩之兵則宜于奇而不宜于正者也夷之來可以奇勝而不可以正勝者也故夫高山大川可伏也危巖幽徑可伏也深林茂樹可伏也是天之遺我以設奇之利也今乃不能自據其利以挫夷而乃使夷毋先據之以憑陵于我此所謂舛也故

今之戰莫利于伏兵伏兵之發也如驚風暴雨之驟至而莫知其所自來也斯天下之至奇也夫兵伏矣使疑其伏而不之趨則亦未可售計于夷也故貴有以餌之夫廣村大市夷之所貪而據之者也錢帛子女夷之所貪而掠之者也我之望風而靡是夷之所貪而乘之者也是三者我之所以爲餌也夫見其利則不睹其害天下之情也况夷之于利尤

其甘焉者也夷嘗以此棄我我獨不可以棄夷哉然而散而不要則汗漫而無當可以幸値而不可以數計故其法尤貴有以據其要焉要也者夷之所必繇以往來之塗也于此而餌未有不得志于餌者也于此而伏未有不得志于伏者也夫是之謂要夫人之智靜則定疑則亂故又貴有以疑之或無也而疑之以有或虛也而疑之以實或多也而疑之

以寡或强也而疑之以弱使其以爲無也而又以爲有也以爲虛也而又以爲實也以爲多也而又以爲寡也以爲强也而又以爲弱也徘徊四顧其智必亂而後吾從而乘之所謂以我之靜而襲彼之動以我之逸而待我之勞者也夫是之謂疑然恐我之寡而彼之衆也我之散而我之聚也則我未必可以肆志于彼而彼反得以肆志于我于是又有以

翼之翼之者分而助之分而擊之之謂也且言其至之疾也或擊其前則翼其後焉或擊其右則翼其左焉或遏其歸或絕其援或防其潰或突其圍是兵之參伍錯綜而不可以法拘者也夫是之謂翼若夫伏之而或餌之而或候要之而或惰疑之而或亂翼之而或隤則是軍令之不振而三軍之所以不用命也故貴有以肅之僇一人而安百人僇之

可也僇十人而安千萬人重僇之可也若是則三軍股栗骨戰而上天入地惟吾之所用之矣夫是之謂肅故夫伏者以言乎其奇也餌者所以誘之而俾其墮吾伏也要者所以扼之而俾其趨吾餌也疑者所以亂之而俾其衝吾要也翼者所以乘之而恐其破吾疑也肅者所以成吾伏成吾餌成吾要成吾疑成吾翼而俾其決吾勝也斯其爲戰之之法

也然而愚之所謂守者因鬬之勢而守之者也愚之所謂戰者因鬬之勢而爲之戰者也可以法盡者勢之常也不可以法盡者勢之變也可以言盡者法之粗也不可以言盡者法之精也是故善言法者不特有以識我之勢而尤有以識彼之勢不特有以識彼之勢而尤貴乎有以得彼之情故夷之所慮不在乎夷而在乎僞夷者也愚鬬之島法有所無

杖其夷之視刃也猶吾之視杖也是天下之至愚也故夫持刃先驅者夷也其一先一後而工于自匿者僞夷也島俗故貧富者飬粟貧者至以糈粃自給其寒而蛮乃不得尺縷被體也是天下之至苦也故夫見敗絮斗粟亦欣然而負之趨者夷也其善擇金帛而取其精者僞夷也其髡而類鮑者夷也其髡而髮隱隱類僧者僞夷也其屯也有立而孟者

有踞而控者有拜而伏者夷也有坐而觴者僞夷也是僞夷常爲之主而夷常爲之役也其大畧而去而悉藏之海中者夷也其挾金以歸而坐享之者僞夷也是僞夷常被其利而夷常被其害也此其夷之情也亦其夷之勢也故曰愚之所慮者不在乎夷而在乎僞夷者也然則今之爲謀僞夷其急而夷其緩也僞夷其重而夷其輕也猶之止沸不如去

薪薪非沸也而沸之所繇生也畏寒不如避風風非寒也而寒之所繇盛也治咦不如治僞夷僞夷非夷也而夷之所繇肆也此其勢有不能言之于法而況泥法以論勢乎法有不能盡之于言而況泥言以求法乎即使孫吳而在吾知其能謀闔而使之安也而不必以其行之秦齊楚魏者而固守之也能治夷而使之靖也而不必以其制之秦齊楚魏者而彊行之也況其書天下之所共讀也其法天下之所共解也斯固執事之所厭聞而愚生之所厭談者哉

問昔之談人才者咸以文武並稱靡所輕重其間也三代以還理道殊軌總之並用則隆偏用則敝得失之符如林矣我
皇祖
皇上聖神文武其于二道若日月並行萬化函茂頃者
皇上覽于外畧則尤于武事軫懷焉夫上好之則下趨之乃今枕戈報國請纓繫越者固

翱翔疆塞矣然竟讓夫文者豈武視文獨難哉抑别有可以振武者乎兹欲使天下之人其趨武也猶文之趨則何繇焉諸生以武自見其于是道固炳炳其中矣幸詳言其可以切于用者毋徒拾文士之餘而為天下所竊笑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才而亦未嘗一日無才也苟天下一日而無才則雖以聖人之智亦不能以一人而兼天下之務而使才或非世之所常有則雖聖人之教而亦不能強天下之所本無故夫才者治之紀也雖政有緩急事有因革而才則不可一日缺焉者也才者性之華也雖時有升降道有汚隆而才則未嘗一日缺焉者也惟在鼓其氣而使之趨作其志而使之奮則天下之全才可得而治紀可振也執事睹武才之不競而策之愚生愚生

且不知所以自競而又何以為執事者謀乎愚特有感夫人才不可一日缺于天下而天下亦未嘗一日而無才也今夫琅玕球琳是四海之外者也然而貴人垂之珮瓔鏘鏘墀殿矣何者重之也吳苧越羅楚緗蜀錦近則千里遠則萬里者也然而中人之家孥息被之甚者克笥溢篋矣何者用之也人有家于山者山之木固森森起也夜而盜至則猝求

一梃無獲焉何者弗預收之也善田者登穀千場鷄鶩共之矣一朝而有水旱之害則其家不免于饑何者弗積之也夫其重之用之則雖四海之外千里萬里之遠旦旦暮至焉況天下之才固人人而具者乎弗預收而積之則雖木之在山穀之在田且不免于敗事況天之才又不可以易言之者乎然古之所謂才者兼文武而言之者也後之所謂才者

析文武而言之者也是故一于武而不知文則天下囂囂焉而相與從事于攻伐戰鬬之聞其勢必至于决裂而不可收拾一于文而不知武則天下靡靡焉耗其精于言語文詞之末而小人得挾其技力以凌其上而不能止亂之所繇生三代以還其興衰理亂之繇得失安危之計紛錯史冊矣要之于二者取卜焉然天下之治其病于武勝者十常一二

而病于文勝者十常八九是故武勝之弊自秦之外無睹焉文勝之弊則漢唐以來共之矣此其大較章章著明者也我

皇祖戎衣定業驅胡正華偉畧英謨震耀千古然而禮樂典章燦然畢備何嘗因武而廢文也

皇上文治精華昭諸日月而軍機將畧視他政尤亟亟焉若不能一日去之懷也斯其道兼

文武治準天地收天下卓犖之才建萬世安攘之績固四海鬱風而羣心翕翼矣然而北燧時舉南氛未靖天下之士其稱枕戈報胡請纓繫越者則未數數然也豈以文武異道而武之難成固有甚于其文乎豈以弱者卒不可強怯者卒不可勇而愚者卒不可智乎豈以天下之趨文而避武也猶水之趨下而避高也非一時之所能反乎要其實不然則

以
上重之而下故輕之
上急之而下故緩之也何也今夫言文者豈易哉經之六經緯之百家博之史傳而又鎔其言而使之工析其理而使之邃窮其蘊而使之精而始有以服天下之心而折其口至難矣然而人人能者則上之教之者備也今武之教幷不設也顧嚴其教而督之者誰也率

其教而自力者誰也而夫人之談兵者子談之則父厭之弟談之則兄怒之且曰即武成矣孰與文貴不成則累其身即其人要皆不得志于士者也其挾弓矢以從事又皆不得志于農者也苟二者一得焉則視之武敝帚矣是所以敎之者至輕也今夫文者幸而第則其里之人莫不華艷之而有司者咸翼而接焉且高官大爵日赫赫聞矣武而第亦第

也里人至不知其名歸而謁之有司有司不恭也無論其微其累秩而至于叅總顯矣顧其體勢且不及夫文吏而微者而其行不敢翔言不敢先惟恐人之督過之也不然者則羣然加乎其人而使之不能一日安于其位是所以待之者至輕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國之重寄也然而不恭之者則以爲彼之不足以當吾之恭也不足以當吾之恭而又

將之則是擇之者之過也夫天下未有生而將者也方其微也或大而言或卑而度或一事而智或微策而酬欣然有當其上之心而上之人遂襲予之而積之爲將及其既將也乃以爲不克將而弗恭焉則是所以擇之者至輕也夫惟擇之弗精也故其將之也亦姑曰嘗之而已其兵也請之寔臣寔臣不予不得而兵也餉也請之有司有司不予不得而

餉也其行郡也護軍以下弗盡謁也即謁弗畏也其兵之逸而肆也不敢鞭也即鞭弗畏也既將之矣又使一兵一食不得而專焉而又不敢以法繩其下是所以信之者至輕也其始也以一人之言而用之其既也亦以一人之言而逐之其用之也兵不知將之者誰也俄而去矣其逐之也兵不知其將之去也俄而代之者至矣故將也自視其官如寄也

惴惴焉惟恐其去何暇問兵也兵也亦視其將如寄也紛紛焉日冀其去何暇畏將也是所以任之者至輕也夫將之所貴者才也而氣實成之才之所植者氣也而志實居之今天下之氣未始不揚矣而故抑之使卑天下之志未始不宏矣而故裁之使陋若是而欲有以得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用愚固知其難也為今之計誠莫要乎鼓其氣而使之趨

作其志而使之奮然其說亦不過以其視文者視武而已矣今夫韜畧者武之經也弓矢者武之紀也以韜畧則俾之日誦日解焉以弓矢則俾之日持日習焉師者月試有司者時試督學者歲試工第者食之勞之下第者罰之責之懼其濫也則博取夫子弟之能射者收焉其能射而又能文者亟收焉使天下之人曉然知上之教我以武也不殊于教我

以文也則何為乎必之文而不之武也斯其教之之法也錄是而錄于鄉則以文之錄于鄉者視焉錄是而錄于司馬則以文之錄于宗伯者視焉錄是而使其果有以為民之障則吾從而禮焉而不必疑其抗我也非故禮之也以其障吾民也錄是而果有以為國之輔則吾從而下焉而不必其狹我也非故下之也以其輔吾國也斯其待之之法也然吾

所以禮而下之者必先有以擇之擇之以言
博者可能也博不足以盡將也擇之以技巧
者可能也巧不足以盡將也將者主戰者也
戰固不可得而試也不可試之以戰則先試
之以治兵其兵之井然而不可亂者則將之
嚴也其兵之奮然而不可當者則將之勇也
其兵之驩然而無所怨者則將之仁也其兵
之洞然而不敢欺者則將之智也其兵之毅

然而不可犯以私者則將之義也五者備可
以將矣然後從而將焉是其擇之之精也擇
之既精得天下之眞才矣則以天下之眞才
信之委之以兵而不必其疑横也益之以餉
而不必其疑貪也可生則生而不必其疑要
也可殺則殺而不必其疑專也古之命將曰
閫以外將軍主之將亦曰將在軍君令有所
不受是故細柳之屯而文帝與嗟焉斯其信

之之專也夫天下之功未有以速而成者也
故夫將將者必要之以久而後可以考其成
功功有可以遠圖則勿狃之使近可也敵不
可以緩制則勿急之使進可也事有可以終
獲則勿論其勢可也勢有可以幽難則勿責
其直可也一人譽之不能爲之增也一人毀
之不能爲之損也若是而猶無成功焉則棄
之可也甚者收之可也彼無無辭于我而我

則有辭于天下矣是所謂任之之法也夫不
必敎之而自趨不必禮之而自重不必擇之
而自見不必信之而自勵不必任之久而自
有以成是天下之上才也敎之而惰禮之而
驕擇之而庸信之而肆任之久而玩是天下
之敝才也夫上才者不必言矣敝才者不足
言矣而惟天下之中才爲多則不鼓不趨亦
未有鼓之而不趨者也不作不奮亦未有作

之而不奮者也何者天下不可無才亦未嘗一日無才也此執事所謂振武之說也雖然愚竊有懼焉今夫天日月並明星辰並麗雲霞並流吾見其文矣其忽而風雨而萬物無不靡也忽而雷霆而萬物無不驚也忽而霜雪而萬物無不摧也是天下之所畏也武之象也今夫地山川相錯草木相蔚畛疇相參吾見其文矣然而龍門積石之險岱泰恒岳

之峻瞿唐灔澦之波洞庭溟渤之水是天下之所畏也武之象也今夫物麟之趾也鳳之毛也翠之羽也驄之駿也吾見其文矣然而龍之變也虎之嘯也隼之擊也鵬之奮也是天下之所畏也武之象也故凡天下之燦然而可愛者皆文類也凡天下之凜然而可畏者皆武類也執事者欲以可畏者教天下而天下亦以其可畏者任諸身然則武豈易談

哉惟執事者之留意焉

制科策

籌虜

帝王之治天下也固貴乎有威嚴之化以行于其外而使天下畏焉而不敢犯尤貴乎有順治之化以先于其內而使天下服焉而不忍離葢王者以萬物爲體而四海爲家者也苟威不行于夷狄則猾夏之階漸以長中國之威漸以卑夫固不足以昭一統之治然王

者之道又先于自治而後于治人者也使治不先于中國則脅之有所不從制之有所不化而尤不足以成敵愾之功故曰其道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繇是觀之則周宣所以卒成中興之績而漢武所以卒不能成攘夷之猷者其故可得而知矣今夫無不覆幬者天德之體內夏而外夷者王道之用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所以始

也會于黃池春秋之所以終也而聖人乃大書特書以爲萬世之訓者何哉無亦曰王者之于夷狄也惟當疏之而不親外之而不內如不得已而有事于征伐之權則又當修內治以爲服遠之本唐虞以後代有攘夷安夏之主而求其尤表表而可紀者非周之宣王漢之武帝乎以宣王言之周至中葉去文武之世甚遠而武備之在天下者甚弛宜其怯

焉而不能以自振矣然而王師一出四征不庭所至如雷霆震驚莫不懾服順從而天下後世頌中興之美者必歸焉何其勢雖弱而成功若是之甚易乎以武帝言之漢興六十有餘載干戈相尋而兵器無有乎弗備終歲講武而軍律無有乎弗臧宜其振焉而無敵于天下矣然滅胡之志雖堅命將出師之勢雖盛而虜卒倏來倏去莫或得其服從而後

世言禦戎之下策者必歸焉何其勢雖强而成功若是之甚難乎豈以周漢之將帥而有才不才之分耶衛青李廣霍去病之流固皆良將之才也而武帝兼得之則其所以統師者夫固無異于周矣方叔召虎尹吉甫諸人固皆良將之才也而宣王器使之則其所以制敵者夫亦無異于漢矣以將帥之同而有難易之分者無乃成功之故非將帥之所能

與乎抑豈以周漢之財有多寡之分耶括靈鐵筭舟車漢可無遺利矣而猶不足以給饋饟之費南征北伐無歲無之周可謂多事矣而不聞其有匱乏之虞以財賦之同而有難易之分者無亦成功之故非財賦之所能與乎愚嘗深思乎古今之變而有以得其故矣蓋周宣之治天下也以勵精圖治之志而兼之以憲章文武之功是故于雲漢之詩見其

憂民之志焉於鴻雁之詩見其恤下之仁焉於無羊之詩見其蕃衆之志焉于車攻吉日之詩見其勵精之業焉凡其所以治內者莫不本之以純心達之以純政而有以措斯世于平康之治此其德之所及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而中興之所以易者謂非本于是歟漢武之治天下也以好大喜功之心而兼之以多欲之累是故文成五利之投奏而神仙

之好有以累其心矣張湯杜周之徒進而刻薄之私有以累其心矣桑羊孔僅之說售而貨利之欲有以累其心矣相如枚臯之賦奏而浮華之習有以累其心矣凡其所以治內者莫非假之仁義而參之詐力而有以致海內虛耗之咎斯其民不可以僞服敵不可以智欺而中興之所以難者謂非本于是歟嗟夫後之有天下者固當以周宣爲法漢武爲

戒矣然周宣亦豈粹然純王之治而可免于君子之議矣乎觀其料民太原則愛民之仁或幾乎匱矣姜后脫簪則宵衣之志或幾乎怠矣左儒妄殺則刑政之權或幾乎舛矣白駒空谷則君子之路或幾乎塞矣敗績姜戎則王師之威或幾乎挫矣後之有中興之責者其尚有以識此也哉

治河

興天下之利者除天下之害者也除天下之害者審天下之勢者也不審其勢不可以除天下之害不除其害不可以興天下之利是故欲興其利而先之以除害則雖有以勞天下之力而不失其為仁雖有以費天下之財而不失其為愛矣欲除其害而先之以審勢則雖循其故迹而君子不以為泥開其新制

而君子不以為妄矣知此則所以除黃河之患者其禦災捍患之方通變宜民之術不有可得而言其槩矣乎請陳之以為持議者告焉且夫黃河之說何所昉乎其源發於崑崙其流注于積石自大禹殺龍門之勢其流遂四達于中國然而未為害也在漢則或決酸棗或決瓠子而其勢漸以東在唐宋以後則或決東平或決臨清而其勢漸以南至我

國朝則其爲患益甚而其所以防患之術益難
矣頃者河决曹邑昏夜猝至衝突百里宮室
爲之飄浮居民爲之沉溺城郭爲之傾壞田
舍爲之蕩盡金鄉以東豐沛以南曹單以北
俱被其害有司思患而預防大臣持議而未
决有欲穿趙皮塞者有欲穿孫家渡者或以
分水之勢或以殺水之流是皆不已之計也
而又安所優劣于其間乎守土之臣有稱便

者有稱未便者或以慮水之爲災或以念民
之重困是皆不得已之心也而又安所謂是
非于其間乎修堤之民動以數萬民已不勝
其困矣而又興莫大之師工食之費動已數
萬用已不勝其困矣而又重之以不貲之費
其將何所堪乎此守土之臣所以稱不便者
也然民之困固可念也而水之害民則尤有
可念者焉用之匱固可慮也而水之滋費則
尤有可慮者焉是寧可以或已者乎此守土
之臣所以稱便者也茲欲用民之力而不至
于滋怨用民之財而不至于無功其將何以
恤之何以理之哉亦曰隆之恩德以恤其困
勞之情立之節度以稽其出入之用則有以
弭天下之怨而建天下之功矣衆多久勞則
潰而不使之至于潰諸州兼取則冐貪滋奸
而必不使之至于濫其果何道以弭之哉亦

曰妙鼓舞之典以歆其志勅紀律之常以攝
其心則衆志于是乎萃而弊端于是乎清矣
大抵黃河之患固天地之所必不能無而
國家之所必不能免者惟在重撫臣之選設變
通之方務求經常不易之謀而無爲苟且目
前之計或于下隰之處疏其枝渠開其斷港
畧倣單鍔之論疏决壅滯以導其水則有夏
忠靖之臣績可稽焉或于高亢之處按乎舊

迹以興乎新利畧倣賈讓之策多鑿溝渠以殺其勢則有陳恭肅之成法可稽焉化而裁之以盡其變推而行之以盡其通斟酌其利害輕重之原量度其興革推移之故則或趙皮寨或孫家渡必有利多害少而當從事于疏决之功者矣曉之以勢之必不容已諒之以情之有所不堪而又任之得人行之盡道則雖勞民費財而必不至于滋天下之弊矣

雖然此亦捄患之末務古者有
聖君主治于其上賢卿相輔治于其下則一德感通太和洋溢河不濁流而海不揚波此又致和杜患之本也不識可以此而轉問於
上乎謹對

子相文選第四卷集序

[illegible]古鄢鄭二陽叔次甫評
琅琊高名衡平仲甫參
從弟宗名世艮弼甫較
從祖姪姜纘宗開寶甫編輯

福建己未貢士齒錄序

余讀周紀至諸侯貢士天子而天子因以行賞罰焉則嘆王者重士哉漢制二千石歲選

文學謁太常充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得補文學掌故唐制益微而宋太學生則時時伏闕上書陳說時政人至比之御史臺云然鮮以功業著者其從他科取士又紛然多塗矣我　祖宗取士詔罷唐宋以下諸科唯進士與太學生並重而太學生往往致位臺垣濬泉上者列六卿參大政稱名臣焉蓋諸所游太學者無論幼而讀天下之書卽其泪涉

天下之民情國俗人才政治臧否美惡邪正
得失之際又洋洋纚纚能心憶而口宣之也
以故超而任之政輒達而上之人亦委心嚮
用云百年來稍抑矣然上者猶得除郡別駕
邑長吏下者不失簿丞而不願太學游者則
徑得除郡　博士爲學者師上之人不以恒
吏視之也此亦何負士哉而今之士不得從
進士選則咨咨而吟咄咄而嗟以爲豈屈其

才不售則何所復表見於世於是舉其生平
而悉之筐筥田廬孫子計焉輒又自解曰即
我能苦節峻行而天下之人誰知之而能任
之柰何徒自矜飾而適以取笑爲也嗟乎士
束髮受書而翱翔君子之林者非忠與孝哉
事親者不以家之厚薄異心事君者不以位
之崇卑易節率性爲之也性之必孝必忠也
辟之夏之必暑冬之必寒山之必峙江之必

流而豈以風雨愆度胡越殊狀哉今讀諸生
所爲文者雖言人人殊然其炳炳於聖人忠
孝之訓而必不肯遜徃哲而後之者舉詞一
指也今諸生宜持其言上名尚書奏之
天子廷試之高第者輒補郡邑博士即太學
游者稍稍數歲輒得補郡別駕邑長吏以下
其上者乃更射策從進士授官矣夫上者無
論即使博士者能以其所讀古書教二三子

忠孝大節奮業佐時即不必身爲之固我貽
之也其郡邑者即未必垂組曳紳煒而稱貴
然取聖人所謂廉仁者以禔身涖政焉彼其
臨我之上而不廉不仁者未嘗不對我汗下
也方今學者湛浮華而詭於古學而南倭北
虜烽燧瘡痍又充滿耳目矣誠使博士皆教
郡邑吏皆政即其所報上者豈微哉繇是而
徵召顯貴非人所能尼也即不顯而引年賜

歸衣冠几杖詩禮圖書而使鄉之人稱有道
仁人長者豈不彬彬儒雅善始善終哉若博
士不教郡邑不政即使幸而位尊官稱貴人
吾不欲目遭之矣諸生愼念乎諸生愼念乎
諸生故有序齒錄錄成請序余好惟齒之義
孰不解者以故不談而惟致余之所以責望
諸生者如此嗟夫諸生誠自念所與並學而
游者蓋多草莽麋鹿居也如諸生者十人一

人耳則益有味余言哉

先生文以韻勝至能折能宕則此篇有焉
自是關係世教之文

重刊大學衍義合補序

宋端平中翰林學士眞公德秀上所著大學
衍義一書當是時其君理宗方急戎事不之
讀也後三百年而國子祭酒丘公濬當我
孝宗皇帝時又著演義補一書上之
帝讀其書大喜賜黃金采縠詔大宗伯頒祭酒
書於天下已又召拜尚書無何持其書入相
孝皇至聖公亦稱名輔云二書故列在學官薦

紳先生類能誦之而前侍御吉公按閩檄合
梓其書以便誦者侍御斗山樊公繼至讀其
書則檄臣手校而序焉序曰予讀故牒而得
二氏之書則嘆聖學之關乎天下者至切也
今夫天不能自理則以天下國家之責付之
君君亦不能獨理則以天下國家之責分之
臣故君者代天者也臣者承君者也天之生
才也上之則君下之則臣無一人無責焉者

也則亦無一人不學焉者也其說蓋莫詳於
大學之篇予嘗覩于耕織而有感焉夫所謂
格致誠正者不猶田而耕機而織哉所謂齊
治均平者不猶耕而得食織而得衣哉故夫
耕者所以爲食謀也耕而不食則無所事耕
矣織者所以爲衣謀也織而不衣則無所事
織矣學者所以爲天下國家謀也學而無補
於天下國家則無所事學矣後之儒者有三

弊焉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非吾
責也則是耕石田織空機而不知其饑與寒
之且不免也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
家將自理也則是談耕以療人之饑談織以
禦人之寒而不知穀與絲之猶未覩也三代
而下天下國家豈盡不齊不治不平哉而又
指其齊治平者病之曰不聞道則是食其食
衣其衣而又追論其耕與織之有未善也皆

非聖人之論也今觀二氏之爲是書上采唐
虞三代之隆下及春秋戰國漢晉唐宋六朝
五代之際凡英君賢相謀臣策士所以經理
天下者大之崇言宏議小之片詞隻語無遺
善焉卽聖人而覩是編不易之矣且大學之
篇不云楚書秦誓哉曷嘗以其秦楚之語而
棄之以此見聖人之論學不若後世之固也
二氏之書蓋庶幾窺聖人之心哉獨真氏書

嚴於格心略於議治而丘氏書則紀綱法度
財賦兵戎禮樂刑政之具靡不井然碁布粲
然星列也其視四海之內若家至而人覩之
矣此兩公之別也然其爲天下國家慮則無
兩心嗟夫真氏不能以其書售之君至我
皇祖始揭其書於壁屢顧而嘆丘氏書無論
孝皇興之卽我
皇上中興神化益茂謀國者凡有大典禮大

征伐大興作輒取是書斟酌焉豈兩公之書有切有不切哉何用之者殊也方今北搆胡南搆倭主上之念未嘗一日不在萬里爲之臣者所宜請纓投筆負弩枕戈日夜謀所以安攘之策以上報　明主顧柰何博衣緩帶深坐微吟日談寂感動静以爲名高也則所以救時之獘者丘氏一書尤切矣斗山公之按閫也貞憲揚絕遂貪繩蒙毅然以天下自

任其於無庸之談惟恐接之獨二書則亹亹懃懃不置也意益深乎意益深乎予故其論二書之可傳者如此以俟後之君子得以取裁焉

讀太史公杜工部李空同三書序

余釆藝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束髪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通腑肺以清恳而讀之則蘭桂倐馨雲

霞倐生鳳鳥倐翔蛟龍倐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洸洸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楊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

栩與栩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凋墨敝大類童子時所受書矣余爲吏部郎蓋與張君劬甫同舍云張君好余絕甚余故置三書小笥命侍吏日挾之行一日張君覘余笥意其有奇也迫而察之果得杜李二集卽携去讀連日夜不休貽余書曰足下所讀兩公書無論數千萬言乃言爲之筆筆又精詣千載奇觀

矣卽兩公復生寧不北面爲足下稱謝者輒命其吏數十人錄成二書而以原書歸余時丙辰冬十一月既望也已未余在閩而余君德甫以臬副至余君余故好也夜召余君酒酒酣余君請觀余所讀者余咲曰子長不可得見矣卽李亦難唯杜乎唯杜乎遂出杜集觀余君余君且讀且嘆蓋類張君語云夫余以十五年之心而讀三書未嘗以覘世人也兩君一覘而咨嗟嘆息有同詞焉則所謂知已者豈在古今遠近哉千載神交對面萬里蓋自昔嘆之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張君名九一上蔡人余君名應舉豫章人

前輩讀書專故足自成其才今人貪一博字忽爾白首矣亟圖其才穎已禿落誦公斯序爲之慨然

送梓河顧子之洛陽序

顧子昔遊黌序時與今學士李公稱並璧也余嘗是時僅髫從羣少治博士家語顧子一覩余語輒投牘嘆曰是夫者卽髫吾將友焉於是時時持牘以游於顧子顧子時覩時嘆也有司辟茂才顧子與余嘗次第往已乃次第罷歸則携余登江門燕子磯俯長江太息曰嗟乎卽余不售則肅先公何賴焉蓋顧子

之先有惟學公者嘗從
高皇帝北伐大將軍逵犄奇之巳乃稱病免歸
帝念其勞詔賜湯沐四十戶而惟賢公者爲眉縣令天龍之變戰死
帝悼而帛祭之其餘勳名文學被儒服者代有稱聞也余因解之曰卽君之才豈下諸先公哉而奚詘焉後學士公與余相繼登朝乃顧子猶儼然蓬狄心竊悲之歲乙卯夏顧子遺書報余盛稱其志意君當問長安酒樓待我九月既望南鄉書至是夜從諸省郎齋居省中也啟帙覩顧子則頓足起幾不自持諸省郎詰其狀靡不嗟異焉余於是爲賦武陵之歌武陵者顧子別業也顧子既至則把袂交懽傳巵浮白窮日夜不休因戲曰尚憶俯江之談乎乃顧子又罷春官不舉則喟然太息曰嗟乎豈余困未甚哉余且歸武陵枕蘿石

卧松雲而嬉焉以待天下之事如何余曰否否志士不違時以立功哲人恒因機以表業當是時而得一郡邑傅日與二三子佔畢其間則藝精不勞也不然蘿松之奪章服易矣勿歸便李公亦以是日夜諷顧子顧子遂出乃得河南之洛陽洛陽者天下之中而古今豪俊之所總萃也昔賈生負異才當文帝至聖海內乂安而上疏言天下事至痛哭流涕

絳灌之徒日目攝之遂謫長沙然世之論才者不益絳灌益生也君其爲我過賈生之里而弔焉古今人何相遠哉郎洛二三子其亦無類賈者乎顧子曰吾聞士不養則不教吾將請於當塗祈其一二疇畝以助士之績學而奪於貪者其更貪而不能行經師修則擧之學宮而日廸之庶幾哉其有賈生才乎余因太息曰嗟乎信斯言也則豈洛士賴之而

顧子業日益精綴其餘以拾上第爲國家作人稱天下師謂不自洛陽始乎郎諸先生德業孰多焉於是顧子起席辭曰某也不佞敢不夙夜以無忝吾子之嘉命

寫出顧君豪擧如昨日事文亦時擊時伏如風雨來

贈袁憲長之雲南右方伯敘

夏四月閩省被寇立山袁公奉掌憲命至不得入駐邵武則檄邵武兵數千入援是時省城被圍已四十日而外援之兵乃無先邵武者則公慮遠哉寇既解去公始至至則訊浮清賡鋤奸繩豪如電迅飈馳日皇皇焉思以起百年之弊而新之老吏大猾心悚色顫也未浹旬滇藩之命至矣客謂閩數被兵法紀

稍弛如公者正宜久持三尺以衛蒼生何遽遷去又何滇哉宗子曰嗟乎聖人之防患也微而知者之慮事也遠公之滇命蓋廟謨乎方今西北急胡馬而淮楊吳越閩粤之間禦倭日嚴民稍稍安枕者僅晉洛楚蜀之墟而滇者又楚蜀之外障也其地錯夷而居嚚訟好鬬一言不相中則持刃而起輒相斃殪所謂寬之則治急之則亂者也今距京師且萬

里而法綱日益踈濶貪官汚吏往往暴征橫
歛以怒其民是可懼也公今奉
主上之德意而往臨之緩征薄賦輕繇勸耕
咨而疾苦瘳而瘡痍俾貪官汚吏不得暴行
其間則夷心益附夷心益附則西北之障益
嚴楚蜀之間如金湯而四維之矣故夫公之
滇命非故緩閩而急滇也所謂防患於微而
慮事於遠者也當漢時孟獲擁衆據滇而孔

明五月渡瀘七縱而七擒之豈兵力哉蓋南
人稱天威焉今其營壘固隱隱在也公試披
荆而問之其神略秘謀不可得聞矣而江山
川谷草木風雲尚有可以心悟其經畫之幾
者今海內日講戈戎而公又孔明故所治蜀
人也才高而識卓謇洽而望隆他日秉鉞建
旄立功萬里何愧蜀相哉公昔守秦郵時嘗
有惠政流於下邑今江淮之間苦兵矣而重
有冀於公之復臨之也故於公之往也又言
戎焉

掌憲兩字作骨而以蜀相結之蓋蜀相罰
二十以上必親者引此殊覺相宜耳

刻文訓叙

臣未髫則家君已遣從塾師游矣每暮歸侍家君家君稍心器之於是謝去塾師日坐草堂中徧出所藏古先聖人諸書命讀讀三藝乃益以今時所稱舉子文即已知時時竊擬構焉最後構一日置家君几上起自避空室中家君歸詰侍子誰爲侍子云郎君於是顧侍子呼郎君來已至則益慙自驚不敢仰視

家君家君則起以手撫背笑曰兒何避兒所作者文可教也歸語母大喜於是日試三目至五目七目後有司稍稍以文見知家君更日夜望有成立於是召一二同志與舍弟原月凡六試七目每先期一日家君自擬目函投笥中夜起櫛髮整衣坐草堂候家君來命侍子持鑰閉門啟函示目禁不得共一語日中趣草漏下二三已畢書家君始起還內明

晨召侍詳加評駁焉既而曰女輩大困矣可少休於是治酺燕譚盡日始罷當是時最愛讀司馬遷莊周所爲文詞往往發之篇章空疎莽蕩家君大患之於是作文訓文訓成日諷夕維漸悟浮華轉闢精奥矣癸丙相繼罷歸家君太息曰嗟乎毋論汝苦即余安所用訓哉明年丁未家君已五上春官竟不第愈益厭怒其文遂謁選分符東土而去臣以巳

庚雨歲薄售有司役役風塵時檢舊笥得文訓而讀焉輒獨立裴回喟然長嘆夫家君僅以文傳一令即臣又復不大售於有司何言文哉顧獨有感於家君之教子者深也抱痾南還夏子輩從游日以文請不得已則以文訓授之既而請梓以公其傳所不能辭者匪欲公其傳也因以見人世父子之情焉

陸長庚母夫人叙

余往在草莽時則長庚時時共余治博士家語顧非其好也輙太息罷去乃獨亟稱司馬子長杜少陵當是時聞其言者相與共目笑之而獨嗟嗟異焉於是時時過長庚草堂長庚輙與余几面談細剖深語已命侍子摘園蔬飯余或酒余不夜不別即別復相與握手竟談塗中當是時余貧長庚更大貧至不能

張燭啟塗往往錯足溝瀆不恨也而太夫人張頗怪長庚暮歸輙問曰兒所從朝夕者誰子哉而殷殷亟亟焉長庚跽進曰兒讀天下書見天下士者至衆矣乃亡逾斯人者淵停岳峙哉非兒不能友之亡何又與二三子共談藝事則太夫人又時時出酒肴佐談長庚得以翱翔文史馳騁今昔雖自其雄才乎要太孺人賢有教矣後長庚與余次第應有司辟已乃次第罷歸則仰天嘆息曰嗟乎余豪士豈困一第哉顧獨念母夫人教我者勤也且何以慰先君於地下蓋長庚尊君以易學名世卒乃轗軻其身以老以故長庚之念深焉余先長庚舉進士爲郎無何以病免歸長庚時時孤艇來訊停孟曼嘯抗志霞表然未嘗不中夜而嘆余曰何嘆則嘆母夫人老在堂也後數年余以衆藩過里長庚凡五觴余

館舍時烏冠悬人倉皇走長庚獨嘆曰天乎天乎即不念其家獨柰何不念吾母哉俄而冠通而太夫人以今年六袠矣太夫人雖蕭然荆布乎顧長庚者天下才用之則夔龍稷契不用則班馬杜李辟之雲焉即垂即雨即結即霞終日而徧于宇内均之炳然大觀也以余又聞夫人中子約之能詩能書能畫又能精岐黃家言余未交其人知其稟也斯何

傀機雲哉後世覩機雲者欣艷其子孰不念其親耶當時顯約又何論也卽使太夫人翟冠翠翹揚帔曳裾終日聽絲竽而美金玉非不融融樂也乃其子或不足振藻清時流釆千祀則浮世榮華辟之飄風落葉倏起倏滅也太夫人宜何取焉長庚聞余言矍然起曰微子言吾終不能以世俗事吾母長庚故喜爲玄言與余言言終夜不罷去誠如其言則

啖桃餌芝鍊形久視長庚又有別事其母者也余則安能知哉

重刊中庸一助叙

中庸一助者余曾大父別駕公爲諸生時所著書也公幼有雋名身長八尺雙目炯灼蓋勃勃英氣矣年二十游邑諸生間則諸生靡不望其光避之獨司徒楊公者與公同舍驩甚楊文有奇氣而說書則讓公精毎御史行部視學則諸博士輙擧公說書公說書人旣偉秀又議論清辨文理御史以下靡不洒然

動容者輙嘆曰宗生宗生云後督學御史視學命諸生說書而楊當說書於是楊跽請曰果故不能說書而說書無逾宗生者御史乃命宗生代楊生說書於是公又代楊說書而御史以下又靡不洒然嘆也後楊擧進士第二爲選郞擢南僕卿歸而公遇之塗也則避之道院中拊膺呼曰天乎天乎楊生今若此矣獨不憶跽聽宗生說書時乎公旣久伏草

莽則時時下帷授諸生經諸生顯者甚衆而余叔祖禰寧公家君比部公皆束髮授業無外傳云公後被選入京師尋授山東登州別駕公念既以其才不售而復不忍以其生平壞之官則以苦節著中丞徐公間得公中庸一助讀之嘆曰理精而詞簡有見哉有見哉遂序而梓之以傳今二十年矣家君間居則嘆今學子莽莽華言安得如我別駕公精義

者小子識之他日苟有所就則無忘吾祖矣余既懼先人之業不彰而且無以爲二三子先也則復梓而與二三子共之亦使敦本崇實無湛浮華云

絕似禾叔辨論文○三世遇合升沉之感婉曲寫出令讀者亦復感動猶想見楊公跪聽宗君說書時

贈憲長莓厓周公入粵敘

鄞周公往以上命來督閩儲無何謁上上以公當遂閩而粵於閩最近會粵憲使奏缺上遂以公爲粵憲使命至閩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復出卽出何粵也以謂宗子宗子曰斯

上意哉楊公曰上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知粵之難治也乃無逆命者昔之難在有其粵者也而不在粵也今之難在粵矣而尤在乎使其粵者也當漢盛時呂嘉背王太后之議持粵之强不內鄉一夫耳天子至命伏波樓船戈船三將軍統兵數十萬下蒼梧牂牁往討然而君臣上下之晝毅然毋撓者則以呂故而

無與於粤也今島夷者何爲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之人而與我粤人雜粤人日釀美酒烹大肉以待其至卽不至且操大艇載酒肉及絮繒遺之有司稍稍詰問輙走夷中令其持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

上非不欲命大將軍統百萬師盡捕殺諸所昵夷者顧念此皆吾赤子也與其亟而兵也

不若且飭而寬故以三尺付公上意深矣楊曰公之奉

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之不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法而不嚴者也公獨柰何不嚴也嗟乎粤人之昵夷也豈真其父子兄弟哉毋亦夷持其所以生之之具而招之而治粤者輙又嚴刑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趨死之而

不避天下無之爲今之計不若緩其所以死之之具而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於其內以玩吾之法而不使之法窮而不勝以求快於其外而至於絕吾之法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於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斯彌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愈駭駭則疑疑則亂卽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師盡捕殺之何忍哉故

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

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事同采諸公遷去輙有贈言是時公徑趨粤而書來問所以贈者楊公因命宗子言宗子於是以其與楊公言者報公公

上首所擢士爲御史忤貴臣斥去已又爲縣官爲藩臬臣今四十年矣非

上念粤甚豈復令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以上念粤甚而遺周公立論委曲靈快處處如大蘇奏議矣至論馭粤之道在寬不在嚴又得同列相勉之意不愧忠告也末段叙次周公起家及所以至今官者與開首數行文字俱有史記之遺

子相文選第四卷

古鄖鄭二陽敦夫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良弼甫較閱

從祖姪姜纘宗開寶甫編次

明鬷寧縣令胡公德政碑

增城胡公在

孝廟時知鬷寧凡九年既去六十年而公之孫督學君行部至則鬷之父老垂白而杖者數百人逆之于郊嘆曰此我胡令公之子之子也已乃跪而持督學君衣泣曰老人自兒時事令公令六十年矣而令公之愛之著於諸老人猶一日也今得見公猶見令公焉於是督學君亦泣而邑之學士大夫因上書請專祠祀公督學君起辭曰諸大夫其母以予故而私予先人諸大夫遂狀其事曰謹按禮凡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古之道也公之廉之

明之勤之惠姑不論論其大者卽其華焚屍而示之孝禁溺子而示之慈法溢者而示之倫察田礶而示之法舉釋奠而示之禮則何者非功哉今旣之民雍雍而綸綸斤斤而井井以惠于家而不墜其身者是誰之遺也卽不祠何以解諸父老悲思敵固以請以附於古者有功而祀之義督學君嘆曰諸大夫旣以先君子爲無罪於百姓敢不從大夫之請

以慰諸父老之心於是以某月某日附公於名宦祠秩祀如故事而因命余采其實以詔來者余則安能知公顧徧觀於公而有感於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天下之治繫民民繫令所從來長遠矣余讀漢書循吏傳所稱述咸守與令而卓魯諸君最著跡其政益若慈母之於赤子寒而絮飯而哺蹶而持痛而撫非夫文章之飭而禮樂之華也然當時爲之君者至下璽書勞苦錫之章服卽萬世之下亦莫不握牘而嗟何故哉則其政之感人心深也夫感而至於心斯古今一矣今公去旣六十年而父老悲思而祀之則安知萬世之下不以卓魯並公哉故曰吾觀於公而知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公旣以政而繫旣之父老之思督學君又以教而化旣之子弟以趨於善世有令德照于八閩炳炳如日也

斯又漢臣所缺者督學君則又具言公之持身肅也其儼而居家人莫敢闚焉遇鄉之子弟輒教之而公之門人由公之教以儒起家者如林矣嗟夫然則公之可紀獨政哉公名璋字賓禮鄉進士督學君名庭蘭字伯賢則與余同舉庚戌進士

因督學使者而祠其六十年前之令何在爲去思耶篇中獨能回護盡情若旣之人

真有不忘令者之在心也可謂善言德行
矣文亦不愧歐陽韻析

子相文選第四卷

古鄢鄭二陽敦次甫評定
從弟宗名世良弼甫較閱
從祖姓侄姜承宗開先甫編次

記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
被逮北去島冦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

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
門而西門者苧原横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
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余登陴則
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與之
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外
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冦將至六
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余遂
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輙坐城上列徒兒數十

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豕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柰何不虞奸人哉余曰客休矣余辨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

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梟梟四起廬者遠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

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闌城則屋蓋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櫓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櫓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

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卧村墟中余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携挈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寇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

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艘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艘逆我而我兵奮怒弩䥷亂發乘風大呼寇艘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余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

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公城守方略之中獨明仁愛蓋有功於閩人者也今城守而㧌殺自恣者間亦有人應知不可與讀此記矣

九月西征記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閩則泰寧報粵賊急入郎下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擄其衛使楊余日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視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顏使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余督數百騎

徑趨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之要塗也余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余取邑父老米二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

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
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
遇延平兵臥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
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兵追之
遂過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寨人最悍
於是謝倅檄積穀寨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
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
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余於

是勒回所遣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
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覩
余流涕余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至
驛云其鼓而登堂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
是時驛中人惶恐走而丞負廪金匿之暗室
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羣賊四索曳出之欲
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有女
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跽輒

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
坐而列所掠諸婦于旁諸婦而抱兒者輒自
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唆之果代抱之而諸
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
爲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
不免取牛酒爲諸父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
爲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簿與衛
使之事乎卽曰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縣

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余曰女奚策而歸
曰賊既已解去腰間廪金而丞之子復以十
金跽進遂釋丞然初索之暗中時已被三創
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太息曰
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卑官耳
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
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羸其
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率

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犯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此何說哉余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嘩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世人視賊殺簿禽使以

爲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余至將樂與顏使君大怪之而因采掇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余之罪也夫

小事不戢釀爲民害此等事使古人處之何至以上聞乎公三記益愧當日之稱兵者也

遊滴水巖記

余讀汀記歸化東北五里蓋有滴水巖云往徐君日與余談玆巖大奇也戊午九月余督兵西征馳之歸化而揭君謁余曰若將出師紫雲乎則請於滴水駐餐焉於是明日以數騎東行踰嶺稍折而北已又折而東凡三折至巖巖壁庬絕外壁逕而上揭君邀之逕既上有宇故名迎仙余曰邂仙不愈迎仙哉堂

後有亭亭題余怪其腐語而因與揭君解於其中遂易之曰振衣已乃聞垂垂而雨則滴水巖在焉其水有三一出垂石如蓮者二從石隙中下盛之石盂揭君曰巖人咸飲此於是甞之甘已烹爲茶尤甘余曰蓋天漿乎其石乃蜒而曲若龍足戲雲中而則隱則見者余怪焉梢前斗石下垂類蓮而華者因名之垂蓮水石亦蓮不名者從水也又俯而睇其

右偶僧在焉其爐烟陰陰上也余曰何僧揭
君曰此記所稱賴僧者也其既化而坐數日
矣乃巖人始知之則大異之而因繪其軀以
祀之此即其軀也旱而禱輒雨舁之而禱更
大雨則嘆曰有道哉夫人者宜顯者也佛者
宜幽者也今暴其身於明白四達之區而使
賢商牧子附其面目而嬉焉即僧而靈則殷
殷怒也於是命藏諸幽者幽之者神之也洞

凡三門其中而豎者類柱遂名之曰天柱而
柱有三則又名之曰中曰左曰右云右天柱
有石類獅而門者其上更有石如斗外懸中
繫甚微若蒂焉故名蜂窩又眺而左有二門
左者還右者乃橋斷石橫其上而又虛其上
如奄焉遂名之奄梁奄梁之左而上纍纍若
珠又若垂楊之梟梟條條而冰者仰睇其右
片石突而下久之嘆曰此墮猿也其左右五

色爲祥雲雲之下爲虛明二洞箏繫輒應虛
谷則鳴也又一洞狹險旁曰天鼓箏擊之彭
彭鼓聲焉余訝之又有冷然磬而幽者余曰
此何聲也揭君曰所謂石磬者也左百洞洞
又有床火乃入入者床而擊磬若履禪室焉
余益駭而揭君已命余觴乃令侍子左鼓右
磬颯然天籟滿山也有巨石整而偉依余右
睨之不得其名久之曰晃哉遂呼爲晃石晃

石者即磬而床者洞門也其洞最邃名曰鴻
濛又起而環視鯉石鷹石龜石鰲石翔躍肘
腋矣神奇哉神奇哉變化總萃幻鑄瑋錯煌
煌磷磷潭潭亭亭則槩名之曰小崆峒云余
於是仰而嘆曰嗟乎余恨不與徐君同游哉
揭君曰何徐君思也曰余往歲與徐君蓋游
華陽洞云洞自陶隱居來赫赫盛矣乃宋帝
又丹書之其洞故不可入即入無奇也使隱

居而靚此宜何以稱焉且茲巖之奇天奇之也既奇之矣乃置諸荒山僻壤亂莽草野中不以奇稱也世之以片石假山稱奇耳目者何限嗟乎巖嗟乎巖余又安知其解乎揭岩曰華陽顯以陶故安知茲巖不自今華陽並名哉於是罷酒徐君名中行汀州與余友善先余三日游遺余書揭君名鴻則與余同觴詠中者

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鰲峰山也山故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亭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已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于地而莫余飲

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于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瞰於江故里頒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闞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

戈者怨讟盈道也且千里之内亡者未塟瘞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滛滛至于顀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謂嘆也昔

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

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

帝謨煇赫日月同炳也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夷往往截海闚我此

視

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爲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爲之記

合趙然岳陽閱江三記縱横爲之可謂善于感慨矣○古文求能潔能韻折能峭拔斯一字不敢苟也予讀公文蓋嚴于去存矣又一句一字不爲公寛以此時方訴七子以公輩才學無不可者尚遺世議若此起公九原公亦自嚴斯道矣

二會夜談記

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延平分巡顏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驕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尚獲二婦柰何不鬻哉

余曰唐太史公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攝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攖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也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衰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事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闖門舁其女以去及他闖有少婦輒舁之而又囑之曰塗問為誰則曰兵所攜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而輿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

而悲之不敢問也而玉山簿流涕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閱之塗中血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雞豕牛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顏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何蒼生多難至此乎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慮所以防客兵者余為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粵兵狀可為隕涕來論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

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挺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野草四體毀殘雞犬牛羊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

斯何心哉今已無可柰何則其策莫愚于清野矣近者檄其城中預稅一廬稍遠者檄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薙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既緘書以授使者而因采綴所聞作二曾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巳未正月十四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

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衙厓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徙菴鄱陽人

子相文選第五卷集書

古鄢鄭二陽敦次甫評

琅琊高名衡平仲甫參

從弟宗名世艮鄰甫較

從祖姓姪姜承宗開先甫編輯

報阮督學

歸在長安幸從明公游意蒸蒸厚也病免歸則又視我邸舍中既發且得共長公朝夕甚

幸甚幸憲旌馳越而山中人不得遽訊以書時見越士以邑中子弟召授經來則往往述明公視學事以為明公兩究近世希覯也僕誠私心快之會嚴博以職事赴越當首謁明公遂托一書謝昔悰兼布鄙臆于下執事唯明公財察夫島夷入冠吳越殺戮焚掠數百里為墟今古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至盛也相持四載曾不得志於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為島夷觀笑何故哉僕則以為不土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初上夷變

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庭臣持議者以為夷入如風雨飄忽吳越人蠕弱不能持戈不足恃唯調他方勁兵往剿可期而禽遂使侍御史曹郎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援司馬司馬渡江送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共帳具散牛酒

金帛勞士僅三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既抵越一接戰輒墮夷計中枕藉如山餘者望颷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往往從海上意氣而北不懼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島夷與中原之冠異往歲師冠起河南大軍一出輒剿已剿即勒部散去此宜於客兵者也迺島夷者如魚鳥之在江湖林木

出沒聚散一瞬千狀其勢難以盡剿唯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爲至計卽使客兵盡勁可恃亦豈能常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爲我禦夷哉護戎將軍勒千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其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旣已竭江南租帑不足給之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爲夷益衆亡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

非閭閻編氓而與今吳異稟哉士亡論强弱唯其練敵亡論衆寡唯其氣爲今計者唯練士倡氣之策總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吏鍛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得海郡士盡勁亡論今變可彌卽他時夷來亦何恐也且又亡大費越中人往往言夷畏寧紹不敢闖疆盜寧紹人各家海上不鬭則失其居夷來輒倂力持刀格夷夷輒敗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强弱頓殊哉邇者

主上忿師久無功詔捕總戎司馬罷諭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之衆以冀成功僕固內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日益解散去護戎者懼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且腹空無糈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兵而日夜練吳越者甚便今楊公

新拜命且明公雖總文事慷慨戎機當得朝夕見胡不以此陳說楊公之前而贊翊之僕蓄此衷長遠矣睹於近事益忿不敢以聞楊公而爲明公一陳者知明公者楊公之所取信故假明公以信鄙言也亦唯明公有以敎之

策練土著罷客兵甚善婉曲之致更無匹也

報袁二丈

東去海上咫尺耳況與丈又經年別也迺不得乘月放舸一奉顏色顧辱再遣使來佳篇枉惠把讀悽然離緒交情轉加勤篤海內相知愛孰逾丈哉更讀諸律詞調精工妙非言及即使拾遺手綴何加焉所諭東土留瘼備見仁人君子所爲心者月偕州貳移楫湖東遂蒿菽空舍無遺穗父老環舟呼泣舟中者

無不人人隕涕罷酒也州貳移書于府府亦有報言及僕力所能及豈敢有愛也使旋附謝近卜墅頗佳十月既望翹佇仙槎摘蔬泊醃細譚款昵耳

報何侍御

世道日趨士節愈墮縉紳先生高冠華舄乘良刺肥擁容雲霄坐期顯爵其視國家利害大計若罔聞知不當其事者委之分有所拘即當其事者又委之勢有所制惟取夫不切利害之端亡關身家之策者稍稍補綴便已赫然稱才雄視流輩矣足下獨爲國家思千萬年長遠之圖即又毅以身任此豈與前者

同軫並駿哉鄉讀大疏令我飛揚孤楫北來會憲旄西鶩雄心鬱抱披拂亡遺登高作賦索楮揮毫閣中鬼神至今颯然動色誠百年嘉勝矣展別東行夜抵夏津形神困頓僕馭顛頓行路之難令人興嗟高卧兩晨方得束帶正擬命筆譔理鄙語以待將命將命乃今晨叩門至矣起奉華牘展閱數過深用慰喜次於面侍也使去附致耿耿兼謝宿擾

報陸長庚

暮春一爲緘報便又深秋望足下片楮心目斷絕豈忘之或遂棄之也家大人書報六月大雨至使鷺鷗棲我芙蕖館中則足下南墅當不能拒波浪浸几矣細君諸郎君豈安水居即水中拾一二穗穧歲計何恃大爲足下稱苦足下既苦窮乃禹君又竟長逝又何也往歲僕走別禹君則禹君尚挾刺訪客僕意

既能挾刺訪客又安有病即病亡慮也不謂遂已夏中方對客餐聞之輙棄餐泣數行下此君負奇使氣口期期又好文致其詞此俱可書足下宜書書成報我當不使此君遂泯也其孤發抱影何恃爲命足下及伯華諸君負高義當後已而先之簡罰中得稍直二金以道遠不能買雙雞斗酒而哭之足下其爲我遺諸其孤時夜直省中秉燭書此朋好星疎存歿關念投筆長歔不能爲心想足下同之爾

子相情重之士也想其手神確厭此世界者觀其於別離生死而知之

報鄉中父老

家大人憑恃諸父老之寵靈而以並者稱則既已受貺矣乃長者不棄其舊而又儼然辱之以言登之楹宇星辰並麗也則豈惟家大人賴之其自臣以下皆拜長者之賜舍弟以報書來乃在歲之十月而臣是時方陪諸大夫末議計吏省中嚴不得接家人語今年春二月休沐歸邸始得把書始悉長者所爲錫

言於家大人狀也則命侍子焚香南鄉再拜而謝之仍遣一介以申於下執事其不能上壽長者之前以效其區區亦惟長者諒焉

報王司馬

臣之辱愛於明公者勤矣卽抱區區不敢輒有以及節鉞誠懼之也乃明公不棄其愚又使使以書辱之而重之名醞臣也仰辱明公之寵命敢不祗承謹北鄉再拜而受之仍以分飲於二三子之同志者以昭明公之賜明公開府北塞累挫大虜俾之投戈棄騎而走動名駿茂麟閣其先臣竊家大人世講之餘

亦何幸遇分光華而快焉大兄大夫名德絕采卓冠人倫不以臣爲不肖而收之二三子之後而辱與之游此義金石罔刊矣使者北騎敬具一言以謝明公臨楮皇懼

報王司馬

自大兄出使遂不敢以一言輒上干旄顧所為感明公之愛而深念大兄遠違者其情山積也秋高馬肥胡騎不敢南嚮明威所及蕩里生寒明公之巨勳茂勳並於日月矣國家計功而酬則如明公者宜何如處焉公快私忻式言鼓舞人便敬上起居唯明公為國家加愛

報趙山人

趙先生來辱幸賜書又賜詩詩七言凡五首誦之鏗鏗何其詞之粹麗也即情又忝厚乃不能綴數語奉酬山人山人其信我冗冗矣山人老矣顧益賦詩寄遠作少年語即山人少年時何如又恨不能以身當之也風塵中事不可聞于山人山人吾自愛即今世求如山人頹然稱八十老夫而猶作詩若此者固

已鮮哉

世俗所為山人者風塵日不給豈暇言詩然幸不言詩也

報張範中

鄙人結髮學語時則家君具言江上張先生者博學工古文詞即已時時嚮往後聞從諸集中得讀足下一二大篇則固翩翩漢魏唐宋以後希覯此語矣抱痾湖海妄有志於作述之途以揚在昔稱雄天下而文采未著私心病之劉子來拜翰言且得讀重鄉諸叙則喟然太息深媿足下博識公心又幸諸君子

得以托其文於不朽他日海內談文獻者以揚爲稱誰之功也書中獎借欵篤俱愧鄙人之心至爲文義公輯文托梓則又桑梓百世華艷豈鄙人可致私謝于足下者文義公勛名夙著藝采特湮僅有所傳家梓詩亦日就損壞難讀至其自序中所稱文百篇者即所一字片語不可見聞蓋其中祚衰微不能護守篋笥至於皇綸箋札往往流散村家況遺章散帙何望哉及書來乃云得文至百大喜輒以告鄉之父老又大喜靡不感嘆足下用心勤厚使文義有知即可以報足下也文義之文托足下足垂久遠何事鄙人言顧既有重命且幸生文義公後則亦不敢不勉綴一言以報然非盡得文義文詳讀之則亦不能妄爲之綴以遺慙於下執事敢于記室祈其副錄已畢讀廼封還不竟留也文義公後有

揚司徒公胡督學公揚以才胡以節俱籍籍負重名邇山居寡務採掇邑乘求之二公之家各出其詩文百首略爲收整繁蕪約取精要秩井井矣意欲足下各惠一言置之重鄉末帙則豈惟往者佩恩哉二公履歷畧具維揚新志中足下有儁才至意當不厭斯談矣南北相距不數百里廼不得乘月問舟與足下共坐江磯之石析言叩隱廓我壅蒙言之

抱勞而已劉子有江干之役敬附一言爲文
義謝情兼致私悰于左右亦惟左右賜教焉
隹刻之惠併用增感
爲古人惜片字寸言他世高其誼猶淺也
一段憐才之意眞不可以形容則公此牘
亦自有不朽者在矣悲夫今之按劍於名
流者當日誦公此言

再報張範中

日劉生去草卒勒二書二詩是日有客携卮
見過抵暮劉生秉燭侍書書既已不工而客
復停卮促起遂漫爾放筆不復簡省輒命投
函詞翰惡鄙誠所甘心若復謬訛愈不可矣
劉生已發乃大追恨及生回則已辱足下賜
答啟函持翰太息彌襟眞志華絹種種盛念
至得文義手稿二帙尤動百年俯仰之感讀

書中語周環不能釋去詞高旨遠渺浩難闚
重鄉錄序植義秉公然心彰隱采甄序百世藻
品羣言眞鄉國之奇觀而藝圃之上選也文
義一序尤爲詳典公去今百年矣世事日新
前修愈泯茲春中丞鄭公下檄郡邑爲文義
整丘廩嗣作傳登石又得足下輯文候梓闡
發幽華俾文義生平塵心東慮沉欝百年者
一旦昭彰時人耳目此共爲益視鄭更鉅矣

三報張範中

客冬維檝湖干則劉生芒然奉書還報兼之佳梓三種辱之時迫霜雪日夜走遂未有以復茲宜復書中所采當時諸大貴人語意旨甚厚嗟乎僕何人哉足下乃以爲可語則亦不敢鑰口稽布區區夫聖人未嘗顓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曹劉李杜者流相繼飈起卽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極

稱道之也千載榛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覩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於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於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不及牛馬也卽婦人孺子而咲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僕於今世最稱鄙頗乃妄心詞藝以托於君子之林若臨淸謝山人榛濟南李郎中攀龍湖州徐比部中行南海梁比部有譽吳人王世貞楚人吳舍人國倫數子者皆海內一時菀林極雋也僕亦得以奉陪末論共勵斯盟淺積弱培卒乏奇思近復僻居湖海朋友星疎芝木在謀斯理獨慮向來一二小課亦漁樵松月之間偶寄逸抱耳苦不自知乃以請

於足下足下不責其愚頗漫爲好語至重重其詞顧當之者何其心慙貌悚也楊胡二公辱一言便可長聞於世其集稍有銓次卽馳以請茲不能申敬於左右臨發當別緘遂不繁詞

二牘惓惓于文義楊胡三君之剩簡蠹蝕何古處也故備錄之以告天下之長者

而鄙之以為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也非忌則愚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為天下重也而乃詘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為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疵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于世乎適足取咲而自黙耳聊取足下所教我者以復足下足下其涵釋然於鄙人之言毋為諸

貴人所惑而且以惑人也有便再托報音

論文人之所以傳也亦確然矣在當日風氣所係其言故如此非諸君之才遂不及今作者

報黎惟敬

鄙人之聞足下於二三子心甚也一見足下蘭若便令灑然再醉二三子邸中則一日千載矣我二三兄弟一朝舍我而去之卬又不能留足下是天之欲廢吾手足耳目也又何言哉又何言哉方足下東時鄙人憒憒伏枕遂不能有以效芻秣二君並舟而南蚧盃嘯詠大是樂事昨已誠舍弟遲三君湖上倘不

過我洲前大醉者恐桃花流水相與咲之君歸羅浮其伐木結廬以待鄙人鄙人將携足下拾芙蓉以觀滄海耳

報明卿

日與二三子燕市遊手足耳目也昨悲王生去尚得二子破之今二子又去矣僕即悵悵安所措語乎前視足下邸中一上騎便覺寒氣射人至省則百骸如火狂惑昏憒時作夢中語方其憒時不知足下去也稍定乃知之則心痛欲割耳再一日强視徐生既而復困對鏡日癯咄咄不樂輙又爲簿書所苦徐生

薄命又夭其子含淚登軺去住增怨昨者馳馬西城忽欲投刺足下既而念足下已東輙淚滛滛下掩面反走足下日就江湖形骸漸放鄙人孤遊棘莽蹤跡可憐握手何時傷心無已昨已移書舍弟誠其出迓于旄射陽之湖西三君共棹而東醉我百花洲上則辟蘆楊柳將分華割榮而快焉病中據案申惱展筆屢投悽悵無極前途自愛時惠德音

報元美

鄉者與足下別至悲也即夜聚兩生解之今兩生乃相繼去矣更悲更亡以解及使來奉扎乃又爽然若足下爲我解兩生悲也諸品之惠念我念我見懷一章慘然難目酒狂詩態總爲諸君頓減耳若畏名而除豈稱鄙人且外此二者更復何名乎夷齊賦幽遠奇欝大類騷經七言一幅雄渾卓絕如千峯北斷

初連色峯排紫劍挿胡天當與崆峒盤山並峙矣足下窮愁出塞乃更自雄於文即使放逐足下江南者又當何如僕不能自必其必足下亡恙請以身質焉明卿六日南子與行乃在十二日竟夭其子灑淚而去僕一病幾作末別近復稍稍健食然日遊諸衆人不得措一語出則不知所之以此憒憒眠耳使者歸速草草具復其奉贈諸篇病思稍起即爲

之
此亦相知真境也餘于碌碌何足語在先
生亦云

再報明卿

子與行偷病題數字往報投筆淚灑不知所云及使歸奉七月手書啟封黯淡至不能卒讀足下以郊行不見僕爲恨豈知僕當是時乃憒憒不知足下去也足下去尚得子與一二晤言今子與又去矣孤坐而悲萬念並起躍馬出署竟復何之或有美餞名醖藏之誰待欝抱日起孰爲宣之驚人佳句其誰許而

歌焉俯仰傷懷寸心萬折既而自解借使僕與二三子隔千百世而生如左馬李杜者則亦何得二三子以爲權乎且長安中貴人不少吾彌以二三子視之亦胡不得而惟二三子是思也則輒自覺其欺爲悲更甚耳足下與子與並醉而南離情日損獨子與念吾病恨足下不見之也所爲贈足下行者文一長歌一絕四二君共之稍得病思佳卽爲綴報

何敢忘之乎足下亦何得亡言也我輩旣不得握手則時時洽書相報庶慰長饑

初讀諸札擬存言兵事關利害者其涉風雅則舍之如此等札子覺淚痕尚在不忍去之矣

報于鱗

使者上殿最旣辱書又辱之貺足下何勤念我也使者爲僕言足下已函寒具而東意不能須臾待僕心折此語矣僕之遊諸貴人也諸貴人目攝之日謀中僕幷中僕之游僕則甘心二三子何罪焉足下之不遷累言之則姑累應之已乃竟不遷也每一念至輒怒髮上指冠雖有裂冕而逃以謝足下爾元美語

我七月嘗與足下登太行白雲莽亙山川颯搖二子愼之徐吳二君塗中累札慰我寇大入懼未渡江也蔡姬亡恙瞑甚加以風雨一唉一唉

報陸長庚

溪上結廬幽棲咫尺頻辱進艇叩我石門對落花之繽紛坐明月以嘆息玄言獨契華藻時抽取之寸心便擬千古秋夜深談河山頓隔一水盈盈竟阻握手是造物忌之矣既渡淮稍得謝客乃索篋中佳序竦意而讀焉一讀十起頓足長嘆自束髮内交茫茫日遠足下以數語紀掇往跡恍然昔驩意氣不殊容鬢漸改因之傷念及讀洲上語則又洒然快心足慰離索矣一抵燕便作案牘中人羣吏環趨如對魑魅百苦攻人肌骨欲痛此狀不能縷報恐百花樵客聞而咲之足下龍卧滄江雲深霧遠丹經在握白日難欺間以其餘綜緝昔釆俾左馬曹杜相顧失色吾人之上計也頃者春水漸深魚蝦可網足下箕踞獨嚼散髮長吟亦有一念以及遠人乎柰何其

亡姉也

報肖甫

鄉携二三子游足下至驩也足下而去實勞我心春中王徐各使吳且罷爲從事以南長安中遂不能出片語矣憶足下登武夷羅浮南窺大海弔梁生之盧而綴其遺文以歸時時快之不意足下乃奉尊君諱返蜀也則吾數人者鈞窮途矣足下讀禮之暇上綜千古采其英華時復濯錦江之波登巫峽之巔挹

杜甫草堂而俯仰焉則與二三子飲燕市中何殊也王生近遷齊憲視戎事徐卿留滯江南而明卿雖適乃能日抱白鹿卧獨使僕偃蹇時氣鬱亡賴行將拂衣長往南游吳楚西窺巴蜀訪足下之廬爲十日之飲足下其餙卮而待焉使者歸因授一言以報道遠情長臨楮軫結

報元美

冬間得足下一書知東事甚悉使者竟不至未有以報僕已逐爲閩吏矣僕遂不難拂衣第以大江以南天台武夷素歷意想者亦何可不目倘有餐霞茹芝者乎即脫屣而逝耳昨會太宰公稱足下非謂一豸袍慮也行間厚尊公賜訊兼惠之夫廩愧負長者幸爲我謝焉今已放舟南下秋中方得渡江足下向

負我詩今武夷者亦何辭也川塗逾遠音告頗艱願爲斯道自愛于鱗處倘有便札其致區區冗極不盡鄙悰東望於邑

報姜使君

往歲辛奉干旄足下觴我西湖之上一日論心便足千古使僕耳目駭嘆如登崑崙閬風從羣仙遊也含嘆而北未幾即聞拂衣僕往從無繇日增太息每與縉紳先生談人倫之高致必首足下至於吾黨猶數數焉自王道陵夷士風日褰世之學士大夫命視簪組佻遇泉石一聞足下之風不唉其迂輒議其狂

然未嘗不瞿然驚赧然愧也則足下所爲拂衣高蹈雖若悠然于天下之蒼生其足以愧夫沉溺于富貴而不知返者功偉矣昔潛耻折腰五斗賦歸去來詞萬古嗟誦焉即足下所爲文辭詩歌何莫非歸去辭也則潛以來足下一人而已嘗欲爲足下賦繼潛之篇第以身遊塵中乃作塵外語是以展筆心愧擱翰屢投又以隹稿三帙金石罔渝恐托非其人有所遺惧日月云邁遂至於今顧所耿耿于足下者未嘗一日去念也貴鄉人來輒問起居咸云足下謝客高卧經歲閉門僕則以爲足下將上采千古旁綜百家玄草時抽丹書日握俯仰宇宙何所不得哉鄙人慙負足下不能先時掛冠今逐爲閩吏矣鄙人不難長往獨念大江以南名山大川賢人隱士神仙靈異皆生平神遊未覩者亦欲假此以酧

宿抱行當泛西湖登會稽窺禹穴入天台鴈蕩以及武夷順江而下則先訪足下之廬因與足下尋匡廬之白鹿撫洞庭之蒼梧南泛蕭湘西窺巫峽然後傷帝子之高闕訪彭澤之故墟結廬而隱以畢愚志胡不可也足下其有以許我乎今當發舟而南因緘數語托薦考功轉訊情長詞簡不盡區區願言自愛以慰饑渴臨楮無任悵結

報子與

郵使歸凡再題尺疏往報重之片詞書來乃責我疎違豈使者俱化爲殷生耶毋怪足下怨苦也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叅議閩藩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環珮珊珊矣朝覲朝牒足下乃又出守汀州豈亦武夷君意哉名山久埋沒羣公句中萬古精靈待我二子足下

八月遲我苕霅之上登天目泛西湖然後聯舸而進豈不可也李王絕無消息明卿時有書來乃得高卧白鹿奇矣奇矣僕已勒馬待發口授數字往報握手有期不盡覼縷

報吳峻伯

自王吳諸子去國耳目久饜得足下再至爲我起之握手以來無間日夕停盃展翰投筆高歌金石琳瑯紛然四座奇句險語驚絕今古萬象爭趨三才失色風雅以還鮮見其儔矣造物忌盛鄙夫當之故人憐我時時召我爲別偃蹇流落之人無所比數然而神遊八極心惟千古此足下所知即使重之放逐愈

益助我長往耳將發之夕寸心欲裂展筆數十韻皆從涕泪中來他人讀之靡不悲絕况我兩人哉花下停觴便成萬里舍妻東馳肅目揺落回盼金莖白雲障之數日即聞東曾之命輒爲慰喜非一學椽便足爲足下重得假此聚首廣陵天目之間殊一大快耳刻下解纜吏歸授數語往謝足下旣出助甫益孤其將謂何祈爲斯道自愛臨楮於邑

報元美

鄙人發京時留一書數詩史鴻臚轉報當不至作殷生狀也方渡淮島夷環至自戈戟中一覲老母卽日夜從諸父老負矢石坐睨埤而賊從揚冦郵已又冦寶應縱火燒千萬家風烟亘天連十日不滅孤城只尺如坐甕中此共抱怦怔難制矣賊幸大掠徑東方問枕簞而健兒乃又持足下手書來啟函大笑樂

已又讀放歌行辟則大華諸山突起几席蛟龍大呼風雨驟至非鄙人當之幾至顛倒足下別後乃作如此奇怪而感懷諸篇悲壯慷慨一言一淚使後世讀之其謂此時何也坌開北鄙警甚爲尊君作苦北自百年恒跡乃致峻責固足下遺之矣昨覩灾部令人驚恐誰共召之獨遺主上之憂孤臣萬淚無地可着閩吏至爲言春三月勁夷二千直抵閶省焚千家滿載而去乾坤生事竟作何狀鄙人稍稍可舟卽渡江一覲家君便束衣南下川塗隔絕音告漸疎所幸者朝夕子輿及武夷諸君不大落莫于鱗稍足自慰明卿久卧白鹿洞中書來意氣更可憐耳

誦諸扎覺有哀魔入君腕中矣

報白伯倫

暮春握别便迫深秋言念舊游秖有悲嘆數月間里舍僅與島寇周旋烽燧戈戟日悚耳目入秋後疾江上心稍稍定矣始得奉令先公集環讀之辟則涉瀟湘對明月冷冷灑灑暢心也輙用點綴志之共不可讀者夥矣已綴數語何有先公顧於鄙人憐才之心稍致區區焉原草四帙謹函付使者以歸秋風高

厲强飯自愛赴闕意甚蕭孫家大人置之理棹南矣故人亦有念遠人則時賜片語訊焉

報子與

歲晏追歸竟阻握手計足下方躍馬臨戎何嘗不西望歷念也入春得郵緘知寇被創去足下英氣哉護軍來又辱二札兼以大賚念厚矣顧歲時例不敢内饋極不欲負足下高義又不能不爲衆人耳目慮也輙歸之顧心藏之矣其二臺約議亦嘗冦起時語今遁矣而督府又方急海鯨何暇西藏哉足下趨郡

郎手干鉦且國貧苦征調僕時爲督府謂之督府爲言何不便宜從事此確語也而督府亦時時亟稱足下所諭當更爲轉語天涯歲時大有江河之感白雲在吳公等又復散處秦齊汧楚之墟也柰何不令兀兀哉

報明卿

四月出薊留尺牘荒詞劉武庫邸中計楚騎日南可抑白鹿也今歲暮矣足下曾無片言隻字訊我豈忘我哉夏中還廬幾爲島奴所苦秋渡江遇子與共醉華陽三日已又登燕磯眺鳳臺稅駕白鷺之洲呼月采石之巔西睇楚雲心神飛越十月抵武夷掃石門蘿放歌長嘯青楓萬里白雲滿衣苦憶狂奴寸心

如墮耳子與日坐烽燧中却有佳句元美贈我長語奇麗動人足下久負武夷詩不報何也吾將遣白龍而問之江上閩足下量移南康大令人生妬豈白鹿遂作君家物也昨有人言足下與王督學徧廬山游二美並藻江山生色可使遠人得聞乎貴鄉姚文學奉其尊人北歸便訊起居更數日僕與子與有顓使於足下其東筍草而待

報明卿

別足下日月頗遠顧時時念之至於登眺江山雲霞莽互不得足下楚歌放之爲念更深矣然足下坐廬山中即得五老白鹿日相酬酢恐未盡解足下語也則足下之念如何僕之入閩也日手戈戟從徤兒游然坐卧青山差極快意子與相隔千里雖阻而譚鄉書甚勤足慰離索獨足下與李王二子經年不得

片言然二三君子豈容一日忘我哉昨貴鄉姚文學歸附尺牘荒詞往訊茲遣乃子與及僕顓使也敬問楚客楚妃楚公子起居亡恙其洞中詩自春以往者悉亟授使者歸也即與足下枕石而醉不殊矣玉華一篇用寄遠臆武夷片碣遲君久矣

報阮中丞

奔走以來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日者關報恩及馳至郵則公已揚舲而去北望流涕余襟浪浪時炎兼恩驅恨不得身代之 聖明在上當遂表白利害禍福惟所命之臣之誼也公之講此舊矣又何俟乎僕之言僕之必言之者亦憂公之深也餘者僕難言之矣

報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爲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从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爲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既不能

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詒夷禍淸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睨睥間守睥者覘其夷也遂驚而逸旣陷華人乃又先之詒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闢門以入見其纍纍然繫者以爲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

而掠即販絮腐糈亦喜而内之囊中人言此何宴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貿夷今且各持其金騎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爲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巳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周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爲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眠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之僕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謂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

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報李于鱗

自鄙人去之閩閩去秦萬里亡論尺疏難題卽有夢思亦荒荒汶汶迷不識二華峰嶂也日覩仕牘知有代足下者乃足下遂謝病去則投牘而起太息彌日僕故有去志聞足下去卽起還内誡婦理裝會島冦急日夜負戈逐冦不得請然此心已落海岱間矣足下歸携王郎登日觀坐天門東闞滄渤南眺閩楚

悵仙人之後期憐逐臣之未返則蕭然有風雨之心哉明卿日卧白鹿不大落莫子與侃郡戎馬者半矣鄙人明春幸不罷卽亦上書自罷三四月間定得與足下握手長嘯醉恭夫人酒耳曾君以徵兵入齊敬謁足下其歸也請束秦草遺我向所贈足下二華之篇不可讀則已可讀則足下何能忘情於武夷哉太夫人公子忘恙謹再拜以問

報吳督學峻伯

自與足下握別紫薇而南也日遲足下廣陵消息斷絶乃遂赴子與華陽之約然未嘗不談足下高雅至惆悵罷酒也足下停車泰岱覩周孔之故墟釆管晏之遺事且得近携王李遠睇蓬渤壯遊哉鄙人以往歲十月入閩卽歷山海之役夏中負矢抱關凡兩越月不休衙矣今且護蒼梧軍三千以歸足下視鄙

人何人哉而今乃若是鄙人卽非忘情人世者顧覩此五斗實不勝其身稍過計吏之期則題尺疏上求　明主乞湖上扁舟以去二三子其坐日觀之峰待我相與大醉十日作千百佳語因之短笻五岳不返矣足下以爲斯事何如折腰奉懷數言聊以代面

報李吏部一元

往歲公上書言事時鄙人方竄伏草莽中也則巳知時時嘆息之矣後鄙人爲郎居長安而公乃留滯兩越巳又聞賦歸去詞焉世路多岐竟不得奉明公顏色而承其緒論固命哉偃蹇閩南遇曾子愛其奇氣疎節而深交之其以戎事行也因託鄙言以寄遠臆鄙人不諧于世甚矣乃爲五斗不卹去今且去嵩山之陽能容我小築乎唯公有教言

報子輿

先是二日二健兒歸付之尺牘是時羣酋戢不掠巳發書乃聞其在順昌道中要葉氏姬於輿中而僇辱之巳又掠其𦤺金以去其姬名家女也媿觸石而斃僕聞之怒髮上指冠巳檄從事廉狀以請其酋長亦恐恐待罪僕誠不能愛此一官而令匹夫匹婦之仇不報也爲此星馳而西五鼓抵歸化日不交睫者兩夕矣蓋恐塗塓不即徙其孥孺雞犬故㝽至而坐徙之蕭生及從事來兩辱書知足下之遲我深也僕即不念碧雲獨不念足下哉且羣酋不出瑞金僕之轅未可東也其勞軍諸例巳具公牒中西報十日矣只尺握手心神飛越

報顔使君

夜月聯舟秋雲登閣寸心獨結片語相雕金石有銷此誼難泯矣足下奇氣疎節鄙人何幸得以挹其光采而欣艷之而足下視我又骨肉而加焉則何報哉玉華一别月暑西馳古驛夜蛩孤笳兼發四顧寂寞誰與爲歡是時足下已捨舟劍江之濵飲馬金陵之渚矣柰之何其亡姤也今已幸過清流羣酋願哉再五月抵汀月朔展矣屯署竹空可無斗酒待我乎

報阮中丞

自公北行泪未嘗一日不垂垂下也道途遼遠驛使希濶日暹北音不得時時軫結道經樵川得報乃知　聖明果察公之寃而薄遣之歸矣是夜徙倚嘆慰營營至曙我公辛苦戎衣日月長矣乃得暫卧東山一蘇息之是聖主之恩深也謹遣一介恭訊起居

報顏使君

別公一月矣在闈中日會徐使君則未嘗不日口足下高誼至竟其酒也心揺揺嘗依劍津之上即廣陵明月反踈之矣

報汪水部

別而南再授衣矣北睇金莖白雲芒芒念諸故人並馬鳴珂聯席抽藻何啻壺嶠也萬里之外日睹戎戟櫛沐關山兼之風露漸成病子矣子與入燕羣公聚首故人亦有遐心乎

報余德甫

僕之登釣臺而南也問足下方視篆天台只尺缺覿固數哉足下何日復之長安昔者素衣今復何似知五陵氛垢不能上足下衣袍也之子沉淪時時爲人誦之足下勉之矣子與入燕夜談時倘念二三子萍散也得無長噓罷酒乎僕之狀子與盈抱矣足下毋須問之恐益令足下嘆也

子相文選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宗臣撰臣有宗子相集已著錄是編上詩一卷文四卷爲鄭二陽所選評姜承宗姜紹宗所編輯於集外別行者也

九愚山房詩集十三卷

〔明〕何東序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愚山房詩集十三卷》提要

何东序

明、稷山人、字崇岩、號肖山、嘉靖進士、守徽州、剛毅有執、以巡撫檢校、毋喪、徒步千里、廬墓三年、以忤高拱歸田、凡四十年、有九愚山房詩集、門人私謚文毅

（中国名人大辞典）

維
萬歷四十年歲次壬子四月乙丑朔
越廿七日辛卯
皇帝遣山西提刑按察司兵備副使分巡
河東道帶管布政司分守河東道許
維新
諭祭于原任巡撫陝西延綏等處贊理軍

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東序
曰惟爾性資剛毅才畧淵宏轉餉邊垣奏
膚功於寇警詳刑犴獄持平反于民
寃出守名邦晋司兵憲壽膺簡越專
鎮延綏方勒紅山以書勳遽帳白雲
而返服懸車已久易簀忽聞爰霈渥
恩特頒祭葬靈如不昧尚克歆承

九愚山房集序

夫世所稱不朽事則屬之功業文章矣第兩者恒相左不為用故銘鐘勒鼎而未必其嫺于詞即雕蟲削楮奪天之工而徵之措施百無一監焉蓋兼出之亦難矣不佞獨得之肖山先生焉先生於不佞有國士之知顧知先生者亦無出不佞徃者先生

撫榆陽不佞執役憲使出入鈐閣一切治辦親炙先生鉅者斧斷撼者鎮定天下遜先生之不可窺以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為文諸體畢備雖鞅掌而不煩於揮旁午而不置於探天下遜先生之不可窮以詞先生兼材哉居嘗憶先生昨歲年登古稀矣中外敭歷者若而年其間抗疏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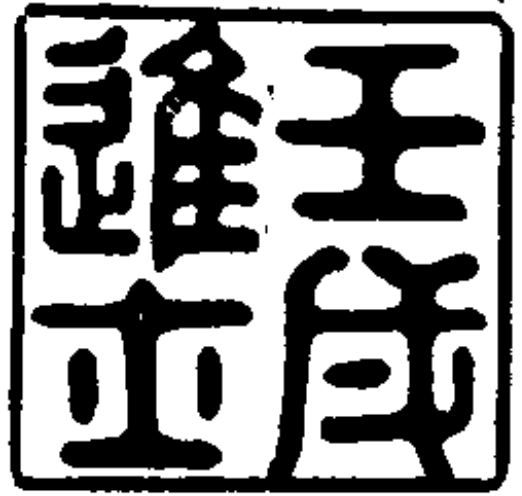
者若而氣今狎鷗踵息者又若而年然以閩三晉大夫則蔺允昔也蹻徤昔也先生且從山中遺九愚山房集徵敘於不佞不佞得卒業益嘆先生兼材哉夫岩壑之枯槁不縈於懷符僊爵也竹素之優游弗逮於銘鐘紀帛也以先生匡時之畧經國之猷可以奠宗社潤生民而厥施未究往往

貫其餘而騁於劉曹李杜之逵觸境而收之自心而聲之間以其浩蕩沈鬱之思發而為閎深奧衍之詞上規秦漢下薄魏晉而旁出入於香山眉州之間無弗臻其境而極其致者風雨發於唇吻雲霞爍於簡牘不鐃鈸而工不繩削而合而卒澤於道德醇如也夫先生既以其宏且鉅者用之

於經世濟物復出其緒餘勒成一家言猶足以追正始之音標作者之幟則功業文章蓋兼而有之豈僅僅雕蟲刻畫與夫操觚綴文之士爭妍競巧於詞章之末已也夫古稱三立是同不朽先生既已策功於朝流德於鄉而復詒以其言垂之來禩然則先生之所得多矣聞先生夢遊西域玄

霄觀有曇花帝臺之兆乃者日尚羊於三槐四柳之間天錫難老則玆集也當有再續三續以富其傳者不佞俟之復贊一詞矣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前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寧夏都御史東岱舊屬侍教生
蕭大亨頓首拜撰

九愚山房集序

猗頓中丞何公余同季友所著有九愚
集集成屬余校誤余得而卒業甚公之
同於余而不盡同於余也當公垂髫肯
與余同游嬉臺陳光生之門已同舉壬
子與薦官既余成進士試政大司寇與
公為同舍郎此余陳情在里公亦謝大
中丞已與余同涑川王用中氏結社論
詩所謂同人同方者非邪此固公之同
於余亦余之獲同於公者竟其所造余
安能同其萬弌以公所至氣概在
朝宁惠愛在徼釁兩郡勳伐在邊徼而行
誼在里閈其最著如盧母夫人墓竟弌
季所以致惻栢剔兎之祥若是又安可

同邪公以弱冠登上第於書無所不讀然非聖之書則弗理也文則左馬詩則開元元實或間出晉魏雜體故其旨識者咸推轂爭長之諸以文屬者遠自邦方且揮毫落紙即羲獻不啻焉獨惺詒穴稜稜不能戶入新鄭相也而忤遼左帥也而忤深惟其意殆取義而生有不

用者以故中季寢蹇仕而已已而復仕升沉通塞曾不置念着有類於愚也者九愚之云非其自有哉余不敏安能同其萬一同而不能盡同與不同而同者固在此又余之所用以托於公者於椿其並蓋非一日之積矣其先開封公與余先給舍公後先舉於鄉同業於大司成朝同爨夕同籌出同轍歸而過廬舍謁余祖母大宜人如其母則余之同於中丞公蓋有自來矣即余不能盡同於公而同之大較如此實無間於同不同也公名東序字崇教別號肖丘聯第癸丑進士

萬曆己亥長至之辰

賜進士出身

進階朝議大夫

詔起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稷山李生七十弌叟承齋梁綱書

九愚山房文集序

三晉文章之府也龍門太史奉使西征南略遂以人抽史壹金石之藏詎不彪炳於世適其論詩書隱約輒見謂此以皆意有所鬱結不得行其道則通人行道之士固有不及文者虖恐偏至語耳解人柳州公彝屬文富其人登臺者

出爲司馬刺史業已俊傑踔厲足屈其坐以而交薦於公卿之門又安在戹窮不極不傳如呂黎氏所彈射云邪惟是約結恬愉不同致而詩與爲稚變文與相高下隨其心所躋陟何如非不一榮辱之感遂可以疲肉杞者中丞何公九愚集百卷自公建牙所歷擧安攘大略

暨駿歷中外弁卉山房所論著一切類結當季而感慨于古咏歌敘撰爛然檀佁者之蚩何其富也有如公豐施蘊度不黼黻安所衣被詞也有如黼黻弇而稍貶損要失權貴心讙其權覺人亦稍稍容公不齮齕公而令鞅掌王事兼休沐之期又安所稽覓石雲霞以發攄此

大丈夫之業哉故識者知公有爾雅風有臺閣體有成弘間先民遺意視諸汗窮愁之藹者大有逕庭抑以可謳可信之慶傷今悼故即不及如古文士發憤自力以鳴其志其意氣所結自足可傳之理當有人不知而獨得之深者則信矣夫天子之黼黻之性而山河所以道

學谷君厚也谷勛伐拯旅常而其循聲
連續破聚緣飾已儒雅則我秦郡人口
碑在焉時不佞少景行晉季頃濟河而
問民風豈惟谷麗鴻昆呂而芬潔水壺
隱縣式我諸大夫國人令吮并州孚浸
仁沐義之故懷滋益給夫壺又讀公之
文乎即其人可睹已集既就剞劂氏凡

經季而成曰辱問序焉不佞擇其聲而
唫之可已矣夫輒蹟谷生乎而追龍門
鮮梁之璧靡幾卯古士讀公之文序亦
猶即其人可睹已

萬歷庚子嘉平月吉旦

賜進士卯川道監察御史奉
敕巡按山西等處督理河東鹽課舊治門

生秦郡汪以時頓首拜撰

九愚山房集序

古君子際昌期修政行志勳業在天下退傾初服立言明志以垂不朽兼二術也肖山何公三晉望族擅海內文名歸政二十餘載登臨嘯歌手不釋卷檢訂今故所著詩文若干卷付剞劂氏題曰九愚山房集夫不于宦邸傾刻以傳名

高栖於山林古稀年捐貲刻以豈曰激卯藝以芳潤擷百氏以菁華稱博物君子已哉竊窺其旨或者虎鏡生乎廟堂以所經畫山川以所歷覽爲物以所程量而品題一檢朗麗及以念乎朱也闡繹衡德蔑洩性靈抒獨得以窺扶于載以極提衡今古得失以林泉以陶鑄羣

卓努翼名穀對家嚴于來閣垂典刑于後世庶幾哉公以徵意與易曰視履考祥書曰貽厥孫謀公以謂也慕茵乎不文好文不徒以言語文字知公者嘗相與宣布其事

三朝歷恒嶽易水遼海秦關其邊腹政績後先芳躅巍巍煌煌昭在

令甲皆所目擊而亟辭焉信蓋文章以闡世穀卿政事政事以爲經緯卿文章一而已矣公亟跡脫然爽爽朗朗標古以精更深奧過園居信宿動似率真譚吐言言理窟語語衛與慕茵乎亦藉以忘形忘年豁去茅塞若披雲霧而覩青天者然又不以賢智先人而以若愚自居

名曰九愚山房其汪洋宕度冲然穆然
易世猶可想見已信乎美則愛愛則傳
以天下文章與天下公必居得而藏諸
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兵備副使
河東蒙茵山人丁誠頓首譔

九愚山房稿序

長水樂和聲爾律父譔

客有以九愚集問序于予者予曰愚奚九也則毋以河東氏之若溪若丘臚而為八而夫且益之以何公者耶客曰然則予與考其人客曰是繇弱冠成進士駁歷曹郎郡藩臬間累成勞進大中丞開幕府逝將匡拂一世以竟其志而中

道以榆林去者也予曰然則予與讀其書曰是繇脫羈而攬轡而懸車其有所興寄感憤則韻而為詩不則其抗章引當否不則其陳議道古昔又不則其與把臂友生薄號相往來都為集者也予曰然則卒業之則有若磊然者矣九都

之北注也蒼然多玉而神或司之也則有若冷然者矣仙人之以雙掌承露即久之而敗桷殘椽時有沆瀣氣也則有若宙然者矣元理之以筋轉其囷圭合畢舉而下而暨于果蓏肴核必悉其所也其于古必不為胡寬之衢巷而亦不必盡合于古其于今必不為叔敖之衣

冠而亦不必盡離于今予窺公于離之間得公材予窺公于合之間得公法予又窺公于若離若合之間而得公于材與法與非材非法之際其有所挾而出者耶迫而動者耶其非有意于言不得已而有言者耶盖聞公柙巳嚴而守官抗廬毋夫人墓三稔所足跡不踰苫寢

側栢駉雉其精心格異族而見公詩如楊伯條沈宗約楊仲芳而下二十餘人請劍埋輪之風就閜拭柱之節一篇三致娓娓不發其氣將呼呌九閽而登閎六宇以不負于上下而一不意得遂以其欝勃懭恍用而不究于用者嘯歌而之乎一豎一埶間剸兕截蛟之手弢而

逃之乎課馬責鳥不尺幅半牘而蒸雲變霧之思舉積此者乃竊竊馬自比于若溪若丘若溝與池皃亭水之為愚也儼然與河東氏臚而九則吾乃知公之為九愚集也其果非有意于言不得已而有言者耶客曰然是可以序公矣客者何同署衛君廉為公門人

門人　貴州叅政衛　薦
大理評事王國瑚
職方郎中張應徵
知縣　曹桂芳
知州楊　教　張啓蒙
知縣邵希孟
知縣郭孔固
庠生荊天衢　曹亂壽
杜時新　荊汝松

常守謙　楊　璠
張汝光　郭　銓
衛　重　李良翰
荊汝心　荊南極
貢士郭孔敀　王一麟
荊汝梅　曹蘭芳
焦尚春　曹封國
王國瑶　衛　珂
張國慶　衛　敏

舉人陳國柱　曹文煥
曲沃張一鳴
弟　散官何東觀
訓導何東夏
貢士何東麟　何東鰲
男　生員何洪岳　何洪岱
何洪嵒　何洪坤
姪　贊畫何洪源
儒士何洪瀾

生員何洪澤　何洪琛
何洪瑜　何洪濤
何洪濱　何師程
何師顏　何南雍
何南極　何南金
何建極
孫　何起鵬　何起鮫
何起崙　何起鷄
何兆[illegible]　何兆禎

甥 生員郭之潘 郭之垣
舉人荆三奇 楊彥達
舉人張煥乾 楊彥昇仝校
安邑萬邦化 荆東周謄録
長安李 智 楊宗賢
孫光裕 胥尚節
稷山葛邦基 葛成家刋梓
聞喜温守志 印行

九愚山房集目録終

九愚山房詩集卷一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古樂府

上之回

上之回法乾旋天靈發威輅太乙應星躔稽古多寧歳逢時更祈年爕和同道德幻妄邦神仙遺風留舜日枯樹敷尭天小臣忝頌職長酤馬融篇

君子有所思行

憶昔入長安縱觀豆寰區交馳流水轂曉接承明廬鏞詖天上合軒裳鏡中趨朝回事遊謁欣逢開閣初片言明王眉七貴盡吹嘘慷慨顧賓從英風滿坐隅東家有狂士夌雲賦子虚上林未足美致主在須臾一朝富貴極歸着茂陵書俞乎即改容其如歳已徂何似鹿門公年年耘自如

閶闔篇

閶闔初開迎曙光八表洞達朝旣昌考鐘伐鼓會明堂来儀肅愼舞越裳禁林藍裔發韶陽詩境青精紫翠房調偕金石洽羽觴駕鶴乘龍樂未央一人慶萬國康何須遊八洞遥尋五色方願得九重千萬壽尭天舜日戴無疆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赤二馬相将君馬驀路寢儀臺亦奚為蒼龍騣父惟所適白鉄驕嘶日青山泣向風旋毛金絡腦攢耳王乘駿天池嚙杜蘅沙衍飲騄血無逢路傍兒常擬褱中轍浪説隨王毋何能御穆王但願從軍鳴塞北為君孫竹辨康莊試相驂駘愛不妨誰言聾蟲寸無長

古别離

蟲化雌應雄蛇老斷還續如何一去十三年望帝臺前涙盈掬黃鵠雙栖連理枝河清烏白會有期燕去鴻来春澹蕩寸心日上高樓望金門竹管河内莜誰云異植靡相向青鳥三山瞥如橋緑芷幾變皆前草章劉洞庭春色深武陵異域愁膺老鶏叫扶桑天下白故交新知形雙役别去不如未别心群居終日亦何益

燕歌行

一望輪臺三月餘容華遞減别郎初無情燕語落蘼虛有恨琴心妾不如池塘荷捲柳條踈鏡奩日月感居諸故篋香[illegible]侶裾單裁愁寄結鬢書雷門清涙綾紋舒一曲田饒走晝車秋砧調節變寒閶顧郎及早賦歸與

短歌行

三萬餘場一曲一觴瞌然高卧白日羲皇豊條春茂落葉秋摧天損已兆人益難回山都醉蒐提壺振羽一物不知萬靈奚取三清竹葉白味葡萄自醒自醉伊何予挠崦嵫烏飛孤林夕緩人歌夜長我苦晝短鄭人逃暑孤林之下巧於用晝拙於用夕

白馬篇

白馬誰家子緑轡縵紅纓腰下六鈞強目中萬里輕自違天子所直擣夫人城箭箙衝星動旌旗映日明後陣銜枚度前軍破竹聲陋持慱望

節笑指隈囂營嚴鐮息馬邑奏凱下龍庭但使
妖氛淨不求石上名

将進酒

将進酒夜繼日床頭一瓢示真率騰騰兀兀謔
能詰三月悠揚景物新東家高閣起嶙峋烏兎
摩煙相趂走桃李爭妍解笑人酌兕觥多舉白
浮生到處孰非客燈結繁花與未央輕風入座
當流觴更逢穆麥稱時稔烏梅女麪清百品江
夏内史無日醒桓温司馬耽伏枕但隨步屧任

追呼何啻對偶方酧飲對酌休聽獨酌謡七賢
八達坐相邀月吸柸危厭五斝雲捲笙歌薄九
韶歌聲舞影才消歇玳筵珠羣已蕭條芙蓉池
上徃芻蕘何况吾生不滿百歡容愁色在今宵
君不見天上酒旗恒星列地下酒泉出張掖人
無旨酒稱聖賢孔融何事饒譏刺又不見自古
帝尭樂千鍾仲尼百觚勝郫筒子高酩酊初無
量五齊六物自同風我今一飲千塲醉江邉常
笑三閭悴幕天席地舊有名寬容野老當中聖

驄起直趍東海頭袖裹一椎畜報仇激卬不受
千金重當年豪俠等吾儕名成垂袖謁真主歸
去何知萬戸侯

塞下曲

大漢嚴邉服於軒弋侵疆非熊羞後距扼虎啓
前行直擣浚稽下皇威遠燿揚七擒明不殺三
捷佇為光燕然未勒石凱入奏煌煌

班倢伃

亭亭青竹枝本自鸞凰族上凌雲霓天下臨篔

簹谷裁成齊紈扇握之玉盈掬素質託玄池同
心名扇貯金屋滌暑隨節闌皓色應時速承寵
須臾倏然韞中匱韞匱亦足珍所悲在約束何
如返巖阿籠煙猶能淑

紫騮馬

虎落横雲塞龍城列陣寒飄颻廻鏡甲蹀躞勃
雕鞍漢下白羊口宵征玄菟端騁先看獨立直
欲破樓蘭

關山月

大漢通遼海長城屬王關鷄鳴初聽徹馬首未
言還燕旗連影脆羌笛貫珠圓今夜閨中婦應
摧鏡東顏

鰕鮔篇

白龍墜清泠騰翥無階木鰕鮔偃牛跨相遭半
矜腹有時食五華俄頃遇四瀆豈伊尺澤流能
窺陵陽族雌伏雄飛未可期丈夫歷世本如斯
迍邅未際風雲會詹前金翅亦相欺倏忽一吹
一步出三百六十蟲其慄少年袴下築高壇賓

客[illegible]中列罻食自顧非奇舛逢人盡側揚一朝
雖與潔四海頌明良揮戈威武帳摛藻映文昌
縱橫狗衛霍絡驛續曹張屈伸淹速皆前定智
算研跦未可量

鳳臺曲

春樓曙鳥驚秦女弄簫聲翠袖凌風曳金鐶礙
日輕嬌人鶯坐語統砌燕含情蕭即知有路玉
管月同明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沈吟一停策緬然分索初廿載白
今昔嫵婉笑語時追隨野逸蹤衛足想葵陰戚
蹊謝李踖分渭東逝波攻玉他山石英妙諒有
成醜老終奚益忘歸草名樹背襟衿實服之善走窮轅
軌六合咫尺間舍我復何適知已在沈冥羇旅
空勞役相期返故丘同厲登山屐

遊俠篇

幽并輕薄子聲槩動年芳富樂揮虞鄭晞風擬
耕長結客傾肝膽搤擊任翺翔的皪鳴驄馬斕

斒映寶裝折貴公侯弟殺人都市旁衙官不敢
詰里黨更徬徨走狗長堙壍鬬鷄儼分行宵開
心未息屠隱姓彌彰床頭看匑在出門貰酒嘗
發鍘還技癢露錦上明光未受[illegible]公學羞稱漢
殿即玦雲或得便直欲靖要荒

煌煌京洛行

煌煌京洛於赫神亂結坤振乾奉符勸進四七
應期億兆歸順葆命日新載恢炎運一辭瑞圖丕
泣却非名殿永昌興學建廟闕冠百常皇風覃被

異域来王序㦤讓雄於古有光 解二 煌煌京洛大
師驟貴單圭鼍開中原鼎沸豈伊芝松邦國乏
瘁璇室傾宮自堕神器 解三 煌煌京洛卜宅自周
帝皇有命幺孽何求游童歡謠從臣嘉頌鑾輅
再還兩都一統 解四

白紵歌四首

年幾二七入深宮輕𧝓薄粉映簾櫳含嬌聚態
若無憑穿花蛺蝶逗晴空君王一顧綺羅紅侍
宴宜春曲未終仙芝不比衆芳同

魏王樓閣啓金魚熖熖蘭缸映碧虚盈姬承寵
奉鑾輿樓頭歌舞動襟裾雙鳴飛鸞㨪躊躇一
尺圓潭鏡未如佳人絶代有婕妤

鳳媒鴛翼袖雙垂昭陽殿裏薦娥眉王堦聽履
未移時金筋持紈衹自疑紅巾慢掩數行涕秋
風再熱妬還非為君長歌萬壽辭

銀龍金鳳起宵煙叢星度月澹娟娟三層閣上
列神仙乘風湛露預鈞天充庭奏鼓動宮懸中
和韶夏遞相沿不續吳儂白紵篇

鳳臺别曲

貞元帝子雙棲閣紫氛飄颻連五祚昔聞仙史
隨嬴女玉珮晨摇隔霧語笙篁宛轉下幽林千
里遥傳此夜心藉芷握蘭樂未已瑶堦相贈紛
旖旎研神嘯卷香多蠶空使昭容傳尺素

飲酒樂

渠椀晴薰蠻酒青春坐領良宵獨醒未必不飲
一醉且自千朝

烏夜啼

北風悽慘吹環堵啼烏啞啞聲何苦拂耳那堪
舒翅悲哀哀毋氏居無主遺孤戀張武狄門慟
伯奇 樂府之字 繼血和淚盡天聽何能畢鵂鳴白人
頭鵲巢傾墻木宛禽誓溺川黄鳥哀從穆何如
孝烏子䨇死猶嬰犢

楊柳曲二首

種柳城南沃土強春風一帶綰柔腸人生得志
皆前定何事齊居妬草香

種柳城南沃土深長條濯濯散清陰瑞煙尚有

重榮日一白催人思不禁

長門怨

何事長門暗君恩諒不同泚螢窺淺黛零露溽深宮團扇容初掩團輿覺後空妾心猶表力生死一當熊

襄陽樂

妾家夙住白銅鞮巫雲洛月兩相宜風裙舞袖垂楊柳蛺蝶含情持向誰結纜輕邀漢江曲奄留明月不知旭南飛烏鵲北飛鴻數聲啞啞搖

華燭

長安道

長安道楊柳雙垂好同心折送君迢遞關山杳去時燕子發新聲如今陌上萋秋草蕩妾守空閨相思祇自知年年新柳綠不染鏡中絲

公無渡河

勸公無渡河河水深且激奔雷地軸翻駭浪天門裂飛舞鬪蛟龍出沒忌魚鼈未受白羽方一箭誰能掣威犯陽侯波足蹈徒伙轍被髮自佯狂保身詎明哲生非文魮倫死為長鯨齧不見渡時人但見河中柮欲奏箜篌引先染湘竹血

羅敷女

妾住鄴城傍携筐獨採桑迎風攀葉聚舒腕礙條長九道叢臺起雙旌度漳水喧闐使君來齊稱麗而美美麗比徐公停驂向妾通丁柜猶有辨何事欲從風逢迎怯素手宜桑不宜柳君子諒有匹齊大終非偶

上留田

舂令飛鳴在原友朋良厚無源上留田讀書一

日未合逍遙堂上弗諼上留田云胡登木指枝弟死兄迄不存上留田投兎尚或先脫白楊獨吊孫兎上留田百鳥異形鳴咽二人同氣寡恩上留田王琳請先季縛李鴻乞代育寃上留田凡今孰如兄弟君子徽猷堪論上留田

少年行二首

長安列第競豪華才出宮門逐狹斜一笑千金擲不盡醉歸馬上䭾吳娃

宿衛從容下建章朱烟繚繞覓金張報仇幾處
身仍在腰下摩挲一劒長

宮中樂十二首

太液池邊萬歲樓君王日夜恣遨遊才從鳳島山
張燈熖更起鰲山結綵斿
金爐縹緲鳳欹斜露濕紅蓮灔月華激楚輕飜
九芝盖冋雲長駐七香車
廬牖簾銅馭晚風當窗織女望仙宮花前更進
黎園曲嫋嫋纖腰恨未窮

御溝垂柳拂樓船漢幸軒遊望若仙三島路深
通閬苑九霞觴滿奏鈞天
青娥朝簇倚蘭宮對蹴鞦韆上碧空美王飛瓊
鸞篦落綉裙斜映海棠紅
紅顏結伴邁陽阿如意風輕鬭綺羅學得教坊
新樂府鵾絃繚繞步廊多
千秋歌舞冠平陽玉輦宸遊樂未央齒漏競傳
仙客酒折花齊插帝城香
漢宮沅璧競芳年圓闕層臺敞御筵雲母牕前
花覆地芙蓉帳裏錦連天
鑾遊幾度下層臺白鶴蒼龍夜夜開宴鎬橫汾
樂未極上林還自射熊回
絕代容華倍可憐繁穠為李復成蓮褰簾盡道
迎春節不信長門信不傳
寶髻峩峩棲上粧樓前百戲儼成行藏鬮不用
花前鼓水殿芙蓉步步香
昨夜朱樓醉壽卮御君先唱鷄鳴詩酺來率土
知同樂不是宣和內宴時

燕啣泥

燕啣泥知如百鳥莫能齊頡頏不入正陽殿呢
喃懶向長秋啼但得黃家七尺屋翩翩歧尾掠
簷低避風勻雨隨時足兩巢四子當床育奮翮
雖無鴻鵠遙更生文雀勝鷦鷯連雲大厦落成
日畫棟將雛引賀僚堂上恩梁間語東君尺地
皆俠士性靈觧識齊予侮湏臾摇光燭嶧山何
妨戊巳培城拒東家萬室皆安堵

自君之出矣十首

自君之出矣鴻鵠分飛去思君念侶儔一鳴一
回顧
自君之出矣菱花對影傷思君重把照那復舊
容光
自君之出矣唧唧寒蛩聚思君遥夜吟月落知
何處
自君之出矣江流無斷續思君蕙帳空芳樹增
新綠
自君之出矣髻墮寒鴉色思君玩寶釵驀起簪

不得
自君之出矣女蘿蔓難餘思君附松枝早效天
孫織
自君之出矣關山萬里愁思君還自卜何日大
刀頭
自君之出矣坐對罘罳靜思君無怨言祇道妾
薄命
自君之出矣留恨合歡被思君一寸心照見迴
文字

自君之出矣裁縫寄羅紈思君和淚滴到處未
應乾

從軍行五首

塞外[illegible]塵驕将軍出渭橋邽月營疑斷飛蓬路
轉峣封狼下鷄鹿䩄馬度嫖姚繁霜噴畫角碎
葉射鳴鵰從来幽并客咆勃霧潛消閫外無干
戚凱旋樂自饒
轅門疊鼓向龍庭羌笛飄飄夜韻鉦點晨可汗
初頃顙縱橫太一盡成名

神兵百戰赫金方蒲海衡飈脆白楊見說研蹄
通膜拜旋聞吉甫美宣王
谷蠡雲屯塞草腓冢輪一度解重圍趁趄汗馬
歸来急笑縛名王獻帝畿
夜屠光祿散風霆倚劍蓮花帶血腥自罷漁陽
徵羽檄懸知麟影照丹青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屋上烏梁間客鷥遑狂呼又不見櫪下
騅駑駘相顧耳低垂雌雄勝負非前眄丈夫屈

蛾忍躨跜貴途幽陋須臾變一株萬乘人爭羨
淮陰寄漂緼高壇洛陽弄印光飛電鸚䳇洲前
泣禰衡千秋蘭蕙亦重榮
險莫若邛郲坂滷莫若廣陵洋孝子亟廻馭明
主戒鳴柳行止兩未着是非亦何常受命光栗
里賦詩上栢梁鷦鷯飽啄覆車粟豺虎饑眈偃
月堂東門犬廢種弓蔵秦刑越劍烈相望我歌
行路歌莫哀九衢如水半雀罠丈夫欲歸歸便
得莫漫臨岐首重回

人歌行路難在邊不在室我歌行路難在室不
在邊二八貯金屋相期共百年蘭蓀紉奇服松
栢擬貞堅宛轉垂花塢綢繆蘇合然調竽戒雛
鶴含態曳蔫綿如何恩未畢朝槿不終姸帷屏
生嶮巇況乃歷山川行路難杳難測妾守空牀
亦奚惑楚人信讒不信仁仁賢遠引實虛國但
願盛時歌魚水從教粉黛失顏色闘鶴孤鸞相
背飛白雲紫蓋有寒威

李夫人歌

鴛鴦屏裂怯登臨夜雨通靈蓋草深鈒篦舊樣
煙娥歛雲曳新聲哭鶴沉九華帳下鶯愁夢三
千佳麗少知音營陵拊鼓含生氣玲瓏髣髴見
幽心芙蓉露泣臙脂冷妖飛艶化難重省是邪
非邪君自迷咿啞藻井涕如綆（營陵道人能令生死相見）

将軍行

鑾烽何自疊朝鮮羽檄喧喧動薊堧牙門飛將
從天下熊羆拜節怒主烟沙塵夜半壯來亟更
傳驕[illegible]當門逼揚帆躍馬首交馳一片赤心齊

戮力漢家神武號維揚特授玄符靖四方飛虎
（舩名）萬艘窮島嶼直狼一箭落攙搶狂童幺孽同
稽顙王檢祈天望天獎獻俘禮畢降高樓百戰
殘軀無寸賞王臣敵愾亦何功祇應封塚向懐
忠（冢名）自古姦諛多排连何如折臂老新豐不爾
放歌都市亦稱雄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透紆不容憶停鞭對雙童連袖派
塵晩問君何所居隱軫千閭轉冢代仕梁陳軒

裳非洪泓昆友聯三卉車騎亘九逵賜田接御
苑甲第傍雲司山即時出沐枚馬逓尋追迎賓
北里曲携妓南陌嬉舉白環稱壽談玄塵並持
故職應難極新知諒不移歸來開且燕雲路經
時變蘇婦自拋機羔妻寧羞面諸婦婉清揚織
紉光浮祛調弦奏未央居室樂堪撰轂擊與肩
排平康徒婉戀從茲謝塵遊與爾規時彦

古怨歌

孤鸞来峻祁山名形影兩回翔朝飧竹逕實夕飲

華池漿一自乘龍托肺腑終年懸鏡戚無語幾
回哀響在緘題彼何獨艷而斯瘰鸞兮鸞兮祇
怨歌竇生竇生柰君何

董逃行

漢季失權臨洱忽鑄銅椎碎洴丘粉赤眉白波
亂如麻洛下長安雷地撥太史占年氣兆凶空
勞萬歲嵩崇封筝摩車上高乘盖壯掖門前早
礫胥貂豜稚齒皆漸滅金珠丘積憑誰瞥一棺
風雨逐波流異時降眼鑿還閱重披荊棘真金

甌務節論功拜等侯昇平士女紛相慶謾說遊
童歌復憂吁嗟不有布乎何為紹周而見休

堂上歌行

堂上歌歌江南披雲一笑酒微酣相看素節勝
華簪金谷佳期我不慚我不慚在今夕客不飲
主不懌

碧玉歌

碧玉小家女翻妍北里寒蘭堂一顧盻同作麗
華肴

箜篌引

朝鮮津朝鮮津提壺披髮問波臣踈之不我顧
顧我徒逸巡蛟龍戴角石鄰鄰含呀填坑愁殺
人大叫公来却弗視沉無璧馬身獨刺自從神
禹出吾魚肉葬魚腹詎有餘生當是世非徒秋
無端濡足終及溺北邙纍纍出高墳何日嬌娥
不吊雲偏傷麗玉哭無塚空寫箜篌向夕聽

空城雀

空城雀朝暮群飛何跼促依無茅茨食無粟枯

恭苦李隨時足巧婦嘉賓亦等閑夏成擇折爾不關何如白鶴蒼鷹侶玉殿瓊樓咸與處白矜六翮翔寥廓苦遭廷尉張虞惡惟爾雌伏過短牆趾隨徒鸜亦無傷稻粱有主食過半品物無心形堪讃黃卷欣携黃雀歸厭啄官倉不是肥

領歡作黃雀賦不驅食稻

隴頭水

亂雲擁過千山水獨到隴頭流人髓泱漭窮陰望故鄉哀笳斷鴈齊入耳別壘焚烽向隴北投沙斷流流不息有時歸夢咽咸陽無限[illegible]騎羞漢國休將秠土塞河源要洗龍泉字弗誒

楊白花

楊白花色何瑩不向謫仙家翻致溱洧贈自飛榆莢解同題駘蕩春情舞袖低舞袖低垂絲弱東風何意教零落花實倅實花乖花前恨館中娃

宮詞四首

鳳樓十二碧闌干煙樹霏微帯曉寒天上流歎迴玉輦月中顧影織羅紈

春臨雙闕帶非烟勝日宮人遊列上筵金埒雨隨行幕合瑤池雲擁吐珠圓

長樂春高喜氣通才承湛露又薰風君王不是耽遊樂蹈舞彤雲宴鎬同

上林花發滿宮香侍女娟深注酒漿共侈紅顔蓮照水不妨青鬢竹回半

鷄鳴歌

桃都山下天鷄鳴須臾四海鷄同聲聞荒豈獨釐豪舞馬行車運亦良苦鴈飛不到鷄膠膠餬口生涯盡斗筲側身未穩亟躊躇長鳴旦旦今猶昨何似鷄山長石鷄伊人知命可同棲免教生死利名蹊

征婦怨

[illegible]騎夜嘶苜蓿草疊旗膏劒蕭關道將軍百戰多苦辛良人七尺特萁小才出凶門擬策勳兵連殺氣曉氤氳遥傳萬鬼消白骨那堪雙淚慘黃雲妾今遠向沙場去遺鏃滿前夫何處願夫

陰雪五陵宛休徵閭左年年誤

神仙曲

誰收元氣含靈質丸色真龍朝太乙採珠種玉八千年海桑觀變幾回畢弟子持齋𢔁紫清露乾欲醉蝎烟輕扶馬蟠桃獻日馭蓬壺下界踏空行金莖高峙年年灑獨卷天河向身瀉古來甘醴腐中腸分形金水時稱筭

長相思三首

長相思思何措關山碧雲看欲暮春暾數翔鴛鳴

索侶妾心日逐江水去

長相思思何托金屋承歡妾命薄去時朱華猶未稀而今桂樹皆零落

長相思思何竭寸腸一日愁百結主人善保千金軀願效姬姜甘守拙

折楊柳歌二首

春色輕拂袖朝容懶畫眉不隨桃李歇留取寄相思

五陵輕薄兒艷曳得無似飛來一度春妾心亦

塘上行

誰能不採蒲愛色起青陽水流蕭不去和淚滿廻塘解一朱草不常榮綠雲生華髮盤陀試托根忍使芳心歇解二門前百尺柳雙鳥鬪春研綺窗開玉女不及彼團圓解三曳絢寂無言環精諒不忒夜光籠碧煙空照妾顏色解四

飲馬長城窟行

烽火照西京將軍憤角鳴揚旌三道出列格六

軍轟馬嘶鶡鵝水鴈叫[illegible]城[illegible]霜明劍鍔瀚海落[illegible]精水腥多夜語秦鬼半天聲陳寵收枯骨賈復戒窮兵吊古期無戰題年更有程功宜追李霍身許過韓彭漢月瞻天近河源入塞清龜龍煙自滅鷙虎相終成共修疆埸靜寧希竹帛名從茲歸戰馬不復請長纓

團扇郎

團扇郎握月對嬋娟皎皎團如面月有缺圓月不知扇度炎涼人忽變月缺有圓時時涼炎已

過来歳重炎熱丹青半消磨白團扇柰爾何班
姬怨洗郎歌

宛轉詞

長干里白絲長君呼織婦妾稱郎擘童藥綴女
蓮妾方及笄上君筵妾吹簫君擊筑畫堂齊奏
合歡曲玄菟城黃龍戍君忍妾作長征賦歌中
怨堂上恩君非棄妾妾猶存鴛鴦飛鷓鴣語郎
心還比妾心苦新枝滑故巢穩妾飫求侶君知
返穿花蝶帶露鸝君来妾展向隅眉君有妾妾

有君長歌宛轉勝回紋

蜀國絃

昔吹短笛長山裂呼吸盤擗蛟龍啜我今更奏
蜀國絃翠帷荔袖欲生煙一自開公夷陸海蠶
叢望帝幾千載劒閣哀猿鳥不飛旭川嘶馬神
應在井絡天彭一掌間淋漓元氣小塵寰九頂
芙蓉朝帝闕千渦濆淖截靈關魚津夜吊鴛鴦
拆五婦臺前同嗚咽賓人齊作巴渝舞漢女爭
飧蔗水雪雲霞飡姍矚宸遊花藥粧殘尚有樓

三十六宮留日月海棠歌罷立浮油南州煙不
壯州地嘉榮唱出梁山意瀲灩須侵星赤岈寒齋
羅帶月光城醉酒旗處處盃楊景金鴈碧雞開
萬井蜀道難如蜀國歡天邊太白長安冷

大梁行

何自天邊鶴舐傳物外音曾襲廣陵散更寫大
梁吟大梁隄上黃河水旁礴崑崙含太始騰驁
鴻休蹶龍黃吐納雲霧無停晷導伊趋汴引洪
渠二梁天矯八門樞繚繞御溝盤地軸葱蘢苑

樹爽亭衢亭衢四闢八荒路轔轔車馬殷殷歩
天長地久頌無疆何知隆替紛多故憶昔梁王
起吹臺雄圖伯業何崔嵬馬陵鷄塢傍陰崪虎
伏龍翔應瑞来隱隱赤城横紫陌迢迢分野摽
星晝甲第千甍連戚畹瀛洲萬象群仙宅梁國
從来古戰場雲區蔽日映天狼帶甲彎弓三十
萬一湫汴水換輿亡信陵絕代佳公子養賢紓
難垂青史金椎救趙奪兵符屠門執轡分車轎
更聞修竹隱梁臺綵筆陸離盛鄒枚春結潜消

三尺雪兎園梟沼半楊灰緑柳青煙沿岸起隋
宮粉黛蘭槐裏鳫鶩鶩飛晝角殘芙蓉曵露楊
州水圖王任俠競豪華侈肆雄爭未足誇山河
望足英靈滅臺榭荒凉噪晚鴉大梁吟天邊鶴
貞元會合明王作高懸金鏡照中央萬方齊唱
昇平樂

子夜四時歌

金屋注流蘇瓊窓嵗暗徂畏花飄自忖句粉記
曾無

百尺轆轤轉雙淚汲深淺刀頭妾宜覺昨夜荷
心卷
蒲挹仙螺舞長邀牛女寒憶君同醉處孤月尚
團欒
鸞掩嬌無力鴛紋怯踈織裁縫想儀形寄語服
休斁

踏歌行

披霧長携一短笻黏苔帖蘚踏芙蓉夜光欲向
前山去却恐星潭起卧龍

秦箏曲

淵淵冰引和英咸陌上羅敷淚濕衫嘔啞嘲嘶
意難緘更堪塞鳫過重嵒重嵒寒前溪碧齊趙
凝胡秦隔

東飛伯勞歌

蜀魂漠漠泥滑滑東風展轉車聲軋誰家少婦
摘湖蓮一幅裙拖十里煙吳歈越吟迎帆緑排
徊更奏相思曲蓮稀釧斷下雕航獨含雙淚不
成行茱萸路隔君何處茈菰葉爛還流去

春江花月夜

泛灧流清漢婹娟覆翠苔波痕隨地得獨愛闘
江来花神待月遊月影移花去花殘月不盈想
像分明處

冬夜吟

崑崙早宿穆王雪天闢下瞰行人絶呼吹鍾陵
有燭陰紫芝色老黒芝之臨塞北悲笳聲不起南
浦鮫龍吟欲死折綿恇怯帶明星覆髮清威夜
讀經更傳木[illegible][illegible]夸嗥（祭冬月夜民事）妖旗半閃蚩尤

絳鷝甲重生膺緼殘誹能推食到饑驢但願太
守教民織何知葵自月南貸桃都啼暘照嚴城
一日三元啓王京青童緑髮稱瑜珥東郊結軨
從玆始

車遥遥

車遥遥車遥遥鞔輪籠轂上虹橋玉門愁絶蕭
關暮道傍碾破團圓樹與君結束自朝昏中庭
何事洗車轅邊塵不似流塵遠車聲還向機中
存當時贈別覆車粟殷勤莫度交河曲人道輕

車多拜官妾思錦使廻轅促

神絃曲

清冷千尺含明月騎龍駕景朝金闕傒囊伸臂
引巫陽精通肸蠁歆肥腯四時迎氣疊青黄紅
抹宵衣師予即敖曹伏虎陽侯立長安司命汪
毫光忝臛才升未央殿統梁絃管凌波見白狐
戴骨薦靈九紫螺蔵髓承歡宴晶宫衛籙稱盟
主鬼門火色臨寰宇蔡即天上別飛仙（天上蔡邕同姓名）
人間受福無今古

杜鵑行

杜鵑枝上杜鵑鳴滚東滚西盡愁聲海棠欲聘
梅先落無情相映如有情石榴躑躅夾紅路淚
痕裊損輕綃霧翠鼓紛舞白猿啼帝魂妃子空
勞賦三千官柳平分緑蜀兒競走採花斅碧鷄
金鴈月滄凉幾度天津望故鄉

契苾兒曲

垂拱間歌契苾兒詞曲多媟艶盖樂之
妖也

流蘇帳下流塵靡營營孤思沉沉碧朱鷺曲傳
舊有名東風虛度蘭蓀裹香雲旁結王孫草王
簫吹徹關山道蟬為雙鬢雉為裳潘郎忍負妾
顔好長城飛雨曉虹天盤躃風流在眼前開闔
流赭降無數歸馬還出崤陵處

上元竹枝歌四首

千炬圍紅萬眼春先天朝士踏歌頻不知香轂
流塵夕多少金蓮種子勻
春明魚鑰徹明開玉輦笙歌繞露臺報到崑崙

奪不夜渾忘華衮浸波回
上陽百尺結珠懸太乙祠臨五色仙記得樓頭
昨夜曲鴉兒還許和鵾絃
黃金絡馬繡衣裳鶖鶩憑虛鶴翅長莫訝傳柑
嫌月冷竹枝還上褚家塘

瓊花引

天工何地不栽花獨向揚州麗足誇問名花施
粉尋常有草天木喬龙須培東都才貢龍興瑞
後宮已著燕脂淚夢花更櫂江都水聽謠誰識
桃中李萬花會裏月徘徊千秋空上吳公臺隋煬葬處
鳳亭鶴觀跡如掃首陽枯後長沙老我欲移
根把縈絲洛陽日盛廣陵衰

採蓮曲

佳人南陌試輕風露覆鴛鴦搞曉紅可是妃臨
湘浦態頻教香入水晶宮昨呂採蓮蓮尚赤今
朝碧冷拭還白桀落斂頭意未勻浣沙溪上心
應折誰道孤藤萬丈長不將蜂蝶繫流光丹青
筆潤鍘聲細還引一莖歸洞房

古劍歎

若耶赤堇涵雙鯉七星下燭六合底崇谿截水
鴈不飛昆吾切玉妖魑死白虹貫日精茫落青
蛇黯淡綠龜泅江岸愁翻伍胥濤鴻門虛負重
瞳惡庚戌藏來甲子題塵埋空自淬鸊鵜高山
成谷滄海填青天白日舞鮫鯢太乙吹還歐冶
骨雷公瓦鼓蛟龍窟縱橫五岳出金星澄清萬
宇生明月笑倚鹿盧勝碧盧驕嘶駿馬夜拋吳
萬里烽煙屬指顧千將何必問風胡旋頭欲染
佞頭血雄留雌獻爲佽別霹靂一聲殿陛間道
遙暫向延津戚

江南弄七首

江南弄

紅襟曉模楊柳煙香衫細馬競春妍鱗鱗漁浦
足留連鶯花欲老未言旋碧鷄從唤海棠顛

龍笛曲

曾將鳳吹發龍音夢逸衡陽丹水深吳姬嬌䏁
漫沉吟一弄梅花思不禁鷓鴣何事苦相侵

採蓮曲

若耶溪邉水合天採碧相邀婺女船振振白鷺閒青天隊隊紅粧續斷煙不教風雨妬花鈿

鳳笙曲

天上歌雲寄熟簧細調嗢噦發韶陽綉屏斜倚雙鴻翔碧玉星星語媧皇巫山何必賦高唐

採菱曲

越女嬌梳胡粉香出門小字着提筐渚禽驚聒捋秋芳含羞轉態歛羅裳懶向前村拜竹郎

遊女曲

秦家鏡結玉搔頭傾城得意若無儔春心萬縷上紅稠哀曼樂操在坎侯嚬眉獨守觧人愁

朝雲曲

王峯宿雨半和雲暫辭金毋曳香裙金缸青焰夢中熏佳期乖越杳難分幾回臺上結氛氳

鞠歌行

青松托根曲澗庄剞劂翻被拙工誓白龍不識漁溪惡化為漁胈遭人縛毀言未足悲溟魯我亦奚盆螾引在乘時寸長詎盈尺眼前花發春光好後時不採花應老人無大藥駐流年可憐白皆半枯槁無鹽衣錦坐陽文負薪行好学悉還拙題石王難明鄒陽繫獄遭多口徐衍入海時希偶是非好醜在須臾人間萬事知何有讒見吹侶出尋常鳴鐘調呂儼分行賜衣寒拂朝丹闕禁曲高張宴栢梁一畝宫中七尺軀階序營營轉轆轤流行坎止皆前定乞餘翻見鬼耶歈我今長醉瀛洲酒除却從前觀吾後醒回佇看

三百年五教二婢凌雲否

義和行

群精離析陵太乙欝儀旁出叢十日獨容隻日舍長留名山無端騏驥從中翔帝庸義伯領天官營揆七政朱絲欒蟾蠩曾罹蝦蟆惡鵁鶄同濟踆烏蒻赤烏鍛羽東龍戰虞淵浴跡重曈晌臨華帝子荷重光渭陽釣叟披雲見至人驅轂恣神遊一滴甘泉浸九州此中不著輪廻眼地老天荒我亦休

春夜詞

柔條拂檻留殘雪香交珠箔和煙結嬌眠珍簟錦衾濃畫屏金縷噴芙蓉縈陽絲女歌明月夢中忘郄霄壤隔遊絲飛絮思難裁青鳥傳情劣鏡臺叢星未曉窓迴杓斛催芳酧誰能酌

待月詞

海宮促浪銀蟾滑琳堂咫尺神仙窟玉衡直指下雲軿散作昭陽翠幕煙白別廣寒把桂冷錦鱗倒掛山河影麒麟車上轉靈娥髻揷蟠桃歲

葉多金距一聲踏霧白東君與爾聊為客

憶遠曲

譙樓曙鼓當簷語送郎匹馬餘杭去餘杭有酒勝長安邀客銀題想駐鞍赤城一女顏如玉（名瑩珠）青衣獨攬流黃目郎行不醉姬當壚破甕還應貨魚鬚濱家有生涯幾畝茜趙囊何用甲痕徧鴛鴦機上斂蛾眉生死相期不暫離烏頭未白人歸漢天邊試向郎前喚

洞房曲

曉幙紅襟鸞欲飛攬衣推枕聽初啼雲鬟妝得團圓夢倍覺長門扇影稀

子夜歌十首

疊扇生光彩結眉作乖離芙蓉初敷葉是妾嫁郎時

青荷蓋淥水麥亂波紋異臨池當憶儂休拋兩頭瑞

修蔭鵲遶枝流光蛇赴壑儂歡任何許青鬢日索莫

種荷黃蘗塢移根縈蓋傍強持重艶㚥不及苦心長

撥泝鳴絃急危心炳燭難奪我頭上黑無改就中丹

玉巵在盤筵盈虛遞自考君子倘無當糟粕空窈窕

銖衣圍玉寒實髻梳雲小黃雞歌玲瓏夜長為誰曉

合歡樹有恒清光浩無壁那能緘遠情乘風不

自適

吉念人如玉心慙缺角眉漢馬后事但教完有璧那
復討嫉娥
緒結兩頭帶箍搖千里磯孤鸞意不淺還向鏡
中飛

惜花嘆

惜花處小苑偏猶豫裊裊含情脉脉語一度花
開一度春攬衣忍引上清壓朝雲觧寫東皇意
會是南華夢裹人夢裹人翻惹花前淚唵嗞契

凋怯逢迎花驚人眼花心醉花心醉冶態濃縉
雲堂上起乖龍西子凝香薰釐盞文姬欲賦思
丰茸思丰茸莫矜夸義和不綰流氷車漢皐笑
臉凋輕翠湘浦愁容帶晚霞芳菲詎不惜嫣慵
浩無主鶯語泥空枝鳳嘶隔玄圃平臺寂寞向
黄昏筭得貞元不是元風雨離披難貌取楊州
發匣倍消蒐東朔愛竊西王母部陽一尊欣入
手筆摇天種驅群英儘裁花史皆良友造化朱
研夜未央庚辛未許鬢先蒼東君有眼今猶昨

看畫遊蜂閒蝶怅

平陵東行

君不見共工顓頊争帝日車輪反覆沉鴻溢有
時忽墜杞人憂無端積壞盧生怵自剥林木起
佳兵廓清宇宙不遑寧二百二十龍鬪野太昊七十
黄帝五十二少昊四十八昆吾五十戟女牀山名鸞避血飛腥匹夫
一去白虹逼五侯同封黄霧塞陰陽乏駕走馮
夷嵇休諯異亦奚惑一着黄貂奏賦新緑林騈
焰起紅塵昆彌慶忌稱絶技手提三尺勝千鈞

髀銷臂折尋常事象生兕死何足論匣中虹氣
切寒王國難何如家難藏漢法即優忍拜即漢法
死事之拜即中孤夜臺長桄昆吾哭蹶起還希流俠聲
一言知巳百身輕夕朓季布晨劇孟報仇西市
不藏名我今投筆思與武試挾忠策干明主沈
尹懐粱在及時長楸走馬亦堪數紆組側弁覺
非倫鵷鷟遊心燕雀身一枝雙眼危樸樕低喙
窮簷衹自嗔天工畀我凌霄学就中詎識不鳴
意陳相苦遭逆呂譏欒僆肯下哀彭淚下戀遂

萊金雞佽不隨錦纜紫髯郎代馬越禽谷有適
文鋒心刃足翶翔笑騎蒼麟更上天獨排閶闔
挹群仙足下金耕瑶草地手中半卷赤城煙黄
壞下視皆樂土坐銷罔兩羲軒前提挈日月任
飄忽紫泥海外捜窮髮不知太塊幾回枯夢中
還探金剛窟

竹枝詞

縹緲巫山十二峰雙雙夙結楚王宮靈妃若有
重来日肯放一峰過浙東

放歌行

余家夙住函谷東幾見楚漢爭雌雄擊節欲隨
高士去茫茫瀚海愁飛鴻明堂大廈需梁棟萬
方輻輳如雲貢呈才有用本雕蟲羽儀無勞歌
褒鳳訏謨清論滿長安蘭省華滋拜禹冠仙掌
層樓浮日月金莖促漏接鴛鸞廟堂須鯁當階
獻九重一日承休盼無論獸舞並凰儀惟期河
清與海晏匈奴未滅壯心危笑指烏丸㤥疊旗
受脤将軍投袂起超距不數五陵兒鷹揚塞外
收罷虎穿廬卉服皇恩溥才書王檢奏甘泉回
看戰壁為平土凱歌大宴洛陽宮天子臨軒特
論功僉言愛憎行誅賞含爵疇庸捴沛豊束髮
李廣不封侯折首陳湯反繫囚彎弧向月箙空
影倚劒衝星精亦羞謀臣敵去皆如此其况豎
儒不爾爾狂来直欲摩蒼穹艷後誰能辨朱紫
段張(珪讓)金貝人爭羡賈郭(謐槐)腥臊吾奚戀陳力
無能有格言退身知止觀時變歸家重理竹皮
巾門外雀羅少故人當時同勵潯陽志無端斗

粟亂吾真家人進酒聊黽勉眼白看柸到劉阮
東園孤負倒接籬北闕虚労牽纓冕自非曠士
即兒癡錯将世事塡胷臆霜切添鬢朱蔫紅古
往今来幾春色多般愚智摠無名放浪長歌任
死生劉蹶羸顛是何物一醉閑銷萬古情

步虚詞四首

曾鷹靈桃幾度花慣隨金母酌流霞遺核若向
人間種駕景何勞白鹿車
漢武清齋禮碧空飄飄太乙受飛龍金華笑引

雲河上看盡琪花樹幾重

半昃雲駢綴小天微聞鶴語蘸流年崑崙頂上
回東幹猶伴飛龍問子先

紫雲駢御入無倪綽約朝飡玄圃芝丹餌不廻
天地老王雞啼月碧參差

石城樂

石城花枊接隋堤一髻濃煙入望迷滿甕飄香
生羽翼當壚扶起醉吳姬

大堤曲

襄陽女兒半臂花玉痕悶倚鳳歆斜臨流不逐
鴨頭水靜聽銅鞮唱晚霞

楚妃歎

章華美人善歌舞高臺傳宴燹㟁嶁八公射獵
下三休為君夜進紫雲裘

凉州詞二首

少小從戎不顧身常芳戈甲卧生塵黃金隴底
傳羌笛喚起三軍淚滿巾

崑崙疊障截輪臺休道白龍跂作堆夜酌葡萄

天水潤夢䰟先到帝鄉來

虞美人曲

馬童原德羽漁唱已歸劉舊壘龍蛇暗長江霧
雨愁帳下娥眉爕歌闋兵已散四嚮較比鴻門
多楚邪漢邪柰虞何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二八入昭陽昔昔承歡宴洞房蘭麝薰錦帶芙
蓉䢜瑶琴衆曲殊金鏤雙心變喬木貴鶯聲入
谷倫應賤貴賤在君恩誰藉王昌聆

休洗紅

休洗紅紅隨流水水流風漫瀾盆盎應歸故千
氋萬縿不勝窮惟有洗紅特一噲形色相去兩
無容榮華剥落皆物理羅紈萱蒯日相重到頭
捐故新應代新復成故得無同人情愛憎誰能
測信疑轉眄迷西東儺糜麀美商咄惡舟皆為
杕鐸成鍾更有化化知何極色染終輸㝠翁功
造父不能為伯樂奚仲豈必學逢蒙君不見元
子當年論浪翁

築城詞

臨洮亭障連烽起愁雲直接遼陽水貳師無門築[illegible]營全軍復蹈秦人址淮陽皷節動邉陲撫壞何處不阽危稽娄謳聯屍枕藉靈鳶食盡狐兎悲城下頭顱高於阜竿[illegible]群[illegible]皆北走羌夷接軫隱蕭墻鐵甕千尋誰與守君不見邾邪臺高空有名金鏡魚目在人口

青樓怨

明河拂幌綴花鈿綠雲彷彿奏君前雍門一曲

動宮徵望裏關山夢中死

聞角吟

白登澄月照黃龍沙角秋高瀉帝鴻度水鴈聲傳裂帛何處金閨掩淚紅將軍慣戰輕烽燧阡聽三吹調七萃烏桓落膽蜩螗愁參潭解識角中意

新絃曲

弄絲實繁絃上聲舊絃欲絕新絃鳴宮羽從來調洪細那挑新舊聲相遞新絃弾出三峽水輕埃拂舊還洗耳側冠初試鳳凰吟宛轉誰憐不語心新絃在御舊在匣琴上無多匣不乏

秋[illegible]行

河清可俟大道不易逢河清可俟大道不易逢五行[illegible]瑞萬里蝗蟲修毋致子特達宸聰嶓溪白首[illegible]沛赤松歌以言之大道不易逢 解一

混沌初闢治忽未能平混沌初闢治忽未能平七十[illegible]化億萬虧盈神靈形餘氷泮水生維傾柱折吾烏能尊歌以言之治忽未能平 解二

日月[illegible]可常日月難兼憂樂何可常[illegible]音齊味餌誘相將延皷曠息師聽孰臧亂生沠遁未然宜防歌以言之憂樂何可常 解三

龍蛇變化方隅非所拘龍蛇變化方隅非所拘事神神去休神神胥蚕虿一過肥臛自如垓坫無字與至人居歌以言之方隅非所拘 解四

譽言多損益者自為名譽言多損益者自為名信回[illegible]舍功詛羊烹鐸聲招毀膏鑠緑明孔子讀易獨見憤盈歌以言之益者自為名 解五

養蠶詞

黄泥曲内瀉流鶯桑葉青青蠶始生楊柳覆池衆芳落素葉漠漠蠶滿箔小婦守箔婢採桑蠶餓婦聆婢心忙三姑祭後蠶應老今年似較長年好繅絲未得上流黄衙吏追呼夜未央螈蠶齊出傾儲倚一條鞭打骨流髓終歲無襦豈患貧只愁來歲無復養蠶人

牧牛詞

爾牛前我牛後前者徐行後昂首爾飯佗牛牛自肥我驅瓠屯餓且瘦當年覆斗觸玄墻曾引

千鈞上太行歸耕南畝猶堪健歲供租賦入官倉如今蘭旱悲排促覽纍一搏稱轂轆微鳴幸不産三犧春風沙草樂悬谷怕服中尉駕愁聽鈎盾鉉但願守閭長共汝免教馬語太愴生君不見長平威震垓下擒功成力盡禍相尋食芻衣繡人爭薦入廟盆粢神所饌

古鏡篇

祝融握笵無雷銅緑雲黄秀雙盤龍白虎司秋

[illegible]舞上排閶闔入紫宫素娥冷遍金沙彗穴沉河底疑無地天狼呀啄妖蟇歡層城珠樹烟霞閃圓潭重湧赫連城珠毋寧需負局生帝徳至淵江海出纖纖漢女玩飛瓊

嗟扎行

文豹深巖豐狐穴嗟扎謀身亦可出一罹網羅誰餂掣鄧林落葉渤澥浮漚細之弗見巨則奚瘳淮陰血逼赤松遊禍福相乘在享食人間天上吾餂測君不見養虎被虎傷媢蟇遭蟇蝕

苦熱行

火雲喘𪓬雷闐闐歊昃凉臺水沸淵齊紈機上香偏弱裁成團扇半炎烟尭日妖烘湯沙赤琉璃珠子澁靈液何縁梯上廣寒宫細瀉銀河翻揄白漢朔弄颯吳戲水蕉梧葉卷鶗音起洪崖汲井露髮長鮮粉玄冰卷握棗九重避暑凌空去甘泉舊是天低處遊魚吹沫護飛龍纖絺還敞大王風

新曲古意

織女回鸞紫暈懸洛神鮮珮匝眉鈿羅帬飛雀
虹橋外綺帶垂鴛鴦珠樹前銀燭繁紘卓氏艷玳
筵光簟楚妃妍珠簾低燕叢星曉蓮浦鷩鴻掠
水圓徐步房櫳添瑞景輕裕干吕上祥煙鳳凰
雙宿梧桐夜蝴蝶翻緣橘柚天七出菱花浮遠
黛九成椰葉散寒氊鳳仙細搗湮紅甲蛛網輕
拈度紫檀杜宇一聲春寂寞梅梢三弄月嬋娟
湘瀾自古多幽恨錦字織成淚暗傳

猛虎行

主人狠令長獶虞吏砰嗑當路惡南山白額正
縱橫東海黃公徒躊躇養子食豹身食熊一吼
輕折百鈞弓鳥鼠徘徊避爾穴婆娑毛骨洌生
風人言遭虎多辟易何如頭上逢酷吏夫子頗
傷婦不悲獨悲角翼生無地君不見孔子當年
屢過山下士殺虎亦等閑

長歌行

崑崙閬苑接丹丘紫皇橫露鞭蒼虬烏兔相將
肇大地能令弱水不沉舟道華挾我供香案天

語微聞青童羨珠樹琪花在眼前黃庭誦落葉
千片虛豁忘形元太始五岳卷石海杯水蟬蛻
鴻朧小兆間王牒藏名抑末耳返魂耶爾下塵
寰太乙九封馹世頹蜉蝣白蚼無修短更起長
弘化君還

憶昔行

憶昔我生初無文倜儻和氣飽氤氳冬陂夏瀆
由天運牛馬何知善惡分加冠成人始筮日邦
族賓友交相猕附成遠敗貴無忘好廿即和誰

能壟市權勢利盡頹風赤手貧交耐始終高張
迷路情應在邵式升堂輿不窮更聞呂叟常依
護楊榮有母寧虛負高義萬丈薄雲層清猷一
日垂緗素世人絕交如敝屣太行嶮巇一至此
披霧薰蘭晝餅中求鶯贈鯉石田底曲江聯翩
凌烟旻西華流離難重陳漢津斗水從誰挹羊
舌空悲淚滿巾陟高岡憐于足那堪尺布與斗
粟三杈狼顧七國連吸滄中斷蹋山覆芳畦同
氣尚如彼無生越養何不爾進由孰合退因衰

悠悠肝膽向誰是君不見醴泉楊栁洽同居觸
人芳草日隨車眼前屮木無真性管鮑當年徒
有初

駿馬行

憶昔我聞天老言鳳凰五色白為尊軒轅一去
不復返東園蔽日迄朝昏聖王精徹玉衡平滋
液神靈赤兎生雲間戲烏何足道南徼飛來色
正赬龜茲騕褭通王貢攀依日月當塀控三十
六國號龍麟何如赤兎與白鳳繡劚花韉碧玉

鞍洗泉刷閬走奚官會服王母崑崙駕莫向齊
君海岱看太平無事隨天仗教駹臧僕調馴条
有時奮鬣飲長城縱擯蹴踏拂廬帳風摧蠡鼓
堅氷立連錢吸霧空桐泣齕咋朝吞白日寒鏗
鉉夜歎胡天濕碎葉歸来汗血紅將軍奏凱策
元功西極姑默東女國南連婆達盡稱雄筒麥
萬頃明沙苑土良蕩美屯金蹄聚花散雪意長
閑鑾儀大輅騰驤輓京洛煌煌聲造天生逢伯
益獨稱賢飽嬉芝草髹雲錦頳領三駒荅舜年

獨漉篇

獨漉獨漉涔㵒承麴一噲菖蒲三年頻縮鄴拳
絙足脅盛鴟夷几筵犧豭仲父臨淄服諸諸侯
執數周室擁旄自別車裂惟一灼龜縣蛇神靈
易滅礎潤鍾鳴幾先斯哲梁麗窒穴貍狌衝城
物有修短適用而戍蜩鷃自憔螻蛄忌憂熊盐
獺酒非類何求

抱璞行

君不見荊莊縱獵遊雲夢射殺隨兕子培慟故

記三月身自當愛君千歲功堪須又不見荊文
好嬙迷茹黃冊姬宮内樂色荒葆申引席笞王
背淵泉沉處求流芳荊山有璞行無足卞和有
足心獨刖蹶然䩪蹻陳王前不稱衒玉稱臣鬻
蘊璞厭薄不厭厚王尹殺亂卒難售忠赤蒲腔
片石中五百刜辟空遺臭木蠹草蕢生由鬱國
鬱叢積病應伏良實名石質未分貞士自靖翻
為戮叔敖去相不終過吕望稀年未易達智過
更姓蠡變名形骸可斷名難抹兒欣摶黍郄貪

僉世人知憐我宜喑一噎絶轂躓先郄六美誰
憐三獻心君王異代悲難已跼天蹐地嗺蒯起
膝行莘免傍瑶臺血淚愁添寒江裏前王非好
需不貪遺後昆今王非愛寶祖德貴弗諼但得
三王能繼踵百跰雙臏何足論吁嗟荊楚從來
臏有材微獨蓀申與子培至今千載三休下我
知和非抱璞者

白頭吟

雙笛握中引千珠絃上操相期潛影結指點一
何勞一解集梱鳳求凰薰芳桃與李晤言燕婉情

煢煢無乃是二解浮萍詎有根托根逐水移水渟
萍不去爾我態應知三解雙劒匣終合雙鴛紋廻
纖異質本同心在德不在色四解桑間無管鮑堂
上有糟糠將御蕭艾好須憐蘭芷芳五解流雲會
結陰飄蓬戀田循異時君自知妾以覯今日六解
噫噫漢上鴻煢煢窟中兎修夜發嘯歌新交能
如故七解比目魚沉淵比翼鳥終木結髮更比心
日沐誰能覆八解

雙燕篇

燕燕差池羽相將嬌語新海天違蟄候烟外度
芳辰往来狎主社飲啄浄無塵卸泥風並頡掠
地雨雙勻漢宮非所托茅屋故相親感君能惠
好容與自天真梧葉辭巢去低回意轉辛故園
殘柳在歲歲願同貧

紀倭寇二首

平秀吉稱兵二十萬犯朝鮮據京七年
朝廷不惜數百萬金出師援勦入西生浦

大戰釜山倭敗遯獲其將平秀政平正
成舍生門等六十三名獻俘磔于京師
傳首天下萬厤戊戌十一月廿二日也

太平天子正當陽牡節指蠻荒瀚海平波忽若
沸破斧詠遒皇百萬舟師洌水津獵狛陣東隣
自是鯨鯢来就釜不殺荷深仁

餘皇對馬畏飛龍海色照啟紅流電帆回絶島
外獻凱未央宮華木蘋芠窮髪山官副入朝班
鴨綠祥雲連鳳闕宇宙盡開顔

九愚山房詩集卷二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四言古詩

大閱詩

隆慶元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
祖訓曰治兵始可休兵講武始可偃武大哉
聖言誠億萬年保泰之著鑑也二年九月上浣
之吉
親屆萬乘大閱於近郊揚

列聖之鴻休軼成周之懿典時守紫荆躬逢
盛美不可無紀述云

煌煌大明維天所命奕葉靈承於兹為盛九夷
八蠻無遠弗靖外寧内憂濡袽氷競
皇王初服海宇清明姬公入告克詰戎兵昭兹
祖武我
宣我
英（宣宗肆旅兕山 英宗簡戎郊圻）詒厥曠典陟降在庭
貙膢順天都試農畢（秦漢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電轉皇旗
雲廻赤鼂虎衛十千龍驤太乙擁鐸拱稽其麗
不億
乃駕大輅蒞止棘門長楊後騎細栁前屯鈎寅
並駕霹靂駪駪絶漠藐漢小戎陋秦
髽頭弩牙鐵馬金鏃紫燕騂衡緑蛇衛轂負鰲
據黿堅壁崇矗華盖鈎陳惟蹕攸伏
山峻饒雲兵合襲雨飛廉屏翳裁力靡䟦望翠
喬丘俟蒼天姥步騎交屬候臺如堵

乃命佽飛烏號千将六軍虬鞅萬旅鷹揚啼猿
落鴈絞車擘張太和無濟戟羽鳳凰（太和鳳凰皆弓名）
摛鐸既皷四角建旗千乘嶽動萬騎林霏戈矛
劒盾森立紛馳魚復涿鹿按節分麾
赤羽徐廻玄龜宣令吐火施鞭衝鋒摧勁林壑
飛騰河山揺映善陣先聲殊方迯瞠
鷹視揚威龍趋迓旆野饗割鮮莋陽大賚武騎
輂皇前驅翺翶夏載克寧虞階永泰
五材既備七德告成黄閩勇爵賓命文清戟干

舞羽保大持盈恢揚祖烈掞頌鴻名車攻載詠

嫓美周京

閶闔晨開禮隆樂備虎拜奉璋鳳儀當世王澤

惟新英謨勿替聖繼神承創因有苐於萬斯年

克配上帝

右十二章十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太廟樂章

明明列祖於昭于天佑啓後人咸正無愆蠻方

繹擾一戰而平我武維揚有光厥前

初獻

在昔我祖疆理庶類惟海之蠻疎絶罔治義在

必嚴惡詎容積斯功之駿聿靈之畀

亞獻

鍾鼓喤喤威儀將將神之至止降福穰穰海不

揚波治惟垂裳繩繩孫子庥有烈光

終獻

帝王樂章

皇皇前聖誕受天符謹嚴夷夏疆理寰區蠻方

不庭義在必驅千古一轍異代同途

初獻

我民惟民我土惟土南國弗寧惟神之侮輔之

翼之如震如怒鋪敦江淮殄滅醜虜

亞獻

明興數世禋祀弗愆助我王師有光厥前粢盛

庶品肅以告虔纘戎統緒億萬斯年

終獻

北郊樂章

肇禋明堂享帝之元於赫厚載配天同尊蠻方

就殄四國于蕃

初獻

群生並育本無私載內夏外夷區別罔有寇

斯殄率土是賴

亞獻

俘鯨遏劉耆爾定功疆圉斯靜九州攸同佑我

有土符坤無終

終獻

右九章六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五言古詩

馬跑泉（四景皆隸禹州為陳尹索題）

維昔堯正微大盜移炎祚九縣飆回霾三精閉昏霧反德厭神人趣駕張天步百萬英豪瞻四七章符數昆陽驅貔虎尋邑連營怖虔劉長轂秋梁趙重關暮白水號真人望氣甄王度揚泉蹴勒傍舍草鎛沱渡堂堂百戰鋒士馬紛征戍南陽詫泓源韻水忻靈澍始知玄宰意随地流

甚滂勝跡在中原千載應難湎邈茲龍鳳姿異代猶攀附何當挽一杯活我三河鮒

鳳凰臺

卧遊在中原極目千仞岡翩翩九苞下戛然鳴我傍自言長辟世偶出丹山陽所期貴知心安能棲故鄉睠茲潁川舍飛止以為常同聲倘有應喈喈殊未央清風千載餘相將集秦皆豈無鷹與鶚疾視埒參商緬懷自公後鳳去臺已荒豈不施虞羅德輝邈難量之子臺下遊榮名慎所將政從花縣浦于彼有重光勿云枳棘所易地不徊翔

釣臺

聖代有哲王肆朝述所職叶從天與人誰言至衰德謳歌震澤鳴訟獄盈庭逼輯王接冠裳居然受方國伊余眺茲臺蒼莽古苔色從来王氣隆中原無豊嗇側陋豈不揚要非為所得天下由家傳衆星皆共北郡名會有更（釣州改禹州）地秀知何極憑高發長吟慷慨盈胷臆楚椒難重陳

郇伯良在即願言臺畔客嘉樹同封植

荊山王

荊山自郟郢蜿蜒出卞東一舉絕南海衆峰焉可同當年結搆力良寶藏其中乃知真宰意非為僭梁雄憶昔荊氏璧三朝盡草莽所以效忠者憂心盍忡忡脅皇萬幾暇駐蹕向龍從使人非採玉獨軫卞和窮遥遥太丘氏華胄出崆峒懷瑾秖自待照乘何其空要艾一水間秦晋欲分功　明王工愛國特地達宸聰安得召復還

長倚頌黃童

四雋詩 并序

余在比部交遊雲集一別風塵往事難
省秖後易水環顧舊京僅四君子在焉
惘然長懷為賦是詩

魯子王　子王為郎於余同舍迨後數載
三復舊曹如執左券自擅郢中之曲號
曰陽白或謂本其所產云

郢中有知音意氣多感槩毫端驅風雲肚皮隅

時態繚繞白雲中握蘭為同寀陸張渾忘年折
節無等輩青陽奄忽逍芳晨其可再羡君松栢
姿歲寒常好在緬懷倚玉日興來曹事廢何當
續舊題恒與孟公對

林與成　華亭多才並推與成虛白自將
不隨俛仰衝嚴接壤於余公暇朝夕有
同味焉

松門有高阜廿載卧陸機一朝謁承明聊向黃
鵠飛司理慵閑律趨庭羞振衣丈夫各有志世
事良多違臺石青山出江煙綠樹微雅尚嚴陵
子時傍釣船歸別來能幾日風物有是非

吳士望　余守新安稱意無幾士望來佐
搓手為歡不殊兄弟以茲感嘆斯宦遊
之一奇也

岧嶤玉屏側縹緲有飛樓睠言晉楚客决策事
遨遊朝陟紫陽巔暮遵白練洲豈伊戀物華聊
以結綢繆忽漫萍梗逝中垂芝蘭儔別離安足
論所悲會難收羡君雲霄去予為稻粱謀

陳汝昭　汝昭司理清比若耶波及三衢
於我有裨從事棘闈彌月之間蓋未盡
其平生云

臨川有佳士兄弟各為難家學富文史廷試獻
琅玕賜第方齡弱蜚聲已雲端筮仕理劇郡名
省接英翰素秋棘闈度皓月桂影看開襟細論
文字辭中夜寒浩曠江海別鬱懷竟誰殫豈無
悠悠者相對不成歡

寄酬任伯寅二首

十年别所歡往路故不迂俛仰成今昔與君各
天偶君行我且止所珎艮須叓眷兹千里駕誰
䏻泣楊朱有客雲端下遺我抱鲁圖開椷不盈
握高義薄秉珠屋梁留夜色曠懐聊與俱悠悠
臨風發何以報瓊琚
易陽有高臺宛對燕山直蕭蕭風四起下落黄
金色憶昔與君遊翹首浩無極昭王不復作令
我中心惻臺高諒可夷心期安所抑成蹊詎有
言舉世無默識古今轉眄移飆舉貴及時晨風

夙振羽胡然雲憶泥君庸非郭始　聖明艮在
兹

携兒浴城南涑水

列子秪窮居出門亦數里不羡子陽粟愛山復
愛水愛山多逶迤愛水希渣滓流峙兩相發常
為幽人止舉頭非冥絶會意肯甘自由來静者
觀自得吾生理朱明後春起懐抱竟芳菲提携
幼兒在何必點也沂斷雲出遠岫傾崕駐炎暉
萍合聊泛梗鷗至巳忘機中流一洗耳巖阿雙

採薇淵東寧矯激塵世有是非此風日已遠此
民誰䏻讓吾亦好是心同調不同返

水鴉烏雀鬭

行行曠野邊雲烏忻相屬矯翼兩飛還煙霞無
桎梏陰崖與夏木栖息各已足壺中將車前飲
啄靡所欲如何異恒性一朝起荼毒殊類竟為
仇天路相擊逐顧我同胞者未言恩重㬰可如
彼烏矣徒令悲中曲

父師同忌有序

先淳靖公以庚辰六月十五日終尋承
座師林宗伯公訃聞遣莫闗中得其嗣
書吾翁仙逝與若翁同日也愴然有感
賦此

飄飄起白雲閩山與恒霍望雲如可越哲人不
復作大人昔稱强八齡猶矍鑠夫子未耳順欲
謝公卿爵六月日正中輟此庭前樂彼蒼獨不
仁於我方降雲美酒甫盈樽血淚倏拊槨慶弔
豈浹辰今古忽相薄大人嗟已矣夫子尚可託

如何南風悲斯文喪矩矱服衰盎心喪問里皆
驚愕大痛兩俱集幾不先溝壑心旌一日遠跬
步終束縛緘辭付蒼頭萬里陳糟粕蒼頭踰時
返尺素将寂寞始知梁壞日本與吾翁若兩翁
生自殊代越非寥廓固宜返服同蹁躚馭雙鶴
濡毫上玉樓掉臂辭雲閣英靈並有歸俯仰一
無怍不逐逝波東不隨折羽落倘慰哀子心宇
宙恒旁礴

季父生朝諸弟詣　先公奠食

慶辰罷舉火晡時靡一食言過諸弟室為壽始
開尊桑榆昨云暮華萼陰不繁什莱亦徒爾貧
米尚堪論我悲喆萎日弟懐終養恩音徽諒不
遠耆欲故猶存由来連理幹自出有一源上食
心同折相看忍淚痕

傳年兄自楚過訪遂有此贈

大火下中昏涼颸扇西陸一篳泛緑波千峯度
華轂使君何處歸乃自沅湘曲嚴装不遑兆為
我停車服綮陰陶令揶凝遲阮公竹久矣謝紛
囂髮然詎聞足鉦人驟往来而我方匍匐散髮
出戸迎屐屩如蹐蹐清風乍襲人攬之不盈絜
結愛金石間綣懐到窮谷一別鬢俱蒼千歳顔
何促相思倍愁人徒為勤書牘楚士不好鳳荊
山難剖玉彼生嘆不辰往事從愚目君行諒得
意善政敦薄俗吊古意何長舍此安歸宿羽翰
待雲霄飲啄無桎梏飛止固有殊從吾得所欲
由来塞上勲杖策貴相勗還從定遠封豈向君
平卜

送荊進士令長安

終奇蚤揚聲處囊人所見布衣傾名都冠冕矢
時彦忖長本致身城父徒云荐獻策潚公車要
艾獨京縣雙鳧出漢宮遥指灞亭椽雍容墨綬
風慷慨藍田甸有時斧絃歌還披循吏傳始元
五鳳間千載日以徧憶昔事西征伊予遊巴僰
三輔侈才賢疇能起微賤頹卻樂人倫接友始
陽羨曠哉德讓蹟单宰由兹選君行非阻修而
我懐眷戀何以慰所思政成有良使

大中丞惟修吳公余癸丑同門友也萬歷庚寅五月某日卒於位余聞而哀之追憶投荒百粵張兄翀董公傳策實在同行余官遼海顧計不能救黯然有遺恨焉

有客自燕京過我停車轍問道燕京事欲語卒嗚咽吳門有季子明廷挺高節晨與星餘幾天柱中摧折昨日避行驄今朝罷鴛列中外方倚毗社稷誰為悅余雖念同袍所傷非永訣江湖自有心廊廟需夔契

肅皇恭默日疾風畫凄凄分宜彰寵賂志士心常刲忠良信有辯處身視奇奚西曹携二劾一朝叩閽齊尺霧橫當天咫尺忽勃谿脫衣赴罵鑊慷慨甘如飴出門無別淚痛哭在緘題

端居危聖世唐虞擬躬逢祇道紓中悃翻投化外蹤重揮逆鱗筆經過回鴈峰　君恩無遠近癘海且為容無實調梅鉉何心勒景鍾感茲國士遇耿耿獨服膺汩沒如有盡猶及須時雍

三仁嚴譴日而我在遼陽罷官欲從之關路阻且長螳蜋亟奮背妄意摩穹蒼預子苦遭妻牽裾裂草章豈緣牛衣泣坐令氣不揚良朋劇在患秉軒尚翱翔

聞爾在天南負戈常不飽為滋忠義腸日日顏色好　先皇肆在宥天星動海島萬死逐波臣復取迴輪道未論事酸辛會見登庸早丹心拂面看往事傷懷抱酬恩夕拜重千金善自保

賜環一日事朝會並彈冠桂林遙仗鉞上海佐刑官君稍丞京兆高飛後羽翰出處有代謝豈

其末路寬三朝積後輩桓典抗臺端比祿可乏才而非舊所歎　今皇隆祖德圖報良尤難當年焚草地幾回奮袖看

當陛頻獻納優老在懸車（公疏請八十已上得賜夫米著為令）如何新辟穀不復待須臾丹旐飄凄恨歸魂繼體孤平生無四友地下可誰俱緬懷曲江誼老眼淚應枯憑君追二子襟斷有知無遺草琅玕在何須冀束芻

中秋獨酌四首用夏武陵韻

我愛中秋月一酌九愁清星𤨏帶阿閣露襟霑

欲盈非茲三五會安得駐嚴更但令顔色好歲

華任徂征

我愛中秋月不學日西傾歷歷星漢間蟾兎沒

還生酒闌發浩歌團圞欲相縈顧影唯予汝無

問陰與晴

我愛中秋月一度一怡神六十七回看猶疑照

青春弄妃齒自夙待即意轉新縈篁呼夢覺重

挹酒星脣

我愛中秋月凝露待更寒淡怯秋容鏡圓歆醉

後冠四時豈不滿茲宵獨耐看莫教吹桂落極

意在闌干

送萬君新令宿松兼訊朱年丈四首

有美南州士作人晉國強百年蠹俚地一朝傍

文昌觿韘先明火次苐發朱光凡材蔚追琢修

矩穆瑲瑲誰令杞梓秀移植在樅陽

昔剌皖公傍褰帷舒所𠃔江淮會金陵雄緊分

邦甸桐鄉奉朱邑縣竹思閻憲遺囊自古風著

譙寧時彦悠悠千載間猶疑花滿縣

潯陽九派通楚蜀元非汲始受文翁屢令宰文

翁社先聲頌有神敏手擘無華割雞小試刀製

錦終光價人瘼或不聞還敞盖公舍

送君涑水上中流遏逝波逢人知已少到處浮

雲多丈夫貴努力王事易蹉跎不惜瑶華贈相

期聯袂歌為問瀘江叟宵筵近若何

驢言四首有序

余蒲郭大守集勸戒録載州民張國棟

畜黒驘十年所自言前身為許清負債

數十金今始填償時萬厯戊戌三月三

日也遠近聞而異之余聞郁京多負貰

翁錢瀕終為驢鳴者三笄產翁家作白

駒事有前符奚異焉

但言故有之報德為驢馬非馬亦非驢驘乃風

斯下六畜皆有倫嗟爾何為者七日能超母十

年常待賈歷歷策不前何當問東野恒濕蹄不售

昔悔負翁約人面而獸心今顧孔侯印獸形而

久音當年已敗類變幻寧自今悠悠伏櫪下孰為禁臠瘠所以繡被子預埋相贈金

維石非言物而言有所自刿伊血氣倫有言亦奚異自顧駃騠影敢與乗黄比前身負主心羈靮有餘愧誰云造化酷不仁由不義

從征化猨鶴填海為精衛禽獸豈異人精魂存所勵萬鎰等毫芒卷握焉攸濟折劵不折心酧言直易世造物各有真名假形亦敉主非望報者爾言亦已贅

清凉寺登眺

朝登介美嶺憑虛萬象懸潜茲夏日永翠嵐翻碧煙開芳自蓮宇清境俯汾川游思構三竺騁睇臨八埏譯出羯磨部遷跡萬有千法雲常覆被嘉苗湧甘泉舍利衝艋在直溯建初年孫權黄武閒僧會獲舍利呈權衝碎銅盤始建塔為建初寺出高僧傳

待次公車執選同年某閱歲不除孫格卿孟汝器魏惟貫過譚無賄之難賦此

弱冠振策遊結交盡時彥騂旄肝膽真笑貌誰䰠絢激風屋上霜鬬候梁間燕明發犖寒齒陋俗應賤職斯亦何求強起從秕傳鴻都門政開粉墨焉攸辨咫尺匿音徽况乃燕越販憐腦如可彛歙有亦奚恨

擬古十二首

其一

依依辰星沒高臺泒沆瀣出户還相睎同袍駕言邁薄遊聊萬里近別幾千秋羣叫争沙鵠高翔寡鳳儔徃路倐且曠馳暉空悵惘冊青若可渝神志寧盻蠻雨暗迷津時雲生望鄉處敝裘歷險夷倦鳥歸猶豫四海皆兄弟知心當誰是迹異理無睽生死相依倚

其二

白雲度碧霄黄珠捲瑤席有女感離居細隟引孤月良人事遠征肩淚成爭別畫屏粧循累流蘇帶欲絶共君三五夕何意圓復缺百子清漏長九折遊寃越拭目聊北望關山欝崪嵂試理悲秋曲危絃苦寒裂比翼鳥含情餘音附高翮

其三

勝日敞迎風旨酒肴既臧嘉賓會高宴歡娛殊未央一坐無差跌四顧生輝光美談飛玉屑逸氣薨金張秋菊奏奇舞山松間清商詩飽君子德旅壽聖人觴蘼蕪被廣野蟋蟀入君床少好成醜老衰樂遙相將七尺不自保何知四運強長歌將進酒惟以不永傷

其四

局促窮終日攬景意徬徨迴飈當道發跬步凌

遐方引領望朝市飛轂入咸陽升高臨四闕雙闕儼翬翔南山對閶闔嘉樹何葱蒼金波流紫蓋玉繩繞建章六街喧漢皷七貴宴蘭堂從來妍華地冉冉迅鳥光賓朋強進酒酒闌百感盈誰擬班張貴旁傳衛霍名一朝謝榮寵浪死笑浮生閑吟東武曲曲盡不勝情

其五

步出邙山北危光含暮岑四顧何所有纍纍丘墓臨牛眠隨草没鴈陣變年深逝者俱冥漠惆悵倍霑襟昨日長楸道走馬盛華簪今夕白楊裹栖鳥獨哀音我生非于晉遥騖翔鄧林白日不為樂誰及夜臺深

其六

攬衣未及拄有客造窮閭自矜命豪俠數敵打毬袴薰香踏紫陌貰酒盱黄壚締交魏其客耻逐平陽奴上林驕弄馬健鶻鳴稍下匈奴都未識元是射鵰者牽時不用名昧迹自相驚黄金傾意氣白璧謝公卿慷慨出鳳皇縱橫事龍虎

待射魯連書腰間揷白羽

其七

白日繩難繫南山力易摧人生槖籥門修短詎前知火輪初迸焰氷泮已篤威出晝入為夜流珠信無期媧皇立四極炎帝肇五絲四氣均調燮萬物類雍熙如何疲夸父渴走飲咸池看日窮龍祖鞭石血淋漓渤海消三連鄧林長一枝至今千載下幻迹令人嗟

其八

孤藤纏葛藟一援復一絙文林比廿李衆禽枝
上弹人生非草木知心兩忘筌托根寧有異數
葉為誰妍黄鳥出谷吟朱蘭入秋歇時變亦奚
憐所嗟在乖別俛仰念疇昔與君本同枹君飛
我乃棲獨有寸心勞分誼如山重勿睨等鴻毛

其九

有鳥海上来鮮語故相識爾今来何遅無乃路
生棘不惜吳宮爪還憐故園幕平生戀主恩於
我中心惻耿茲有恒性羽儀正四國如何伊人

矣向背異顔色翟客甫闐門雀羅設已亟薦禰
墨尚鮮變兮不相識盛衰會有時翻覆君休惑
安知顛頷者騰躍終無力

其十

擊筑新豐市酒酣氣自雄一笑輕英俠四避欲
申功招摇方指壮天漢忽傾東群兇紛㘭沸宸
景献昏風揮金星遜白倚劒血殷紅策勲酬壮
志步出洛陽宮俛仰成銷鑠憂来且固窮廻腸
九折坂掉頭一轉蓬杖策尋遺老銜恨詠悲翁
試看麟閣上何人遇福終

其十一

九阜蘭葉茂千齡鶴翅高我聞餐霞侶五岳任
遨遊長年事芝髓極意肩夷巢上仙或可遇大
隱轉難招臨流洗理亂混迹滐遂謟時否三靈
變派派九縣飆廻合稽天海衝騰業地燋彌綸
還造化熙洽自唐堯一德調湯禹八旬釣渭鰲
我生非伊呂無補聖明朝喜逢光華旦愁見首
尾勞寄語號呶子吾亦謝塵囂

其十二

獨上望歸樓迢迢目雙後目力澁不前歛眉思
欲絶瀟湘帝子愁河漢牛女隔妾心如彼心欲
語聲嗚咽翠簾螢火穿鴛甃流星掣連環宇漸
湮廻紋夢還結隴西小月寒薊北長氷冽征人
蕩益遅處者空竭蹶相思撡何音只把梁州拍

寓感二十首

其一

太初原混合奮摶六虛通苞胎㳺日月噓呀竅

雷風建木才扠陙鐵鑠絙無窮旦𪑽夜忽䄅石雨草炎烘勾陳諒畢達㢈朋亦或恫望祲諦捽慎禦雹詰申豊太清昔治世天地荷成功無佚洛沉壁休氣日相逢

其二

爵華帶烏出寥廓漸明盈機軸儼翁張熠燧𨒅喧轟海童覯犇愕川后發潛精螣蛇游霧動蝦蟇除道鳴群祇非坯蟄何得不赴生水漁山樵木谷牧陸紛耕耗旃㸑紐布胡粤有常營黜嫂過幅利越越乃求贏

其三

太極何年判含三無後先果核方未坼人宇姒難傳榮河初獻籙犧畫兆廬蠷八卦已支離重之更芊綿爻彖洩元氣柯葉贅草玄豨神屬想像龜卜益茫然崑陵聊甜愁羡薄劘浩無邊名號終俱毀易本未畫前安得鍾史在改作貿苓蒲

其四

銜杓彌靡氣品彙始嚶踞羽毛析雛犢剛柔辨齒皮槐榆橘柚合墳羊罔象睒亢桑易耳目蟜枉戾天倪都水駏驢狀稽山龍鳳姿形俱蜉蝣滅名從朝露睎物至會當迈四化亦奚疑

其五

鳩鳴杏始華鳩鳴衆芳歇楊枝垂脆藕芙蕖泣秋月四時無變化萬劫胡生滅修縮大塊中展轉成今昔青鏡駐顏紅晨興髮鑷白天道惡常盈我躬不閱闞達人會意表悠悠土中宅流幻百年中茲夕知何夕

其六

大朴方一割爐中萬片通六物互吞吐州沼創魚蟲椽蠡代捆栗摩蜃恣戈戕世變星常怒雷行遞仆函帝王膺大會揖遜迈淳風豹尾飑蛇踝水土賴成功我生非輓近游衍到鴻濛縱觀八極内何地不綦隆

其七

大道本無形圖書始闡祕咒夔開逕庭六經少郵寄牢茹漸犇文蔓羨盈霄塊千櫝競飛騫五

芳咏緬愫史皇生指掌青文在五十五爻
合一中義無外吾将証此心常與古人對

其八

太上飽和氣交讓出天真四海皆兄弟萬里屬
比鄰寡非情多怨難媚迹易親蔣鍾邀臭味僑
札接音塵一朝肝膈異面背出參辰門客竦蕭
翟凶終憤張陳隔河分血飲衷甲離盟諄擊頭
代石罕掩目捕雀頻試閲金蘭籍耐久向誰論

其九

大道不終秘景龍乃肖形四十三萬言言外更
無經文理準天地時變觀化淳章明統庶類經
制著人倫宣尼第刪述好古竊先氏亞聖無著
作沒世名不淪王迹既陵夷斯文始失真風雲
日馳驟肇悅祇輪菌大塊聲嘈嘈秦火烕餘塵
安見忘言世不胎户常扃

其十

秀水洩尾閭潮頭日夜卬人生異海水頂踵運
有常義和輪始馭草木日已霜蘭艾同蕤聚彭
殤等舟藏苑裘非閒寂鵬摶詎翱翔栟㩣一盍
舫夢覺半黃粱誰知千載後遺臭與流芳

其十一

膏以光自煎木以直先伐區區抱咫尺召手日
昭揭賁育勇足戕萇蘇智堪裂多患生多欲周
鼎鑄饕餮突決上棟焚燕雀姁姁悅人為萬物
靈誰其秉明哲所以河上翁大巧甘藏拙

其十二

我生無視聽眭瞢歧路臨蕭士與衆庶名利兩
相參好名矜簞豆趍利枉尺尋桔形運連螻役
神耗彌滔至人統元識闢闔妙陽陰蘊真絕外
慕肥臞不受侵遨遊大宵宅萬紾任浮沉

其十三

嘉木無修榦甘泉無巨鱗種蘭當路側鑣鑣拂
車輪尋常輕採擷氣骨未全伸托根一失所芳
馥逐流塵何如移澗谷幽姿伴松筠參差凌楚
思畹晚上秋旻君子擬投足聊與爾為鄰

其十四

誅言祭龜靈阿門被髮燋誰言暈雉文彖服應
按毛靈文情獨擅弋羅若相遭殷乙伏夏縛黃
祖已銜豪蒼鷹鷙先緤鸚鵡慧終操世路皆機
穽市木罪風號至人貴知幾悔吝獨潛消

其十五

甯戚擊角歌雍門涕沾纓歌聲無改調立致應
專精波流促柱響霜落扣鍾鳴一朝身遇合奕
世垂榮名芬芳植緊蓄從風始發英嗟啅委塵
垢由人乃崢嶸鴻漸資或寡鷹揚業未萌汲汲

談王霸歷歷抵公卿文章不匡國圭組日青營
獨笑篋玄子師友竟何成

其十六

鴻鵠翔千仞黿鼉穴九淵趣舍各有志物理固
其然及津非濡足失路漫歙肩三仕登令尹八
旬賦歸田封侯一語叶射策千言捐求士旰食
亟含德任時邅心猜餔委地道合調衆天自非
孔翀志去就寧無譽寄謝當途子隨步上雲煙

其十七

避虎不在壑避火不在淵蜉蝣聲撼樹錢錐銳
剖堅蜂蛇無小大噬臍有由然思始如農畔瞻
前結檜懸郄亡徵傲享單貲聽言顛聲色宜自
俞何侯語惓惓

其十八

白嚙腸蘊石威喜豫為狐物化皆千歲人無千
歲紆河清難立待丹染在須臾寸陰分有什日
月感居諸倚柱焚霹靂琢玉待礛磃專精見將
告孔墨旦同趍賢哉羊殖子年增變益殊

其十九

鄭袖資儀舌晉夫無兩人王嬙遭畫手入宮蚤
見嗔毀譽奎一瞬善敗訖終身矧伊愛怨積福
禍不旋踵東西兩具袒美惡一無倫覆邦由利
口彰賂決寵臣耦姬蠱樹塞三人莫迷真予懷
趙簡子鸞徵亟沉身

其二十

三舖下壺飧八珍溢醽酥肘見披緼袍客宴飾
羅縠田白睨妻弃貴賤懸鶉鵲富矜蔚集身貧

羞礨不足空城餓雀嬉肓倉磔鼠牿景沒民無
稱揚窮爾奚逐齊國亦盜流問術非所欲

雜詩八首

其一

驅車之何許出門即異鄉歡愛非長別脉脉阻
孤光鴻鵠赤霄窄鷦鷯綠枝長得性物自適諒
之伯昏量便習宜薜荔游衍悏滄浪歸與從所
好何為事四方

其二

濯流折華木浥露擷芳蓀採採不停手夕颷間

朝昏豈無苔與葛滑弱露寔繁佳人携未適感
物念彌敦須臾年運徂玄髮希舊痕沈吟典百
緒所思不堪論

其三

萋萋田中草洸洸河上檣河廣波蹙沓草露已
凝霜大塊本逆旅倏然變海桑繁華若常保沒
齒貴龍陽繽紛百歲苦轉側七尺強

其四

白日淪西海黃流漸東洋緬邈羲軒世斯文蔚
未央大選步今古旦暮發精光懷璧詎暗投擢
蘭竟孤將丈夫各有志千載一流芳

其五

鏘鏘鳳皇鳴百年始結髮變彼移人尤陶門甘
守拙任禮匪任粧端為良人設所願皐蘭滋寧
使華燭臧道隆宜從隆生別非長別才智未足
論恩愛胡消歇長跪謝君前聲向言前咽危絃
御未寒孤響誰能輟掩涙泣長門蘭膏盡復爇

試理白頭吟倘逢小史悅

其六

鴻濛自寥廓梟鶴任短長軒騫逐赤日偃息悅
若丘大區笯我陋環堵迄中藏蹩躠服步景螘
蛄洞年芳不上九層臺不覆萬丈梁宜人故無
人舍我其誰臧漢水分南壯馬龍希褰裳躑躅
虞仲宅種蘭有幽香離群合溟涬請謁㘅連檣
動嘿紛百慮抱一殊未央詩書辟立在咫尺把
軒黃逍遙千古上敝數亦何妨宜人宅名

其七

芙蓉泛添水雲母結花鈿飛烏擇寒枝哀鳴過我前有女兀獨處四壁罄而懸蛛絲當户罔鼠跡映床眠竹筐拈素綫鍼澁坐常顛鄰光羞會績抓槃凍無煙嫁作黔婁婦拮拾兩周旋𩌑塵蒙魚釜長恥四十年蝸牛廬卧穩菽藿飯垂涎餉鋤身自力織箔資尤便婉彼妖冶子誇詡粉黛妍蘊蘭披綺縠四貴競階緣作麽羅罽鏤布地埒金錢一朝金谷散銅鼓怨嬋娟何如安半

菽相對樂桙莛挽車薺提甕百歲願從宣

其八

皇崖何所有中藏白玉樓無始秉元化爰居不記秋赤霄懸鳳吹碧海瀾麟洲上清跳兩珠下界類三丘十巫昇我藥烏鼠跨青牛縱橫縮地術須臾徧神州路別大千界塗迷七聖遊相邀偕斗畔署號列神儔嗟哉癡龍祖碣石遊宸旒蓬萊不可見鴻語事方休露臺飛龍鳳八風散蜉蝣養生生不遠物外更何求

鄉賢十詠

巢父

上古多巢居野鹿標枝[illegible]世無巢名巢父獨高尚雲卧幾千秋雅謝匽中况沛澤潄許由帝往躬揖讓穢形在我前悒悒煩相向牛口淀中流芳躅窅然喪我来弄清泠茲事多惆悵一水不納污誰言百谷王唐虞器可家宗子應天相友父亦許流微聞幽憂狀舜禹趍下風匹夫焉攸抗試聽擊壤歌洗耳亦過當

關龍逢

豈無憂世心蒿然見眉睫睨刑上瑶臺一笑忽威劫危石何可冠春冰何可涉冠石頭上糜涉氷踵旋跲亭毒勞我生炮烙形應竭日亡名可亡千載胡嘩嘩獨憐盡衣朝不怒人咸慴

夷齊

高山恒仰止合沓自鴻濛誰識首陽逕丹巘白雲封二賢違千乘碣石走河東岵陽文既没埋一翁昏風華陽脫扣馬松陰縮鹿蹤採薇[illegible][illegible]

足遺竹籜空萊成周才卜厤閭墓亟追崇如何
忠義士八百訖終窮不綠郟鼎論吾道悵無從

周八士 塚在衛南景村陸慶初娌崗石出僅辨八士數字倫傍撲刻佚陽氷考焉

絕域不產聖甲決不顯賢千里得一士奕世號
比肩唐虞中天立熙洽歷成宣大河通白赤中
條互靄嵐元氣為物母萌起太初前鐘生由祖
甲罍良特地傳一室苞四乳八士真兩間自出
河山秘還霑兩露偏五德興王者基隆叶帝年

人文偶昌運邈古更無班憶昔媧皇世擣土別
息堅女修吞鳥卵大業更杳然君子不測暗語
怪迹尤愆獨有孩荄子玄白日推遷

介之推

公子非亡國周旋廣樹風霸圖自天啓羈紲亦
何功滔滔五丈夫蹇蹇在泥中爵祿紛三出四
蛇競從龍有母甘偕隱無文祇固窮剛腸摧烈
焰伊人未可逢軫旋心自覆內史第容容不繹
舩中語虛勞緜上封遺俗沭寒食環山火不紅
至今千載下秋草怨王公

公孫杵臼程嬰 衛四大夫也有祠祀焉

徐州賣卜年六尺關存藏璇丘生潼日孤兒從
餔啜佼佼庸衆中戴假明高節誰知吾黨士嗟
哉行尤烈下宮死非難大業遺惟孑有懷宣孟
恩還期報同列自古皆有死草木同蕪沒錚錚
寸鐵心昭昭揭日月荒祠掛殘陽村童掃茅蕝
斯人不可作空向頁粟說

段干木

冥鴻未易招神龍終自盤志士抗高節置身絕
塵寰吾觀踰垣子傲祿未肯官諸侯側足侍上
卿赧色看遙遙沮溺心矯矯夷巢翰肉食豈不
貴溝壑非所安車轝多顛覆繩樞鮮憂患貴途
眂幽陋轉盻異悲歡柰何狗人者豕獸畜無難

豫讓

馬行信蹇蹶日影緩鬱陶斷虹委夙莽徘徊氣
欲驕停鞭問遺老乃稱豫子橋癩身士易蝕瘖
啞炭難銷青莽尚殉友赤膽可無熛千秋如有

侍悲風怒長號茍息圭非擬王燭樹不彫異代
行同轍視死俱鴻毛高車感題柱浮名侈世豪
倘沮伏橋節丁公亦倖逃

王績

良田歲易穰不供秫與酒嘉言世為則徒貧耳
與口我懐東皐子造次難比耦心惟身坦率要
使腹不負胷進治一班賦歸荒百畝蟪未破中
條銜枑横壯斗白日到羲皇玩易忘在手夷希
河上公逍遥漆園叟醉時不知樂但覺醒来苦

雙鬢老是非千歲容好醜行已清濁間華一死誰
醲厚長留太古情還與松喬友

司空圖

王官常閒寂幽人始見圖衰鬢疎榮辱夙心與
世殊峰頭掃明月天柱鶴行孤矮竹開新逕荒
田補舊渠曉立雙人雪夜呼五姓漁仲蔚疑有
宅威輦訖無廬野老誰爭席家奴祗荷鋤休休
了了處耐爾意何如

我昔何所夢

我昔何所夢夢見朝太乙百神挾我躬渢然生
羽翼閶闔登容寬河漢露衣濕左旋烏跛低右
行兎窟逼王母御五車雲和舞八佾綴露珠正
圓獻桃碧應實踴躍上層臺奏名心猶怵再拜
焚淨香微扣長生術青童調金鼎分我丹一粒
露頂洞三焦赤脚凌四極下視栢梁飲一切腐
腸食滄王誰不死方士盡狂猾雲霞飄海嶠鷄
鳴斷華出白鶴香未還紫虬驕難勒醒回一掀
髯夢境安可詰

法雲寺訪禪

孤山一何高舉頭不隔天振衣覧八極紳帶相
鈎連虚空作世界混沌巢金仙蜜雲遍白土寶
月現青蓮（寶月殿名在靈鷲山寺殿摩作羅云像每夕放光寺常以六月晦大會佛光自雲中下故云）僧居厭室窄面面貼蒼煙真境穿芒
屩逸興寄蘆蒿茲來訪三異淵明導我前修心
欣得地聽講笑為玄臨崖甘飲溽依畦膳啜鮮
畧謠觀有念晦迹浩無邊濛濛大象裹翻囊題
樹懸傳飲睠漢后從此謝塵緣

汾陰祀

蒼蒼元氣中巨靈開渾沌手足左右揮噴薄陰
陽僎聚米含神紐穫筲磨鴻硯伏鰲鎮四維黃
流拖疋練媧皇鍊色石軒后掃壇墠精靈肸蠁
通神覞甄邦甸汾脽號則天敓墟配斯遠西王
服道初南霍叔儲忭漢帝禮百神三義徵封禪
雍時兆祈年匏鍾奏八變元始大合章瘞土幸
重泐詎知薦黃琮圖書溢有萬五岳環四瀆蔚
雲巢流電絕域古未賔天界索常徧夠茲坤絡

彰持載愜民願昭嘏訖千齡洗爵寧三獻方璧
自天來先后膺呈眷古典卜習吉誰云不經見

鸛雀樓

河山滿檐楹登樓聊一閱空青挿天際黃流溯
星窟故國年代移古人無歲月遺塵入幽湫表
裏誰擘劃虞舜未封樹帝女絃寧歇商賢抱孤
忠首陽沒薇蕨鷓鴣悲春殘鳳凰去高闕鸛雀
于我群同是樓中客宇文在何許空向殘陽嗌

歸来二首

萬事歸来好歸来底事無乾坤大如許有我亦
何須犢車劣騂駟騏驥驕蹇驢魚蟲時自得牛
馬任人呼築屋三間月浸壁五湖圖物態日趨
新幽懷衹故吾風月三千界茅柴一酒壺擁褐
猿猱遝翳霞沆瀣盂世上好官品寰中黃土壚
跰蹮誰與鑒信步到陽都

萬事歸来好歸来步不關丈二組何許尺一符
等閑一別滄洲遠衰敗巧相拳形骸脫淪誤光
景頓潺湲風牖浮榮色煙花落醉頹巨石會當

竭芥子已自慳枎藜客好任餌樂體猶孱無才
膺急詔吾道祇青山

栢林寺道子水

誰挽天河水波及房子國州沼肇鴻濛尸氣菹
菹吸日月潴為瀦積陰才一泆斷鰲四極扶萬
里歸墟溢史皇投道玄化功蘊胷臆弘通一念
超飄然向西域乘風泛那提排浪凌危棘大雪
山名擁千層懸崖執四杙圓寂救彼方聖果證咸
翕騎航還漢土洋溢盈天邑妙契期泥洹拯溺

麗不億瓦棺青蚨蜚安樂綺蒼龍蟄徒掛五色
工穿成三昧畢乃知畫壁水道岸應先陟俗眼
好觀圖古今誰第一豈乏稱聖者濟世歎法力
煙閣照乾坤臨淵足投筆

候鴈

東風起蘋末迎暉作羽翰春氷才泮渚偕侶度
江干飲啄依蒲穩頡頏帶月寒柳曳關門影蘆
搖洞庭煙危心矯機弋逸格擬鴛鸞景山經遐
亘星子漫盤桓瓊林驚繫帛金屋泣幽蘭皇明

開太液還欲向長安

王官谷高寺 甲申秋避怨寓此

曾來高座 寺也從梨岡名 遊石子 名 峰頭小孔雀卧
經年聽覺塵機少何事別梨容司空亦懊惱香
煙虛百衲壽色閑五老陌梯 待名 訪舊僧新講凌
天表清磬發疎簾龕燈盈義昊雙瀑弄潺湲一
瓶接昏曉詩思首陽高題記頭陀藐枯經不是
佛悟色從無了避仇亦須史初心元學道

後賢十詠

孫進士達 洪武十八年丁丑榜以黃子澄練子寧故仆碑削籍
升名滿天府車馬足翔翔靖難乾靈正延賢國
步康席卷收五百奕世躋陶唐練黃駢授命冠
蓋散歷陽握珠倏沉海匣王漫歸岡晉天彌際
鏄隨地任徜徉無鈎知何許涑水竟難量經史
翻疾恙回首笑明光還將求友意哀鳴上栢梁

王吉士玉潤 名瑛永樂十三年進士

文皇開東觀重璧旭旦臨英寮光簪組潤色敷
瓊林少年賦長楊間世得鳳音敏捷推七步問

對見一心方追山岳銳終需棟梁深如何德未
遠栱木已成陰脩文難絕筆留着到于今

翟叅政行簡 名敬弘治庚戌進士

翟公貌大奇學術研精髓讀却無限書摛藻必
詮理壯闕正虛懷東觀方依倚長孺好直言賈
生倏外徙損忿虎鬚威翻覺羊腸駛歷試勞州
縣廿年曳金紫宣風太華高柔遠朝鮮邏我行
挹崇陰是處人堪指奉嘗在新陽千秋從茲始 余守新安得請公祀

王僉事荆王（名璽弘治辛未進士）

嶷山蘊良寶廣庭湏大鏞桃花洞（洞名公讀書處）千樹落五十始奮庸服膺聊稱貴抹新豈諱窮自公長隱几夢入首陽官歸来五畝宅那復半綸崇蠨蛸腹自鼓麋鹿草同豐交遊颯向畫伏蠟走村童杖藜尋洞口獨有白雲封

王郎中惟本（名宗弘治壬戌進士）

王郎吾白出奕葉渭陽縈負笈窮湏海隨母向燕京偶聖開昌運臨軒集人英射策凌㭶詣構

厦極昆明坐籌應虜寵題柱遂韜聲合錢蕭賜帛隕越拜殊榮北山勞王事南陔詠孑情孝家能忠國元讓可專名

宋副使元吉（名九齡正德甲戌進士）

宋玉才何極人疑太乙精簪筆上九華陸離賦兩京承明廬若厭彰德盖蜚聲漢上来何暮湞南波更清文章足華國觀道覺懷澄驊騮方馳鶩鷗鷺却寒盟長揖謝朱紱通侯總强名涑水年年綠悠然識宦情

王審理國忠（名良卿）

王公吾翁執夙癖在春秋空谷傳韶濩清世覽琳球春帶鳴條雪寒澌涑水滙共學皆勳序捿遲守故丘泛蓮聯八柱徹醴下三休蒲節收應晚蓬門早自投交遊悲遺老典禮慕前脩釋恭懷哽噎登壠愛田疇還嗟絕機叟白首漢川遊

杜知縣于逵（名漸嘉靖壬午鄉進士）

陋室安何處中條最上峰徵言祖莊易達觀萬像通養親不擇仕隨牒逐征蓬一令淹三縣百

城趨下風杜母謠新息（令商城在郡後載謠符古）潁長下齊東絃歌入古調惻隱出淵衷踈薄供一口風雲達九重含思饒恩感孤詠重雙龍襆被將身薄窜極（蘆鴻室名）少塵蒙血飯誰憐楚銘懸豈愧邑至今原上烏直欲叫玄穹

任知府伯寅（名汝亮嘉靖壬戌進士）

締歡三卄載爰自髫年故芉嫣幸牟絲蓬萊亦星聚皎皎鸞鳳姿茂學麒麟步朝倫遜握蘭帝知光題柱廣莫訖荆閩憂人旨斯副清賢思借

留惠化歌来暮如何五日尹邊掩三都賦交誼
斷雷陳旅櫬歸桑扈人生重長别長别非中路
窮泉幾萬重蕭蕭白楊樹

張知府子明 名問明嘉靖壬戌進士

龍劒蘊九淵豔發流星衜儲精在人間前身疑
茂先吕朝闢四門聖主决一見先貧拜讜言便
便若異撰持斧下彤庭揚綸欽時憲郊圻訖荒
憬澄清一已徧研朱色正丹瑩玉德愈顯秩才
宜浩穰展義来蘇聘買犢劒藏名擁鶴光葱蒨

懋績繼龔黄求舊徵瀛汴一朝謝軒冕風痺托
玄晏偏悲輅筮占虚枉濤推薦終知合延津靈
秘不恒現

九愚山房詩集卷二

九愚山房詩集卷三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七言古詩

賦得倒綳兒懐弟麟

岑家兄弟天下聞七步于今復有君尋常對客
詩千首瀟灑揮毫墨一裙奪錦行看李太白弃
繻寧數漢終軍少年戰酣不得志芸窗終日對
殘曛揭来别我欲何適池塘夢草連宵劇咫尺

那堪參與商依稀但覺今猶昔逸氣常凌霄漢
間側身獨怪天壤窄鵷鳳樊底飛且蹲鶺鴒原
上彤初隻吾爾年當五七過南莊雞黍意如何
提壺執俎我欲徃跨馬騎牛樂亦多丈夫失意
須進酒好懐不必任蹉跎潦倒多才空有名酒
醒猶自一書生牀頭萬卷君應盡莫笑兒孩只
倒綳

石泉行贈荆君之河西幕府

條山蘊奇石涑水發流泉流泉邈難窮奇石質

自然郎瑕城南有佳士浩懷默妙常倫儗俯仰
寰中靡所如桄流漱石無乃是才志如君天下
閩西飛東去日紛紛還將石畫酧邊策莫向犢
流遜聖君燉煌太守重賢哲幕府叅軍獨稱傑
軺車六月度秦關遥指掖泉五郡間火烽峍屼
赤亭口熱海蒸爍祁連山祁連山下畜蕃豴月
支城頭[illegible]雲薄[illegible]兒欵塞慴犬威元帥行營閑
將畧遡泉移石到遐方玉關千里倍金湯丈夫
致用本如此豈必拘拘幽人山水之徜徉

賦得中秋月歌

中秋日夜會平分碧天無際水無垠滿堂高會
陳杯斝暮雨長空卷片雲片雲忽斷闌干夕涞
水眉山同一色平岡隱隱淨嬋娟曲瀨涓涓翻
珙璧憶昔少年乘月遊浩懷無處不清秋荏苒
寧知幾三五四方歷盡還吾土塵世翛然躡玉
京人間天上兩峥嶸團圝對酒不云樂牛渚鵲
枝空復情君不見陂仙壇璚樓高處不勝寒傳
聞秦女吹笙鳳尚想文生下綵鸞又不見桂杖

橋珠宮銀色跨層霄霓裳一曲調仙管桂影三
更徹紫簫古今世代頻消歇今人還見古時月
未論當日照青蛾忍使浮生空白髮轉覺千觴
無赭容傷心何事寂蒼穹我願梯雲掇光懷袂
中月不缺人不老年年常伴廣庭宮

月明篇送耿生

峨眉原上月方瑩月與峨眉相掩映綺陌一觴
獨送君碧空千里堪乘興將馬黃驄兎白可憐
庚亮三秋客馬蹄月影常追隨滿路猶疑三五

夕十年素魄祇埃塵伏首原田草莽臣當日翛
名動朝野如今待詔公車下何郎原自挨天流
問卜寧湏向郭周接鵷班集鳳頭宵衣　天子
正傍求吁嗟乎月兮月兮恒仰止黃金臺上無
亦是昭王致士從茲始

步月歌 有序

歲歲中秋賞月相對為二也戊寅茲夕
同志王生葦賡詞一闋有步到廣寒宮
之句翛然忘在人間作步月歌

羅公擲杖遊天闕飄飄桂鬼開瓊國我亦陵風
馭九霄廣寒仙子笑相邀舉手摘星榆歷歷褰
裳涉漢聲淅淅咫尺寧知天路遥氷輪碾處皆
霹靂造物賦形名倏忽我初非我月非月須史
塵寰徹玉京江邊指晰即超越山河大地小彈
丸吹落浮雲掌上看眼空佛界三千幻脚底神
州五十蟠自憐子本仙宮客堪笑脩仙受仙謫
麻姑容我度仙郎少年從此無關格人間不解
天上懽羽衣重整再團圝長如今昔無圓缺天

上人間總一般

秋月行有序

余源頭別業新構聚歷樓園内特萬厤
巳卯秋也蒿萊未除悵然懷望作秋月
行

幾月山中秋已半家家滿户窺銀爛等閒夜色
少平分晃朗天邊稱奇觀奇觀今夕在樓臺萬
井雙林四望開華露故凝仙掌重素波還自后
庭来界牖笄簾憐共爾披襟散髮莫相猜與来
酒力渾無寐披我交情賸有媒遡歌飛觴下闌
干醉步淩霄絶井幹縹緲疑從若木嗣園圝真
耐廣庭寒四百清光滿三千烟水寛排雲動閶
闔摇碧浸琅玕黄庭度霓羽素練同牛女獨山
玄兎過蘭路白鸞舞金丸自合成寶户誰能補
攢笛且南樓泛舟聊北渚南樓北渚重相遭香
霧雲鬟夙解邀誰憐月底千年景我自天中百
代豪三家市賈呼醽醁二韭盤食雜蟹螯匆徇
蘧廬看細細元龍湖海飲淘淘十千斗酒復誰

許一二陳雷聊足數金魚不用乞佳人桂櫂相
将放漁父旁露少知音風月常為主浩懷風月
更無垠寫影山河幾度新雲愁海思渾閒事天
空酒薄終難醉曾聞今月照漢宫千門萬户盡
秋風班姬紈扇禁先謝飛燕帷屏寵亦空冊綺
鴛禽隨逝水纖羅雙鳳逐飛蓬祗今繡幙層樓
下多少蛾眉恨不同漢月由來遍寰宇寧知胡
地非吾土珮環南下望明妃節旄西盡羈蘇武
幕北山陰塞草腓孤城落日尚依稀和戎典屬

今何在白鴈玄狐幾度歸更見關山臨古戍祈
連碣石茫茫路中夜白登未解圍深閨紅粉空
云暮儁幔度流螢裂帛傳尺素迴腸蘇氏文摹
恨江君賦朱門甲第更崔嵬絙瑟毾鐘清且哀
昔昔但看歌舞地寥寥唯見烏空回樓中鳳凰
今在否沙邊鴻鴈亦何有愁來惜惜醉為沉醒
後還餘月在手月既沉兮歲已晏滑稽塗抹人
休賤幕天席地咫尺逍眠花卧屮日應偏已矣
哉把酒問天且復醺調砧亂吹不堪聞朱塵青

氣雨絪熅數登高而極目眷故土而常欣仲宣
重進幘廣漢獨為鄰千江靈有托萬里淨無雲

九月十二日聞捷元戎李勇召飲同楊民
部登浮圖峪玉皇閣

重陽無酒復無菊兀然閉門守寒谷慘淡行營
陣雲低岭岩滿地霜風飀捷書昨夜下三關旌
旆逶迤萬戍閒司徒轉餉充餓色將軍解甲破
愁顏九塞風塵淨寰宇四牡日月歌杕杜鳴金
伐鼓動轅門饗士椎牛傳幕府佳節重開落帽
筵帳前歌舞樂翩翩莫言乘馬彤弓錫且喜瀛
洲方丈仙看君談笑方得意運籌燕息周旋地
將略無論俎豆間筆端每識風雲氣大叫狂歌
升沆寥玄宮絳節俯層霄蒼茫不見人間世谿
達方知天路遥須臾碧空發清籟興来適與心
神會極目八荒金界中開襟萬象瓊樓外樓下
寒江深不流城頭殘角轉添愁與君飲酒莫盡
醉人生樂極且須休君不見齊景牛山泣沾衣
古来憂樂相因依揺落能令行者悲為君早晚

賦東歸

浣紗篇

若耶溪邊越女家春風麗日来浣紗綠柳碧桃
常相映青娥皓齒顏如花一逢勾踐欣相見靚
粧獻入吳王殿前溪妙舞逞嬌姿子夜新歌侍
酣宴一行覆人城再顧傾人國吳娃宮裏爭歎
蛾劒士階前盡失色姑蘇城外麋鹿遊震澤江
邊蘆荻秋君不見紅粉一朝流水去春花空照
水西頭

懷梁立夫

與君違咫尺百里思相牽聯詩新結社似是詞林仙蚤歲出門厭梁肉歸來依舊守白屋寒暖寧知世態生菑畬但識山田熟山田時復罷春耕稷下會訪高梁生竹氣輕抱衣襟碧蘭室高談甕几枰几上平鋪青玉案截成筠管凌雲漢鍾王一筆幾萬戕臨池已見人爭嘆醉裏書空興益豪飄飄逸韻何嗷嘈相看意氣吟長往海

內詩名獨爾曹好詩惡詩誰能醜昔賢咀嚼今人口萬事空憐東逝波曹劉豈把年華負年來居止半踈慵篋裏殘毫勢不雄青雲廓落心猶壯詩癖從君衹自攻衹自攻欲何適午夜詩朋一夢中幾回真賞題姑射

壽季父仰翁

何處歡聲動歌鐘北里幽光階半啓英海屋揔添籌海氣金天入望孫雙含夕景駐桑榆人間七十明朝是老去交遊尚有無海上神山回回起曾逢絳老閱甲子壁立巖巖無毀時季父之年亦若此山頭何物迥臨渠南極一星夜吐珠聚德華堂紛麒麟鳴珂甲第動懸弧一盱東山深歲月星星兩鬢無白髮綠野重開　聖主恩青溪三洗神仙骨仙家真賞懷蓬島大椿詎識秋風早夢回天壯意何長身隱墻東跡如掃昨傳織女赴牛郎此日梁鴻挾孟光靜言覇陵琴瑟好不隨洛社醵壺觴殷勤更進阿咸酒石蒲能令童顏厚伯仲塤篪叔季歌就中天樂靡不有

送田二守之臨洮

洛陽才子河東守絳臺表裏明雙綬壯懷偃蹇且時流蚤譽縱橫在人口憶昔按繻度紫荊長歌跪石盡平生美人贈我琅玕曲夢裏相思塞草生向來歲月誰能滯君自青雲吾自故紫禁常疑白簡寒紅塵詎省黃金路風義于今重久要還將書札問漁樵有時天上翩終會無那山中首重翹故人違我忽何適西指洮雲棒新檄念茲斗酒歌勞勞無事臨岐解佩刀張掖戍樓

絶燧火敦煌郡閣醉葡萄海西蘇子節空盡京兆田郎興獨豪行行遥擬關山道夕陽何處吟秋草蕭時關外滯班侯逢人為問形容好

五老峯歌壽李封君東原

君不見名山勝著五老峯岩嵬太華摩蒼穹虬髯虎視形容古望之直與元氣通解深離離路相接南極流精下凝結陸地一仙華表姿對峯為六無優劣寂寞東皮隱大賓饋漿禮數履空頻巖下桑田寛種玉門前銀海淺揚塵霞棲剩

得青囊術盤餐時釀金鵝實居然短髮耳何長到處乘風復轉日敝袍輕屐直無事網積苔封靡自治帶索行郟見啓期被裘拾穗歌林類碣來童齒髮重簪一忽蓬壺歲月深徤步層城遺拄杖幽懷新溜長調琴濟南有子聞　當宁雨露中朝分計部早晩安蒲屬晋陽桃源何事逃秦去步虗鸞鶴在朝端關尹遺經柱下看五老頭閒結侶青牛時復度堦蘭

莫春圖歌贈王生

何人示我莫春圖孔門千載在須臾興來白屋丹青上俯仰塵寰樂固殊野色長堤亘十里翠烟紅雨相依倚幅中藜杖野情生水鳥山雲而而起垂鞭羌笛日相將仙侶王孫祗燕帳箇中物理應難識春草蒙茸時自芳杏壇七十皆豪傑跋簇尋常無乾輟知爾各為異撰言從吾豈必同心結何如點也為斯志冠者童蒙亦數四舞雩沂水且偕行被髮纓冠成底事禮樂囚姬書縛丘鳶魚真向性中求商歌一聲滿天地歸

途寧記魯春秋東風依舊春窈窕苔逕遊人應未少洛生廣武幾銷沉笑來今古誰同調看君意氣雄吾黨少年許國何多讓政理不居冉季間時雍況在唐虞上持茲圖畫即良媒潤色皇猷次第開老少朋友俱自得人間何處不春臺

壽梁立夫母

稷亭樓頭日初遲陌上幽人歌錫類華堂戲綵覺凋殘催成春服得無為門前一栁折春深寸

草共如報母心竹林惆悵當年事抱節相看直
至今母氏相夫趙瑣闥中閨不賤甘虀糲諫草
妝殘灰燼餘無端生死成契闊天授三珠倏徐
卿人間鶯鶩盡斐英韓宗王子皆非蔭始知紿
諫死猶生仲氏高軒能早賦政可繭騮騁天步
一円三公已熟籌祭藩觧組亦奚顧高梁甲第
連雲起兩朝奕葉光三紀　天子曾梟石窌封
夫人彤管斯為美而今耄耋尚勤劬朱絃讀兒
郄杖扶經霜松栢稱難老況乃蘭茁紛蹇翅狠

說餌金輿吞玉何如養志斟醽醁月寒日暖不
煎年即此生人樂俱足君不見毋勞費盡一九
熊烏哺之子何終窮君今有毋吾已矣為君賦
贈將無同

姑射山歌壽同年王氏母

處處青山青不老相逢盡說青山好何似絳臺
見岩堯能使縣人常壽考姑射仙家第一峯瑤
祭王笋出芙蓉攢簇燕昭使不到三山秀色逑
相通王母梳洗玆山下擁翠堆螺照深夜雪霜
難老聳危巔當筵黛色直稱竿天上流光變晝
屏老人婺女並脩齡斷來幾杼重堪斷今古斯
文自一經有子抗懷遺軒冕菽水相依成偃蹇
會釀春酒介華堂平生詎屑公車選列子無粟
色養充為憐一日賤三公塤篪並奏簇鍾呂伯
仲相看樂事融憶昔上林同日喜歸家含笑遺
丱旨荏苒一燈三十春和熊母氏頹猶是今子
居然器不群即看孝伯動名聞韙紆王母瑤池
駕瑞靄輪菌接五雲珮環照耀青鸞尾寵被鴻

濛更有幾問母閱世比黃眉啗郄蟠桃留篚籠

贈張醫生

張生偶病不之衙令尹唾其不自醫也
牒署陰陽學戲嘲之

張生自是千里駒伏首長年衹業儒驊騮不遭
伯樂顧即工行步亦區區有時蹀躞出門去幡
然覺被沙葱誤丱服盐車九折難苦淫文死三
冬富憶昔投筆事遠征學書不成去學兵鴻溝
滿海依然在虎食龍爭空復名矢人不若函人

好學術終當擇善保侯封霸業揔塵埋橋葉芝
菌恣探討雲長伸臂挼流金俞附湔腸絶古人
親見涪翁授脉法籠中何必貯苓葠玄子河東
因歲儉更甚流疫酷傳染十室曾無一室完溺
之由已登茵簟日馳四遠難停軫賷藥歸來卅
貧窘趍趄不肯近侯門無柰折腰當令尹令尹
不知風義高尋常顛倒邑中豪專門唾視六徵
術越俎猥承五勝勞歸休小住城南巷陳珪黃
琬皆惆悵丈夫致身豈有涯護兒作相虞兒匠

異時策馬上公車獻納還推政理書漢主高陽
踞見爾慎勿掉頭賦歸與向來令尹固起余

送令狐生司訓葉庠

灰飛玉管陽回昊忽訝今年春色早冰氣遥分
上苑梅條風乍拂階前草才子翩翩冠雀來影
纓新侈下金臺匣裹芙蓉聊自試筆端環頴為
誰開過門幾日重堪別尺檄相看寸心結一曲
陽春郢樹高獨照程門數點雪璧水聲傳宛洛
間還將度轂鑄忘頹倚席上嘉論政處不須指

點畫龍山

鰲山道士行

鰲山道士色純黧八極恣遊過嶺西烱烱雙瞳
半頭布膏城鍊藥一丸泥忽來偶去惟所寓白
雲迷却蓬萊路蒼生於爾福無親小托塵寰為
姑布更從蔡澤貌雄飛聛睨人間有是非真子
童顏猶昨日從而相者骨纍纍邂逅逢人索酒
肉停杯捘筋復無欲齟齬一言便狂走眼前唾
視皆樸擻人生漢禄未能全不惜奇方為我傳

道余生之神仙骨但可公卿未可仙爾本歷陽
學道者差强徇禄風塵下骨格均成槖籥中神
仙何真凡何假此去乘風未可期掃壇太華起
希夷峽骨不殊池體在爾今相骨亦奚為

海屋添籌圖為黃明府作

天風吹海海欲瞋三山羅立凌光景何人飛下
瞰龍宮持籌踏破遥空境神鰲背負柱扶桑宮
中曉色尚滄涼湧地金輪轉相向西窓半住蒙
圯光蜃樓鮫室相依倚浴日滔星長如此借問

何年結構成鴻濛非遠宮非邇望窮煙際浩無
天指顧潮頭十萬年笑斥王籌幾許在蒼茲佇
立變桑田桑田雖寛有時縮如割昏曉紛相逐
玩世仙翁仍故顏人間歲序一何速黄君奚啻
千頃波西来紫氣占關河海外漫言勾漏令日
中時見保衡過沆瀣聊須飲雲璈試答歌幡然
奮袖出小與世蹉跎晋陽應宿一為宰栽花滿
縣稱蓓蕾嘘枯吹生百里春西山壽域埏東海
涑川波暖日悠悠君為蒼生第一籌歲晚稱觥

齊介壽吏民三唱岳陽樓萬歲氷桃千歲藕九
星精飯九霞酒穆王宴後浪傳名許磆花前醉
何有黄眉洗髓更伐毛翠水瑶池可易遭十二
靈飛扉侍女栢梁臺下首空搔群仙籙亦草草
我作此歌為君禱自兹以上一考一籌猶未了
君福斯民民壽君眼底輸籌同天老

仁壽寺大佛閣暇日邀黄明府唐廣文避
暑因憶壬子　先淳靖公陪汝南尚先生
遊余執童子侍焉今兩脉在宴感時賦此

炎州六月雲峯起鷗鷺群飛戲涑水誰能露頂
浥金莖旋汲氷井茶烟裊褦襶無端中似灼興
来載酒出城郭孟公不顧尚書期臧駒偕我清
凉約毗盧飛閣倚山巔避暑無如此處偏彌天
貝葉香初潤一曲峨眉印月圓談空宴坐祇園
樹百子七輪何所慕凉簟輕䌈檻外風纖絺薄
沐臺前雨世上交情論貴賤田彭郝許心如面
真俗要歸不二中宰官疑是前身現賤子常隨
方便力即看夏日猶冬日河朔聊為汗漫遊閣

閣盡覺蕭條失勝地良非偶佳期偶載逢嚴君
策杖陟曾此侍乘駿屈指流光四十載虎溪談
笑冷橋東當時冠者余方弱于今孺子忽成翁
更憶衣冠盛寮寀河山代閱誰同在黄公酒壚
舊有名壁間幾度丹青改後視今今猶昔壯者
日衰衰者白龍鱗尚老皆前栢我今不飲亦何
益

平地江湖圖為王三用中作有序

用中為園一隅穿洞作武陵源已鑄鐵

甕覆以木几注水像江湖寓目所未覩

云

王子居桐我在桑相看春樹一何長畫夢橫山半空紫連天樹色隱滄浪覺来示我山陰紙尺幅盈盈動春水數句疑聞竹枝歌江艘湖艇無乃是曲沼瀠洄碧作灣堂前日夜天潯潑白馬黄牛来萬里緑楊青草望君山魏文嘆水水在吳張和歌漁漁亦拘何似王子工制作有漁有水復有圖王子平生安所遇東征青兗西雍豫

太史猶稽遠適期三江七澤空聞語魏闕辭来祇自嗤周宮不乞放生池湖海胷襟歸一握漢陰早及灌園時寂寞為園且杖藜桃花何異武陵溪連墻終歲無来往待到花時主亦迷人間仙跡非所屑古来圖畫終虛設衹今燕坐烏皮几洪鑪圍範梁州鐵鎔成形器尤堪擾鎮日釣鼇不忍去扁舟一葉笑鴟夷名跡長流鵠没處釣翁非止愛垂綸對景忘情我自真爛煑葵羹穿巨口客来黙勸甕頭春酒闌何事轍舟待喜非尤物尋常在丹湖浪傳銀作塘伏波虛費銅浮海草長仲蔚居林深陶潛宅乾坤皆逆旅烏用江湖客物可小亦可大斥鴳鵬鳥君何過水可勺不可測就中物理斯為得人何訝兮子何忒

王光禄園林同子維相公賦園在南山其父得泉山後遂成巨浸擅一州之勝

中條太華屹相向巨靈剖之通巨浪兩山欲挾赴東溟却參蒲坂為屏障屏障初非不可陟摩

天尺五連黛色更從雷首跨蒼虬彷彿空中走霹靂玻瓈青自插千岑天井迂廻可易尋世人不解探元化海若馮夷祇自深王翁明農專貢谷蒼陵谷墜岫多碌碌傭畊笑此石田為徒勤穮蓘何能淑翁言表裏山河地含精萬古得無意指點微茫杖屨間須臾涓滴噴山至山下平蕪山上路漸入佳境搗霜素種柿俄成橘柚川芝田蕙圃應無數景物天然逈自殊化工新出輞川圖宛轉層巒侵碧落縱橫萬象接仙都主

人為樂非難并竹所獨吟便野性絶壁會容高
士題跡花肯許庸人倩王氏從来亟五堂不慳
眼力任清狂馬徑鹿蹊俱往跡濯龍鴻鵠亦無
當憶昔高歌慷地肺天台遠賦空勞彖三十六
峯不到此青城虛負登臨葦相公兄弟酷好客
眼中瞥我他山石握手聊申方外交招邀特厲
東山屐當日曲江戎乂要雲泥别去還同調濠
上叨陪惠子遊蘇門齊發孫登嘯四輔名非萬
固詩名殘古今代謝一憑欄沉香泌水真猶幻何

物人間不幻看王氏子就中結構冝且止南山
幾卷石長河一杯水區區勝事抑末爾矧其餘
者吾無齒

送郭明府如覲

涇岍之水出白巖盤雲走電下風帆巀嶭之山
連太華龍門鰲背相凌駕水繞山環秀獨鍾關
西閥閱在其中更有汾陽稱尚父遥遥華胄復
誰同郭侯弱冠升天府小試郇瑕為召杜西鄙
徽膏未足吟終需歳旱作霖雨憶昔若翁比文
翁逢時剖竹向川東履危不畏邛郲坂化俗真
憐齊魯功百子鈴喧集下國九賓臚虔述所職
威清無忝畏人情 天子非常賜顏色神君期
月政初成一日寧忘百里氓裴諝當階召對後
還瞻列宿照山城

登瑶臺巫咸頂同劉按察賦用薛文清韻

中條寒黛天齊碧王笥瑶簪屬禹集巨鰲長戴
自何年光涵凍水聲滴瀝商賢曾此愛山稠轟
隱人間避道周神岳仙梯凌絶頂二華五老讓

巖幽我来鴈齒躡空谷懸崖栢塔亭亭緑風霜
太古抱峨眉乾坤一柱豁心目幾回銅狄賛摩
挲臺上争傳夜月多試向蟾蜍探窟冷淮南橋
畔水增波寶鏡氷輪殊未已白雲滿地相依倚
隈石隨樵空有名紫芝孤竹亦如彼更折楊枝
作短行從教白眼向渠青千載寥寥俱往跡嗟
余徒爾笑頑冥湧金别出青龍澗晴峰無數輪
雲亂園廟不隨陵谷移至今山鬼驚窺燕白刓
名山樂事稀天隨從此是歸依寂寞九京如可

作月明特地把清輝劉郎與爾遭逈丘且登相
看蟠木寧堪斫骫骳知非廊廟資夭矯重訂山
中約

七夕聞鹺臺使者以牛女發題校士

漢津耿耿常不沒鳳駕經年幾超越露花桂影
怯虛庭夜夫如砌涼新月怪底天街欲罷梭雕
翎飛急亂填河穿針樓上臨風易拂鏡臺前然
別多牛斗南邊明復爾人間何事浪傳歌

梁都事八十為姑射引寄贈

姑射仙山天下奇姑射瑤草照廬其山名何年移
向汾西地王喜瓊枝真稱異群山萬疊盡朝宗
虎盤踞落涵空翠雲開姑射分晴石朝飲沆瀣
暮街碧不需大藥駐紅顏茅帳鶴飛任徃還南
極茲辰祥光動北極北斗遥相送東帛安車此
山中漢家羽翼新入夢

椿萱並茂圖為郭君寫

關西夫子虞廷夔龍馬精神水玉姿歷中外
才廿載急流勇退正其時莫春萊綵稱春酒奉

晉殊方齊介壽三千履客競填門萬石樂事何
不有有子挺人傑弱冠繼巍科應宿一為宰小
與世蹉跎郇陽敷政日優優琴鶴相將涑水頭
庭闈不羡燕山竇橋梓同升鵲雀樓海中屋吾
無考聊為此曲為君禱造福吾民亦皞皞君壽
若翁我壽君天開壽域同不老

九日對菊無酒

秋老黃花大如手堆金萬點當窓牖新橙綠橘
足窮簷歲徃月来只醇酎顆淡長愁十日陰更

堪風雨負登臨衰顏漫擬椒糤佩避世聊同栗
里心年年狎主龍山客此日何緣復厲展等閑
萬事漸非前明發一旬留此夕逸興由来矚上
台人間俛視宋公臺白髮幸無烏帽昃苦吟還
有笑顏開郇陽年少多歡宴蔣陵西曲追隨徧
不知搖落在須臾黃泛蘭吹猶稱羨鷫鷞一枝
且自便不爾率性亦飛鳶四美逢時各有適勿
云無酒即非仙

贈定原宗室五十

仲冬曉日欣寥廓南山峻極壁如削碧靄衛裥
故絳城瑞雲繚繞王孫閣王孫閣外即南山五
老八公咫尺間南極老人從天下華衣霞帔共
追攀憶昔靈丘壽土日五十三國班第一龍種
自與常人殊棣屏曾試螭頭筆閶闔門高不可
聞封奏疏列黜滕郇定原宗子聿修德中尉特
陟上將軍實玉展親傳百世河山表裏還帶礪
葛藟寔繁茈本根磐石交錯應無替道占七日
再經辰東南二斗降為隣九日東斗南斗下降玉孫玩世

掞初度寶籙才臨五十春絳陽朱邸知無數號
國邠王爭馳騄藍田玉色映杯拌金谷歌聲彌
宇宙韓元寒素肅闈門逸氣飄飄道自尊衡山
方外交遊盡河間胄中禮樂存帝勑六丁護堂
廡綿綿瓜瓞篤周祐階前一脉衍三孫非是人
龍定文虎平生下士出群倫座上衣冠壯海賓
歐陽辭作廬山賦五十事開閤長謠不老身

送賈州守入覲

肅肅飈風動長陌勞勞車馬壯征客朱輪皂蓋
簇群黎雲嶠雪濤呈祖席棄繻終生度轂顏歷
下從来多少年壯志刀州才表夢繁陽十五許
誰先五玉衣冠輯萬國河山表裏述所職股肱
特召自非常咫尺天威獨屏息羨君寂績滿公
車三錫庭闈樂事賒宮錦鵰輩新氣象猶将莱
綵駐韶華

黄山行寄贈松坡畢座師

吁嗟黄山天下雄青天羅列玉芙蓉東吳南楚
遥相向欝島崇苬起百重煉藥浮丘八千歲茅

山道士謝顏童日月常臨玄石戶烟霞時遶最
高峰憶昔赤松摘靈草高居華頂留鴻寶松坡
先生拄一松神宮萬象塵埃掃九垓八極恣遨
遊豹隱蟬脫長壽考鸞回不羨挹昆侖麈尾聊
須散幽抱張歡結棚燃莭長和嶠礫砢足棟梁
丹青偶叶商巖夢奮裹松風謁　廟廊鳳皇鵷
鷺臨昭曠明堂大厦開天佚邦討稜稜乎懿閒
朝倫斷斷夔龍上丘壑先生自夙心竦身未老
即投簪故叢陳葉閑除却萬古宅前隱彌深若

卅松期春轉富　九重頒詔存耆舊羊尊鳩杖
日徜徉南山賡歌德音茂孺子當年侍圯橋入
秋齒髮已先凋頗言歩趨仙山侶躡三十二峰
之巔酌二十六源之水真傳黍永變髮而逍遥

賀常封君九裘

愚公自是棲松鶴門對中條山不惡朝飧瓊蘂
春華池曾逢麟叟吟三樂軒轅遁甲昔薩頗（七月廿九生先地藏菩薩一日）初度相將大橘仙蒲團坐閲六身
世壺肆長令九點煙儒林見説燕山重（常爽縣儒林先生）箴規載詠賓筵頌得路風鸞汗血駒鳴時爭

覲朝陽鳳滿堂綠酹釀秋月蕭蕭黃髮明驟肩
飽諳田秫雜山肴閒趂鷗眠與鷺歌疊奏壎篪
愛日偏蘭孫更喜簇堦前此日郇陽開壽域普
天齊衍大椿年

九愚山房詩集卷四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七言律詩

謁傳巖廟

聖水潺湲接芮涯百年懷古一登祠蒼生未屬
商霖望巖野先投帝夢奇版築荒苔行處覔丹
青遺像古来垂欣逢嘉靖中興日四海旁求慰
默思

夏日城南別業韓二士美見過留飲

五柳閒門鳥雀囘幽懷今日對君開茅齋偶下
陳蕃榻濁酒寧同袁紹杯幾樹新蟬流檻外一
天凉雨過城隈文章元歩昌黎後校士誰先八
代才

春日壽陽陪周督學登朝陽閣觀眺

扶桑東指海雲紅寶閣凝暉映碧空三晉憑欄
芳草外萬山傾蓋夕陽中孤懷廊廟衙恩遠歸
思關河悵望同仰止高賢餘往跡祇應灑酒向

春風

省中即事和韻

風雨揚州卧法曹病懷落落尚詩豪開軒露滿青泥徑捲幔雲生白兎毫退食有時依鳳侶歸心無計託鴻毛蹉跎却笑十年事把酒那堪首重搔

贈何都事歸養和韻

晨昏千里隔親歡　聖主應憐色養難紫禁初從長夏別白雲遥指故鄉看恩霑華省分鸞誥

慶滿芳筵擁豸冠為問仙郎滄海去何年理棹向長安

送馬伯子分教郟庠

馬融早負爛西望陸氏新從洛下遊去路着鞭頻慷慨通家別酒暫淹留雲飛華嶽瞻親日月滿燕臺憶弟秋寂寞一氈分講罷常將辭賦寄多愁

與崔員外登玄帝新閣和韻

玄都飛閣倚雲開高棟層軒一壯哉佳氣山河元北向端煙宮闕自東來天臨積水含空鏡地應虛簷響薄雷只尺頃令生羽翼欲從方外訪蓬萊

同黃高二員外過馴象所夜坐燕飲黃宅

招邀何事到官衙為坐槐陰伴落花幾處月明悲横笛滿林秋色迥棲鴉一樽且拚論風義雙鬢那復問歲華高閣共憐清漏永還乘餘興過西家

省中卧病酹和楊本之韻

少年詞賦楊雄敵多士誰登翰墨筵玉樹常攀朱綾外瑤華漫擬白雲邊情深燕市聊彈鋏夢逐鴟夷憶扣舷一卧官曹成底事幾同吟詠倍淒然

都門冉遇林邦陽憲使始邦陽在戶曹於予為同舍即後予出使遼陽來犒師相別塞上未幾以憂去癸亥來自嶺南適予起家會京邸蓋自丁巳至今云追憶歲月悵然有感凡四首

幾年湖海意故違搖落翻驚鴈正飛旅舘乍囘遊子夢征塵重把故人衣天邊懷袖音書斷嶺外干戈道路非舊業共隨流水去詩籤藥裹尚依依

黯黯離愁晝掩門故人相見始開樽黃花共惜交遊地清夜偏消旅客魂別後形容還易老向來心事更堪論浮雲繚繞盈秋夢世路如君尚幾存

衣冠重見外臺臣共說當時事已陳漢署春雲

邀墨客揄關秋草怨騷人哀親不盡三年淚報主寧辭萬里身此日況逢車馬地酒燈棋雨倍傷神

卧病江湖春復秋那期天上又同流嵇康作吏寧吾性庾信哀時尚客遊身世由來皆浪迹乾坤何處可忘憂相逢莫漫嗔吾放覽鏡從今半白頭

送李明府之歸安

幾年鳬舄列喜同聲忽送雙鳬出　帝京別酒共勝寒菊色離人遙繫暮雲情孤舟夜宿江南驛飛蓋晴臨湖上城是處征求新戰後君行何以慰蒼生

送林邦陽使君備兵睢陳路兼赴嶺外省覲是年予亦出守

祖帳都門擁去旌聽鶯同有上林情徘徊北闕懷三策慷慨中原治五兵詞賦有時尋兎苑海山何處望羊城遙知萊綵承歡日不羨雍州衣錦行

上蔡道中遇晴客有賦喜逢晴日上征衣者予愛而足之遂成一律

匹馬朝天舊路歸喜逢晴日上征衣青山乍見隨人轉黃鳥偏宜背郭飛幾樹花香迎客醉一函春色帶恩輝須知　聖主勤民切願布陽和到九圍

暮春汝陽同金別駕榮節推登表臺用別駕席間韻時曹淑四相期不至因寄懷之

城頭煙柳雨花飄臺樹乘春早見招客中身世

聊領盖落下衣冠豈續貂捲幔青山供几席揮毫芳樹拂琦瑶太行何處迷人遠惆悵天涯首重翹

覲回口號乙丑春

山城出牧已經年雨露重霑日月邊別後刀州還入夢到来竹馬競先鞭漫於雙鬢窺塵鏡賸有一官媿俸錢郭外紫陽雲樹杪舉頭空自望前賢

送果推官入 賀兼奉毋暫還高唐

槐風吹雨濕行裝雙樹河橋酒一觴綠騎兩年朝 禁闕白魚千里奉高堂離心塞㙜吟秋早回首江南別路長宴罷公車還召對漢家青瑣待仙郎

丙寅冬過彭城任伯寅招同王水部吳兵憲讌集

雲龍霽色静朝烟籬菊筠簾照綺筵詞客乍逢何水部仙郎遥領漢緡錢交情契闊青樽外世事蹉跎落木邊南去壮来空役役鴟夷同擬泛湖船

硤石道中

幾年重別故山薇疲馬歸来願不違親舍望連雲外目君恩留把客中衣一鞭塵土聊諳世兩字功名可料饑却羨儀秦奔走地函關空自對斜暉

丙寅還家口號

謬於分郡得新安三載勞勞愧素飡自合不才希遇 主敢云直道幾遷官家貧獨笑謀身拙

路險誰憐濟世難躍馬封侯成底事祗應垂釣向河干

送余進士宰崇安

嚴陵風雨幾經時江樹舟從故里移慢向雲霄憐羽翰還於荊牧恤瘡痍青春行郭流文藻白日看山到武夷別後相思何處問政成早晚寄新詩

送黃進士宰晉江便道省覲

曲江宴裏鴈知名又見仙鳧出帝京黃菊故鐃

新綬色白雲遙指故鄉情風含香茘車應徧畫
永鳴琴吏亦清珍重長途勞鞅地次公人擬漢
公卿

閱邊至將軍石口縣崖有石如棋枰不知
歲年仙迹在人口故以名云

將帥何年守北門蒼山古戍靄雲屯棋留半壁
懸蘿月影落千秋照石村物外煙霞堪獨嘯石
中今古向誰論相將無用紆籌策欵塞還看至
德尊

贈江太守擢任嶺南新治兵

拜恩遙問百蠻程無那棠陰戀去旌漢使尚方
新鑄印海波南國正銷兵樓臺浴日千城望斗
極瞻天萬里情最是瘡痍勞吏治應知觀察待
昇平

奉懷周太僕兼憶家叔太守公漢中消息

憶昔聯鑣入帝鄉千秋還喜拜明光嚴陵風
雨三春夢沙苑關河萬里霜天上師門虛虎觀
年來客路迷羊腸憑君試問褒斜道莫不題書
在鴈行

宮諭張子維省覲暫還河中寄贈此詩於
時賜衣馳驛悉出異數云

十年定省隔燕臺講殿封章乞暫回馳驛曉辭
金馬去賜衣雲擁白鷴來庭闈正喜添籌算兄
弟真難作賦才計日九重資啓沃北轅莫待
使頻催

送司封高郎中出參汴藩兼省覲還蜀二
首

綺陌垂楊維別愁長亭落日若為留錦江花滿
迷歸路畫省雲深惜舊遊嵩華曉開陸海望樓
船秋入大河流洛陽形勝還堪賦梁苑風高興
欲酹

燕路十年倦客衣巴山萬里憶嚴扉庭前色養
身仍徒天上心知侶覺稀封事滿朝霑雨露劬
勞永夜隔恩輝相逢漫賦陶潛曲惆悵一官嗟
未歸

浮圖峪有懷二首

門開木積望嵯峨獨卧高齋祟爾何踈雨夜懸青壁細故鄉時見白雲多蜚狐天遠清沙漠拒馬林深長濁河回首紫荆烟鏁處將軍詞賦日横戈

天入浮圖路百盤洪濤何處問桑乾關門夜渡雲初合巖岫風廻夏欲寒竈火巳非當日壘藥苗猶長舊時欄邊庭此際情無極萬里崆峒倚劍看

閱兵登寧静安嶺

雙旌揺曳夕風輕細栁重開漢將營騎吹半從天外落壺漿遥向霧中迎溪縁茅屋經冬葺雨過山田雜水畊闘道暮南烽火絶虛勞寧静隱長城

龍泉寺在張葛村

苦随征馬日翩翩誰向空門了俗縁花雨繽紛隂鶴逕法雲繚繞屬龍泉溪邊殘壘風猶惡石上閒心月自懸宦愛尚方紅藥在幾回開落到人前

迎家大夫就養易水用韻

一寄雙魚信易沉炎蒸白髪憶難禁漫言定省虛長日且喜康強慰遠心夢草幾回成契闊倚門猶自望殷勤當年詩禮從頭訓不數家書抵萬金

家大夫問予何事乞歸予哽咽不能對悲喜交集再賦二首

長跪承懽拂面塵呼予何事賦歸頻秖縁遠道唯憂疾敢向明時早乞身薄宦驅馳空歳月故

鄉寂寞老松筠褐来居起忻無恙獨數莖絲照眼新

病軀元自怯塵埃四十明朝鏡裏催壮志幾随易水去笑顔還向故鄉来椿萱争羡身同建棣蕚虛勞首重回官舍委蛇新綵服一尊壽酒祝天開

高工部招飲二首

仙郎亭樹隱城隈公暇乗風一望開白玉璁瓏流詠石黄金縹緲憶登臺槐隂無地侵炎暑苔雨

色間階上綠苔奇麗歌成懽賞洽共憐河朔日
銜杯

數里靡蕪一水長清波常帶聚星堂宦情歲月
祇閑事詩思風雲接大荒但借杯盤酣雅興何
妨簿領任踈狂為遲殘月虛前席徙倚空林夜
未央

蓮花池宴集在上谷郡前張賈二太守相
繼浚此

兩坊車馬逐紛華市帶園林望轉賖畫鷁中流
浮落日荷蜂小苑引飛霞階除散吏松來鶴風
雨留賓池滿蛙酣樂醉翁誰似者易易別自有
琅琊

三槐堂侍親起居

歲歲雲峰望太行可禁白髮到他鄉驅蚊夜坐
沉更漏呼媪晨興上寢堂庭樹陰深回老幹石
蒲秋蚤薦新觴欲知人子情無極喜近尧天化
日長

孟汝器擢叅汴藩便道省覲

少年同第滿公車岐路誰憐二八餘楚塞流風
僊舄別單懷分岳王麟虛（先尹周守懷慶）始中原千里
還藩翰南伯（由霸州兵道轉）三秋任簡書此去關山應
不遠白雲遊子意何如

任伯寅移告歸中條別業賦此寄懷

當年卜築憶王官野鶴招尋欲化丹東省總緣
憂國病北堂遥倚慰親懽人情於我浮雲薄客
舍懷君易水寒珍重此身經世在可忘理策向
長安

秋望紫荊

奇峯硉矹火雲驅天外芙蓉乍有無秋至月明
回象漢日高海氣落蓬壺緱山跨鶴留仙蹟灞
闇騎驢入畫圖為問旄頭應遠塞從来天鉞護
清都

麾虜臺

高秋笳吹幾登臺萬里風雲一壯哉金貝鴨頭
當日度帛書鴈足幾人回指揮塞上空鳴鏑談
笑軍中共舉杯御氣鵬霄應咫尺常將凱樂助

蓬萊

用韻酬高工部見貽之作二首

郇公翰墨自兼該素簡驚飛玉屑來山帶時從天外落省蘭還向雨餘培宦遊喜見光分燭勝事虛傳羽化杯（初同場户曹約飲不至戲題） 此日蘭亭籠鵝去不知東海有長材

源泉一帶夕風遥玉樹秋生望轉喬總為文章驚水部遂令筆研失君苗追隨髮税寰中駕曠達終慚物外標簪紱優游 明主惠夜深北斗看回杓

易州城樓登眺用鄭中丞韻

風物山城逈自幽冥冥宿雨一川收憑高日月浮三界覽勝關河控九州宸御顧瞻天北首英雄遺恨水東流昭王召伯俱陳跡惟見黃金幾樹秋

送劉以徳出守河洛寄呈同榜諸君子

青雲南北羡為郎朱綬承恩倍有光四水舊邦周陝洛六條初政漢龔黃天臨上黨晴飛蓋春滿長安夙戀棠感槩少年同榜士莫教詞賦漫遊梁（時藩司有王耕山董溪泉臬司有劉登山梁承齋楊本菴傅澤野令尹有王愛山峰養虛李恒齋諸兄同事中州際一時之盛）

咭災東鹿即事二首

滹沱千里散平皐風雨浹旬只怒號祇道雷封雄百雉那期魚浪拍三篙飄零赤子馳商蚷咫尺滄溟掣巨鰲郄憶峴山遊樂地胡公塘外日初高

蓍山（六月水名）六月靜河濱緑野嘉禾望此辰豈有鵲巢驚刺史翻疑舟影動樵人（元時陸地有舟影未幾大水至）惡樵漫憶消溟海杯土虛勞塞孟津幾處茅絢終日計遙將魚鱉是為隣

承恩戎席上用大宗伯林公韻二首

伏劍當年謁 帝宸漢家勳業重登壇軍中得士黃金散坐上談兵赤日寒功勳三山思盱轍詔從雙闕拜鳴鑾欲知苗裔承恩遠早見庭前長桂蘭（是月生子）

轅門鼓角動宵筵 廟略驚看俎豆前燕塞三

秋憐漢月閫山萬里靜蠻烟一身但覺臨戎易四海從教樂晏然汗馬功名麟閣在孟諸猶記射鵰年

白石口

咫尺龍沙望復關塞垣此日又𣑺山風旗晝捲千峯靜刁斗聲傳百雉閑客意共憐秋激灩壯心不逐水潺湲亦知躍馬多乘興轇轕軍書未擬還

閱邊至蔡樹安夜歸石磴攀緣恍然昔歲

之景感而賦此

驅車終日勞 王事鳥道間關此再過碧樹吟風秋色晝白雲流石水聲多歲華莫湯供詩料藥物聊須潰潰病魔無限行枚怨羌笛一彎新月照檀歌

昨歲出塞宿寶峰寺再登蔡樹安山眺望長川惟見烟塵滿目感懷昔遊追賦是詩

憶昔乘風下栗林一燈禪榻宿雲深孤峯晚映留空色雙樹高攀換歲陰寂寞薰香逋客意慇懃汲澗老僧心可憐寶地遺塵外悵望何緣寄一吟

同宋總戎閱邊登蓮花石

城戍開疆不記年芙蓉誰自插峯巔高原疑是露雲濕太華還應得月先變碧蛩封千嶂雪翻珠長鏁萬松烟將軍逸氣凌霄漢勳業寧論勒燕然

送房令之任新安予故守是郡感時懷舊情見乎詩二首

墨綬初承出漢闕雷封遙指玉屏間懷賢勝地春鳴鐸問政高樓日見山典至行吟江練白公餘退食舞衣斑風雲却憶錢塘會芳桂何緣得再攀

送君南去意何如往事懷安入夢虛父老頻看新令尹江南猶記舊題書聲於喬木遙憐汝風有甘棠獨愧予橫舍若逢門下客還將故業問三餘

九月七日駐師塔崖驛

紫塞間關道路長病懷馬上覺秋殘槁梧逕轉
吟寒葉塔驛樓高下夕陽卧起邊烽侵枕席藏
明漁火隔津梁危旌獨颭西風惡一夜清砧滿
地霜

九日浮圖峪無酒無菊次壁間張兵憲韻
旅館誰將惠衣殘一簾風雨坐宵闌開軒聊借
清光醉入市難同赤脚寒鏦錚𦤚革聲偏壯笑
傲筠床興未慳物候天涯骨肉遠故園空擬對
霜團

陪朱中丞公登浮圖峪城用張使君韻
重鎮臺丞擁節行西風乾草動邊聲晴煙地接
銀釵嶺名在大同路夜壘天圍鐵嶺城指顧妖氛清
瀚海籌維王氣鬱陵京從來將畧優儒者談笑
勳猷答 聖明

九月十二日樂[illegible]浮圖峪家大夫自易水
以重陽詩示予官舍家園兩睽萩水與言
釆杞旅力未能是日
聖駕出郊閱兵聲傳塞外學韻馳報並以奉
慰云
寥廓寒城菊未花鐵衣征戍總堪嗟重陽風雨
頻為客兩地椿萱一望家薊北長雲飛檄遠弧
南永夜祝齡遐郊圻見説 天王狩霄漢芬麗
轉翠華

客歲邊庭形容憔悴幾蹈不測歸抵官舍
與老母燈下抱泣囑予曰歸矣歸矣投牒
當道未遂所私乃今依依故途愴然于懷
鎮日驅馳衹事戎韉危曾記説邊風微名羈絆

愁樊鳥長夜劬勞憶栁熊得意王陽囘馭早無
端阮藉泣途窮歸歟獨倚門閭望猶自天涯嘆
轉蓬

望兵樓在浮圖峪木積山巔相傳巖使君
所建徐守備行索予題扁其上並賦此章
使君誰搆望兵樓千里疆埸一戰收漢壘夜眠
聽月度天戈兩洗倒河流腥膻引領歸 王貢
樽俎開顏伐[illegible]謀極目三秋何所見英雲水上
日悠悠

師還紫荊道中述懷用張使君韻
關雲千里漫驅馳客鬢三秋塞草知世事祇看
炊粒黍功名誰許勒豐碑空囊書劍塵應滿得
路駑駘步轉遲寥濶天涯何所向長將海鶴與
心期

舊寅平郎中移告再起擢守濟南贈別
仙郎出守重分憂寵握金章拜白頭芳草文園
吟獨肘春雲畫省憶同遊萊蕪駐蓋重來日海
岱襃帷一望秋點檢平原循吏史行看少府召

皇州

即韻酧甄子一借駐兵道見懷之作
一從瀛海別通津岐路蒼茫自廣輪易水星霜
寧與我平灘雲樹總懷人夢回玉塞憐秋月路
遶金臺捧日心題鳳空勞無主在異鄉燈火若
為親

十月載生明用家大夫官舍寫真韻
易水愁驪難老身喜從圖史共留真家聲忠亦
傳衣鉢庭訓威清擬佩紳臏有玄雲飛滿座故
教白髮駐長春歡頻解篤來時意不道秋風起
思尊

易州覺山寺用鄭中丞韻
背郭青陰日見山源泉遙瀉翠微間孤雲一握
峰偏曙雙樹三秋花欲斑客到上方覺路近倡
臨下界對心閑超遙試問無生偈不向煙霞旅
駐顏

贈張中丞其先為涇陽人
漢庭帷幄屈蕭曹重鎮當年寵節旄冀北空群

稱驥德關西盛族蜀人豪山中採藥神丹轉坐
上談兵太白高霄漢勳名麟閣在莫將軒冕視
鴻毛

秋征旅懷
邊風寒徹水西頭征思衝星任未休烏哺半生
微祿養（老父就養而老毋復歸不可得兼）鴈行全繫望鄉愁（舍弟不一至易水）長旌漫對千峰月短髮俄驚一鑑秋浩
浩前期那可問滄浪日夜有扁舟

易易黃山寺秋吟舊遊姑孰凌獻臺畔右

此寺兩地一名

北平南甸幾周環萬里浮雲一瞬間測景風煙連紫塞凌歊冠蓋憶黃山蕙蘭有約知誰徙瓶[illegible]無心對客閒自是幽禽關樂事澄江明月共潺湲

用韻酧劉方伯謝修坊之作

燕市初逢二八餘南宮曾辱薦賢書謬蒙猶及依仁里請謁何曾到郭居五桂家聲新奕葉一錢將作舊門閭年來寂寞文園意狗監重看召子虛

新樂劉君席上與介使君悼隴西劉侍御先生

幾年南北走風塵岐路相逢意轉親樂水慣看添白雪故鄉遙見擁朱輪王樓天上驚新篆絳帳河東憶舊巾千古鍾情惟我輩西風回首一傷神

送家大夫西歸用韻寄懷老母安人泉二弟

太行西望白雲深易水高強思不禁日永高堂親聚首秋驚遠塞客悲心何連入夢憐池草郭令頻含拜斗金（二姪名）自嘆聊浪歸未得幾從江上覓佳音

滿城立春陪房侍御泮宮讌集因命為題試諸學傅即韻口占一律

漢家赤縣倚金臺物候青陽柳暗催綵仗紛從煙樹遶綺筵晴對泮池開川原沙煖含殘雪闌閬風香送早梅報道春光饒此地為乘驄馬日邊來

少傅楊公請老　詔還河東士人豔其榮賦此敬贈二首時隆慶己巳蜡月十七日也

上宰投簪出禁林太行遙指白雲岑四時功奏辭榮早三紀恩知符漏深駟馬安車　明主惠江湖魏闕老臣心成周丕盛宜歸召祖帳寧論漢傅金

四十年來夙夜身拜恩晨發　帝城春量才豈

合休王谷高蹈還應厭世塵九塞威名餘草木
百寮公望屬經綸洛陽安否憑誰問會見山中
驛使頻

魏中丞自遼陽移告歸關中道經保州贈
別二首

金壇常對豎間高重鎮三秋寵節旄襟帶江雲
浮障塞樓觀海日靜波濤笑談得士驅群策辛
苦行邊長二毛回首榆陽春草合相看惟有馬
蹄勞

旌旆遙歸渤海間依依桑梓憶秦關十年朱紱
懸同病數畝青山許暫還雲繞邊烽迷華表春
回鄉夢損紅顏漢陰獨向煙霞外悵望何緣得
共攀

萬里星軺為黎戶曹題

風塵十載嘆為郎紫塞閒關道路長驛騎封軺
迎使節江亭載筆趁年芳雲中烟樹瞻晴嶽嶺
外樓臺憶故鄉乘興不妨隨牒遠採尋四海一
奚囊

趙州柏林寺觀壁間吳道子畫水次陳使
君韻

擾擾塵埃祇浪遊觀瀾此心暫淹留雲煙拂座
危疑墮河漢連天倒欲流騰有佛香供歲月故
教神物護綢繆試探靜域無舟楫曆想空中過
結樓

中丘謁馮唐郭巨祠

大道徘徊[illegible]問津兩賢祠屋德為鄰星垂白髮
寧知老天賜丹書豈為貧竊祿尚慚一日養逢

時須致百年身平生所學惟忠孝往事令人感
慨新

淇上走東李子充

北來遙挹淇園清籍籍循良屬令名五馬尚淹
千里足以刺史攝邑事一樽聊對百年盟青原待雨憂
民瘼麗藻流雲適宦情別後形容吳老大那堪
回首惜春榮

九愚山房詩集卷四終

九愚山房詩集卷五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七言律詩

泛舟三門二首

浩浩煙波迷渡口試從神鬼叩巖扃星衡雪浪宵通白帆載峰陰日送青騰有河山留禹跡故教民物脫魚腥乘槎直遡崑崙上擬向真源問伯靈

百川疏鑿惟通道一派平分自列扃孤柱當天擎歲老兩山排闥換春青岸頭皷柮無風祟廟貌蒸嘗有血腥勝蹟不隨人代改長留竈火燭山靈

謁軒轅廟

鼎湖千載泣遺頹遺祀橋陵尚此山荆地墮弓龍幻化栢林帶甲鶴飛還（廟有栢枝榦類甲釘痕相傳秦王掛甲處）坊州路遶三川險造父風追八駿閑（周穆王南征朔野徑絕翟道）無限登臨懷古意一環沮水日潺湲（中部即此地）

城陰一里許有橋山萬栢成林望之百里外青翠欝葱若流史記黃帝葬衣冠處勝蹟顯赫殆與霄壤同垂不朽蓋堯舜禹湯諸陵所無也按封禪書志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既上小臣悉持龍髯拔墮弓乃抱其弓與胡髯號似涉幻語豈與此異與

祈仙臺

百萬窮兵未擬回五原長眺單于臺旌旗晝卷千峰靜猨鶴秋生萬壑哀海上青童頻自遣仙家寶籙定誰開鼎湖龍去無消息一帶蒼山長碧苔（在中部志載漢武帝自雲陽歷上郡西河五原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勒兵八十萬騎匈奴聞風遠遁還祭黃帝於橋山為築是臺）

甘泉聞喜（四月廿三日也）

四十流年一夢間無端塵路損紅顏讒言短髮心能折忽見華音眼欲斑須信籯金非活計可教斗粟貴攀關充閭報道喧車馬回首鄉程幾萬山

延川道中

病骨支撐四十強一川愁緒逐人長樽前文物違中土馬上風威到朔方野戍荒城眠夙霧亂山古驛老空桑莫嫌此地希奇事𣛟得葛天求

破荒

九日閱邊雷總戎招飲緋石峽四首

元戎出郭費招邀鐵騎青驄得共鑣紫塞遥臨分地險絳囊仍佩覺寒驕天圍古戍回征鴈雲擁空城落射鵰（過易馬城射得一鵰）四海昇平當此日為歡烏帽樂偏饒

石逕緣溪帶薜蘿行營載酒此經過衣冠四海聊秦客車馬三秋合燕歌冉冉洞移雲影靜鄰鄰峽聽水聲多天邊風雨殘樽外回首林坰湫

夕波

極浦遥峯秋欲深擬將栢酒賦登臨憑欄積氣流丹壑飛蓋長天倚玉林地逈故沉山鳥色歲寒常表檻花心浮生短鬢吾堪數試插茱萸思不禁

邊風千里逐洪流羌笛飄飄入漢秋愧我凄涼作賦客看君談笑覓封侯幕南戎壘空狼望薊北軍書尚杞憂（是時京師頗有警）非是牛山登眺日幾回哀樂倍悠悠

三秋告捷制府王公振旅原州寄贈四首

嚴城秋色草凄凄萬里霜風入鼓鼙斯馬寒空榆塞北平羌聲徹玉關西旌頭倚虜天疑墮池上吟戍月影低聞道盧龍憂問策幾回獻納在絨題

沙場烽火靜狼居猶自三秋畏簡書日晏軍聲傳幕府天寒夷落掃窮廬干城獨倚宵征外鍾鼎新銘曉奏餘節鉞從來分陝地匹休伯相有誰如

容光暫輟侍前旒百二山河屬勝遊雪霽轅門迎暢月日高海屋見添籌寸心雲繞瞻親舍兩鬢霜知分主憂早晚彤庭歸吉甫萬邦文武頌成周

縱橫九塞幾圖回重鎮還須借楚材比翼遠隨華表鶴（先世遼陽）和羹初試隴頭梅絲綸邈寥違中禁帷幄前籌屬上台長奉　君恩何以似堂前封殖有三槐

送張子明出守汴

兩都清望十年收碧落中原剩壯遊暇日梁園尋勝跡早時花縣識風流幾封奏草聲猶在三署含香志欲酧出入承明君未厭鳳凰樓上思悠悠

甕几圖為梁立夫題二首

不向人間智萬緣坐中依倚若為全兼才自是能酧物窄聲由来擬佩弦九部虛傳木強術一經長對子雲玄桃園羊石知何許小苑疎籬別有天

早於塵世絕攀緣門掩青山道自全甕頭酒盡春猶閣几上篇披月正弦物外相求情脉脉皆前誰識意玄玄黄牛漫徃荆南陌梁震荆南居士會見徵書下九天

曹隱士　詔進壽官

冉冉桑榆樂歲年忽驚王詔下尭天高陵鶴背精神健寵向鹿門雨露偏白髮遺孫寧肯祿青山負郭有閑田長生寶籙吾能數十二樓中第一仙

恭覩

高皇帝遺容三首

綸巾黄服自宸顔猶是瑶圖擬議間已見星精降毘地誰將日表拜壺闈王靈獨運應無敵帝德重光喜共攀最憶馬箠當日事大明基業屬辛艱

九五龍飛自有真虬髯隆準卓群倫坐揮醜[illegible]還周厤指顧蕭曹失漢臣零雨湧沉金粟夜憑霄鴒長繞玉樓春小臣再詠前王頌億萬皇圖日日新

一自[illegible]乘薊北重逢龍馬出淮陽身輕百戰風雲際血食千秋奕葉長豈有威儀匡社稷還將德業付　皇王天顔咫尺疑江表拜舞令人倍感傷

再飲白雪堂用張子明韻述懷二首

城市忻從物外遊別來幾日賦三秋草玄新得揚雄宅月白還同庾亮樓世上有名俱是幻花前不醉亦應愁雲山南北吾能徃肯負青春到

白頭

聯鑣曾記漢京遊東蜀銅槃十二秋雪霽夜疑鵁鶄觀花明春識鳳凰樓庭中月色難成寐鏡裏年華易得愁躍馬知君能健力祇應老我碧江頭

聞張使君遊龍門欲追弗及再用前韻

百丈龍門憶舊遊海天一鶴鎮橫秋林中駐馬翻擎蓋河上看山倒入樓浪說嬌嬈便野興從教酩酊破春愁終慚楚客才非玉欲賦何由到上頭

客有貽牡丹者命酌同賞二首

東園佳卉出雲蟾月姊初移墮一簾色浸濃妝流霞潤手將寒蕋露春纖絳羅繞檻風初細石燒開樽夜未厭愛爾不妨插鬢短殷勤從得少年嬿

僻地誰將孕玉蟾一春消息斷疎簾尊中有酒消長晝琴上無絃辦細纖魏紫嬌羞情脉脉漢宮徙倚夜厭厭洛陽舊譜追名賞異代風流肯自嫌

黃堂別墅樓荆君招飲樓本乃翁太守公所構歷有歲年今始一登云

少年曾記潁川遊仰止高賢四十秋有子弓裘紹舊業美孫蘭桂擁新樓初從草閣聽玄論肯信石家得莫愁愛客不勞頻繼燭坐邀新月掛城頭

送學博楊君訏擢任吉庠昔從乃翁三尹業家大夫之門

送君此去猶吾郡何事臨岐別轉難年少孔庭稱壯面天涯漳水向西看謾言屈（吉本屈地）秉多騏驥應識權門集鳳鸞回首舊遊巖穴在可無尺素慰盤桓

楊本之同鄉過訪贈別二首

幽居常倒接離巾冠蓋何緣到隱淪一別雲霄空老大相看研席倍情親中朝待漏霑新寵上宰鳴珂把舊塵文武更憐列畫戟崔家昆友德為鄰

舊遊季重易沽巿尚有同袍日浸淪讀禮三年學轉富論交四海誼更親離筵鳳里催行色客路燕臺望絕塵霄漢勳名公等在水雲容我結為鄰

野望

遥倚屏山入望孤雙瞻塔影静平蕪嶺眉偃月自今古海護翻風乍有無阡陌當年開赤縣股肱此地屬　皇圖三張八士俱陳跡囘首郇陽愧爾徒

壽堂伯汝孝八袠有二用仰翁叔韻

海榴開爛映仙籌候應中明歲月悠（五月廿一日為中明王生辰）大厦衣冠歸故絳上庠禮樂拜成周生涯已見丁公鶴契分還同晏子裘從此百年惟季食（謂十數也）八不妨三壽日更酧

家大夫八袠里中見賀張使君寵以詩文即韻奉酧四首

壽筵開處雨霏霏羅拜聊將寸草暉愛日揔憐牲門養得魚常向姓湖歸田無季子家非薄笑比申公願不違臘有雲玄争遶膝嘻嘻頻試老萊衣

慶客塡門帶雨霏翠屏香滿静春暉（呂東簡有老僧年八十常在翠屏中之句）麻姑遥望添籌醉方朔新從獻果歸毎向星辰占氣象寧將湖海嘆暌違共期榮樂今非遠里社年年見舞衣

杖鳩雙鬢雪霏霏同輩何人共此暉江汴一琹將鶴至田園諸子抱孫歸殷勤家學工偏苦點檢平生志不違珍重此身真率在庭前貽厥舊

儒衣

飛来玉屑氣霏霏欲採三芝駐落暉龍簡高標鸚鵡賦瑤筵新得璵璠歸里園並喜高蹤徒（家伯齊壽）宥圭寧令樂事違莘托絲蘿家世遠常將霞綺共仙衣

同張使君遊任氏西園用韻二首

朱明才得試春遊並馬俄吟五月秋十里田疇翻壠麥五湖烟雨帶稌樓旋添欄藥供身病欲晝薔花照眼愁季堵揔為結襪重寧將士女樂

床頭
十畝園林足卧遊種來松菊幾春秋花間杖屨
時穿逕海上巖巒畫入樓月到荊扉留晚興客
從銀甕酌閑愁洛陽勝事今由昨莫遣霜花祇
上頭

常衛王諸春元洎舍弟崇翔下第晏集二
首
一簾踈雨静霏霏為愛清虛坐落暉青眼未看
鴻鵠上滄江先起鱸魚歸洛京話別塵仍在衡

泌論文願不違短髮吟餘還起舞何妨顛倒着
荷衣
庭樹陰陰細雨霏池邊草色對玄暉燕臺夜月
窺人遠鳳里春雲信馬歸家學一經工獨苦
君恩廿載願常違興來莫漫聞鷄舞且共當筵
試綵衣

張使君夜過承露亭小飲
林亭初愜綠雲香忽捲白波興欲狂底席坐消
三伏盡危紅瓶委半池涼虛簷星斗休人醉繞
檻歌聲駐夜長更欲乘風凌鶴去倚然渾與世
相忘

鄭進士材自秦中過訪
四海交遊獨有君幾年離合倍情親江湖長放
扁舟去河洛遥傳尺素頻絶足風雲空冀北火
年文藻過西秦炎蒸落日欲何適珎重循良報
主身

春日遊靈巖寺二首
天晴金界俯郊東逕轉村回望不窮積水川原

芳草外亂山臺殿夕陽中海濤晝擁千巖雪祇
樹春含一澗風塵世祇今悲碌碌空門幽賞幾
人同
春風寂寂閉禪關古洞陰深草色斑仙梵影連
雙樹迥僧床法喻五銖開林中鶴下還同定嶺
外猿啼祇自攀惆悵諸天從此去息心明月照
潺湲

和張侍御夏日遊孤山雨後爽然適興之
作

青天揮筆火雲高四野煙村入望遥夏木陰陰
曲磴轉宜鴻冉冉下雲招浄琴流水沿花洞倚
劒孤峰静石標此去好尋終老計吾儕無裨
聖明朝

和張侍御龍門懐古之作二首

勝地誰能許重過攀躋無奈故人何魚龍駭浪
吹秦晋風雨登樓俯華河疏鑿千年流絶壁遥
山一帶綴高蘿何縁得遡靈槎上直犯星源發
浩歌

神功萬世寂無言衆水誰教争一門春去血腥
垂廟額雨餘石溜上苔痕估舟嘔軋三河暮帝
宅弘開萬壑奔當日風流惟我輩汝南趨步未
能諠 壬子同門語汝南仰山尚先生遊此

七夕

團扇斑姬獨倚樓井桐一葉忽驚秋人間此會
知何夕天上佳期憶舊遊錦字重經離別在鵲
橋長度古今愁浮生鎮日關心少何事三更嘆
女牛

夏日襍興四首

欝蒸何事苦留連畏日難彌小閣便塵囊琴書
輸散誕窻虚枕簟得因縁侵肌水殿情何極赤
脚層冰計已遐鱸鱠秋風千古興佇聽高柳發
新蟬

荒園踈籬數畝餘誰將炎熱到寒家風來已自
便人意日永重增戀物華南陌陰深彭澤柳西
疇雨足邵平瓜此中樂事本難並午影高懸破
曬茶

長夏幽居百不關鏡中何物巧催頽壯懐於我
今能健詩思撩人晩更刪滿眼南山青不盡開
門流水緑成灣欲知身世羲皇上只在吾廬一
卧間

徃迹役人漸覺非性真何得尚依違功名未許
憑黄閣歲月還應歴翠微褰徑瓜畦頻放浪蝶
衣蛛網總忘機臨風無計偷凉早獨倚危欄對
落暉

中秋後十日苦雨驟起無聊張使君邀飲

奉柬二首

驕起蕭然一鶡冠華胥初覺獨憑欄浮雲富貴向誰好暮雨形容只自看但使一林醺態出不教兩綬屬名殘天邊月色知何許樂事應憐際會難

空齋苦雨短髮垂誰其邀我金屈卮登臨有約忽相失適主無心聊自怡漸慚末路知已薄一任高歌浪迹奇慢言人事回天意世上陰晴那得期

苦雨

秋來桂玉任沉浮畎畝郊南吹合休祇道三河連海潤那期百谷注民憂黿鼉避穴天疑坼鸛鶴飜雲地欲流我願乘桴滄海去還將恩澤問龍頭

曉騅夢梁年兄忽使者報問以袖刀竹詩見貽

病眼慵開擁敝袍故人入夢覺心勞半函金錯懸魚腹一曲篔簹潤乘毫甕几月臨孤影合松[illegible]秋臥火微高如何兩地非千里秘出車聲未易膏

即韻和梁使君庭前産竹二首

與君契闊子猷家幾度春陰長翠芽尚憶拂雲呈碧玉俄驚穿壁問蓬麻仙壇塵淨心非癖鸞影風高興欲孥主人自愛清如此好製漁竿閱歲華

一泓玉液浸靈根碧影參差弄月繁勃渭河汾非澤國即看鄒魯到梁園鍾龍共擬琅玕秀望帝還吟雨雪屯自是君家叢桂發稚川何必問枝孫

又雨喜月書懷

天入中秋苦作霖強裁詩句散幽襟獨持筠管眠青玉更擬蛛絲閱素琴屋漏未嫌蝸有角院深尤喜月當心南樓未上今若此何况庚公對史吟

十二夜偕張使君登玉皇閣步月

庾公高興在南樓萬里蟾光攬素秋摠為千江

無霽月頃今〻一夕得豪遊漸看樹冷依烏鵲直到河低没斗牛後夜懸知應更好不妨步徙日悠悠

重陽大佛閣偕張使君衛王二春元同登用家大夫舊韻三首

風流當日憶龍山寶閣平臨霄漢閒檻外寒烟衡去鴈樽前烏帽損朱顏幽懷自覺滄洲晚塵世還應佛地閑莫詠西風脩故事籬邊黃菊日相關

嵋山風物自龍山戲馬臺空夕照閒有態寒花羞落帽無邊疎雨散酡顏孤峯海殿凌雲起雙樹香厨抱閣閑報道白衣頻送酒夜深仙犬吠禪關

舊遊滿目只雲山回首庚申一瞬閒對酒且探今夕醉看花無復少年顏朋來更惜茱萸少行處偏憐鷃鴂閑從此檀林須穩卧不將榮悴觸三關

送李教諭之任交城

自着玄端夢覺清伊門飛雪故盈盈松筠歲晚蕭疎計桃李春深次第榮遺教尚看青簡在望鄉遥指白雲生晉狐趙尹當年事把酒臨岐未易傾

荆生赴河汾書院賦此言別

倦來猶對數行書義質當年倍啓予勳業五湖歸范蠡文章千古問相如燕臺日下詹雲集玉屋雪深逼歲除此去無勞長載挹縹囊聊爾寄三餘

仁壽寺海潮堂同張使君令狐司徒讌集二首

芳晨常與薜蘿違寂寞禪關歷翠微昔蔽松陰還拂拂重來花雨故飛飛郊圻載酒渾如昨杖屨逢人半覺非欲卧此山何處穩殷勤為掃白雲扉

坐掩衡茅祇自求那期冠盖又同流千峯送雨偏宜暑雙樹鳴蟬忽報秋淨域渾忘塵世擾玄談應得主人酧他時寂憶龍宮月猶聽潮聲日

夜浮

張使君過訪少話王皇閣

門巷蕭蕭遠市衢頻迂五馬到潛夫來緣旱魃關心切倏訝凉飆問酒無樓上庾公偏愛月枓中張翰獨供鱸不妨晤語從容夕賸有燕姬當卓壚

憶王三用中

使君高義傲王侯况復風塵屬倦遊酹把秋容盈菊圃卧看山色到桐丘舊門漸覺音書絕鄰

弟誰同契分稠莫更滄江尋釣伴漢家帷幄待前籌

送張二子明赴闕兼寄楊大理同年二首

使君北首意何如燕雁迢迢一葉初曉露雙旌馳驛騎秋風五馬待公車南衙岳立重開府西閣風裁舊直廬白雪堂名青樽相憶否龍門賓客未應疎

二八年餘侍肅皇風塵霜鬢各蒼浪青山舊業人三徑芳草離心酒一觴午夜雲霄空悵望未央烟樹欲飛揚向來仙侶知何在好為題封報草堂

懷王用中

春來忽訝經年別鐵面銀牙照眼寒自信王符輕將履誰知高適擅詩壇杖藜徙倚園林暮對榻平分宇宙寬閒夜夢魂結復斷憑將尺素慰衰殘

送令狐司徒省覲還朝兼憶京師知已四首

為報司徒遠詢邊九華輿輟侍鈞天趨庭色養勞春夢待漏斑行散曉煙紫誥遙分從闕下大慶當封黃花聊對舞筵前郄思橋梓當年事父子同年鄉里衣冠數後先

禹門晨發意如何為惜嚴程未許過清漏關心北極上白雲回首太行多故人鮮贈肴金錯祭酒飛騰想王珂尚有終雲英妙在逢時霄漢莫蹉跎

憶昨勝冠試此曹少年織錦廁英豪兩朝曉望

金莖渴列署秋驚玉樹高交態嬾殘雙白眼
主恩留在一緋袍孤懷此日難重省空對襜褕
縱濁醪

百壺芳醑不盈樽一曲歌驪屬薊門壯志僊橋
題駟馬離心秋草賦王孫　楓宸再擬鵷班合
紫塞還驚鴈影繁寄語冠梁同喜客別来霜鬢
不堪論

十六夜月

萬里登樓此再看紫鸞煙邈欲追歡數回金穴

寒初減一滴銅壺漏未乾瀋閣無憂雲重疊衣
宏常泛水團圓青樽素瑟今猶昨孰謂人間際
會難

酧楊冢宰見貽之作四首

迢遞雄詞海岱来西山蹊徑若為開情深嵇呂
卒難駕思到應劉未易裁歲盡江湖同放浪月
明烏鵲正徘徊茂陵歸卧清貧在不記當年下
帝臺

一窗高處卧炎凉傲氣遥應寄上皇早事星冠
臨蒼蒼還將綵筆照河梁洞中時倚玄雲曲案
上日消碧簡長無那蒼生名未了北山誰許共
菘嘗

青鳥銜書海上飛為將屋影報春暉千年洗髓
親猶少八座承顏願不違天部向来隻舄冠口
邊惟爾愛斑衣臨風欲遡明河去試問人間幾
斷機

一奏甘泉見國屈文章千古為誰雄壯懷早卧
龍沙苦衰鬢長垂兎苑功海上客星光自北秋

高碣石問更東林頭夜夜雙龍合始信天涯笑
語同

九日大佛閣諸生同登再用前韻四首

高秋逸氣動關山千載風流一笑間落帽故應
吹白髮看花未許墮紅顏境從法藏因緣寂門
遠祖呼夢覺開何事徘徊深注影歌殘微月尚
交關

迢遞層陰起暮山四圍蒼翠有無間長吟慢憶
登壇李問字還驚度轂顏句裏登臺饒得勝洒

中閱歲莫非閑浮生不悟空王理群動孰於靜
者閑
縹渺龍宮望亦山珠光遥挹翠微間諸天度月
空流影雙樹經霜一駐顏物外煙霞隨餐得籬
邊歲月到杯閑憑欄卻羨高飛鳥世上豪華總
不關
共倚危樓向晚山一天雲月在梁間絳囊初佩
移寒影碧酒長斟抗俗顏鳥帶煙雲渾自逸僧
隨杖錫定誰閑泠然便復乘風去不捨從今第
幾關

送張丞之官麟遊二首

芙蓉不盡歷天台紫塞秋深突雁回獨奉潘輿
輕折坂雙瞻仙舄下蓬萊攀轅色擁三河外飛
蓋晴欣二華來此去鳴琴應借問漢家青史定
誰開
既發歌驪不可聞南昌仙吏出河汾關西近挹
連城買冀北長空萬馬群騎竹到迎逐子賦柚
毫還倚過泰文我思總繫無名後何日封題入
暮雲

楊生選入大學

荆山藏璧是何年一日流光上國懸脫穎自偕
令楚下二十人中得一掄材誰許愧盧前鳳皇秋敞中
宵月鴻雁春回北首天獨笑雄文空老卻侯生
將去轉堪憐

王相國八十鄉飲

天家吉酒玉浮杯式燕還欣相國陪曳履迥臨
星斗上杖鳩高傍仞墻隈緱山風力吹笙過渭
水年華入釣來回首乾坤成大笑煙塵九點隔
蒼苔

送楊中丞之郎陽二首

節鉞親承出建章前籌初借楚雲長鳳皇日遠
懸清珮鸛鵲風高憶故鄉國步南征無羽檄家
聲北首有旂常千江幾處柯亭笛一曲陽春奏
未央
三坐分風上若飛一封兵印向川微行吟郢樹
神筆何處江魚見舞衣倚劍玄雲龍自合題

書青草鴈應稀脩文更說三苗遠將士無勞賦
采薇

送蕭僉判

風流初試晋宮傍鎮日虛懐避蓋堂自信家聲
傳水部即看閣様出汾陽青雲壯節衝關去芳
草歸心覔楚長何處題封能寄憶年年鴈影自
衡湘

送荊生謁貢

二月鶯聲囀上林一樽遥對五雲心晋陽行色

愁應斷薊北看花望已深寂寞當年懐白璧提
携秋月拜黄金相逢莫嘆馮唐晩多少明經尚
陸沉

九愚山房詩集卷五終

九愚山房詩集卷六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　綱　校

七言律詩

前屯將入關回首遼左兵凶斗米千錢自
愧拯捄無策

西去孤臣意轉新東偏多難獨傷春鴈披寒色
天邉雨鍾散夕陽塞上塵古驛空桑愁駐節亂
山殘火淚沾巾群公倘有籌邉策雲漢何憂歲

荐臻

壬戌再赴關過師莊舖壁間讀蘇中丞舊
題緬惟遼左同患悵然有感用韻

歷盡百盤路轉夷波菰夙雨未全萎龍沙曽共
勒銘倚鴈塞還同犯雪窺南極苙寒雙劒合北
堂秋老一輿支亦知雲樹情非隔不遣桐鄉句
獨奇

大谷會周督學試士丁巳秋大[illegible]圍廣寧
數十里時周按部其地偕余空拳拒守几

六晝夜援兵無一至者

魁垣午夜燭行旌栢寢蕭蕭一研清盛世西臺焚諫草少年南甸播詩名兵戈共愴邊城月雲樹長謡渭北情幾度憑高對搖落猶疑渤海動邊聲

壬戌再出抵榆次與閻太史夜話用韻

少年操瑟與心違幾奏希音是若非秖傳一身牽漢闕燈含雙淚別庭闈關山薄莫烏啼迥砧杵凌寒鴈影稀下里自慙白雪調松筠倘許挹

巖扉

栢井題任年兄山房用楊中丞韻

自環蒼翠若為城丹穴年来鎮不鳴井栢飽經秋色老溪橋偃桀夕煙輕圖書四壁凌霄迥鷗鷺一灘傍檻盈寂愛擔纓談劒術當擔觧寫主人情

慶都長至望京嵩祝二首

回陽逆旅候飛葭齋沐篝燈半落花日永羲和還帝里時平熙皡自王家星樞曉映千門月楓陛晴曛五色霞金鑑江湖還賦就即看北斗是京華

五雲縹緲是王畿象闕龍圖望不迷雪霽鈎簾天藻上日臨宮樹御河西帝心轉盎微陽眷仙衛紛從王氣齊此際皇階開萬寓華嵩早已動群黎

昭君圖用邉太常韻

才出荊門寵漢宮錦輪無柰促和戎極知婁策非三策地忍看風向朔風半面遮槽嘶塞馬雙

沾啼粉咲征鴻從来鳳女多蕪沒獨挺孤魂白草中

題丹脉二妙二首 為稷山王汝魯題

五岳長遊不記年一丘高悟只軒然鹿胎荏苒星霜上鶴羽蹁躚紫翠前雲母夜懸仙籙浄涪翁時倚釣磯眠春来紅樹深相許摠為人間種福田

姑射開山路渺茫王塵碧落静年芳行披葛洪留真訣坐友桑公出上方萬丈方諸歸經小一

壽止吉咽春長伯休豈被時名誤有□□□

范陽

中秋王用中昌雨來吊有感二首

蓼莪新賦淚沾衣風雨蕭蕭慘瞿惲丁令自傷

鳴鶴遠季鷹誰許賞琴歸可憐片月窺人過無

那孤雲繞舍飛窀穸終天惟我恨忍從編簡續

音徽

千丈峩峩忽仆松藐孤何地躡遺蹤逍遥永夜

終蔵澤縫綣高人數過從自牖共憐留復被同

袍忍見濕輕褣嘉魚一詠空傳在知向泉臺參

萬重

酧王用中述懷四首

桐城煙霧曉氤氳擬結僧林日望君海內心知

真不忝河東經術故相聞河東書院以春秋師事汝南先生肯

人鴻雁深秋色握手關山易夕曛莫道仲宣騷

思少樓中詞賦已凌雲用中五十始菮詩

□冠草屨门翩翩兩地忘名思尚懸慢向庾樓

□月度忽驚徐榻下風前病來落魄堪吾老觧

熏撣毫覺汝賢聊謝山陰興不淺無緣信宿駐

歸舷

傲吏深居涑水隈還培四柳蔭池臺門聯有一株故戚讓

淵明之句青雲天上徵虛到芳草門前客未來夙向

氷山遠壯志直從王海掞長才用中詩云老我方知探玉海依

人未敢負氷山陽春不逐巴人和徙倚瑶琴首重回

三十年前喜日同欲從漢殿一分功清源荏苒

雙持節太華山嶙峋幾度鴻余權税臨清掛循開中君分憲臨清揔藩

關中感遇自應狂李白釋蒙誰復擬楊雄踈慵莫

問升平事已作人間兩醉翁

送張山人

逊名何自亦名聞坐棯衡茅意不群自倚素琴

歌牧犢誰能彈鋏過田文懷中希世探明月洞

裏長春澗名卧白雲莫向青鳥問消息為耽終古

寄三墳

贈司馬解元二首尊甫同余舉進士為巴

陵尹

巴丘當日罷鳴琴才子相看復華簪湯沐有旧

明主惠松楸無語後昆心長虹夜識青雲氣越
鳥秋含白苧陰九萬遺戕君莫問長卿一賦重
南金
南斗文章護北征弁繻誰自識高名燕臺不墜
黃金色郢調還飛白雪聲形勝揔宜酧晉問士
風無復採莊生相門得意知何似終古源源涑
水清
園菊
最愛黃花眼一枝盈盈漸覺向東籬温源幽意

惟堪此彭澤寒香可傍誰自笑生涯紅樹晚即
看穉採碧萸知殷勤老圃霜前意不向高臺付
酒巵
題羅封君壽卷四首
豸府貤恩下五雲新沽御氣曉氤氳鴻濛洗髓
春猶少瀚海添籌日未曛選勝黃山時放浪教
忠白髮尚殷勤就中九老圖堪醉應笑勞勞與
世群
丈人蚤譽動維揚海鶴姿看七十強暗室遺金
能免已連城握璧自賢郎槃公舉棗孤南切火
伯扁舟練水長回首當年結客義萬家指點在
金湯
崆峒使節照江干義訓時從柱下看三楚早敷
百里化九羌新得萬人歡蘭叢繞砌領諸少綵
服趨庭羨二難到日賓筵誰不擬還將乞國向
長安
分符曾記問耆年千里南山入頌篇無逕影從
羊作侶有時夢寫練為川六州形勝直吾忝九

華風高定汝賢此日郎君持簡去應慚飛雪到
群仙
送合水耿令之官
射策明光春復春一函子午拜 新綸逢時秩
自三途貴問俗民從百里親駒齒早應承奕業
梟飛還許上星辰送君何限當年事老我無能
却過秦
哭窻友劉別駕二首
燕市論交二十年無端岐路各茫然劉蕡豈斷

三山侶李白終歸八極仙丹旐魂飛玉屋下黃梁枕熟大江前懐中遺筆修文在千載寧今事不傳

玉笥由来寵一經誰能契濶見芳馨直從上黨還初服忽向維楊落歲星月下屋梁空碧樹山陽阡草暗青萍祇今不盡綈袍淚欲勒中郎第二銘

即王用中韻寄酧二首

與爾心期到歲寒無端忽報東征鞍盧敖已負

春前杖貢禹何知掛後冠朝野都無勳業在春秋聊混古今看劫来筋力衰應未進步寧輸百尺竿

陶公久住碧溪灣賒酒無能謁闔閭泉石定從方外友風雲還向字中刪輕煙盡室懸清供平地群仙列上班寄問欲浮西海客何如齊守首陽山

贈陳尹二首

太白清風涑水長一函寂續奏 明光河陽未許花為錦天上應知御有香此日恩私垂雨露當年家學寄芬芳亦知枳棘非栖所聖聽仙鳬出太行

黃金縹緲憶登臺一臂初交思未裁美錦政須才子製綈袍誰向故人哀訟無官舍三春過仁有河聲百里来珍重陳蕃能下客時從星騎一徘徊

懐王郎中

岑家兄弟亦超然南北風煙到自便才壮故淹

唐省署心澄還領漢緡錢天街步月鍾鳴盡潞水乗春榜歌連今日 朝廷頼黃髪彥超何事老歸田

用韻寄梁立夫二首

與君同病隱墻東濩落人間幾斷虹比翼雲霄惟我後放舟湖海許誰同風塵遺世欣高鳥歲月殘編老蠹蟲兩地為年俱對酒寄聲莫不在郫筒

一卧龍門道益尊力耕還自壠頭敦織形未許

分陳榻清夢遥應破翟門華髮漸憐浮態盡青
衷翻覺故交存憶從童稚情親日兩氏家聲可
具論

喜潤姪試進二首

西山揆綬興婆娑課子承親一紀過以爾出門
才學步從誰得路即妝羅門慚畫戟三相遠天
錫書香一脉多記取揚名終我志肯教來者日
蹉跎

叢珠桂苑許誰先十五人中最少年我已升名

成浪迹孰能文字得真傳三冬富學非徒爾萬
里雄飛只浩然此去前程須勉勵楮機吾不問
君平

徐憲使年兄江右書來寄荅二首

四海渾忘郄第情豈其契濶尚平生夢同張敏
愁難見音遞洪喬斷更縈幽徑實繁五柳蔭明
時倘放九江清南州珍重斯文在好為蒼生一
再行

坐約丹青日日新梁間月色照空頻寂思晚渡
錢塘水尚畏嚴程王塞塵南國詞名惟爾寂西
山烈士可誰真我生不識潯陽路萬里題書一
愴神

題絳藩樂善卷用立夫韻

天潢新寵舊亮封卓爾真稱一代宗故絳河山
元帶　安劉禮樂自藩墉縹囊閱歲還披蠹珠
履盈門衹御龍賓客小山同樂處梁園寧羨日
過從

絳藩終身慕親卷用梁立夫韻二首

常指憑霄一射墉玉衣珠珮若為逢庭前燕翼
書千卷原上烏號月萬峰愛日誰憐什地樂終
天人在若堂封極知姑射朝元去悵望丹霞不
可從

翩翩佳氣自精熒百行其如一德馨聊向庭闈
供色養還從松栢見英靈珠丘不萎王孫草玉
笈常探韋氏經共慶朱門歌錫類天書早晚不
青冥

用韻酧楊中丞

賓客高情憶范雲楚天烟樹杳難分中原濟濟猶連茹南國滔滔正策勲曲內橘香堪絶唱夢中芸冷尚論文本來出谷相求意幾度音聲帶雁聞

和楊中丞宗藩卜居五姓湖之什

最愛滄浪接素秋朱門别業屬扁舟五湖孰與人為姓萬頃天垂月共流青草烟籠魚火細黄蘆夢覺雁聲幽六居豈是貧無屋范老能逋世上憂

贈黄侍御還　闕兼話舊四首

乘驄千里避塵埃不盡丹心指絳臺三晉蒼生周子在九霄白筆漢廷來雲中國士驅群策江左家聲蜀盛才兩到瓜期歸未得將因明月暫徘徊

清臺暇日坐峥嶸禹鑿山川望裏生民隱摠懸宵旰上國風還見古今情皇華萧路鴻私霈蒼隼長空鴈塞兵宣室佇聞勞　聖主延英何事伏陽城

曉露承恩下玉除凌雲薦士滿公車天移上谷澄清日人蹐中原禮樂初許國還期杞梓厚謀身終合稻梁疎丟綸江海勞相問豈曰言詩或起予

銅虎當年領大邦明霜真自照淮陽雙鳬悵别黄金下一臂投交白練長俎豆前賢勤仰止門闌多士動輝光寥寥管鮑知如許千載誰能義不忘

贈王翁八十有三二首

通德居然隱大賓數莖白髮可勝簪筭来啓甲交遊盡坐上陳編日月深五柳不眠門外轍一瓢長掛歲寒心安玄好對東山在只少當年漢疏金

君比家君少一年常將真訣領群仙自憐葵藿能傾日誰道蓬壺别有天盧枕夢回瀛海上虞林麈拂桂林前焚香不作兒孫計摠為人間種福田

楊中丞轉副之山東贈别二首

鄖襄仗鉞舊稱雄天眷君陳復向東行得江山
堪壯色憂分海岱正觀風衮聲華葉光留印[illegible]
氣樓臺拂畫熊不有移黃權濟日未央誰自謁
成功

與君同甲復同登接武夔龍祇未能一去黃金
同日遠雙函白璧下雲層兩分俸見貽丹青未許塵
泥憫彩筆還將意氣憑自笑狂生空落魄獘門
過轍且為恒

先公忌日

去歲茲辰別我君河山慘澹一清芬五更三點
朝天路萬死一生向夕鷹烏鳥悲鳴雲外落芙
蓉愁絕夢中分滿堂兒女攀號盡覆載生成摠
不聞

張舍人冊封　徽藩過訪賦贈

桐葉新封舊大梁上公班領拜明光鳳皇[illegible]詔
下開僊掖鵷鵲樓危憶故鄉共指華簪才子[illegible]
偏憐白髮野人長亦知授簡無多暇潤色[illegible]
待玉堂

張別駕之官巴西

沿牒相隨　帝遲遥漢庭經術見吾曹設誇司
馬能題柱爭識王祥已佩刀井給千年供郡閣
兩鈴一曲度征軺解攜不作陽關唱從此傲然
萬里橋

無題

車馬鮮妍照鄴城妝樓蜂蝶引春晴青尊未愜
卿卿態黃鳥偏嬌鸞鸞聲百末蘭烟輕解珮五
侯香熖襲衣垂纓霓裳舞罷陽臺杳半臂菱花夢

不成

寄趙使君用韻三首

一卧煙霞不記年曾逢七聖演瑶篇心知孤月
懸梁色客夢雙魚落晉川樹藝桑麻隅落外杖
藜今古草堂前九徵十辟從渠事野鶴悠悠自
若仙

茆宇秋深冷竹林美人逸興滿山陰襟期鷗鳥
時堪下杯浸鱸魚晚自吟入坐巖巒成遠色樁
顧婚嫁笑嬰心　嚶鳴春去應難負夢裏高張更

一尋

憶昔拋竿下帝都還披初服向蘼蕪兩朝尚識君恩並三晉即看我輩孤舉白長邀南阮嘯草玄微笑子雲迂獨憐寂寞為園後錦瑟囊中好在無

夢亡女玉簪

憶汝愁多戢玉輝夢魂相見只依依堂前罷學子陳組（余莫九姪兒身從旁長號）燈下縫看毋授衣嬌淚收殘訣語急（兒亡時急呼余夫歸者各三）綉茸留取墨痕稀落

花飛祭年年事春去如何恨未歸

送呂學博會試涇野狀元之孫

當日驚瀾跡漸疎還將名石動公車橫經獨立堪重席彈鋏長歌可乏輿帶曲衣冠歸伯起漢庭詞賦拜相如儀形多士臚傳在次弟家聲上玉除

代贈弘農指揮

慷慨中原授命年策勳新註豹韜篇承家奕葉傳金印報國縱橫受玉鞭佩草射鵰函谷外當堦調馬未央前將軍亦有封侯骨清世何能勒燕然

贈李進士

絲毫曾記出東堂滿眼南山隱霧長斸藥煙霞名未了凌雲藻翰老相望治蒲蚤輿三奏未擢桂派風諸戴芳末路不關當日事惟將清白對蒼蒼

魏少宰被　詔赴金陵二首

千里徵書下漢京三朝舊德想持衡亦知松桂

便高卧誰許經綸偃列卿四海蒼生懸渭水九霄赤舄動江城玉階回首趨晨在獨釆髭鬚報國情

安車朝發五陵邉鍾阜遥攀望若仙舊侶飄零湖海外壯懷磊犖鑑衡前鳳皇臺迥尋春陌鵁鷺斑崇接晝烟恭默無勞重夢卜明良蚤已播歌絃

王副憲再起雲中賦贈二首

千里徵書下漢京兩朝使節重并城龍淵不壁

雲霓氣鴈塞猶傳草木名菝角霜嚴通大漠關
山雲盡出麾旌策勳舊勒燕然在父老謳歌一
再行
題名當日動長安南北平分晝省蘭岐路摠緣
秦晉別夢魂常結弟兄歡從知歲月雙蓬鬢誰
許經綸一釣竿天上定應無舊侶樽前霜菊共
君看

送河津武校官

幾年涑水接儀形又見除書擢漢庭何事一言

能賜璧還看重席待橫經栽培不盡成蹊路長
短其如送客亭立雪河汾誰得似依依此地尚
門屏

門人陳給諫蜀張選部遠使相訊兼貽弁
州四部集賦此寄答

車馬轟轟大道邊綈袍誰復續殘年報閻驛使
三江下兼兩（去聲）廛書萬里傳往事坐消黃鵠舉
此生行老蠹魚編何知天上論耆舊偃蹇從來
羽不前

五雲片片自黃金二妙相將蜀好音人已銓衡
推獨步誰從瑣闥貴知心恭詳翰墨應無敵領
署江湖祗自深怪爾長輕燕越路一封臨發莫
沉吟

張丞英治田部有廉惠聲其憂去也民甚
惜之為賦二章

幾家郇伯戴星搖曾借張雲小割刀筭口心摧
民社稷折腰身逐郡功曹峨嵋（嶺名）月偃愁相遠
組綬塵輕迥自高槃案遞來成往迹一錢留取

念何勞
山右番禾犯雪來只今誰比孝廉回羊腸卧轍
車無軏馬走擔纏衣有菽河洛東征一以懼（將母）
還太行北首重堪哀（奔父許）長亭埒酒無窮事吏
蹟難容到 帝臺（妻被勞書竟無於薦者）

春簡子維相公康樂園林四首

舜城風物動河濱離思函來捷有神漸擬竹深
分蔣逕何知榻榻上平津懷中明月時相憶鏡
裏鬚霜晚更親取次悠悠三十載不堪重話曲

江春

容光甓輟侍　前旒素績蕭蕭迹更幽剡水孤
舟堪獨往延津雙劒合同流四時未代應侯序
五姓湖名俄從范蠡遊種柳橋邊今若此那堪平
乘一登樓

康樂當年曾卜廬靜觀端不為懸車囊中賦就
黃金盡席上談來王麈虛身到鷗群惟我志功
成麟閣定誰書人間何事堪惆悵祇有蒼生未
破除

貢禹供車舊不慳何須更買孟明田五芝烟甲
眠應徧半尺河魚釣故鮮客至賣金東海上病
餘行藥首陽前獨憐身世無涯在重註南華第
二篇舊刻六子口義

贈呂廣文擢國子博士二首

綠綈新下晉城隈絳帳遠移向　帝臺匣裏長
虹看二華堂前冠雀問三台登仙天上惟鵷列
薦士河東有鳳来一自名儒栽植後中興獨數
豫章材

先朝鴈塔並題名秦晉書成一水盈摠為雞壇
能作祭不教雀網郄寒盟絕塵未許分燕路重
席真堪寵漢京入海登山他日事誰從桃李問
原生

洪憲副過訪郄贈二首

尚爾逢人竿未工鷹冠落落自嘉隆懷珠故起
連城色驅策還追六郡雄客鋏歌魚燕市裏宮
袍乘月秣陵中桑陰何限論前事且向東華歩
軟紅

余疇借箸前神木神木兵使余撫朔方時所設君始提兵出
賀蘭雞鹿勒銘傳壯地[illegible]回祗學南冠天随
甓合江湖影客路寧辭歲月殘兀兀愛官君自
好過溪尊酒若為歡

常子分教陽曲寄懷

絳帳初分偪絳臺東家邴鄭漫相猜擔簦舊出
龍門下釋褐新從鳳里来　帝謂石渠堪[illegible]
人傳王筍止掄材不知春宴櫻桃後邸吏[illegible]
第幾回

九愚山房詩集卷七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七言律詩

寄題傅使君園林四首

使君新起芙蓉堂水檻氷壺自一方似厭金門稱國翰真憐珠圃傍文昌（園近貢院）春風愛弟還池草夜色懷人正屋梁千里題封相憶切可能無意對滄浪

杞梓當年迥自芬遥遥一胄接河汾太行屈曲靈還傑巖野紛綸夢亦勳海内何人先佩印座中傲客尚論文（封君好客）故不緣寥落星辰後安見靈光獨賦君

何言臺閣舊生風蘭桂春深雨露重（君本宗戚）天上鳴將三有鳳人間卧處獨稱龍案頭不作金剛杵壚畔長吟琥珀濃縱自少談當世事寧令北海日從容

三朝洊歷事悠悠南北風霜句裹收自是人歸梁苑客居然名在壽春侯（先守壽州）驕嘶塞馬秦雲暮愁篤征鴻郢樹秋倦後浮生心未息幾人能得卧中遊

用韻和王用中約過精舍之作二首余約後病未能赴先荅以此

誰從栗里問幽居躡起呼兒讀素書祇道雙精合有鎩翮憐多病出無車江湖善老神能健岐路中迷夢未踈四榻風高攀不得和陶惟有使君如

門階常寂日端居凝絶几几時翻書餐霞（亭名）自和誰送酒步屧常閑聊當車錢屋椒斛從彼徒詩九藥累扶吾踈相看似在鈞仙宅獨對芙蕖酣自如

懷梁立夫用韻二首

何言汾水信西東坐約鴻溝倚釣虹一曲調高歌楚鳳半甦烟冷畏沙蟲濯纓君自清堪挹濟緌誰知技未同短髮搔來聊自得不妨風雨送詩筒

薄俗文章且自尊誰將束帛態相敦三分故祿
猶懸蠹四海浮名不到門輪帶朱殷歸後怯箠
疑彩色老來存與君除郤騰騰醉何物吾身可
並論

再遊王官谷感懷用先大夫韻三首

嘉靖辛酉任伯寅張子明兩太守讀書此
山子曾訪之今皆古人愴然於懷情見乎
詞

猿鶴尋幽杖底知懷人二紀故遲遲向來束帛

元同調肯信藏舟祗異時窮到溪雲殊往跡吟
從山月尚清辭欣逢地主還羞溢厲展能如向
所之

表裏山河向此知馮陵秋色坐堪遲風塵虛枉
渠三詔水石真躭彼一時世事浮雲榮寵色生
涯流水去來辭西湖萬頃滄浪在好傍漁舟任
所之

再到王官訪舊知白雲深度鳥驚遲懸崖石溜
瀰瀰下嘯閣峰回面面時豈為江湖甘落魄誰
教風雨妬題辭會客高尚欲何適路徧中條共
是之

王官谷諸生來訪示懷二首

五嶽遨遊未擬迴何言登爰截雲來虛傳物外
堪真隱誰向山中起異才谷口人家秋水出湖
邊風雨夕陽開依然趨步諸年少陳蔡從予莫
浪猜

醉爾秋風一葉新漸深山色坐來頻雙流雨後

俄全失孤柱雲深杳自遵老去閑心餘散佚病
來短髮盡垂綸亦知吾黨須裁去欲賦歸與且
滯輪

賀趙君八袠鄉飲

當年結客太行巔白髮長歌柱頰餘二頃平分
洋祀蟹五湖爭長笑求魚布衣然諾凌雲盡冠
蓋縱橫閱歲虛早晚　璽書六傳下芝蘭擁簇
向庭除

榮河丁樊邱千尺井二首前用夏臺王翰
韻後用李空同韻

夷陸茲茲一鑑通欲將消息問天公不窮欬出羲文象大地深知禹鑿功雲母聲中晨汲雪金幹斷處夜生風擊壤猶說當年樂只在羅浮數尺中（羅浮有卓錫泉數尺得之）

巨靈米擘蒼龍窟元氣遙通灔澦堆愛寶詎應卄醴出供羊（魯哀公事）還見漱槃摧渴消夸父天留日波引陽侯地擁雷莫笑愚公渾不識就中元有破荒才

戊子送諸生應試四首末首專為姪顏期

杕笑遙臨郭隗臺憑陵秋色為誰開招賢此日空翹館戰勝中原失楚材瀚海鵬程鯤變化延津龍起劍飛來出門定自梯階去先灑芙蓉酒一杯

當筵誰奏鬱輪袍萬馬秋風一戰鏖桃李未花需上苑芝蘭初秀擬江皐波濤莫訝龍門險鋒鏑還矜馬邑豪談壘不須抽晉問即看晁董重吾曹

四十一條滿桂藜千八百國讓尭封紅牋姓字鶯遷榜席帽風流魚化龍薦士河東元有鳳請臣西蜀可無筇行藏一付諸年少老我蓬蒿得自容

憶在先朝第十年偏逢子午（余家科名凡四子一午）向無前于今適際風雲會羨爾重登翰墨筵璞玉可容悲卞和（去聲）泥金應喜壓陳傳遙遙門業終推荷駟也從渠請息肩

郇陽八景

峨嵋曉晴

川原一抹井煙輕天騎朝來覺更明少女吉占昨夜雨老農喜劇追春晴權輿百穀饒生事簫鼓千家簇太平嶺帶桑麻眉掃月蜀山如畫總虛名

東原早行

關山相湊入河東雞唱初沉一望通陌上垂楊堪拂馬天邊春色正歸鴻道歧不動楊朱感車轍焉知阮籍窮寄語交馳名利客幾回桃李謝顏紅

涑水春漲

盈盈尺五不勝舟忽割靈源駕鼇流約畧松江春雨足等閑滄海坐潮頭馮夷簫鼓探龍窟漁父笭箵鷗鷺洲如此急流宜勇退莫教遊子問津愁

對澤晚牧

綿綿浦溆散孤城晚食牛羊宿雨晴陸牧行吟躡草𫏋漁樵混迹迓柴荊天邊笛吹還終曲海上豕遊不用名更憶芻翁對仙客黃昏賦就莫重驚

古壘秋風

西涼受脤向河汾鞭策還期戰策勳當日盡監白馬將至今猶說破狼軍廣場榮落連錢草古戍銷沉結陣雲哀樂極知千古意無勞重詠漢皇文 鞭策戰策破狼廣場俱馬燧本傳結用漢武秋風辭

龍巖夜月

閑隨晚景步招提旋拾金苔路不迷珠樹雙棲烏鵲冷風窻半掩白巖低踈星已破觀空斂諸品寧將下界齊自是清燈長照夜不須重取上天梯

孤山晴雪

柔泉直北望嶙峋松逕縈迂上百盤銀海光搖雪粉潤翠微深鎖法雲 名寺 寒玄冰結處天呈瑞黃竹吟成月滿灘鶻鶉 鶻崖有鶻巖乳子 不知山色改堅牢猶作四時看

雙塔斜影

月氏 去聲 何言寂佛圖 見北史 遙分化影到皇畿憑虛斬覺諸天近補充 嘉靖乙卯地震捎圯其顛用阿含經補寺事 翻經絕代殊五夜金莖露下白一聲華表鶴來朱當年旌德知何意誰向空門鴈有無

和趙惟敏齋居見憶之作二首

時危何地可藏身欲傍清冷適性真班草向來遺組綬封題頻自對沉淪已拚火日塵中去更惜繁霜鏡裏親絲上河東聊一望冊青尖約幾回新

早困三冬直暮年不妨一味始談禪真卿自許

掺雙璧謝眺遥應割半斬病後吟拋紅藥圃愁
來夢斷碧雲天放勤目力械將去兩地何能共
菊妍

梁立夫六十二生子里中釀賀數千人走
門授簡為賦二章

南楚歸與與自偏殷勤抱甕草堂前舍有甕几因心
體備生人樂搔首吟成處士篇砌竹閑栽便野
趣舍有竹堦蘭新發映殘年較來矍鑠知多少未
許行師在爾先馬援六十三援擾戰

誰道門庭豚犢鄰文星還自到人寰重勞孟母
三遷望真叶陵兒五色斑寄跡丘園心自寂填
門珠履笑相攀何緣得共花樓上更寫靈椿指
燕山

簡黃明府二首

墨綬新栽涑水邊承明召對屈群賢雲霄將聽
雙鳧下簡筴還期五鳳前重試花封橫晉薄初
憐月色韻匱絃野人賸有麥岐頌贏得明珠耀
稚篇

海內人豪獨見君關西遥冑接清芬少年獻策
驚前席高興臨池逼右軍服虎會應徵郡邑薄
鱎終不度河汾桑陰莫漫追陳跡牢落殘籌半
朔雲

艾左使過訪會閏水信宿

三朝游歷事悠悠一別那堪兩鬢秋千里函關
分地軸萬山茅社領諸侯浮雲有意留公衮夜
爾新添漲客舟炳燭無勞談世事壯懷早已付
滄洲

劉右史侍　潞王之國寄贈

聞道王舟指衛城潞河春色是行旌戲桐寂愛
分邦重罘草誰憐去國情滿侍衢樽廻鹿野長
歌天錫在燕京兩宮壽母石渠計日徵高價向子何
知公幹名

夏日步出西郊偕王夏器為兒延師過表
弟杜氏園林余愛其清幽為賦二首用壁
間宋侍御韻

風捺絕埃塵柱　母曾教華擇隣雞黍似使

不速客蟲魚真注浩無津庭萱和去鯱猶徒沚
草凋残鴈亦親即擬於陵獨樂地肯将勛業負
青春杜有三弟失其二
誰将華髮受緇塵謝却藍輿訪德隣自傲亐旌
惟我輩何知車馬更通津青藜門掩經時暗軒名
吹藜絲筆陸離覺後親入海登山俱爾事漫勞炳
燭照残春

和梁立夫喜二兒並入學宮之作二首時

為七夕

漪目蒿萊也自清倦来不復挂時名當階未許
芝蘭秀化雨還看草木榮薄祚青衿将稚子壯
懐白髮負平生高張迷處無多路一尺緘書鳥
和鳴
夢裏逢君覺後清相看丘壑並高名廿年流水
元非隔兩地明河只在榮卧病漢陰秋草合傍
人姑射暮雲生何縁得泛星槎去鵲鵲橋邉結
駟鳴

宋司徒新登太宰有書相訊寄懐四首宋

舊於余同事江表稱知己
早譲司徒祇重農百僚新領未央宮危言危行
三朝日更食更衣四海風獨倚國均搔白首還
從屋漏瀉丹衷逢時未許先歸召　聖主于今
正責躬
軒裳新整建章回裴馬相将輸駿才獬廌冠時
端補衮夔龍集處倚調梅履聲愈切星辰上翅
舘遥臨閶闔開好憶故人風月在夕談元不到
塵埃

中興當日寂時艱供奉誰先蒼珮班千里揚綸
含雨露百城攬轡出江山孤忠天鑒應難語絶
代風流可易攀鐵石從来識有宋梅花何必媚
塵寰
汾水孤舟寄一蹤尺書遥歷萬山重門輕羅網
經時過霜重綈袍幾夜封筋力小留齋外夢
魂長斷景陽鍾逢人若問中流癖機汜年来已
釋恭

寄懐同年王大司馬四首

漋家勳業集群材獨向蘭干拜武臺漫擬豹韜
箭圮上亟承燕喜自天来和戎五利心猶歎經
德三朝事不回想見人歸魚水樂何如君自有
良媒

富公作相王樞省舊德還欣二府同束髮寵登
三事蚤建牙重寄六師雄金陵獨定澶淵日嘉靖甲寅留都兵亂得公始寧王塞長開大漠風一自堅城歸欵
後更誰媲美畫麟功

潦倒墻東笑獨醒那知天上有儀形林中晚怯

寧多露海內晨興尚幾星坐約丹青終合并行
歌金石任飄零緼袍無表綈袍敝孔伋何如范
叔冷

憶昔行營虎豹關三秋鎖鑰靜黃山宮名羊曇乞
墅尋常事宰孔臨戎咫尺顏心膂自含室樹遠
夢魂誰記閣鈴閑他年文武成功後五嶽吟筇
待爾刪

寄楊伯章二首

謁来不聽五雲聲老去孤心對月明正擬鱣堂
升伯起還看龜印襲玄成垂裳恭默逢時泰曳
履逍遥傍斗平寂是曲江歸馬處合簪冊棘兩
狂生

家山憂草幾經年千里遺民祗半千北極搃關
軍國計西江聊借水衡錢家聲君自凌煙閣井
稅人寧鄭杜田更說嗷嗷無地樂不妨極口
聖人前

九日邀縣學泉諸春元君遊龍巖寺四首

十年悵別碧雲深迦葉重攀祇樹林路轉羊腸

滑宿雨風驕鶴背俯遥岑尋常笑口杯中淺遮
莫年華鏡裏沉今古含情君不見牛山詞客易
傷心

老去登臨信所遭何知文酒續賢豪謀生已副
蝸涎望乘興寧辭馬足勞高寂星營明宿草中
條雪擁散秋濤家山景物還堪賦肯信幽人擅
楚騷有鄧公堡

獵獵西風欺鬢偏幾同登賞總流年細穿丹峽
垂虹外旋拾金苔法象前野老逢辰還易醉宰

官何地欲逃禪宥吾不和遊山句異代誰知我
韮賢
曉逐鉦人引王珂俄霑師義拜維摩鱸羹不待
秋風長鷩嶺偏應夜月多畢竟啣花清自在如
來逢虎意云何誰家簞食欣相餉錯比白衣送
酒魔（居人多餽食者）

按台徐君縣道過訪貽忠孝堂扁寄謝三
首
遥遥鷹府自趨庭叱馭羊腸不問名三殿直聲

甲折檻五原寒色上危旌影揺山岳知民樂日
射京華戀　主情清詔緘來無闕事汝南何必
愛澄清
何來繡斧拂寒林跪石從教駐夕陰虚左衆人
稱禮下波中片語觧情深縱横最愛郇雲體忠
孝虚勞漢几心千古論交方外理路岐倘許夢
相尋
陸荀未許道為朋竊比諸生抱晋陵（唐高智周行縣延見諸生）
一自接籬歸有載向來懸榻下無[illegible]

入唐風賦文獻還從杞國徵老我遭迴末路火
憑君階序几飛騰

楊侍御招飲席間二首
日影扶桑照栢臺海樓雪擁萬條廻漫言天上
星辰聚共挾山中草刺来吟去千秋還帶紫街
将十日未殘杯紵衣莫訝當年事大會終慚上
客才
吟鬚莫訝少頗紅歷歷三朝道未窮天漢霜威
分洞浦姚江潮色動薰風騈旆自許遭迴外雞

舌猶含寤寐中豈謂侯生成底事幾回虚左載
青驄

送王夏器予告假滿還　朝兼寄文安杜
甥子渭二首
太行春色正歸鴻忽漫離筵敞信風此去雙魚
聽　闕下向来三鳳覧河東北心許國還伊望
弱冠升名自賈終珍重十年懷璞意尚樊周門
可無同
不將齊瑟向燕臺此日臺從隗始閒曹吏會堪

學錦去懷人還見解綈來夢回温室應難語思
遶親闈未易裁借問道傍花滿地何如百里試
龐才

贈魏中丞塡捬三晉兼謝惠扁四首敝府

平陽代賦太原五十年矣懇公歸之

宵衣甦輟侍前旒寵渥非常解翠裘六郡軍
容歸節制萬山民隱罷誅求澤中鴻鴈時相語
塞上牛羊夜不收豈謂昇平無闕事幾回夢遶
殿西頭

當年訪落契　宸衷開閣從知隱詐忠望窀壇
淵三有鳳行行京坻獨乘驄孤標並擬屠羊日
李渤兄弟隱廬山 疏食真憐賜几風 毛玠有古風賜以素几 問俗
爭徯奚我後保釐長頌畢為公
戎馬曾聞塞冀方太原蜚賦鑿平陽 嘉靖辛丑迨今 黃
童携負今戍叟白著讙呼夜未央銷骨幾人勝
酷吏研蹄通國拜名王營門不盡披雲策會見
封書遶建章
涸跡蓬蒿也自清廿年不復挂浮名五原忽動
綈袍色七貴誰憐越石情帶索商清空落魄表
閭飛白太縱横從今貽郄階庭後倘許羊求一
徑平

甲午秋闈送兒岳

吾家四榜皆子午老我逢秋意轉驕北斗芒寒
餘半在西山揄景覺全彫齊雲禱岳麒麟後合
浦還珠鵲雀遥別墅從交龍虎氣能忘阿母和
熊宵

寄懷王方伯

少年詞賦知無敵大鹵秋高㒳自攀支許看雲
虛點綴陸荀契日道間闗四愁老去長謡在五
岳探來若箇還從此昧行須炳燭即看白首為
君斑

寄懷同年傅太原

最愛曲江疊酒巡苗張何意出群倫 苗台符十六張讀十
七同榜余兩人皆翔冠接蓋 三朝勳業具陳跡午夜精神祇
故人絡緯空山吟風雨池塘秋草憶方春樹園
了了無多在為遣兒童報爾頻

袁廣文道之任中山效宋人體

冀北燕南指顧間兩條（中條鳴條）一帶走巑岏光風霽月誰先覺翠栢蒼松祇後寒白雪吟成巴郢細黃金臺接仞墻寬向來前席需重席未許袁安卧自安

簡劉親家相國次韻

一別劉郎不記年到來風物尚依然朱門㦸懶覺橫金重青鬢餓驚戴雪還千里褰帷瞻故道幾同緘素落中天嚴枚自喜憐難同調籌國行看借箸前

紀夢

誰闢重玄道又玄豐城一吼劃蒼煙五千露下仙人掌四十風高蜀國絃餘勇戰酣埋底蟻曠懷蛻却栢中蟬不須更向安期卜飛盡刼灰看海田

張廣文汝良之任鎮原（張在隆慶初制挺撻[illegible]有功用張萬福江淮知名事）

太華西望夏雲平絳帳逶迤敝別情名正先朝榷張福道高何地不陽城氣從函谷過猶紫天逼崆峒夢亦清自是　君恩隨牒遠行行且止任前程

夢遊西域玄霄觀題自憐貝葉翻經案一聯寤而足之遂成一律時乙未五月三日

玄霄宮闕為誰開忽訝憑虛第一回黛色有如天竺墮潮聲亡亦海門來自憐貝葉翻經案丈許曇花上　帝臺宗子卧遊寧到此須知天外有埏垓

送王夏器大行　冊封唐藩

幾從閶闔獻琅玕不道當年題石難光價獨看明月上皇華齊詠夏雲端周桐葉自南陽貴漢節芒分北斗寒千里中原非拆坼王尊早已慰親歡

九愚山房詩集卷七

九愚山房詩集卷八

河　東　何東序　著

稷　山　梁　綱　校

七言律詩

次韻贈待詔衛子

是員四十年不除姑蘇文子後一再見

此日領大官厨膳盖異數云

栁子名高晉問中麒麟新擢未央東詔裁五色傳中禁花覆千官引上公錦帶羨分光禄膳清壺漏滴御街鼙朝回履影沙堤外争識呉蒙得俊崇

劉右史還侍　潞邸二首

茅齋栗里同遊處忽漫相逢又别筵駟馬春風函谷外片帆晴色大河前賦成白雪誰能和氣轉青萍倍可憐有匪千年緑竹裹將無吾世避前賢

垂老其如悵别何還看遊子度關河長裾曳桂清猶昨絶塞征鴻喜自過潞國天廻前席眷梁園春挹上林多不知九載飛騰後能向山中問薜蘿

贈屈州守考績二首其父先守絳

西京蚕歲挹清芬北闕新承　帝渥欣台斗光芒通德里軒車雜遝大河濆蒲謡三善同符絳大翁先守絳華起千尋迮舍雲政自草萊回槁日四郊别雨不堪聞

何言最績奏明光袖領百僚入對揚是年春内召百二十人公為首進河上放龜諳舊路啟頭鳴鳳麗朝陽康侯殊錫勤三接光國李朝隱之字直聲振四方温室耻隨嘉木賛還承燕喜自岩廊宇文士及蒲州刺史本長安人公嘗耻言之

盛太守考績兼初度二首

暫於起草輟東堂蚤見分符出未央閶闔維楊推吉彦二盛名彦揚子人股肱吾郡得龔黄召南遺愛歸河曲禹跡探奇徧岳陽民隱祇今勞夢卜從教裴諝奏明光諝河東守對唐代宗事

松花奏禄到三天紫氣青螺矗上僊十月十四鍊師乘蠕

樂仙十八三天奏祿日公誕十七在其中夢叶長庚春轉火籌添海屋筭無前和風廿雨流汾澮盤錯氷壺入鑑銓下走繁陽真忝竊敢從授簡賦堯年

盛太守考績代伊門生作

嚴公未許厭承明中使東巡蚤見徵寂績政欣繼嶽後行春還訝加騶曾栽培桃李猶蹊徑表裏山河屬股肱愛日和薰寒亦淺獨慚下里似氷兢

盛太守壽詩代馬大行作

三台齊色映陽天瑞應弧南正煒然佳麗維楊推盛族公本周盛國後晉彥其先人股肱吾郡得真賢採籌海上新添屋露冕棠陰夙在田自受一廛應咫尺濡毫還續紫芝篇

丁憲副六十有五其子中甲午奉賀二首

興慶池邊聖恵臺仙家寶籙向君開泥金蚤叶遷鶯賀珠履頻看結駟來安道因循鐵拄杖盧真泛溢紫霞杯無端得厠耆英社醉舞婆娑弟

兒孫問歲只掀髯癸巳重經筭幾遷賁色皆前含霽日桃紅宴秉聚星年草玄自笑無名子舉白長號不醉仙七十無勞矜國杖五千還待寫遺篇

李子田年兄見憶用韻却寄

與君同喜復同年辛卯雄雌第幾遷薄暮慚予空戲燭良田惟爾得詩權夢迷不識緱山路興盡還乘剡水天自是能精終合併寸心千里各依然

李夏尹如覲

墨綬新裁涑水邊昂昂才傑屈群晉雲霄時聽雙鳧下簡筴還期五鳳前誼託騂旄横晉薄歌聯干蕮應虞絃更看裴譜當階對唯有河東兩露偏

衛待詔馳贈其父寄贈二首

令子金華待詔年除書新註詔除不為例别才賢明廷禮樂承雲奏宿世文章映日鮮兩地傳經凌綵筆九天零雨及黃泉石家數馬堪題贊不羡

邑屏襲慶筵
濟僚累葉君家事一日恩榮徹九原魯宋衣冠
儒不賤河山表裏道為尊金雞仗晓天移曜烏
鳥情深夜吊魂率土資忠元復孝致身何以答
臨軒

秋興八首

見說相如富子虛青春萬卷倍愁予高天鸞鶴
輸長翮滿地龍蛇隱敝廬手握明珠歌斷續力
量瑶草任吹嘘亦知秦鏡妍蚩在祇向麥城閱

歲餘
憶昔終軍拜帝庭文江萬頃着身榮宸旒拂霧
開平旦宮錦裁雲出大明露浥堯蓂歌杷棘風
吹舜樂下蓬瀛皇恩既醉歡無極九陌還看並
馬行
電掣雲屯日夜奔王河南下接青齊來方萬實
通邦計宿峙千艘達帝闕東尹[illegible][illegible]歸瀚海西
山游氣酌崑崙刻心報國淹斯職[illegible]閤[illegible]暫[illegible]
逆昏

自領箕疇洌水邊其子走之朝鮮遂封全遼海嶽壓三韓
烏鱗島嶼桑頭出蜃結樓臺畫裏看華表長吟
孤鶴迥醫閭伊土萬峰寒論勲誰識蒼龍傑天
外角聲散土鑾
再到江南會郡堂王麟纍纍蹈黃裳六州阜俗
含春媚兩浙掄材見夜光自有斯文垂宇宙可
無易地出宮墻兩守徽衢孔朱闕里得會稽暫輟承明燕
北固樓前思未央
內史誰憐篠派身兩朝鞠悴老邊臣策勛獨愧

蕭曹後廟畧還資頗牧頻紫塞擒王秋漢鼓紅
山在地窮歸馬夜常陳泰城列陣沿河遠直掃攙
槍拜帝宸
白馬驪龍詎有涯著書蒼璧漫争霞春来自發
瀛州草老去真慙上苑花洞裏濛柴雲欲濕山
前折木歲為家八愚四耦何言九夏屋無端酔
後差
剣首風高鶴影懸採薇秋色幾千年四時輪轉
迷陳迹百道支分息世緣白雪曲中敦大雅朱

牌面上憶群仙墻東竈北依然在莫笑無梁渉

九淵

遣奠太子太保楊公伯章二首公以大司農掌吏部都察院事自嘉隆無其比者

三紀榮題社稷昌巫啟帝漢彝相望躋吟班領

天街淨燕對聲傳晝漏長三揖鑑衡超閣吏再

提綱紀肅臺郎五曹洊歷猶深詔輦拋那堪一

夜霜

戊申庚戌卯齊年問鵩何緣遽溘先豎石人期

光世烈延陵誰復紹前賢十年契濶芝蘭影千

里魂歸鶺鴒煙哭損大椿虛映眊一卮聊盡九

重泉公少予二日大椿書院名

酬夏同知用韻

敘仲文章自一家瀾清筆海瀉晨霞琅玕賦就

凌天藻桃李蹊成特地花勝攬河山詩入務風

移閭里樂偏賒會容澤畔傾瀝液長馹桑陰與

未涯

九愚山房詩集卷九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五言律詩

九日邀周子才侍御遊鑿無閭山二首時拊鎮空國守山海大帥十萬乘虛擁至城下幾陷圍中

落日黃雲合長空塞草寒歸鴻悲斷岍将馬息

征鞍短髮秋堪折孤心晚自看家山回望少天

畔且盤桓

滿眼流叢莿邊心覺二毛穿林駭虎豹危磴引

猿猱筦鑰銜虛貴靈旗指漫勞不囚烽燧逼餘

瀝共投醪

空齋

花塢七星下空齋坐海堧幽蘭留宿雨散帙上

寒烟客鬢殘星點鄉心幾夜懸天涯同調少對

酒暫為年

曉坐

暝色上危堞浮雲萬井生玄蟬楊外試白鳥澗

諸明壯志頻看劍窮途漫請纓幕南空戰馬鐵

積是金城

呼月

曡香重展在呼月起南樓寢訛馴蒼鹿浮沈浴白鷗賁文驕俗眼貰酒挨窮愁莫惜明珠貴行行且自投

塔山驛二首 永樂中分封遼寧二藩至此召還

塔山臨瀚海傳詔出金符此地建鐃勢行宮引御厨野花爭爛熳荒徑想氍毹箕翼安磐石層

露王韻敷

汨月瓊源積星辰毓粹時大牙叶漢制麟趾應周詩九德英無替十倫美在斯紫霧常接耀應不滯天涯

吾儒教門元貧與黃道長劇譚二首

宇宙絕高處修禊五岳雲朝飡孟沆瀣寒衣樹氤氳星斗服膺粲波濤信筆分黔婁桑柘予四向不覺聞

世人多醉飽七尺捴焦螟鼫技窮應易羊羨味欲馨卑卑羞仰面莫莫任忘形甕等何時足斵疑萊圃醒

題賀暨間隱居二首

幽人傾澗谷王蘚向來肥錦水環清舍華山歷翠欲龍盤神自徹鶴語和應稀月出遼城滿娟娟為爾輝

薜荔遺言在冲虛意不群源頭竹洗色谷口桂生芬棹邁粤南影樓垂天上文雲稼相叫切孤詠覺花名鳥薰

借黃斗南由山海關城登觀海亭臨眺二首

高寒倚日觀洶湧極天來煙點齊州細波含太古哀蜃樓融卯翼鮫宅泯蓬萊欲放長歌去蛟龍時或猜

滄溟浩無際契會出人群崇島升旭日陽水倒錦雲四垠迷水陸八極藹氤氳爛醉騎鯨背蓬丘到夕曛

陳用中招登鎮東樓夜話

共作榆關客秋風引興長松門無俗駕晝棟有
天香海色侵杯濶邊聲抱燭凉中山遺跡在千
載萛金湯

望張公洞

放舸隨江水停橈想洞仙臺香延夜操石沕貯
殘編乳穴春常煖腥叢巖竇欲然洞庭通地脉日
月逈雙懸

宣城訪汪中丞僑居勉還故郡二首

僑居由故里宴坐自寒儒嘀月驚山鬼斫雲任

老奴瞿硎無姓字（在宣城郡界）漱石但蜘蟵草色年
年事長憐此故吾

敬亭山自好何似紫陽賢白鹿研精後烏聊問
政前倦飛依樹月歸興引江烟范昉吾豈敢常
慷舍盖虔

謁汪王祠二首（惰大業末天下亂州人華起兵唐武德初納欵封越國公摠六州事宋德祐間賜廟忠烈唐授二誥圭宋時追封誥勑真跡具存我
太祖初起兵至王祠卜筊駐馬御筆曉諭勿擾地方盖草昧之際聖謨洋洋於斷簡焉登極後報祀一切淫祠而王祠獨存命有司奉嘗勿廢祠在烏聊山下）

宵宵雲旗動蒙蒙風烈停碑頭磨蘚綠廟額談
廿青薦設傳神語恩褒勒座銘回塘卷叢栢彷
彿見山靈

草昧群雄暗雲從匹馬飛烏巖驚邑蹕練水薦
投筊合甲雲雷構長鈴屮木敍降福時穰穰衆
設儼神交

謁趙清獻祠二首

江流斜遶郭沐澡步清徽無復鳴琴去猶疑御
鶴歸松筠耽歲晚椒桂薦秋闈伏蠟儀刑在𢢼

永願不違

白筆青苗候錚錚鐵面長一麾欣出守三令儼
分行苦叶偕諸老薇猷荅上蒼幃堂寂欲暮明
德在虛梁（王安石銳意新法遇一事更改公聲苦者數十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故抃言介甫生明仲老彦國病子方死閱道苦也）

宣聖闕里（在衢世授傳士守宗祏）

泮水春常在僖卽道未央龍膠違魯宅麟趾踐
江鄉廣德遺榮舊章賢悠息長典墳傳世業應
不負歐陽

九日偕友登仁壽寺閣二首

共引登高興遥憐閣梵清雲連香積逈地接海潮堂名平鳴雨天邊急歸鴻塞上輕紅萸山更好卮酒向君傾

病思愁佳節幽懷賦索居偶隨彭澤酒寧著茂陵書風雨殘樽外川原落照餘登臨忽不愜長嘯意何如

過郟邑王右軍園林用朱少宰韻二首有序

王氏園在邑城中有田二頃脩竹萬竿

松檜百株沿崖鑿洞曲水流觴景物極人力巧工所致主人嘗為右府都事善書畫有古人風致自擬王右軍云

孤城邀落日徐步到名園草色初經雨苔痕半上門野花驚犬吠栖鳥向人言何處塵埃客慇懃對酒尊

城市非村寂幽懷逈自如水邊蹋草屩洞口暴農書客至頻題竹身間獨荷鋤須知　明主惠堂上有懸車

十月廿六日姑孰

天洗園從日人愁結駟来那堪驄馬客更遶鳳凰臺樹慘霜花暗天寒雀影回萬方同此際能盡掌中杯

同鍾池州遊虎丘寺四首

寶刹臨清漢香臺俯秘泉林篁叢地起樓殿結空懸塔影含初霽鍾聲散曉煙空中流梵樂疑是迓金仙

遠岫日初斜空林望轉賒千人升寶座八水會

金沙説法仍留石超緣已散花無言淨域遠覺路滿三車

上國兵戈滿東吳伯業雄一鈎探夜月雙劍落秋風斷石生蓮葉幽泉長桂叢當年飛動意留恨此山中

憨憨不記名卓錫此山行石透三天小泉和萬籟清月明含鳥象樹杳聽猿鳴對此心能寂何憂相火生

再過壽春訪傅年兄不遇聞州人多誦聲

感而賦此
都下倏相失春来思獨盈歸期芳草遍愁處楚
山横雲散當年會風流治郡名宓生不可作此
地得吾兄

過少林寺
達摩背静處石洞倚層岑面壁形非幻藏舟歲
已深法身空色象沙界任浮沉為問沉淇子寧
知大士心

淮水

萬里傷心客三經淮水春江山寧助我歲月一
霑巾鳥試穿林濕花看過雨新舊遊芳草遍不
見昔時人

浦口舟中
沙村洲欲暮漁火岈為隣倚劒看新月飛帆掛
夆春家無今夜遠山亦異鄉親泛泛將何適棲
遅愧此身

送黄進士宰浮梁兼憶紫陽諸友二首
受爾修文士琅玕照日明郴林新擢第薛鳳旗
知名地近懐鄉切江深遶郭清相期佳政在練
水績家聲
紫陽足勝槩烟樹考亭前苦憶論文日真疑領
郡年公餘閒卷幔塵遠静鳴絃别後多嚣跡空
勞夕夢牽

中秋紫荊關有懐四首
羈旅閒金甲蟾宫獨紫關雲横千里戍暈落萬
重灣羅幌螢初度星軺客未還班姬當此夕應
損贈君顔

積水金波净層城碧樹分寒蛩繁𠙖露征鴈失
秋雲砧杵閨中婦旌旗塞上軍那堪留夜色吹
笛故相聞
去歲吴山月今來易水看棘關侵几席桂魄下
簷端霜鬢容䰀昨琴樽興未闌無因問仙子幾
處向人團
馬水關西望龍山一徑通天驕猶未滅漢將復
誰雄鎖鑰千年在星河百戰中懸知帷幄裏奏
凱待秋風

登嶺東嶺

山路信多險共如人不平便宜從所好較計費吾生愛子覊何異貪心壑未盈坦夷山麓在若個此中行

金水山行

戎事非無暇山行不計程雲如遊子意花是昔時迎松色含殘雨峰陰駐晩旌黄金臺上月相伴宿邊城

檀城同凌方伯楊大叅周楊憲副宋僉憲

李辛王正郎譙戚元戎宅二首

雲物萎蕤盡清宵沆瀣寒勾陳還北闕冠蓋集東檀公等安危在吾徒聚會難無關飛動意起舞暫爲懽

絶漠千山浄秋庭一葉新塵消月更洗星聚德爲隣玉屑飛談劇金魚换酒頻遥知霄漢上鞞皷念邊臣

馬年兄起家少司成相逢白溝旅舍即韻

江占奉贈綰雖同爲是官遭時未必若今蓋疊叟掩前聞云

論經稱獨步拜綰重明時未挹環林潤先依玉樹姿風塵頻共惜湖海意交馳何處關西月相將慰所思

周憲使自天津以詩惠二鶴即韻奉酬二首

飲啄皆無累昂藏獨有君巢連雙鵲影侶厭孤鳧文客至飛同集雲平勢欲分華亭風露冷嘹唳故相聞

凡鳥初非匹仙胎舊入評聲憐松韻遠飲吸露華明海濶凌雲徤樓危帶月横願言毛彝質附爾上瑶京

雲絹挽詞二首 有序

深澤女有醜其夫之惡疾合巹而夜盡於井者有司白其事予爲墓於石作以哀之時隆慶三年七月二日也

蕙質泥途委新粧夙恨添人憐金屋寵燕觧玉京旋比翼高慚烏同心夜泣蓮出門天地窄惟

有赴黃泉

懿範都無託幽懐祇自知羅帷初失曉閨壺事堪疑紅粉留書蠧青苔怨履綦波瀾終不起千載監於斯

恒山道中追送莫大叅再赴滇南兼呈諸同遊二首

相逢俱逆旅來往任風濤為問加餐飯應憐臧鬢毛雲霄頻待望方岳上煩勞萬里昆明外相思漢月高

苦憶為郎日虛疑潞水邊傍花惟翰墨起草共縉錢老去朋遊斷春來客夢懸憑君問消息到處一停鞭與莫話及西川黃雲浦閣中陳獅岡涿鹿史屏城三憲使江右戴龍峯鈞陽郡西野二郡伯皆當時潞河同遊馬上不能作書故云

相臺北望

烟樹豳春暮川原向曉開風留鄴下跡人比洛中才紫氣通燕甸青山到雀臺漳流無日夜疑是帝鄉來

過洛中劉年兄餞別周公祠作此寄謝兼示楊二守周司理鮑明府諸君二首

下洛宗周地仙郎出守年樹風由禮樂河潤足山川梅閣時邀客棠陰日見賢公餘還問字應識子雲玄楊才劉業師故云

塵遊聊稅駕悵別共傳巵同里驚新沐鮑與劉楊同為長子人亦一時之盛臨岐得故知周予廿年東郡所知也塞雲愁著夢隴樹漫勞思回首函關道慇懃寄此詩

即韻酬盧叅軍信地樓讌集之作二首

落日明沙磧炎風敞戍樓乾坤杯酒合身世塞

雲浮轉餉三千里憑欄百二州誰憐河朔飲回首隔軒遊

蹔輟含香署遥看駕鶴樓才名八舍表情契百年浮向日傾燕甸瞻雲入雍州盧綸從此去何處接塵遊

故中丞張年兄返葬濟州予既為文哭之矣群官擁送靈輀出郭再賦挽章與之末別二首

仲蔚從茲別伯牙祇自傷星亡邉月暗鶴去隴

雲長吾道還東魯曾窮途到朔方他年重把劒崙

草徧山陽

文武才難盡安危志欲酧無年麥管葛有子紹

弓裘騎吹悲新曲賓朋失舊遊孤䰟儻可接來

往謫仙樓

白雪堂戚張使君招飲二首

列帳蓮雲起當筵玉石分（四歌兒名）春光流上苑夜

色醉東君張敞情初愜何郎意不群參差猶未

爛白雪巳紛紛

勝地才三逕春光喻二分幽尋慚俗子高調託

文君可乏東山葦誰同北海群主人如不厭來

往日紛紛

野眺

步野臨長壑身輕着短芬四郊生驟雨半嶺茇

疏雲吸海龍時鬪凌霄鶴不群斫畬供晚眺隨

地出塵紛

夏日偕妻子村庄閱農四首

拂拂薰風滿村村農務繁逢人時問姓趨鳥屢

過門棋逕從榛委羊群帶水痕就中吾獨樂身

世兩忘言

西日街山曲平林次水涯田連縈帶雨樹影類

隨霞行榼穿須酒沿溪賴有瓜滄浪秋欲至乘

興一為家

畎畝一疑睇躬耕破水西老妻經樹歇稚子趂

鷗迷綠柳供垂釣青山入杖藜籬邊無限好恣

意得詩題

綏步隨吾意浮生恐物遺城鴉連暮起村犬吠

雲稀野渡喧畢集長峰落照微園林清不極宿

鳥亦忘歸

萱堂疊綵為稷尹王子無逸賦二首

懷橘空奇跡投魚祇浪傳何如紛綵服相對樂

盤筵法護聲元重班升志彌先河東將塞北衛

慕兩翩翩

未夜瞻南極良晨燕北堂鸞書迎日下鶴髮拜

春長華蕚驚新沐芝蘭稱晚芳回看三徙地斷

織意難忘

過龍巖道場常耿二生讀書所二首

勝地消炎熱涼飆舞檜杉人天猶鷲嶺塔院自
龍巖結蓋疑蓮涌翻經見室函不須聞梵樂吾
道本韶咸

鴈塔雲霄迥雞園歲月饒鉢珠窺上乘碑蘚認
前朝彫字寧珍重傳經更寂寥回看廬阜下相
送樂陶陶

太學士文莊馬公挽詞四首

一德應明良三朝殊未央松門倏異代晝戟儼
成行道濟餘黃閣風流在白楊能令桑梓地哭
位不蒼蒼

銘咢文章外調羹禮樂初（郊祀大婚諸典禮）遺詞凌漢
閣輔德尚册書故里悲新曲前溪想後車行看
宵旰上坐曰可誰如

洪胄伏波遠毓廬渭水寒圖書由華枕河岳罷
衣冠窮海勳名易平臺道合難玄成何以似留
得印還看

露濕靈何遽河流涕不禁少年同座主（華亭徐存翁相）

公（三山林對翁池陽畢松翁二尚書）老去獨行吟玉鑑留清夜紛
袍曳素心高山如可調還欲問知音

寄贈李廣文二首

縹緲遊上苑岳岳氣成虹服晃唯師範文章自
國工登龍知士貴相馬見群空册桂終堪折邦
人說項同

縱橫百後里（里名）桃李舊為林未至闌山別其如
悵望心池芹饑振鐸几席坐開襟為惜傳經暇
還能問漢陰

汝南懷曹淑四張子明二友人

往予再過汝南值曹張二友為特守令
與予為東道主今春二君皆已還去顧
予猶出舊路不勝後時之感云

幽寂寒未轉平原綠微生遊子奉遠役況感懷
人情風流邈難攀樽酌悵獨盈夜深不成寐蕭
蕭春雨鳴

都門留別省中諸友四首

十年趨省署千里向風塵迢遞江南路寂寥參塞

北春病知新歲感官有故人親去去君休閭王
程事苦辛

落日金臺下臨風易水邊他鄉聊此際後會復
何年柳觧鶯初囀書疑鴈不傳白雲樓上月何
處對愁眠

憶昔陪鵷列猶疑並馬歸金門聽漏下書省見
雲飛笑口樽仍在容華歲已非獨憐心匪石別
處共依依

吾道任所適前程信渺茫祇應懷汲黯敢謂薄

淮陽天地皆萍梗行藏半藥囊栖遑燕北路背
首意空長

謁君子祠 有序

祠在壽春東六十里許尨埠相傳宓子
使吳還卒于此遂墓焉州人祠之志不
忘也

不見若人在還從故里遊吳江空返棹楚地合
荒丘澗草幽人薦山雲過客愁琴臺應借問千
載聲悠悠

別駕任君挽歌二首

海沂歸別駕泉路奠靈衣虛館塵生印寒雲晝
掩扉客餘田橫在門已孟嘗非歲歲雙鸞影春
風暗不飛

萱草哀親意燕山教子心音徽猶未遠拱木忽
成陰有地空埋玉無年更賞琴峨眉原上月長
照夜臺深

送曹淑四擢守汝寧兼便道歸省二首

戀主辭燕路之官向汝濆客中聊對酒何處更

逢君河舫銜梅雨江城浸楚雲遥知旌節地竹
馬日紛紛

離情落日外樽酒暫相追萬事君先達一官我
後期風塵心不轉歲月鬢應知為寄鄉園信那
堪羇旅悲

同年史學愽挽詞二首

高翮慙同調泒襟一慟渠那期騰躍日竟別死
生袪歲序龍蛇在（己巳卒於濬縣學舍）聲華翡翠餘悲風
汾水曲彷彿見鮹魚

蕭踏川長逝松陰地不春鱣堂聽欲龍麟史溢
空頻掇誄應多會殘編未足貧晨星今落落知
已向誰論

蒲令李溫甫挽詞二首

憶昨春叢韭相看夜雨多豈其長契濶當日易
蹉跎臺上雙鳧舄門前半雀羅獨揮聞笛淚隸
蔓不成歌

濁酒行吟最清朝坐閣深治蒲推琬琰傳桂櫂
郗林徒賦招魂歩誰憐變徵心相思如有盡還

欲鑄黃金

病中別李生用韻二首

五老峯前客悲吟向此間清秋直下榻落日故
街山雞黍留魚咏琴樽付小碩（時余不能起陪）沉疴吾
不恨對爾意能閒

丘壑諳應徧雲霄眼獨開西山遺鶴侶北首向
燕臺侯館臨風發緘書幾日來當年擊楫意御
李一堪哀

和李生遊清涼寺

羨爾探三隱冷然萬木秋楓根坐浦口霜露歛肴
山頭五老風逾峻三花晚更幽朗吟誰似者瀟
灑支公流

遊靜林寺用韻

何地圍蘭若蒼茫水竹間鶯來無艷語僧定祗
青山妙契乘杯渡沉冥抱石頑巖扃吟月上翻
覺來林閒

西郭閻氏園用韻

山色佳西郭綠疇逈自如卧尋高士傳春到野

人居伐木知心友當簷曬腹書牆東嬿地窄玉
嶽任行余

伏枕

塵囊騰騰去床頭氣欲蘇乾坤雙眼暗兒女一
燈孤宋玉愁多少君平卜有無倘餘筋力未杖
屨待平蕪

王官峪和韻

天挿南山秀湖吞夕日斜樹頭雙瀑布谷口數
人家舊乳松陰鶴新鋤雨後瓜司空亭不老誰

原缺

九愚山房詩集卷十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五言排律

送張子明尹光山二十韻

宛洛知名地山川屬勝遊一官初寄命百里重分憂才子張平後仙翁葛稚儔乘軺驚燕雀得路羡驊騮客舍情難盡王程去未休轉蓬憐聚散行李結綢繆嶽樹飛晴雨河橋傍夜舟故人

天外少候吏汝南稠水驛通淮月江城入蔡州凫飛花縣晚龍繞葛陂幽合浦還珠郡甘泉變蠡丘先聲桴卧虎舊俗劒為牛門靜垂陶柳囊空獎晏裘政餘還作賦興劇更登樓墨綬官仍屈蒼生志豈酬路迷燕樹遠坐對楚雲浮應愜窮閻望無懸旻室求星辰聽上履帷幄待前籌契闊隨鴛列寂寥過雁秋夢魂遥憶爾何處艷風流

送李尹任萬泉兼壽其母九袠二十韻

節孝升堂日神仙拜命年綺筵陳祖道花縣促行鶴鄒魯三春化川原一舍便横經無俗士學術有家傳大府收群策緇帷得俊賢鳳鸞推四顥枳棘且雙泉苦井符心白番簫聽理玄移神聞破膽寄竿喻烹鮮卷幔青山擁封文綠篆沿經旬公事斷俄頃頌聲連梁楚寧搔種芮虞祇讓田比隣均舊律聯袂侈新篇上楊思恭懿詞場繼謫仙播胥花覆錦盈耳室鳴絃虞夏今留跡河汾夙受廛懷賢重慷慨吊古倍周旋毛檄

關心動潘輿愛日懸山城春浩浩海屋氣翩翩下舄星辰遠封章雨露偏還將王導意常奉養堂前

任生納寵馳贈

淑媛乘龍早仙郎步月閑新粧憐粉黛團玉怯紅顏菡萏元相並楊枝秖自攀牽牛凌漢上飛燕落人間競侈張君畫空懸陸氏斑他年湯餅客應共試啼還

春日西莊訪王相國二十二韻

添水含春細雨山引望紆年華宜晚節野色靜
平蕪通德歸二老懷賢擬二疏丘園跡獨往寵
辱意非殊身脫名繮去家扉儋石需穿雲時斸
藥犁雨歲供租座上揮談麈牀頭挈酒壺茅齋
懸孺榻風笛吹唐圖蘭菊堦庭擁衣冠禮樂趋
添孫無二頃作賦有三都炳燭形神徤閒居歲
月徂斯文終負荷後進尚師模憶昔逢明主於
今屬漢儒蓬萊初獻頌瀛海佐分符妻子庶平
就若親忠孝驅芟棠留畿輔祭慕屑娵隅吊古

三湘濶聲威八桂敷楚元聊接引枚乘且踟蹰
身老才難盡時違道易孤槐安空往事栗里合
吾徒愧我斑彪賜通家馬援俱願言滕閣上常
此奉醍醐公本父執未故及之

贈李生因憶其父窓友

姓字驚人坐門闌御李歸能為鸚鵡賦還向鳳
皇飛紫氣臨關滿朱絃覺世稀知名自揔角思
使獨霑衣世執金蘭契班聯玉笋輝長空同羽
翮中道失芳菲宿草才難盡遺經願不違顯揚
須努力彷彿見庭闈

王太僕受封

續奏虞廷寂恩沾漢殿新白頭偕二老紫誥煥
三春雲動瞻親意花明獻壽辰楚鄉增氣象廬
阜共嶙峋劉向匡君切潘尼司馭頻弧南遥望
處長向大江濱

送王主簿赴崇德

憐君多意氣對酒念周旋不倚高門貴遥趋下
位賢鶯聲流禁苑樹色引離筵海路吳帆入江

城越嶠連瞻雲懷舊省綰綬向春天行矣崇明
德名将邑共傳

贈邢御史三十四韻有序

臨邑邢氏世以儒微家庭經藝雍雍可
觀當世見優衍衍振王嘉靖中尚簡都
諫中丞類有勲績萬歷初其姪侗少終
賈一歲蚤捷南宮拜畿南赤縣以治行
徵柱下史廵鹾河東議政惇惇将懲苛
切之敝不帝革易時尚寧固根柢而已

國子流遺愛之涕晉卿改冬日之和追
誦昔人以為嘆息暇乃垂情文賦徵余
言書之行簡余得本其家世云
恭岱開東郡滄溟動北辰應圖初啓聖降嶽載
生申弱冠金門詔長楊王陛陳赤霄橫一鶚紫
陌絶群驊花上遊天苑雲邉共帝臣文章才不
數闕閱曠無隣瑣闥鴛聯舊昌庭駟乘新列星
紛出宰三輔藹親民馴雉人涵化棲鳳吏傳循
無刑期在獄有令急知昫茂績瞻敷奏歡歌動

縉紳員臨周柱史賞陋漢錢緡經術回宸矚家
聲俊世掄殿頭簪白筆道左避朱輪王樹凌風
皎氷壺鑒物鈞矢心懐蹇蹇履盛德訢訢禹鑿
留池慶（鮮池名 興夔）尭封浹里仁中條遙攬轡北闕
蚤揚綸叚足分三晉齋心禮百神連城歡有象
萬寶浩無垠銀海橫汾潤烏臺奏草則坐謀山
澤利行蕲廟廊詢未竭如雲錘先[illegible]日鱗觀
風黎並阜講德俗還淳收接遺嘗[illegible]賚隔等
倫那期貽郝地繼好舊遊人御李[illegible]步棲巢

慌隱淪投交從所好意氣坐相親調叚降中旨
及瓜念遠迎明霜情繾綣別兩事酸辛棠樹終
思召驪車可借恂曳袍依戀戀盼轍望侊侊解
紵聊為贈披襟詎有因願言鳴石奏千里續陽
春

贈王別駕令巴蜀十韻

匹馬函關道秋風欲斷魂驅馳猶壯志懐慨別
中原天外懸仙爲巴東聽夜猿江聲渾圻坪山
色半行軒叱馭風嗚㧗彈琴月在門胥鹽平沽

市訟芋滞潘源雅道吞雲夢交情號石論地偏
鄉信少政簡頌聲繁轍逐嬪親意環知待 主
恩渥虛誰作賦獨有大名存

送黄尹擢裕守二十韻

紫棨沿亭次朔風敞別筵流澌西送客行色上
登仙虞芮三秋畔桑麻一日里阡晉陵先士類陽
夏有家傳優學闢賚衍澄心詠塞淵錦茵餘襲
慶桂籍少爭妍大府收群策明廷得俊賢鳳鸞
還四顧枳棘暫棲泉苦井符心白垂簾聽里玄

移神寧破膽寄宰自烹鮮卷慢青條擁封文綠
篆沿縣花公事少于蔿須聲聯冠借情難盡王
程去若牽愛人及蔽芾別夢遶旌旃滄浪寒烟
積方城古戍懸召號家有父杜美傳無前郇雨
空流潤葛廬復受壓懷賢貞慷慨吊古漫周旋
吏蹟連城最徵書荷寵偏山陰吾獨老聊欲贈
劉錢

送袁教授之官真定 代作

杞梓臨亭次峨嵋照別筵升堂誰接武行李更

登仙涑水薰風動中山暮靄連文章推獨步羽
翮遡高騫絳帳儀形舊丹青漸色鮮猥從知已
遇償結後生緣燕路平如底螢光逈自懸謫崧
千里志入海定何年

送屈守内召五品召自屈始

紫泥馨魏闕皂蓋動莵天刀夢家聲峻丹心
帝鑒妍愛棠還此蔭置水向來傳折擲疑征旆
窮簷忍別筵息傍才得毋鷀影更登仙妙選前
無草清時志彌堅王階裴諮對民瘼我應先

燕京八景

太液晴波

滋液層城内沿洄萬戸同誰將天漢渚遥借建
章宮遊豫回鑾日逍遥放舸風煙波明浴鶩堤
柳暗長虹妙契如斯理淵臨若濟功百川赴海
意到此即無東

西山霽雪

王嶺霞初歛横斜逼上京彤階留御矚奇絶在
蓬瀛歌路飄黄竹翻花帶紫荆光通鳷鵲逈寒

擁鸝鵷輕下里慚高調元臣應帝賚萬方三見
白討日賀春畊

金臺夕照

寂憶燕昭日寒將易水回賢王不復起此地尚
高臺百尺凌霄漢千秋蔓草萊賓門如有待翹
館詎無才白壁常傾士黄金故作媒懸知魚水
叅一德頌休哉

[illegible]春雲

[illegible]逍遥禁籞長天連三島路地切九

仙鄉霞苑煙含霧迣空軫接房樓臺搴峻極花鳥競廻翔雲態歌初歇宸遊樂未央三元占太史萬户捻迎祥

玉泉垂虹

誰掣香爐電迢迢挂帝封垂天疑蝃蝀噴壑倒芙蓉漢象回三殿風聲度五鍾山靈睽望幸王女珮相從皇鑒揁汾陋尭尊湛露重大酺将禊飲同此從飛龍

居庸疊翠

帝宅光南面關山控北荒憑高殊覽眺歷歷盡金湯王湧蓬萊近雲標碣石長黄花迷鴈騎白草斷狼望周室猶中策軒遊不下堂明王今有道暢表頌無疆

蘆溝曉月

野度喧流轂疎星動玉欄蘆溝千里月拂曙度素乾帶谷悲笳重乘槎傍斗寒菱光分水態鴈影亂沙團長樂鍾應近昇仙露未殘殊方同玉帛明發句長安

薊門煙樹

塞鴈春歸候盧龍雨色深門臨孤竹影風掣五松陰緑野叢初日金明接上林常涵膚澤潤希放𤍠塵侵喬木尭封號甘棠召伯吟蕪之占國脉不獨歲寒心

九愚山房詩集卷十一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五言絶句

泰嶺韓文公祠（祠有鄉先達翟公敬題余以童稚隨家大人宦遊過而有感）

翟酺名何許謝應奏未奇異時仰止意蘋藻見吾師

四皓

行行攬轡銜鴻鵠閑商邑安得離江石清風挹桂杉

殺虎嶺二首（鎮安縣地方）

竹里𡇨劉去（名黃雄）籬邊抱子還我生無宿命平地亦深山

觧產蕪探鞭樞星（樞星散為虎）亦有情入山[illegible]不可何用殺為名（蘇易觧虎產郭文舉探骨鞭皆得報）

空山

谷口凌柑鵲林端放木鵝菌畬濁雨後穲稏白雲多

競渡曲二首

蒼梧陳祀日菰葉縈絲年漢女沿芳渡[illegible]郎奪錦旋

招屈歌良節鳴榔逗綵舟蛟龍翻夾岸蠕蝀飲中流

香溪洞（金州城南）

鶴影流丹壑虹霄湲水痕桃花迷處所疑是武陵源

遊萬椿寺二首（在金州漢江之陽壘竹為垣）

江流急若箭繫索坦為橋舉幟烟含是誰云聖果遥

露香初鮮籜石蜜更盤根檻外群牛吼空竅不二門（已上垂髫時作）

泥滑滑（白蛾聞竹鷄聲化為水竹鷄自呼三字）

黎臣賦微躬鄭產亦還濘往事難重陳斯言倘可聽

不如歸（三言翁）

提拽非古典勵勤亦下流此時不返棹直待水淋頭

行不得 三言禽

含胥終邊孔竄身亦慕聃閉門非我適蜀道古今險

提葫蘆 三言禽

烏液杯前碧蝦頭海上雲飛鳴齊鎬宴長欲奉堯君

婆餅焦兒 四言禽

陟屺嗟何及循來望毋頻山頭休叫石化石到吾身

脫郄裩袴 四言禽

挾纊恒時煥無襦奈歲寒暮歌今已歇猶作蜀民看

太白祠

謫仙向人間敬亭高如許牛渚自客游於我翻為主

遊仙

遺體非仙骨乘車欲化丹清都九萬里倏忽在雲端

自足

滄浪濯足石玉女洗頭盆四海非吾事一毛且自溫

梅

真色凝肌粉寒香落麝臍人疑黃谷老懶向玉京題

紅梅

絳色蠟前破幽香句裏新江南三弄絕塞北一班春

蠟梅

弄月浮金屑凌波步玉香偏憐無色界初試漢宮粧

梅香

含章雲鬥冷玉頰噴南枝不入騷人夢春風祗自知

梅色

夜色留珠泣露華濕粉痕多情天付與誰肯受
塵昏

梅影

瑞霧縈初潤氷魂夜出遊羅浮春夢覺翠羽落
枝頭

寧痾湯泉 在和州

衡山餞熱石烏浦襲香泉造物無人會昭明意
獨傳

浮槎山 在合肥東梁武帝女為尼處

枉渡来何許查閣萬里心嫦娥脩梵福實積名經
誦黄金

塗山 在懷遠縣禹娶及會諸侯之地杜預云會在壽春之塗

表門功可紀石殿跡猶存明德歌風遠能忘奇
會村

舜哥山 在壽州相傳舜耕於此

宮且琴耽弟巖猶耒伴兄仰天惟子職何地不
躬耕

萬歲山 在中都

萬歲今兄化君山亦緒餘精華留日月長此護
皇圖

石橋巖 在齊雲嵓後石室香瀑石橋亘空稍東有石洞數處幽奇不可名狀疑有異人出沒焉

三巴乘駟馬八極走鼉黿勝跡寧窮此還容我
暈過

石照山二首 在績溪縣光可鑑物相傳黃巢惡其形似旗焚之不焦

仙鏡自容成誰教肝膽透旗旐到月林可但形
為獸

亭湖聯數石石燎人亦靑努眼何處闢神兵祇
自攻 官亭湖傍有石數枝人以火燎其一眼遂失明乾符間有金色蝦蟆爭努眼之說

落石崖 休寧城外世傳巨靈劈劃浮水面崖人多寡為上下可容十數人坐飲其上訖不移徙

水沫浮為石茅繩繫斷煙越王舟渡後履楫故
雙懸

龍泉 在婺源吕洞賓題飛龍岩禱雨輒應

飄飄純陽子飛白動油雲不濯虬與蜈壺中已
策勲 黑蜈神虬禱雨則雀

臺寒、

釣臺二首

問姓廬江灣先生占一灘潮聲斷岸急石溜古
臺寒、
當年曾共學此地獨羊裘峯嶺餘文繡絲綸祇
釣鈎

錢塘江二首（卯酉月潮大高數丈郡人八月十八日聚觀）

滄嶼天潢湧丹陽地脉分弄潮龍會日（八月十八龍王神會日）何用水犀軍
卯酉陰陽會洪濛歲月深不須來復候即此見

天心

夏景冲澹偶唫

野逕樵堪笛寒烟釣且笻蘚花移屐齒松吹落
裘茸

銅雀妓

耿耿西陵月漳流日夜聲恩輝隨妙舞寂寞不
勝情

關山月二首

九愁瀠漄水萬里別長安轟隱車聲徹鈴華獨
自看
笳聲難出塞漠漠雁飛時馬首傳幽緒妻鏘不
忍吹

哭泉（在中部孟姜女哭夫湧泉）

曼聲與洵涕情異本哀同一夜通陰竅能呈造
化功

嗚咽泉二首（在鄜州扶蘇賜死處月晦常有白氣冲霄）

蟲集皆北走狐丘亦首丘沙丘傷栢葉上郡咽
泉流

庶究能擊電衍繫亦飛霜二氣交何咎成虹自
一方

榆林宫娥（正德末見幸行宫余在鎮有司猶給月廪）

漢武樓舡樂周穆車轍心君恩留帳殿彷彿侍
宸襟

聞笛

桂浦迎秋早風枝逼露齊誰家樓上笛吹落鷓
鴣啼

川上

五姓陽橋急王孫別釣鉤何如洓水上雲卧不驚鷗

七夕

四序横波淺七襄束素停星筵歎未極翎鵲慢叮嚀

泛湖

岍影侵鹽澤舡文亂碧烟行行不可泊直上次漻天

不監

雉褭偏避木麝足亦投凷陷穽明如火伊人自不監

閉户

𦩄巷叢荆棘翻娱衹釣漁一宫不彌畝天外棲形居（𦩄姓周　翻姓郭）

洪法寺侍尚先生避囂二首

㦗嶺足煙霞雀棃（西域寺名）問楞伽沙彌勤洒掃龍舍片雲遮

長廣弘通地亘經儼具存訂頑煩註疏附贅不堪論

十哀

余自髫年從　家大人淳靖公宦遊江漢河洛汴京泉走燕路中外所遇知心者不數人夜坐突起舊思作十哀詩

劉茂才（茂才名應蛟德陽人從其舅判金州從　家大人受業始誨余做讀竟不第）

揆予舞勺歲捉筆甫論文老去今由昨飛殘漢上雲

曹舉人（舉人名鑑金州人從　家大人受春秋余得學琴絃誦時後偕余壬子升名晤金臺逆旅未仕卒其家住恒口多竹）

恒口篔簹影江邊霎霴雲鍾期不可見白雪夢中云

褚先生（先生諱捏孫徉符人開封郡寮延致包孝肅公祠余群而受業後余二科始第金臺易水凡載挹顙色仕渭源尹别駕歸）

鄴侯家萬卷菲枕到前賢忝竊程門雪飄零五十年

劉舉人（舉人名思榮遂州人與余在燕臺並受業於翰林林先生之門切磋）

靈濟宮儿二舊屢試南宮不偶筮仕維揚卒於官

入海登山志當年共子陵琳宮沉璧夜寥廓記
吾曾

黃御史 御史名正色無錫人以諫大禮戍遼東遣子學禮受春秋與余登鎮東樓觀海隆慶元年詔還官大僕卿再晤毘陵舟中

悟主身仍播傳經事已遠重陰開白日吾道未
全非

林提學 提學名大春潮陽人戶曹同升視尚書草督餉遼陽偕歸度關別後不相聞者廿餘年

早挹承雲露遥通泛海槎天邊空鴈字無語寄
梅花

魏尚書 尚書名學曾涇陽人與余同舉進士官都下連墻數載家居僅隔一水夢寐見之壬辰寧夏被逮生還一往問焉

宴壘清沙漠情田寄典墳功墮骸骨外留取報
明君

宋太宰 太宰名纁商丘人為御史時抗疏薦余為知己自大司農寄聲西山有綈袍之意

壓埃知己貴齊漢得君稀誰枉封卿筆天涯問
白扉

陳布政 布政名時乾長樂人余觀政戶曹侍君為寮長文雅蘊藉寔多裨益敭歷中外杳不相值歲月不可重省

少日戲詞場叨陪華省香婆娑名易老騰躍業
何方

郭尚書 尚書名應聘莆田人與余同為戶曹郎差筦清源又同自出守南寧訖戎[illegible]霄發動嘿異路追憶松亭晚憇耿耿如在目前

孤標光宿列清論洽朝僉歲憶宗乘暇松風尚
結鄰

潞河放艇二首

景絕横龍渡晴分浴鷺波船頭風乍起漁唱入
烟蘿

吹浪群山擁揀鱗萬木齊遡流捉明月直到御
河西

中山塔二首 隆慶丁卯上元日士女從俗擁躡未及半忧蕃而斃者百餘御史誤聽以為鬼神譏之聞於朝至今傳笑

銖衣臨浩刼寶鐸下天門梵落潺湲影遊人欲
斷魂

謝尚從君夢塔形刻杖頭車輪氛可臧何事作神羞

少林寺二首（登封縣少室山北麓梁時達磨居此面壁九年壁印其像而去相傳一部使焚燎永不灰燼至今儼然平生如生）

住世還遺世觀空不足空影堂千古月響塔萬山鍾

微塵留一室覺海渡千春著影初無影焚身自有身

杞梁妻手痕二首（在澮河崖剥依然層出）

望夫形化石投火液成金金石誠應貫堯黃豈異心（堯以土德王平陽堯土也）

從軍尸莒下抱槥溺淄川不食華陽草何緣萬里傳（從軍死者為槥太極山條華芝草服之通萬里語）

舜彈琴處二首（蘊鹽池右級下拍之輒應清商又雅舍記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致祭如絃歌之聲）

蕩蕩南風化芊芊池草敷五絃留錦石千載見皇虞

風動薰盈閣河清妐入絃張生才表夢石上已流水（張生至蒲關夢舜拊琴而歌豈即就此與）

首陽山

偕巽麾孤竹長謡耄趟薇猶惄汍嫙語白鹿共因依

離支國（即孤竹成湯所封弟憑嗣立既死棺浮遼水）

罍台仍故桐遼水乍浮棺若表西山夢還應賦急難

楊伯條（名爵富平人己丑進士為御史上言六事其一恒暘不雨夏言諸臣瑞雪稱賀其二郭勛盡惡為害日深其三土木繁興遠修雷壇其四朝儀闕缺

經筵不御其五信用方士致損聖德其六讒諂盈庭沮抑言路拷訊禁獄赦回巳復逮繫凡七年丁未冬宮中火起詔急赦出有大鳥集其舍自為墓誌終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世傳仙去）

四海驚鳴鳳三秦集大鵬石梁承玉露浩刼任飛騰

何喬仲（名維栢南海人乙未進士為御史上言相嵩奸貪無狀杖於庭為民家居三十載隆慶初詔起官至吏部侍郎）

捋虎回天切捺狼拂地偏異時曾柱結信宿已三遷（宣武在荊州受杖者上猶要退下拂地足嘉靖中縉紳多罹此患）

周順之名怡寧國太平人戊戌進士為給事中上言擣祀日繁嚴嵩市權攬勢諫臣鉗口詔廷杖如楊爵例錮繫之隆慶初起官

折檻留旌直履氷戴石危斯人不復起何代可

無奇

沈宗約名東會稽人甲辰進士為給事中上言故總兵周尚文忠義自許有未盡之賞請贈封爵詔自下錦衣獄問禁錮年久妻妾績紡供食請代獄不報余常見泣於庭

小暑秉時令流星離昴芳士師饕可度携爾到

餘杭董邲之繫餘杭獄活幾蓼報入餘杭山得赦

徐以言名學詩上虞人甲辰進士為刑部即中上言相嵩父子奸貪軌政諸司奏請關白後聞詔下鎮撫拷訊

雲起言藥石索遐喻勝辛但令光恊帝何事語

驚人

趙元朴名錦餘姚人甲辰進士為御史上言相嵩父竊國柄繼子貪婪詔逮至京廷杖為民隆慶初復官至左都御史

帷幄恣勾剝寰瀛復驛騷延英獨疏首棲楚到

吾曹

吳惟修名時來僊居人癸丑進士為給事中差封琉球未行疏劾嚴嵩綏子禀旨納賄招權丞處以謝天下下錦衣法司問擬朋比欺詆戍廣西橫州衛隆慶初詔起歷官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雷霆棘葉重癉厲桂林多履影　君恩重丹心

向北波

張子儀名翀馬平人癸丑進士為刑部主事與吳給事同日劾嵩戶部錢糧六分餽嵩及家奴永年公行無忌下錦衣法司問擬朋比商確戍貴州都勻衛隆慶初復官至刑部侍郎

幽鑰開天澤氂纓到鬼方溫人周可內何地不

臣王

董原漢名傳策上海人庚戌進士與吳張同日劾嵩吏兵選官即中萬寀方祥持簿任填俗呼文武管家下錦衣法司問擬朋比商確戍雲南衛隆慶初復官至禮部侍即卒於家

百粵投三傑一窮踰九年南荒何所恨國步歷

山川

張叔養名槚江西新城人己未進士為御史河東巡鹽上言乞宥吳時來董傳策張翀逆自逮至京廷杖為民隆慶初復官至刑部侍郎

袁盎明周罪馮唐訴魏冤　聖朝才不乏祇恐

諫臣尊

海主事 名瑞瓊山人由舉人為淳安知縣抗疏法都堂鄢懋卿陞刑部主事

上言玄脩土木薄父子夫婦之倫上怒甚收送法司擬大辟隆慶嗣歷未改

元丞釋之至都御史南京掌院

誹謗風由古桓靈世不聞封乎求死所生死見

明君

詹惟欽 名仰庇安溪人乙丑進士為御史上言竭內帑造鰲山鞦韆王盆群

小乾沒 上怒廷杖一百為民起官至刑部侍郎

唐虞自純德沙礫比黃金遁樂須史事虛勞碎

首心

鄭叔初 名履淳嘉興人壬戌進士為尚寶寺丞上言關寺肆侮明良疎間

上以妄議朝政懷奸生事廷杖為民後起至光祿少卿

闢豈連枝類賢良濟禍機仲舒家學在胡不鑒

前違

曾子重 名銑江都人己丑進士為御史按遼兵變擒誅首惡夔兒等巡撫山

西總督三邊請復河套造舟車括鉛鐵逮下錦衣獄 上以問嵩嵩授仇鸞意

攻銑爲夏言擬交結近侍斬於市天下聞而冤之

抉目觀河套憂心定海隅藁街血不盡終古照

姦諛

商孟堅 名大節鍾祥人癸未進士歷官都御史庚戌虜至都城下詔公經

畧內外奏防守官軍為仇鸞分調難為捍禦 上怒下錦衣論斬

禁中思頗牧城下計勛勤不灑軍前血寧垂死

後芳

張廷彛 名經侯官人丁丑進士總督浙直趙文華察視倭情劾其畏巽失機

械繫至京論斬與巡撫李天寵同死於市天寵亦無罪

當陛違繆襲臨戎赦孟明潭潭流偃月還向杓

星橫

楊翼少 名允繩華亭人甲辰進士為給事中巡視光祿劾寺丞胡膏偽增物

價 上怒其斥言玄脩刑部尚書何鰲坐訴事不實比子罵父律論絞

文宣扶帝室忠孝自天眞四十三年死文山我

輩人

李固臨刑曰本欲扶持社稷比隆文宣

楊仲芳 名繼盛容城人丁未進士為刑部主事上言馬市不可者十一謬者

五逆 自狄論狄道典史洊陞兵部員外又劾嵩誤國十罪五姦乞召問二

王 上怒甚繫獄二年殺於市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謚忠愍建祠蔭子

浩氣初無敵危言詎有雙脫衣從石欠[illegible]武見

龍逢

李時言 名默甌寧人辛丑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趙文華自[illegible]

默析之文華指默部試選目任用匪人為訕上上大怒比子罵父律死於獄

本為蒼生起那堪朱雀悲誰能罪真宰吾道本

如斯

郭仲愚 名希顏豐城人壬辰進士以中允閒住上疏安儲有建帝立儲等語上怒議生妖言惑衆行巡按處斬傳首天下

啓賢承帝統虞舜比唐堯卜翀歸何厄危言祇

自招

沈純甫 名鍊紹興人戊戌進士為錦衣經歷疏言嚴嵩父子納賂誤國寘戮之謝天下詔發宣府口外為民已又傳檄京師清君側之惡嵩授指總督楊順

巡按路楷誣以勾[illegible]處決

拭柱淳于血刀頭二丈強誰言反地上地下反

流芳 淳于伯斬建康時以刀拭柱血逆流二丈三尺

楊以公 名選章丘人甲辰進士為御史歷官薊遼總督夷人通漢被擄其子瘤老虎請易其父選欲牽制辛愛令諸子更迭為質 上怒其啓釁逮繫法司擬大辟癸亥冬殺於市口稱忠君愛國下場慷慨就死是日風沙亘天妻聞而縊予流邊人哀之

野祭人刲股土崩婦裂心忠君憂國淚慷慨赴

重陰

劉國基 名臺安福人辛未進士為御史巡按遼東上言張居正擅權亂政為巡民族撫按王宗載陳世寶誣陷在遼剋剥軍餉鞫戍廣西殺於道收繫其父追贓後贈光祿少卿

元載得君久伏伽始抗言放流亦不恨腰石一

何冤 媯皓懷石叩頭奏理父昆之罪

秧田觀稼

濯濯鳧鷺白亭亭蒲稗青長腰回社鼓短笛過

柴扃

夜讀

五畝宮聲遂三秋夜氣清披文千古上菲桃若

為評

七日

七夕羽衣輕年年昆弟好此際不開顏躑躅亦

空老

鰒魚

海壖有鰒魚瘠餓過海釆無言剥石歸得味從

疊洗

聚雁樓眺野偶成

[illegible]頭開果葉雨脚帶田疇到處生涯滿薰風自
[illegible]樓

苦雨
破屋愁田婦曳裾劇掃晴何當逐婦返營室揔
闗情

淮水聞鳥
暁日空江上連天鴈北飛如何遠遊子不得共
春歸

巢縣公署
孤鳥層雲盡高齋獨夜閒故園千里月来照萬
家山

課兒尚友章有感
憎鏡惟予髮連墻即暮雲陳編看可厭何處不
離群

徵人有服賈者過訪即韻占示
當年騎竹稚此日販魚寒萬里相逢意殷勤在
一飡

九愚山房詩集卷十二

河東　何東序　著
稷山　梁綱　校

七言絶句

任戶曹所領庚有隙地為逐鹿之樂邀予
往觀予病未能赴戲而答之
主人愛客任清狂别有園林引興長賊子豈無
麋鹿性宦遊久已厭陳倉

過烏江項羽廟
天生白帝亦稱雄逐鹿中原恨未窮死去遺形
猶斷石孤魂原不向江東

過宋陵 在鞏縣
鐵馬金魚掩夜泉斷鰲何日可回天洛南紫陌
行人少石獸參差落照前

李總戎邀遊山寺二首
城頭烟樹隱霏微寂寞禪僧晝掩扉為問黃金
千古事秪今臺上落殘暉
虎帳貔貅擁郡城三秋樽酒笑談兵平生報

主頻看劒常見[illegible]塵萬里清

懐五妹

古人遠嫁無千里何事燕秦各一方自適楊門

炊黍後年年乞巧不成行

莪䓘石塘

是處巖巒有石塘不妨亭障接氊鄉天開險絶

還千里赫赫無勞詠朔方

大龍門聞警二首

黯黯孤城起暮塵黄雲白草一愁人憑陵[illegible]騎

休南牧漢將臨戎不顧身

俺答偏驕曳落河從來馬上説干戈龍門天險

千年在蠢爾幺麽柰若何

赭羅溝

一帶青山被赭羅天孫誰遣下銀河三軍挾纊

應如此處處月明唱燕歌

小將溝

莚陋流傳小將溝諸峯羅立待封侯目中撫劒

無勍敵蚤縳賢王報主憂

李元戎承部檄西援忻代慷慨出師詩以

壯之

上將乘翰試鏌干軍中常對[illegible]心寒廓清鴈代

須臾事單騎遥應看賀蘭

龍華小憇遲楊主政不至戲東發笑

車馬速朝得共聯荒村咫尺隔蒼烟看君一日

還千里未許駑駘進步先

過趙二首

三家何事苦分爭兄弟蕭墻秖自傾起視嬴秦

兵外至郤將異姓強連衡

運際中興扶帝室世逢真主屈群才攀龍附鳳

今已矣此地空餘望漢臺

庚午榆陽遥祝

家君壽憶家十二首

番番黄髪映童顔陸地行看海上仙簫皷書堂

傳勝事於今三見古稀年

[illegible]重金卅不老方傲霜癯骨倍精強世間無[illegible]

[illegible]惟有庭前鶴共弄[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歸來日閉關滿園風月獨身閑就中供給
多[illegible][illegible]更有牆頭耐看山
倚門終日動慈闈千里殷勤欲授衣白髮摠緣
[illegible]許苦至今堂上理殘機
[illegible]城氣色曉氤氳幾度登高一望君當日望雲
人不見我今還見太行雲
萬里黃河是寸心他鄉與爾日相尋吾家近在
河東坍待覓雙魚寄一音
父母生來嗟遠遊書生元不為封侯請看漢代

班都護縱得封侯也自休
華萼樓危獨倚欄不堪鴻鴈阻雲端夜來風雨
知多少姜被秋生兩地寒
三條燭盡渾閑事四字名高總浪傳堪嘆當年
蘇季子更於山外却爭先
高堂尚憶劬勞日二十年前抱汝遲骨肉何妨
班惠小眼中同見子生時
弱歲高才女丈夫須知博士也之乎濛濛細雨
春猶濕為問當年詩有無妹未十歲時有天風吹徹雨濛濛之句

蒟蒻玉種來西極綴露垂珠借一柯非是上方
鳴咽賜題封寄嘆小婁羅謂以瑣蜀遺諸姪也

觀麥信宿東張使君二首

幾時不見張君面出入衡星摠憶君家是東園
飛雪候白雲明月若為群
鎮日離情未易裁陰陰玉樹隔城隈等閒不掃
裘羊徑獨有清尊為我開

蹇太府過訪不值東張使君用韻二首

斯人徒與非無我吾道將行賴有君當路若詢

垂釣者莫將魚腹却相聞
仗兩無能祇自裁壯懷早付白雲隈門前忽漫
紅塵到深鎖煙霞逈不開

新釀初成張使君過飲時報使君兩弟偕
進高等二首

夜深還喜晝熊來虎枕生風一嘯回共壓糟床
新酒熟廣陵未必擅樽罍
一樽重得細論文麈尾容容玉屑紛年少摠憐
洛下客即看接武鴈來群

客有談令狐封君園圃高致者秘不示人詩以嘲之二首

丈人為圃樂何窮九逕獨難一徑通綠野若無人跡到誰知堂上有裴公

一畝中條有樂園四時佳興獨開樽于今蔣逕深如海笑殺求羊數過門

庚辰荒城謡十二首

今年貧過去年貧饑饉其如歳荐臻粒粟升鐺都不見一團麻餅一銖銀

農家無種米無妝天下軍儲不整休幾室遺民供百稅快來猶打上坡牛

三年賢令幾瞻蒲百日恒暘雨貴珠一灑紅塵稱便足街頭急急賀開脊

三徵齊出萬千錢箠盡脂膏養薄田楊鐵李乂吾不畏只愁堂上有條鞭

官家鼓鑄括青銅佛院人間搃被空一筒錢環須百鎰訛言私秦過新豐

食租衣稅餘十愧負布留名復宋僊吏有救場恩不得橫田數畝納官倉

城市喧喧亂若麻權量才設報官家蝿頭蝸角寧多利盡日街頭打稅牙

河東十二彈丸地煮海填池很占鹽烈暑嚴霜無了日猶將口筭剝柔尖

和戎五利亦休扶割肉醫瘡衹禍胎市骨已空百室去病廸還自五原來

到日蜚聲迎竹馬去時行李弃燈花錢奴何事稱雄桀為表郇陽尚義家

三年督撫一年巡興革紛紛兩俱陳政可窮鄉覩德意會城又報代來新

一都五馬十名夫刺史行春尚未敷搃被書生裁却盡盍昌除是鬼神輸

哭窓友令狐太守十首

舊廬斜向落花村幾日承蜩接話言瑟上留絃人不見三春五柳暗前軒

燕臺曽覓懶殘遊瘫骨相期到白頭何事楊朱哭有慟少微早已墮荒丘

幽咽生芻引吊賓那堪嵇呂重傷神西鄰縹緲
初聞笛楊柳聲中少故人
爾汝忘年今幾存才歌招隱又招魂鷓鴣飛盡
歌聲歇斷續空中有暮雲
一上鳴條慘夕暉董帷鄭草尚依微對床不盡
同袍淚縱有心知世亦稀
詩禮康成賈誼才日斜歲在一堪哀功名六十
須臾事千古英風向穸臺

登仙入海意孶孶數載河東接羽儀姒契一言
陪研席黄昏白鹿雨晴時
謝郄半綸羞共語愁來雙鬢暗相知細思三十
年前事掃榻囊螢自一時
三峽向來淹五馬九天忽復凭雙童平生握手
嗟何及猶結高張一夢中
哭君一夕白人頭流水生涯愴昔遊風雨荒村
青酒幔樽罍那得更銷憂

王用中持果索書嘲余好謝許一鸞十年
乃子口占奉答四首

四兩歸來遺細君（君月用有小半斤之誚）西隣乞火不堪
聞王郎孰與潘郎美擲果還將換五雲
栢臺門柳非陶令薇省月錢過沈郎稚自愛書
饒吝色幾回赤手向燉煌
松滋摧盡三千字圭璧揮成九萬牋假使一鸞
畱十載蘭亭應不換前賢
文堪覆瓿誰云謬事出鑽核亦有因來往白朝
無寸鐵余非好謝爾共貧

題季弟南園樓新成四首

飛閣新題湅水旁繙經終日坐藜牀雙趺自愛
窓前影三椀偏捜倦後腸
董子為園自一隅樓居況復對虛無籬邊十客
猶難近世上紛華可易呼
四分姜被三分在午夜秋生蟣虱寬花萼新成
吾輩老茱萸猶作向時看
芋栗魚收也自貧山中何物可盟勛野人曝背
猶堪獻烏有白雲不贈君

塞上曲二十首寄贈蕭司馬

容光暫轂侍前旒天子非常解尋來牙将摠閫
忠嗣府誰能躍馬從新侯自京營出制
望春樓上命專征唐樓名 文武歡呼寵餞行一出
郊坰傳四遠塞垣草木舊知名
白将神策護親藩王事獨勞又北門詔出三宮
才授畧功餘百戰更堪論潞王之國以公護行
連雲赫赫上容臺密勿千齡起駿才寵冠百寮
心愈小無言終日對罘罳
白簡重臨都護明長榆直接受降城平雲一帯

九千里大纛雙懸十萬兵再臨雲中
六六先推泰岱尊金精五百湧天門蕭推不是
習仙侶直壓陰山静塞垣
天驕猋銳若驚麞報國縱横授鉞頻計日參驔
歸汗馬幾回錯洛畫麒麟
狐裘廿載脆征鴻許國精誠貫白虹莫聽落梅
三弄曲直教碎葉再徵功
誰将東海盬平津赫赫呂辰降甫申岱嶽不緣
通帝座三朝何得契無隣

太平無事只弓弢　帝製新恩十萬袍多少村
官呑盛氣何能半段揷腥臊
當年受脤向榆陽暴鎧雄名震吉囊記得紅山
一夜發髑髏百萬點秋霜擣巢在隆慶時紅山胡地
岢嵐鎮日静長旄函𦙍黄台襲左賢渭上但教
重雪恥無勞砍石賛燕然隆慶元年虜破石州由岢入簡公鎮之
黄河岸畔集神兵一皷單于五纛纓膭有勲庸
驃騎遠獨無甲第起燕京撤寧夏時
拜井鳴桴祗自休籌邊日飲月支頭非關荀令

耽文藻蒲海葱山一箭收
褥氈三襲舊閼氏解辮重闗日受鼇試問當年
班定遠何如公等勤常奡拊上谷時會尚書鄭公請封三娘子
萬邦重起燕侯詩歲歲名王薦壽巵更向天家
參聖酒細投餘瀝飲邉陲
風鶴偏驚草木寒廓清朔氣卷乾乾夜來揷羽
衝江海一檄還将定百蠻
扯克新從大宛歸臨洮一騎指金微雲中擬發
河魁将虎落遥傳夜解圍萬暦庚寅扯力克西送佛骨叛盟犯洮州頓𢧐

將士

國士標標詎有雙真憐福芟更奇龎凱歌日奏

雲臺上塞北天南世世降

凌煙縹緲自唐風大廟新藏郭令公二十考餘

寧止四黑頭直到白頭翁

送兒岳楊錫達偕試秋闈十首末二首專

為達賦時為辛卯七夕日

念爾初回壁水春聊將褁繡慰沉淪韓陵片石

尋常事咯觀叢槐次第新

四十年前弱冠時縱横禮樂拜冊墀萬松園裏

看仙桂倘許何家第六枝

大卤秋高頫燕臺貢闈不數隗生才文章舊價

喧三鳳珎重明時獻策來

壬子揆予二十二而今恰與若翁同當家衣鉢

傳來早豈必名高師錫風

一葉桐飛鵬鷃天雲階月地迥相憐妵妍多少

爭呈藝誰遣泥金向夕傳

憶向齊雲禱岳還商瞿老去始開顔黒花不落

潛夫論且喜桐枝照眼斑嘉靖丙寅年作徽祈

嘒嘒秋蟬帶葉凉漸看舉子踏槐黄攜笻送爾

方遊去山水不長老病長

五姓藏名波外深一彈指頃坐來今路岐若遇

同袍子試向遭廻寄一音

華胄遥遥百俊生姚家同進不同名天門咫尺

探明月獻賦何須在帝京

昆友元從甯魏來鄉人錯用比鄒枚四門騰有

賢良路五字寧為富貴媒

題荆叅軍園林四首有序

叅軍五十請老不再娶獨居一園弾琵

琶弋鳥雀為樂雖鄰人絶請謁罕識其

面焉

一軒風月幾經年六字供身儘自便眇久小須

温坑火蒼頭㬉熟竈無煙

閑將古語調琵琶夢入潯陽月正斜興到無絃

應自得不將白雉怨渾家

月上獨頭山名産弓材壁掛弓城危不礙自來風怪

來高鳥喧依甚野老忘機萬事空
羞將草檄困吾曹唾手歸來打桔槔莫笑漢陰
井老拙抱留東閣也徒勞

題荊孫便面

嗚呵華胄自逍遥一子精神尚未凋試向明堂
重獻議無煩題石奉三朝

李明府分俸衆議不及陳別駕有感

陳寔遺舟尚未藏人間交態已生凉延陵去後
無知己地老天荒一劍長

漁樵耕讀小畫為杜茂才題

閒看鷗鷺點落暉綠蓑青笠淡相依陽橋慣識
魚蠻子幾處炎凉戲釣磯
長理茅綯笑踏歌從教石室爛吾柯半簪華髮
殘莓上一鞭秋風落照多
三川蠶穀任平分畧彴冠微亞夕曛自愛牛蹊
攘草屋不將兎冊載輪雲
入海登山未有期栢香芸冷笑揩顛人問好醜
千年在不到雞邊破硯時

寄和梁立夫七十自述十首有序

立夫以丙申正月廿一日七旬其孫夢
得仙家清景在新春之句昆友和歌幾
百篇用韻

仙家清景在新春夢裏論交合有神君到古稀
子不遠當年同是看花人
仙家清景在新春初度焚香告厥身五十知非
今廿載寧從無悶仙名咎明禋
仙家清景在新春春浸辛夷煖未勻自愛三山
服日象渾忘六爽换階頻

仙家清景在新春傳戲相看會有因咫尺定乘
黃鶴上逍遥長與赤松鄰
仙家清景在新春瞧未汾陽亦漢濱不是野人
難晤語從來　聖世有逸民
仙家清景在新春三校帝編不厭頻凈几明窗
無賸物任教鼠跡亂吾真
仙家清景在新春餉野常林儼似賓向來薛氏
傳三鳳老去卿家有二麟

仙家清景在新春汾水東西稷與邠一握碧雲
傳尺素雙懸明月照娥嚬

仙家清景在新春伯仲百篇兩具陳自是天台
堪擲地也知范啓輩中人

仙家清景在新春科斗年來半失真鄭左高堂
皆病目具往跡轉教稽呂倍情親

毋難日楊妹丈餉遺占謝

六十于今又六春寸草枯榮恐二親不爲楊雄
來惠我何知毋難及玆辰

九愚山房詩集卷十二

九愚山房詩集卷十三

河東何東序著
稷山梁綱校

七言絶句

山居清事四十八首 有序

三山林君摠三藩鹽筴暇為四時清事
各十二絶自公觴詠澹然有遯棲之志
余衰落雅不嫺詩又未嘗至閩讀之不
能甚會姑撫河東景俗自書自和玆郡

鄴之步云

爆竹聲殘日已舒家家簪筆點桃符得年車馬
紛馳逐獨向三經卧老儒

自過元日酒傳生直到元宵醉未平不是虹橋
車馬地豊年處處有閑情

才過人日喜初晴草木欣欣悉向榮士女會容
踏野遍采青細切煮春羮

三秀聲高上帝居東風先到野人廬療愁未必
花經眼百種閑愁早破除

獨照青藜捷有神舞回蒼頡暗探春圖成函谷
關中老還與　君王獻壽辰
坎來占雨巽占風會向田家說五行布穀聲中
于耒急不將菖葉問文生
金穰不是禁餳天共樂唐虞比屋年骨索悠揚
隨楚俗太平文物在鞦韆
三月三日柳眠街燧火乘時令不乖鬭草競貪
魚鳥樂當場還賭鳳凰釵
百六烟寒拜掃天家家餳粥向東阡盂蘭不待

中元會黃壤常霑雨露偏
戊午流年洪戊辰雙占花甲到吾親春來試取
曆頭看展轉應知中有身
一年生事在青春才入春來倍可人莫道子規
啼去早眼中常見四時新
春山作伴意云何幾度商量只恁麽黃鳥相關
清自在白雲深鎖莫誰何
右春
小麥青青大麥黃盤蠶欲老燕初忙向來爾館
無停軌猶說年時負未償
巖居似是絕囂塵迭舍萱榴亦四鄰紅影交加
香旖旎黃蘆吾自愛吾貧
烏紗白疊日農裝東徑瓜畦過雨凉一飲盡拚
千日醉老懷那得壯心長
相如四壁未全貧兒女軒渠賽卓親不是貿醬
亦有竹床頭常薦一夫人
瀑布長邀洗惡詩惠連吟絕有誰知獨憐蟲篆
薰爐罷深鏁綠篁任白凝

表裏山河聖惠偎薰風百里應池來中丁畚鍤
連雲起贏得瑤華上露臺
結來茅屋試新庄打麥聲殘盱夕陽莫道此中
無蘊奧向前還有竹欄當
正爾梅蒸困鬱羅倏然洒雨霈庭階碧芳不用
搖蓮酒蕭灑還應坐好懷
涑水西來一鑑平馨山（六月水名）六月帶湖明自從
司馬流芳後千載源源可濯纓
松下結棚自一家生來痼疾愛烟霞天邊不待

祁連雪日午閑敲破睡茶

曾看堯夫一局棊局中無敵路堪疑到頭力弱還三北浪說仙人九部奇

孤山高擁法雲屯鷲嶺娥眉兩自尊一笑今朝伏暑後梵光常接西天門（孤山法雲寺六月廿九日有佛放光會）

右夏

七日嘗簷曬腹書田彭曳錦傲吾廬向來已落雕蟲後老去誰憐吐鳳餘

一乞難邀帝子靈誰將筌筆動文星撑腸拄腹

都忘却老我于今尚白丁

牀頭夙貯冰壺月几上平鋪麥花光自愛抄書研日月無人問字到中央

柔泉麴米勝雲安白醑浮來宇宙寬摠為蝦頭醺態足何知豹尾曳名殘

四民獨有三農樂一飯渾忘萬事非衙吏過門鷄犬靜鄰翁呼酒蟹螯肥

王官深處藏為家了了休休樂事賒瀑布飛來清瀲灔落星卧處嵌岩查牙

坐來石溜靜調琴石上能傳太古音但得無絃吳海趣何須人識伯牙心

百年強半在烟蘿一向秋風屐齒多雞犬不諳雲外客牛羊常放雨中坡

銀橋長駕月微茫才到中秋倍有光咫尺相看真不偶白鸞倘許授玄霜

頭上名高令尹賢休揚無力到寒蟬如今世上誰青眼喬謫（謂范喬）從來不值錢

坐來無迹自書秋栗里眉山幾唱酧莫怪連牆

難請謁從來吾道不為謀

登高直上最高峯幾度平臨摩頂松當日緇衣俱戴雪如何遊子不龍鍾

右秋

霜飈王律應佳辰喜見江梅漏小春愛日和薰如遲日滌場朋酒憶豳人

生逢陽月佇宵闌絳節臺高拜斗寒敢為蒲參淹日馭還將嵩祝向雲端

文史三冬計已踈虞卿虛著一句書歲華驟晚

筆無力改業從今尚有餘
紅藤拄杖日相羊獨詠癯仙句裹芳莫聽王孫
三天絕還應留取占年芳
一縫去聲羊裘五十年虛傳晏子儉稱賢但存皮
裹毛堪傅縕袤何愁費幾錢
紅柿經霜費剪裁傾筐羸得擁冊來兒童齊唱
清平曲喚起驪山阿濫堆
庚辰元日雪漫漫萬頃長謡七尺寒顧得一冬
三見白來歲有信隔年看

牽牛含日莩飛灰黃雀銜星應魏臺見說窮簷
寒徹骨何當從樂自天來冬至人主於群臣從樂五日天下亦各從樂五日以迎日至
萊燕負瓢破天荒吾黨從來易絕糧報臘自應
修祀典晨炊何必薦黃羊
誰將殘雪倣朱綿獨出東皇太乙邊試問鵲巢
鷄乳後早耕還待策牛前
蠟殘一夕事鄉儺印鬼圖神受福那爐裹旋添
商陸火還期率土共天和

群動營營亦大勞四時清事到吾曹龍頭鶴髮
不稱醉虛負人間一世豪

右冬

楚宮怨

兩過陽臺人倚樓楚宮雙闕不勝秋蕙蘭不逐
群芳落應待君王日夜遊

題畫二首為崔員外寫

桂帆東去海雲消試向天台訪石橋樓上觀濤
秋更好群公方外日逍遙

巖扉松逕少人過相對金蘭意若何老去無心
理舟楫從教江裹足風波

題瓜

五色誰栽赤玉團一莖縣帶水晶寒東陵去後
無知已空向人間作畫看

題椰子實粵人姑孰剖示香氣襲人

金錯氷盤幾片春玉房碧葉四時新不是王八
能好客何緣萬里出風塵

登凌歊臺二首

鍾陵南下有高臺碧海黃峰四望開一自謫仙
乘鶴去不知明月為誰来
岐路迢迢入望迷太行何處白雲凄臨流好寄
鄉園淚却恨江聲不向西
萬家山舖
徑緣猶自發黄昏客路長穿虎豹群野老不知
遊子恨前程猶説萬重雲
翠微宫
驪山一望景風寥渭水常含野寺遥當日翠華

沉盖影昭陵夜夜起松飈
玉華宫
唐離宫七十餘其覆瓦葺茅大宗獨崇
儉德焉
鳳皇翅翼隱龍宫天上茅宵已自工連李不知
符運改還將梵影結唐風
梁伯子晴石小園八景
崑崙天畔有雙臺魯是黄虞西狩回萬里不縁
七宿湧誰教擁出此山来　崑山特秀

姑射山前開碧落一泓秋水碧於天主人不是
茅漁叟浴日蓑中第二仙　碧水環清
柳市南頭自一家雨沾風絮起溪斜怪来啼鳥
依人定誤把楊花當雪花　青渠柳絮
金風玉露逼人[illegible]前不夜城萬點蘆花
春轉媚不教楚王切悲聲　秋渚蘆花
可憐桃李争春盡獨有蕪薇殿後車鳥雀不知
春色去強將巧舌闘妍華　薇鳥競巢
三笑橋頭一澗通閒来洗耳老連翁清風明月

當簷落散入高梁鼓吹中　池蛙亂鳴
何地雷聲喧屋角冥濛不辨老蓬蒿朝来試向
園丁問緑漲新痕一笠高　小村烟雨
何言后稷自名山員嶠方壺咫尺間一色長天
碧萬頃任教晴石駐童顔　高嶺晴霞
喬壽官八衮追賀四首
花萼樓高見六丁池塘草色寄餘齡由来羽翼
輕九鼎南極芒寒尚有星
于公遺德自高門七子仍領二十孫試問瞧鄉

閑日月鼓琴三樂任寒暄
有子掄材稱國士無圖種橘比封君紫芝無限
生眉宇白屋閒看道德文
鳴條枝偃出無輿老去遊梁樂有餘陌上車塵
成底事歸來山色故吾廬

大佛閣陪宴丁使君代贈四首

峨嵋一帶海潮平才入空門夢覺清華表鶴飛
人不見當牕何意軋秦箏
萬固秋高八月鈴西來紫氣一牛青吳兒婀娜

歌無數散入琵琶指上聽
采采黃花羃比萱參差雲堞靜柴門連宵枕上
孤鸞夢飛墮瑤池聖惠村
梧臺栢寢漏聲多寶幢霓裳逗嫦娥當日躡雲
思解佩不知交甫意云何

九愚山房詩集十三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何東序撰東序字崇教號肖山猗氏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其詩未能入格而尤喜作古樂府凡郭茂倩樂府詩集古題擬之幾遍甚至郊廟樂章亦仿爲之然唐人已不能擬漢魏而東序欲爲唐人所不能不亦難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２６
作者＝
页数＝７４１
ＳＳ号＝１０４８７２２０
出版日期＝